

爱恋中的女人

第一章 两姐妹

一天早晨，欧秀拉·布兰哥温和古德兰·布兰哥温坐在贝德欧弗她们父亲家的窗下，一边忙着自己的活计一边聊天。欧秀拉在做一块色彩鲜艳的刺绣，古德兰膝上放着一块画板在画画。在大多数时间里她俩并没说话，只是脑中忽然想起点什么才谈论一下。

“欧秀拉”，古德兰说，“你难道真就不想结婚吗？”欧秀拉把她的刺绣放在腿上，抬起头来，她的脸显出平静和关切。“我不知道，”她回答道，“那得看你指什么了。”古德兰有点茫然，她盯望着姐姐，端详了一会儿。

“呃”，她不无戏谑地说道，“就通常所指的那件事！——你为什么不想想无论如何你总会——”她稍有了点黯然，“至少比现在的处境好一些。”欧秀拉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

“可能会”。她说，“但也不一定。”

古德兰有片刻没说出话，她有点急恼起来。她想要的是一个肯定的回答。

“你难道不认为一个人应该有结婚的经历吗？”她问。“你认为结婚是一定得经历的吗？”欧秀拉回答说。“从某些方面讲，这是一定的。”古德兰冷冷地说，“可能会令人不快，但这是生活中必定要有的一种经历。”

“不一定”。欧秀拉说，“或许更需要的是这种经历的结束。”古德兰静坐在那里，认真地听着。

“当然”。她说，“正是这样才需要考虑。”这使两人的谈话暂告结束。古德兰几乎是生气地拿起她的橡皮擦掉她画上的一部分素描。欧秀拉又在很投入地刺绣。

“如果有中意的你也不会考虑吗？”古德兰问。

“我想我已经拒绝过好几次了。”欧秀拉说。“真的？！”古德兰吃惊的脸色涌起——“真的就没有值得考虑的吗？你真都拒绝了？”“有个一年一千镑收入，人也十分好，我挺喜欢的。”欧秀拉说。

“真的！那你难道没被迷住？”

“简单地说是这样的而具体说又不是。”欧秀拉说，“等到了关键时刻，你就会甚至不为所动了——，如果我被迷住的话，我就会马上结婚，我只为不结婚而动过心。”忽然两姐妹脸上绽出了高兴的笑容。

“这可真是让人吃惊的事，”古德兰喊道，“这种诱惑力有多大啊！不结婚！”她俩都大笑起来，但她们的内心却感到怯怕。欧秀拉又埋头刺绣，古德兰继续画画。中间好长一阵子两人都没开腔。姐妹俩都已是成年女子，欧秀拉 26 岁，古德兰 25 岁，都有着现代女性孤高冷漠的气质打扮，是属于阿特弥斯而不是茜比的那种女子。古德兰容貌美丽，皮肤柔滑，手脚纤细。她身着一件深蓝色的丝质长裙、领子和袖口上都镶着蓝绿相间的亚麻花边。脚穿一双鲜绿的袜子。她的神情自信而矜持，与欧秀拉过分敏感的神色恰成对比。村子里的人们都畏惧古德兰冷漠孤傲的态度举止，都说“她是一个精明新潮的女人。”她刚从伦敦回来。她曾在伦敦生活了多年，并在那儿的一所美术学校学习、工作过几年。

“我现在倒希望有个男子送上门来。”古德兰说，忽然她用牙齿咬

住下唇，做了个怪脸，半笑半恼。欧秀拉禁不住一愣。“所以你回家来等他，是吗？”她笑着说。

“啊，”古德兰尖声嚷道，“我才不会专门寻找他呢。不过，假如正好有一个非常有魅力又收入可观的男人送上门来，那么——”她有些调侃地把话收住了，然后用尖锐的目光注视着欧秀拉，像要看穿她的心。“你难道没觉得厌烦吗？”她问姐姐，“你难道没发现，任何事都不一定有个好结果吗？一切都没结果。任何事情都在萌芽中就夭折了。”

“什么样的事都在萌芽中夭折？”欧秀拉问。

“哦，每件——每个人——所有的事！”

然后，又是一阵沉默，姐妹俩都像是在琢磨自己的命运。“确实很吓人”欧秀拉说，然后又是一阵沉默。“不过你只是想通过婚姻来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吗？”

“看来下一步是不可避免的。”古德兰说。欧秀拉有些苦闷地沉思着。她自己已在威利·格林学校当了好几年的老师了。“我知道”，她说，“简单想想事情好像是这样，但好好想象一下：想象任何一个你认识的男人，想象他每天晚上回到家里，说声‘你好’，然后就给你一个吻——”。

又是一阵沉默。

“是啊”，古德兰有些勉强地说，“这正是不可能的事。男人让生活难以想象。”

“当然还有孩子——”欧秀拉疑疑惑惑地说。

古德兰的脸色沉了下来。

“你真想要孩子，欧秀拉？”她冷冷地问道。欧秀拉的脸上显出困惑茫然的神色。

“人们都说这是由不得自己决定的。”她说。

“你也这样觉得吗？”古德兰问，“只要想到生小孩我就什么情绪也没有了。”

古德兰好像戴上了面具，面无表情地看了欧秀拉一眼，欧秀拉皱了一下眉头。“可能这也不是真的，”她有些结巴地说，“也许人们心底里并不想要，——只是表面上想而已。”古德兰的神情又严肃起来，她不想说得太肯定了。

“当人们在想到别人的孩子时——”欧秀拉说。

古德兰又充满敌意似地瞥了姐姐一眼。

“太对了！”她说了这句，结束了她们的谈话。

两姐妹缄默地继续干着自己的活。

欧秀拉总是怀有一腔如火的热情，而这种热情却被束缚着、压抑着。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工作，她总是不停地思索，试图掌握自己的命运，用自己的理解来抓住生活的意义所在。她突然停止了这种积极的生活方式。但在心底里、在暗处，某种东西总像要冲出来，她简直太想冲破最后的一层外壳啦，正像在子宫内的胎儿，她试着要把手伸出来，可是她办不到，暂时办不到，她有一种奇怪的预感，预感到某种事情将要发生。

她放下手中的活计，望着她的妹妹，心想古德兰在温和娴静的时候是那样迷人。她的皮肤柔美丰润，身段那么窈窕，令人倾醉，另外她还有着几许玩世不恭的神气、一种嘲讽的意味、无动于衷的气度。欧秀拉

打心眼里羡慕她。

“你为什么回来呢？傻瓜！”她问

古德兰感觉到姐姐在羡慕她。她放下手中的画，向后坐了坐，用那双美丽的睫毛下的双眸注视着欧秀拉。

“我为什么回来？——”她重复着，“我已经问过自己上千次了。”

“难道你不知道？”

“不，我知道，我认为我回家来是为了‘退一步进两步’”。接着她用从容而略有所悟的眼光看着欧秀拉。

“我明白！”欧秀拉嚷道，一副迷惑的像似被人误解又像似自己根本就弄不明白的神情。“可是又能跳到哪里去呢？”“哦，那没关系。”古德兰说，带着种自得的神情。“如果你跳出了这一步你总会落在某个地方的。”

“但那不是很冒险吗？”欧秀拉问。

一丝讥讽的微笑滑过古德兰的脸。

“啊”，她大笑起来，“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呀？！”所以她又中断了谈话。但欧秀拉还在思考着。

“那么现在你回家了，你对家里又是什么感觉呢？”她问。古德兰没有接着回答，她沉默了几分钟，然后用一种冷静、诚恳的话语说：“我觉得自己完全不能融于其中。”

“那爸爸呢？”

古德兰有点恼怒地看着欧秀拉，好像被逼到了头一样。“我压根儿就没想到他。”她冷漠地回答。

“是啊！”欧秀拉有些颤抖地说。这次谈话是真的结束了。姐妹俩发现面对着她们的是一片虚无，好象她们站在一个可怕的深渊的边缘下看似的。

她们沉默了一会儿，古德兰的某种激情受到了压抑，脸色涨得通红，一脸极为不满的怒气。

她用一种很随便的口气问道：“我们出去看一下那个婚礼怎么样？”“好啊。”欧秀拉迫不及待地把她的针线活扔到一边，跃起身来，好像要逃避什么似的，这反而让人感觉到刚才的紧张气氛，这又使古德兰的心中有些不快。

欧秀拉走上楼去，对这房子、对身边这家，她是很熟悉的，但她讨厌这个可怜的、熟悉透了的地方！她从内心深处讨厌这个家，这种环境、这种没有生气的氛围使她感到恐惧。

两个姑娘很快就走在了贝德欧弗的大街上。这是一条很宽的街道，商店住所都排得乱七八糟、肮脏透顶，却也并不显得贫穷。熟悉了谢尔希和苏塞克斯生活的古德兰，看到这个中部煤矿小镇的说不尽的丑相，浑身的不自在，她继续朝前走去、穿过整个肮脏、没有丝毫重要性的宅区和那些长长的铺满了碎石的街道。每个人都在注视她。她感到一种痛苦的折磨，而奇怪的是她居然选择了回来经受这些无形的、赤裸的丑陋的考验。她为什么要来折磨自己，她还想继续折磨自己去领受这些丑陋无聊的人和这丑恶小镇的罪吗？她感到自己像一只甲壳虫在肮脏的尘土中爬行，心中充满了厌恶。

她们离开大街路过一个幽暗的花园。那里灰黑色的白菜毫无羞愧地

挺立着，没人认为这是羞耻的也根本不会有人为此感到羞耻。“这儿就像是地狱中的一个国家。”古德兰说，“矿工们把它挖出来带到了地面上。欧秀拉，这太不可思议了，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太棒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些人都是食尸鬼，所有的东西都鬼气森森，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世界的复制品、食尸鬼的复制品。一切都那么肮脏、污秽，真像发疯了一样，欧秀拉。”

姐妹俩沿着一条黑色小路穿过了黑暗肮脏的田野。左边是一大片自然景色，一个到处是矿井的山谷，对面的山上是玉米田和树林，由于太远，看过去它们都是黑色的，就像蒙着一块黑纱似的。灰色的烟柱徐徐升起在黑色的空气中。不远的前面是一排排的住房蜿蜒爬上山坡，在山坡上显出一个个直线。它们是用深红色的砖块砌成的，房顶上盖着黑色的石板瓦，可它们一点也不结实。姐妹俩走过的山路的黑色，是矿工们用脚踏出来的。铁栅栏把路和田野分隔开，路上的栅门被来往矿工的厚皮工作裤磨得发亮。这会儿姐妹俩穿行在几排更加简陋的房子之间。女人们双手交叉在破旧的围裙上，在房子的那一边窃窃私语，就像土著人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布兰哥温姐妹，孩子们则乱喊她们的名字。古德兰有些恍惚地走着路。如果这就是人的生活，如果这些就是生活在一个美好世界上的人们，那么她自己的世界又是什么呢？是在另外的天地吗？她意识到自己草绿色的长筒袜、草绿色的丝绒帽、深蓝色的长裙是有些惹眼。她只觉得自己像是行走在云中，飘飘忽忽的，心在抽缩，好像她随时都可能被抛跌在地面上，她感到害怕。

她靠紧了欧秀拉。欧秀拉对这个黑暗得无法改变又充满敌意的世界的这种野蛮的行为司空见惯。但古德兰的心却一直在哭喊，好像处于某种痛苦的折磨中：“我要回去，我要离开这儿，我不想知道它，不想知道它的存在。”然而，她还是得往前赶。欧秀拉能体会到她的痛苦。

“你恨这里，是吗？”她问。

“它使我心烦。”古德兰结结巴巴地说。

“你也不会呆多久。”欧秀拉回答说。

古德兰继续朝前走，想能放松下来。

她们离开了矿区，翻过山坡，进入了通向威利·格林镇的比较纯净的乡间。但是黑色的威力仍然笼罩着田园和长满了树的山丘，像是在空气中闪耀。这是春日，天冷嗖嗖的，闪烁着阳光。金色的白屈菜在树篱下绽放。在威利·格林农家的小花园里，小葡萄丛长出了嫩叶，石墙上灰色叶子的十字花开出了白色小花。转了个弯，她们走上了到教堂去的两堤之间的大路，在下边路口转弯处的树底下，站着一群翘首以待观看婚礼的人们。本地区矿主托马斯·克瑞奇的女儿要和一位海军军官结婚。“我们回去吧”，古德兰转身想走。“都是这种人！”她在路中间迟疑了一阵。

“别管他们”，欧秀拉说，“没关系，他们都认识我的，不碍事。”“但我们必须从他们中间穿过去吗？”古德兰问。

“他们真的不碍事，真的。”欧秀拉说着往前走。两姐妹一边走向了这群不安的小心谨慎的平民。她们大多是女人，那些无力谋生的矿工们的妻子。这些底层社会妇女的脸上露出戒备的神情。两姐妹神态紧张地直向大门走去。妇女们稍稍让了路，但好像让她们出让了地盘似的显

出不情愿。两姐妹不作声地穿过石门，上了台阶，走在红地毯上，一个警察在目随注视她们。“那长筒袜得值多少钱？”古德兰身后一个声音在说，一股突然涌起的愤怒传遍姑娘全身，很凶狠，有股杀气。她真想把她们统统杀掉，一个不剩，那样才会给她一个清净的世界。她对在她们注视中走过教堂的小路，没休止地走在红地毯上憎恨之极。“我不想进教堂。”她突然说，口气极为坚定。欧秀拉猛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不由分说走向了旁边的岔道，这里通向中学，学校的操场就紧挨在教堂旁边。

出了教堂，进了学校的花园，欧秀拉在桂树下低矮的石头墙上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在她身后悄然耸立的是学校红色的大楼。因为放假，窗户都关着。越过她面前的灌木丛是教堂灰色的屋顶和尖塔。簇簇树叶将姐妹俩遮挡了起来。

古德兰默坐在那里，紧闭双唇，把脸扭向了一边。她苦涩地后悔自己不该返回家乡。欧秀拉看着她，觉得她因懊悔而脸色绯红，显得更加迷人，令人赞叹。这倒使欧秀拉生出一种压抑感，产生厌倦。欧秀拉盼望能够一个人呆着，好摆脱古德兰的缠绕。“我们就这么呆在这儿吗？”古德兰问。

“我只是在这儿先休息一下。”欧秀拉说。就像是受到责备一样站了起来。“我们站到手球场的那个角落去吧，在那儿什么都可以看得到”。

那会儿，阳光已照耀到教堂大院。到处散发着树木和春天的气息，也许还有远处墓地那边飘来的紫罗兰香。一些雏菊花已经开放，朵朵亮丽如天使，还有那打开来的铜色山毛榉叶子像血一样鲜红。

十一点整，马车开始到达。头一辆疾驰而来的时候，门口的人们一阵骚动。参加婚礼的客人们走上台阶、踏着红地毯进入教堂。在灿烂明媚的阳光下，人们显得高兴而激动。

古德兰满怀好奇地仔细观察着这些人们，她把每个人都看作一个完整的形象，如同书中描写的人物或画中描绘的对象、剧院里的木偶，是创作出来的人物。她喜欢识别每个人的不同特征、透视他们的本来面目、给他们确认一个环境。当他们走过她面前进入教堂时，她就对他们的性格下定论。一旦熟悉了他们，他们对她便没有什么价值了，就象封上了信封，盖上了邮戳，一切都结束了，他们中再没有什么不被她了解、未被她弄清了。直到克瑞奇一家出现，才又引起她的兴致，有些情况真是出乎意料的。

克瑞奇太太和她的大儿子吉拉尔德走了过来。尽管为了使她和今天的场面协调起来大家做了不少努力，但她的形象还是显得古怪邋遢。她面色苍白泛黄而又发亮。她的身子大幅度倾斜，脸上五官倒很端正。她那种视而不见、显得贪婪的神气，叫人感到紧张。这都使她显得很有特点。她那乱糟糟的头发，暗淡无光。一缕缕地从蓝色的帽子下垂滑在她的深蓝色真丝外衣上，使她看起来像是个有偏执狂的女人，鬼鬼祟祟却又十分傲气。

她的儿子是个皮肤晒得黝黑的很帅的男人，个子高过一般人，身材也很好，衣服十分考究得体。不过他也流露出一种陌生、防备的神情，有些无意识的炫耀，好像他根本不属于他身边的那群人。古德兰马上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他身上的某种北方人的气质吸引了她。他那北

方人式的带着风泽的肌肤和金黄的头发，闪烁着像是阳光穿过晶亮的冰块那样的寒光。而且他看上去那么富于朝气、那么庄重，纯洁得像是一只北极的动物。可能他有30岁，可能更大些。他那高雅的风度、雄性的魅力像一只年轻的很有幽默感的微笑狼。但是在他那很优雅的举止中却显露出某种别有意味的阴险的东西。对此，她并非视而不见。“他的图腾是狼”。她反复地对自己说：“他母亲是一只年老而没有被驯服的母狼。”接着她高兴得全身发抖，就好像他做了别人不曾知道、未曾想象的发现一样，一种奇特的喜悦之情揪住了她的心，她的整个身心都领受到一阵狂喜的撞击，“我的天啊！”她对自己说，“这算什么？”接着，一会儿之后，她又很自信地自语道：“我要进一步了解这个人。”她被一种怀旧般的、想要再次见到他的愿望和感觉支配，她要证实她没有看错、没有自己欺骗自己，她很奇怪自己竟因为他而产生出这种奇怪的压倒一切的感情。她从内心对他有了一种认识、使她产生骚动不安的情绪。真的是在某个方面我们有缘使我挑选她，难道真有照耀环绕我们的灰金色的北极之光吗？”她扪心自问，但又不能相信。她陷于沉思之中，对周围发生的事茫然不知。

女傧相已经到了，可新郎还没有来，欧秀拉怀疑是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婚礼给搞砸了。她感到很麻烦，好象事情是发生在她身上一样。主要的女傧相早就到了，欧秀拉看着她们上了台阶。其中一位行动迟缓的高个头女人她认识的，她有一头很沉的头发和苍白的长脸。她是赫米奥恩·罗迪斯，克瑞奇家的一个朋友。这时她正仰头朝前走，一个又大又平的浅黄色丝绒帽平戴在她头上，上面插着几根真正的驼鸟毛。她好像是无意识地往前走，高仰着脸，根本不把这个世界放在眼里。她很富有。她的淡黄色细绒上衣十分平滑。她拿着很多玫瑰色的小仙客来花。她的鞋、袜和她帽子上的羽毛一样也是灰色的。她的头发很厚。她很奇怪地扭着臀部向前走，好像是很不情愿。她显得非常引人注目，主要是由于那浅黄色的衣帽和玫瑰色的鲜花。当她走过的时候，人们都静了下来，想喊叫、想嘲笑她，但不知为什么人们只是保持安静。她就像罗塞蒂画中的人物一样，抬起苍白的长脸，像服了毒品一样，好似在她内心深处的黑暗世界里各种想法相互纠缠，令她无法解脱。

欧秀拉很欣赏地看着她。她对她略知一二，她是中部地区最有名的妇女，她父亲是德比郡的老一代从男爵，而她则是一名从新学校出来的妇女，有很多智慧，太强的意识使她显得很忧郁。她热衷于改革。她的心已献给了公共事业。她有一股男子汉的气魄，但毕竟是隶属于男人的女人，是男人的世界给了她力量。

她与各种智慧和力量都超群的人心心相印。在这些人只有鲁伯特·伯基一个人是欧秀拉认识的。他是这个郡的中学督察员。古德兰在伦敦时遇到过他的。在各种社交圈子里，她和画友们认识了很多知名人士。以前见过赫米奥恩两次，但不太熟。现在在这个中部地区他们居然会以如此不同的身份相见，这太奇怪了。因为古德兰有成功的外交活动，所以她有不少朋友是和艺术家打交道的贵族。

赫米奥恩知道自己的穿戴惹人眼目，明白自己的社会地位即使不比威利·格林镇上的大多数人高一些也至少是与他们平等的。她在知识文化界是很为人接受的。她是文化的传播者，文化思想的宣传媒介。无论

是在上层社会还是在公众思想上、或艺术方面，她总是与最高的事物融为一体，她与最上层的人们在一起，关系融洽，没有人敢看不起她，没有人敢取笑她，因为她总在上层，那些要取笑她的人无论在地位上、财富上还是在交流思想、促进社会进步方面都远不及她。她总是处于无懈可击的地位上。在她一生中她为了使这自己处于这一地位所付出的代价远超于世人对她的估价。

她的心却在受着折磨，有着被人看透的恐惧。甚至在走进教堂时，她也相信无论哪方面的世俗观念对她都无可挑剔。她很清楚，用上流的标准来看，她的外表是完美无缺的，但在她的自信与自豪背后，她感到很难受，感到自己暴露于伤害、嘲弄、蔑视之中。她总感到在自己不堪一击的外壳上面有着隐藏的漏洞，但她自己也搞不清那都是些什么。她内心有一种空虚、一种缺陷、一种本质上的亏缺攫住了她。

她盼望有个人能来帮她填补这个空缺，永远地填补上。她需要鲁伯特·伯基。他在的时候她感到充实完整。其它时候，她就感到像是站立在沙滩上和深渊的边缘。无论她有多虚荣、多自信，只要一个有信心有活力的普通女仆稍稍地嘲弄或蔑视她一下，就能把她推入这个缺陷的无底洞中。这个忧郁而受着折磨的女人一直在为她的唯美的思想、文化和世界观及冷漠作出辩护，但她却永远不能停止对这个缺陷的恐惧。

只有伯基与她建立起一种亲密、持久的关系，她才可能在这烦恼的人生航行中得到安然。他可以使她成功地胜过天使。如果他真能这样，该多好啊。但她总处于恐惧和疑虑的折磨之中。她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她费了极大的心思来达到这一目的，好让他信服，但却总是有漏洞不足之处。

他也很任性，他在躲着她，而且一直在躲着她，她越要把他向自己身边拉，他就越要后退。到现在他们已经做了多年的情人，唉，这太心烦太痛苦了。她也累了。但她们相信自己，她知道他在试着离开自己，最终离开她好获得自由。但她仍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留住她。她相信自己高深的知识，尽管他的学识也很高深，但她却是真理的主要的试金石。她只需要他与她联合在一起。而与她结合也是他的最高使命。但他却像一个任性的孩子，想拒绝她，像任性的孩子一样想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弄断。

他会来参加这婚礼的，他将是男宾相。他会等在教堂里。他会知道她在什么时候来。当她走过教堂大门的时候，恐惧和渴望使她颤抖。他会在那儿，他肯定会看到她的衣服多么漂亮，肯定会发现她是为他打扮得这么漂亮的！他会明白她首先为他而活着，对他来说，她是最高贵的，最终他一定会接受他自己的最高使命而不再拒绝她。

她进入教堂后，焦急的渴望使她有些震颤，双眼慢慢地转动着找寻他。由于焦虑，她纤细的身体在发抖。作为男宾相，他会站在讲坛的旁边，她慢慢地、很有把握地把目光移在那里。

但他不在那儿。一阵可怕的打击传遍她的全身，她简直要湮没在其中。一种压倒一切的失望占据了地，她机械地走向讲坛。她从未感受过这种完全失望的痛苦，这种空虚和乏味盖过了一切。

新郎和男宾相都还没有来。外面人们的惊讶越来越大。欧秀拉觉得自己有责任。她不能容忍新娘已到而不见新郎的场面。这个婚礼绝不能

乱得不可收拾，绝不能。

新郎坐着挂有彩带和花结的马车到了。几匹灰马轻快地向它们的目标教堂驶来。一路上混杂着欢笑声，这儿便成了欢笑和喜悦的中心。马车突然打开，今天最娇艳的人物就要出现了而路旁的人们却在以不满的口吻嘀咕着。

新娘的父亲先走了下来。他像个阴影似的走入早晨的空气中。他又高又瘦，留着稀少的灰黑色胡须，也是一副受了折磨的样子。他耐心地等待在马车门口，似乎忘记了自己。

马车门口挂满了美丽的花叶、洁白的绸缎和花饰。一个欢快的声音说道：“我怎么出来呢？”

期待着的人们好像得到了一丝满足。他们涌上前去观赏新娘，热切地看着新娘那微低的花蕾满插的金发的头，那只试探着踩踏马车踏板的纤细白皙的脚。像一阵冲过来的海浪，又像一层突然而起的白色浪花。新娘一身洁白的衣服，轻盈地来到正站在树荫下的父亲的身旁。她的面纱和笑声一起飘动。

“我来了”。她说。

她手挽住面色泛黄备受折磨的父亲的胳膊，抚弄了一下礼服的褶皱。就走上了那长长的红地毯。父亲发黄的面色和黑色的胡须使他自己更加显得忧虑重重。他僵硬地踏上台阶，好似灵魂早已不在。不过新娘的欢笑声却一直伴随着他。

然而新郎却没到。欧秀拉都觉得无可忍受了。她焦急地望着远处的山丘，望着那条白色的下坡小道，他应该在那里出现。一辆马车来了。它在飞奔，刚刚进入视野。对，就是他。欧秀拉转向新娘和人群，站在自己所在的高处，无声地喊了一下。她想告诉人们他来了。但她的声音是没有声息的，在想喊又不敢喊的矛盾中。她的脸涨得绯红。

马车晃晃悠悠冲下山坡，越来越近。人群中传出一阵叫喊。刚到台阶尽头的新娘开心地回过头来看看这叫喊是怎么回事，她看到人群在骚动，一辆马车停住了，她的心上人从马车里跳了出来，在马匹中闪躲着进了人群。

“蒂布斯，蒂布斯！”她突然大喊，脸上露出嘲弄和激动的神情。她高高站在台阶上沐浴在阳光里，手里挥动着花束。他拿着礼帽闪来闪去，并没有听到她的叫喊。

“蒂布斯！”她又喊，低下头去看他。

无意中他抬起眼，看到了新娘和她的父亲站在他上面的阶道上，一缕窘迫，吃惊的神色掠过他的脸。他稍有犹豫，然后便聚齐了力量，很快跑过去追上她。

“啊——”她倒吸一口气，怪叫一声。等她反应过来，跳转身便逃。那双白皙的小脚跑得出奇地快，白色礼服在哗哗作响，直向教堂。那年轻人就像只猎狗那样在后紧追她跳上台阶，飞快地闪过她父亲，他的脚轻快有力就像那些追逐猎物的猎犬，噔噔噔地跑着。

“嘿，在追她呢。”下边那些俗气的女人喊道。她们被这个游戏给吸引住了。

她手中的花朵像泡沫似的散开来，她想使自己的身子稳定下来以通过教堂的拐角。她向后看了一眼，发出一阵挑战的狂笑。她稳下身子转

个弯，消失在灰色的石壁后。同时，倾身前追的新郎用手抓住拐弯处静静的石壁，一转身也不见了，他灵活强壮的身躯消失在追逐中。

在门口的人群马上爆出激动兴奋的叫喊声。接着，欧秀拉又注意到克瑞奇先生灰暗弓曲的身影。他停滞在路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跑向教堂，直到两人不见了，他才回头看了看身后，触到鲁伯特·伯基的目光，伯基马上上前几步，和他走到一起。

“我们负责在后面啦。”伯基说，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嗯。”这个父亲简单地回答了一声，然后两人就一起上了小道。

伯基差不多与克瑞奇一样瘦，脸色苍白，病态的样子，他的身板虽然窄了一点但还优美，走起路来腿有些拖拖拉拉的。这是由于他的自我意识而造成的。他的衣着虽然和他的身份很一致，但他内在的一点不协调使他显得有点不对劲儿。他生性机灵、独特，与这种讲究礼节的场面很有反差。但他还是违背了自己的本性，适应了世俗的想法。

他装得很普通，也很巧妙。他善于观察周围的气氛并很快使自己适应到周围人和环境中去。他假装听大家的，随大流，装得很逼真，所以很快就受到别人的好评，使他们对他们的一些独特之处也无法攻击。此时，他正与克瑞奇先生一路边走边十分随便地开怀谈论着什么。他就像走钢丝的人一样应付着各种场面，表面上装得尽可能看似轻松，可脚下毕竟只有一根钢丝。

“真抱歉，我们来晚了。”他说着，“我们找不到纽扣钩了，所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系靴子。但您却分秒不差。”

“我这人向来守时。”克瑞奇先生说。

“而我却总是迟到。”伯基说，“本来我今天一定会准时的，可是出了意外的情况，我很抱歉。”

两个人走进去了。这时就没有什么好看的了。欧秀拉独自在想着鲁伯特，他使她好奇，吸引了她，但又令她烦恼。她想多了解一下他。她只与他谈过一两句话，而且当时他的身份是学校督察员。她觉得他好像也承认他们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有种自然的默契、共同的语言。但他们没有时间让这种默契发展下去。某种东西使他们之间若即若离。他有一种敌意，一种无形的极度的缄默，冷冰冰的让人无法接近。

可她还是想了解他。

“你觉得鲁伯特怎么样？”她有些不情愿地问古德兰，她本不想谈论他的。

“我觉得鲁伯特怎么样？”古德兰重复说，“我认为他有吸引力——确实有吸引力——我所无法忍受的是他那种待人的态度——他对待任何傻姑娘的方式，好像她是他最关心的人。你会有种感觉，好像自己被彻底出卖了。”

“他为什么这样呢？”欧秀拉说。

“因为他对人没有真正的欣赏力——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古德兰说，“我告诉你他对待你我就象对待任何小傻瓜一样——所以，这是一种污辱。”

“是啊？”欧秀拉说，“一个人得学会识别。”

“一个人得学会识别。”古德兰重复说，“不过，从别的方面讲，他是个真不错的人——一个奇妙的人物，但，你不能信任他。”“对”，

欧秀拉含糊地说，她总是被迫先赞同古德兰的看法，即使完全不同意她也一样。姐妹俩静静地坐着等待婚礼队伍出来。古德兰没有耐心说话。她要想吉拉尔德·克瑞奇。她想看看从他那儿得到的那种强烈的感情是否是真的，她要做好准备。

教堂里婚礼在继续进行着。赫米奥思心里只是想着伯基。他站得离她很近。她的身体像是要被他吸引了过去。她想，靠近他，碰碰他的身子。如果她不碰碰他的话，她就不能肯定他是否就在她的身旁。可在婚礼上她不得不屈从地好好站着。

他没到的时候，她是那么痛苦，而此刻她仍头晕，还在为他有可能并不在身边而痛苦，仍受着紧张的精神折磨。她刚才那精神高度紧张的等待已使她有些神志不清了。她站在那儿如思如迷，那种神情很脱俗，像天使一样。然而这恰恰是她痛苦的流露。这种痛苦在撕扯着她的心，也使他动了恻隐之情。他看见她很垂的头，看见她痴迷得像着了魔的脸。她感觉到他在看她，便抬起脸望着他的眼睛。她的美丽的灰眼睛向他眨了眨，给了他一个很明显的暗示，但他却避开她的眼光。她痛苦羞愧地低下头去，她的心在碎。惭愧、厌恶和强烈的同情也使他心如刀割，但他不想接触她的目光，不想接受她用眼光打的招呼。

新郎新娘举行完婚礼，队伍就进到旁边的侧室。赫米奥恩情不自禁地向前挤去紧挨着伯基以同他接触。他容忍了这一点。外面欧秀拉和古德兰在听她的父亲演奏的手风琴，他喜欢演奏结婚进行曲。这时新郎新娘出来了，敲响的钟声在风中回荡。欧秀拉想知道如果花草树木能感觉到钟的颤动，它们对空气中的这种震颤会有什么感受呢？新娘依偎在新郎的手臂上，显得十分娴雅，新郎凝视着天空，下意识地眨眨眼睛，他好像有些心不在焉似的。的确有些滑稽。他看起来是个典型的海军军官，男子汉气十足，一副忠于职守的样子。

伯基是与赫米奥恩一起出来的。她挽着他的胳膊，一脸胜利、陶醉的神情，像是堕落的天使被重新召回天空。可她的脸上仍有些邪恶的神情。而伯基面无表情，不置可否地任她控制着，没有半句怨言，仿佛这就是他的命运。

吉拉尔德·克瑞奇来了。他白净漂亮，身板健壮，精力充沛，坚毅而完美。但他内心的一种奇怪的秘密却从他和蔼快活的外表显露出来，古德兰急忙抬身要走开，她不能承受，她想自己呆一会儿，好来弄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奇怪那么尖利地刺入了她的心，彻底改变了她的情绪。

第二章 肖特兰兹

布兰哥温两姐妹回贝德欧弗去了。参加婚礼的人们聚集在克瑞奇在肖特半兹的家里。那里有座宽阔而低矮的老式房子，一座庄园式农舍。它正好坐落在窄小的威利湖上方的坡顶上。房舍对面有一片倾斜的草地，很像是个公园。在窄小的湖面那边，长满树木的山丘上有几棵参天大树耸立着。山丘遮掩了远处的矿井，但依然掩不住往上冒着的黑烟。不管怎样，景色还是幽静如画，乡土气息十足。周围的房子也颇有特色。

这时主持人与宾客们正聚于堂中。父亲因为身体不适，回去休息了。吉拉尔德成了主人。他站在简朴的前厅中，态度可亲地招待客人，他从中也似乎得到了乐趣，脸上堆满了笑容，待客非常殷勤。

家中的女仆们被家里三个已婚女儿支使得四处奔走、忙出忙进。人们随时可以听到这个家中的这个或那个女人用她的所固有的很傲慢的声音喊着：“海伦，你过来一下。”“玛乔里，我要你过来一下”“哎呀，我说威利太太……”裙子不断发出细微的声响。穿着讲究的女人眼睛快速瞅来瞅去。孩子们在屋子里蹦蹦跳跳。女仆们急急忙忙，跑来跑去。

与此同时，男人们三五成群地站着，边聊天边抽烟。他们假装不去注意女人堆里的忙乱和骚动。但他们却没法好好谈话，因为女人们那些激动或冷漠的笑声和无休止的说话声太嘈乱了。他们心烦意乱地等着，很无聊。但吉拉尔德好像还是那么有兴致，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在那么等着无事可做，他只清楚是他来支撑这个场面的。

突然克瑞奇太太不声不响地走进了房间，脸绷得紧紧的，左右环顾。她仍戴着帽子，身穿着那件鼓囊的蓝丝绸外套。“你有什么事吗，妈妈！”吉拉尔德问。

“没事！没事？”她含糊地回答着，径直走向伯基，他正在和克瑞奇家的一个女婿说话。

“你好吗？伯基先生。”她低声说道，好像把别的客人甩到了一边似的，她向他伸出手去。

“哦，克瑞奇太太。”伯基用他善于应变的声音回答说：“在这之前我一直抽不开身到您那儿去。”

“这儿有一半的人我不认识。”她又低声说，她的女婿很不自在地离开了。

“难道您不喜欢陌生人？”伯基笑着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注意他们呢，难道就因为他们恰好和您在一个屋子里？我们为什么要管他们在不在呢？”

“是啊，是啊！”克瑞奇太太急促地低声说道，“他们只是在那儿而已，我并不认识他们。是孩子们把他们介绍给我，‘妈妈，这是某某先生’，别的就是知道了，某某先生和他的名字有什么关系？我同他或他的名字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抬头看伯基。她把他吓着了，她走向他来跟他说话，却对别人不予理睬，使他受宠若惊。他低头看她那绷紧光洁却有皱纹的脸。但他不敢看她那双深沉的蓝色大眼睛。他发现她耳朵漂亮但不太干净，被蓬松的卷发耷拉遮盖着，她的脖子也并不很干净。他感到她甚至成了他的同类而与在场的其他人不太一样。当然，他认为自己毕竟还是整洁的，至

少耳朵和脖子如此。

想着这些，他露出一丝微笑。但他有些紧张，感到同这位被人疏远的老妇人聊天时，她和自己成了两位叛逆者，成了众人的敌人，成了一头瞻前顾后的母鹿。

“其实，不必把别人当回事。”他这么说，而心里却不太愿意继续下去。

这位母亲突然阴沉而疑惑地盯着他，好像他并没有说实话的样子，“什么叫不当回事？”她严厉地问道。

“确实有很多人不像话。”他回答，不得已地继续谈下去。“他们叽叽喳喳、格格傻笑。别当他们在哪儿就好得多了！实质上，他们并不存在，他们并没有在那儿。”

在他说话的时候她紧盯着他。

“是啊，我们并没有想到他们。”她尖刻地说。

“没什么好想的，这就是他们不存在的缘故。”

“好！”她说，“我也不愿往那儿想，不管他们是否存在，他们在那里，只是我知道期望我去认识每一个人是不可能的，谁都不能因为他碰巧来了就期望我去认识他，我只要转开身，他就等于根本没有出现。”

“完全正确。”他回答。

“难道不是吗？”她又问道。

“正是。”他又回答，接着一阵短暂的沉默。

“只要他们在那儿，我就厌烦。”她说，“我有好几个女婿，”她自言自语状地说，“现在劳拉也结婚了，又是一个女婿。我真是分不清谁是约翰谁是詹姆斯。他们走过来叫我妈妈，我知道他们将说什么，‘妈，你身体好吗？’我应该回答‘从任何意义上讲我都不是你们的母亲。’但又有什么办法，他们在那儿。我有自己的孩子，我能从别人的孩子中分辨出谁是我自己的孩子。”“是这样的。”

她有些吃惊地看着他，好象忘记了自己是在跟他说话，忽然不知道讲什么好了。

她有些恍惚地环顾了一下房间。伯基猜不出她在找什么、想什么。很显然她注意到了她的几个儿子。

“我的孩子们都在吗？”她突然问。

他笑起来，有些吃惊，可能还有些害怕。

“除了吉拉尔德之外，我几乎不认识他们。”他回答说。“吉拉尔德”，她大声说，“他们是他们当中最不像话的一个，你现在也决不想再看到他一眼，对吗？”

“是的。”伯基说。

这位母亲目光有些呆滞地盯着她大儿子看了半天。

“唉”她令人费解地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一股很重的挖苦味道。伯基感到害怕，好像他不敢去领悟。克瑞奇太太走开了，把他忘在一边。马上她又回来了。

“我希望他能有个朋友”她说，“他从来没有过深交的朋友。”

伯基看了看她那注视着他的蓝色的双眼，他看不透它们。“难道我是我兄弟的看守员吗？”他近乎粗鲁地自言自语道。

然后，他稍稍吃惊地想起来了，那是该隐的喊叫。吉拉尔德如果是

什么人物的话，那就是该隐。有些事完全属于意外，即使是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后果也不应该由当事者负责承担。在小时候，吉拉尔德出于意外杀死了他的弟弟，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当事者的生命中就会被画上污点，到死都洗不掉呢？一个人可以在意外中生存，也可以在意外中死亡。吉拉尔德不也是这样吗？每个人的生活不都是存在于偶然事件吗？难道只有种类、种族、种属才能产生普遍的联系吗？难道世界不存在什么偶然事情？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有着普通意义吗？真有的吗？伯基站在那儿一直在思索。他把克瑞奇太太给忘了，就象克瑞奇太太忘了他的时候一样。

他不相信有偶然事情存在，从最深层的意义上讲，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

就在他思索的时候，克瑞奇的一个女儿走过来说：

“您不想过来把帽子摘掉吗？亲爱的妈妈。我们一会儿就要坐下吃饭了，而且是个正式的场所，亲爱的，是吗？”她挽起母亲的胳膊，然后走开了。伯基马上就跟他身边最近的一个人说话。

午餐的铃声响了。男人们抬起头来看着，但都没有移动，屋子里的女人们似乎不觉得铃声对她们有什么意义。五分钟过去了，年老的男仆克罗特有些愤怒地出现在门口，他寻求帮助似的看着吉拉尔德。吉拉尔德从书架上顺手拿起一个大螺号，旁若无人地大声吹了起来。这是一种很怪的震慑人心的声音。这召唤声有很大的魔力，大家都好像听到什么信号似的快步走过来，蜂拥至了餐厅。

吉拉尔德等了一会儿，是想让他妹妹做女主人，他知道他母亲决不会关心自己的职责的。但他的妹妹只是自顾自地挤到自己的座位上。因此，这位年轻人只好自个儿指挥着客人们就座。当人们都在注视着递来传去的餐前拼盘时屋子里出现了一会儿平静。在这静寂之外传出一个十三四岁长发披肩的小姑娘从容镇静的声音。

“吉拉尔德，你在吹那该死的螺号时，你把父亲给忘了。”“是吗？”他回答，然后对大家说，“父亲躺下了，他身体有点不舒服。”

“他到底怎么样了？”一个已婚的女儿问道，她的眼睛却在看着那块高耸在桌子上的结婚大蛋糕，蛋糕上的假花正在往下掉。“他没有什么病痛，就是有些累而已。”威妮弗雷德说道。——这就是刚才那个长发披肩的小姑娘。

酒斟好了，大家便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头发卷曲的母亲坐在桌子的最上端，伯基坐在她旁边，她不时地将身子向前拥去，用尖利的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不时对伯基低语。

“那个年青人是谁？”

“我不知道。”伯基慎重地回答道。

“我以前见过他吗？”她问。

“我想没有。我没见过。”他回答说。然后她就满意了。她疲倦地闭上眼睛，安详的神情流露脸上，就像是一个安息的皇后。接着她醒过来，脸上泛着笑容，像一个开心的女主人。她很有礼貌地屈身，好似对每个人都表示欢迎，很是高兴，可阴影又回到她的脸上，露出老鹰一般的神色，她好像一头野兽陷入了困境中，斜视着人们，对他们愤恨之至。

“妈妈”，黛安娜，一个比威妮弗雷德大点的漂亮的姑娘对她说，

“我想喝点酒，可以吗？”

“是的，你可以喝。”母亲有些机械地回答说，因为她并不介意这个问题。

于是，黛安娜就让仆人给她倒酒。

“吉拉尔德不应该限制我。”她很平静对在坐的每位说。“好吧，黛”。她哥哥和蔼地说。她喝着酒，有些害怕她哥哥。屋子里大家无拘无束，几乎要混乱不堪了。这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对权威的反抗。吉拉尔德不是凭授与他的地位而是凭着自己的感召力在发号施令。他的声音有些特别，和气又透出支配的力量，能把比他小的年轻人震住。

赫米奥恩正在和新郎就民族问题进行讨论。

“不，”她说，“我认为呼吁爱国主义是一种错误，这就像一家生意人和另一家进行竞争。”

“可你也不能完全说成那样，对吗？”吉拉尔德说道，他很喜欢和别人争论。“你不能把种族和做生意相提并论。是吗？——而且民族种族相关，我认为，我认为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一阵子缄默。吉拉尔德和赫米奥恩之间总有一种奇怪又不失礼节的敌意。

“你认为种族和民族相同吗？”她思索着问道，面带木然和踌躇。

伯基知道她在等他发表意见，便很有责任感地说道：“我认为吉拉尔德是对的，种族是民族的重要成分，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的。”

赫米奥恩又沉默了一会儿。她的盛气凌人似乎要把局面搞到僵持的地步。

“是的，即使是这样，呼吁爱国主义难道是人们本能的一种要求和呼吁吗？更确切地说，它难道不是想占有财产的这种本能的要求吗？这种商业的本能的要求吗？这岂不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的含义？”

“可能是。”伯基说，他认为这场争论不合时宜。

可吉拉尔德开始准备迎战。

“一个种族可能有着商业性的一面”，他说，“事实上，也是必然要有的。它就像一个大家庭，你必须准备粮食。为了准备这些粮食，你就必须和别的家庭，别的国家进行竞争。我真看不出人们不这么做会有什么法子。”

赫米奥恩再次停顿了片刻，在回答以前就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

“不，我认为无论何时激起人们的争强好胜心总是不太好的，人们会互相仇视，而且越来越厉害。

“但你不可能完全消除竞争性。”吉拉尔德说，“这对刺激生产和进步是不可避免的。”

“不”，赫米奥恩又说，“我认为人们可以消除它。”“我必须说，”伯基说，“我讨厌竞争精神。”赫米奥恩咬了一口面包，同时用双手慢慢把面包从牙齿间拿出来，缓慢而又带着嘲讽。她转向伯基。

“你的确是恨它，的确。”她亲切而感激地说道。

“是讨厌。”他重申。

“是的。”她放心又满意地自语道。

“但是，”吉拉尔德坚持道，“你不愿意让一个人夺走他邻居用以生存的东西，那为什么又愿意让一个国家抢走另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呢？”

赫米奥恩咕咕哝哝了好一阵子，然后才简单而不在乎地说：“这并不总是一个财产问题，对吧，这不完全是商品的问题吧？”

吉拉尔德对她的说法很感气愤，因为她暗示他的说法是庸俗唯物主义。

“是的，或多或少吧！”他反驳说，“如果我把一个人头上的帽子摘下来，那顶帽子就成了人类自由的象征，当他为帽子而战，那么他就是为了自由而与我战。”

赫米奥恩有点尴尬。

“是的，”她气愤地说，“但是由假想的例子来争论并不能真正地说明问题，并不会有人来把我头上的帽子摘掉是吧？”“只是因为法律阻止了他。”吉拉尔德说。

“不只是法律。”伯基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想要我的帽子。”

“那只是想法上的问题。”吉拉尔德说。

“或者说帽子的问题。”新郎笑着说。

“如果他真想要我这样一个帽子。”伯基说，“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决定哪一部分对我的损失更大，要帽子还是要我的自由。如果我被迫做出决定，那么我就失去后者。重要的是哪一个对我更有价值，要么选择令自己高兴开心的行动自由要么选择我的帽子。”

“是的，”赫米奥恩奇怪地望着伯基，“是啊。”

“但你想让别人从你的头上摘下帽子了？”新娘问赫米奥恩。这个高大的挺着脖子把脸慢慢地转过去，好像这位新发言者给她灌了麻药似的。

“不，”她用一种低沉狠毒的声音说，声音中好似带有笑声，“不，我不会让任何人从头上把帽子摘掉。”

“你怎么来阻止呢？”吉拉尔德问。

“我不太清楚，”赫米奥恩慢慢地回答说，“可能我会杀了他。”在她的口气中有种奇怪的笑声，举止里也透出一股危险又令人信服的幽默。

“当然，”吉拉尔德说，“我可以看出伯基的观点，这是个关于帽子和心情平静哪个重要的问题。”

“是身体平安。”伯基纠正说。

“好吧，随你便。”吉拉尔德回答说，“可在此事上你怎么来为一个国家做出选择呢？”

“上帝保佑我！”伯基笑道。

“是的，但假设你必须做出决定呢？”吉拉尔德坚持说。“都一样的。如果国家的头顶上是顶五先令硬币的旧帽子，那就让那些偷偷摸摸的绅士拿去好了。”

“可一个国家或一个种族能是一顶帽子？”吉拉尔德依然坚持说。

“我想那一定是。”伯基说。

“我可不敢肯定。”吉拉尔德说。

“我不同意，鲁伯特。”赫米奥恩说。

“好吧。”伯基说。

“我宁愿选择国家这项旧帽子。”吉拉尔德笑道。

“你戴它就像傻瓜。”他的那个仅有十几岁的妹妹黛安娜冒失地说。

“哎呀，我们净谈了旧帽子的事了。”劳拉·克瑞奇喊道，“别谈了，吉拉尔德。我们就要祝酒了，我们来祝酒吧。碰杯——碰杯，来，来，祝词吧！”伯基考虑着种族和国家灭亡的问题，盯着他那充满了香槟的玻璃杯，气泡在杯中破碎。斟酒的人退走了。伯基看着已倒好的酒，突然觉得口渴了，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屋子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微微紧张的气氛，他警觉到了，感到有点不安。“我不是故意这样做的，还是故意这样做的？”他扪心自问。于是他含糊地认定，他是“无意中地故意”这么做的，他转身看着身边那雇佣来的仆人，那仆人冷漠而又悄悄地走开了。伯基觉得自己讨厌干杯、讨厌仆人，讨厌聚会和所有的人。然后他站起来，准备祝词，但内心有些恶心。

午饭结束后，几个男人散步去了花园。那儿有一个草坪和花坛。边上的栅栏把旁边的一块不知是农田还是花园的土地给隔开了。景色迷人。一条大路环绕在树荫遮蔽的小湖旁。在春天的新鲜空气中，湖面荡起微波。对面树林的紫光充满了生机。迷人的泽西牛来到栅栏旁，光滑的鼻子上长满绒毛，向人们吐粗气，或许是想得到一块干面包吧。

伯基斜靠在栅栏上，一头母牛正在往他手上吐热气。“多漂亮的母牛，太漂亮了。”马歇尔家里的一个女婿说，“它们可以生产你所想要的最好的奶。”

“是的。”伯基说。

“哦，我的美人，哦，我的美人。”马歇尔用一种奇怪的假高声说。这差点使伯基捧腹大笑。

“谁赢了这场比赛，卢伯顿。”他大声地问新郎，想掩饰一下自己的笑。

新郎拿出嘴中的雪茄烟。

“比赛，”他嚷道，然后露出一丝微笑，他不想谈论在教堂前的追逐。“我们一齐到的，虽然她的手先触到门，可我的手也放在了她的肩膀上。”

“什么比赛？”吉拉尔德问。

伯基就把新郎新娘的那场追逐告诉了他。

“哼，”吉拉尔德嗤之以鼻，“那你们怎么会迟到了呢？”卢伯顿总是在讲灵魂永存的事，后来他找不到钮扣钩子了。“哦，天啊。”马歇尔大喊道，“在你结婚那天谈灵魂永存。难道你脑子中就没有什么好东西了吗？”

“那又怎么样？”新郎问。胡子刮得很干净的海军军官很敏感地红起了脸。

“听起来好像是你要被杀了而不是结婚。灵魂永存。”女婿很想引人注意地强调说。

但他觉得淡然寡趣。

“那你怎么决定的？”吉拉尔德一听到这个超自然的话题马上就竖起了耳朵。

“你今天不要你的灵魂了，我的小伙子。”马歇尔说，“它会挡你的路的。”

“天！马歇尔，你找别人说去吧。”吉拉尔德忽然不耐烦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这就走。”马歇尔怒气冲冲地说，“那该死的灵魂，

我都谈腻了。

他特别生气地离开了，吉拉尔德用一种愤怒的目光盯着他的背影，直到那健壮的背影离去，他的目光才变得和气了起来。“只有一件事，卢伯顿。”吉拉尔德忽然转向新郎说，“劳拉不会像复蒂一样把这种傻瓜领到我们家来。”

“别生气了吧。”伯基笑道。

“那这场追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谁引起的？”吉拉尔德问。“我们迟到了，我们的马车到的时候，劳拉正好站在教堂的台阶顶上，她看见卢伯顿奔向她，便跑起来了，可为什么你看起来很气恼呢？这是不是有损于你们家的妻子？”

“是的，是这样。如果你做一件事就应该做得好一些，如果做得不好，就别做。”吉拉尔德说。

“真棒的格言。”伯基说。

“你不同意？”吉拉尔德问。

“很同意。”伯基说，“只不过当你满嘴都是格言时，你就会觉得很讨厌。”

“去见你的鬼吧，鲁伯特，你盼望都合适你的格言。”吉拉尔德说。“不，我不喜欢，这是你强加给我的。”

对于这种幽默，吉拉尔德只是淡淡一笑。接着他扬了扬眉毛，以示不同意。

“你不相信应有行为的准则吗？”她又吹毛求疵地对伯基说。“准则——不，我恨那些准则，但对一般人来讲，准则是必须的。如果算是个人物，那就该我行我素，只做他自己想做的事。”“你的‘我行我素’是什么意思？”吉拉尔德说，“那是一句格言还是陈词滥调？”

“我是指做你想做的事。我认为劳拉从卢伯顿身边跑向教堂大门是非常恰当的，这是典型的好做法。世界上最难的事是凭自己的本能冲动去行事——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真正的男人气概——但前提是你得有能力强这么做。”

“你并没有指望我把你的话当真吧？”吉拉尔德说。“不，吉拉尔德，我所指望的人很少，但你却是其中一员。”“那，无论如何，我恐怕是要辜负你的指望了。你认为人们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认为他们就是那样的。但我希望他们对自己的事儿感兴趣，这会使他们独立，然而，他们偏偏喜欢做大家都做的事情。”“而我，”吉拉尔德严厉地说，“不喜欢你所指的那些独立，生活在凭本能冲动行事的人当中，不出五分钟，这些人就会互相割断对方的喉咙。”

“那说明你喜欢去割别人的喉咙。”伯基说。

“这是什么意思？”吉拉尔德恼火了。

“没有人，”伯基说，“会去割别人。除非你想这么做，或者另一人想被人割。这绝对是真理。谋杀需要两个人，凶手和受害者。受害者就是能被人所杀的人，能被人所杀的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渴望被人杀掉的感觉。”

“你有时候简直在胡说。”吉拉尔德对伯基说，“事实上，我们谁都不愿意被人割断了喉咙，而大部分人却喜欢割断别人的喉咙——有时候别的人呢——”

“吉拉尔德，这是对事情很恶劣的看法。”伯基说，“难道你会害怕你自己或自己的不幸啦。”

“我怎么会害怕自己呢？”吉拉尔德说，“我也并不认为我有不幸。”

“毫无疑问，你有一处潜在的欲望，想让人把你的胸膛剖开，并想象每个人为你而准备了刀子。”伯基说。

“你是怎么分析出来的？”吉拉尔德问。

“从你身上看出的。”伯基说。

一阵停顿，两人之间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敌意——有些近似于爱慕。他俩之间总是这样，交谈总是让他俩产生一种紧密的关系，一种奇怪的有点危险的亲近，既不是恨也不是爱，或者兼而有之吧。分手的时候，他们的表情显得很冷淡，好像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事，而两人的心都在为对方燃烧、相互燃烧。但他们却都不承认。他们试着将两人的关系停留在既随便又轻松的友谊上，不想毫无男人气概、不近人情地互相妒恨，也毫不相信男人之间的深厚友情，而正是这种不相信阻止了他们强烈的、压抑的友谊的发展。

第三章 教室

一天的学校生活就要结束了。最后一节课正在进行，教室里十分安静。这是一堂基础植物学课。桌子上堆满了学生们用来临摹用的柳絮、榛树枝和柳枝等。下午就要过去了，天色暗下来。屋子里的光线暗淡得没法画下去了。欧秀拉站在全班同学的前边，用提问的方式来引导学生理解柳絮的结构和作用。

一柱强烈的铜色的光线从西边窗户射进来，把孩子们的头发染成了金黄色，把对面的墙染成了浓烈的红铜色。但欧秀拉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些，她太忙了。一天就这么结束了。工作就像平静的潮水在达到高潮之后又静静地退去。

这一天和往日一样是在恍惚之中渡过的，只是最后要结束手中的事儿的时候倒显得有些匆忙。她在给孩子们施加压力，好让他们在下课以前知道该知道的东西。她站在教室前边的阴影里，手里拿着柳絮，向孩子们前倾着身体、很投入地讲授着课程。她听到了门上“吧嗒”的响声，但并没在意。忽然她吓了一跳，在她身边一柱红得紫铜似的光线中，她看到张男人的脸。它像火一样在闪着光辉，注视着她，等待她的注意。这把她吓了一跳，她感到自己就要昏过去了，所有的被压抑的潜在的恐惧和痛苦一起迸发了出来。

“我吓着你了吧？”伯基握握她的手说，“我还以为你没有听到我进来呢。”

“没听到。”她结巴地几乎说不出话来。他大笑着说对不起，她怀疑有什么好值得他高兴的。“太黑了。”他说，“我们需不需要开灯？”

然后他走到旁边打开刺眼的电灯。教室里一下子亮起来，好像变得陌生了，而就在他进来之前，它还被一层朦胧的魔力笼罩着。伯基好奇地看着欧秀拉。她双眼圆睁，有些疑惑的神情、嘴巴在稍稍颤动。她的样子就像是突然被惊醒，一种生动柔和的美像柔和的晨光一样显露在脸上。他欣赏地望着他，内心有一种无名的喜悦。

“你在讲柳絮吗？”他边问边从他面前一个学生的桌子上拿起一条榛树枝。“榛树花已经开得这么大了吗？今年我还没有注意到呢。”

他专心地看着手中的榛子雄花。

“还有些红的！”他又看着深红色的雌花蕾说。”

接着他走到学生中间去检查他们的课本。欧秀拉注视着他那认真的样子。他的动作中有一种宁静。她的心里也随着平静了下来。她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着他全神贯注在另一个世界里。他的存在是那样的宁静，像空气中的一片空白。

突然他抬起脸来向着她，她觉得自己心跳加快，声音要颤抖起来。

“给他们一些蜡笔好吗？”他说，“那样他们就可以把雌花蕊涂成红色，雄花蕊涂成黄色。我认为只应简明地画出来，除了用红、黄二色，不用别的，轮廓不是那么重要，只是这一情况要突出。”“我没有蜡笔。”欧秀拉说。

“总可以找到的，你只要红黄两色。”

欧秀拉派一个男孩去找。

“这会把课本涂得不干净。”他红着脸对伯基说。

“不会很脏的，”他说，“你必须很鲜明地画出这些东西，这是你要突出的事实，不是主观印象的记录。是什么事实——雌花上有长而尖的红蕾头，下垂着的黄色雄穗上，黄色的花粉从一处飞向另一处。把这些事实用图画记录下来，像小孩子画脸的时候一样——两只眼睛，一个鼻子、嘴巴和牙齿——这样——”说着他就在黑板上画了一张脸。

就在这时，另一个人影透过玻璃映了过来，是赫米奥恩·罗迪斯。伯基走过去给她打开门。

“我看见了你的汽车。”她对他说，“你介意我来找你吗？你值班的时候我就想见你。”

她亲热而顽皮地看了他好一会儿，接着她发出短短的笑声，然后她才转向欧秀拉。欧秀拉正在和全班同学看着这对情人间有趣的情景。

“你好，布兰哥温小姐。”赫米奥恩用像唱歌似的奇怪的声调说，“你介意我来这儿吗？”

她的讽刺的灰眼睛一直盯着欧秀拉，好像要看透她的心。“哦，不。”欧秀拉说。

“真的？”赫米奥恩重复说，表情冰冷古怪而霸道。“哦，是的，我很喜欢你来。”欧秀拉笑着，紧张而不知所措。因为赫米奥恩看起来正向她逼近，走得离她非常近，仿佛要跟她亲热，但她们能亲热得起来吗？

这正是赫米奥恩想得到的结果。她满意地转向伯基。“你在干什么？”她用一种随意又管闲事的口气唱着说。“画柳絮。”

“真的吗？”她说，“他们对此能学些什么？”她话中带有一半讽刺一半玩笑的口气，仿佛这整个儿都是儿戏，她拿起了一枝带絮的柳枝。伯基很是恼怒。

赫米奥恩的形象在教室里显得很奇特。她外面套一件宽大的绿色的大氅，上面绣有暗黄凸起的图案，高领上和大氅里面都衬着深色毛皮。她在大氅里面穿了一件质地精良的淡紫色套裙，边上有毛皮的装饰，头上熨贴地戴顶帽子，也饰有毛皮，上面有深绿和金黄交织的花饰。她身材高挑，模样古怪，像从那些古怪的图画中走来的人物。

“你知道这些能结出榛子的椭圆形的小红花吗？你从来没注意过吧？”他走近她，指着她手里的小树枝给她看。

“没有，”她说，“它们是什么？”

“这些是产坚果的小花，那些长的柳絮只产花粉来使小花受精。”

“真的吗？是这样啊。”赫米奥恩重复着，凑上去认真地观察。“如果这些小红蕾头从下垂的雄花蕊那么得到花粉，就可以产生果实。”

“小小的红花蕊，红色的小火焰。”赫米奥恩自语道。她对这些长着红色蕾头的花蕊出神地看了半天。

“它们不是很美吗？我认为它们太美了。”她边说边走近伯基，用她那修长白皙的手指指着这些红色的花蕊。

“你以前从没注意过它们吗？”他问。

“没有，从来没有。”她回答说。

“以后，你就会经常见到它们了。”他说。

“是的，我会时常看到它们。”她重复说，“非常感谢你介绍我认识了它们。我觉得它们太漂亮了——小小的红火焰。”她那专注的近乎

狂热的神情，极为古怪，欧秀拉和伯基都被忽略在一旁，这些小小的红色花蕊近乎神奇地抓住了她。下课了，学生们放好书本，然后离开了教室。赫米奥恩仍坐在桌旁。一只手托着下巴，肘靠在桌上。她抬起瘦长的脸在发呆，对任何事情都不加注意。伯基走近窗子。从明亮的教室里望着灰蒙蒙的窗外。外面雨在无声地下着。欧秀拉把东西收拾进壁橱。终于，赫米奥恩起来走向她。

“你妹妹回来了吧？”她问。

“是的。”欧秀拉说。

“她喜欢回贝德欧弗吗？”

“不喜欢。”欧秀拉说。

“是啊，我就怀疑她是否能承受得了。我呆在这儿啊，我用了所有的勇气来忍受这个地区的肮脏。——你想来看我吗？你愿意和你妹妹到布雷多利呆上几天吗？——来吧——”

“十分感谢。”欧秀拉说。

“那我会写信给你。”赫米奥恩说，“你认为你妹妹会来吗？我会特别高兴，我觉得她太棒了，我认为她的一些作品也相当优秀，我有她的两只水鹤鹑，是木雕的，上过漆，可能你也见过。”“没有。”欧秀拉说。

“我认为它棒极了、太精彩了——犹如真性的闪现。”“她雕刻的小东西比较古怪。”欧秀拉说。“妙极了，——充满了纯真的激情——”

“她总是喜欢小玩艺儿，什么鸟啊、各种动物啦，她喜欢把望远镜倒过来观察世界——你说她为什么这样？”

赫米奥恩用超然的眼光低头看了她一会儿，让这个年龄较轻的女子很激动。

“是啊”，赫米奥恩终于开口，“很奇怪，对她来说，小东西更精巧。”

“但它们并不精巧，对吗？一只老鼠不会比一头狮子精巧什么，对吗？”

赫米奥恩又一次超然地凝望着她，好像她正在想着心事，没有注意另一个人在说话。

“我不知道。”她回答说。

“鲁伯特，鲁伯特。”她温柔地用唱腔叫他过去，他默不作声地走到她那儿。

“小玩艺儿要比大东西精致吗？”她问，带着一种奇怪的笑声。好像她用问题在和他做游戏。

“不知道。”他说。

“我讨厌精巧的东西。”欧秀拉说。

赫米奥恩慢慢地打量着她。

“是吗？”她说。

“我认为它们是一种软弱的标志。”欧秀拉摆开架势，好像她的名誉受到威胁似的。

赫米奥恩没有注意。忽然她的脸皱了起来，因为思考紧皱了眉头，似乎因为表达自己有困难而使脸部都扭曲了。“你真的认为这样，鲁伯特。”她问，就像欧秀拉不在场。“你真的认为这值得吗？你真认为小

孩子的意识被激发以后会变得更加聪明吗？”

他的脸上闪过一阵阴影，一种无声愤怒。他的双颊陷得很深，脸色苍白，很可怕。这个女人的令人心烦的十分严肃的问题正问中了他。

“他们的意识不会被激发，”他说，“意识在他们的脑中自然地产生。”

“但你是不是认为加速或刺激他们的意识，他们会更好些吗？如果他们对榛子花没有了解？如果他们整体地了解，而不是把事物剖切成碎片，这是不是更好呢？”

“你自己想不想知道小红花开了后是要授粉的？”他很厉声地问，声音粗鲁而带有敌意。

赫米奥恩的脸一直出神地仰着。他愤愤地保持沉默。“我不知道。”她回答说，温柔地平静下来，“我不知道。”“但去认识事物是你的一切，你的生命。”他脱口说道。她慢慢地去看着他。

“是吗？”她说。

“去认识就是你的一切，是你整个的生命——你只有这些知识。”他嚷道，“在你的口中只有一棵树，上面只有一颗果实。”接着她又沉默了一段时间。

“是这样吗？”她用一种不为所动的平静口气最后说了一句，接着又用一种捉摸不透的好奇的口吻说，“什么果实，鲁伯特？”“永恒之果。”他愤怒地回答，又十分讨厌自己的比喻。“是的。”她显出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又是一阵沉默，接着赫米奥恩将身子一震，强打精神，用很不经意的唱歌似的声音说：“撇开我不说，鲁伯特，你认为这些孩子们有了这些知识，就会更富有、更幸福吗？你真的这样以为吗？是否让他们保持童真和天性更好一些呢？他们最好像动物一样，简单的动物，野蛮、粗暴，等等，反正总要比让他们陷入失去本能的自我意识好得多。”他们都以为她讲完了，可她喉咙里奇怪地嘟哝了一下又继续说，“不管他们成为什么，总比长大后灵魂上、感情上残缺不全——畸形——没有能力——”赫米奥恩好象神灵附体，紧握了拳头，“没有了按本能行事的能力，一切都谨小慎微，不能果断做出决定，永远得不到什么陶醉要好得多。”

他们又一次以为她讲完了，正在他要回答的时候，她又继续奇特地说，“从来没有陶醉的结果，却总是有强烈的意识，对自己了解得很清楚——这难道不是件糟糕的事情，这样还不如去当动物好了。与其这样丧失一切，不如成为动物，完全没有思想的动物。”

“那你认为是知识使我们有了自我意识而丧失生命活力吗？”他愤怒地问道。

她慢慢睁大眼睛盯着他。

“是的。”她说，顿了一下，眼睛呆滞地望着他，用手撩了一下眉毛。这使他心里更加恼火。“思想，”她说，“即是死亡。”她又慢慢挑起眼睛看他。“难道思想不是——”她说，浑身发着颤。“不是死亡吗？难道不正是它破坏了我们的本能冲动和所有直觉吗？难道让年轻人在还没有机会生活以前便已经死亡吗？”“那不是因为他们有太多思想，恰恰是因为太少了。”他粗暴地说。

“你肯定吗？”她嚷道，“在我认为却正好相反，他们那过分强烈

的意识把他们压死了。”

“是被一层层禁锢在狭窄的错误观念压死了！”他大声嚷道。但她并未对此在意，只是继续发狂地提出问题。

“当我们拥有了知识，岂不是失去了知识以外的一切吗？她惋惜地问道。“如果我认识了这朵花，先不是得到了知识而失去了花。我们不是在追求一些很次要的东西吗？我们不是在获得僵死的知识而丧失生命？这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没有任何意义。”

“你是在说些没用的话。”他说，“对你来说，知识就是一切，甚至于你头脑中的兽性。你并不想成为动物，你只是想观察一下自己的动物本能，从中得到精神刺激，这纯粹是低级的——比最死板的理性还堕落，你对这种感情和动物本能的眷恋不是理性的最低下和极端的翻版又是什么呢？你太需要这些，但必须通过你的大脑来意识这些，这些都在你的意识中出现，就在你脑壳下面，只是你不愿意正视，你需要假象以和你头脑里的东西吻合。”赫米奥恩对这一攻击，显出了极难受、刻毒的神情。欧秀拉站在那儿又焦急又羞愧，她看到他们如此相互仇恨，吓坏了。“这都是夏洛特小姐的笔调。”他用一种强硬而玄乎的口气说，好像在通过无形的空气来控制了她。“你有一面镜子，你那固执的意志、不变的理解和你自己封闭的意识世界，一切都在其中，除此一无所有。在那面镜子里你无疑拥有一切，然而现在你却得出结论，要退回去像一个野蛮人一样一无所知，要过一种纯粹感情、激情的生活。”

他嘲弄似地用了“激情”这个词，她无言地坐在那儿，气得浑身发抖，像希腊神龕里受了莫大侮辱的女巫。

“但你的激情是假的，”他粗暴地继续说，“那根本不是激情，那是你的意志，是你霸道的意志。你想控制事物让它们服从你的支配，你想把事物放入你的掌心，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真实的身躯、没有生命中隐秘的充满肉欲的身躯，你没有感官的欲望，你只有你的意志和意识的幻觉，以及对权势和知识的欲望。”

他看着她，带着憎恶与蔑视，然而，与此同时又为她在受折磨而痛苦，他羞愧自己在折磨她，他想跪下来乞求她原谅。可是一股更强烈的愤怒之火在心头涌起，他又变得对她视而不见，又一个劲儿地用激烈的声音说开了。

“本能的冲动，”他喊道，“你，本能的冲动！你，这个所有动物中意识最强的东西。你的本能其实也受意识的控制——这就是你——因为你想让一切事物都服从于你，屈服于那善于思考的精神，你想让这一切都装入你那可恨的小脑壳中。应该像敲坚果那样把它敲开，因为如果不敲开它，你就会像没有蜕皮的虫子一样永无变化。如果把你的脑壳敲开，也许可以把你变成有本能冲动和激情的女人、具有真正的感官欲望。其实你所需要的是色情描述，从镜子中欣赏你自己、欣赏你自己赤裸的动物行为，这样你把它放入你的意识中，使它成为纯精神的。”

室内处于一种攻击的气氛中。话说的太过了，似乎已不可原谅。不过欧秀拉正想着她自己的事。用他的话说，在解答自己的问题。她面色苍白，陷入沉思。

“但你真的需要感官的欲望吗？”她困惑地问。

伯基看着她，很热情地解释起来。

“是的。”他说，“从这点讲，我需要这个。这是一种满足。——你脑子里不可能有那些美妙神秘的知识，它们是自发存在的，它是自我的死亡，但又是另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但怎么？你怎能知道不在脑中的知识？”她问。她感到他的话不好理解。

“在血液中。”他回答说，“当思想和已知的世界湮没在黑暗中——一切都要消失——一定就有洪水泛滥、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黑暗之中，一个魔鬼——”

“为什么我会变成魔鬼呢？”她问。

“‘女人号叫着找她的魔鬼情人’”他引用说，“原因我不知道。”赫米奥恩好像从死亡的虚无中打起精神来。

“他是一个可怕的魔鬼，是吗？”她慢悠悠地对欧秀拉说，声音古怪而响亮，最后还奚落地尖笑一声。两个女人一起嘲笑他，笑得他一文不值。赫米奥恩口中发出的尖笑声充满了女人的得意，仿佛在嘲笑他是个没有性功能的人。

“不，”他说，“你才是个摧毁生命的魔鬼呢。”

她冷冷地盯了他很久，神情傲慢凶狠。

“你什么都知道，对吗？”她用冷漠、狡猾、嘲弄的口气说。“是够多。”他回答，板着的面孔像块平滑的钢板。一种可怕的绝望交织着一种获得解脱的轻松笼罩了赫米奥恩。她快活而亲切地转向欧秀拉。

“你肯定你会来布雷多利吗。”她催促地问。

“是的，我很希望来。”欧秀拉回答。

赫米奥恩低头高兴地看着她。此时她沉入一种奇怪的心不在焉的着了魔似的神情中。

“我很高兴，”她定了神说，“两个星期以后呢，好吗？我把信写到你学校这里行吗？——好，你一定要来，啊，我太高兴了，再见！再见！”

赫米奥恩伸出手，盯着对方的眼睛。她知道欧秀拉是最近的情敌。但很奇怪，这却使她兴奋。她准备离开了，当她动身把别人落在后面的时候，她总感到一种力量、一种优势，而且她还要把这个男人带走，虽然带着憎恨。伯基站在旁边，一动不动，心里却并不踏实。现在，该他说再见了，他却又开讲了。

“这个世界上，”他说，“真正的感官欲望本质和我们所喜爱的、邪恶有意的精神放纵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晚上，总会打开感官欲望的电流，我们观察自己，把它装入大脑中，只有忘却自我陷入无知之中，放弃你的意志，你才会体会到实质是什么，你只得这样，你必须先学会忘却自我，才会得到自我。”

“但我们又特别自负——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太自尊但又缺少自尊，我们没有一点自尊。我们都很自负，居然满意自己用虚假的方式实现自我，我们宁愿死也不愿放弃那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的自我意识。”

屋子里一阵子沉默。两个女人都充满了敌意和气愤。听上去他好像在会议上演讲。赫米奥恩根本不理睬他。只不过很不自在地站在那儿，反感地耸了耸肩。

欧秀拉在看着他，但好像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看什么。在他身上有一股强烈的吸引力——在他清瘦和苍白的外表下，深藏着一种奇异的美。他那异乎寻常的神秘深沉的声音像另一个世界在传达另一种声音。他眉宇和下巴曲线上的美丽和优雅、具有一种强大的生命的魅力，她说不清那是什么，但有一种富有和自由的感觉。

“但，我们已经足够多的感官欲望，只是没有感官欲望的意识，是吧？”她转向他问道，用她那双绿眼睛看着他，发出了金铃般的笑声，像是在挑战。他的眉间眼里，立刻闪现出奇特的、不经意的、很有吸引力的笑意。虽然他的嘴巴还紧闭着。“不，”他说，“我们还不够，我们的自我意识太强了。”“当然这不是自负？”她大声说。

“正是它，而不是别的。”

她显然是迷惑了。

“你难道不认为人们对他们的感官机能最自负吗？”她问。“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感官欲望——只有感觉——这是另一码事。他们总能够意识到他们自己——他们太自负，不想解脱自己，与其把自己从另一个中心解放出来，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上，他们宁愿……”

“你不想喝点茶吗？”赫米奥恩有礼貌地对欧秀拉说，“你已经工作了一整天了——”

伯基很快停下来。一种愤怒和烦恼攫住了欧秀拉。他拉下脸，说了声再见，好像他没注意她似的。

他们走了，欧秀拉站在那儿向窗外望了会。然后她关上灯，坐在了椅子上，陷入怅然若失之中，接着她失声哭泣起来，苦涩地抽泣，但她却不知道这是因为痛苦还是因为高兴。

第四章 跳水者

一星期过去了。周六，下起雨来。毛毛雨下下停停。在雨停的间隙，古德兰和欧秀拉出去到威利湖边散步。空气灰白而透明，小鸟在嫩绿的枝头上唱着歌，大地万物都在复苏生长，四周扑来稀薄、轻柔而润滑的晨雾，使两位姑娘心旷神怡。她们朝前走去。路边盛开的黑刺李花被打上一层白色的露水，琥珀色的小果在鲜花丛中微微地闪着光，紫色树叶在灰白的空气中闪动黑色的光泽，高高的树篱也像幽灵似的熠熠生辉，慢慢地跃入眼底才露出真形。这是一个充满了新生命的早晨。

两姐妹来到威利湖边，湖上一派迷蒙，与远处湿润透明的树木草地融成一片。路边的甲虫叫声十分悦耳，令人心动。小鸟在树上争着唱歌，湖水神秘地发出流淌声，与这一切汇成了迷人的东西。

两个姑娘随意向前快步走去，眼前，靠近路的湖边，一棵核桃树下有一个生满青苔的泊船处，一只小船泊在树下，在灰白的水中摇晃着，像一个怪影。夏天到来，到处都是浓荫。忽然，从船房里闪出一个白色的身影，动作极快地穿过那个旧码头，一跃而起，人影在空中划了道白色弧线，随着一声“扑通”的水声，在柔滑起伏的水面中，一个游泳者正向微波粼粼的湖心游去。他投入了静静银灰的湖水——纯洁透明的世界。古德兰站在石墙旁边。

“我真羡慕他呀。”她用一种向往的低音说。

“哦，”欧秀拉打了个颤说，“这么冷！”

“是冷，但多棒呀，这样游到那儿多棒呀！”姐妹俩站在那儿看着游泳者向着远处湿蒙蒙的银灰空旷的湖面游去。他的身体随着他击水的动作，上下交替，两只手在薄雾和轮廓模糊的树丛中划着弧线。

“你难道不希望那就是你吗？”古德兰看着欧秀拉问。“我希望。”欧秀拉说，“但我也不能肯定，这天太潮湿了。”“是啊。”古德兰不情愿地说。她似乎入迷了一样站在那儿看着湖心游动的人。他游了一段距离便翻身仰泳，从水面上看站在墙边的两位姑娘。随着他身体微微起伏，她们可以看见他红润的脸，也能感觉到他在看她们。

“是吉拉尔德·克瑞奇。”欧秀拉说。

“没错。”古德兰回答。

“像《尼伯龙根之歌》里的雾中人一样。”欧秀拉笑道。古德兰没有吱声，只是站在那儿静静地望着湖水。

吉拉尔德忽然转过身，用侧泳的姿势飞快地游去。他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独在水的中央，孤单而安全，好似他拥有整个水面。在这个不受质问、没有限制的新天地中，他快乐于自己的与世隔绝。他高兴地伸展着大腿和身子，没有束缚、没有牵挂，唯有这个水的世界中的自己。

古德兰对他羡慕得感到心痛。尽管这种与世隔绝和对水的世界的占有只有短暂时间，她也是那样的向往。她站在大路上，感觉到自己像被罚入地狱！

“天啊，做个男人该多好啊！”她大声说。

“什么？”欧秀拉惊讶地问道。

“自由、自在、随意而行，”古德兰大声说，兴奋得脸通红。“如果你是男人的话，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就不会有女人所遇到的那些数不清的麻烦。”

欧秀拉不明白在古德兰的脑子里都有些什么东西，以至说出这些话来。她不能理解。

“你想干什么？”她问。

“没什么。”古德兰赶紧大声表示反对。“但假设我想做什么，假设我想在水中游泳，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脱了衣服跳入水里，这是生命中一件不可能的事。然而这却是没有道理的。这不是不让我们活了吗？”激动和愤慨使她满脸通红。欧秀拉觉得不知所措。

俩姐妹继续在路上走着，她们在肖特兰兹下面的树林中穿过。抬头看得见那座狭长低矮的房子。在潮润的清晨它显得黯淡而有魅力。有几棵雪松树就斜斜地站立在它的窗前。古德兰似乎在对房子作仔细的研究。

“你不认为它很吸引人吗？欧秀拉。”古德兰问。

“非常吸引人。”欧秀拉说，“幽静迷人极了。”

“有形儿，而且也有年代了。”

“什么年代？”

“是十八世纪。确切地说，多萝茜·华兹华斯和简·奥斯汀的年代！不是吗？”

欧秀拉笑了起来。

“你不这么认为？”古德兰说。

“可能。但我并不认为克瑞奇家族适合于这个年代。我知道克瑞奇正在建一个电厂，为了给房屋照明。他正在用最先进的技术来改造它。”

古德兰迅速地耸了耸肩。

“当然，”她说，“那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绝对的。”欧秀拉笑道。“他把几代人的特点集于一身，他们因为这个而恨他。他拎着他们的背带牵着他们走。等他把一切能改进的都改进好，没有什么其它事可做了的时候，他就活不了多久了。无论如何，他有干劲。”

“当然，他有干劲。”古德兰说，“确实，我还没见过一个男人有他那么多干劲。可惜的是他的干劲花哪儿了，结果又怎样呢？”“噢，我知道，”欧秀拉说，“花在最先进的机器上去了。”“就是。”古德兰说。

“你知道他用枪打死了他的弟弟吗？”欧秀拉说。

“用枪打死他弟弟？”古德兰嚷道，好象难以置信。“你不知道吗？哦，是的——我原以为你知道呢。他和弟弟一起玩一支枪，他让弟弟看着枪管，枪里子弹上了膛，所以他弟弟的头被打开了花。一个可怕的故事，是吧？”“多可怕啊！”古德兰喊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吧？”

“哦，是啊，他们还是孩子。”欧秀拉说，“这是我知道的最可怕的故事。”

“不过，他当然不知道枪里上了子弹。”

“是啊，你知道，这是在马厩里放了很久的东西。大家做梦都不会想到枪会走火，当然也没人能想像得到，枪上了膛。但是这件事发生了，岂不是很可怕。”

“可怕极了。”古德兰嚷道，“难道这不是很可怕吗？想到小时候发生的事却要让人内疚一辈子，想象一下两个孩子在一起玩耍——然

后，这种灾难就莫名其妙地降临他的头上——真是祸从天降。欧秀拉，这太可怕了！哦！这是我所无法承受的事。谋杀，那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它的背后有一定的动机。但像这样的一件事落在某人身上——”

“说不定在它背后也有一种潜意识的动机。”欧秀拉说，“这种杀人游戏中有一些杀人的欲望，你认为呢！”

“欲望？”古德兰以冷冷、生硬的口气说，“我看不出他们在玩杀人游戏。我认为是一个男孩对另一个男孩说，‘你朝枪管里看看，我来扣扳机，看是怎么一回事。’在我看来这纯属偶然事故。”“不，”欧秀拉说，“我是不会去扣扳机的，不管是哪枝枪，即使是枪中没有子弹，更不必说是还有人在往枪管里看了。凭直觉人们就不会去做的。——也不可能这么做。”

古德兰沉默了一会儿，显示出明显的不同意。

“当然，”她冷漠地说，“如果是女人，并且已经成年，她的直觉会阻止她。但我不明白，这怎么能和两个小男孩在一起玩耍相提并论。”

她的声音冷漠而恼怒。

“是可以的。”欧秀拉坚持说。这时她们听到一个女子在远处的高喊声。

“哦，真可恨。”她们向前走了一会儿，看到劳拉·克瑞奇和赫米奥恩·罗迪斯在篱笆那边的田地里。劳拉·克瑞奇正在努力想从门里出来。欧秀拉赶快上前帮她拉开了门。“太感谢了。”劳拉说，满脸通红地抬起头，像一个悍妇，仍是满脸困惑，“连接处有些问题。”

“是的，”欧秀拉说，“而且很重。”

“你们好吗？”赫米奥恩从田地里出来，到人们都听得见她的声音时用唱腔说道，“现在天气好，你们准备去散步吗？是啊，这些嫩绿的叶子不是很美吗？太美了——这么浓！早上好——早上好——你们要来看我，十分感激——下星期——是的——再见，再——见。”

古德兰和欧秀拉站在那儿，看她一边缓缓点头，一边缓缓地向她们挥手道别。她脸上的微笑奇怪而做作。她那高大的身躯、古怪的样子，以及耷拉到眼前的浓密的头发，看着让人害怕。于是她们就像卑贱的下属被人打发走了一样离开了，四个女人分了手。她们走到足够远后，欧秀拉双颊通红地说：

“我觉得她太没礼貌了。”

“谁？赫米奥恩·罗迪斯吗？”古德兰问，“为什么？”“她待人的态度很无礼。”

“为什么，欧秀拉，你发现她在哪一点上傲慢无礼了？”古德兰相当冷漠地说。

“她整个态度——哦，她待人的态度简直让人难以忍受，纯粹是欺负人。一个傲慢无礼的女人，‘你们要来看我’，好象我们巴不得这种优待似的。”

“我不理解，欧秀拉，你为什么这么不安”，古德兰有些恼怒地说道，“人们都知道这些女人都是如此傲慢的——这些从贵族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女性。”

“可这太不必要了——太俗了。”欧秀拉嚷道。

“不，我没有出来。——如果我看出来了，对我来说，她也不存在，我可不能让她对我傲慢无礼！”

“你觉得她喜欢你吗？”欧秀拉问。

“嗯不，我可不这么认为。”

“那她为什么让你去布雷多利，去和她呆在一起呢？”古德兰微微耸了耸肩。“毕竟她也觉得我们不是普通人。”古德兰说。“无论如何，她不是个傻瓜，我宁愿去交往那些我不喜欢的女人也不去和保守平庸的女人来往。赫米奥恩·罗迪斯从某些方面讲是在冒险。”欧秀拉对她的话揣摩了一会儿。

“我怀疑。”她回答道，“其实她根本没冒险。我认为我们应该佩服她邀请我们——中学老师——而没有什么冒险的做法。”“太正确了。”古德兰说，“想想看，成千上万的女人都不敢这么做。她最大地运用了自己的优势——了不起，我认为。实际上，我们如果在她的位置上也该这么做。”

“不，”欧秀拉说，“不，那会让我感到厌烦。我可不能花费时间去搞她那种游戏，那有失尊严。”

两姐妹像一把剪刀，每件不如意的事都剪掉；或者像一把刀子和一块磨石，一个把另一个磨得锋利。

“当然，”欧秀拉忽然大声道，“如果我们去访问她，她应感激才是。你是绝顶漂亮，比她现在以及过去都漂亮千百倍，而且在我看来，穿得也比她漂亮好多倍。她看起来没有新鲜感、不自然，像一朵花要凋谢了，过于老成，还有，我们比大部分人都聪明得多。”

“毫无疑问。”古德兰说。

“这是明摆的事实。”欧秀拉说。

“当然是。”古德兰说：“但你会发现真正的优雅是那么绝对的普通、绝对平凡，就像街上的一个行人，以至你自己就是人类的一个真正的精华而并不是大街上的一个人，恰是人类的艺术的创造——”

“太可怕了！”欧秀拉说。

“是的，欧秀拉，在很多方面讲是很可怕的。谁也不能成为与世隔绝的人。那些讲究实际的人就是人类创作的艺术品。”“把人创造成这种东西简直太蠢了。”欧秀拉笑道。“是太蠢了。”古德兰讥讽道，“真的，欧秀拉，是十分蠢。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一个人总期望向上爬，然后，像科内尔那样发表演讲。”古德兰变得满脸充血，并为自己的聪明而感到激动。“趾高气扬，”欧秀拉说，“人都想趾高气扬地，就像一只天鹅站在鹅群里。”

“正是，”古德兰大声说，“鹤立鸡群。”

“他们都在忙于扮演丑小鸭的角色，”欧秀拉嘲笑着说，“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谦卑、可怜得像丑小鸭，我觉得自己是天鹅群里的天鹅——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想法——它就让人这么想，我也并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我不在乎。”

古德兰抬头看她，一副奇特的说不清是羡慕还是厌恶的神情。“当然，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厌恶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她说。

姐妹俩又回到家中，看书、谈话、干活，等待星期一学校上课。欧秀拉经常疑惑自己还等待些什么，除了每个星期和假日的开始和结束。

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有时候当她觉得生命中没有更多的东西，就这样消磨掉时，她就感到极度的恐慌。但她从来也不能接受现状。她的灵魂是积极的，她的生命像不断成长的竹笋，只是还没有破土而出。

第五章 在火车上

这段时期的某一天，伯基被人叫去伦敦，他没有什么固定住处，他在诺丁汉有一些房子，因为他主要在那个城市工作，不过他也经常在伦敦和牛津。他经常迁动，他的生活看起来飘忽不定，没有一定的节奏和计划。

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他看见吉拉尔德·克瑞奇在读报纸，显然是在等火车。伯基站在远处的人群里，他天生不喜欢去接近人。吉拉尔德时不时地以他特有的方式抬起头来四处张望。尽管他在认真地读报，但却很注意周围发生的事情，他似乎具有一种双重意识，他能一边认真思考报上看到的新闻又同时扫视他周围的世界，不忽略任何事情。正在看着他的伯基被他这种双重意识给激怒了。伯基注意到尽管吉拉尔德每次抬头看的时候一脸奇特的和蔼近人的表情，但他总是好象和人逆着。

伯基看到一缕和蔼的表情掠过吉拉尔德的脸，他伸出手向他走去，吉拉尔德猛吃一惊。“你好，鲁伯特，你到哪儿去？”“伦敦，我想你也是吧？”

“是的——”

吉拉尔德好奇的眼光扫过伯基。

“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旅行。”

“你通常不坐第一班车吗？”

“我受不了那么挤。”吉拉尔德说，“但第三班车就会好多了，有一节餐车，我们可以去喝点茶。”

两个男人看了看车站的大钟，没有什么更多的话说。“你在报纸上读到什么了？”伯基问。

吉拉尔德很快地看了他一眼。

“报上登的这些东西太滑稽了。”他说，“这是两篇社论，”他拿出手中的《每日电讯》，“全是通常报纸上的空话——”他扫了一眼社论专栏，“还有小块文章——我不知道该叫它什么，小品；几乎是与社论在一起，说必须有个人站起来给事物以新的价值，给我们以新的真理，给生活以新的态度，否则几年之内，我们就会不存在，整个国家将毁灭。”

“我想那只是报纸上的空话。”伯基说。

“听起来，那人真是这么认为的，跟真的似的。”吉拉尔德说。“给我。”伯基说，他伸出手要报纸。

火车来了。他们便上了餐车，坐在窗边一张小桌的两侧。伯基浏览一下报纸，抬头看了看正在等他意见的吉拉尔德。“我相信这个文人正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就他的意思来看。”

“你能相信吗？你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信仰吗？”吉拉尔德问。

伯基耸了耸肩。

“我想那些认为需要新宗教的人是最不能接受新鲜事物的。他们是在寻求新颖的东西，但正视这种我们自己带来却又否定的生活、彻底砸碎自己的偶像，我们是绝对做不到的。在新的东西出现之前，我们非常需要清除旧的东西——甚至自身内部的。”吉拉尔德仔细地盯着他。

“你认为我们应该打破这种生活，开始向旧生活攻击？”他问。“这种生活，是，我是这样认为，我们要彻底冲破它，否则就会像被硬壳包

在里边一样，枯萎在其中，无法扩展。”在吉拉尔德的眼中流露出一种奇怪的笑容，一种开心的神色，镇定而好奇。

“那你准备怎样开始？我猜你的意思是要改造整个社会的秩序吧？”他问。

伯基微皱起眉头，他对此谈话感到了不耐烦。

“我绝不会建议，”他回答说，“当我们真的要得到更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砸掉旧东西。否则，任何设想或提议也只不过是些自以为是的令人厌烦的游戏而已。”吉拉尔德眼中的微笑开始消灭、他很冷静地看着伯基说：“你认为事情就真的那么糟吗？”

“糟糕透顶。”

微笑又出现了。

“在什么方面？”

“任何方面，”伯基说，“我们都是消沉的骗子，我们共同的想法就是欺骗自己，我们应有一个理想的完美世界，整洁又充实；而我们的世界被玷污了，生活是肮脏的劳役，像虫子在污泥中爬行。于是你的矿工便在卧室里摆一架钢琴，你那新式的现代化的家里便有了仆人和汽车，而在一个国家里，我们就有了里斯旅馆、帝国旅馆，还有盖比、台利斯和星期日那些报纸。这太无聊了。”吉拉尔德听完这个演说，用了好一会儿才调整过来自己的思绪。

“你想让我们不去住在房子里而去返回自然吗？”他问。“我什么都没有想。人们只是在做他们想做的事——和他们有能力做的事，如果他们也有能力做别的事，那就又会出现新的难题。”

吉拉尔德又开始思索，他并不想惹伯基生气。

“难道你认为矿工的钢琴，正如你所说的，是一种真实的象征，在矿工的生活中那是真实而更高的追求吗？”

“更高的？”伯基大声说，“是的，钢琴的高度简直令人吃惊，这在其它矿工的眼里就显得很高大，从别人的评价中他看到自己的影子，凭着钢琴他就像站在布鲁肯高峰的云雾，显得比他实际的身材高得多，他满意了，他生活就是为了从别人的评价中找到布鲁肯仙境。你也是这样，如果你对人类很重要，那么在心目中你自己也相当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矿上工作的那么努力，如果你能创造出五千顿晚饭的煤碳，就比你为自己做一顿晚饭重要五千倍。”

“我想我是。”吉拉尔德大笑着说。

“你难道不认为，”伯基说，“帮我邻居去吃和自己去吃没什么区别？我吃，你吃，他吃，我们吃，你们吃，他们吃！——又怎么样呢？为什么动词要变化呢？第一人称单数对我就足够了。”“你必须从物质条件开始。”吉拉尔德说。但伯基并不理会他。“我们需要为某种东西而活着，我们不是吃草的小牛，它们不知为什么而活。”吉拉尔德说。

“告诉我，”伯基说，“你为了什么而活着？”吉拉尔德脸上显出困惑。

“我为了什么而活着？”他重复说，“我猜是为了工作、为了生产出些什么而活着，另外，我活在世上是因为我活着。”“那你的工作是什么？每天从地下挖出几千吨的煤，等我们得到所有我们想要的煤、所有好的家具和钢琴，把所有的兔子都炖了，吃了，我们吃饱穿暖了，听

着年轻姑娘弹奏钢琴——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等你顺利地解决了你的物质条件，又怎么样呢？”

吉拉尔德坐在那儿大笑着伯基的话和讥讽的幽默，他也在思索。

“我们还没达到那种地步，”他回答说，“很多人仍在急切等待吃兔子肉和炖兔肉的燃料。”

“所以在你挖煤的时候，我去猎捕兔子。”伯基取笑吉拉尔德说。

“差不多是这样。”吉拉尔德说。

伯基眯着眼看他，他发现他性格好像没有同情心，甚至有一种奇怪的冠冕堂皇的硬心肠，一切为了生产效率的观念使他看似正确。”

“吉拉尔德，”他说，“我不喜欢你。”

“我知道。”吉拉尔德说，“为什么呢？”

伯基不可叵测地思考了一会儿。

“我想知道你是否意识到你自己在恨我，”他最后说，“你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你厌恶我，带有不可思议的怨恨来恨我。有些时候我特别恨你。”

吉拉尔德很惊异，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可能有时候我恨你。”他说，“但我没意识到这个——也就是说从没清醒地意识到。”

“那更糟糕。”伯基说。

火车继续前行。两人之间有一段时间保持沉默，在伯基的脸上有恼怒的表情，他皱着双眉，目光锐利，面色冷峻。吉拉尔德小心地看着他，猜测着对方的心理，因为他搞不懂伯基的意思。伯基忽然气势逼人地盯着对方。

“你认为什么是你生活的目标和追求，吉拉尔德？”他问道。吉拉尔德又大吃了一惊，他搞不清他的朋友到底在指什么？他在取笑呢，还是其它目的。

“现在我说不出。”他带点讽刺地笑道。

“你认为爱是全部和最终的生活目标吗？”伯基直率认真地问。“我自己的生活？”吉拉尔德问。

“是的。”

有一阵真的很困惑的停顿。

“我说不上，”吉拉尔德说，“到现在还不是这样。”“到现在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为我自己认识事物，——增加经验——让事业继续下去。”伯基的眉头皱得象铁疙瘩。

“我发现，”他说，“一个人需要真正纯粹独立的行动——我应该把爱称为一种真正纯粹的独立行动，但我并不真爱某一个人——现在没有。”

“你没有真爱过什么人？”吉拉尔德问。

“爱过也没爱过。”伯基说。

“没有最终的爱情？”吉拉尔德说。

“最终——最终——没有。”伯基说。

吉拉尔德眨着眼睛，带着近乎嘲笑的神色盯着对方的双眼好一会儿。

“我不知道。”他说。

“我知道——我想去爱。”伯基说。

“是吗？”

“是的，我想得到最终的爱情。”“最终的爱情。”吉拉尔德重复说，然后他等了一会儿。“只是一个女人？”他加了一句。傍晚黄色的余晖掠过田野照在伯基的脸上。这张脸绷得很紧，带着一种出神而坚定的神情。吉拉尔德还是搞不懂他话的含义。

“是的，一个女人。”伯基说，

但在吉拉尔德听来，他并不是很自信，而是很固执地坚持。“我不相信只有一个人，没有别的什么，仅仅一个女人就是我生活的一切。”吉拉尔德说。

“难道你和一个女人间的爱情——不就是生活的核心和中心吗？”伯基问。

吉拉尔德眯着眼睛看对方，眼里有一种奇怪而危险的笑容。“我从来没那样感觉过。”他说。

“你没有吗？那么对你，什么是生活的中心呢？”

“我不知道——那正是我想让别人告诉我的，我所认为的就是，生活根本没有中心，它是被社会机体人为地连在一起。”伯基沉思着，好似要解开什么结。

“我知道，”他说，“生活没有中心，目的想法都已死去——什么都不剩。在我看来，还有些什么存在，和女人完美的结合——一种最终的婚姻——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女人，就没有一切？”吉拉尔德说。“是这样，——如果不存在上帝。”

“那我们就很难办了，”吉拉尔德说，他转头望着窗外沐浴在金色中的景物。

伯基禁不住发现他的脸上有一种无所畏惧、满不在乎的神情，那张脸是那么漂亮英俊。

“你认为这是对我们极为不妙的事吗？”伯基说。

“如果我们得靠女人来建立生活，靠一个女人，只一个女人，那我认为可不妙。”吉拉尔德说，“我不相信自己会按这种生活方式来建立生活。”

伯基几乎愤怒地看着他。

“你生来对什么都不相信。”他说。“我只感觉我所能感觉的东西，”吉拉尔德说，又凝视着伯基，那些具有男子汉气质的蓝眼睛几乎露出些讥讽的目光，伯基愤怒地瞪着他。但很快地他又流露出忧虑疑惑的神色，接着又充满热切的柔情和笑容。

“它给了我很大麻烦，吉拉尔德。”他皱着眉头说。“我看得出是这样。”吉拉尔德说，咧嘴笑了笑，显出爽朗直率的气概。

吉拉尔德不知不觉被对方吸引住了，他想接近他，想被他的力量所影响。伯基在某些方面跟他兴趣相投。但对两人的差异他还没有注意到。他感到自己对真理的认识比对方更正确，更经得住考验、更有知识。他的朋友那种变化很快的热情和活力以及激烈精辟的见解让他喜爱，用些华丽的词语进行很快的感情交流让他感到有兴趣，至于那些词语的真正

含义他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因为他自己懂得更多。

伯基知道这些。他知道吉拉尔德对他有好感他却并不认真对待他。这使他变得更冷漠。火车继续奔驰着。他坐在那儿看着地面。似乎吉拉尔德消失了，对他来说，根本不存在。伯基看着地面，看着夜色，在思索着。“唉，如果人类被毁灭了，如果我们的种族像索得咸一样被毁灭，那么这美丽的夜就只剩大地和树木了。我很满意这一切。一切的源泉在于那儿，永不消失。毕竟人类只是未知世界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人类不存在了，那只是表明这种特殊的形式已经完成了使命，已经表现和即将表现的形式并不会因此而少，就在这里，在这个星光璀璨的夜晚，让人类灭亡吧——时间已经到了，新的创造会继续下去，而且肯定继续存在，人类不再是未知世界的喜欢形式了，人类是个僵死的字眼，一种新的形式将以新的面貌出现，让人类尽快灭亡吧。

吉拉尔德的话打断了他的思绪。

“你在伦敦哪儿住？”

伯基抬起头。

“和一个人住在索霍，我付房费的一部分，我随时都可以上那儿去。”

“好主意——好歹总算一个自己的住处。”吉拉尔德说。“是的，但我不太喜欢，在那儿我不能避开我讨厌的人。”“怎么样的人？”

“艺术圈——音乐圈——伦敦艺术家——那些诡计多端、精于算计，一门心思想挣钱的艺术家。但也有几个不错的，在某些方面是体面的，他们是完全厌恶世界的人——也可能只是在表面上厌恶，否定生活——不管怎么说，也是些消极的人。”“他们是些什么人，画家，音乐家？”

“画家、音乐家、作家——食客、模特儿、激进轻年和公开反对传统、没有归属的人。他们往往是大学里的年青人，和那些按她们的话说是依靠自己生活的姑娘们。”

“都很放荡吗？”吉拉尔德说。

伯基看得出他的好奇心已被激起。

“从某些方面讲是这样，从别的方面说，他们还是很有束缚力的，虽然他们会有惊人之举，但总的步调一致。”

他看了看吉拉尔德，发现他的蓝眼睛中充满了好奇的光亮。他发现他太英俊了。吉拉尔德很吸引人。他的脾气似乎多变而易于激动，他的蓝眼睛里放出锐利而冷漠的光。他的形象、他的整体给人一种美感，一种驯顺的感觉。

“我们可以互相见面——我在伦敦要呆两三天。”吉拉尔德说。“是的，”伯基说，“我不想去剧院或音乐厅——你最好来我的公寓。看看你怎么看待哈利戴和他那帮人。”

“谢谢，我会来。”吉拉尔德笑道，“今天晚上你做什么？”“我答应和哈利戴在蓬帕杜尔咖啡馆见面，那不是个好去处，但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这地方在哪儿？”吉拉尔德问。

“皮卡的里广场。”

“哦，是啊——我们可以去那儿吗？”

“可以，你可能会开心的。”

夜幕降临了，火车开过了贝德欧佛。伯基望着那些乡村，有一种绝望的感觉。快到伦敦时，他总是有这种感觉。他对人类的厌恶，对人群的烦心几乎到了积劳成疾的地步。

“宁静的霞光微笑，在遥远遥远——”

他像一个被宣判死刑的人那样自言自语地低声说道。吉拉尔德此刻保持着敏锐的警觉，他极敏捷地向前探出身子，微笑着问道：

“你在说什么？”伯基看了他一眼，然后重复道：

“宁静的霞光微笑，在遥远遥远

草原上成群的羊儿昏昏欲睡——”

吉拉尔德也在观看乡村景色。伯基心里却不知为何感到疲倦和沮丧，他说：

“每当火车快到伦敦时，我总有一种厄运将至的感觉。我感到那么失望。那么绝望，好像是世界末日一样。”

“真的吗？”吉拉尔德说，“那世界末日把你吓坏了吗？”伯基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他说，“它在上空，悬而不落，是比较吓人，但人们给我一种很坏的感觉，糟糕透了。”

吉拉尔德的眼中有一种兴奋的笑意。

“是吗？”他说，他也有些不满地盯着他。

几分钟以后，火车穿过破落的伦敦郊区，车厢里的人都警觉起来，准备赶紧下车。最后他们都到了站台的拱顶下，在这个城市的阴影之中，伯基缩在一起——现在他到家了。

两个男人一起上了一辆出租车。

“你不觉得自己像是在地狱吗？”伯基问。他们坐在飞快行驶的小汽车里，看着那丑陋的大街。

“不。”吉拉尔德笑道。

“这是真正的死亡。”伯基说。

第六章 薄荷奶油

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又在咖啡厅见面，吉拉尔德推门进入一间很宽敞别致的屋子。屋里烟雾很浓，几个喝酒人的头脸在朦胧烟雾中晃来晃去，这些头和脸映入墙上挂着的大镜子里显得更为模糊。但镜里镜外的景象却是一样的，像是蓝雾笼罩的朦胧世界，到处都是影影绰绰、哼叫着的醉鬼。只有椅子上的厚厚的红绒罩让人感到些许愉悦。

吉拉尔德目光警惕，小心谨慎地穿过酒桌和喝酒的人，他们影子一样的脸庞抬起来看他。他似乎感到进入了一个奇特的世界，一个灯烛闪烁的新天地，置身于一群放浪的灵魂之中。他感到痛快、满足，他扫视了一眼那些被灯光照得怪异的脸，然后他看见伯基站起来向地打招呼。

在伯基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姑娘，一头柔软的金发像艺术家那样剪得短短的，活像一位埃及公主，他身材娇小玲珑，皮肤白皙，一双蓝蓝的大眼睛充满了天真。她窈窕娇美，又有几分野性的魅力。吉拉尔德眼前顿然一亮。

伯基显得很静默，恍然没有一丝意识似的，他介绍说她是达林顿小姐。她忽然不情愿似的把手伸出，很大胆的目光直盯着吉拉尔德。这使他坐下时，脸上一阵发热。

服务员出现了。吉拉尔德看了两人杯子一眼，伯基喝得是饮料，达林顿喝得是白酒，杯子里只剩下一点点了。

“你再来一点吗？”

“白兰地。”他说。呷下了最后一滴，放下杯子。服务员走了。“不，”她对伯基说，“他不知道我回来了，他要知道我回来了准吓一跳。”

她说的“R”好象“W”。她的声音听起来含糊不清，像幼儿学语，有点做作，这显示了出她的性格，语调也平平的，叫人乏味。

“那他现在在哪儿？”伯基问。

“他正在斯纳尔格罗吾太太那儿搞一个展览”姑娘说，“沃伦斯也在那儿。”

停了一会儿。

“嗯，那么，”伯基用一种平静关切的口气说，“你打算做些什么？”

姑娘停了一会，她不喜欢这个问题。

“我没打算做什么。”她回答，“明天我可能找份模特工作。”“你去谁那儿？”伯基问。

“我先去本特利那儿。但我知道，他因为我曾逃掉了很生气。”“是从麦当那来的人吗？”

“是的，如果他不想要我，我可以和卡玛森一起工作。”“卡玛森？”

“洛德·卡玛森——他拍照。”

“让你穿着透明的内衣、袒肩——”

“是的，可他是个正派人。”又停了一阵。

“那你拿朱利叶斯怎么办呢？”他问。

“没什么！”她说，“我不再理他了。”

“你完全和他断绝了吗？”她忽然别过脸，没有回答。又一个年轻人匆匆来到桌旁。

“你好、伯基。你好，米纳特。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他急切地

问。

“今天。”

“哈利戴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

“哈哈，风向还没有变，是吧？我来这桌子边你不介意吧？”“我要跟武（鲁）伯特谈谈，你不反对吧？”她回答说，态度冷淡，但又像孩子一样地求着似的。

“坦诚地讲，——为了灵魂，嗯？”年轻人说，“好，再会！”随后很锐利地给伯基了一眼，很快走了，衣服随着来回摆动。这段时间，吉拉尔德被完全忽视了。但他认为这位姑娘的身体就在身旁，他等待着、倾听着，试着想弄清他们在说些什么。“你将到那座房里去住吗？”姑娘问伯基。

“呆三天。”伯基回答，“你呢？”

“我还不知道，无论如何，我还可以去伯莎家。”一阵沉默。忽然，姑娘转向吉拉尔德，用一种十分正式礼貌的语气，显出一副自认地位较低又与对方很亲密的那种不即不离的女人特有的神态，说道：

“你对伦敦很熟悉吗？”

“很难说，”他笑道，“我来过伦敦好多次了。可我从没来过这儿。”

“那么你不是个艺术家？”一种把他作为外人的语调。“不是。”他回答。

“他是一个军人、探险家、工业界的拿破仑。”伯基说，显示吉拉尔德完全有能力进入艺术界。

“你是个军人？”姑娘冷漠地问道，却显出好奇。

“不，几年前我退役了。”吉拉尔德说。

“他参加过上次世界大战。”伯基说。

“是真的吗？”姑娘问。

“然后他到亚马逊河去探险，”伯基说，“现在，他在经营煤矿。”女孩用一种强烈的好奇目光看着他。听到对自己的描述，他笑了起来，显出充满了男性力量的自豪。他目光锐利的蓝眼睛随着笑声熠熠生辉，通红的脸膛，配上一头金发，神采飞扬，踌躇满志。这使她为之心动。

“你准备呆多久？”她问他。

“一两天吧。”他回答说，“当然并不急着离开。”

她还是紧紧地盯着他的脸。那双充满新奇的眼睛使他激动，他敏感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吸引力，他兴奋地感到自己充满了好似能释放出电流一样的力量，而且他感到她的黑色的火辣辣的眼睛在盯着他，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火辣辣地大睁着，毫不掩饰，在上面闪烁一层飘忽迷离的神采，一层变幻流动的模糊的薄膜，像油浮在水面。燥热的咖啡厅里，她没戴帽子、只穿一件宽松的无领上衣，脖子上扎着一条饰带，这衣服是用优质的桃色中国丝绒制作的，厚实而柔软地套在她娇嫩的脖子和手腕上，朴素完美，使她显得格外漂亮。匀滑柔软的金发从两侧披垂在肩上，端庄娇嫩的脸庞，优雅的线条，使人心怡，式样简单但色彩多样的罩衫套在纤巧的肩上，衬出她柔皙的脖子。她显得静美，几乎像是不存在。然而她的态度又是矜持而机警的。

她迷住了吉拉尔德。他觉得自己对她产生了一种巨大的使她欣喜若

狂的制约力，一种本能的近乎残酷的爱，她是一个牺牲品，他感到她就在他的控制之中。但他却显出十足的绅士风度，然而一股膨胀的情欲的电流传遍了他的全身，一旦这电流迸发出来，他会将她整个儿毁掉。但她却好似无事似的坐在那里等待着。

他们又闲聊了一会儿。伯基忽然说：“朱利叶斯来了。”他抬了抬身子，跟刚来的人招呼。姑娘以一种又似奇怪又似厌恶的样子扭头看来人，没有动身子。吉拉尔德看她黑色美丽的头发在耳边摆动。他感到姑娘很投入地看着来人，于是他也扫了他一眼，他看到一个灰暗健壮的年轻人的身影笨重地走来。他的又黑又长的头发从黑帽子下露出来，脸上带着一种天真温柔却没有生气的微笑。他走近伯基，一连串地说欢迎。

走到跟前，他才发现了姑娘，脸色发青地后退了几步，嚷道，“米纳特，你在这儿干什么？”咖啡馆里的人听到他的叫声，忽然全像动物似地抬起头来看，哈利戴脚下像生了根一样站在那儿，一丝傻乎乎的笑掠过他脸上。而姑娘只是冷冰冰地瞪着他，眼里却有着不可捉摸的目光，一股什么都知道但又无可奈何的神情。她在他的控制之中。

“你为什么回来了？”哈利戴用一样的高音声嘶力竭地嚷道，“我让你别回来的。”

姑娘没有回答，却依然严厉、冰冷地直盯着他。哈利戴斜倚在一张桌子上，缩着身子站着，好像那样安全些。

“来，坐下，你知道吗？是你让她回来的。”伯基对他说。“不，我没让她回来，我告诉过她不要回来。米纳特，你回来干嘛？”

“不关你的事。”她用很重的语气生气地说。

“你到底回来干什么？”哈利戴怪怪地尖叫道。

“她回来因为她喜欢，”伯基说，“你到底坐不坐下。”“不，我是不会和她坐在一起的。”哈利戴大声叫道。“我一点都不会伤害你，你不必害怕。”她粗暴地说，不过声音中有一种不能让他伤害的味道。哈利戴走过来在桌旁坐下，把手放在胸口，嘴里叫道：

“噢，你真把我吓了一大跳！米纳特，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干这种事，你为什么回来？”

“与你无关！”她重复说。

“刚才你已经这样说过！”他尖着嗓子叫。

米纳特转身背朝他面向吉拉尔德，他双眼溢光，有一种不易发现的快乐。

“你是不是十分害怕野蛮人？”她用一种冷静、平直、像孩子般的声音问。

“不，从来不害怕，总起来讲，他们对人没有害处——他们生性并不残忍，用不着害怕他们，知道吗？你可以对付得了。”“真的？他们不是很凶残吗？”

“一般这样认为，实际上，真正残忍的东西不多，无论人还是动物都不是那么危险可怕的。”

“兽群除外。”伯基打断说。

“真是这样吗？”他说，“我以前以为野蛮人都很危险，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他们就会把你杀了。”

“是吗？”他笑道，“那你太高估他们了，他们跟平常人一样，当

你认识他们后，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噢，也就是说，做一个探险家也不必特别勇猛过人才行。”“对，探险家主要对付困难，而不是恐惧。”

“噢，你从没有害怕过吗？”

“我一生中吗？我不知道。是的，我怕某些东西——怕被别人关起来、锁起来——或被捆起来。”

她两眼一直盯着他，用天真的目光扫视他。他的心被她所牵动。但他的表情却很平静。是姑娘让他进行了一番自我表现、一番出自内心的、发自骨髓的表现。他心里高兴极了。她想知道，她的目光好象穿进了他赤裸的肌体。吉拉尔德感到他已揪住了她的心，似乎命里注定他们要联系在一起。不仅她要认识他，而且要深入了解他。想到这儿，他心里一阵狂喜，同时，他也相信，她肯定会在他的怀抱中任他摆弄，而她却无知得像奴隶一样。她两眼紧紧地盯着他，似乎魂都被他带走了。她并不是对他的话有兴趣，而是被他的自我表现、他这个人吸引住了。她想了解他的秘密和他作为男人的滋味。

吉拉尔德脸上无意识地露出神秘的笑容，透出兴奋的光亮。他坐在那儿，两只胳膊放在桌上，双手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它向米纳特伸过去。这双手尤其凶险，带有野性的味道，但又非常光匀，引人注目。这使她神魂颠倒，但她心里却很清楚，她不想坠入情网，不想为他而着迷。

又有几个人到桌旁来和伯基、哈利戴说话，吉拉尔德便一个人低声问米纳特：“你从哪儿回来的。”

“乡下。”米纳特低声回答，但却很清晰。她的脸紧绷着，两眼时不时地扫哈利戴一眼，然后闪出光芒。那位漂亮但神情沮丧的年轻人没理她。他真有些怕她。好一阵子，米纳特都不理会吉拉尔德，看起来他还没能完全征服她。

“那跟哈利戴有什么关系？”他小声问，她没有回答，几秒钟后，她才不情愿地说：

“他迫使我和他同居，现在却想把我甩掉了，还不让我跟别人好，他要我隐居乡下，再后来又嫌我拖累他，说他甩不掉我了。”“连自己想什么都不知道。”吉拉尔德说。

“他没脑筋，所以不知道。”她说，“他是在等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他从来不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他完全像个三岁小孩。”

吉拉尔德盯着哈利戴脸上看了一阵子，那是一张温柔却无性感的脸。他脸上的柔嫩有些吸引人，有种温顺柔和的特点，一个女人可以没有怨言地投入其中。

“可你没有完全受他的统治对吗？”吉拉尔德问。

“你知道每当我我不想和他住时，他就逼我。”她答道，“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跑来。你从没见过那么多眼泪，说什么我不回去他就受不了了，说什么他再也不会离开了，他会永远陪着我了。他总是这样逼我回去，每次都这样。现在我快生孩子了，他却给我一百镑让我到乡下去，那样他就不必见到我，也不会听到我的消息了，可我不会那么做，除非——”

吉拉尔德脸上的神色很奇怪。

“你准备要孩子吧？”他不相信地问。她的身子看着像是不可能，她还那么年轻，那样子与有孩子的女人简直不沾边。她的目光落在吉尔德的脸上，那双朦胧的蓝眼睛露出狡黠的闪动着邪恶但又不屈不挠的目光。吉拉尔德的心里悄悄地燃起一团火焰。

“是的，”她说，“是不是很可耻？”

“你不要这个孩子吗？”他问。

“我不要。”她语气坚定地回答。

“但是——”他说，“你知道这件事有了多长时间了？”“十个星期。”她说。

她的目光一直都在他身上。他默不说话，思考着什么，然后他非常冷静地换了个话题，以很和蔼的口气说：

“这儿有什么吃的，有什么你喜欢吃的？”

“有，我喜欢吃牡蛎。”

“好的。”他说，“我们就要牡蛎吧。”他朝服务员招手。哈利戴开始没注意，等一只小盘子放在了米纳特眼前他才注意到，猛然叫起来：

“米纳特，在喝白兰地时不可以吃牡蛎的。”

“和你有什么关系？”她问。

“没关系，没关系。”他嚷，“可是喝白兰地时不能吃牡蛎。”“我现在又没喝白兰地，”她回答，一扬手把剩下的白兰地泼在他脸上。他怪叫一声。米纳特只是坐在那儿看，好像什么事都没有。

“米纳特，为什么这样做？”他惊愕地叫。他给吉拉尔德留的印象是他很怕米纳特，但他又喜欢这种怕，似乎在享受着自己对她的怕和恨，在真正的惊讶中尽情享受乐趣。在吉拉尔德的眼中他是一个奇怪而有趣的傻瓜。

“可是，米纳特”另一个男人说，声音细小而急促，带有贵族的腔调，“你说过不伤害他。”

“我并没有伤害他。”她回答。

“那你要喝什么？”年轻人问。他脸色黑红、皮肤光润，浑身充满活力。

“我不喜欢黑啤，马克西姆。”她回答。

“那你是要香槟了”对方俯身在她耳边绅士风度地说。吉拉尔德忽然意识到这是在对他暗示。

“我们来点香槟怎么样？”他笑着问。

“好的，要淡点的。”她用孩子般的声音说。

吉拉尔德看她吃牡蛎。她很娇气，对吃的东西很挑剔。她有漂亮的手指。指尖看起来很灵敏，能很灵巧地把吃的东西挑出来。她既吃得仔细，姿势又很雅观。他觉得看她吃是一种享受。伯基却显得很不安。他们都喝的是香槟。这几个人中似乎只有马克西姆显得平静、清醒，他是个皮肤光洁、满脸柔情、头发油亮、衣服干净整洁的俄国青年。伯基脸色灰白、表情呆滞，神色很不自然。吉拉尔德却一直都在微笑，眼里闪着明亮的高兴、冷静。他的身子略靠向米纳特，仿佛要保护她。她漂亮温柔，宛如尽情怒放的雪莲。现在，因为喝了酒，又受了男人激动情绪的影响，她双颊红润，有些忘我了。哈利戴却傻乎乎的，一杯酒就能使他醉倒。他格格地傻笑不停，身上充满了一种亲切热烈的气息。其实他

也有吸引人的一面。

“除了蟑螂我什么都不怕。”米纳特忽然抬起头，睁着两眼注视吉拉尔德，眼中深藏一种无形的火焰。吉拉尔德神气十足地放声大笑，米纳特孩子似的声音让他恢复了平静。她用热烈迷离的眼光凝视着吉拉尔德，完全忘记了过去的朋友。这双眼睛，给了吉拉尔德某种许诺。

“我不怕，”她说，“我不怕别的，除了蟑螂——呸！”她全身一阵痉挛，仿佛一提到蟑螂就受不了。

“你是说，”吉拉尔德正喝在兴头上，他想问个明白，“害怕见到蟑螂，还是怕它咬你，或它对你有害？”

“蟑螂能咬人？”姑娘叫道。

“真恶心。”哈利戴嚷道。

“我不清楚。”吉拉尔德回答说。他向四周看了看，“蟑螂是否会咬人这无关紧要。你是害怕它们咬你，还是从内心反感它们？”姑娘稚气的眼神一直未离开他的身体。

“噢，它们太残忍了，太可怕了。”她叫着，“一见到它们，我就浑身起疙瘩。如果有一只蟑螂爬到我身上，我就会死——一定会死的。”

“我希望不会。”年轻的俄国人说。

“我想不会，马克西姆。”她断定说。

“实际上，蟑螂不会爬到你身上的。”吉拉尔德意会地笑着说，奇怪的是他能理解姑娘的意思。

“这只是在内心反感它，就像吉拉尔德说的一样。”伯基说。接着是一阵让人不安的沉默。

“你不怕别的吗？米纳特。”俄国青年又是那样细声急促又有风度地问。

“不全是。”她说，“有些东西我也怕，但不是一种怕。我不怕血。”

“不怕血！”一个青年讥讽地说。他脸色苍白，皮肤粗糙。他刚来到桌边。在喝威士忌。

米纳特很生气，恶狠狠地用轻蔑厌恶的目光瞥了他一眼。“你真是怕血吗？”那人又纠缠道，一种嘲讽的味道。“是的，我不怕。”她反击道。

“那你见过血吗？大概只是在牙医的痰盂中见过吧？”年轻人又嘲讽说。“我没和你说话。”她轻视地说。

“你可以回答我，对吧？”他说。

但米纳特忽然抓起小刀刺向他灰白粗糙的手，作为一种回答，他猛地跳起来，带出一句粗话。

“瞧你那德性！”米纳特轻蔑地说。

“你他妈的！”年轻人说，他身上靠在桌子上，双眼朝下恶狠狠地瞪着她。

“住口。”吉拉尔德本能地急忙喝住他。

年轻人站在那儿看着米纳特，眼睛里尽是嘲弄和蔑视。但他苍白而粗糙的脸上却露出惧怯和不自然的表情。

血从他手上流出来。

“啊，太可怕了，拿开！”哈利戴怪叫一声，脸色发青，头扭向了一边。

“你，你不舒服吗？”那个好嘲弄人的年轻人问道，你是不是不舒服，朱利叶斯？伙计，没事。别让她自以为干了件了不起的事，——不能让她太高兴，伙计——她就想要这个。”“哦。”哈利戴又怪叫一声。

“马克西姆，他要吐。”米纳特警告说。那个和蔼的俄国人站起来扶着哈利戴走了。伯基面色苍白，没有注意他，他在旁边看着，好象有些不高兴。那个好讥讽的年轻人挨了一刀也走了，尽管手上的血还在不停地淌着，他却在人们面前显出毫不在乎的样子。

“他纯粹是个胆小鬼，真的。”米纳特对吉拉尔德说，“他对朱利叶斯很有影响力。”

“他是谁？”吉拉尔德问。

“一个犹太人，真的，我受不了他这种人。”

“朱利叶斯是你听到见到的最胆小的一个，”她大声说，“只要我拿起刀，他就会吓昏过去，他太怕我了。”

“哼！”吉拉尔德说。

“他们都很怕我，”她说，“只有那个犹太人想显显自己的勇气。可他是他们中最胆小的，真的，因为他怕人们说他——朱利叶斯并不在乎这些。”

“他倒是挺勇敢的。”吉拉尔德温和地说。

米纳特看着他，慢慢地露出些笑容，脸上泛起了动人的红润，同时又露出了老练的自信，两个清澈的瞳孔闪着光芒。“他们为什么叫你米纳特？因为你像一只猫吗？”他问她。“我想是这样。”她说。

他脸上有了更多的笑容。

“你更像一只年幼的雌豹。”

“天！吉拉尔德。”伯基厌恶地说。

他们都不安地看着伯基。

“你今晚一直沉默，鲁伯特？”因为有吉拉尔德在支持她，她有些傲气地对伯基说。

哈利戴又回来了，一副可怜的神态。

“米纳特，”他说，“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干出这种事了，噢！”他哼着，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你还是回家吧。”米纳特对他说。“我会回家的，”他说道，“不过，你们大家都一起来吧。”他对吉拉尔德说：“你到我的公寓来吧，你来的话，我会很高兴的，去吧，会很热闹的。”他看了一下四周想找服务员。“叫辆出租车。”说完又哼起来，“噢，我太难受了。米纳特，都是你把我搞成这样！”“‘谁让你是个白痴！哼’，可恶！你们大家都来吧，会很热闹，米纳特，你得来。什么？噢，你必须来，是的，一定。什么？噢，我亲爱的，别闹了。我真的感到很难受。荷——噢——”“你知道你不能喝酒。”她冷冰冰地对他说。

“告诉你这不是因为喝酒，而是你那恶心的行为，米纳特，没别的原因，哦，可恶。利比德涅柯夫，我们快走吧。”“他只喝了一杯——仅仅一杯！”俄国青年传出快速低沉的声音。

他们都向门口走去。姑娘的身子向吉拉尔德靠了靠，像是要和他并肩离开。吉拉尔德注意到了，心中有一种愉悦和满足感。因为他动，也带动了她的动，他的意志在控制她的行动，而她就在他的意志控制之下。

轻轻地难以察觉地自然地走着。

他们五个挤上了一辆出租车。哈利戴第一个摇摇晃晃地走上去，跌坐在一边靠窗的位子上，然后米纳特也上了车。吉拉尔德则坐在她身旁。他们听到俄国青年在给司机交待。就这样他们都紧挨着挤在黑暗的车中，成了一团。哈利戴呻吟着，把头伸出窗外。他们感到汽车在疾驰，发出闷人的声音。

米纳特坐在吉拉尔德身边，她变得十分柔软，好像是在把自己很微妙地浸渗到吉拉尔德的身体里，给他输入强烈的电流。她整个的生命像一股磁力很大的黑流注入了他全身的血管里，然后又汇聚到他的脊背，形成了一个恐怖的力量源泉。与此同时她又漫不经心地和伯基、马克西姆说话，声音很尖，但又冷漠。而她与吉拉尔德之间并没有语言的交流，只是在黑暗中用这股黑流在沟通。然后，她摸到他的手，把它紧紧攥在自己的小手中。车里很黑，她这赤裸的举动使吉拉尔德热血沸腾，涌向大脑，使他难以自抑。而她的声音银铃一般地响着，带着一股嘲弄的味道。她的头猛地一转时，她浓密的头发正好扫过吉拉尔德的脸，使吉拉尔德的每根神经像通了电一样。但他背部那力量强大的泉流依然被稳稳地控制着，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

他们来到一条街上。街旁的房子很静。车子拐上一条花园小路。

一个黑人男仆打开门欢迎他们。吉拉尔德吃惊地看着他，怀疑他是个绅士，可能是从牛津来的东方人。可是他错了，那只是个男仆。

“沏茶，海森。”哈利戴说。

“有我的房间吗？”伯基问。

对他们的问话，那人只是笑笑，含糊地嘟囔一句。这使吉拉尔德不敢肯定。因为他身材颀长而沉默，俨然是个绅士。

“你的仆人是谁？”他问哈利戴，“他看起来挺入时。”

“噢，对——因为他穿别人的衣服。他根本不是什么追时髦的人。我们在路边把他捡来时，他都快要饿死了。我把他带到这儿，另一个人给他衣服穿。他不像看上去的那样——他唯一的优点就是不会讲英语，也听不懂英语，所以他一点都不碍事。”“他很脏。”俄国青年补了一句。

一会儿，那人又出现在门口。

“什么事？”哈利戴问。

那人嘟囔了一句，“想和主人说句话。”

吉拉尔德好奇地看着所发生的一切。站在门口的那人模样还可以，眉清目秀，举止稳重，看上去比较高雅，有些贵族气。可是他是个半野蛮的人，就知道傻笑。哈利戴跟到走廊上和他说话。“什么？”他们听见他的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再说一遍，什么？要钱，要更多的钱，可你要钱干什么？”接着是那个阿拉伯人模糊的回答。然后，哈利戴又出现在屋子里在傻笑。“他说他要买内衣。谁能借给我一先令，噢，十分感谢，一先令，可以买到他要的所有内衣了。”他接过吉拉尔德手里的钱，又回到走廊上，他们听见他说，“你不能再要钱了，昨天我已经给你三先令六便士。不许再要了，赶紧去端茶。”

吉拉尔德看了看房间的四周。这是一间普通的伦敦式起居室。房子租来的时候，显然就有家具。虽然放得有些乱，却很舒服。房子里还有

一些塑像和木雕，是从太平洋地区弄来的，怪模怪样而犹人心扉。那些土著人的雕像看起来很像胎儿，有一尊雕像是一个裸体女子，她的坐姿很奇怪，表情痛苦，腹部鼓起。俄国青年解释说她在生产。她的双手紧抓住脖子上的一根带子，一手抓一头，好来减轻痛苦，把孩子生下来。女人那张奇怪、麻木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脸让吉拉尔德想到了胎儿。不过，它倒很精致，表现了不可思议的肉体的巨大痛苦。

“这些东西是不是太淫秽了。”他有异议地说。

“我不知道，”对方马上低声说，“我从不知道淫秽是指什么。我认为这些雕塑挺好的。”

吉拉尔德移开视线，屋子里还有两张未来派风格的画，一架钢琴，所有这一切，包括一些在伦敦城的出租房子里常见的大众化家具，使房子里的摆设满满当当的。

米纳特已脱下帽子和外衣，坐在了沙发上，表面上她很自在，实际上她心里很不平静，甚至她不清楚自己到底在什么位置。此时，与她最亲近的要算是吉拉尔德。但她并不知道在场的男人们心里怎么想。她思考着应该怎样对待这个局面。她下决心要自己尝试一下。已经十一点了，她不能再犹豫了。她像要参加一场战斗，两颊激动得绯红，两眼露出坚定的目光。

仆人端着茶和一瓶库梅尔酒（一种香草制成的酒）进来，把托盘放在了沙发前的茶几上。

“米纳特，”哈利戴说，“倒茶。”

她没动。

“你不想倒？”哈利戴重复说，一种很惊讶紧张的样子。“我今天回来和以前不一样了。”她说，“我来是因为大家要我来，而不是因为你。”

“我亲爱的米纳特，你知道你自己是主人。我并不要你做别的事，只要你为了自己的方便来使用这套房子——你知道的，我已和你说过好多次。”

她没回答，但是闷闷地伸手去拿茶壶。大家便围在一起喝茶。看着米纳特极力的控制自己静静地坐在那儿的样子，吉拉尔德能感觉到他们俩间的那股感情的电流，他有如此强烈感觉，这使他身上又有了新的冲动，但米纳特沉默的无动于衷的表情让他发了难。他怎么去接近她呢？他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他深信她已经抓住了他们之间的那股电流，他的疑惑只是表面现象，新的冲动盖过了旧的顾虑。这时要干就得一头干下去，管不了干的是怎么了。

伯基站起来，快一点了。

“我要去睡觉了，”他说，“吉拉尔德，明天早晨我会给你的住处打电话，或者你打给我。”

“好。”吉拉尔德说，伯基出去了。

等他走了以后，哈利戴用兴奋的声音对吉拉尔德说：

“我说，你不愿住在这儿吗——嗯，在这儿吧。”

“你没法让每个人都住下。”吉拉尔德说。

“噢，我有办法，完全有——除了我的床以外，另外还有三张床——这儿经常有人住——我总是让他们住下——我喜欢屋子里住满了

人。”

“可现在只剩两个房间了。”米纳特冷漠敌对地说，“鲁伯特还住在这儿。”

“我知道只有两个房间。”哈利戴扯着古怪的嗓门嚷道，“那有什么，还有画室——”

他傻笑着，口气热烈而坚定。

“朱利叶斯可以和我合住一间。”俄国青年清晰谨慎的声音说。哈利戴和他在伊顿公学的时候就是朋友。

“我无所谓。”吉拉尔德站起身，胳膊向后展了展，伸了个懒腰，然后又走过去看那儿的一张画。他的四肢由于那股电流而膨胀，脊背像老虎似的紧绷着，蕴藏着激情和自豪。

米纳特站起身，朝哈利戴狠狠瞪了一眼，目光凶狠、严厉。可这年轻人却露出了高兴的笑容，然后她冷冷地向大家道完晚安，出了房间。

此时，没有人说话。一会儿，他们听到关门声。马克西姆很弱的声音说道：“一切都解决了。”

他颇有趣味地看了吉拉尔德一眼，默默点点头，又说，“一切都解决了，你就这样吧。”

吉拉尔德看着那张光滑红润漂亮的脸和那双奇妙的意味深长的眼睛。这个俄国青年的声音是那样细微优美，好像一直在空气中回响。

“我就这样了。”吉拉尔德说。

“是的，是的，你就这样。”俄国人说。

哈利戴继续在笑，什么也没说。

突然，米纳特又出现在门口。她的孩子似的脸上怒气冲冲，似乎要报复的样子。

“我知道你们想找我的岔子。”她冷漠响亮的声音传过来，“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你们怎么找我的岔子！”

她转身又走了。她身上穿着一件松松的紫绸睡衣，腰上系着一条带子。她看上去那么娇小、柔弱、孩子气，让人见怜。可她眼中的神色，让吉拉尔德看一眼就感到自己的身体湮没在肉欲的黑流中，他不禁打了个冷颤。

大家又点上烟，闲聊了起来。

第七章 图腾

早晨，吉拉尔德很晚才起来。他睡得很好。米纳特还在睡着。她的睡姿很孩子气也很让人怜爱。她那娇小的身体蜷作一团，毫无防范。这年轻人身上又激起了一阵未被满足的欲火，一阵贪婪和强烈的遗憾。他又看了看她，不过把她弄醒太残忍了。他强压自己的欲火离开了。

听到起居室里哈利戴和利比德涅柯夫的声音，他便走到门前看了看。他身披一件有紫晶褶边的漂亮的蓝色丝绸外衣。让他吃惊的是，他看见两个年轻人一丝不挂地坐在火炉旁，哈利戴抬起头来，很兴奋的样子。

“早上好，”他说，“噢——你们要毛巾吗？”接着他赤裸着走进大厅，那个奇特的白色身躯穿行在无声的家具中。他拿回毛巾后，又蜷缩在原来的位置。

“你想不想试一下让火烘烤全身的感觉？”他说。

“这的确感觉不错。”吉拉尔德说。

“人们如果能在不用穿衣服的温度下生活一定是太妙了。”哈利戴说。

“是啊”，吉拉尔德说，“如果没有那些叮人、咬人的东西就更好了。”

“是有些遗憾。”马克西姆说。

吉拉尔德有些厌恶地看了看他，这个金色皮肤、赤裸裸的、令人羞耻的人性动物。哈利戴不一样，他有一种深沉、颓唐、忧郁的美、黝黑而结实，像别塔画中的基督一样，没有一点兽性的特征，只有深沉忧郁的美。吉拉尔德也注意到哈利戴有一双美丽的眼睛，褐色的双眸闪着迷惘而热烈的目光，露出几丝忧郁。火焰映在他笨拙的弓着的肩上，他蜷缩着身子懒懒地坐在火炉围栏上。他的脸昂着，显得虚弱，有些不振作，但还不失动人之处。“当然，”马克西姆说，“你去过热带国家，那儿的人都光着身子来回走。”

“噢，真的吗？”哈利戴惊呼道，“什么地方？”

“南美洲——亚马逊河一带吧。”吉拉尔德说。

“噢，多棒啊，这是最想做的一件事——每天不穿衣服地生活。要是我能那么做，不就太值得活了。”

“为什么呢？”吉拉尔德说，“我认为都是一样的。”“噢，这是最美妙的事，我相信，生活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会是完全不同的，非常美好。”

“为什么？”吉拉尔德问，“为什么会这样？”

“噢，人们应该去感受事物，不仅仅是用眼睛，我会去感受迎面而来的空气，感受到我摸过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看着，我相信生活是因为太间接才乱套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听、不能感受、也不能理解、只能看，我敢说那肯定要乱了。”

“是的，的确是这样，没错。”俄国人说。

吉拉尔德瞥了他一眼，然后察看他的身体。他金色的身体上长满了植物根须似的黑毛，他的胳膊腿却像光滑的树干似的，他很健壮结实。但他却不知为什么给人一种羞耻感、厌恶感？为什么吉拉尔德对他的形象很厌

恶呢？一个人的能力就只有这些吗？太没有灵感了，吉拉尔德思考着。

伯基突然出现在门口，他身着白色睡衣，头发湿湿的，胳膊上搭了一条毛巾。他站得较远，身子白净，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你们要用的话，现在盥洗室空着。”他对大家说完便要走，吉拉尔德这时把他叫住。

“哎，鲁伯特。”

“什么事？”挺立的白色身影又在房间里出现。

“你觉得那雕像如何？我想知道你的看法。”吉拉尔德问道。伯基白白的身影慢慢地向那座分娩中的原始妇女雕像走去，像个幽灵一样。她那赤裸隆起的身體、蜷曲成一种奇特的姿势，双手紧抓着胸前的带子。“这是艺术！”伯基说。

“非常美，太美了！”俄国人说。

他们全都凑上去看。吉拉尔德观察着这些人。俄国人是金黄色的，像根水草；哈利戴个子高大，带有很强的病态美。伯基在仔细观察女人雕像，他身子白净，却很难形容出他的神态，出于一种很奇怪的喜悦，吉拉尔德抬眼把目光落在雕像脸上，他的心缩了一下。

他对观察原始女人灰白的脸感到些兴趣，它阴沉而紧张，肉体的痛苦使她神情缥缈，这是一张特别可怕的脸，既茫然又憔悴。他似乎从她身上看到了米纳特。他和她的相识是场梦。“为什么是艺术？”吉拉尔德问，带着些吃惊和恼怒。“它展示了完美的真理，”伯基说，“它包含了那种情况下的全部真理，无论你怎么感觉。”

“但不能称之为高雅的艺术。”吉拉尔德说。

“高雅！有着数百世纪的历史在这个雕像的背后，这是一种很鲜明的高层文化。”

“什么文化？”吉拉尔德反对说。他讨厌这种野蛮的东西。“感知方面的文化，身体感知方面的文化。完全的、真正的肉感，并没有理念、完全是肉欲，它的肉欲感强烈得不可比拟。”但吉拉尔德对此有反感。他想保留一些幻觉的空间，想着那种身体有遮盖的东西。“你喜欢相反的东西，鲁伯特，”他说，“那些令人作呕的东西。”

“噢，我知道。这无所谓。”伯基边说边走开了。

吉拉尔德洗过澡回房间时，带上了他的衣服。他很保守，像现在这种寻找快乐的时候，他感到的愤怒却超过了乐趣。所以他把蓝丝绸的睡衣搭在胳膊上很快回到房间里。可心里依然感到不舒服。

米纳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她圆溜溜的蓝眼睛像两个小死水坑，阴森可怕。他只能看到她深不可测的死水坑似的眼睛，也许她受过苦。当他感到她还没有成熟就受苦、受折磨的时候，他们心中又充满了激情。这是一种很强烈的怜悯，一种近乎残忍的激情。

“你醒了？”他对她说。

“几点了？”她的声音很弱。

她好像在不断地往后退，他越往前走，她就越往后退，无法拦阻。她的神情就像一个未成年被糟蹋的奴隶一样。这激起了他的欲念。他的神经因此而在颤抖。这奴隶的命运不就是以后继续遭受蹂躏吗？总之他的意志是唯一，她只能听从他的意志。微妙而让人心痛的激情使他全身颤抖，接着他意识到，他必须离开她，他们必须干脆地分

开。

一顿很普通很平静的早餐。四个男人洗完澡后都显得很干净。吉拉尔德和俄国人在外表举止上既端庄又得体。伯基则一脸病态，他试着像吉拉尔德和马克西姆一样穿着得体，可未能实现。哈利戴穿着一套呢衣服和一件绿丝绒衬衣，打一条很相宜的领带。阿拉伯人拿来很多烤面包。他看起来和昨晚一样，还不说话。

吃完早饭后，米纳特出现了。她穿一件丝绸睡袍，系着亮闪闪的腰带。她有些恢复，但还很沉默，没有精神，谁和她说话似乎都是在折磨她。她的脸很像个精致的小面具、凶巴巴的、掩饰着她不想忍受的痛苦。这时已近中午，吉拉尔德站起来要去忙自己的事，能离开，他很高兴，不过，还是要与他们相见的，晚上他还会回来，他们要一起吃饭，而且他们还在音乐厅订了位子。只有伯基一个人不去。

晚上很晚他们才回来，喝得满面通红。那个总要在晚上十点到十二点之间消失的阿拉伯人——又端着茶水悄悄的走进来，他弓着腰，把茶盘放在桌上，笨乎乎的，像一头豹子。他的表情始终一样，很有种贵族味道，脸上皮肤灰暗，年轻漂亮。可伯基见了却反胃，认为这种灰暗代表腐败，带着这种不可思议的贵族神情的愚蠢的，令人作呕的。

他们又热烈而兴奋地谈开了。但他们的关系很不牢靠。伯基变得很愤怒，哈利戴则对吉拉尔德恨之入骨，米纳特像一把闪着光的刀，哈利戴在尽力讨她的高兴，而她的目的，根本是在让哈利戴听她的，把他控制在自己手中。

到了上午，他们又四处走动奔波。不过吉拉尔德觉察到每人对他都有种敌对情绪。他却上了劲，他要与这种敌意对抗。他硬是不走，多呆了两天。可到了第四天晚上，他和哈利戴争吵了一场。在咖啡馆，哈利戴无中生有并恶狠狠地和他说了一顿。吉拉尔德正要向哈利戴脸上揍去，心中忽然有一种厌恶感，便轻蔑地离开了，只有哈利戴在傻乎乎为自己庆祝胜利。米纳特对此毫无表情，没有反应。马克西姆躲得远远的，伯基不在，他已经离开了伦敦。

吉拉尔德心里很不舒坦，因为他一分钱没给米纳特留就走了。其实他并不知道她是否需要钱，不过、给她十镑，她可能会高兴些，他也会觉得欣慰。现在，他感到很尴尬。他一边走，一边咬嘴唇，想用下唇去碰碰剪得很短的胡须。他知道米纳特离开了他只会很高兴。她已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哈利戴，她想完全占有他，然后她就嫁给他，她就想这样，她已下决心要嫁给哈利戴，她再也不想听到别人提起吉拉尔德，除非她遇到了困难，因为吉拉尔德毕竟是她说的男子汉，而其他如哈利戴、利比德涅柯夫、伯基所有这些所谓艺术家只是半个男子汉。不过她只能对付半男子汉，和他们在一起她感到自信，而她却对付不了像吉拉尔德这样的男子汉。

她仍尊敬吉拉尔德，她真心尊敬他。她已经想法搞到了他的住址，这样遇到困难时，她就会请求他的帮助。她知道他想给她钱，或许在不可避免的灾难中，她会写信向他寻求帮助。

第八章 布雷多利

布雷多利宅位于德比郡，是座乔治王朝时代的建筑，里面有古希腊科林斯式的圆形柱子，它位于平缓翠绿的山丘之间，与克伦福相距不远。宅前有一块草坪和一些树木，下面是空旷寂静的公园，还有一个个小鱼塘。宅后树立着几个马棚和一个被遮掩着的大菜园。菜园后是茂密的树林。这儿非常幽静，离公路有十二英里，后面对着德文特山谷，远离了喧嚣。金色的石灰墙在树丛中闪现，显得很安静、孤独，它从上方一直俯视着公园。最近，赫米奥恩在这儿住了好些日子。她离开伦敦和牛津来到僻静的乡村。她父亲大多时间不在家里，远在国外。她有时单独在家接待几位经常来访的客人。有时候她单身的哥哥来陪伴她。他是英国议会的自由党议员，议会休会时，他就过来。他好像总是在布雷多利出入，但他极忠于职守。

夏天刚到。欧秀拉和古德兰第二次到赫米奥恩家造访。车子驶进了公园，她们向斜坡望去，看到寂静的鱼塘和屋前的圆柱，房子就在绿葱葱的山顶上，几个人影在绿草地上晃动。穿着淡紫和黄色衣服的女士们正朝大雪松下走去。

“这儿不是很美吗？”古德兰说，“就像印出来的古画一样，没有任何毛病。”她口气中带有种气愤，好似不情愿被之吸引，而需要违心欣赏一样。

“你喜欢这儿吗？”欧秀拉问。

“我不喜欢，但就它本身而言，它很完美。”

汽车很快下坡又上坡，绕几绕到了侧门。一个女人走出来，赫米奥恩跟在后面，她昂着脸，双手伸向姐妹俩，用好似唱歌的声音说：

“你们来了，——见到你们真高兴——”她吻了一下古德兰，“——一见到你真高兴——”她又亲了亲欧秀拉，手臂还搂着她：“很累了吧。”

“一点也不。”欧秀拉说。

“你累吗？古德兰。”

“一点也不，谢谢你。”古德兰回答。

“不——”赫米奥恩拉长声说。她站在那儿端详她们，她觉得姐妹俩中，古德兰更美丽动人，而欧秀拉则显得丰满、更有女人味。她比较喜欢古德兰的礼服——绿色的丝绸、带有墨绿和棕色相间的条纹，外面罩一件宽松衫。她头上戴一顶淡绿色的草帽，颜色像新晒的干草，帽子上有一根黑黄相间的打皱褶的装饰带子。深绿的袜子，黑色的鞋子。这身打扮非常协调，既显得时髦，又有个性。欧秀拉一身浑蓝色打扮，也挺好看，但显得一般。赫米奥恩穿一件深紫色的丝绸衬衫，戴一串珊瑚色的珠子。长袜也是珊瑚色的，但她的衣服既脏又旧，甚至可以说龌龊。

“你们现在一定想看看自己的房间吧，好，我们先上楼。”当欧秀拉可以一个人独处在房间中时，她高兴坏了。赫米奥恩在她身边站得太久了，使她感到很紧张。她站得很近，几乎把她整个身子都倾压过来，让人又尴尬又压抑。她似乎有些碍事。中午饭是在草坪上的大树下吃的。又黑又粗的树枝低垂着，几乎触摸到草坪。在场的有一位娇小入时的意大利姑娘、一位年轻的好像运动员的布雷德利小姐、一位知识渊博、消瘦的五十多岁的从男爵，他说话总是很有趣，老是开心的放声大笑，声音刺

耳。还有一位是鲁伯特·伯基，再就是女秘书马兹小姐，年轻、美貌，身材漂亮。

饭菜非常好吃，这是件好事。古德兰这个爱挑剔的人都直赞赏。欧秀拉很喜欢眼前的情景，一张白色的桌子摆在雪松旁边，明丽的阳光，新鲜的空气，抬眼就可以看到树木茂密的公园。远处一群鹿在静静地吃草。周围似乎包了一层魔圈，它把现在圈在外面，而把赏心悦目的珍贵的古代树木、小鹿和这静谧的环境围在圈内，让人觉得恍若梦中。

但她情绪上并不快乐，那嘟嘟囔囔的讲话，速度像机关枪扫射似的，满口的名言警句。虽然有时开玩笑、逗乐，想把谈话搞得轻松些，这反而使气氛更加做作。她净在挑毛病、讲大道理。与其把这种谈话比作小溪流，还不如比作喧闹的运河更恰当。

这种做作太让人费神、太令人厌倦。只有年纪较大的社会科学家看起来很快活，因为他的大脑僵硬而没有生命力。伯基格外沮丧。赫米奥恩好几次想取笑他，而且想让他当众出丑，让人吃惊的是她似乎居然成功了，而他似乎无力反击，看上去显得十分渺小。欧秀拉和古德兰很不习惯这种场面。她们俩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只是听赫米奥恩慢慢地像唱歌似地口吐狂言，或听乔舒亚男爵说俏皮话、听马兹小姐唠唠叨叨，再就是听另外两个女人点头称是。

吃完午饭，咖啡端到草坪上来了。大家都起来离开座位，坐在周围的躺椅里，有的在太阳底下，有的在树荫里。马兹小姐告辞进屋去了。赫米奥恩拿起了她的刺绣，伯爵夫人拿书在看。布雷德利小姐正在编织草袋。在这个初夏的下午，他们都在草坪上一边干活一边聊些需要动脑子的话题。忽然大家听到汽车刹车和熄火的声音。

“那是萨尔舍！”赫米奥恩用她缓慢的唱腔说，然后她放下活，慢慢站起来，又慢慢吞吞走过草坪，绕过灌木丛消失了。

“他是谁？”古德兰问。

“罗迪斯先生——罗迪斯小姐的哥哥——我想，大概是他。”乔舒亚男爵答道。

“萨尔舍，是的，是她哥哥！”小个子伯爵夫人说，她的英语喉音很重，她目光离开书本，抬起头来似乎提供一点信息。

他们等待着。不一会儿，就看见亚历山大·罗迪斯高大的身躯绕过树丛风度潇洒地走过来。就如梅瑞狄斯书上一个心中总记着迪斯雷莉的主人公一样，他待人和善，一来就招呼客人。这种十分自然的客套是他专门学来应付赫米奥恩的朋友的，他刚从伦敦开完议会会议回来。于是草坪上就有了些下议院的气氛。内政部长这样讲了些话；他，罗迪斯又对某事有那样的看法，并且对首相也如此说了一通。赫米奥恩和吉拉尔德·克瑞奇从树丛那边过来。吉拉尔德、克瑞奇是和亚历山大一起来的。吉拉尔德和众人一一见面的时候，赫米奥恩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然后她把他带走了，说明他现在是赫米奥恩的贵客。

内阁中早就出现了分裂，因为出现了不利的舆论，教育部长已经辞职。这样就引出了关于教育的话题。

“当然”，赫米奥恩昂起头说，好像一个狂热的演说家。“除了知识本身的快乐和美妙之外，不可能有什么理由或借口去兴办教育。”她似乎下意识地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职业教育不是为教育而教

育的终止。”

吉拉尔德听到这个话题立刻兴奋地很想加入。

“不必要。”他说，“难道教育不是很像体操训练吗？难道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产生训练有素、生气勃勃、精力旺盛的头脑吗？”

“它正像体育锻炼能让人体格健壮一样可以使人应付一切。”布雷德利小姐赞同地叫道。古德兰默默地看着她，内心产生一阵厌恶。

“得啦，”赫米奥恩低声嘟囔道，“我对此一无所知。对我来讲，知识所带来的快乐是太强烈太美妙了。——对我来说，活到现在，还没有什么事能比知识重要呢——没有，我肯定——没有任何事情。”

“什么知识，举个例子，赫米奥恩？”亚历山大问。

赫米奥恩抬起头，吱吾地说道：

“嗯，我不很清楚……不过，有一个例子是关于星星。在我真正地懂得一些星星的知识以后，这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自由自在。”

伯基很生气地看着她。

“你要自由自在地做什么？”他嘲弄地问道，“你又不要什么自由自在。”

赫米奥恩很生气地闭上了嘴。

“是的，人的确会有一种无边无际的感觉，”吉拉尔德说，“就像爬上山顶看到了太平洋一样。”

“静静地站在达连山的山顶上。”意大利女孩抬起头低声说道。“并不一定偏要站在达连山上。”吉拉尔德说。欧秀拉笑了。赫米奥恩等到谈话的间隙，平静地说，“的确，为了幸福和自由，学习知识是生活中最了不起的事情。”

“当然，知识就是自由。”马瑟森说道。

“那只是在受过压缩后的药片中的自由。”伯基说道，同时看着从男爵那瘦小干瘪的身。古德兰马上看到这位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很像个扁玻璃瓶，装有被压缩的自由的药片。她觉得很高兴。乔舒亚男爵被贴上标签以后，在她的脑中永远保留了。“这是什么意思，鲁伯特？”赫米奥恩冷冷地说道。“严格说，你从过去的事情中总结出知识，”他回答，“这就像把夏天的自由倒入酒中贮藏起来一样。”

“难道你只能掌握过去的知识吗？”从男爵锐利地提出，“举个例子，你难道能把万有引力定律作为过去的知识吗？”“是的。”伯基说。

突然那个意大利姑娘尖叫起来：“我的书上有件很妙的事，说有个人到门口把他的眼睛扔到街上。”

大家都笑了。布雷德利走过去从伯爵夫人的肩膀后朝书上看。“看！”伯爵夫人说。

“巴扎罗夫走到门口，匆匆地把他的眼睛扔到了街上。”她读了一遍。

人们又一次大笑起来，其中笑得最厉害的是从男爵，他的笑声像石头滚动一样轰轰直响。

“这是什么书？”亚历山大问。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娇小的身躯清晰地传来几个字。她还翻了下面封面认定一下。

“一本美国旧版书。”伯基说。

“哈——对——是从法语翻译过来的。”亚历山大用悦耳的声音说，“Bazarov ouvra la porte et jeta les yeux dans rue。”他很得意地看了看同伴。“我不明白译文中为什么有‘匆匆’这个词。”欧秀拉问。大家对此开始猜测。

不一会儿，让大家吃惊的是看见仆人匆匆地端来一个大茶盘。下午就很快过去了。

喝过茶，他们聚在一起准备去散步。

“你们想不想去散步？”赫米奥恩一个个地问他们，大家都同意，心里却感到像犯人被聚在一起去放风。只有伯基拒绝了。“你去散步吗，鲁伯特？”

“不，赫米奥恩。”

“真的？”

“当然真的。”犹豫了一会儿。

“为什么不呢？”赫米奥恩又像唱歌似地问道，她不禁特别恼火，连这么一件小事都不能如她的愿。她本来想让所有的人和她一起去公园散步。

“因为我不喜欢在一大群人中间挤来挤去。”他说。她在嗓子里咕哝了一句，然后用一种平静古怪的声调说，“既然这个小朋友不愿去，我们就留他一个人在这儿吧。”她奚落他时，一脸得意，可她的话更使他坚持不去。她快走了两步跟上同伴，只是回身向他挥了挥手绢，一边格格笑着不停地用唱腔说：

“再见，再见，小朋友。”

“再见，不知羞耻的母夜叉。”他自语道。

他们都进了公园。赫米奥恩想让他们看看斜坡上的野生的黄水仙。

“来这儿，到这儿来。”她时不时地用唱腔慢慢地说，于是大家都朝她那儿去。黄水仙很漂亮，可谁也没有心情去赏花。欧秀拉板着脸，浑身不自在，她很讨厌这气氛。古德兰的眼光中带着讥讽，很客观地观察，默默地记着这儿的一切。他们都在看羞怯的小鹿。赫米奥恩在跟小鹿说话，好像它也像小孩一样需要她的哄弄和抚爱。它是雄性的，所以她必须在它身上施展一下威力。他们沿着小池塘往回走。赫米奥恩在告诉他们两只雄天鹅为争一只雌天鹅打架的事。她一边笑，一边说那只败了的天鹅怎么在沙滩上把头掩埋在翅膀里。

他们回家时，赫米奥恩站在草坪上，像唱歌一样地喊，声音尖细古怪，传得很远。

“鲁伯特，鲁伯特！”第一个音节又响又慢，第二个音节调子往下滑，“鲁——鲁——伯特。”

没人回答，一个女仆出来了。

“艾莉丝，伯基先生在哪儿？”赫米奥恩温和地、似乎不经意地问道，但是在这不经意的声音中却蕴含着一种多么执著、几乎狂热的意念啊！

“我想他可能在房间里，小姐。”

“是吗？”

赫米奥恩慢慢地上了楼，唱着歌似地一路用尖细的声音喊，“鲁——伯——特！鲁——伯——特。”

她到房间外，敲了敲门叫道“鲁伯特。”

“我在这里。”他终于回答道。

“你在干什么？”口气温和、好奇。

没回答。一会儿，他开了门。

“我们已经回来了。”赫米奥恩说，“黄水仙简直太美了。”“是的，我见过了。”

她缓缓地长久地盯着他，脸上毫无表情。

“是吗？”她重复道，眼睛仍然注视着他。这种冲突给了她极大的刺激。因为原来他像一个忧郁的孩子，没有依靠，在她的布雷德利才得到保护，但她内心里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分化，她对他有一种潜意识的强烈憎恨。

“你刚才在干什么？”她又问了一遍，语气温和而冷漠。他没回答，她便不自禁地走进了房间。

他曾从房间里拿出了一张中国画，画上是一群天鹅，刚才正在临摹，技艺娴熟而且画得很逼真。

“你在把这幅画临摹下来啊？”她站在桌边低头看他的画，“哎，你画得太漂亮了，你很喜欢这幅画，是吗？”

“这幅画很美。”他说。

“是吗？我很高兴你能喜欢它。因为好长时间以来，我就特别喜欢这幅画，这是中国大使送给我的。”

“我知道。”他说。

“可你为什么还要临摹呢？”她漫不经心地用唱歌的声调问道，“为什么不搞些新的创作呢？”

“我想了解这幅画。”他回答说，“通过这幅画来了解中国，比读书要有用的多。”

“那你了解到了什么？”

她忽然一阵激动，她似乎要突然用手抓住了他，要掏出了他的全部秘密，她一定要知道。她有一种可怕的专横的脾气，就是想了解他所知道的一切。这是她的心病。他沉默了好一阵儿，他十分讨厌回答她的问话，后来出于被迫，他才开始说道：“我知道了他们生活的根源是什么？——知道了他们的所思所感——在冷冰冰的水中和淤泥中，鹅身上那种沸腾，让人兴奋的生命力——那奇特灼热的血像一把火种（一种在淤泥中冷冷燃烧的火焰）一样，点燃了他们自己的血液——这就是荷花的秘密。”赫米奥恩目光扫过自己狭窄苍白的脸颊，斜视他。她的眼睛奇怪而昏暗，在耷拉的眼皮下显得郁闷，她那瘦小的胸脯神经质地起伏着。而他却很可恨地直直地盯着她注视。她身上发生了一种奇特的有病似的痉挛。她转过脸去，好象要呕吐，她似乎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垮。因为她的脑子已无法听他所说的什么了，好像尽管她全力防范，他仍然切中了她的要害，以恶劣、奇妙的力量把她摧垮。

“是的，”她说，仿佛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是的！”她忍住了脾气，试着恢复过来。但她做不到。她有些糊涂了，失去了重心，她即使用上全部的精力也无法恢复过来，她正在承受着可怕的精神崩溃，在无情的淤泥中消陷。他站在那儿毫无表情地看着她，她迷迷糊糊地走出房间，脸色发白，内心痛苦，像个幽灵，或是被幽灵缠身的病人。她像

一个没有灵魂没有形体的尸首一样消失了。他还是那么不通人性地一味报复。

赫米奥恩出来吃饭时，模样古怪，神情郁闷，眼神阴沉，充满阴影，像墓穴中阴森的寒光。她换了一件绿色硬领锦缎旧礼服，十分紧身，使她看上去可怕吓人。在客厅昏暗的灯光下，她直直地坐在桌前的蜡烛旁，似乎是一种权力的代表，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气派。她带着迷糊的神色听着、观察着。

在表面上，这个晚餐气氛非常愉快，场面豪华。除了伯基和乔舒亚、马瑟森以外，每个人都穿了礼服。娇小的意大利伯爵夫人，穿着橙黄黑三色条绒的针织礼服。古德兰穿的是鲜绿别致的网织礼服，欧秀拉穿身黄礼服，还戴着银白色的面纱。布雷德利小姐穿的是灰白、紫红、乌黑的套色礼服，马兹小姐穿的是浅蓝色礼服。看到蜡烛映得四周五彩缤纷，赫米奥恩忽然兴奋地颤抖起来，她意识到谈话还在不停地进行。乔舒亚谈得最热烈。她时而听到人们格格的笑声和叽叽喳喳的说话声。看着这些耀眼的色彩、白色的桌子和桌上桌下的光影，她好像很满足，如痴如醉，高兴得全身颤抖。不过她看上去有病，像个死人一样几乎没有参与他们的谈话。但她却在一字不差地听着，这些谈话也属于她。

他们好像一大家子里的人，很随便，也不注意礼节就进了客厅。马兹小姐递上了咖啡。大家有的抽起纸烟，有的吸陶制的长烟斗，吸烟斗的再给一包烟丝。

“你们抽烟吗——纸烟还是烟斗？”德国小姐悦耳的声音传来。大家都围成了一个圈。乔舒亚爵士一种十八世纪的打扮。吉拉尔德年轻英俊，有地道的英国绅士风度。亚历山大很帅，他是个民主派，头脑清晰。赫米奥恩形象很怪，像个身材很好的卡珊德拉。女士们衣着五彩缤纷，吸着白色的长烟管，像是服从谁的命令一样在大理石壁炉前围坐成半圆形。

谈话大都是关于政治和社会问题，极为有趣，净是些无政府主义的奇谈怪论。房间里似乎正聚集着一股有着摧毁性的巨大力量，所有的一切都被丢在炉子里。在欧秀拉看来，他们都是巫师，在炉子里沸腾。大伙谈得兴高采烈，很为满足。但这种谈话使新来的人精疲力竭，它是一股残酷的精神压力。这种伤神、耗人的巨大的心理压力来自乔舒亚、赫米奥恩和伯基，它压抑着别人。

但赫米奥恩感到很难受，一种恐惧的恶心渐渐地漫上心头。谈话中有时的间断，好像是她下意识的全能的意愿将之止住了一样。“萨尔舍，你不弹支曲子吗？”赫米奥恩说。她干脆打断了大家的谈话，“有没有人要跳舞？古德兰，你来跳好吗？我希望你别推辞。佩斯特拉，你也跳好吗？还有你，欧秀拉。”赫米奥恩站起来，慢慢取下挂在壁炉上绣有金丝的布带，拿在手上。过了一会儿，又突然把它放下来。她看上去像个失去意识的女祭司，表情恍惚。

一个仆人走来，一会儿又抱来一堆丝绸长袍、披肩和手套，它们差不多都产于东方，是赫米奥恩对漂亮华丽的服装的喜爱而逐渐收攒的。

“三位女士一起跳吧！”她说。

“跳什么舞？”亚历山大赶忙起身问。

“就跳《城堡的少女》吧！”伯爵夫人马上说。

“ 没意思。 ” 欧秀拉说。

“ 《麦克白》里的三个女巫。 ” 马兹小姐及时地提出了一个建议。最后大家决定演舞剧。由欧秀拉演内奥米、古德兰演鲁思，伯爵夫人演奥普。大家还提议按鲍佛诺娃和尼金斯基的俄国芭蕾舞风格编一段芭蕾舞。

伯爵夫人第一个准备好了。亚历山大到了钢琴前，中间留出了一块空间。奥普身着东方式的漂亮衣服，开始慢慢跳起她丈夫去世后的那段舞。然后鲁思出场，两个人黯然泪下，接着是内奥米出来安慰她们，这是个哑剧，女士们用手势和动作来表达感情。此剧有一刻钟长。

欧秀拉演内奥米很成功。她所有的男人都死了，只剩下她孤单一人，但她没有屈服，保持自主，不寻求任何帮助。有同性恋倾向的鲁思爱上了她。奥普是个富于生气，感情强烈，深不可测的寡妇。她想重新回到以前的生活，再过一遍。女士们演得很像，而且让人生畏。很奇怪，古德兰竟会那么强烈地不顾一切地依恋欧秀拉，一边却又露出阴险的奸笑。欧秀拉除了默默地接受这些之外，无力为自己或对方奉献出更多的东西，只能不顾一切而坚强地把她的痛苦置之度外。

赫米奥恩喜欢观察，她能看出伯爵夫人迅速猛烈的激情象融一样，能看出古德兰对她姐姐扮演的女人强烈而奸诈的依恋，以及欧秀拉所处的环境危险而无可奈何，好像被压垮了，无法挣脱出来。

“ 太美了！ ” 大家喊道。但这使赫米奥恩心碎，她明白有些事情是她所无法了解的。她一边喝彩，一边要她们再来一个。在她的要求下，伯爵夫人和伯基带着讥讽的笑容跳了马尔伯鲁克舞。

古德兰对内奥米不顾一切的依赖让吉拉尔德很激动。这个女人的本性、她内心那种不顾一切、玩世不恭的态度打动了他的心。他忘不了古德兰那激昂的、心甘情愿的缠绵和不顾一切又玩世不恭的行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伯基则像一个寄生蟹一样从洞穴里窥探，发现欧秀拉备受折磨，无所依靠，她感情强烈、有着危险的力量，好像一个奇怪的没有意识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雌性花蕊。他不自觉地被她吸引住了，她就是他的将来。

亚历山大弹了一些匈牙利舞曲，音乐十分美妙，大家受了感染都翩翩起舞。吉拉尔德非常兴奋地发现自己也在跳，在向古德兰移动，他的脚虽然在跳着华尔兹和三步，但他觉得他已冲破了一切束缚，任凭他的四肢和全身在激烈翻动。他并不知道怎样跳让人发笑的抽筋舞，但他知道怎么开始。伯基摆脱了其它人自顾自地跳了快步舞，这时他才感到真正的快乐。而赫米奥恩对他这种不管别人的自己快乐十分恼恨。

“ 现在我知道了 ” 伯爵夫人注视着自个儿享受着跳舞乐趣的伯基，兴奋地叫着， “ 伯基先生是个不可捉摸的人。 ”

“ 他不是人，他背叛了我们，不是和我们一起的。 ” 赫米奥恩的脑中突然闪过这个念头。而让她完全屈服于他，那是令人心碎的事情。因为他和她不一样，他有力量逃避生存，他经常变化，他不是个男子汉，不够个男子汉。这种对他的恨让她绝望。她垮了，完全崩溃了。她像具死尸一样在完全崩溃，除了对她身心的解体让她有一种恶心以外，她对什么事情都没有知觉。

屋子里住满了人。吉拉尔德被安排在较小的一个房间里，实

实际上是个化妆室，隔壁是伯基的房间。楼梯上灯光昏暗，女人们上楼时都要举蜡烛。赫米奥恩叫住了欧秀拉，把她带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想和她聊天。这个卧室宽敞却陌生，欧秀拉感到很紧张，好像赫米奥恩要向她进攻似的，她的样子十分可怕，像个孩子似的露出恳求的目光。她们先是翻看了那些美而有肉感的印度丝绸衬衣，这些衬衫在色彩和式样上都是低级的。赫米奥恩走到眼前，心里很痛苦，欧秀拉有一会儿惊恐地不知道该干什么。有一阵子赫米奥恩看到了对方脸上惊恐的神色。她的内心又崩溃了。欧秀拉拿着一件给十四岁小公主做的丝衬衣，红蓝两色配在一起很鲜艳，声音木讷地说：“真漂亮——不知谁居然把这两种鲜艳的颜色搭配在一起。”

赫米奥恩的仆人悄悄走来。欧秀拉趁机逃走了。她内心十分恐慌，强烈的冲动使她已没有了自制力。

伯基直接走到床前，他心情十分好，身体有点疲倦，跳完舞他感到很高兴。吉拉尔德想跟他聊天，他身着礼服。等伯基躺到床上后，便坐在他的床边，坚持说要聊聊天。

“这两位布兰哥温小姐是什么人？”吉拉尔德问。

“她们住在贝德欧弗。”

“在贝德欧弗。那她们是什么人？”

“中学老师。”

一阵沉默。

“老师！”吉拉尔德终于喊了出来，“我还以为我以前见过她们呢。”

“你失望了？”

“失望？不——不过赫米奥恩怎么请她们来这儿呢？”“她在伦敦认识古德兰——那个黑头发的年轻姑娘——她是个美术家——搞雕塑和制作模型。”

“那她不是中学老师——另一个才是吧？”

“两个都是——古德兰是美术老师，欧秀拉是普通老师。”“她们父亲是干什么的？”

“几所学校的手工艺指导老师。”

“原来是这样。”“阶级障碍很快就会消除的嘛。”

对方带着嘲弄口气的话使吉拉尔德感到不安。

“她们的父亲是几所学校的手工艺指导老师？可这关我什么事！”

伯基笑了。吉拉尔德看到他的脸歪在枕头上，带着一种痛苦冷漠的表情。他更不想走了。

“我想他再也不会经常见到古德兰了。她是一只不安分的小鸟，她这一个星期就要走了。”伯基说。

“她去哪儿？”

“伦敦、巴黎、罗马——天知道。我一直猜测她要跑到远远的大马士革或旧金山去。她是一只极乐鸟，谁知道她到贝德欧弗干什么？事情总是和人们期望的不一样，好象梦一样。”吉拉尔德思索了一阵子。

“你怎么这么了解她？”他问。

“我在伦敦那些怪人中认识了她。”他答道，“她知道米纳特、利比德涅哥夫等人——不过她与他们没有私人往来，她并不是他们那种人——在某方面讲，她更传统化。我认识她有两年了。”“她除了教书还

有外快吗？”吉拉尔德问。

“有点，但不经常。她可以卖出一些小模型。她还小有名气吧。”

“多少钱一个？”

“有一畿尼的，也有十几畿尼的。”

“那些东西做得如何？都是些什么？”

“我觉得它们有时候做得很精致。在赫米奥恩房间里的那两只鹌鹑就是她的作品——你见过——是木雕的，而且上了漆。”“我原以为那是件什么粗俗的木雕呢。”

“不，她的可不是，它们就是这样——动物和小鸟，有时候是一些穿普通衣服的奇特的小人像，刻好后的样子很奇妙，它们包含一种无意识，微妙而滑稽的感觉。”

“有一天她会成为著名的美术家吗？”吉拉尔德若有所思地说。“可能，但我认为她不想这样，因为如果有别的什么东西吸引了她，她就会放弃了美术，她内心里的矛盾是她从事美术的障碍——她不会太认真的，她觉得她可能会献身于美术，其实不然——她一直提醒自己不能陷入太深，这也是我对她这类人不能忍受的地方。顺便问问你，我离开你们后，米纳特怎么样，我没有任何消息。”

“哦，不太是个滋味。哈利戴让人讨厌，在一次该死的争吵中我强压着性子才没有扑过去揍他。”

伯基沉默不说话。

“当然，”他说，“朱利叶斯有些不正常，一方面他是个宗教狂，另一方面他又沉迷色欲。他有时候是上帝纯洁的仆人，给耶稣洗脚的仆人，有时却画亵渎耶稣的画——一正一反，在这两极之间没有别的。他的确不太正常。他需要有一朵纯洁的百合花，正有一位有着波提切利式脸蛋的姑娘，另一方面，他又不能缺少米纳特，让她来玷污自己。”

“这我可明白了。”吉拉尔德说，“他爱她又不爱她。”“又爱又不爱。她是妓女与他通奸，地道的妓女。而且他很渴望把自己投向她的怀抱，然后他抓起身又呼唤着百合花纯洁的名字，呼唤着那个有娃娃脸的女孩。他就是这样到处享乐。还是那句话——在正直与邪恶之间再没有别的什么。”

“我不知道。”吉拉尔德停了一会儿说。他竟然用这么难听的话来说她。“她给我的印象让人讨厌。”

“但我原以为你喜欢她呢。”伯基说，“我很喜欢她。在个人问题上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事实。”

“我是喜欢她，不过只是那么几天。”吉拉尔德说，“但如果和她呆上一星期我就会反胃。这些女人的皮肤有一种特殊的气味，让你到最后都没法形容那种恶心——尽管刚开始你喜欢这种味道。”“我知道。”伯基说。然后他又很厌烦地加了一句：“去睡吧，吉拉尔德天晓得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吉拉尔德看了看表，终于从床上站起来，回他的房间去了。但几分钟以后，他身穿衬衣又回来了。

“有件事，”他说着又坐在床上，“我同那帮人吵了一架，就分开了，我还没有来得及给她点什么。”“钱吗？”伯基说，“她可以从哈利戴和其它人那里得到钱的，如果她想要的话。”

“可是，”吉拉尔德说，“我宁愿当时付清我所应付的钱，了结这笔帐。”

“她根本不在乎。”

“是的，也许她不在乎，可总让人觉得把这笔帐结掉要比留着它舒服得多。”

“你这样觉得吗？”他注视着吉拉尔德那衬衣下面搁在床沿上的雪白的腿。这两条大腿，皮肤白皙，肌肉发达，丰满结实，特别漂亮。可这两条腿又使伯基产生爱怜之心，仿佛它们最小的孩子的大腿一样。

“我认为还是结了这笔帐好。”吉拉尔德咕哝地重复说。“怎么做都无所谓。”伯基说。

“你总是说无所谓。”吉拉尔德的神情也好像是拿不主意。他低头凝视着对方的脸。

“都无所谓。”伯基说。

“可她并不卑贱，真的——”

“该是谁的是谁的。”伯基扭过头去。他认为吉拉尔德只是在找话说，“去睡吧，我太累了——太晚了。”他又说。“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什么比较严重？”吉拉尔德眼盯着对方问，等待着他的回答。但伯基把脸转了过去。

“那好，睡觉吧。”吉拉尔德说，亲热地拍了拍伯基的肩膀，然后离开。

第二天早晨醒来，吉拉尔德听到伯基那儿有走动，便叫道，“我还是认为该给米纳特一些钱。”

“哦，上帝！”伯基说，“别太认真了，只要你喜欢，就在你自己心里把这笔帐结了吧，因为你感到似乎良心上过不去。”“你怎么知道我心里觉得愧疚和不安呢？”

“我了解你。”

吉拉尔德思考了一阵子。

“你知道，我认为付给米纳特这类人钱是不会错的。”“对于情妇最正确的方法就是看着她们，对妻子最正确的方法就是和她们一起生活。”伯基说。

“没有必要为这件事而恼怒。”吉拉尔德说。

“我觉得挺讨厌的。我对你的过错根本不感兴趣。”“你是否感兴趣，我也不在乎——只是我有兴趣。”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女仆已经来过了，并已经打好了水，拉开了窗帘。伯基坐在床上，懒散而愉快地望着窗外的花园，一片幽绿且无人迹。那种旧式的浪漫的园子。他在想，过去的事物是多么可爱、多么真切、多么具体，噢，这么美的过去，这房子是多么光彩照人又多么宁静。在这平静中已沉睡了几个世纪。然而这美丽的静物又是怎样一个骗局和陷阱。布雷德利是怎样一个可怕的死牢！这里的宁静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禁闭。但是它还是比那些卑鄙的现代人之间的相互诋毁好得多。如果人能按照自己的设想来创造未来——一展生活中的真实与纯真，那该多好，他心里不停地这样喊着。

“我真不明白你到底想让我对什么感兴趣！”楼下的房间里传来吉拉尔德的声音，“既不是米纳特那类人，又不是对煤矿。”“你可以随便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吉拉尔德，只是我自己没法对那些东西感兴趣。”

伯基说。

“那么我该做些什么？”吉拉尔德的声音传过来。

“随你便。我又该做什么？”

沉默中伯基知道吉拉尔德在思考这个问题。

“要是我知道就好了。”传来吉拉尔德那和善的回答。“你知道。”伯基说，“你的一部分需要米纳特，只有米纳特，而你的另一部分，又需要矿工和你的生意，只有生意。这样，你已经四分五裂了——”

“我的另外的部分还需要很多别的。”吉拉尔德用奇特的平静而又真挚的声音说。

“那是什么？”伯基感到惊讶。

“那正是我想让你告诉我的。”吉拉尔德说。

又是一阵沉默。

“我无法告诉你。我自己尚且不知我的出路所在，何况你的。你也许可以结婚。”伯基说。

“跟谁——米纳特吗？”吉拉尔德问。

“也许。”伯基说着站起来走向窗户。

“那应该是你的对症良药。”吉拉尔德说，“但是你的病已经够重了。为什么你自己不试试呢？”

“我是病了”伯基说，“但我会好起来的。”

“通过婚姻？”

“是的。”伯基固执地答道。

“噢，不，”吉拉尔德马上说，“不、不、不，我的老兄。”他们之间又是一阵沉默，带着一股敌意的紧张。他们之间总是保持着一段距离、一层隔阂。他们俩从来都不想受对方的限制。但又总有一条奇怪的心灵纽带将两人连在一起。

“女性的救世主。”吉拉尔德带着嘲讽的口吻说。

“为什么不呢？”伯基说。

“完全不合情理。”吉拉尔德说，“如果那方法有用的话，你将同谁结婚？”

“一个女人。”伯基说。

“很好。”吉拉尔德答道。

伯基和吉拉尔德最后下楼吃早餐。赫米奥恩希望每个人早到。她对她的岁月快要过去而感到痛苦。她觉得她浪费了生活。她似乎要扼住时间的喉咙，把它们留住。她面色苍白而可怖，好象被大家甩在了后面。但她还是有力量，她的意志有种神奇的渗透力。随着两个年轻人的出现，空气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她仰起脸，用她那奇怪的唱歌似的声音说道：

“早上好！昨晚睡得好吗！——我很高兴。”

然后就转过头去，不再理他们。伯基太了解她了。他知道她这样做无非是要显出她不重视他的存在。

“您想要什么，就自个儿从餐柜里拿吧。”亚历山大说道，声音里也轻微地带着些不快，“我希望东西还没凉。噢，不会！鲁伯特，你不介意把采暖炉的火关掉吧？谢谢。”

当赫米奥恩冷淡的时候，亚历山大也改用命令的语气。显然他是从她那里传染的。伯基坐下来，看着桌子。经过多年的交往，他对这房子

中的一切太熟悉了，太了解了！这房间、这气氛！但现在他对这一切厌烦透了。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是那样地熟悉赫米奥恩。她直直地坐在那里，沉思着，却显得那么可怕、那么强有力。他对她的了解几近一种疯狂，在这种情况下，让他相信自己没有发疯都是不可能的，也很难相信他不是处在某个埃及法老的陵墓里，是那些死了多年的死尸中的一个。他太了解乔舒亚、马瑟森了。他扯着嗓子迭迭不休地讲个没完，而且话中总是包含很强的知识性，总是很有意思。但不管它们多么新颖多么机智，他所讲的都是些司令见惯的事物。主人亚历山大是个现代人，他很随和，不轻易表露。马兹小姐只是适当的时候说两句精辟的话。那个娇小的意大利伯爵夫人观察着每一个人，像个在等待时机的黄鼠狼，她只是冷静客观地观察着、从中寻找快乐，而自己却从不参言。布雷德利小姐神态忧郁、恭谨、因为赫米奥总是冷落歧视她，拿她开心，因而大家都看不起她——这是令人感到熟悉的一切，就像已经开局的一盘棋，总是这么几个棋子儿，什么王后、骑士、士兵，和几百年前完全一样，虽然棋子可以变幻着走，但玩法是被大家所熟知。总这么下棋，就要让人发疯、累死。

吉拉尔德看样子十分高兴，这种棋法正如他意。古德兰呢，用她那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又露出敌对的眼神。她既被吸引，又感厌恶，欧秀拉则脸露吃惊，似乎受了伤而不感到疼痛。

然后伯基站起来，走了出去。

“见鬼吧！”他禁不住自语道。

赫米奥恩虽然并不很理解他在想什么，但对他的动作很熟悉，她抬起忧伤的眼睛看着他离去。他的走好象一股浪潮，突然而神秘地摧垮了她的身心，只有她那不可战胜的意志没有动摇。她坐在那里思索着，嘴里不知在嘟哝些什么。然而黑暗已经笼罩了她。她好象一艘下沉的船，快要沉没，因为她在黑暗中遇了难。但她那不可战胜的意志机械在支撑着她，让她还保持着那种意志控制着的活动。

“今天早晨我们去游泳，你们说怎么样？”她忽然看着所有的人说道。

“太棒了！”乔舒亚说，“今天天气多好啊！”

“嘿，太妙了。”马兹小姐说。

“好，我们去游泳。”意大利女人说。

“可我没有游泳衣。”吉拉尔德说。

“穿我的吧。”亚历山大说，“我必须去教堂朗诵圣经、他们在等着我。”

“你是基督教徒吧？”意大利伯爵夫人忽然有兴趣地问。“不是，”亚历山大说，“我不是，但我认为应该遵守原有的风俗。”

“这都是些好的风俗。”马兹小姐用优雅的声音说道。“哦，的确是这样。”布雷德利小姐大声说道。

一群人慢悠悠地来到草坪上。这是一个阳光普照的初夏的上午，这时各种活动开始像人们的记忆一样慢慢展开。教堂的钟声在不远处动听地回荡，天空万里无云，异常晴朗。远处的白天鹅像睡莲一样漂浮在水面上，美丽的孔雀欢快地走出树荫来到灿烂的阳光下。

人们也禁不住想沉醉于这完美的境界。

“再见，”亚历山大喊了一声，愉快地挥了挥手套，消失在树丛后到教堂去了。

“现在，”赫米奥恩说，“大家都去游泳吗？”

“我不想去。”欧秀拉说。

“你不想去吗？”赫米奥恩上下打量她一番。

“是的，我不想游泳。”欧秀拉说。

“我也不去。”古德兰说。

“我没有游泳衣，该怎么办？”吉拉尔德问。

“我不知道。”赫米奥恩笑了，声音古怪而开心，“一条围巾可以吗？——一条大围巾？”

“行！”吉拉尔德说。

“那么快点来吧！”赫米奥恩又用唱腔说道。

第一个跑出来的是那个娇小的意大利女人，她好似只猫，两条白白的腿闪闪发亮地向前跑动着。她的头上扎着一块金丝绢，向前伸着。她轻巧地出了院门，穿过草地，到了水边，站在那儿就像一尊用象牙和青铜雕铸的小雕像。她拿下毛巾看着那些吃惊的天鹅，它们刚从水中钻出来。跟着跑出来的是布雷德利小姐，她的泳衣是深蓝色的，像一朵轻柔的大梅花。接着是吉拉尔德，一条红色丝绸围巾围在他的腰间，胳膊上搭着一条毛巾。看起来他想要在阳光下显示一下自己，悠然地走来走去，还时不时地大笑。他裸露的身子白而强壮。再下一个是乔舒亚爵士，他披着外套，最后一个赫米奥恩，她身着紫色丝绸披风，迈着大步，挺着身子，用一种很优雅的姿势走过来，她头上的丝带白紫相间。她的身材挺拔修长，大腿雪白而漂亮。当她迈着矫健的步伐向前走时，披风抖了起来，人们从她那儿体会出一种静穆之美。她悠然严肃的穿过草坪到了水边。整个动作的感觉好似在回忆起什么似的。

在通向山谷的梯田上有三个池塘，在太阳底下显得宽阔、美丽、清澈。池水冲出一堵很小的石墙，没过一些小石砾，水珠落在下一个池塘的表面。天鹅已经游过去，到了对岸。一股股清香从芦苇那边散发过来，微风吹拂着皮肤。

吉拉尔德和乔舒亚跳入水中，游到池塘的尽头。然后他爬上去，坐在石墙上。小个子的伯爵夫人也跳下水，好像一只老鼠似的游过去，到了吉拉尔德那儿。两个人都双手抱在胸前，在太阳下说笑着，笑个不停。乔舒亚也向他们游过去，站在他们眼前，头和肩膀露出了水面。接着赫米奥恩和布雷德利小姐也游来了，他们在岸上坐成一排。

“他们难道不可怕吗？他们真不可怕吗？”古德兰说，“他们看上去像不像一种动物——蜥蜴？他们就象是大蜥蜴。你以前有没有见过像乔舒亚那样的人？真的，欧秀拉，他属于原始世界，在那个世界爬来爬去的大蜥蜴。”

古德兰很失望地看着乔舒亚爵士。他站在水里，上身露在水面上，他的眼睛被他灰白的长头发遮住了，他的脖子缩在宽厚的肩膀里。他正在跟布雷德利小姐说话。她圆鼓鼓、胖乎乎、湿漉漉的坐在岸上，看起来像动物园里正在摆动的大海狮，马上就准备到水中大展手脚似的。

欧秀拉默默地注视着。吉拉尔德正在赫米奥恩和意大利女人之间哈哈大笑。他让她想起了酒神狄奥尼索斯。因为他有金黄的头发、结实的

身材，笑起来也前摇后晃。赫米奥恩身子靠向他，一动不动，形态优雅，却原形毕露，令人吃惊、害怕，好象她对自己做的事情一点都不负责任一样。他知道她身上蕴藏着一种危机、一种疯癫，好像痉挛。但他却更加开怀大笑，而且还时不时地把身子扭向娇小的伯爵夫人。她则仰着头，红着脸地看着他。他们又跳下水，像一群海豹一样游泳。赫米奥恩游得非常带劲儿而且忘我，她的动作舒缓而有力。帕勒斯特双手挥动，拍击着水面、只有白色的身影依稀可辨。接着他们一个个地上岸，从原路回到屋里。

但吉拉尔德还磨蹭了一会儿，想找话与古德兰说。“你不喜欢到水里去吗？”他说。

她用一种难以捉摸的眼视缓缓地注视着他，他毫不掩饰地站在她面前，全身湿漉漉的。

“我很喜欢。”她回答说。

他停了一会儿。她做出解释。

“你会游泳吗？”

“是的，我会。”

他还是没问她为什么没去游泳，他觉得她的脸上挂着嘲讽。他第一次很生气地走开了。

后来，等他穿戴整齐，重新显出一个英国年轻绅士的风度时他又问她：“那你为什么不愿下去游泳呢？”

她犹豫了一下，不喜欢他这么问她，接着她回答说：“因为我不喜欢集体活动。”

他笑了。他的脑中一直回响着她的话。

她的话正对他的口味。不管他是否承认，她就是他真正的世界。他想达到她的水平高度，去实现她的愿望。他知道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她的标准。在天性上，他和别人都不一样，不管其地位高低。吉拉尔德情不自禁地想达到她的标准。他一定要付出最大的努力以实现她对一个男人、一个人所提出的要求和标准。吃完午饭，别人都离席了，只有赫米奥恩、吉拉尔德和伯基想把话说完而没有走。他们正在就人类的新形态和新的世界问题而展开讨论。总的来讲，这些问题特别抽象和空洞。试想这个旧的社会形态在破坏和摧毁，那么什么会在这混乱中出现呢？这个伟大的社会思想用乔舒亚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的平等。“不，”吉拉尔德说，“思想是要每个人都承担各自的职责——让他做他该做的，以及他自己高兴的相结合的原则，就是手中的工作，只有工作、出产品的工作才能让人们联合起来。那是机械化的，不过社会也是机械的。没有工作，他们就可以独自自由地做他们想做的。”

“噢，”古德兰叫道，“那么我们就不要名字了——我们应该像德国人一样——只有总管和副总管。我们可以想象——我是煤矿经理克瑞奇大人——我是议员罗迪斯夫人。我是美术教师布兰哥温小姐。那还真不错。”

“事情会好办得多，美术老师布兰哥温小姐。”吉拉尔德说。“什么事情，煤矿经理克瑞奇先生？比如说你和我之间的关系。”

“是的，比方说。”意大利人大叫道，“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

“那是非社会性的。”伯基讽刺说。

“正是，”吉拉尔德说，“在我和一个女人之间与社会问题没有关系，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只是十镑钱的事”。伯基说。

“你不承认妇女的社会存在吗？”欧秀拉问吉拉尔德。“她是双重的。”吉拉尔德说，“从研究社会问题着手，她是一个社会存在。但对于她个人，她是一个自由的人，她要做什么是她自己的事。”

“那么要调节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困难吗？”欧秀拉问。“哦，不。”吉拉尔德说，“她很自然地调节自己——这种事情到处可见。”

“你现在是不是笑得太早了？”伯基说。

吉拉尔德有点生气地皱了皱眉。

“我在笑吗？”他说。

“如果，”赫米奥恩最后说，“我们能意识到我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都是兄弟。——剩下的就无关紧要了。那时就不会有挑毛病，不会有嫉妒，也不会争权夺利，那只是在毁坏，毁坏一切。”

这些话被默默地接受了。大家几乎同时从桌旁站起来。但当别人都走后，伯基转过身，非常庄严地声明：

“完全相反，恰恰相反，赫米奥恩，我们在精神上是不同的，不平等的——只有社会地位的差别才是建立在偶然的物质基础上。我们可以是抽象的数学上的平等。如果按你所讲，每个人都有饥渴、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两条腿、在数量上我们都是是一样的，但在精神上，是完全不同的，既不能说平等，又不能说不平等。你必须按照这个去认定一个状态。如果你把平等用在一个抽象的数学范围之外，那你说民主完全是谎言——你的人们之间的手足关系也完全是骗局。我们都是先喝牛奶，然后吃面包和肉，我们都坐在小汽车里驾驶——这就是‘手足之情’的开始和结束，但不是平等。”

“但是我，我自己，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和别的男人、女人讲平等？在精神上，我就像一颗星星，和别的星星相距甚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状态，一个人不会比另一个人好多少，并不是因为他们平等而是因为他们内在的本质不同，所以也没必要比较他们。在你开始比较的那一阵子，你会发现一个人要比另一个人好得多，你所能想象出的所有不平等都是自然存在的，我希望每个人都分享世界上的商品，这样我就能摆脱他的哀求，我就能告诉他，现在你已有了你那一份，好，你这个一张嘴巴的傻瓜，自己照顾自己，别来打扰我。”

赫米奥恩翻着白眼斜睨他。他可以感到他所讲的引起了她的恼怒和厌恶，这是从她无意识中涌出的强烈的气愤和极度厌恶的黑潮，她的无意识的自我听到了他的话，而在意识上她好象已经聋了，根本没有注意他的话。

“听起来太狂妄自大了，鲁伯特。”吉拉尔德很和蔼地说。赫米奥恩奇怪地嘟囔了几句，伯基站后了几步。

“是的，就算这样。”他突然说，声调变了音，但十分固执、盛气凌人，说完转身就走了。

但后来他感到良心有些不安，他对可怜的赫米奥恩太不近情意了，他想弥补自己的错误。他伤害了她，对她报复太重，他想与她重修旧好。

他去了她的房间。这个房间僻静而舒服。她正在桌前写信。他进来

的时候，她呆呆地抬起头，看到他走到沙发前面坐下，她又继续低头写她的信。

他拿起一本以前他一直在读的书，开始很详细地看作者简介，他背对着赫米奥恩。她不能继续她的信，她的整个儿思绪乱了，黑暗在扑向她，她努力挣扎，想尽力控制自己的想法，就像一个游泳的人在漩涡里拼搏一样。不管她怎样尽力，她还是垮了，黑暗漫漫地吞没她，她觉得心都要裂了。这种可怕的紧张气氛越来越强，这是最可怕痛苦，好像被关在高墙里。

然后，她便意识到他的存在就像一堵高墙，正在毁掉她，除非她冲破它，不然会悲惨可怕地受堵而死。他正是那堵墙，她必须推倒它——她必须推倒眼前的他，他这个可怕的障碍将阻碍她前进，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分钟，这堵墙，必须摧毁，不然她会悲惨地死去。

可怕的震动传遍了她的全身，好象触电一样，她好象被高压电流击中，她清楚地意识到了他静静地坐在那儿形成了一种不可想象的可怕的阻碍，就是他无声而弯曲的后背和他的后脑勺毁掉了她的思想，抑制了她的呼吸。

一阵强烈的快感传遍了她的手臂——她想有一种肉欲的满足。她的手臂颤抖着充满了强力，一种无法估计、不可遏止的强力。多快活啊，有力量是多么让人快活、多么痛快啊！她终于想要满足自己肉欲的冲动了，这种冲动已经上来了，在激烈的痛苦和可怕中她知道情欲所带来的兴奋抓住了她，使她感到极大的快感。她用手握住了桌上的一个石球，那是用来压书用的，很漂亮的蓝色。她的手一边滚着石球，一边悄悄地站起来，她的心她像火一样在燃烧。她现在完全处于一种无意识的失魂落魄之中。她慢慢走向他，在他的身后狂喜地站了一会儿。他她似被符咒迷住了一样，坐着一动不动、没有知觉。

很快地心中的火焰像电一样传遍了她的全身，给她一种完美的无法描述的快感，一种无法说清的满足。她用尽力量把宝石球砸在他的头上，但因为球被她的手指挡着，所以并不很重。尽管这样，他的头还是碰到了桌子上，石球滑到一边，从他耳边掉了下去。她高兴地浑身发抖，手指的疼痛让她满脸通红。但这一次还不够痛快，她又一次高高地举起手，想再对桌上那已经昏沉的脑袋再来一击，她必须打碎他，她必须在她那痛快的感觉结束以前砸碎它，在没有满足之中把它砸碎。现在一条生命的死与活都不再重要，只要能达到这种完美的快感就行。

她的动作并不很快，而是舒缓的。一个很强烈的意识让他清醒过来，抬起脸，转过去看她。她的胳膊举了起来，手里拿着蓝石球。她用的是左手，他突然害怕的意识到她是个左撇子。他的头一缩，赶紧用那本厚厚的修西得底斯的著作盖在头上挡住。她突然砸下来，差点打断他的脖子，砸碎他的心。

他的心被砸碎了。但他不害怕，他转过脸对着她，推开桌子从她身边跑开。他好象一只被砸的瓶子，觉得自己已被砸成碎片、砸成碎沫。不过他的动作还不算慌乱，头脑还冷静、灵魂还完整，没有被击垮。

“不，赫米奥恩，你别砸”他低声说，“我不允许你这样。”他看她高高地站在那儿，脸色发青，一副专注的神情，那块石头不紧紧攥在手里。

“走开些，让我过去。”他说着向她走近。

她好象被一只手推了一把，靠在了边上，一直盯着他，没什么变化，就像一个保持中立的天使面对着他。

“没什么好处，”走过她身边时他说，“死不了的，你听见了吗？”在他出去的时候，他一直脸朝着她，害怕她再砸过来。在他有防备的时候，她是不敢随意行动的。因为他有防备，她就失去了力量。于是他走了，就留她一个人在那儿。

她完全僵在了那里，一直保持着那种姿势站立了很久，然后她晃悠悠地走向睡椅，躺下来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等她醒过来的，她记起了她所干的事。她只是打了他，像每个女人都会做的那样，因为他折磨了她。她完全正确，她知道，精神上她是正确的。她只是凭着自己绝对清白的良心做了她应做的事，是对的。她是纯洁的，一种莫名的几乎是凶狠的虔诚教徒似的表情停留在她的脸上。

伯基不知不觉但方向明确地走出了房子，径直穿过公园，到了开阔的田野上，上了小山。晴朗的天气现在却变得乌云密布，下起了小雨。他在荒凉的山谷边转悠。在那儿有很多榛树，满地都是鲜花，一丛丛的石榴和枞树正在发出嫩绿的芽儿，到处都湿湿的，山谷底下一条小溪在流。到处已经很昏暗。他意识到他不可能再得到清醒的知觉。他是在黑暗中移动。

但他想要某种东西。他很高兴，在山腰上，那儿被灌木和花丛遮掩着。他想触摸这一切，把自己消融在触摸中。他脱掉衣服，赤裸着，坐在樱草中间，双脚在草丛中慢慢移动。他的腿，他的膝，他的胳膊到腋窝都躺在草丛中。让樱草触摸着他的肚子、胸脯是多么惬意！凉爽而神秘。在这触摸中他好像已融入它们之中。

但它们太柔软了。他穿过细长的樱草到了灌木丛前，这些不及人高的树丛软而尖的枝条划在他身上。他穿过它们，皮肤扎得生痛，树梢上冷冷的水珠滴到肚子上，柔软尖细的树枝扎在腰上。有一根大树枝狠狠地戳了他一下，但并不太疼，因为他步子迈得小心、慢悠。他躺下来，在密密的清凉的洋水仙中打滚，他平卧在那儿，柔软湿漉的青草覆盖身上，像微风般地柔软，比女人的抚摸更加温柔、舒服和美妙。然后他把大腿放在黑黑的枞树枝的刺毛上，接着他又感受了榛树枝在肩膀上的抽打和扎刺。他紧紧抓住白色的杨树枝，把它贴在胸口，它们光滑、坚硬，长满了结实和疙瘩——这一切都特别美妙，让人心旷神怡，这是任何别的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如此满足。只有这凉爽，这植物在人的血液中的奇特的渗透，才能使他满足。他多么幸运，因为有这些可爱的神秘的解人心扉的草木在等待着他，正如他等待着它们一样，多么满足，多么幸福！

当他用手绢把自己擦干时，他想到了赫米奥恩和她那一击，他还能感到头的一侧在发痛。但毕竟这又算什么？赫米奥恩算什么呢？所有这些人又算什么呢？这儿是那么完美、清凉、干净、新鲜而没人打扰的。的确，他是犯了个错误，认为需要人群，需要女人。他不再需要女人，一个都不需要了。树叶、樱草和树木，它们才是真正的可爱、清爽，让人向往，它们真正地渗入到了血液，成了他的一部分，使他变得充实、高兴。

赫米奥恩想杀他是很正常的，他与她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人要假装和别人有关系呢？这是他的世界，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东西，只要这美丽、神秘而善解人意的草木，还有他自己、他自己的生命。

回到这个世界是必要的、正确的，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一个人知道他属于哪儿就可以了。他现在就知道自己属于哪儿。这是他的地方，是他要融入其中的一个地方，而现在这个世界与他格格不入。

他爬出山谷，怀疑自己是否疯了，他倒宁愿这么疯下去，也不愿保持一般人那种清醒的意志。他高兴于自己的发病。他很自由，他不要世俗的清醒的神态，它已经变得很腻厌。他在新发现的世界中尽情享受着他的疯狂，这是那么新鲜、美妙，令人陶醉。

至于他听到某种灵魂的痛苦，那是受旧伦理道德残余的影响，它要求一个人依靠别人。但他已对旧的论理、对人类还有人性感到厌倦。他热爱现在的柔软、精细的草木，它们是那么完美、那么清爽。他要越过旧的伤痛，把旧的伦理道德放在一边，他就会在一种新的境界中获得自由。

他感到他的头痛在一分钟比一分钟厉害。他沿着马路向最近的车站走去。天在下雨，他没有帽子。但现在很多疯癫的人下雨天都不带帽子。

他又猜测自己的心情有多沉重，某种郁闷来自于惧怕，惧怕有人看见了自己赤裸裸地躺在草地上。他是多么害怕人类，害怕除自己以外的别人啊，这几乎让他感到恐惧，好像一个恶梦——害怕被人看到的恐惧。如果他像亚历山大·赛尔科克一样在一个小岛上，那里只有动物和树林，他就会感到自由和高兴，没有压力和恐惧。他可以自己享受一切，心情舒畅，万分自由。

他觉得最好给赫米奥恩留一个条子。她可能会担心他，他并不想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在车站他写道：

“我要直接进城了——我不想再回到布德多利。不过，没有什么问题——至少，我并不想让你把我的事情放在心上。告诉别人，这是我的脾气。你打我是对的——因为我知道你原来就想打我，所以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在火车上，他觉得身体不舒服，每一动都使他有了经受不住的疼痛。他病了。他把自己硬拖着下了火车，上了一辆出租车。他像一个瞎子似的，一步步摸索着走，只是用朦胧的意识在支配着自己。

有一两个星期他一直病着，但他不想让赫米奥恩知道。她以为他是在生气。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她坚信自己正确，而且沉迷于她的自信之中。她生活在自尊中，完全依靠自尊，相信自己在精神上是正确的。

第九章 煤灰

下午放学回来，布兰哥温姐妹俩穿过威利·格林一处漂亮的茅屋向山下走去。当她们走到铁路闸口的时候，发现那道栅门已经关闭了，远处正有一辆煤车呼啸而来，她们可以听到那辆小火车呼呼地喘着气，稳稳当当地行驶在路堤中间，在路边的信号房里，那个瘸腿的男人正从窗口伸出头来张望，就像一个螃蟹从它的蜗壳里伸出来。

正当两个女孩等候栅门打开的时候，吉拉尔德·克瑞奇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阿拉伯马疾奔过来，他的骑术娴熟而悠然，马在他的胯间抖动着，长长的尾巴摇来摆去，而他却轻松地坐在瘦瘦的马背上，那样子使他看上去有点怪怪的，至少在古德兰眼中是这样。同姐妹俩打过招呼后，他也停在栅门前等待，眼睛望着由远而近的火车。尽管古德兰的脸上对他那副怪样子显出一丝嘲讽的笑容，但她还是禁不住要看他。他长得很壮，态度温和，晒成褐色的脸上。灰白的胡子乱兮兮的，一双蓝色的眼睛炯炯地望着远方。

那煤车在路堤间缓缓行进，时而又隐而不现。那马似乎不高兴起来，它试图要退缩，像是受了那轰轰的声音的惊吓，但是吉拉尔德使劲将它拉回来，并把它拴在栅门上。强烈的轰鸣声给那马越来越大的震动，一阵刺耳的声响刺痛了它，使它像一个绷开了的弹簧似的猛地向后退去。吉拉尔德的脸上现出一丝冷笑，他又不动声色地将马拉了回来。

又一阵轰鸣，小火车带着车轮连杆发出的哐当哐当的声音出现在路口，那可可怜的马像滴在热铁上的水一样向后蹦跳，欧秀拉和古德兰也接受了惊吓，从栅门里抽回身来，但是吉拉尔德依然稳稳地坐在马背上，强迫它回去，他那样子看上去就像磁铁般嵌在马背上，简直可以把马压伤。

“傻瓜，”古德兰大声喊着：“为什么他不骑马躲开而非要等火车过来。”

古德兰睁大眼睛，愤怒地望着他，但他却照样神采奕奕，固执地强迫那匹像风一样上下窜动的马在原地打转。火车一节一节慢慢地驶过道口，沉重而惊人，而马却始终无法摆脱吉拉尔德的控制，也躲不开那恐怖的巨鸣声。

那火车像是要采取些补救措施似的，刹了闸，但是车轮撞到缓冲闸上，发出大钹般可怕的巨响，并且越来越近，刺耳极了。枣红马张开嘴巴，慢慢抬起前身，像被一阵疾风掀起来一般，然后突然间四蹄腾起，想要从那恐怖的声音中摆脱出来，它向后退去，吓得两个姑娘紧紧抱在一起，猜想它可能会把他掀下去，但他向前倾了倾身体，脸上依然挂着笑容，并且最终又拽住它，让它落回原地。不过马因惊吓产生的反抗和吉拉尔德的强制力一样强烈，它两腿站立，身子不停地旋转，就像处于龙卷风的中心。古德兰觉得像有什么东西刺入她的内心，使她快要晕过去。

“不！不！放开它，让它走，你这个傻瓜，傻瓜！”欧秀拉尖声叫道，完全失去了控制。古德兰讨厌她这样丧失理智，那声音如此强烈，刺耳，使人无法忍受。

吉拉尔德的脸上现出的表情敏锐而坚毅，他利刃般地紧贴住马背，

并迫使它原地打转。马大口地喘着粗气，低吼着，两个鼻孔像两个冒着热气的洞，嘴巴长得大大的，眼睛圆睁，这是个充满争斗的场面，但吉拉尔德不为所动，依旧是机械地、毫不放松地控制着它，锐利地像把剑刺入马背，人和马都因对抗而大汗淋漓，但他看上去仍然很泰然自若，就像一缕泛泛的阳光。

与此同时，那没完没了的火车，还在缓缓地、隆隆地向前驶去，一节又一节，像没有尽头的恶梦，连接车轮的铁链辗过，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枣红马已不再反抗，只是机械地不时扬起前蹄，它已经被征服了，不再恐惧。吉拉尔德拽着它，把它按下来，就仿佛它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似的。

“它在流血呀！它在流血。”欧秀拉叫着，充满了对吉拉尔德的敌视和憎恨，只有她才能绝对地从反面看透吉拉尔德。

当古德兰看见马身子的一边淌下的血时，她的脸变得煞白，那闪光的马刺正冲着那流血的伤口无情地刺下去，眼前的世界在旋转，古德兰一阵眩晕，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她醒过来时，她清醒而平静，没有任何表情。火车的轰轰声仍在，人和马仍在争斗，但她却不再紧张激动，她已经对他们毫无感觉了，她的心变得漠然而坚硬。

他们可以看到列车车厢的顶篷正在靠近，煤车的轰鸣声已渐渐远去了，终于可以从那难以忍受的噪音中解脱出来了，那吓得半死的马大口地喘着气。那男人松了口气，充满自信，他容光焕发，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列车车厢缓慢地驶过，列车员从他的座位上向外望着路边发生的一切。由这个在封闭的敞篷货车里的男人的目光，古德兰知道现在的情景是壮观的、孤立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像是一副永恒而又孤立的景象。

列车远去了，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难得的、可爱的宁静。噢，这平静有多好！欧秀拉愤愤地望着远去的敞篷货车的缓冲器，守闸人已经走出茅屋，过来开门，但欧秀拉却突然冲到马前，一下子拨开门栓，用力推开门，一扇门被推向看门人，而她自己却随着另一扇门跑过去。吉拉尔德突然间松开马，差点让马的前蹄踏到古德兰，但她一点都不害怕，当他调转马头时，站在路那边的古德兰像一只海鸥或是一个巫婆似的用一种奇怪的极高的声音大叫了一声：

“我觉得您简直太自大了！”

她的话简单却清楚，骑在马背上的男人禁不住转过身来，惊奇地望了望她，带着些许兴趣。马的前蹄像打鼓般地在道口枕木上敲了三下，人和马便弹簧似的向前跑去，看上去有些不协调。

两个姑娘望着他远去，看门人一拐一拐地拖着他的那条木腿，踏上枕木，关上了门，然后也回过身来对姑娘们说：“瞧——一个年轻傲慢的骑士，如果大家认为可以的话，我们可以为他专设一条道儿。”

“就是嘛，”欧秀拉大声说，带着强烈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语气“煤车开过来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把马拉开呢？他是个大傻瓜，一个虐待狂，他以为他那样折磨一匹马，就能显出他的男子汉气概吗？它是个活生生的东西，他怎能那样虐待和折磨它呢？”一阵沉默后，守门人摇着他的头回答说：

“是啊，我们都能看出那是个可爱的小东西，漂亮的小东西，你们永远不会看到他的父亲会那样对待任何动物，也许你们能看出他们俩一点也不同：吉拉尔德和他父亲，不同，绝对不同。”又是一阵沉默。

“但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欧秀拉喊“为什么？”他觉得当他虐待一匹比他还敏感十倍的小生物的时候，他很伟大吗？”又接着一阵沉默，而守门人摇了摇头，好像他想说些什么，却又决定再想一想。

“我猜想他大概是想训练他的马能忍受任何事情，”他回答说：“那是一匹绝种的阿拉伯马，跟咱们这周围用的马不同，和这儿所有的品种都不同，他们说这马是从康斯坦丁堡那边弄来的。”“他会这样干的。”欧秀拉一笑：“我想他最好还是把它留给土耳其人，他们会更好地照顾它的。”

看门人走进茅屋去继续喝他的茶，两个姑娘走上一条被柔柔的一层煤灰覆盖着的乡间小路，古德兰的脑子仿佛麻木了一般，仍然沉浸在刚才的那一幕，那男人不可征服般骑在那马的身上，强有力的大腿紧紧夹住那受惊的马，完全控制了它，那胯部、大腿和小腿肚，似乎有种白色的柔和的磁力，重重地圈住了那马，使它完全屈服。

姑娘们无声地走着。在左边，煤矿堆得高高的，黑色的铁轨和停着的货车，使这里看起来就像是港口，一个停泊着抛锚的货车的铁路港口。

就在那个很多闪亮的铁轨交错的第二条铁道口旁边，有一个属于煤矿的农场，里面有个巨大的铁球——一个废弃的锅炉，又圆又大生满了锈，静静地立在路边的废物场里，母鸡们在四处地找食吃，一些小鸡一溜排在水槽前，几只鹌鹑从水中飞到车厢里。交叉路口的另一边，靠站路边的地方，堆着一堆用来修路的灰白的大石头，一辆小车停在那儿，一个满脸络腮胡的中年男子正靠着他的铁锹和另外一个套着绑腿的小伙子交谈，那小伙子站在马头前，两个人都面朝着交叉口。

他们看见两个姑娘过来，就在不远处。在下午强烈的阳光下那么耀眼，两个人都身着浅色的轻松活泼的夏装：欧秀拉穿一件桔黄色的上衣，古德兰是一件淡黄色的；欧秀拉脚穿嫩黄色的长筒袜，而吉德兰的是亮丽的玫瑰色，两个姑娘走在宽阔的交叉道上，她们身上白的桔黄的浅黄的玫瑰色的亮色，一路闪烁着穿过被煤灰阻塞的燥热的世界。

两个男人就这样在热气中静静地站着观望，那个老一点的，是个矮个子，有着一张中年人饱经风霜的严肃的脸孔，那个年轻一点的是个工人，大约二十三、四岁，他们静悄悄地站在那儿看两个姑娘走过来，走近了，又走过去，直到她俩走上那条一边是房子、另一边是刚种的庄稼的煤灰路。

这时，那个满脸络腮胡的年长的男人一副馋相地对那年轻人说：

“那个什么价，嗯？她会做的，是吗？”

“哪个？”年轻人笑着急切地问。

“那个穿着红色袜子的，你认为如何？我愿意付我一星期的工钱，就五分钟，嗯？只要五分钟！”

年轻人又大笑起来。

“你老婆会找你算账的。”他说。

古德兰转过身来，瞪着那两个男子，他俩站在灰白的煤渣堆旁，紧

盯着她看，他贪婪的模样，她讨厌那个满脸络腮胡的人。“你真是第一流的。”那人远远地冲她喊。

“你认为她值一星期的工钱吗？”年轻人若有所思地问。“我吗？我马上就把她们全按倒……”

那年轻人目送着欧秀拉和古德兰，似乎想计算一下，她们哪里值他一星期的工钱。他摇了摇头，还是不明白。“不，”他说“不值那么多。”

“不值？”年长者说：“我的天，对我已经不合算了。”

他开始铲石头。

姐妹俩从斜顶黑砖墙的房子中穿过，夕阳那金色的余辉笼罩着整个煤区，被美丽覆盖的丑陋像是麻醉剂一般。在铺满煤灰的路面上，洒着一片柔和温暖的金光，那么厚重，给这片乱七八糟的地方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这真是个美丽又可恶的地方。”古德兰说虽然不太喜欢这些神奇的景色，“难道没有感到，在某些方面这里有种浓厚而热烈的吸引力吗？我能感到，这使我非常惊讶。”

他们从一排排的矿工的居所间经过，在一排房子的后院里，一个矿工正在洗澡，傍晚非常燥热，他上身赤裸，厚厚的大裤子几乎要滑下去，已经洗过澡的矿工们背靠站墙蹲着：有的在聊天，有的不说话，静静休息他们那劳累一天的身体。他的声音有种非常重的口音，那种浓重的方言，虽奇怪却令人感到亲切。古德兰像是置身于劳动者的怀抱中，到处都是一种深沉的男子的气息，空气中有一种浓厚的劳动者的味道，但这里的居民却没有意识到这些，因为这在这个地区太普遍了。

对古德兰来说，这种氛围却太强烈了，有些令人反感，她也无法说出为什么贝德欧佛与伦敦或者更南部有那么大的差别，在这里人的感觉完全不同，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现在她才意识到，因为这是生活在黑暗中的、强有力的低层次的人生活的地方，从他们的话语里，她可以分辨出那来自黑暗的、来自危险的地下世界的富有挑逗性的声音，没有人性、没有思想，他们说话像上了油的笨重而奇怪的机器，那挑逗性的声音也像机器那样冰冷而生硬。

每天晚上她回家都是如此，她像是从一股巨大的分裂波中穿过，它来自千万个精力旺盛的半自动化的低层矿工，直钻入她的大脑、她的心脏，唤醒她那致命的欲望、致命的冷漠。

一股怀旧之情涌上来。她恨这个地方，她知道这里是多么的闭塞、多么的落后、多么的麻木无情，有时她像一个新月桂一样的拍着翅膀，结果却变成了机器而不是树，但是，她还是深深眷恋这个地方。她努力使自己变得与这个地方和谐，她刻意使自己从这里得到满足。

晚上，她不由自主地来到镇上的大道上。这里也同样丑陋，同样充满了那种浓烈的阴暗冷漠的氛围，周围有很多矿工，他们带着一种奇怪的扭曲的威严，一种特殊的美丽行走着，透着一股不自然的宁静，一种木然顺从的神情挂在他们苍白而憔悴的脸上，他们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他们身上有一种奇异的光彩，他们的声音深沉、洪亮而低沉，令人无法忍受，像是机器发出的噪声，又像比前日的那种汽笛声还疯狂的音乐。

她发现自己也和其它的普通妇女一样，每个周五晚上都会来到小市

场，星期五是矿工们发工资的日子，所以周五晚上便是逛市场的时候，每个妇女都走出来，每个矿工也跟着他的妻子一起出来买东西，或是跟好友们聚在一起；黑压压的人行道有几里长，都挤满了人，在半山腰上的小市场和贝德欧佛的大路上，挤满了男人和女人们。

天已黑了，小市场上到处点着热烘烘的煤气灯，摇曳的灯光照着每个主妇阴沉沉的脸和男人们苍白木讷的脸，空气中弥漫着人们大喊大叫的声音，密密的人流在小市场的人行道上涌动，商店里边挤满了妇女，路中间站着的则几乎都是男子，是各种年龄的矿工，钱如流水般地花了出去。

开过来的车无法从这拥挤的路上开过去，司机们只好停下来又叫又喊，直到密密的人群闪出一条道来，任何地方都能看到从外地来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聊着，有的在路上，有的在拐角处。小酒店的门全都开着，灯火通明。男人们进进出出，川流不息，到处可见男人们打招呼，或走来走去，或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讨论，没完没了地讨论，刺耳的说话声，无休止的采矿声和政治性的争吵声混杂在一起，在室中像一部不协调的机器发出的轰鸣声，使古德兰几乎晕过去的正是他们的声音，这声音激起一种奇异的怀旧的欲望，一种富有魔力却仿佛永远不能实现的愿望。

像其它的普通女孩子一样，古德兰也在这段小市场附近的不足两百步的人行道上来来回回地蹀躞，她知道这是件庸俗的事，他的父母不会容忍她这样做的，但她有种留恋之情，她必须置身于这些人们之中，有时候她会在电影院里，坐在一群粗俗的年轻人当中，一群放荡、毫无吸引力的大老粗当中。她一定要呆在这些中间。

也像其它普通姑娘一样，她也找了个“男朋友”，是个电工，一个由吉拉尔德的新计划招来的电工，他是个上进、聪明的年轻人，一个对社会学怀着极大热情的科学家。他在威利·格林租了间农舍，独自居住。他很有风度，也非常有钱。他的女房东到处吹嘘他，说他有个大木澡盆安在他的房间里，每天他上完班回来，他都会打一桶桶的水来洗澡，然后换上干净的衬衫和内衣，还有干净的丝质袜子，在这方面他很讲究，一丝不苟，但在其它方面他却很普通，不摆架子。

古德兰很了解这一切，所有的流言蜚语都自然地，不可避免地要传到布兰哥温家。帕尔莫是欧秀拉的好朋友，但是他那苍白、英俊、严肃的脸上流露出和古德兰一样的怀旧情绪。他每个周五晚上也一样要去大街上走走，所以他和古德兰搭伴，但他们两人只是朋友，他无法爱古德兰，他真正爱的是欧秀拉，但是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他喜欢古德兰在她身边，作为一个交流思想的伙伴——那就是全部。她对他也没有任何感觉，他是个科学工作者，他需要有一个女人支持他，但他实际却是个不动感情的人，有着一架精密仪器的准确。他太冷漠、太消极，从不会去真正关心女人，是一个完全的自我主义者。他从那些男人中分化出来，就个别来说，他讨厌痛恨他们，就整体而言，他又很迷恋他们，就像迷恋机器那样，他们对他来说像一台新型机器，只是无法预测罢了。

所以古德兰跟帕尔莫一起散步，一起去电影院，他那长长的苍白而又相当英俊的脸，每当他发表嘲讽性言论时，就会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光，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每个都很清高；从另一个方面说，他俩又都绝对忠于普通人民，与那些被扭曲的矿工站在一起，这一秘密似乎在所有的年轻人身上起作用。古德兰、帕尔莫和所有的放荡的年轻人以及憔悴的中年人，他们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种无法表达出来的消极情绪，一种致命的敷衍感，和一种意志的消沉感。

有时候，古德兰可以跳到一边，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这些，看看她自己如何陷进去的。这时她就会感到无比的气愤和羞耻，她觉得她陷入其余的人堆中，全都拥挤搅和在一起，无法呼吸。太可怕了，她感到窒息，她想逃离这里，逃到她的工作中，但是不久，她就又无所谓了。于是再次进入乡村——黑暗却富有魅力的乡村。于是，咒语便又开始起作用了。

第十章 画夹

一天早上，姐妹俩来到威利沃特湖偏远的一角写生。古德兰独自涉水来到一处满是砾石的浅滩，像个佛教徒似的盘腿坐下来，直愣愣地盯着那些从浅湖里的软泥中生长出来的枝叶肥厚的植物。她所能看到的就像这些软泥，黏软稀滞的软泥和从它们中长出的这些粗壮的油质的水生植物，它们挺拔饱满，叶色墨绿——有些还夹杂着紫黑色和古铜色的斑点，这些叶子向四周伸展开去。借助感官的想象，古德兰能感觉到它们那饱满的肉质结构，她想象得出这些叶子是如何拱出湿泥，如何挺直以及如何风中顽强而充满活力地挺立。

欧秀拉在另一边看蝴蝶，有几十只在湖边飞舞。蓝色的小蝴蝶不知从哪里突然飞出来，一只大大的红黑相间的蝴蝶停在一朵花上，休息着它那柔软的翅膀，陶醉地沐浴在纯净的阳光中。有两只白色蝴蝶的在低空中互相追逐，一道白色的光晕围绕着它们。当它们飞逝时，欧秀拉发现它们翅膀两端是桔黄色的，正是这桔黄色形成了那道光晕。她站起来，像那些蝴蝶一样无意识地跑开了。

古德兰完全沉迷于琢磨那些随风摇摆的水生植物。她蹲在浅滩上，很长时间不抬头地画着，时而又出神地盯着前方，彻底地被那些硬挺、光滑、饱满的茎叶所吸引。她光着脚，帽子丢在脚边。

听到有桨拍水的声音，她从恍惚中回过神来，向四周望了望，她看见一只船上撑着一把十分鲜艳的日本伞，一个白色衣着的男人在划桨，那女士是赫米奥恩，而那男子正是吉拉尔德。她突然意识到这一点的刹那，她几乎在一阵深切期待的颤抖中无法自拔，她的血管像过电般颤抖，那样强烈——甚至比贝德欧佛那种氛围中的嗡鸣声还要强烈。

吉拉尔德指使她躲开那些疲惫机械的低层矿工。尽管他也出自泥土，但他却是领导者。她看着他的背影，那运动着的白色的腰身，可又有些不像——当他弓身向前时像是围起的一块白色的东西。他像在俯身去做什么，他那闪着光的灰白的头发看上去就像是空中的闪电。

“那是古德兰。”赫米奥恩的声音远远地从水面上飘来，“我们过去和她聊聊，你不介意吧？”

吉拉尔德环顾四周，看见那姑娘站在湖边望着他，他连想都没想就朝他那边划过去。在他的意识世界里，这姑娘还算不上什么，他只知道赫米奥恩热衷于打破阶级界线，至少表面上看去是这样、而他也就悉听尊便。

“你好啊，古德兰。”赫米奥恩用那种时髦的方式称呼她的教名，“你在做什么？”

“噢，你好，赫米奥恩，我在写生。”

“是吗？”小船靠了过来，一头已经触了岸。“可以让我看看吗？我非常想看。”

拒绝赫米奥恩想做的事是没有用的。

“噢，”古德兰十分不情愿地说。因为她从不喜欢把未完成的作品拿给别人看，“没有什么意思的玩艺儿。”

“没有吗？不过还是让我看看吧，行吗？”

古德兰把写生簿递过去，吉拉尔德伸出去接，这时他想起上次见面

时，当他坐在马车上转过身来的时候，古德兰仰起脸对他所说的那句话。刹时，一阵强烈的自豪感涌遍他的全身，他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她已经被他征服了，除去他们的意识，他们之间的感情交流是非常强烈的。

仿佛中了邪似的，古德兰觉得他的身体像沼泽之火似的起伏汹涌向她扑展过来。他的手臂像茎杆一样直伸着，她在色情方面的敏锐领悟使她的血管变得脆弱，她渐渐头脑发晕，变得不再清醒起来。她在水面上晃动着，就像一闪一闪的磷火。他向船四周看了看，发现它漂开了一些，于是又操起桨把船拉回来。在这深厚柔和的湖水里，慢慢把船拉回来，那种美妙的快感简直要让人晕过去。

“这是你画的吗？”赫米奥恩对着写生簿，一边审视着岸边的植物说。古德兰顺着她细长的手指望过去。“是那个，对吗？”赫米奥恩非要弄清楚似地追问了一句。

“是的。”古德兰不加思索地机械回答。

“让我看看。”吉拉尔德说着就伸手要拿。但赫米奥恩没有理睬他。在她看完之前，他是不该擅自拿去看的。但吉拉尔德的意志也同她一样是不可阻挠不可抗拒的，因此他仍向前伸手去拿那写生簿。赫米奥恩有些吃惊，同时心中不由地一震动，涌上来一阵对他的厌恶。在他还没有完全拿稳写生簿的时候松开了手，夹子掉下去碰了一下船帮又弹入水中。

“瞧！”赫米奥恩以一种奇怪、恶意又胜利者的口气大声叫，“对不起，实在太抱歉了，你能把它捞起来吗？吉拉尔德。”这句话是用一种做作的焦急和嘲笑的口吻说出来的。吉拉尔德被一阵憎恶的感情刺痛了，他使地探出身子捞那本子，他的腰部暴露出来，使他感到自己的样子很滑稽可笑。

“没什么重要的。”古德兰那有力的声音传过来似乎震动了吉拉尔德。但他还是努力向前伸，小船开始剧烈晃动起来，而赫米奥恩却一点也不着急，他抓住了那本子，从水中把它湿淋淋地捞起来。

“噢，我实在太抱歉了——太对不起了。”赫米奥恩一个劲地重复着，“我恐怕这全是我的责任。”

“真的，没关系，放心好了，一点都没关系的。”古德兰大声特强调说，脸色通红地去接那写生簿，有些不耐烦地想急速结束这场面。吉拉尔德把本子递给她，很有些不自然。“我感到太抱歉了”赫米奥恩还在重复，使得古德兰和吉拉尔德都开始感到厌恶了。“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吗？”“哪方面？”古德兰泛泛地讽刺道。

“我们难道无法挽救这些画了吗？”

一阵沉默，显示了古德兰和吉拉尔德对赫米奥恩的建议的拒绝。

“放心好了。”古德兰明白无误地重申，“从我的目的出发，这些画还是完好无损的，因为我只是想拿它们做个参考。”“但是，我给你个新本子好吗？我想你会让我那样做的。我真的觉得对不起，我知道那是我的错。”

“就我所见，”古德兰说，“那完全不是您的错，如果说真有什么不是的话，那也是克瑞奇先生的错，不过，这都是微不足道的，这么计较它就太没必要了。”

当她拒绝赫米奥恩时，吉拉尔德紧紧地盯了她一眼，她身上有一股

冷酷的力量。他带着近乎超人的洞察力注视着她，他看到她身上那种危险的带着敌意的劲头，那么不可磨灭，它们一旦形成，便无法掩饰。

“如果没什么问题，我真太高兴了。”他说，“如果说真的没什么损失的话。”

她用她那美丽的蓝眼睛回视着他，给了他一个明确的信号，同时她用一种亲密的近乎是充满爱意的声音对他说：

“当然，一点没事。”

就在那一瞥、那一口气中，他们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她的语气明确地表明了她对他的理解——他们是一类人，他和她。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共鸣，从此，她明白，她对他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不论他们在哪里相会，他俩都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联系在一起，他无法摆脱这种联系。她内心一阵狂喜。

“再见了，你原谅了我，我真太高兴了，再会！”

赫米奥恩挥动着她的手道别。吉拉尔德机械地拿起桨将小船撑开，但他却不停地用那双闪烁着充满笑意的眼睛注视着在岸边挥动着那本湿淋淋的写生簿的古德兰。她转过身去，不再理会划走了的小船，但吉拉尔德还是一边划一边向后看，眼光跟随着她，完全忘记了自己在做什么。

“我们是否划得太靠左了？”坐在花伞下的赫米奥恩觉得受了冷落。

吉拉尔德四下里看了看，没有说话。船恢复了平衡，他朝阳光里又迅速瞥了一眼。

“我看没什么。”他愉快地说，同时又开始一边划一边走神。赫米奥恩非常不满他这种欢快而神态游离的态度。他是，她对他不再有效力，她已经失去了以往的优势。

第十一章 小岛

与此同时，欧秀拉从威利沃特湖沿着那条闪亮的小溪漫无目的地缓缓前行。下午，四周满是云雀的啼鸣。阳光明媚的山坡上盛开着一簇金雀花，像燃烧的火焰。小溪畔，一些勿忘我竞相开放。周围满足撩人的灿烂景色。

沉浸在这一切中的她缓缓地走着，想到上游的磨坊贮水池。那个大磨坊除了有个工人和他的妻子住在其中的厨房里外就空无一人了。她穿过空旷的农家院子，又走过荒芜的花园，登上了水闸边的堤岸。当她站在岸顶俯视她面前那古老的天鹅绒般光滑的湖面时，她看到岸边有一个人在修补一只平底船。那是伯基在又敲又打。

她站在水闸顶上注视着。他没有意识到任何人的存在。他看起来非常忙，像只野兽似的充满精力又专心致志。她觉得她应该走开。他也许不愿她在这儿。他看起来那样全神贯注。但她却不愿走，于是她决定在堤岸上走来走去直到他抬起头来。他很快就这样做了。他一看到她立刻就放下手中的工具，并走上前来，

“嗨，你好，我正在给这条平底船补漏呢。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她朝他走过去。

“你是木匠的女儿，所以你可以告诉我补得怎样。”她弯下身去看那条补过的船。

“我知道我是木匠的女儿，”她说，却很怕要做出什么判断。“但是我对木匠活一窍不通。它看起来还不错，你说呢？”“是的，我也这样认为，我只希望它不要让我沉入水底就好了。不过，就算那样也没什么，我还会浮上来。来，帮我一把，把它弄到水里去好吗？”

两个人合力把平底船翻过来，让它浮到水面上。

“现在”，他说，“我上去试试，你看着，如果它可以的话，我带你去那个小岛。”

“好！”她边说边紧张地看着。

水塘很大，也非常安静，水面深暗的光泽让人觉得它很深，中间有两处小岛，被灌木丛和一些树木覆盖着。伯基操纵着桨，笨拙地在塘中转向，很幸运，平底船在水中可以漂浮。于是他抓住一根柳枝，把船靠上小岛。

“真是草木丛生啊，”他说着向小岛中心望去，“但是太美了！来，我来接你，这船有些倾斜。”

片刻之后，他们又在一起了。她踏进湿淋淋的小船中。“这船还行。”他说着，又向小岛划去。

他们在一棵柳树下登岸，面对着一片茂盛的气味难闻的无花果和无花果树。她有些想后退，但他却径直往前走。“我应该把这些都砍掉。”他说，“那么这里就更加浪漫了，像保罗和维吉妮那样。”

“是啊，我们可以在这里举行华托式的野餐了。”欧秀拉兴奋地叫着。

他的脸色沉下来。

“我可不想举行什么华托式的野餐。”

“只要你的维吉妮是吗？”她大笑。

“维吉妮就足够了。”他苦笑着说，“甚至连她都不想要。”欧秀拉紧紧地盯着他，自从布雷德利分别以来，她没有再见过他。他又干又瘦，面呈病态。

“一定是病了，对吗？”她说，感到很受打击。

“是的。”他冷漠地回答说。

他们坐在一棵柳树下面，从小岛的隐蔽处注视着水面。“生病使你害怕吗？”她说。

“怕什么？”他边问边转过身来望着她。他身上那种非人类的、纯然的东西使她不要，又不能自己。“生病不是很可怕吗？”她说。

“生病当然不舒服，”他说，“我还没判断过人们是否害怕死亡。有时一点也不害怕，有时又非常怕。”

“但它不让你觉得可耻吗？我想生病会使人感到羞耻，病是那样让人感到丢脸。你不这样认为吗？”

他沉思了一会儿。

“也许吧。”他说，“尽管人始终无法知道自己是否生病、为什么生病，但那是一种羞耻。自从那次生病之后，我不再认为生病有什么了不起，一个人生病只是因为沒有正确地生活，不会生活，生活的失败使人生病，使人蒙受着羞辱。”

“你是不是没生活好？”她几乎嘲笑地说。

“噢，是的。我这辈子没取得什么成就。人长鼻子仿佛就是在前进路上用来碰壁的。”

欧秀拉笑起来。她很有些害怕，而当她害怕时，她总是笑，总是做出得意轻松的样子。

“你那可怜的鼻子。”她说，注视他那轮廓分明的脸。“难怪它那么难看。”他回答说。

她沉默了一阵，努力伪装着自己，本能地隐瞒自己的感情。“但我很幸福——我认为生活充满快乐！”她说。

“不错。”他带着一种冷漠的、漠不关心的口吻说。

她伸手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巧克力，把包装纸剥下来，开始叠小船。他心不在焉地看着她。她翻动的手指带着一种奇怪的伤感、柔弱，不由自主地使人焦急、痛苦。

“我喜欢有事情做——你呢？”她问。

“噢，是的。我会因为做不好事情而生气，真的发怒。我觉得手忙脚乱，一团麻的时候，就会怎么也做不好事。我不知如何去做。人总得在某些方面做些事情。”

“为什么你总要做事情呢？”她反驳说，“这么平民化，我觉得还是不当真正的贵族好，什么也不干，就像一朵行走的花一样。”“我非常同意。”他说，“如果人能像花一样盛开的话。但我却无法使我自己那样盛开，或者是枯萎于花蕾中，或因为有虻蝇摧残，也可能是由于营养缺乏，更糟的是，它连一个花蕾还不是，而是一个被毁掉的花结。”

她又大笑起来。他是那么烦躁，那么恼怒。她很焦急也很迷惑，怎样摆脱这种困境呢？总该有个法子。

接下来一阵沉默。她有想哭的冲动。于是她又掏出另一张巧克力包装纸，开始又叠一只小船。

“为什么会那样呢？”她终于又开口问：“难道人类生活中再没有鲜花、没有尊贵了吗？”

“整个意识已经死了。人类本身已经腐烂，真的，无数的人体挂在树枝上，他们看上去还不错，面色红润，是些健康的青年男女，但他们其实是所多姆的苹果，死海之果，或苦胆果。说他们伟大是谎言，他们体内不过是苦涩、腐败的死灰。”“但是还有那些好的人呢？”欧秀拉抗议说。

“从今天的生活看来还不错，但整个人类是一类死树，长满了人们精巧闪亮的苦胆。”

欧秀拉听了这话不禁一怔，说得太形象，太一针见血了。但她无法让他再继续说下去。

“如果人类那样的话，那又是为什么呢？”她故意地问。他们俩在互相引逗对方的反抗情绪。

“为什么，为什么人们都是些灰尘滚成的脏球，那是因为他们成熟了但不愿从树上掉下来，他们固守原位，就是说他们已经过时了，直到成群的蠕虫侵入他们体内，把他们掏空。”一段长时间的停顿。他的言辞开始更激烈更尖刻。欧秀拉感到不知所措。他们俩已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自顾自地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

“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是错的，你又能好到哪里去？”她喊道，“你有什么比别人高明的呢？”

“我？我也不正确！”他也喊道，“我唯一的正确之处在于我明白这一点。我憎恶我自己的形象，我痛恨我自己是人类的一员，人类是个总括起来的谎言，一个大谎言抵不上一个小真理。人类还不及个人，个人有的时候还讲真理，而人类就是一棵谎言树。他们说爱是最伟大的东西，他们坚持说这些——都是些大骗子，看看他们都在做些什么！看那成千上万的人不断重复着，爱是最伟大的，慈善之心是最伟大的——但他们都在做些什么？从他们的工作你可以知道，他们这些说谎者，这些懦夫，从不敢坚持他们的行为，更不要说履行他们的谎言了。”

“但是，”欧秀拉悲伤地说，“那也无法改变爱是最伟大的这一事实。不是吗？他们的所做所为并不影响他们说的真理，对吗？”“当然，因为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理，那么他们一定会尽力去完成，但他们维持的是个谎言，因此，他们最后便胡作非为起来。说爱是最伟大的就是个谎言。你也可以说恨是最伟大的，因为事情的两极是平衡的——人们所需要的只是憎恨——憎恨，什么也没有，只有憎恨，以正义和爱的名义他们做到这一点。他们所有的人都把自己提炼成硝化甘油，从爱里提炼谎言杀人。如果我们想恨那就让我们得到它吧——死亡、谋杀、迫害、暴力、摧残——让我们得到它吧。但是不要以爱的名义。而我痛恨人类，我希望它被彻底地消灭，如果可以那样的话，如果明天所有的人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世界不会有任何损失，现实不会有任何改变，不仅如此，还会变得更好，一棵真正的生命之树，不再挂满那些可恶沉重的死海之果，也不再有无数的幻影带来的不可忍受的重负，也没有人类谎言的压力。”

“因此你希望所有的人都死去？”欧秀拉说。

“是的，我真的希望如此。”

“一个空无人烟的世界。”

“是的，完全正确。你呢？你不觉得创造这样一个没有人的世界的想法很美丽吗？只有无人践踏的青草和栖息其中的野兔！”他那愉快真挚的声音使欧秀拉不由得重新考虑自己的见解。一个干净、可爱、无人的世界——那的确很富有吸引力、真的令人向往，她的心开始犹豫，开始狂喜。但她仍旧对他不满意。“可是，”她反对说，“你自己也死了，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如果我知道这世界真的可以消除掉所有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死去。这种想法太美好，太舒畅了，那时，就再也不会出现另一个人类来玷污这宇宙了。”

“不，”欧秀拉说，“那就什么都不存在了”

“什么？一切都不存在了？仅仅因为人类没有了吗？你太抬举你们自己了。一切都会存在下去。”

“可是如果没有人类，怎么还会有别的？”

“难道你认为只有人类才能进行创造吗？绝不是这样，还有树木、青草、小鸟。一想到无人的世界的清晨，云雀起来啼鸣，我就非常兴奋。人类是个错误，他必须离开——当可恶的人类不再打扰它们时，青草、野兔、莽蛇，这些隐居的主人，真正的天使，便可以出来自由地四处活动——这些结实的精灵，多棒！”欧秀拉感到兴奋，他所说的，使她非常愉快，仿佛这是奇妙的幻想。当然，这仅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幻想，她自己也非常明白，人类世界那骇人听闻的现实，她明白人类不会这样干净、便捷地消失，人类还有一段漫长而可怕的路要走。她那敏感的女性的精灵般的心灵对此非常明白。

“如果人类能从这个地球上完全消失，那么创造会奇迹般地继续下去，只不过有一个没有人类的新的开始。人类是一个错误的创造——只要他不再存在，想想看，解放了的日子将是多么可爱——从烈火中直接诞生出来的事物。”

“但人类永远不会消失”，她不自觉地鬼使神差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世界会与人类一起消失。”

“噢不！”他回答说，“不是这样，我相信骄傲的天使和恶魔是我们的先驱，他们会因为我们不再出色而毁掉我们。那种鱼龙就是这样，它们和我们一样爬着、踉跄着前进，除此之外，看看那些接骨花木和风铃草——它们标志着自然的纯粹的创造将取代一切——甚至还有蝴蝶。但人类却永远无法超越爬行阶段，它在蝶蛹时就腐烂掉了，因而永远也不会长出翅膀，它是反创造的，就像猴子和狒狒一样。”

他说话的时候，欧秀拉一直注视着他。他的身体里似乎任何时候都有一种不耐烦和恼怒。但与此同时又对一切事物感兴趣并能容忍。她最不能置信的就是这种容忍，而不是恼怒。她发现不管何时，他都想法去拯救世界而不顾自己。这种理解在她的内心有了一种自慰和平衡的同时，也使她非常的蔑视和仇恨他。她希望他属于她自己。她憎恨萨尔瓦多·芒迪式的感情，他无法忍受伯基罗嗦而且偏激的话语。无论对什么人，他都会说相同的话，做同样的事，以使对方对自己着迷，这是一种狡猾的令人不易发觉的卖淫方式。

“然而”她说，“你相信你个人的爱吧？虽然你不热爱整个人类——”

“我根本不相信爱——就是说不比我相信恨或悲伤多。爱和其它的感情是一样的——所以你感到爱是很正常的，但我却不明白为什么爱会变成绝对的，它只不过是人们之间的一种关系，没有别的，只是人际关系的一部分，我实在无法理解，人们为何需要总感到爱而且比悲伤或欢乐的感觉要强烈？爱不是一种急需品，它只是一种适应于某种场合你可能产生也可能不产生的一种感情而已。”

“那你又为何关心人们呢？”她问，“如果你根本不信仰爱，你又为何为人类而烦恼呢？”

“我为什么这样？因为我无法摆脱它。”

“因为你爱它。”她坚持道。

这惹恼了他。

“如果我爱它，”他说，“那便是我的病之所在。”“但那是你永远也不想治好的病。”她带着冷漠嘲讽的口气说。他现在不作声了，感觉到她在故意激恼他。

“如果你不信仰爱，那你还信仰什么？”她挖苦地问：“只相信世界末日和青草？”

他开始觉得自己在受到嘲弄。

“我相信看不见的万物之主。”

“没有别的吗？除了青草和小鸟以外，你不相信任何有形的东西吗？你的世界太可怜了！”

“也许是吧。”他冷漠高傲地说，显然被激怒了，但却仍然摆出满不在乎、高高在上、孤芳自赏的神情。欧秀拉不喜欢他。但她也觉得失去了什么。她看着蹲在湖边的他。他身上有种旧学校那种呆板、清高又嫉恶如仇的劲儿，但与此同时，她也发现，他能迅速给人留下印象和吸引力。他给人以一种相当的自由感，他的眉毛、下巴，他的整个身影，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生动，尽管他满脸病容。

正是伯基给她造成的这种两面性的感觉使她内心里对他形成一种细腻的恨意，一方面他有神奇的令人向往的生活节奏，一种理想化男人的非常难得的品质；另一方面，他也有种可笑的卑微的特性，像萨尔瓦多·芒迪或是主日学校的教师，严肃而死板。他抬头看她，他看见她的脸色奇异而激动，仿佛内心正燃烧着强烈甜蜜的火焰，他的心被这种奇异迷住了。她因她心中的火焰的激动，而他完全纯粹地在惊异中被吸引住了。他向她靠近。她像一个神奇的超自然的女皇那样端坐着，容光焕发。“有关爱的观点，”他说着，迅速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意识，“就是我们恨这个字眼，是因为它已被用得庸俗了，我们应该停止，不再让它出现，直到若干年后，我们对它有了新的更好的理解。”他们之间有种理解的纽带。

“但它总是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她说。

“噢，上帝，不是这样，让它不要再代表那个。”他大叫，“让旧的含义全都消失吧。”

“但它仍是爱。”她坚持。她的一双眼睛跳动着奇怪、淡黄的光芒望着他。

他开始犹豫、迷惑、退缩了。

“不。”他说，“不是这样的，说是这么说，但世界根本无它的存

在，你没有必要说这个词。”

“那么我需要把这个词留给你了，让你在适当的时候把它从吊柜里拿出来。”她嘲笑说。

他们又开始对望着。她突然弹起身来，转身走开去，他也慢慢站起来，走到水边，蹲下来，无意识地笑着。他随手拣起一朵雏菊投进湖里，花茎恰似平底船，使雏菊像一朵小小水莲浮在水面上，仰脸冲着天空，它慢慢地打了个转儿，像跳着苦修士的舞蹈似地渐渐漂走了。

他看着它，然后又投入一朵雏菊，再投一朵，而他就那样蹲在岸边，用他那明亮沉醉的眼睛望着它们。欧秀拉转过身来看他，一种奇怪的感情涌上来，好像一种说不出的事情在发生，但这种感觉实在难以捉摸，某种力量正慢慢地控制住她，她说不清。她只是怔怔地望着那些雏菊的小小的明亮的花盘慢慢地在黑亮的湖面上漂流，这小小的舰队正漂向阳光之中，远远地还闪着点点白光。

“我们上岸去吧，跟着它们。”她有些害怕长时间地被困在小岛上，于是他们又回到船上。

她很高兴又重新回到陆地。她沿着堤岸走向水闸，那些雏菊的瓣已经散开，漂向四周。这些闪亮的小玩艺儿像些兴奋点，漂得到处都是，为什么这些花使她如此强烈如此神奇地感动？“看啊，”他说。“你叠的那些紫色的纸船在护送着它们，形成了一支浮筏的护送舰队呢。”

一些小雏菊迟疑地向她漂过来，在黑色而又清澈的水面上羞怯地闪闪发光，它们那欢快明亮的色彩越漂越近，使她高兴的几乎落泪。

“为什么它们是这样的可爱？”她大叫着“为什么我会认为它们如此可爱！”

“它们真是漂亮的花朵！”他说。她那满怀激情的声音使他感到有些不安。

“你知道，雏菊是一种菊科小花，通常是成簇群生，逐渐变成独具特色的品种，植物学家不是把它们列为进化过程中的最高级的品种吗？我看的确是这样。”

“菊科花种，噢，对，我想是这样！”欧秀拉说。她常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太大的把握，这一刻她所确信的东西可能在下一刻就变成值得怀疑的了。

“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么，”他说，“雏菊就是一种最好的民主，它是最高级的花种，因而它充满魅力。”

“不，”她嚷道：“不，决不是这样，它根本不民主。”“不是，”他承认说，“它是无产阶级的金色聚集体，四周被悠闲的富人围起白色华丽的栅栏。”

“多么可恨——你这种可恨的社会秩序！”她大声说。“完全正确，这就是雏菊，让我们别再理它吧。”

“好！让它当一次黑色吧！”她说，“如果还会有什么要成为你的黑色的话。”她挖苦着附和了一句。

他们站在一边，忘了一切，两个人像被什么东西叮了一下，愣在那儿不动了，只剩下意识在活动。他们之间所发生的小小的冲突撕碎了他们的思想，使他们仿佛成了两股非人的力量，在进行交流。

他意识到了这个空场。她想换一个普通点的什么话题来说点什么。

“你知道吗？”他说，“我在磨坊这儿有几间房子，难道你不认为我们可以去痛痛快快玩玩吗？”

“噢，是吗？”她说。没有理睬他语调中那有意流露出的亲密感。

他立刻调整了一下自己，又恢复了原来的距离。

“如果我发现我一个人应付生活就足够了的话，”他继续说，“那我将放弃我的全部工作，工作对我已无任何意义，我自己假装是人类的一员，但我却不会相信它，我对我生活中所依赖的社会信念不屑一顾，我憎恨人类社会那些垂死的器官，所以，受教育，除了浪费时间之外，什么都不是。当我有了彻底清醒的头脑后，我就会放弃它——可能就在明日，我将作我自己。”

“你有足够的物质生活吗？”欧秀拉问。

“是的——我每年大约有 200 镑，那会使我的生活还过得去。”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那赫米奥恩会怎么样呢？”欧秀拉问。

“那也结束了——一个完全的失败，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但你们仍然相互了解。”

“我们总不能装作陌生人一样吧。”

两个人都忍着不说话。“那样不是一种折衷的办法吗？”终于欧秀拉开口道。“我不这样认为，”他说，“你可以自己分辨是否是这样！”他们之间凡有几分钟的停顿，他在思考。

“一个人必须抛弃一切东西，一切的一切，以得到他最终想得 到的一件事情物。”他说。

“什么东西？”她挑战性地问。

“我不知道——共同自由。”他说。

她本希望他说“爱情。”

下面传来一阵很响的狗叫声。他像是被惊动了，但她却没有注意到。她只想着他看起来很窘迫。

“事实上，”他说，一种低低的音调。“我相信那是赫米奥恩带着吉拉尔德·克瑞奇一起来了，她一直在房子还没有装修以前来看看。

“我明白。”欧秀拉说，“她想来指导你房间的装修。“有可能。这有什么关系吗？”

“噢，不。我想，没什么问题吧！”欧秀拉说，“尽管从我个人说，我对她无法忍受，我觉得她整个是个谎言，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总喜欢谈论谎言。”她停了一会，然后突然大声说，“噢，是的，我介意她来装饰你的房子，我很介意，我不喜欢你总让她围着你转。”

轮到 he 无话可说了，他皱着眉头。

“可能。”他说，“我也不想让她来布置我的房间，不想她老在我周围，但我不能对她粗暴无礼，是吗？——不论怎样，我现在该下去看看他们了。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对吗？”

“我不想去。”她冷冷而犹豫地说。

“你不愿意吗？噢，来吧，来看看我的房子，来呀！”

第十二章 铺地毯

他往大堤下面走去，她很不情愿地跟着他，可她也不想离开他。

“我们已经彼此很了解了，我和你。”他说。她没回答。在磨坊那阴暗的大厨房里，那个工人的妻子正尖声地与赫米奥恩和吉拉尔德站着说话。吉拉尔德身着白衣，赫米奥恩则是兰色的闪闪发亮的印花软绸衣服，在幽暗的房子里发着奇怪的光。墙上笼子里那只金丝雀在声嘶力竭地叫着。这些鸟笼子都挂在后面那个朝阳的方形小窗周围。一束明亮的阳光穿过窗外的树叶直射进来。萨尔蒙夫人尖尖的声音盖过了鸟叫声。可是鸟叫得更欢快更响亮了，于是那女人的声音也提得更高，努力超过鸟叫。鸟叫得更加起劲了。

“鲁伯特来了。”吉拉尔德在嘈杂声中高叫。他听力非常好，但这鸟叫人喊的环境真使他受不了。

“哎呀，这些鸟真是！它们都让我们无法说话了。”工人妻子不满地大声说，“我要把它们都罩起来。”

她飞快地跑来跑去，把抹布、围裙、毛巾、案布都找来去盖鸟笼。

“现在你们可以停止了吧，让别人说会儿话。”她说着，仍然用一种相当高的声调。所有的人都看着她。很快鸟笼就都被盖上了。他们都沉浸在一种参加葬礼的心情里。罩布下仍然传来奇怪的抗议般的阵阵啾鸣声。

“噢，它们不会叫多久的。”萨尔蒙夫人肯定地说，“现在它们该睡觉了。”

“是真的吗？”赫米奥恩有礼貌地问。

“是的，它们会的。”吉拉尔德说，“它们会自觉地去睡觉，因为现在给它们一种晚上的感觉。”

“它们这么容易上当吗？”欧秀拉问。

“噢，是的。”吉拉尔德回答，“你知道法布尔的故事吗？他小时候曾把一只母鸡的头藏在它的翅膀底下，母鸡便马上睡着了。这是真的。”

“这件事促使他成了一个自然学家是吗？”伯基问。

“可能吧。”吉拉尔德说。

这时欧秀拉欣开一个盖鸟笼的布向里窥视，一只金丝雀蜷缩在角落里正倦倦欲睡。

“多蠢呀，”她大叫，“它真的以为黑夜来临了呢！多么荒谬，谁还会尊重一下如此轻易上当的动物呢？”

“是的，”赫米奥恩也走过来看。她把手放在欧秀拉的胳膊上抿着嘴低声笑，“是啊，它看上去不是很滑稽吗？”他笑道，“像个傻丈夫。”

接着她站得开了一点，手还放在欧秀拉的胳膊上，然后用她那温和的像唱歌般的声音说道：

“你怎么也来这里了，我们刚才看见古德兰了。”

“我过来观赏水塘，”欧秀拉说，“在那儿我看见了伯基先生。”

“是吗？这简直成了布兰哥温家的领地，不是吗？”

“我恐怕希望如此，”欧秀拉说，“我到这儿来清净一下，当我看到你从船上下来时，我就离开了堤岸。”

“噢，是吗？——现在我彻底弄清楚了。”赫米奥恩的眼睛好奇而兴奋地眨着。她总是带有她特有的那种奇特销魂的表情，不自然又有些放荡。

“我想离开的。”欧秀拉说，“但伯基先生想让我一起来看看房子。住在这里该多么幸福啊，这儿简直太好了。”

“是的，”赫米奥恩说，有些茫然。接着她便离开了欧秀拉，好像不再注意她的存在。

“你觉得如何，鲁伯特？”她唱歌似地用一种新奇而充满爱意的语调冲伯基说。

“很不错。”他回答。

“你觉得舒服吗？”她说着又显出那种好奇、阴险而销魂的表情。她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像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很舒服。”他回答。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而赫米奥恩则一直在用她那涂着重重的眼影的眼睛注视着伯基。

“你认为你在这儿会快乐吗？”她终于开口说。

“我相信，我会的。”

“我一定会尽我的力为他做好一切的”工人的妻子说，“我相信也希望我的主人很舒服地住在这里。”

赫米奥恩慢慢地转过身来看着她。

“太感谢你了。”她说，接着又一下子转了回来，恢复到她原来的位置，仰起脸来冲着他，只对着他一个人说：

“你量过这些房间了吗？”

“没有。”他说，“我刚才在修平底船。”

“我们现在做好吗？”她平静而不动声色地慢慢说。

“你有卷尺吗？萨尔蒙夫人。”他转向那女人问道。

“是的，先生，我想我可以给您找到一个。”那女人回答着就走向一个蓝子，“这是我唯一能找到的，不知是否管用。”赫米奥恩接了过来，尽管是递给伯基的。

“太感谢你了，”她说，“它很好，多谢！”接着她转向伯基，作了个欢快的动作说，“我们现在就开始怎么样？鲁伯特。”“其他人怎么办？他们会感到乏味的。”他不情愿地说。“你们介意吗？”赫米奥恩转向欧秀拉和吉拉尔德含糊地说。“噢，一点也不。”他们俩回答说。

“我们先量哪一间呢？”她再转向伯基，用同样愉快的声音说。现在她可以和他一起做同一件事了。

“我们走一间量一间吧。”他说。

“也许我该先准备好你们的茶，你们要用茶吗？”工人的妻子欢快地说。因为她又有事干了。

“可以吗？”赫米奥恩转过来冲着她说，那亲密的语调，简直使她陶醉，几乎想投入赫米奥恩的怀抱，而把其他人疏远了。“那我太高兴了。我们在哪儿用茶呢？”

“你们想在哪儿？在这里面呢？还是在外面的草坪上呢？”“我们该去哪儿用茶呢？”赫米奥恩对着大家故作声势地问道。“到池塘的堤岸上去，如果萨尔蒙夫人，您可以把东西弄好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们带到大堤上去。”伯基说。

“好的。”那女人高兴地说。

一帮人沿着过道来到前厅。房子虽空着，但却干净，阳光明媚。那儿有一扇窗户正冲着杂乱的前花园。

“这是餐厅。”赫米奥恩说，“我们来量这边。鲁伯特，你去那边——”

“我能为您效劳吗？”吉拉尔德说着要来接卷尺的另一头。“不，谢谢。”身着蓝色软绸裙的赫米奥恩高声说着，弯下腰去。对她来说，与伯基一起做事并且由她来指挥是一件愉快的事。她顺从地听她的指挥。欧秀拉和吉拉尔德在一旁观望。这是赫米奥恩的特点。在某一时刻她只与一个亲近，而把在场的其它人视为旁观者。这使她洋洋得意。

他们在餐厅里量着讨论着。赫米奥恩已经决定了这里该铺什么。如果有什么人要违背她，她便会立刻冒出一股无名火。伯基总是暂时接受她的建议。

他们继续往前走，穿过大堂，又来到另一间前厅，这一间比刚才那间稍微小点儿。

“这是书房。”赫米奥恩说，“鲁伯特，我有一张地毯，我想把它铺在这儿，你能让我把它送给你吗？接受吧，我想把它给你。”“是什么样的？”他不太热情地说。

“你还没见过，它是玫瑰红色底儿，带着些淡蓝色的金属粉，一种非常柔和的、暗暗的蓝色。我想你一定会喜欢，你觉得呢？”“听起来很不错。”他回答说，“什么样的？东方的？有绒毛的？”“是的，波斯地毯！它是用驼毛制成的。有丝光、我想它叫伯格莫斯，十二英尺长，七英尺宽。你觉得行吗？”

“可以。”他说，“但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么贵的一块地毯呢？我的那块牛津土耳其地毯还很不错呢！”

“但我可以把它送给你吗？请允许我这样做。”

“那东西值多少钱？”

她看了看他说，

“我不记得了，很便宜。”

他看着她，脸色沉下来。

“我不想接受它，赫米奥恩。”他说。

“让我把它铺到这屋子里吧，”她走过来，把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胳膊上，哀求地说，“不然我会很失望的。”

“你知道我不希望你送给我任何东西。”他无力地说。“我并不是想给你东西。”她接着说，“但你能接受这个吗？”“好吧。”他说。她又胜了，而他又输了。

他们走上楼。与楼下的两个房间对应，楼上还有两间卧室，其中的一间已经有些家具了。显然伯基已经在里边睡过。赫米奥恩仔细地在屋里巡视了一周，注意到每一点细节，像是要从所有的毫无生气的东西上感受伯基住过的气息。她摸了摸床，又看了看褥子。

“你确信你在这儿住得舒服吗？”她压了压枕头说。“很舒服。”他冷冷地回答。

“你觉得暖和吗？这里没有褥垫，我想你需要一个，你不该压太多衣服在上面。”

“我有一个褥垫。”他说，“正要运来呢。”

他们量了所有的房间，讨论了每种布置设想。欧秀拉站在窗边，看着那女人正把茶端上塘堤。她讨论赫米奥恩讨好的话，她想喝茶。除了这儿大惊小怪的事情外，她干什么都好。最后，他们都来到了绿草茵茵的堤岸上野餐。赫米奥恩倒了茶，她故意忽视欧秀拉的存在。而欧秀拉抑制了气愤，她转向吉拉尔德说：

“噢，那天我可真恨您，克瑞奇先生！”

“为什么？”吉拉尔德略微吃了一惊地说。

“因为你对你的马太残忍了，哦，我太恨你了。”

“他做了什么？”赫米奥恩唱歌似地说道。“一辆很可怕的大篷车开过来，他却让他有灵性的阿拉伯马和他一起站在铁路叉口上，可怜的东西，它乱踢乱叫，一直痛苦地挣扎那是你所能想象的最可怕的情景。”

“你为什么那样做，吉拉尔德？”赫米奥恩用一种平静审慎的口气问。

“它必须学会站着——假如它一听到汽笛的声音就乱蹦乱叫，那在这个国家它对我有什么用处呢？”

“那为什么给它不必要的折磨呢？”欧秀拉说，“为什么让它站在叉口处那么久呢？你把它骑到马路口就可以避免这一可怕的情景了嘛，你用马刺刺它，把它肚子的两侧都刺出了血，多可怕啊吉拉尔德板起了脸。”

“我必须用它。”他回答，“如果我想驾驭它，那它必须学会忍受笛音。”

“为什么它该这样？”欧秀拉生气地嚷道，“它是个有生命的东西，为什么它该忍受任何事情，就因为你强迫它做吗？它和你一样可以有自由权。”

“这个我可不同意。”吉拉尔德说，“我觉得马生来就该为人服务，这并不是因为我买了它，而是因为一条很自然的规律，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而让马做事情，这是很正常的。如果有谁跪在地上央求马和自己去做什么事，它的优越性得以发挥，那才叫不正常呢。”

欧秀拉正准备开口，赫米奥恩用她那唱歌似的语调说，“我是认为——我真的认为，我们必须有勇气让低级的动物来为我们而服务。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生物都看作是和自己平等的，那是真正的错误。我觉得把我们的感情用在有生命的动物身上那才叫错，那是缺少辨别力、缺少惩罚。”

“太对了。”伯基锐利地说道，“最让人憎恨的事情就是把太丰富的人的感情和意识加之于动物身上。”

“是的，”赫米奥恩有些厌倦地说，“我们的确需要作出一种选择，要么我们使用动物，要么动物使用我们。”“那可是个事实。”吉拉尔德说，“马有和人一样的意志，虽然它没有思想，严格地讲。所以如果你的头脑不重要，那么马可以支配你。我是不得要这么做的，我要做马的主人。”“假如我们学着怎样使用自己的意志，”赫米奥恩说，“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把事情都做到正确。我深信这点——只要我们能恰当、聪明地运用意志。”

“什么叫恰当地运用意志？”伯基问。

“一个有名的医生教过我，”她对欧秀拉和吉拉尔德说。脸上没有表情。“他教我，举个例子，如果想改掉一个坏习惯，你就需要在不想做的时候强迫自己去干——强迫自己去干，这样坏习惯就会戒除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吉拉尔德问。

“例如，假如你咬指甲，后来你不想咬指甲了，偏咬，强迫自己咬指甲，然后你就会改掉这个坏习惯。”

“真是这样吗？”吉拉尔德说。

“一点没错。我已经在很多方面做了成功的尝试。我是个很怪且易激动的人，通过学会运用自己的意志、只是通过学会运用自己的意志，我自己就正常多了。”

欧秀拉一直在看赫米奥恩扯着嗓子有模有样地说着。这位年轻的姑娘浑身掠过一股奇异的激情。赫米奥恩身上有一种力量，奇特、黑暗而令人吃惊，既吸引人又令人憎恶。

“这样运用意志是一种灾难。”伯基严厉地说。“让人恶心。这样的意志是卑贱的东西！”

赫米奥恩用她混沌朦胧的眼睛看了他一会儿，她脸部柔软，消瘦而苍白，有一种光，上唇有点斜。

“我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她终于说道。好像她的经历和实际上她的说法、想法有点差距：有一个奇怪的裂缝。她情绪不高，头脑中很乱。终于她似乎在漩涡一样混乱的思绪中抓到了线索。而伯基却一直感到很讨厌。她抓得很牢。她的意志一定不会让她失望。她说话平静而有份量和信心。然而她却感到一阵恶心，好像晕船的感觉。她不禁颤抖起来。这种感觉一直要压垮她的精神。但她的精神并没有崩溃，她仍有坚强的意志随她在漩涡中挣扎。看着她陷入极度的疯狂之中，但他仍一直和她作对。

“当然，”他对吉拉尔德说，“马并不像人似的有完整的意志，马没有一个固定的意志，严格地讲，每匹马都有两个意志，一种意志是它心甘情愿受人控制——而另一种意志却想自由、不受限制。如果某一次你骑马时，马突然脱缰而跑，这时就说明马的两个意志产生了矛盾。”

“我骑马时的确出现过马脱缰的情况。”吉拉尔德说，“我从没想到这是马有两个意志的结果。我只是认为马受惊了。”赫米奥恩并没理他们的对话，在他们开始谈论时，她已经把什么都忘了。

“为什么马要自己受制于人？”欧秀拉问，“我对此不能理解，我不相信马愿意这样。”

“不，它愿意。这是最终的——或许是最高的——一种爱的冲动：将自己服从于人。”伯基说。

“你对于爱的概念多么稀奇古怪。”欧秀拉挖苦地说。“女人和马一样，心中有两种意志互相矛盾，一种意志是他甘心于服从男人，另一种意志却是她也想自由，想把她的骑手摔下去。”

“也就是说，我是一匹脱缰的马啦？”欧秀拉说着，突然大笑起来。

“想驯马是一件危险的事，更不要说女人啦！”伯基说，“统治本身包含着一些麻烦的对手。”

“又是一个奇怪的理论。”欧秀拉说。

“对极了。”吉拉尔德说，露出一丝笑意，“满有意思的。”赫米

奥恩不能忍受下去了，她站起来，用她的唱调说，“黄昏的景色多美啊！有这么强烈的美的享受，我真醉了。”欧秀拉听到她的叫声也动了心。她站起来。伯基对她来讲，像是个怪物，可恨而自高自大。她和赫米奥恩在岸边散步，一边说着美好高兴的事，一边采着柔软的立金花。

“你希望有一件”欧秀拉对赫米奥恩说，“带着这种橙色斑点的黄衣服——一种棉布衣服？”

“是的，”赫米奥恩说，停在那儿凝视着立金花，让自己从中得到安慰。“它多可爱啊！我应该喜欢它。”

她对欧秀拉微微一笑，显出一种打心眼里喜欢的神情。吉拉尔德和伯基呆在一起，想弄个明白、搞清楚他所讲的双重意志的含义。吉拉尔德脸上露出激动的神情。

赫米奥恩和欧秀拉两人随意漫游。一种很深的情谊把她们俩连在一起。

“说实话我不想被迫对生活加以评判分析，我的确是想看到事情都很完美，不想损害它们的美丽，它们的完整以及它们的自然、纯洁。你难道没觉得，没觉得你已无法忍受如此这般地探索下去吗？”赫米奥恩说着停在欧秀拉面前，转过身对着她，两只拳头猛地往下一砸。

“不错。”欧秀拉说，“我有种感觉，我很讨厌这种四处探索的做法。”

“我很高兴你会这么觉得。有时候，”赫米奥恩说着又不走了，转身对着欧秀拉，“有时我自己觉得是否应该向一切都屈服，是否我抵制力太弱，所有的美丽、所有的纯洁都会被破坏——我觉得没它们我活不下去。”

“没它们我简直不能活。”欧秀拉大声说，“那种想把一切都在头脑中弄清楚的理念是对神的不虔诚，的确有些事需要上帝先考虑，现在这样，将来也这样。”

“对！”赫米奥恩说，好像一个孩子一样起誓，“事实上就应该如此，对吗？鲁伯特——”她抬头望天，思索着，“他把事情分析得太零碎。他确实像个孩子，一定要把每件东西拆开成小块，想看看这是什么做成的。我觉得这样做得不对——确实像你说的，对神不虔诚。”

“就好象是打开花蕾，来看看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欧秀拉说。

“对了，这样的话，把一切都毁了，是吧，这样就没有开花的可能性了。”“当然没有，”欧秀拉说，“那绝对是扼杀了。”

“是的，确是这样。”

赫米奥恩注视了欧秀拉好一会儿，看起来像是从她那里得到证实。接着两个女人沉默了一会儿。她一旦取得了一致，她就开始变得互相排斥起来。欧秀拉很想从赫米奥恩身旁离开。她费了好大劲才克制住自己的感情。

她们像是开始合谋离开了男人，取得了一致以后又回到男人身旁。伯基抬起头看见她们两个。欧秀拉很讨厌他那冷漠的注视。他什么也没说。

“咱们走吗？”赫米奥恩说，“鲁伯特，你来肖特兰兹吃饭吗？你马上就來吗？你和我们一起去走吗？”

“我还没换好衣服，”伯基回答说，“你知道吉拉尔德很讲究这些。”

“我并不讲究这些”，吉拉尔德说，“但如果你和我一样不喜欢房子里有一群不懂礼节吵吵嚷嚷的粗人，如果讲究礼节的人彬彬有礼——至少吃饭时会这样，那你一定会讲究的。”“好的。”伯基说。

“但你去换衣服时，我们不能等你吗？”赫米奥恩坚持地说道。“如果你愿意。”

他起身向屋里走去。欧秀拉说她该走了。

“只是，”她说着转向吉拉尔德，“我必须说，无论人怎样是动物的主人，我们认为人没有权力去侵害低级动物的感情，我们认为如果在火车正开过去时骑马到马路上，那会显得你又明智又有教养，而且还有恻隐之心。

“我知道了。”吉拉尔德笑着说，但也有些恼，“下次我一定记住。”

“他们都认为，我是个爱管闲事的女性。”欧秀拉边走边想。但她依然准备按自己的办。

她跑回家，陷入沉思。她为赫米奥恩所深深打动，她和她进行了很深的接触，所以两人有一种联盟关系。但她又受不了她。不过她把自己的想法抛在一边。“她的确很好。”她自语道，“她想要的是正确的东西。”她试着去认为自己和赫米奥恩是一个整体，而和伯基则格格不入。她对他充满了敌意。她又被一些亲和力、内心的某种本性所束缚而不能与他分开，这让她很生气又很安慰。

她经常下意识地一阵阵颤抖。她清楚其实自己已向伯基提出了挑战，而他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挑战，这可是他们之间的殊死战斗——或是为新的生活战斗。尽管谁也说不出他们为何而斗争。

第十三章 米诺

时日一天天地过去了，而她却一丝音讯都没得到，他是不是准备不理她了？他不想进一步了解她的秘密了吗？她每天心事重重，精神不振，心中苦涩。但她自己很清楚，她是在自寻烦恼，他一定会和她联系。她不对任何人说这件事。

后来，他果然托人捎来一张便条，问她是否愿意和古德兰一起去他的房子里喝茶。

“他为什么让古德兰也去？”她马上问自己。

一想到他保护自己，她心中马上就一阵难过。但最终她对自己说：

“我不想让古德兰去，因为我想让他多对我说些什么。我不对古德兰说起此事，我要一个人去，这样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她发现自己坐的煤车爬上了山坡，驶出了小镇，往他的住处开去。她看起来好似经历了一个梦幻世界，已和现实相脱离。她看着小镇破烂肮脏的街道慢慢后退，好像她是一个与物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精灵，这一切和她有什么关系呢？她像精灵一样置身于起伏移动之中，身子突突跳动着变化不定。她再不去想别人怎么看她了，人们在她的世界中消失，她不受任何约束。她奇怪而模糊地觉得自己从物质外壳的生活中分离开来，好像一颗种子，从她已知的世界中掉下来，从壳中掉出，落入未知世界。当她被女房东带到伯基房间时，他站在屋子中间。他也激动得厉害，她看到他浑身在发抖，那脆弱的身体静立着，好像有股强大的力量在他身上起着作用，从他身上迸发出来，几乎让她眩晕。

“你自己来的。”她说。

“是的，——古德兰不能来。”他马上猜出是什么原因。

他们俩都静静地坐着，房中有一种可怕的紧张气氛。她意识到房间中光线充足，很舒服，而且让人心情舒畅——还有一颗倒挂金钟吊着绯红和紫色的鲜花。

“多美啊！”她先打破了沉默。

“是啊——你认为我忘了上次我说的话了吗？”

欧秀拉一阵头晕。

“我并不想让你记住它——如果你不想的话。”她在眩晕中挣扎道。

又是一阵沉默。

“不，”他说，“不是那样，只是——如果我们要互相理解，我们必须永远作出保证，如果我们想保存一种关系，即使是友谊，那这种关系就必须是最终性的，不可改变的。”

在他的话中有一种不信任甚至是生气的口气。她没有回答，她的心在猛烈收缩，她说不出话。

看她不想回答，他继续说，很热烈地表白他自己。

“我不能说我要向你表示爱慕——我要的并不是爱情，我要的是更加不带个人感情的、更坚固——很稀有的东西。”然后是一阵沉默，接着她说，

“你意思是你不爱我。”

她说这时候心里特别难过。

“是的，如果你愿意这样想的话——虽然那可能不是真的，我不知

道，无论如何，我对你没有爱情——没有，而且我也不想有，因为最终，爱情是会枯竭的。”

“爱情最终会枯竭？”她问，嘴唇都有些麻木了。

“是的，最终，人是孤独的，不受爱情的影响，我也成了一个不受爱情影响、超越爱情、超越任何感情纠缠的人。你也一样。但我们却都在说爱情是根本，那是在骗自己。不，爱只是树枝，而根却是超越爱情的，是一种完全的孤立体。一个孤立的我，不和人联系，不去混合，永远不会。”

她睁大眼睛不安地看着他，一种很正经的神情显露在他涨红的脸上。

“你是说你不会爱我？”她问，一副惊恐的神色。

“是的，可以说是——我以前恋爱过，但只要有超越，那么就不会有爱情。”

她不能屈服，她觉得自己昏厥得厉害。但她不能屈服。“但你怎么知道呢——如果你没恋爱过？”她问。

“我讲的是真的，你和我身上都有种超脱，那是高于爱情的，超越了视觉世界，好像一些远在视觉之外的星星似的。”“所以，这世上就没有爱情。”欧秀拉嚷道。

“从根本上讲那不是爱而是其它的东西，最终，没有什么爱。”欧秀拉思考了好一会儿，然后她从椅子上慢慢地起来，用一种不可改变的反感的语气说：

“那让我回家吧——我留在这儿干什么？”

“门在那儿。”他说。“你是自由的。”

在这关键的当口，他及时地收住了话。她静静地在哪儿站了几秒钟，然后又坐了下来。

“如果没有爱情，还有什么？”她几乎是控制地嚷道。“某种东西。”他眼睛看着她说道，内心里在抗争着。“什么东西？”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无法与她进行交谈，她正处于一种对抗的情绪之中。

“有一个，”他出神地讲，“一个最终的我，赤裸裸而没有人的情感，也超脱于任何责任。同样也有一个最终的你，我就像在这样状况下和你相会，不是在激情或者绵绵柔情之下——而只有超脱，没有语言、没有条约。那时，我们是两个赤裸的无人知道的动物、两个完全陌生的动物，我就会很想接近你，你也会很想接近我，而且不用负什么责任，因为那时没有行为的准则，不需要理解、不负任何责任，什么也不需要，谁也不强求别人，人们只按最原始的要求来索取。”

欧秀拉听着他的话，脑子都木了，她几乎没有知觉，他的话太出人意料，太不符合实际情况。“那太自私了。”她说。

“是的。如果说是彻底的纯粹，倒是说对了。但是一点也不自私。因为我不知道你要什么，我接近你就等于是把自己交给陌生，我们之间所需要的就是发誓，发誓抛开一切，甚至抛开自己，不再生存，这样我们就可以趋向完美。”

她沿着自己的思路在思索。

“但那是因为你爱我，才会需要我。”她坚持说。

“不，不是，那是因为我信任你——如果我确实信任你的话。”“你敢肯定吗？”她一笑，又感到很伤心。

他在端详着她，几乎没有注意到她的话。

“是的，我必须信任你，不然，我为什么会在这儿说这些。”他回答说，“但我只能这样来证明。我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并没有强烈的信任感。”

他忽然显出精神不振，缺乏自信。她不高兴这样。

“但你不认为我好看吗？”她用一种嘲弄的口气坚持说。他看了看她，看她是不是真的漂亮。

“我并不觉得你漂亮。”他说。

“一点也没有吸引力？”她辛辣地嘲讽道。

他忽然皱起眉头，显得很恼怒。

“难道你不知道，这并不是一个视觉欣赏的问题。他大声地说道，“我不想看你，我已经看了足够多的女人了，我看到她们就觉得恶心，我要的是我看不见的女人。”

“我很抱歉，因为我不能隐形来满足你的要求。”她笑了起来。“是的，”他说，对于我来说是无形的，如果你不强迫我用眼睛来注意你。我也并不想看到你也不想听到你说话。“那你让我来喝茶干什么？”她讽刺道。

但他没有理会她，他在自言自语。

“我想在你身上找到连你自己也不知道的你，那个被平凡所否定的你，但我不要你漂亮的容貌，也不要你的女人味的情感，我也不要你的思想、主意和观点——对于我来说，它们全都微不足道。”“你很自大，先生！”她讥讽道，“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女人的情感或者我的思想情感是什么，你甚至不知道我是怎样看你的。”“我对此一点都不介意。”

“我觉得你很蠢，我认为你想对我说你爱我，而你却在绕圈子。”

“行了！”他突然抬起头气愤地说，“好，现在你走，让我一个人呆着，我再也不想听你那俗不可耐的挖苦。”

“这真的是挖苦吗？”她嘲弄地笑着说。她的脸真正开始舒展开了，她的理解是刚才他已露出他对她的爱慕，但他的语言又很荒唐。

他们俩沉默了几分钟。她像一个孩子似地高兴了起来。他的专注消失了，他开始自然平静地端详她。

“我需要的是和你建立一种奇异的关系。”他静静地说，“不是一种会合或混合——你是对的——是一种均衡关系，在两人之间的一种平衡——像是星星之间的平衡一样。”

她看着他，他一脸正经的样子，而她觉得这种正经有些可笑、俗气，那让她很不自在，很不舒服，但她又特别喜欢他，但为什么要和星星有什么关系呢？”

“这不是很突然的吗？”她嘲讽道。

他开始大笑。

“最好在我们签字之前，读一下合同的条文。”他说。这时，一只刚才一直睡在沙发上的小猫跳下来，伸了伸懒腰，四只长腿伸得很直。接着拱起它的脊背，然后像箭一样，冲出房间，穿过窗户到了花园。

“他在追什么？”伯基说着站起身子。

那只小猫很有派头地在小道上奔跑，尾巴摇摆着。它是一只普通的白爪米诺猫，一位颀长的年轻绅士。一只蜷缩着身子，毛发蓬松、皮色棕灰的猫沿着栅栏悄悄地走过来。米诺猫很神气地走向她，带着一股大丈夫般冷漠的神情。她伏在他前面，很谦卑地趴在地上。这是一个毛发蓬松的软弱的无家可归者。她抬起头用像宝珠般碧绿可爱的眼睛热切地看着他，他却是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情看她。因此，她趴着向后移了几英寸，她缩成很奇妙、柔软的小团，像一个影子在动。

他，很有风度地迈着修长的腿走在她后面，突然，他发起凶，没有原因地用爪子在她脸上轻扫了一掌，她跳开了几步，好像从地上飘起的叶子。接着她又谦卑地伏下身，显出很大的耐心和顺从。米诺猫假装没看见她。他庄重的眼光看着远方的景色。她马上站起来，悄声向前移。毛发蓬松的棕灰色影子向前动了几步，接着开始加快步子，一转眼她就象梦一样消失了。这个时候年轻的灰白老爷一下子蹦过去挡住了她，轻柔而痛快地打了她一掌，她马上服贴地趴下了。

“她是一只野猫。”伯基说，“是从树林里跑来的。”野猫的眼珠闪了闪，好像有两道绿色的火焰射向伯基。接着她轻快迅速地跑到花园中间，停下来四处张望。米诺猫格外傲气地把头转向主人，悠然地闭上眼睛，站在那儿像一座完美的新雕像。同时，野猫的惊异的绿眼珠一直在神秘地凝视着。接着她又一次像影子一样冲向厨房。

米诺猫很漂亮地跃了起来，像一阵轻风扑向她，用白色的小掌毫不留情地打了她两下。她很顺从地趴下、向后缩。他在她后面，忽然又用他那有魔力的白掌轻轻打了她两下。“哟，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欧秀拉很气愤地喊着。“他们关系很亲密。”伯基说。

“那为什么他就这样对她？”

“是的。”伯基说，“我认为他想让她清楚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他真烦人！”她大声说，出了房间到了花园，她冲着米诺猫喊，“住手！不准这样，别打她了。”

野猫像一只敏捷的幻影，消失不见了。米诺猫瞟了欧秀拉一眼，接着他不屑地把目光从她身上转到他的主人。“你欺负人，米诺。”伯基说。

年轻而修长的猫看了看伯基，眯着眼睛，然后转头去看远处的风景，好像把这两个人都忘了。“米诺，”欧秀拉说，“我不喜欢你，你是个喜欢欺负别人的家伙，和所有的男人一样。”

“不对。”伯基说，“他是有道理的，他并不是个欺负弱者的家伙。他只不过是坚持让那可怜的野猫承认他们二人的命运，因为像你所看到的，她头发蓬松，像风一样胡乱交往，而他只和我在一起。他要坚持这种绝对的稳定。”

“好了，我已懂了！”欧秀拉叫道，“他要走自己的路——我明白你那一套华丽的语言要说什么——专利、霸道，我是指专制霸道。”

那只小猫又瞥了伯基一眼，并流露出对那位大喊大叫的女人不屑的表情。

“我很同意你这么做，小猫。”伯基对猫说道，“保持你的男性尊严，还有你那优秀的理解力。”

米诺猫又眯起了眼睛，仿佛在望着太阳。接着，他突然装出一副与

两人无关而且很快活的样子跑开了。他的尾巴高高地翘起来，很快地往前赶。

“这会儿他又要去寻找那只漂亮的野猫了，用自己的智慧去逗她开心。”伯基笑着说。

欧秀拉看着这个站在花园里的男人，他头发随风飘着，嘲弄地眯着双眼笑。她大声叫，“什么男性的优越，这最让我冒火。简直是在胡说。即使你的说法有点道理、也没有人会把它当回事。”“那只野猫不会生气。”伯基说，“她也觉得那是正确的。”“是吗？”欧秀拉嚷道，“谁相信这话！”

“谁都相信。”

“这和吉拉尔德·克瑞奇对待他的马一样——想欺负弱者，真正的权力意志——卑鄙得厉害。”

“我也同意权力意志是卑鄙的。但对于米诺来讲，它的愿望是把母猫带入很稳定的平衡状态。使她能 and 雄猫产生很永久的亲密的关系。正如你看到的，如果没有他，她只是个无家可归的、一团乱糟糟的小东西，这是一种能力意志，如果你愿意这样讲的话，一种能力意志，把“Pouvoir”当动词用。（注：该词作动词，按“能力”讲，名词按“权力”讲。）

“啊，诡辩！它可成了正当了。”

“哦，是的。亚当让夏娃和他呆在一起，像是颗星星一样保持在它的轨道上，这样他就让她永远地留在天堂中。”

“嘿，是，是。”她向他点着手指叫了起来，这可是你说的——星星在他的轨道上！一颗卫星——火星和他的卫星——她就应该是这样，那儿——你是这么说的——你可是说出了真相。”他微笑着站在那儿，露出失败、开心、恼火、佩服及爱慕的神色。她那么机敏，像明亮的火焰，这么会报复，她的感受力危险而丰富。

“我从没这么说过，”他说，“如果我有机会把话说完的话。”“不，不，”她大叫道，“我不让你说。你说过一颗卫星，不准食言，你说过。”

“既然我没有说过，你就不可以相信。”他说，“我既没有明说，也没有过暗示，也没有提及，也不想要一颗卫星，从没有。”“你这个骗子！”她真的生气地大喊道。

“茶沏好了，先生。”女房站在门口说。

他们俩望了望她，神情很像刚才两只猫望着他们的样子。“谢谢，戴金夫人。”

他们俩又陷入了沉默，顿时房中一片寂静。

“请过来用茶。”他说。

“噢，我想喝点。”她答道，振作起精神。

他们面对面地又坐在茶桌旁。

“我没说，也没提卫星，我的意思是两颗平等的星星，在连接中互相平衡——。”

“你说出了真相，全露了马脚。”她大声说。马上就开始吃茶点。他发现她根本不理他的解释。便动手去倒茶。

“这些东西真好吃！”她大声说。

“请自己放糖吧。”他说。

他把杯子递给她。他的这些东西都是那样优雅，那些显出紫红的光

泽、染成翡翠色的杯子、盘子是那么好看。还有那些形状美观的碗和碟子，古典气的茶匙，交织着淡灰、深黑和紫色颜色的桌布衬托下，显得色彩协调，非常雅致。但欧秀拉却从中看到了赫米奥恩的影子。

“你这些东西真好！”她几乎是生气地说。

“我喜欢它们。这些东西本来就很可爱——令人快乐的东西，让我很高兴。戴金夫人心地善良，她把一切都考虑得很周到。”“的确，”欧秀拉说，“现在的妻子不如女房东，女房东照顾得肯定更加周到。如果你结婚了，这房间怎么会布置得像现在这么漂亮呢？”

“但你想象一下，这儿该有多空虚。”他笑道。

“不，”她说，“我很妒忌男人们有女房东的周到服务和这美丽的住所，有了这些，他们就别无所求了。”

“在管理家务方面，我没什么要求，人们结婚是为了有一个家，这种做法让我感到腻味。”

“但是，”欧秀拉说，“现在男人对女人没有什么需求了，是不是？”

“从外面讲，可能是——除了和她睡觉生孩子外。但从实质上说，现在并不比过去少一点需要，只不过是人们害怕麻烦而不去费神回归到实质上罢了。”

“什么实质？”她说。

“我确实以为，”他说，“由于种种神秘的联系，世界组合在一起。人和人之间根本的统一是一种束缚，最直接的束缚就是男女之间的结合。”

“多迂腐的观点。”欧秀拉说，“为什么爱是一种束缚——不，我没有这种束缚。”

“如果你往西走，”他说，“你就没有了往东南北走的可能性，如果你想一致，那么你就排除了混杂。”

“但爱情是自由的。”她声明道。

“别和我争了，”他说，“爱情是一个排斥其他一切的东西，如果你愿意，它还排斥自由。”

“不，”她说，“爱情包括一切。”“多愁善感的瞎说，”他反驳说，“你想要的是一种混乱的状态，就这样。你那一套爱情中的自由，什么自由就是爱情，爱情就是自由，都是纯粹的虚无主义，其实，一旦你进入了一种纯粹的和谐，那就不可改变了。直到它不能再更改时，才能达到纯粹的和谐，到了不可更改时就好像是星星的轨道，只有唯一的方式了。”“哼。”她严厉地说，“这是陈腐的旧道德。”

“不，”他说，“它是一个创造的法则，一个人是受约束的，一个人必须约束自己和别人结合——永远。这不是自私——这是在神秘的平衡和统一中保持自我——就如一颗星星和另一颗星星保持平衡。”

“你把星星给扯进去，我就不相信你的话。”她说，“假如你说的是真的，就不会用什么比喻。”

“那，你是不相信我了。”他生气地说，“我相信自己就足够了。”

“这也是你的另外一个错误。”她回答说，“你不相信你自己，对于你自己所说的你并不完全相信，你并不真是想要这种结合，否则的话，你不会对此说这么多，你会去得到它。”

他愣了几分钟，无话可说。

“得到什么？”他说。

“就是爱情。”她挑战地对他说。

他又是生气地呆了一会儿，然后他说：

“我告诉你，我并不是那样去相信爱情的，我告诉你，你想用爱情去满足你自己的私人欲望，得到你自己的利益。爱情是向你谄媚——对每个人都这样，我恨它。”

“不，”她大声道，像眼镜蛇一样把头向后仰，双目发怒，“爱情是自尊的过程——我要自尊——”

“自尊和谄媚，自尊和谄媚，我明白你。他反过来讥讽道，“自尊和谄媚，接着就是向自尊谄媚——我明白你和你的爱情，它是一个钟摆，一种反复的弹跳。”

“你敢肯定？”她刻毒地讥讽道，“我的爱情是什么？”“是的，我能。”他回敬了一句。

“这么肯定，”她说，“一个人这么肯定怎么能对呢？这就说明你错了。”

他特别生气，就又不说话了。

他们一边讨论一边敌对地互相数落，直到两人都精疲力竭。“告诉我一些你和你的亲人的事。”他说。

接着她向他谈到她的亲人母亲，也谈到斯克里宾斯基，她的初恋，以及她后来的经历。他静静地坐在那儿，看着她说话，她好像很恭敬地听着。她给他谈了那一切曾经让她痛苦、给她留下伤痕的往事。她晚上显得特别美丽，同时又显得特别困惑。看到她自然的光彩的流露，他好像在心灵中有了一种特别舒适的感觉。“如果她真能立下终身誓约就好。”他自己固执而热烈地想，但又毫无希望。他的内心不禁发出一阵轻笑。

“我们都受了很大的苦。”他嘲弄地说。

她抬起头看他，脸上的神色喜不胜收，眼中闪烁着奇异的黄色亮光。

“真的。”她没有顾忌地大声喊到，“这都有些荒唐，是不是？”“是的，很荒唐。”他说，“我真受够了这些折磨。”“我也一样。”

她的嘲弄而又无所顾及的神情流露在她容光焕发的脸上，这几乎使他感到害怕。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她都要一直走下去，只要她一旦作出了选择。他不相信她。他害怕这样一个无所顾及，会毁灭一切的危险人物。不过他心中在暗暗发笑。

她走到他身边，把手放在他肩上，用奇异的有金光的眼睛俯首看着他，十分温柔，但又隐藏着一股魔鬼般的神情。“说你爱我，对我说，‘我亲爱的’”她恳求道。

他看着她的眼睛，注视着她。他的脸上有些讥讽的表情。“我已经够爱你的了。”他生硬地说，“但我要爱情成为其它的东西。”

“可是为什么？可是为什么呢？”她坚持道。弯腰把她那光滑诱人的脸贴向他，“为什么爱情还不够呢？”

“因为我们不能更好地融为一体。”他说着，用双手搂住了她。“是的，我们不能。”她说，口气很强烈泼辣又温顺。“我们只能彼此相爱。对我说，‘亲爱的’，说呀说呀！”她用手绕着他的脖子。他把她搂过去，轻轻地吻了吻她，用充满爱恋、嘲弄的口气低声哼着，“是的，我

亲爱的，是的——我亲爱的，爱情已足够了，我爱你——我爱你，我别无所求。”“是的，”她低声道，很甜蜜地把身子紧紧地靠住了他。

第十四章 水上聚会

克瑞奇先生每年总是要在湖上举行一次水上聚会。威利湖上有一艘游艇和几艘划艇。他家场地上搭起了一个大帐篷，宾客可以在那里喝茶，也可以到泊着游艇的湖边，坐在胡桃树的荫影下用餐。今年，中学里的老师和公司里的领导们被一起邀请来了。吉拉尔德和他的弟弟妹妹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惯例，而且这可以使父亲高兴。父亲只能每年在这个时候请这个地区的一些人一起来欢聚，因为他喜欢向那些比他低下、从属服从于他的人施舍。但他的孩子们却喜欢跟他们地位相当的人交往；他们讨厌那些地位低下的下层人，他们经常表现出低三下四的感恩而又笨拙的形象。

然后他们也愿意参加这个聚会，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这么过来的。这次他们更想参加，因为他们内心感到些歉疚，他们的父亲生着病，他们不想让他难过。因此劳拉十分高兴地准备替母亲作这次聚会的女主人，而吉拉尔德则负责水上的娱乐活动。

伯基曾写信给欧秀拉，希望在这次聚会时能与她相见。而古德兰虽然讨厌克瑞奇家那好像施恩似的的感觉，但只要天气好的话她愿意陪父母来一趟。

这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微风吹拂。姐妹俩穿着白色的皱绸礼服，头上戴着柔软的草帽。古德兰腰上系一条黑红黄三色的腰带，光彩夺目，脚上穿着粉红的长筒袜，草帽的边上有黑红黄三色的装饰带，她把帽沿压得较低，手上搭一件黄色的丝绸外套。这一身打扮使她惹人注目，好像法国画展览中的一幅画一样。父亲不喜欢她这一身打扮，他生气地说，“你还不如把自己打扮成圣诞节的彩色烟花，五彩缤纷地炸开才好！”

但古德兰是不怕别人说闲话的。她身着这身服装显得分外典雅，光彩照人。当路上的人注视她并在身后吃吃地笑时，她便对欧秀拉用法语大声说：“瞧那人的德性，简直一个十足的二傻子。”她说着法语转脸去看那些吃吃发笑的人。

“不，完全不是不可能。”欧秀拉不掩饰地说。于是姐妹俩开始了一阵对话，那是敌视她们的人无法理解的，而她们的父亲则变得越来越恼火。

欧秀拉除了粉红色的帽子、深红色的鞋子外，全身穿着如雪一样的白衣服，没有任何的装饰。她手上搭一件桔黄色外套。她们就打扮成这样和他们的父母向肖特兰兹走去。

她们俩不停地笑她们的母亲。她穿的是一件黑红相配的条子纹夏装，戴着紫色的草帽，走路时却像小姑娘一样扭捏慌张，很拘谨地挽着她丈夫。她的女儿们以前没有发现她这么胆小羞怯。而她的丈夫和平常一样，虽然穿着最好的衣服，可衣服上全是皱褶，好像他还是个十分年轻的丈夫，在妻子化妆时，他刚抱过孩子一样。

“看前面那对年轻夫妇。”古德兰不动声色地说。欧秀拉看了看父母忍不住突然笑出声来。当她俩抬头再看前面走得很羞怯又不合时宜的父母时，她们禁不住地停下来，捧腹大笑，眼泪都出来了。

“妈妈，我们在笑你呢！”欧秀拉叫道。她跟在父母身后笑得喘不过气来。

布兰哥温夫人转过身，脸上露出疑惑和生气的表情，“哦，真的吗？”她说，“我有什么好笑的，我倒想听听。”她相信自己的外表不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她十分镇定自信，不在乎任何批评，好像她是无可指责的。她平时不太注意，总是穿些比较怪的衣服，可是她穿着倒满不在乎，自在而中意。尽管衣冠不整，但无论穿上什么她就自认为是对的，没有什么可挑剔，她生来就有一种贵族味道。

“你看上去很有气派，像个乡下的男爵夫人。”欧秀拉说。看着她们母亲自然的傲慢变成了一种扭怩，她们俩又尖声地笑起来。“滚回去，你们两个白痴，只知傻笑的白痴。”父亲很生气地大叫道。

“嗯—嘿—呃！”欧秀拉说着对她暴怒的父亲做了个鬼脸。他的眼睛里直冒火星，身子前倾着，真的生气了。

“别傻了去管她们两个大傻瓜！”布兰哥温夫人说着继续往前走。

“我倒要看看这两个家伙还敢不敢在我后面又笑又叫——”他耿耿于怀地说。

她们俩站在靠树篱的路边看着他生气的样子，笑得不成样子。“你怎么学得跟她们一样傻呢，偏要去理她们。”布兰哥温夫人因为他真生气了也恼怒起来。

“爸爸，那边来人了。”欧秀拉嚷了一声，语气中带着讥讽地警告。他很快回头看了一眼，接着紧忙追上妻子，步子僵硬生气地往前走。姐妹俩在后面跟着，笑得力气都没了。

等人走过以后，布兰哥温很笨拙地大声嚷道，“她们如果再这样，我就回去，如果再让我在路上这样公然地被人取笑真他妈的见鬼了！”

他确实恼火了。听到他那很粗鲁的恶语，两姐妹马上就闭嘴不笑了。但她们的心中有种轻蔑的感觉。她们俩很恨那句话“在路上公然的被嘲笑”。但古德兰善于调和。

“可我们的笑并没有要伤害你们啊”，她大声说着，有种不自然的柔情。父母听了很不舒服。“我们笑是因为喜欢你们啊！”“我们走在前面吧！他们如果这样生气。”欧秀拉生气地说。就这样他们来到了威利湖。湖水蔚蓝而优美，一边是阳光明媚，草木茂盛的开阔的斜坡，一边是长满黑压压树木的很陡的山崖。那艘小游艇突突地离岸而去，推进器奏出闷闷的音乐。船上都是人，一群穿戴得花枝招展的人站在停泊游艇的棚子边，远远看去好像蚂蚁一般。马路那边一些人站在树篱旁张望着这边的热闹景象，恰象是不被允许进入天堂的灵魂只能在外边眼馋地看着。“天啊！”古德兰低声说，抬头看着缤纷的客人。“他们可算是一群衣着华丽的人！想想看亲爱的，你在他们中会有什么感觉。”古德兰那种对人群的恐惧扰乱了欧秀拉。“那帮人看上去特可怕。”她情绪不高地说。

“想想看，他们像什么——想想看！”古德兰说。她的声音有些压抑又叫人心神不宁。但她还是坚定地往前走去。“我认为我们应该远离他们。”欧秀拉有些忧虑地说。“如果我们不能离开他们的话，我们就会融入他们之中了。”古德兰说，她的极端憎恶和不安带着种讽刺意味，这使欧秀拉忧心忡忡。

“咱们没必要和他们在一起。”她说。

“让我跟他们在一起呆五分钟就会受不了的。”古德兰说。她们继

续往前走。看到一个警察站在大门旁，就停了下来。“警察也会把我们关进去吧！”古德兰说，“嘿，这事可够有意思的。”

“我们最好去照看一下父母。”欧秀拉着急地说。

“母亲自己完全可以度过这个小聚会的。”古德兰不屑地说。但欧秀拉知道父亲心中不高兴，十分生气，行为粗鲁，因此她心中很不安。她俩在门口等着父母到来。这位又高又瘦，衣服打皱的男人眼看就要参加聚会和人交际了却还像个孩子一样不高兴。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绅士，除了愤怒之外，他什么其它感觉也没有。

欧秀拉来到他身边，把票给了警察。四个人并排来到草坪上。老人脸色黑红，心里很恼火，而且因为生气而皱着眉头。而妇人则脸色红润，一副不在乎的神态，头发倒向一边，显得很从容。然后是古德兰，黑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光滑柔嫩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几乎有些恼怒，所以虽然此时脚是向前走，可心里好像有敌对情绪在往后退。最后是欧秀拉，她脸上闪着光，神情古怪而困惑，她在违背自己想法的场合就会露出这种表情。伯基是个善良的天使，他微笑着向他们走来。他所做出的那种社会风度让人感到有点别扭。但他摘下帽子，微笑着向他们打招呼，眼中所流露的笑是十分真诚的。布兰哥温因此亲热地招呼道，“你好，你身体好些了吗？”

“是的，好多了。您怎么样？布兰哥温夫人？我和古德兰、欧秀拉很熟。”

他很自然温和地笑着。他对女人总有一种温和谦恭的样子，特别是对上了年纪的女人。

“是啊，”布兰哥温夫人冷淡却又较为满意地说，“我经常听她们谈到你。”

他笑起来。古德兰双眼斜看旁边，觉得自己被忽视了。这儿的人们这么一组，那么一群地站在那儿。有几个女人手里举着杯子坐在胡桃树荫底下。一个穿晚礼服的男仆来回奔走。几位姑娘打着伞在格格地傻笑。几个小伙子刚划船回来，这时正交叉着腿坐在草地上，他们都没穿外套，用男子的方式把袖子卷起来，双手放在白色的法兰绒裤子上，他们笑嘻嘻地和姑娘们开着玩笑，鲜艳的领带随着笑声不断晃荡。

“唉，”古德兰心中不解地想着：“他们怎么能这么不讲礼节，这么放肆地不穿外衣。”

她对那个头发湿乎乎地贴在后脑勺，双眼放肆地四处张望的小伙感到很恶心。

赫米奥恩·罗迪斯走过来了。她穿着一件很漂亮的带白色花边的连衣裙，背后拖着一个很大的披巾，上面绣满了鲜花，头上戴一顶特大的没有装饰的帽子。她显得格外惹眼，让人吃惊得几乎害怕的是她高大的身材上鲜艳醒目的米色大披巾拖到了地上，厚厚的头发垂搭在眼睛上。她的脸很怪，长而苍白，而浑身上下却色彩斑斓。

“她看上去很怪。”古德兰听到一些姑娘在背后议论。她真想去杀了她们。

“你好吗？”赫米奥恩唱歌似的说着，友好地走过来，双眼缓慢地打量着古德兰的父母。这个尴尬的时刻让古德兰很生气。的确，赫米奥恩牢固地占据着这个阶层的优越地位，她可以纯粹为了好奇心去认识其

他人，仿佛他们都是被展览的动物。古德兰自己也一样这么做，但她却恨别人这么对待她。

赫米奥恩很引人注目，因此她把布兰哥温带到劳拉·克瑞奇的客人接待处，让他们也沾沾光。“这是布兰哥温夫人。”赫米奥恩唱歌似介绍。劳拉今天穿的是一件绣花的硬亚麻衣。她同客人握了手，说见到她很高兴。然后吉拉尔德走过来。他穿的是白色外衣，里面是棕黑色运动服，显得精神、帅气。他也见了布兰哥温夫人，而且马上把她当作是真正的贵妇人，但却把布兰哥温当成了真正没有教养的人一样和他们俩谈话。他很引人注目，因为右手受伤就只能用左手与人握手。右手包着绷带，插在衣服上袋里，古德兰看到自己家的人没人问及他的伤势，松了口气。

汽艇很快地向前开去，一种叮当的音乐声传过来。船上的人都很兴奋地叫着、喊着。吉拉尔德走过去照看客人上岸。伯基这个时候正在给布兰哥温夫人倒茶。布兰哥温和一帮中学老师混杂在一起。赫米奥恩坐在古德兰姐妹俩的母亲身边，姐妹俩往码头走去，想看游艇靠岸。

游艇在突突地叫个不停，接着推动器停止了转动。艇上的人把绳子扔上了岸，游艇轻轻地漂到岸边，乘客们马上都很激动地要急着上岸。

“别着急！别着急！”吉拉尔德很严厉地大声制止道。必须等到绳索绑紧，放下舷门，他们才能上岸。过了一会儿，人们如潮地涌了上来，吵得闹闹好似刚从美国回来。“哦，太舒服了！”年轻姑娘大声说道，“太诱人了！”船上的侍者跑向岸边的房子，手上还拿着篮子。船长在驾驶台上散步。吉拉尔德看到大家都安全地上了岸，便走向古德兰和欧秀拉。

“你们愿意跟下一批人在船上游湖，在船上喝茶吗？”他问道。“不了，谢谢。”古德兰冷冷地说。

“你不喜欢水吗？”

“怎么不喜欢？相反，我很喜欢。”

他用一种思索的目光看着她。

“也就是说你不愿上游艇啦？”

她一下子回答不出，接着缓缓地说，“是的，我一点都不喜欢。”她的脸涨得通红，好像有什么让她感到很生气。“游艇上人太多了一点。”欧秀拉解释说。

“喔，只是人太多吗？”他笑着说，“要上船的人确实很多！”古德兰神采飞扬地扭头看他。

“你有没有乘汽艇在泰晤士河上从威斯敏斯特到里士满去过？”她大声问道。

“没有，”他说，“从来没有。”

“嘿，我可受到过这种最难受的罪！”她很激动，说得很快。脸色也红了，“那上面挤得都没有座儿，挤死了，有一人在你上方不停地唱《深深的摇篮啊摇篮》。他是个盲人，手里拿着一架手风琴，那是可以站着拉的。他想要钱。你可以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感觉。还时不时从下面散发来一股午饭的味道，柴油机突突地不停地响着，汽艇一直开着不知过了2个小时走了多少路程，其实没有多少英里。一到岸上那些可怕的小男孩就跟在你后面，他们穿着背心，浑身是泰晤士河里的泥巴，而且

一直钻到屁股里。他们好像野兽，脸总是冲着我们，嘴里不停地说，‘先生，行行好吧，行行好，先生。’和那些肮脏的食肉动物没有什么区别，让人恶心。船上的有钱人看到他们走到烂泥里就哈哈大笑，有时给他们半个便士。假如你看到孩子们脸上热切的神情以及他们像飞一样冲向烂泥抢一个硬币——真的，连秃鹫和豺狼也会因为他们的恶心样子而不愿接近他们。从这以后，我就再也不上游艇了——死也不上了。”吉拉尔德在她说话的时候，一直注视着她。他的眼睛中露出一股激情。这并不是因为她说的话的原因，而是她本人让他感到冲动。他好像被针扎了一样浑身感到震颤。

“当然，”他说，“在每一个文明的躯体里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寄生虫。”

“为什么？”欧秀拉说，“我身上可是没有。”

“并不是这个意思——就事物整体本质而言——很富有的男主人只把它当作一种消遣，扔几个小钱，并且一笑置之。但女主人却又开胖腿大口地不停地咀嚼着——”古德兰回答说。“很有道理。”欧秀拉说，“孩子们并不是个寄生虫，而他们却是整个国家的，正像你所说的一样。”古德兰笑了起来。

“没关系。”他说，“你们不用上游艇。”

古德兰听到他的话好像带有指责的意味，顿时脸就红了。几个人沉默了好几分钟。吉拉尔德像一个哨兵一样看着游人上了汽艇。他显得特别英俊，很镇定。可他那和军人的警觉的神气让人很生气。

“那么你们想去这儿喝茶呢，还是想到房子那边草地上的帐篷那儿去？”他问。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艘划艇我们自己划出去？”欧秀拉总是这么不加思索地脱口而问。

“划出去？”吉拉尔德脸上露出笑容说。

“你听我说，”对欧秀拉那毫不婉转的话古德兰感到很难为情，“我们不认识那些人，我们在这儿几乎没有熟人。”“喔，我可以很快地让你们认识一些人。”他随口说道。古德兰以一种审视的目光看他，想搞清楚他是否含有恶意，接着她对他微微一笑。

“唉，”她说，“你也明白我们的意思，我们可不可以去那边岸上参观一番呢？”她手指着湖岸边的一片小树林，它在一个山坡上，离这儿那半个湖那么远，那个树林看上去太可爱了。我们甚至都可以在那旁边游泳，在阳光下游泳多好啊！是的，它就像尼罗河——和人们想象中的尼罗河一样。”

看到她对远处景物所表现出的过分热情，吉拉尔德笑了起来。“那可太远了，你们真的想去吗？”他嘲弄地说。接着马上补充道：“行啊，如果我能找到划艇的话，你们可以上那儿去。船好象没剩的了。”

他扫了一眼湖面，数了数湖上的划艇。

“那多么美啊！”欧秀拉渴望地喊起来。

“你们想不想喝茶？”他说。

“噢”，古德兰说，“我们可以喝一杯，然后就走。”他笑着看看这儿又看看那儿。他有点生气——不过倒是满有趣。

“你们划船水平高吗？”他问。

“是的，”古德兰冷笑说，“非常高。”

“嘿，没错。”欧秀拉说，“我们俩划船的水平可以和水蜘蛛媲美。”

“你们行吗？我有一只轻便的划子，我担心有人划它会被淹死，所以就拿出来，你们觉得安全吗？”

“咳，肯定没事。”古德兰说。

“多棒啊！”欧秀拉大声说。

“给我点面子，别出事——要知道我负责水上的一切活动。”“不用担心。”古德兰很有信心地说。

“而且我们还是游泳高手。”欧秀拉说。

“好吧——那我让他们给你们带上些茶点，让你们去野餐——这主意怎么样？”

“太棒了，你这样安排简直太好了！”古德兰叫了起来，心里暖烘烘的，脸都红了。她温情地把脸转向他，并将她的感激注入了他的心中。这让他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伯基不知哪儿去了？”他说，眼中露出了喜悦，“他可以帮我把船弄下水。”

“可是，你的手怎么样？疼不疼？”古德兰说，声音很低，好像不想让人感到很亲切的意思。这是她第一次提及他的伤。她绕了弯子提到他的伤，这种不同与人的方式让他的心中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安慰。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手上缠着绷带。他看了一下，然后又把手插入了口袋。古德兰看到他包扎着的手感到特别害怕。

“唉，我一只手也可以，划子很轻。”他说，“鲁伯特在那儿——鲁伯特。”

伯基放下手里的活，转身走向他们。

“你是怎么伤的？”欧秀拉问。有半个多小时她一直想问这个问题。

“我的手吗？”吉拉尔德说，“机器轧的。”

“啊！”欧秀拉大叫了起来。“很疼吗？”“是啊！”他说，“当时特别疼，现在好得多了，手指被压碎了。”“啊！”欧秀拉又叫了起来，像是她自己受了伤一样，“我就不喜欢那些自己弄伤自己的人。我能感觉到。”她摆了摆手。“你叫我有什么事？”伯基问。

两个男人把长长的棕色的小船抬出来放在水上。

“你们能保证坐在里面不会出危险吗？”吉拉尔德问。“没问题。”古德兰说，“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就不会那么笨地愿意坐进这艘小船里的。我和艾伦德尔也曾有过这么只小划子，所以我向你们保证，绝对不会有危险。”

她一面像个男子汉一样许诺，一面和欧秀拉跨入这只危险的小船，用桨一推岸，小船慢慢驶出去。两个男人站在那里看她俩。古德兰在划桨，她知道他们在看她，这使她的动作很笨，脸涨得通红，像一面小红旗。

小船在水面上慢慢移动。她回头向他们感谢，“十分感激，很舒服——像是坐在叶子上一样。”

他听到她的比喻笑了起来。她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听着特别尖、特别细，而且很怪。他一直看着她划船。对古德兰来说，装成一个有孩子气的依靠男人的女人是件开心的事情。这个所依赖的男人远远地站在岸

边，白色的衣服使他显得很精干。更重要的是，这是她到现在为止所认识的最为重要的人。她并没有注意到伯基站在他身边狠劲地挥手。身影模糊了但眼睛却是在发亮，此时她的视线全被一个人所占有。

小船在水面上很快地前划。她们超过了游泳的人。在农场边上的柳树间有带条纹的帐篷。她们划过那宽阔的湖岸，被西落的太阳映成金黄色的牧场山坡也被甩到了后面。对面的几艘划船在岸边慢慢地移动。但古德兰继续向前划去。前面的树丛在金黄色的阳光下远远看去特别齐整。

姐妹俩发现了一小块地方，有小溪流入湖中，溪边长满了芦苇，粉红色的排草花也满溪边都是，岸边是一片沙石滩。她们很开心地在这儿把划子向岸边靠近。等到船底搁浅不能动了，她们脱掉鞋袜，赤脚向草地走去。湖水波纹迭起，温暖而清澈。她们高兴地把小船抬上了岸，四处环顾了一下，在这小溪口只有她们俩人，显得有些孤寂。树林子就在她们身后的小山坡上。“咱们先稍微游一会儿，”欧秀拉说，“然后再喝茶。”她们四周扫了一遍，没有人会看到她们，短时间内不会有人看见她们的。一会儿，欧秀拉已脱光衣服，赤裸地钻入水中游开去。古德兰也和她一样很快钻入水中。她们俩没出声很痛快地游了几圈。几分钟以后她俩悄悄地上岸，飞快地跑进树林里，好象两位下凡的仙女。

“能自由自在多棒啊！”欧秀拉一边说，一边赤裸着身体、披散着头发在树林间穿梭着。这些树大多是山毛榉，挺拔参天，很有气势，青灰色的树干互相交错，像耸立在那儿的脚手架，到处都是绿绿的小树枝。树林的北边却很空旷，像开了一扇窗，远方明亮的天空便从那儿显露出来。

她们又跑又跳，等身上的水干了以后，才很快地穿上衣服，然后坐下来品茶。她们坐在树林子的北边，在金黄色的阳光底下，对着绿草如茵的山坡，远离喧闹，置身于山野的世界。茶水冒着热乎乎的香气，还有可口的黄瓜鱼夹心三明治以及散发着酒香的糕点。

“哎，你觉得痛快吗？”欧秀拉大声说，两眼注视着妹妹。“欧秀拉，我觉得特别痛快，目送着下落的夕阳。”“我也是。”

当她们俩一起干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她们就会沉醉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此时，她们彻底地自由自在、惬意之极。只有孩子们才会有这种感觉。此时此刻什么事情都变得特别完美、十分幸福。

她们俩用完茶点，便安静地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欧秀拉轻声唱起《塔劳的安馨》。她的女高音很动听。古德兰静静地坐在树下听着，心中渐渐产生了一种向往的感觉。欧秀拉却是坐在那儿无意识般地哼唱着，好像是在自我享受。无疑她已深深沉醉于自己的世界里了。古德兰却觉得自己已被忘却。每当她感到自己被排除在生活的外面，成了一个旁观者，而欧秀拉却在独自享受的时候，她就觉得很凄凉很痛苦，她就会产生一种自我否定的感觉，同时产生一种一定要让她姐姐意识到她的存在、意识到她俩已连接在一起的感觉和心情。

“我跳达尔克罗兹舞来配你的曲子好吗？”她用一种很奇怪的低声说，几乎没有动嘴唇。

“你说什么？”欧秀拉问，抬头看她，她内心的平静受到干扰。“你唱，我跳达尔克罗兹舞，行吗？”古德兰并不高兴地重复了一遍。

欧秀拉想了一会儿，收回了她那游离的思绪。

“你跳——？”她含糊地问。

“达尔克罗兹舞。”古德兰说，她心中很不自在，这都是她姐姐的原因。

“哦，达尔克罗兹舞。我不太懂这个名字的意思，不过跳吧——我很喜欢看你跳舞。”欧秀拉大声说，一种孩子一样的惊喜显露出来，“可我唱什么呢？”

“随你便，我只要跟上你的节奏就可以了。”

可欧秀拉怎么也想不出该唱什么歌，最后她带着嘲弄和笑声唱了起来。

“我的情人——是一位十分高贵的姑娘——”

古德兰好像手脚上带了沉重的锁链，用健美操的姿势慢慢跳起，两脚很有节奏地踩着点、踩着，手腕也很有韵律地动作着，双臂一会儿大幅度张开，一会儿举到头顶上，一会又柔软地分开，脸同时一仰。她的脚一直伴着歌声不停地踩着、跳着、踏着，好像这首歌是一种咒语，她那洁白的沉迷的身躯，狂醉地颤抖，一会儿移到这边，一会儿跳到那里，一会儿用碎步跑动，全身为此而发抖，似乎是被咒语的微风吹起一样。欧秀拉坐在草地上，嘴里唱着，眼中却在笑，好像这就是在开玩笑。但她眼中的目光却是黄色的，因为她看到妹妹那白色身躯颤动着，扭着，跳着，各种动作混合在一起，让人想到宗教典礼中的无意识的狂舞，她的身体完全被一种未知的却影响着人的节奏所控制，一种像催眠似的力量在影响着某种意识发挥着有力的作用。“我的情人是一位十分高贵的姑娘——她黑——黑得像铁锅——”欧秀拉的歌声带着笑声和嘲弄回荡在空中。古德兰的舞步越来越快，越来越猛烈。她的脚不停地在动，好像是在努力摆脱什么似的。突然，她双手一挥，两脚又蹦又跳，然后她抬起脸，颈部都露出来，半闭两眼，什么都不看，姿势很优美地向前冲去。红红的落日正在西沉，一轮淡淡的月痕挂在了天空上。欧秀拉为自己的歌声而陶醉。但古德兰突然停住舞步，用轻柔嘲讽的语气说：

“欧秀拉！”

“怎么啦！”欧秀拉从陶醉中睁开眼说。

古德兰一动没动，脸上露出嘲讽的笑意，把手指向一边。“啊！”欧秀拉突然吓得尖叫起来，从地上一跃而起。“没什么可怕的！”古德兰讥讽道。

在她们的左边有一群高原小牛，在傍晚的余晖中，它们显得色彩鲜明，皮毛柔软光滑，岔开的犄角高高指向天空，嘴向外凸着，好像好奇的样子，像是它们已经知道姐妹俩在那儿干些什么。它们的眼睛透过蓬乱垂下的毛发射出亮光，光裸裸的鼻孔里，黑乎乎的。

“它们会不会冲着咱们过来？”欧秀拉很害怕。

平日，古德兰很害怕牛，这会儿她却摇摇头，动作有点怪，含有怀疑和讽刺。一丝笑容掠过嘴角。

“欧秀拉，它们看上去不是很可爱吗？”古德兰尖声叫道，像刺耳的海鸥声。

“很可爱，”欧秀拉大声说，浑身却在发抖，“但它们会不会来伤害我们？”

古德兰脸上又露出了不可捉摸的笑，回头看看姐姐，摇了摇头。

“我保证它们不会好。”她好像在说服自己似地说。而她仿佛相信自己身上有一股神奇的力，想要试试看，“坐下继续唱。”她又用刺耳的尖声冲姐姐说。

“我害怕。”欧秀拉特别惊慌地大叫，她魂不守舍地两眼直盯着那群结实的矫脚牛。它们却一动不动好似生了根，恶狠狠的黑眼睛透过眼上垂下的毛发死盯着她们。但她还是姿势不变地坐下了。

“它们没什么危险。”古德兰的声音传来，“随便唱吧，你只要唱着什么就可以了。”

很显然，她有一种奇怪的欲望，想要在这些英俊健壮的牛面前展示舞姿。

欧秀拉用走了调的声音唱道：

“在田纳西的路上——”

她的声音充满了忧虑。而古德兰却高高地抬起脸，张开手臂，向牛群奇妙地舞动着，像中了邪一样把身体对着牛群、有节奏地舞动，好像被一股什么情绪不自觉地促使着。她的胳膊、手腕、手掌时而张开，时而上举，时而放下、时而伸直、伸直后再放下。朝着牛群的乳房时而耸起，时而左右晃动。她的颈部完全暴露在它们面前，好像是得到了一种肉体的快感一样。与此同时，她不知不觉地离牛群越来越近。一个白色的身躯慢慢靠近它们，如痴如醉，用奇怪的扭动向牛群逼去。牛群似乎在等待。等她一过来，突然把头一低，但眼睛还一直注视着她，好像进入了催眠状态。当她的身体扭着催眠舞时，它们的犄角光洁地竖立着。她觉得它们就在眼前，好像从它们的胸中有一股电流射到她手上。她就要碰到它们了，真的碰到了，既害怕又兴奋，她全身一阵抖动。而欧秀拉却像被咒语控制住一样扯着嗓子唱着既无力又走调的歌，歌声像咒语一样划破了傍晚的天空。

古德兰能听到牛在喘着粗气。它们既有些害怕又有些不可控制地入了迷。它们很勇敢。这些苏格兰小野牛有着柔软的毛发。忽然，一头牛的鼻子里发出了声音，低下头向后退。

“唉，嘿——哦哦！”一阵大喊声忽然从林边传过来。牛群很自觉地散开，转过去跑到山坡上，跑的时候它们的毛发好像头一样地在抖动。古德兰站在草地那边，停住了跳舞。欧秀拉站了起来。

是吉拉尔德和伯基找她们来了。牛群是被吉拉尔德的喊声吓跑的。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他又困惑又气恼地大声冲她说。“你们为什么来这儿？”古德兰用刺耳的声音生气地问。“你自己知道在干什么？”吉拉尔德情不自禁地重复说。“我们在练习健美操。”欧秀拉颤抖的声音笑着说。古德兰远远地站在那儿用两只又黑又大的眼睛生气地瞪着他们。接着她转身向山坡朝牛群走去。那些牛在山坡上聚成一群，像被咒语镇住在那里。

“你到哪儿去？”古拉尔德冲着她喊，他沿着山坡追过去。太阳已落到山后，阴影开始慢慢笼罩大地。在上方的天空里还可以看到太阳的余晖。

“用来伴舞的歌太不怎么样了！”伯基对欧秀拉说，他面带一丝微笑地站在她面前。忽然他低沉着声音唱了起来，在她面前跳一种十分古

怪的舞。他身体在晃，手臂在抖，好像要散架了一样。他脸上的神采苍白无力，他的脸色永远都是这样，而同时，他的脚步嘲弄地发出嗒嗒声，身子在两条腿之间快速地摆动，像一个幽灵。

“我觉得我们都疯了！”她害羞似地笑了。

“可惜我只能疯到如此。”他边回答边跳颤抖的舞。他忽然向她一俯身，在她手上吻了一下，脸贴近她，张着嘴，笑嘻嘻地看着她的眼睛。她好像是当众受了侮辱，后退了一大步。“你生气了——？”他诧异地问。忽然他站着不动了，又露出很冷漠的表情，“我还以为你喜欢这样又唱又跳呢。”“我不喜欢。”她困惑、迷惘甚至是受了侮辱状地说。但他那上下扭动摇来晃去的身子还有那带着讥讽的笑吸引了她。可她还是不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并且坚决表示不喜欢的看法。这种情形对于一个平时仪表堂堂、大谈人人哲理的人，几乎算是一种亵渎。

“为什么不喜欢？”他讥讽地说。接着他又跳起了节奏极快的摇摆舞，并且很凶地盯着她。他跳得很快，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原地，慢慢地靠近她。那张脸上闪着不可捉摸的光又逼近她，要不是她退很快，他又要吻她了。

“不，不能这样。”她大叫，特别害怕。

“毕竟还是秋狄莉亚。”他嘲弄地说。她被惹火了，好像这是侮辱她。她知道这是他故意这么做，这让她不能理解。“你，”她大声反对说，“怎么你嘴里的话都那么难听，多可怕啊！”

“这样我可以随便说我想说的话。”他对自己的话很满意地讲。这时吉拉尔德正皱着眉，眯着眼，很专心地迈着大步赶着古德兰。一头头的牛在山坡上挨得很近。它们在看着下面的情景。男人穿着白衣服围着女人白色的身体转。不过它们注视的是那个慢慢走向它们的古德兰。她停了片刻，回头看了一眼吉拉尔德，又转身看着牛群。

忽然，她举起手，对着那长角的小公牛冲了过来。她脸色颤抖，动作慌张地跑跑停停，把手举起来像道白光似一下射出去。牛群都不再趴着不动，它们后退几步，它们害怕地发出哼声，头抬离了地面，然后拔腿就跑，一阵子到了远处，在暮色下成了一个个小黑点，它们仍然在加劲地奔逃。

吉拉尔德目不转睛地看着它们，脸上一副轻蔑的表情，像是又戴了面具。

“你为什么把它们逼成这样？”吉拉尔德随口说。

她没理他，把脸歪向一边。

“你知道吗，这很危险。”他坚持说，“要是它们转过身来，那可太可怕了。”

“怎么转身，转身逃跑吗？”她大声嘲弄地喊。

“不，”他说，“转身冲着你来。”

“向我冲过来？”她嘲讽地说。

他无可奈何。

“无论怎么说，前些日子，它们用角把一个农夫的奶牛挑死了。”他说。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她问。

“但这可和我有关系。”他说，“因为它们都是我的牛。”

“它们怎么是你的牛？你又没吃掉它们。现在请你给我一头吧。”她伸出手来说。

“你知道它们现在在哪儿。”他说，用手指着远方，“如果你喜欢，我下次送你一头。”

她用一种不可理解的眼神看着他。

“你是不是以为我怕你、怕你的牛？”她问。

他的眼睛眯了起来，显出威胁性和盛气凌人。

“我怎么会这么以为呢？”他说。

她一直盯着他，那大大的黑眼睛稚气未脱。她向前一靠，手一扬，用手背在他的脸上轻轻地打了一巴掌。

“这就是原因。”她嘲弄地说。

她觉得内心中有一股不可控制的欲望，想对他有所更激烈的行动。她的头脑十分清醒，没有恐惧、没有惊慌，她要做她想做的，她什么都不怕。

这轻轻的一耳光使他倒退了一步。他脸上没有人色，两眼发黑，充满了危险的怒火，他一阵子说不出话来，他的肺里充满了热血，心脏扩张，一种不可抑制的激情要爆发出来，好像愤怒的水库开了闸门，把他整个的身体都给淹没了。

“你已经打了第一下，”他终于说道，是从肺里挤出了这几句话，声音十分柔和，好像是从梦里传来而不是在现实中一样。“我还要打最后一下。”她不自禁地回敬了一句，仿佛很坚定。他什么话也没说。没有顶她。

她漫不经心地站在那儿，不再看他，而是注视着远方，她无意识地不禁自问：

“你的行为为什么这么荒谬，让人生厌呢？”但她闷闷不乐，不太愿意想这个问题，可是又没有办法完全不想，为此，心中很不是个滋味。

吉拉尔德脸色苍白，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的目光很有神，且十分专注。她忽然回头看着他：

“你知道是你让我这样做的。”她暗示着原因说。

“我怎么了？”他说。

但她转过去，直直地走向湖边。下面湖面上，一盏盏点亮的灯笼在昏暗的夜色中像黯淡的鬼火在晃荡，夜色笼罩着大地，像给大地涂上了一层油漆。头上的天空光线也很暗，几乎是昏黄色。湖水却变成了乳白色。远处码头上，小光点在暮色中排成了五颜六色的一条线。游艇上灯火通明。而在周围，却是伸展的树林的阴影。

吉拉尔德穿着白色的夏天的衣服，跟着古德兰走向下面开阔的草坡。古德兰停下来，等他走近了，接着伸出手轻轻地拍了他一下，温柔地说：

“别生我的气。”

他全身传过一股暖流，顿时神情发木，但他还是结结巴巴地说，“我没生气，我是在爱着你。”

他神情不稳，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控制住自己没做出什么反常的事情。她轻轻一笑，声音中带着嘲弄，同时也带着一种让人为之动心的亲热。

“这也是一种表达的方法。”她说。

他的头脑在旋转，头晕得厉害，他不能控制自己、伸手抓紧她的胳膊，好像一把钳子。

“也就是说，咱俩没事了？是不是？”他的手仍紧抓着她不放。她眼睛不眨地看着他。他面向着她的脸，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凝结了。

“是的，咱们没事了。”她轻柔地说，声音很弱，像一个女巫在讲话，又像是吃了麻醉药。

他在她身边走着，迈着大步。但脑中却一片混沌。他走了一会稍微有点恢复正常。他的心里特别难过。他小时候因为打死了自己的弟弟，以后就像该隐一样受别人的冷落。

他们看见伯基和欧秀拉坐在船边上边聊边笑。伯基一直在逗欧秀拉开心。

“你闻到小芦苇散发出的味道吗？”他用鼻子呼吸着空气，说他有敏感的嗅觉，而且能分辨出是什么味道。

“这气味很香。”她说。

“不，”他回答，“需要注意。”

“为什么要这么警惕？”她笑了。

“一条黑色的河流，波涛汹涌，不断前进。”他说，“带着百合花、毒蛇和地狱之火，不断翻滚地奔腾向前，我们凡人哪里知晓它的力量。”

“什么向前奔流？”

“另一条河，黑色的河流。我们总是认为银色的生命的河流是不断向前奔淌的，让整个世界向着光明流呀，流呀，流呀，流向天堂，流进明亮的永恒的河流，挤进天使的天堂，但另一条河是我们的现实——”

“但另一条是什么？我从来没见过这另外的一条河。”欧秀拉说。

“那是你的现实世界。”他说，“死亡之间是黑暗的，你可以看到它同另一条河一样向我们奔流而来——这是条黑色的沉沦之河。我们那些美丽的鲜花就属于这条河——我们那出自大海的阿英罗狄特，我们那些完美的鲜花，闪着白光，刺激着感官，还有我们当今世界的全部现实都隶属于这条河。”

“你是说实际上阿英罗狄特是死亡之神吗？”欧秀拉问。“我是指，她既是盛开的鲜花，又是个垂死的神秘的东西。就这样。”他回答，“当组成生命的河流停止时，我们就在逆反的过程之中，我们的生命是在毁灭中产生的，阿英罗狄特在宇宙第一次毁灭的时候诞生——然后才是蛇啊，天鹅啊，荷花啊，芦花啊，还在古德兰和吉拉尔德——都诞生于毁灭的创物过程中。”“还有我和你——？”她问道。

“也许，”他回答，“我们是否全部都是那样，我还不肯肯定，但有一部分肯定是好。”

“你觉得我们是死亡之花，我认为我们似乎不是。”她反对说。“他沉默了一阵子。

“我不觉得我们大家都是这样，”他回答，“有些彻底是黑暗的腐烂之花——百合花。但总是该有些玫瑰的，既鲜艳又吸引人。你知道吗，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干枯的灵魂最完美！’我特别清楚这句话的含义，你呢？”

“我不敢肯定，”欧秀拉回答，“如果那些人无论怎样都是花的话

——那就算是死亡之花又能怎么样——又有什么不同？”“既没什么不同——又没什么相同之处。死亡永远在继续，造物也是这样。”他说，“这是一个发展过程，最终结束于天地的尽头——世界的灭亡，如果你愿意这么以为的话。不过，为什么世界的开始和世界的末日不一样呢？”“我认为事情并不是这样。”欧秀拉十分气愤地说。

“哦，是的，完全是。”他说，“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后又进行了新一轮造物——但不是为我们的。假如这是世界末日，那我们也就到了末日——就算是死亡之花吧，假如我们是死亡之花，我们就不是玫瑰，事情就是这样。”

“可我觉得我是，”欧秀拉说，“我认为我是朵幸福的玫瑰花。”“是预先做的吧？”他讽刺地问。

“不是，是真的。”她说，好像自尊心受了伤害。

“如果我们是在末日，即我们就不是新生。”他说。

“不，我们是，”她说，“新生来自于死亡。”

“在死亡之后，而不是来自于死亡。新生是在我们之后，而不是产生于我们。”

“你真可怕，你知道，真的，”她说，“你想毁灭我们的希望，你想让我们成为行尸走肉。”

“不，”他说，“我只想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她愤怒地喊道，“你只想让我们知道死亡。”“你说得很对。”吉拉尔德柔和的声音从身后的暮色中传来。伯基站起身，吉拉尔德和古德兰走来。他们闷闷地开始抽烟。伯基给大家点上烟。火柴的光在昏暗的暮色中闪烁。他们在湖边静静地吸着烟。湖水在四面黯淡大地的包围下也显得十分昏暗。水色在越来越暗。周围空气中有一种让人不可捉摸的东西，说不清楚是在哪儿还有一种像斑卓琴发出的响声。

空中昏黄的光照消失。月光渐渐亮起来，像在微笑着把清辉洒向大地。对面一抹树林与模糊的天地融为一体。在这无垠的黑暗中点缀着几颗零星的亮光，远处湖面上有一串淡淡奇异的彩色光点，好像是红黄绿三色组成的水珠。一阵阵音乐声从游艇上传来。船上灯火通明，划出了黑影，在灯光中可隐约看出它的轮廓。它慢悠悠地漂溢出一阵阵音乐。

到处都点上了灯，紧贴着黯淡的水面。湖的远处没有黑影，那儿的湖水在最后一丝亮光的映照下成了银白色。微弱、寂寞的灯光随着朦胧的船影在悠悠浮动。这时传来划桨的声音，然后就有一只船从昏暗的水面划来进入了树林的黑影之中。在那儿灯笼高高挂起，像火球一般，朦胧的红光在船上闪烁，处处都是没有声响的发着红色光芒的东西，它们漂浮在水面上，时而露出很难得的倒影。

伯基到大船上借了几个灯笼，四个白色的身影围在一起点灯。欧秀拉拿起一个，伯基手掌掩护着玫瑰红色的火苗，双手伸入灯笼。灯笼点着了。他们往后退开，都看着欧秀拉手中蓝色的圆球，一种奇异的光彩映在欧秀拉脸上。灯笼在闪烁。伯基低头看着灯笼顶上的通气孔，他被照得像个幽灵，也有点像恶魔，而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欧秀拉高高地站在他后面。她的身上模糊昏暗，因为光线被挡住。

“这样就可以了。”伯基小声说。

她举起灯笼，上面有一只鹤在天空中翱翔，下面是黑色的土地。

“真美啊！”她说。

“挺好看的。”古德兰同意地说。她也想提一只点燃了的美丽的灯笼。

“给我点上一只”。她说。吉拉尔德站在她旁边却不能做什么。伯基点燃了她手中举的灯笼。她的心跳得厉害，不知道她的灯笼点燃后会是什么样子，原来是淡黄色的，上面有一些鲜花被绿叶包围着，在淡的苍穹下开放，蝴蝶在周围翩翩飞舞，光线十分明亮。

古德兰激动地叫了一声，好像内心充满了喜悦。

“太漂亮了，哦，太漂亮了。”

她的灵魂都被这美丽打动了，她已超出了喜悦。吉拉尔德靠近她，头伸向光环，好像要看灯笼。他靠近她，碰到她的身体，和她一起注视闪着淡黄色光晕的圆球。她转头看到他的脸被光映得发亮。他们在这光环中紧挨着站在一起，把别的一切都排除在外了。

伯基看着远方。然后给欧秀拉点燃第二个灯笼，这个灯笼有淡红色的海底，在透明的海水之中，横着黑色的螃蟹，海草在漂晃，海水上面的颜色渐渐变成了如火的红色。

“你这次真的上有天堂，下有海洋了。”伯基对她说。“可是有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土地。”她笑了，看着她那双掩着灯光而被映红了的手。

“我想我的第二只灯笼都快想死了。”古德兰声音刺耳地大声说，好像要把大家都给赶跑了一样。

伯基点燃了她的第二只灯笼。这是一只很漂亮的深蓝色灯笼，下面的海洋是红色的，一只白色的大乌贼在白色的漩流中漂浮，乌贼在灯笼中心眼睛一动不动的注视着，一副凶狠的样子。“多么可怕啊！”古德兰惊叫了一声，带着恐惧，吉拉尔德在她旁边微微一笑。

“难道它不可怕吗？”她惊慌地喊道。

“他又是一笑，说，“和欧秀拉换一下，换那只螃蟹的。”古德兰沉默了一会儿。

“欧秀拉，”她说，“你能受得了这么可怕的东西吗？”“我觉得这种颜色很美。”欧秀拉说。

“我也认为这样。”古德兰说，“但你能忍受让这个东西挂在你的船上吗？你难道不想马上把它毁掉吗？”

“哦，不，”欧秀拉说，“我不想毁掉它。”

“好吧，那你介意把那个螃蟹的跟我换一下吗？你肯定你不介意吗？”

古德兰走过去换灯笼。

“不介意。”欧秀拉说着把那个螃蟹的递过去，接过那个乌贼的。但她内心却特别生气，禁不住地对古德兰和吉拉尔德的这种行为而恼火。他们居然在施展权力，好像他们比她更有优先权似的。

“过来吧，”伯基说，“我把它们挂在船上。”

欧秀拉和他向大船走去。

“鲁伯特，我认为你会把我们划回去吧。”昏暗的夜色中传来吉拉尔德的声音。

大家都没有出去。伯基和欧秀拉站在水边，模糊可见手里拿着的灯笼正在摆动。整个世界都变得很虚幻。

“那样可以吗？”古德兰对他说。

“这对我来说完全可以。”他说，“但你怎么样，你觉得能干划船这活儿吗？怎么能让你来给我划！”

“为什么不能，”她说，“我既然可以给欧秀拉划，当然可以替你划。”

从她的口气中他可以听出她想让他们俩一起坐一条船，还猜出她心里因为自己能对他们支配而感到些许高兴。他自己以一种令人奇怪的态度服从了她。

她把灯笼交给他，自己把竹竿绑在船尾。他在她后面站住了，灯笼在他那穿着白色法兰绒裤子的腿边摇摆，周围的黑暗显得更加突出。

“离开之前吻我一下。”他轻柔的声音从上面的黑暗中传过来。她停下自己手中的活，心中震颤了一下。

“为什么？”她十分吃惊地问。

“为什么？”他嘲讽地重复了一遍她的话。

她双眼紧紧地注视了他几分钟，然后她靠上前去吻他，慢慢地纵情地吻着，长久地贴在他的嘴上。然后她把他手中的灯笼拿了过来，而他却有些头晕地站在那儿，每个关节都热辣辣的，好像火一般燃烧。

他们把小船抬下水。古德兰坐在她的位子上。吉拉尔德把小船推离开端。

“你肯定这样推船你的手会不痛吗？”她很担心地问，“这件事完全应让我来做。”

“我没什么。”他用一种低沉温柔的声音说。让她感到他有一种无可形容的美丽。

她看着他坐得离她很近，特别近，就在船尾。他的腿向前伸向她，他的脚碰到了她的脚。她轻轻地在划船，心中渴望他对她能说些什么有意思的话。但他却保持沉默。

“你喜欢这样，是吗？”她说，声音中有一种温柔和体贴。他笑了一下。

“我们之间有一点差距。”他用一种同样低的没有意识的声音不由自主地说。她好像感到他俩的小船在彼此分开而保持着平衡。她忽然敏感地意识到这些，心里顿时有了一种喜悦。“不过，我离你很近。”她亲热高兴地说。

“可还有距离，有距离。”他说。

她乐滋滋地打断了话头，然后用一种笛音般的声音说，“不过，在水上我们不能随便移动位置。”她微妙而亲昵地表示他完全占据了她的感情。

十多只船上的灯笼好像月亮一样摇曳在水面上，灯笼被火光映照得分外红。远处游艇的螺旋桨发出的叮当声像弦乐曲，连成线的彩色灯光随船而动。船上还时不时放出烟火，将天空映得多姿多彩。那些能炸出火球的独型花炮和别的能射出一系列火花的花炮把水面照得像白昼。水面上漂荡的一只只小船也被映照得十分清楚。随后降落的又是迷人的夜色。灯笼和连成线的光点微微闪亮，水面响起低低的桨声和阵阵的音乐。

古德兰静静地划着。吉拉尔德看到前面不远的地方，欧秀拉的深蓝和玫瑰红两个灯笼紧靠在一起。伯基划动船，它们也跟着晃动。投在船

后的彩虹似的光慢慢消退。她同时也觉得自己的灯笼把柔和微弱的光投在船后。

古德兰停下桨，向右环顾了一圈。小划子在随波浪上下起伏。吉拉尔德那白色的膝盖就在她的旁边。

“多美啊！”她轻声地说，好像很虔诚。

她看着他。他身体后靠，背对水晶似的灯笼光。她能看清他的脸，尽管脸色模糊，但上面却有一丝光芒。她心中充满了激情，很渴望能得到他。他那男性的镇静和神秘让他显得分外美，好像从他光滑而结实的身体中散发着一股香味，那是纯粹的男人味。她为他那优雅的仪表，飒爽的英姿弄得心迷，她的身体完全沉浸于陶醉之中。她喜欢注视着他。现在她还不忍心触摸他，也不想了解他那充满生机的身体。他既远不可及又近在眼前。她的双手没有感觉似地放在桨上，她只想望着他，看着他水晶一样的黑影，来感觉他的神采。

“不错，”他含糊地说，“是很美。”

他屏息倾听着身边轻微细小的声音。从划桨上滴下的水滴声，身后灯笼互相摩擦的吱吱声，古德兰的连衣裙发出的沙沙声，它们都好像从另一个国家传来的声响。这时，他的脑子已经停止思考，好像全身都被输入了新鲜的血液，灵魂第一次离开了他的躯体融入了周围的事物。因为他平时总是集中精力，全神贯注，而此刻他心魂分离，不知不觉中与天地化为一体，他好像是真的进入了睡眠，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大睡。有生以来一直处于坚持不懈，高度警惕的状态，可此时他睡得很沉，心地平静，灵魂逍遥。“要我划向码头吗？”古德兰思忖着问。

“哪儿都可以。”他回答，“让它随便漂吧。”

“好，如果眼看要撞上什么就告诉我一声。”她又亲昵又平静地说。

“灯光会告诉我们的。”他说。

他们就这样几乎没动，默默地。他需要安静和清纯，而她却很心急，想要和他聊天，得到某种承诺。

“会不会有人想你？”她说，很急于找一个话题。“想我？”他重复地说，“不，为什么？”

“你猜会不会有人在找你。”

“他们为什么要找我？”他马上注意到需要有礼貌地讲点什么话，“不过，可能你想回去了吧。”他换了一种声调说。“不，我并不想回去。”她回答说，“不，我真的不想回去。”“你敢肯定不回去没事吗？”

“完全可以。”

然后他们俩又不说话了。游艇的汽笛声拉响了，有了弦乐声传来，还有人唱歌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忽然一阵响亮的喊声，打破了黑暗的宁静，顿时传来一阵阵的吵嚷声，接着螺旋桨倒转的声音也跟着传来，声音急促而猛烈。

吉拉尔德坐直了身体，古德兰害怕地看着他。

“有人落水了。”他生气地说，拼命睁大了眼向夜色中望去，“你可以划过去吗？”

“往哪儿划？向着游艇吗？”古德兰问，她已经既紧张又害怕。“是的。”

“方向如果有偏的话，你告诉我。”她用一种极为紧张的声音说。

“你径直划。”他说。小船在加速前进。

喊叫声，嘈杂声还在继续。这些声音在水面上回荡，让人听起来很害怕。

“难道偏要出这种事吗？”古德兰用一种厌恶讽刺的声音说，而吉拉尔德几乎没有听见。她扭过头看了看自己划的方向。在昏暗的水面荡起了一阵泡沫，它们在摇晃的灯光下显得五颜六色。古德兰尽最大的劲儿在划着，但由于事情一下子严重起来，自己的手有些不听使唤，她已经没办法划得更快了。她瞥了他一眼。他双眼敏锐警觉，精神高度集中，像是一台观测仪一样盯着水面。她简直绝望之极，好像自己要死了一样。“当然。”她对自己说，“没有人会被淹死，当然不会，不然的话，这个代价就太大，太可怕了！”但她还是感到恐惧，因为她看到他那副严峻而无表情的脸，好像他本就属于恐怖和灾难，仿佛现在他已恢复了自己的本性。然后就传来了一个孩子的声音，一个女孩的刺耳的高音。“迪—迪—迪—迪—哦迪—哦迪—哦迪！”

古德兰全身的血似乎都凝滞了。

“在喊迪安娜是吧？”吉拉尔德低声说道，“这个淘气的家伙，她又在玩什么鬼花样。”

他又看了一眼桨，他觉得小船划得太慢了。这种精神上的压力让古德兰几乎不能再划下去了。她咬紧牙关地坚持着。此起彼伏的喊声仍在回响着。

“哪儿，哪儿—在那儿—那就是，哪个？—不是—不—不是，他妈的，这儿，这儿—”所有的船都从四面八方赶到现场，五彩的灯笼在贴着水面摇摆，它们的倒影在后面没有规则地快速乱晃。游艇不知为什么又拉响了汽笛，古德兰快速地划着小船，灯笼在吉拉尔德身后不停地转。

一会儿那个孩子响亮的喊叫声又传了过来，中间带着焦急哭泣的音调。

“迪—哦，迪—哦迪—迪！”

这个从夜色中传来的声音让人感到恐惧。

“威妮，如果你在床上睡觉就没有事了。”吉拉尔德低声自言自语道。

他弯下腰，解开鞋带，两脚互相搓了搓，脱掉鞋子，然后他手一挥把那个软草帽扔在甲板上。

“你不能手带着伤下水去。”古德兰很恐怖地对他低声说。“什么——没事儿。”

他费了些劲才脱掉衣服，把它扔在脚下。他光着头坐在那儿。这时他全身都是白色。他摸了摸腰间的带子。他们越来越靠近游艇，它一动不动地停在他们眼前，高高地耸立着。游艇上数不清的彩灯发出玫瑰色的光彩，起伏的红黄绿的浮光映在夜空下黄色水面上，看上去并不舒服。

“哦，把她救上来，哦迪，宝贝。把她救上来！哦，爸爸，爸爸！”孩子在大声地又哭又喊，水里有一人套着救生圈，两只船划近了，船上的灯笼还在摇晃着。没办法照亮，船在兜圈子。“唉，在那儿——洛克利——嘿，在那儿！”

“吉拉尔德先生，”船长焦急惊慌的声音说，“迪安娜小姐落水了。”

“有人下去救她吗？”吉拉尔德严厉地说。

“青年医生布林戴尔先生下去了，先生。”

“在哪里？”

“看不到他们的任何标志，先生，大家都在寻找，但到现在还什么都没找到。”

一阵不祥的停顿。

“她从哪儿落入水中的？”

“我想——在那只船旁边。”他不敢肯定地回答，“就是那只船，有红绿灯的那只。”

“划到那儿去。”吉拉尔德静静地对古德兰说。

“把她救上来，吉拉尔德，救她上来。”小女孩焦急地哭着。吉拉尔德并没有去理她。

“就那样往后靠。”吉拉尔德对古德兰说。他站在这个脆弱的小划子上。“船就还会翻倒的。”

忽然，他已经很轻盈地跃入水中。古德兰的船猛烈地摇晃了几下。水面被搅乱了，闪烁着亮光。她忽然觉得那是惨淡的月光。他已经不见了踪影。如此看来，一个人要消失得没有踪影是完全可能的。她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可怕的死亡的预感。她知道他正离开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却没有两样。只不过就是少了一个人，少了一个他而已。黑夜变得那么空荡，到处都是摇晃的灯笼。游艇和小船上的人在低声谈话。威妮弗雷德的哭声在她的耳边叫，“哦，一定要找到她，吉拉尔德，一定要找到她。”不知道是谁在尽量安慰她。古德兰到处乱划小船，并没有任何目标。她觉得在这空旷、寒冷、黑暗、可怕的湖面上特别惊慌可怕。难道说他再也不出现了吗？她觉得自己也想马上跳入水中，去体验一下那可怖的感觉。

她忽然听到一个人说，“他在那儿。”她一惊，然后就看到他还在水中游着，像一个水老鼠。她不自禁地划向他，然而他却在靠近另一条船，一条比较大点的船。她还是继续向他划去。她一定要靠近他。她看见他——看上去像只大海豹。他抓着船帮时像只海豹。他的漂亮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上。他的脸上闪着柔的光。她能听到他在大口地喘气。

接着他往船上爬。哦，他那弯弯的后腰简直太漂亮了。他爬上船沿时，她渴望死了他那白得有些发亮的腰部。他的后背又圆又光滑——啊，她都忍受不了了，这情景太有意味了。她明白对自己来讲这是致命的，那可怖的无可奈何的命运、无可奈何的美，啊，是多美啊！

对她来说，他好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在身、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她看到他用手把脸上的水抹掉，瞟了一眼自己手上的绷带。她知道他的手并没有痊愈。她知道自己不能超越他，她的生命最终也只不过和他相似。

“把灯熄灭就不会不耀眼，我们能看得清楚些。”突然他的呆板的声音传过来，这声音属于男人的世界。她几乎不能相信还存在着一个男人的世界。她身体前倾，想把灯笼吹灭，但这却费了她好大功夫。四面的灯都熄灭了，只有游艇上还保留着斑斓的彩灯。四周是黑暗的夜色。天空中悬着月亮，到处是船的黑影。接着一声“扑通”，他又跳入水中。古德兰担心焦虑地坐在那儿。她害怕那宽阔平稳的水面，它是那么深沉，却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在这宽阔光滑的水面，她孤身一人。可这儿没

有那种与世隔绝的陶醉的感觉，而是一种令人担心、恐惧的可怕的分隔。她被悬在这个可怕的现实世界的湖面上。

一会儿，她从人们嘈杂的声音中知道他又钻出了水面爬上了船。她坐着，心中只想和她紧靠在一起。但她的心的周围却有一层无法忍受的隔膜不可穿透。

“把游艇开回去，把它停在这儿没有任何用处。拿几条拖绳来。”决断的像从仪器中发出来似的声音传了过来。那是充满男人世界的声音。

螺旋桨又开始转动。

“吉拉尔德，吉拉尔德，”威妮弗雷德的任性的哭声又传了过来。他没有回答。游艇慢慢地移动，转了一个笨重的圈子向湖岸开去，慢慢消失在黑暗中。螺旋桨的搅水声也越来越模糊。古德兰在她的小划子里晃了几下，她本能地把桨往水中一压稳住了身体。

“古德兰！”欧秀拉大叫道。

“欧秀拉！”

姐妹俩把船划到一起。

“吉拉尔德在哪儿？”古德兰问。

“他又钻进水里去了。”欧秀拉有点哀怨地说，“我知道他不应该这样，他手上有伤，还有其他别的原因。”

“他再爬上来我就把他带回家去。”伯基说。

小船被汽艇激起的浪花弄得摇晃起来。古德兰和欧秀拉都睁大了眼睛搜寻着吉拉尔德。

“他在那儿。”欧秀拉目光敏锐地喊起来。他刚下水时间不长。伯基向他划过去，古德兰紧追不舍。他慢慢地游了过来，用受伤的那只手扒住了船沿，手一滑他又沉了下去。

“你为什么不帮他一把？”欧秀拉严厉地说。

他又过来了。伯基低头帮他翻进船里。古德兰一直看着他钻出水面，但这次他动作迟缓多了，像只两栖动物在无目的地攀登，显得很笨。月亮那白而微弱的光照着他湿漉漉的白色身体，和刚才一样照着他弯曲的后背和两边的腰部。但这次他的身体显得软弱无力，非常疲惫。身体十分愚笨地爬上小船倒在那里。古德兰毫无意识地机械地朝他划去，全身颤抖。伯基什么也没说，划向码头。

“你往哪儿去？”吉拉尔德突然问道，好像刚刚醒来。“回家。”伯基说。

“哦，不！”吉拉尔德十分着急地说，“他们在水中，我们不能回家。把船再转过去，我回去再找找他们。”两个女人都特别害怕。他的声音那么专断、危险，有些疯狂，不容反驳。

“不，”伯基说，“你不能。”他的声音中有一种奇特的强制口气。吉拉尔德的两种意志在无声地斗争着，好像他想把另外一个男人杀掉一样，伯基保持航向地向前划，像有一种非人的力量强制他非如此不可。

“你为什么要管我的事！”吉拉尔德恨恨地说。

伯基没有回答，他向岸边划去。吉拉尔德默坐在那儿，像一头不会说话的野兽，喘着粗气。他牙齿打颤，两臂下垂，他的头像海豹。他们到了码头，吉拉尔德湿淋淋地光着上身，爬上了几级台阶。他的父亲站

在夜色中。

“爸爸！”他说。

“噢，我的孩子，回家把湿衣服换下来。”

“我们救不了他们，爸爸。”吉拉尔德说。

“还有希望，孩子。”

“恐怕没有，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儿，根本找不到他们，而且还有一股水流，冷得像地狱。”

“我们可以把水放掉。”父亲说，“你先回去，注意自己的身体。鲁伯特，好好照看他，”他跟平时一样又补了一句。

“哦，爸爸，我感到很抱歉，真的很抱歉，恐怕这是我的错，但没有办法，我尽了自己的努力，当然我还可以再钻进水里，但没有多大用处——虽然不大，用处不大——”

他赤着脚，沿着木板走过去，没走几步就踩到了什么尖东西。“你一定是没穿鞋子。”伯基说。

“他的鞋在这儿。”古德兰从下面喊，她正在拎着小船。吉拉尔德等他的鞋子。古德兰拿着鞋子走过来。他接过鞋子就穿上了。

“人一旦要死了，”他说，“那一切就完了，全结束了，为什么还要活呢？水底下可以容纳数以千计的人吧。”

“两个就足够了。”她嘟哝着说。

他把另一只鞋穿上，浑身哆嗦，说话的时候上下牙直打碰，仿佛整个宇宙都是在水下，像地狱一样冰冷。“在水下，你觉得像是被人砍了脑袋一样，什么能力都没有。”他浑身不断地哆嗦，话都讲不出来。“我们家里有这么一件事，你知道，”他继续说，“只要一件事弄糟了的话，那就不可以再纠正了——我们没法再纠正。我活到现在，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一旦事情弄糟，就无法纠正。”他们跨过马路走向房子。

“而且你知道吗？那水的下面，真是既冷又大，和我们陆地上完全不同，如此大的差别——你会搞不清楚为什么在陆地上会有这么多人活着，我们为什么生活在地面上。你要走了吗？下次再见，行吗？晚安，谢谢你，十分感谢。”

姐妹俩没有马上就离去，她们想看一下是否还有希望。头上悬着的明月似乎和晚上的气氛不相搭配。黑乎乎的小船在水面上聚集一起，嘈杂的人声和压低了了的喊叫传了过来，但没有任何意义。古德兰在伯基回来时就回家了。

他受托去打开水闸放掉湖水。在靠马路一边的湖下面有个洞，一旦远处矿上需要水的时候，这个湖就可以像水库一样放水。“跟我过来。”他对欧秀拉说：“等我把水闸打开以后，我送你回家。”他先到看水人的农舍取来水闸钥匙。他们两个穿过马路旁边的一个小门，向水库的一头走去，那儿有一个很大的、用来接泛洪的石池，还有一段石阶通入水中。就在石阶的顶端有闸门的锁。夜晚是银灰色的、美好的，只是在夜空中传来的叫喊声让人十分不安。银色的月光照在广阔的水面上，黑暗的小船在逆水前进。但欧秀拉的脑子都已封住了，对她来讲，这一些都无所谓，像不存在一样。

伯基装上了水闸的铁柄，用一把钳子转动起来，嵌齿开始逐渐上升。他像机器一样转啊转。他的白色的身影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欧秀拉看着

远处，她不忍去看他那么费力地转动，他的身体上下起伏，十分机械，像一个奴隶在转动铁柄。

一会儿，一阵响亮的哗啦声吓得她一惊。声音是从马路下面黑色茂密的树影中传来。哗啦声变成了咆哮声，然后又是大量的水泻到地面发出的隆隆声，这种连续的声响震动了整个天空。一切都被它吞没了、淹埋了、消灭了。欧秀拉好像在为她的生命而搏斗，她用手捂住耳朵，远望着那悬在高空的明月。“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她大声对伯基说。她正在台阶上看着水流，看水位是否下降了。他似乎入了迷。他的眼睛转向她，点了点头。

那些黑压压的小船划得越来越近。人们都好奇地挤在路边的树篱旁观看。伯基和欧秀拉把钥匙送到农舍后便转身离开，她脚步特别快。她不能忍受那既可怕又压倒一切的隆隆的水声。“你认为他们死了吗？”她用十分高的声音问，好让她自己也听见。

“是的。”他回答说。

“这太可怕了！”

他没有理睬她。他们走上了小山，离那吵嚷越来越远。“你心里很介意吗？”她问他。

“我不介意死亡的人。”他说，“一旦他们死了，最糟糕的是，他们让活人总想着，让活人无法摆脱。”

她沉思了一会儿。

“是的，”她说，“死亡这个事实好像本无所谓，对吗？”“是的，”他说，“迪安娜·克瑞奇活也好，死也好，都无所谓。”“真的吗？”她吃惊地说。

“是的，为什么非是那么重要呢？她最好是死了，这样更真实。她的死倒是有益的，活着反而是件让人烦恼的事情。”“你这个人太可怕了。”欧秀拉低声说。

“不，我更希望她死了，至于那个年轻人，那个可怜鬼——他不是慢慢地而是很快地得到新生。死亡是件好事——再好不过了。”

“但你还是不想去死。”她向他挑战地说。

他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用一种变了调的令她毛骨悚然的声音说，“我倒很想去尝试一下死亡——我很想去经历死亡的过程。”

“是吗？”欧秀拉十分紧张地问他。

他们俩沉默地走了一程。在大树下，他有些害怕地低声说：“有一种生活是属于死亡的，也有一种不属于。一个人如果厌倦了属于死亡的生活——我们这种生活，而这种生活是否结束上帝已知道，我希望得到的爱情是像睡眠一样的，像又一次新生，脆弱得像一个刚刚降临这个世界的婴儿。

欧秀拉既想听又不想听他的这番话。她似乎理解他说的意思。随后她和他拉开了距离。她心中想听他的话，但又不愿意自己为他的思想所控制，她不情愿就这样服从，成为他所希望的那种人。“为什么爱情要像睡眠一样呢？”她伤心地问。“我不知道。这样它才能像死亡——我的确希望现在的生命死亡——不过这种死超越了生命本身。就像一个赤裸的婴儿刚刚从子宫里出来，一切旧的保护、旧的身躯已全然没有，四周只有新鲜的空气，从未呼吸过的空气。”

她听着，理解着他所讲的，她明白他所理解的一切。语言本身并不传递含义，语言只不过相当于我们所作的手势而已，同各种哑巴的语言没有什么区别。她好像感到他的手势传遍她的全身。她后退了一步，尽管她的心中是想往前走。

“但是，”她很严肃地说，“你不是说你想要一种不是爱情的东西吗？——一种超越爱情的东西吗？”

他糊涂地转过头，说，“话中也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但必须说出这话来。假如一个人要向前行的话，无论他想从哪个方向走，必须冲出一条路。同样，要想去了解，要想说出话来，那就需要冲破监狱高墙，正像刚出生的婴儿冲出子宫一样。如果不尽力为新生事情而争取，不打破旧的东西，就不会产生新的事物。”“我并不需要爱情，”他说，“我并不想了解你，我只想摆脱我自己，而你却陷入了自我，所以我们俩完全不一样——如果一个人疲倦或心中不高兴时就应该不说话，如果一个人像哈姆莱特那样，那他可能在说谎。请相信我的话，在我露出点健康和骄傲以及漫不经心的时候，我十分憎恨自己严肃认真时的那副样子。”“你为什么不应该严肃些呢？”她问。

他考虑了一会儿，有些恼火地说：

“我不知道。”然后他们默默地走着。他脑中模糊而迷惘。“你觉得奇怪吗？”她说，忽然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胳膊上亲热地推了一下，“咱们俩怎么都这样说话，我觉得咱们俩的确有点相爱了。”

“是的。”他说，“很深。”

她兴奋地笑了起来。

“你总是按照你的方式来理解爱情，是不是？”她讥讽地说道，“你永远都不会相信爱情。”

他的表情有点变化，他轻声地笑了，转过身，把她抱在怀中。两人在路中央互相拥抱着。

“是的。”他柔声说。

然后他吻她的脸、眉，慢慢地，轻柔地。他脸上有一种甜美的神色，这神色让她惊讶，她无法对此做出反应，这些吻是盲目的、轻柔的，平静的，也是完美的，但她却躲开这些吻。它们像一些奇怪的飞虫，从她那黑暗的灵魂中飞出来，轻柔安静地停在她脸上。她心里有些不安，她挣了开去。

“没人过来吗？”她说。

然后他们就朝黑暗的路上看去，接着重新起程走向贝莱欧弗。一会儿，为了向他表明自己不是个假正经的肤浅女人，她突然停住，紧紧地抱住他，让他紧紧地压着自己的身体，在他的脸上给了一个热烈的充满激情的吻。他身上的陈旧的血液不在乎他的另一个自我，快速地流起来。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他内心谴责着自己。这时他体内那股由于冲动而带来的睡眠般的惬意开始慢慢低落下去。在她刚抱住他时，他的四肢充满了激情，一直冲到他脸上，接着身上涌起一种想占有她身体的欲火，但在这欲火的中心却存在着另外一个令人发恼的东西，不过它终于慢慢消失了。此刻他的整个身心都想占有了她而且这种欲念就像死亡一样不可避免。的确如此。

一会以后，他既感到满足又感到受了损害，他既把自我实现了又毁

灭了。他离开她往家走去，在黑暗中恍惚地游荡，仍沉浸在已经燃烧的欲火当中，他在遥远的黑暗中感到一丝悲哀。可这又有什么呢？这根本无所谓，一切都无所谓，只要完全痛快地享受这种感觉就可以了，这种感觉好象是给了他新生一样让他突发出来。“我在变成一个行尸走肉，什么都不是，只会说空话。”她胜利地说，轻视着另一个自我。然而在远处这小小的另一个自我在游荡。

人们仍然拖着网在湖中打捞。在他回去的时候，他站在岸上听到吉拉尔德的声音。水声仍在夜空中隆隆地响。月光是明亮的，对面，群山模糊。湖面的水位在继续下降，在空气中散发着湖边的怪味。肖特兰兹的每一家都亮着灯，好像没有人去上床睡觉。在码头上，年轻医生的父亲、老医生站在那儿，他静静地站在那儿等待着。伯基也站在那儿看着。吉拉尔德从一只船上上了岸。“你还在这儿，鲁伯特！”他说，“我们找不到他们，湖底是斜的，你知道，很陡，湖两边的山坡也很陡，还有一条条的小溪谷，天知道把他们冲到哪儿去了，下面看来不是平的，根本不知道网拖到哪儿了。”

“你这么做什么有必要吗？”伯基说，“你最好还是上床去吧。”“上床！我的天，你觉得我会睡觉吗？我一定要等到找到他们再走。”

“没有你，这些人也一样会找到他们——为什么你那么坚持？”吉拉尔德抬头看他，然后他友善地把手放在伯基的肩膀上，说：

“不要为我担心，鲁伯特，如果有谁的身体需要关心的话，那就是你的身体，不是我的，你对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感觉？”“很好，但你，你糟蹋了自己的生命——浪费了自身的精力，最有用的东西。”

吉拉尔德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他说：

“浪费？那它该用在哪儿呢？”

“可你别想它好吗？你强迫自己陷入恐惧中，而且自己的脑子里被重重地压上了磨石般残酷可怕的回忆。现在就回家吧。”“这么可怕的记忆，磨石！”吉拉尔德重复了一遍，接着他充满深情地把手放在伯基肩上，“唉，你讲得如此有说服力，鲁伯特，太生动了。”

伯基心里很沉，心里很生气，对自己能所谓的生动地表达而感到厌烦。

“你想现在走吗？到我那儿去吧。”——他催促着，好像是对一个醉汉说话。

“不，”吉拉尔德用一种哄人的口气，他手放在伯基的肩上，“很感激你，鲁伯特，——如果可以的话，明天我会很高兴，你可以理解吧，我想看看这事做得怎样了。但我明天一定去，一定！我很希望你聊聊——比做任何事都好，我真诚地相信，是的，我要和你谈谈，你对我来讲太重要了，鲁伯特，比你认为的要更加重要。”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重要？”伯基不高兴地问。他明显已感到吉拉尔德放在他肩上的那只手。他不想争论，他希望吉拉尔德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我下次再告诉你。”吉拉尔德哄着他说。

“现在跟我一起走——我要你来。”伯基说。

停顿了一会儿，有一种十分紧张的气氛。伯基很奇怪为什么自己心跳得这么厉害。——过了一会儿，吉拉尔德的手指意味深长地抓住他的

肩膀，嘴里说：

“我等这事儿完了再说，鲁伯特。谢谢你，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都很正常，你知道，你，和我。”

“我可能很正常，但我肯定你不是，你这么在这儿瞎呆着。”伯基说着，就走了。

快到黎明时两具尸体才被打捞上来。迪安娜的手臂很紧地搂着他的脖子，把他给勒死了。

“她杀了他。”吉拉尔德说。

月亮挂在西边，最后又落在山后，湖中的水少了四分之一。湖边露出了泥岸，光秃秃的让人恶心，臭味刺鼻，到处散发。东面山后的天慢慢地亮了起来。水冲出闸门依然隆隆作响。小鸟悦耳的歌声迎来黎明。群山在新鲜的雾中闪着绚烂的色彩。在那空荡的湖后，一支稀拉的队伍走在去肖特兰兹的路上。人们用担架抬着尸体。吉拉尔德走在担架旁边，两位胡须斑白的父亲默默地跟在后边，全家的人都坐在那儿等着。一定得有谁去母亲的房间告诉她。老医生静静地挣扎着把儿子抬回去，一直到自己精疲力尽。

整个地区在星期天早上都有一种特别可怕的感人心绪的宁静。矿上的人们都觉得好像这场灾难会降临在他们头上。确实这件事的震动比他们自己的亲人死了还要大。肖特兰兹——这么一个地区的高贵家族——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悲剧。一位年轻小姐，一位任性高贵的小姐，一定要跑到游艇顶舱的顶上去跳舞，最终被淹死了。在这喜庆的佳节里，连累一个年轻的医生也搭上了性命。星期天早上，每一处的矿工们都在闲逛，谈论着这件事，每一家在星期日的晚餐中都好像家中有个奇怪的客人，仿佛死神来光顾一样，气氛怪异。男人们都很激动、恐惧，女人们一个个看起来肃穆，有些还哭个不停。孩子们开始对这种激动还很高兴。在空气中有种十分紧张的气氛，几乎让人着迷。每个人都喜欢这种气氛吗？人人都喜欢这种刺激吗？

古德兰有种急急地到吉拉尔德的身边去安慰他的冲动、想法，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样去对他说些能让他摆脱痛苦的话。她很吃惊，也很害怕，但她不去想它。她想着怎样安慰吉拉尔德，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对她来说，最刺激的就是如何发挥她的作用。

欧秀拉在深深、热烈地爱着伯基。但她却无可奈何。她完全不去关心大家对这件事的议论。她的脸上露出冷漠的神色。无论在哪儿，她都只是独自坐在那儿。她只期望能见到他，她希望他到她家来——否则她就不能拥有，他必须马上来。她等着他，整日地呆在屋里，等着他来敲门，每一分钟，她都看一眼窗口，希望他能在那儿出现。

第十五章 星期之夜

随着白天的过去，欧秀拉的生命之血好像慢慢地耗尽了，在她空空的心中聚满了沉重的失望，她的激情好像因流血过多已经死去，什么都不剩了，她好像是在一种虚无缥缈的状态中一样坐在那里，比忍受死亡还难受。

“除非有什么事发生了。”她对自己说，清楚地意识到那种不可摆脱的痛苦。

她全身崩溃似地坐在那儿，湮没于临近死亡的黑暗之中，她意识到她的生命在如何向这边缘接近，那是无边无际的。在这儿，一个人就会像萨福（古希腊女诗人）一样进入未知中，意识到死亡就在自己面前。她感到像吃了麻药似的灰暗，几乎没有思索就认识到自己即将死去。她已经走过了自己该走的路，旅程就快到头，该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了，该经历的也都经过，她已到了某种苦果的成熟时期，现在就差从树上掉落下来进入死亡这一步了。一个人必须把自己发展到尽头才可以，也必须把这个冒险弄出个结果为止。然后下一步就是越过边界，进入死亡。就是这样，知道这点之后，她心里倒也平静了。

总之，当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之后，那最幸福的就是进入死亡了，就像一颗苦果掉在地上一样，死亡是最好的结局、最完美的结局，这是生命的发展。我们已经知道了，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为未来多想些什么呢？一个人是不可能看到圆满的结局之后的事情的。知道死亡是个最重大的经历就足够了。为什么我们还要了解这个经历之后是什么呢？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经历是什么的时候。既然经历过一切之后就是死亡，我们已到了死亡的眼前，下一步就是一个大的转折点了，那就让我们去死吧。如果我们只是等待，如果我们畏惧于这个结局，那我们只能不安而有失尊严地站在门外。在我们的面前，在萨福的面前，都是无际的空间，旅途就通到那里，我们难道没有勇气开始我们的旅程吗？非要大喊“我不敢”吗？我们愿意向前走向死亡，无论死亡意味着什么。假如一个人能知道他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为什么要害怕他前面的一步呢？为什么要去问下一步该怎么样呢？我已肯定我们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走，那是进入死亡的一步。

“我会死——我很快就会死。”欧秀拉对自己说，好象处于恍惚之中，声音清晰平静，而且带有一种超然的肯定。但是在身后的某个地方，在乌黑的夜色中，有一种痛苦的悲泣和绝望。一个人不可以去注意别的，必须勇敢地朝着灵魂的方向前进，不能因为害怕就停止不前，不能恐惧停步，不准去听那么更为低落的东西。如果说最深的欲念就是现在就进入到未知的死亡里，难道说还要一个人去为最肤浅的真理而放弃最深的真理吗？

“那么，就让它这样结束吧。”她自语道。这是个决定。不是毁灭一个人生命的问题——她绝不会自杀，那太残忍，太让人反感。这是一个确知下一步的问题。下一步是指向死亡的，能是这样吗？会有这么一步吗？

她的意识飘入到无意识的世界，她好像睡觉一样坐在火边。然后思绪又回来了。那死亡的圈子，她能把自己委身于它吗？哦，是的——那

只是睡眠，她已经睡得足够多了。她这么久地在坚持反抗、毫不退缩。现在是该向后退的时候了，不能再坚持了。

在一种恍惚迷离中她屈服了，她让了步，四周都是黑暗，在这黑暗中，她可以感到她的身体在做着可怕的挣扎，这是一种表达不出来的死的痛苦，这是唯一不能承受的痛苦。她的身体在受着遥远的死亡的折磨。

“肉体 and 灵魂可以直接相通吗？”她自问。然后，她对最后的结局有了较清楚的了解，她知道肉体只不过是灵魂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个完整的灵魂的变化就是肉体的变化，除非我下定决心，除非我摆脱生命的节奏，稳定住自己，从自己的意志中得到解脱。不过，与其过着重复的生活，还不如死了为好，死亡就是和一些无形的东西一同前进，死亡也是一种快乐。而机械地没有意志地活着，脱离了未知世界活着，那是一种耻辱。死亡中没有耻辱，而空虚机械的生命中却有很大的耻辱。生命对灵魂来讲，的确是一种耻辱，但死亡就绝不是耻辱，死亡本身就像那天边的宇宙，超越了人间事物的发展与流逝。

明天是星期一。星期一，又一星期课程的开始，仅仅平常的机械的课程，又一周的耻辱和枯燥。难道对于死亡的冒险不是更有意思一些吗？死亡难道不是比这种生活更美好更高贵吗？

这样一味地枯燥地生活，没有任何内在意义，毫无真正的意思。现在这么活着，生活是多么卑贱，对灵魂又是多大侮辱，而死亡则是多么清白、多有尊严，一个人不再忍受这种一律的生活的枯燥和耻辱了，一个人可以在死亡之中得到收获。她得到够多了，她再到哪儿去找生活呢？在繁忙的机器上没有鲜花开放，那里没有平常生活的天空，没有旋转运动的地方，可一切生命都在旋转地运动，好像机器一样和现实脱离了关系。生命中找不到任何东西——所有的国家民族都一样。唯一的窗户就是死亡。通过这个窗口，人们可以兴奋地看到死亡的苍穹。正像一个人在儿童时代透过教室的窗子看到外面不受约束的自由景象一样。她已不再是个孩子，而且知道灵魂被困在这肮脏的生命的监狱里，除了死亡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

多让人高兴啊！人类无论怎样做，就是没有办法占据死亡这个王国，这多让人高兴。海洋成了人们杀人的场所和商业的通道，他们对于海洋的争夺就像他们对城市肮脏土地的争夺。他们还要占领天空，把天空分给一个个小小的主人，他们在空中互相打斗、争抢。一切都消失了，被大墙所围住，一根根铁条围满了墙，人们就不得不卑贱地在有着铁条的墙壁间爬行，穿过生命的迷宫。

但在那黑暗无尽的死亡的王国中，人类仍然受到嘲弄。人们在地面上是这么地有能耐，他们是各种各样的神仙。但死亡的王国让他们都受到了嘲笑。在死亡王国的面前，他们变得很小，成了卑贱，愚蠢的小东西。

多么美丽，多么壮观，多么完美啊！对它的向往是多么美好！那时，人们将把现在污染上虚伪、耻辱和脏垢的所有的一切净化，像是洗了一次澡那样干净、舒服、新鲜、完美，一个人将成为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怀疑、不会感到耻辱的人。一个个还是很充实的，只要有着完美死亡的希望。这种死亡，虽然是残忍的，但却是人间最值得高兴的事，是可以期望获得的。无论生命是什么，它都无法克服死亡，克服那残忍的超越

了物质世界的死亡。哦，我们别再探询死亡的问题了吧，不管它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想知道人类，面对死亡一无所知，那我们就不是人类，这种死的快乐把一切可知的痛苦和生的耻辱都给弥补了，其后我们就不再是人，就不知一切，这种希望就是我们的遗产，我们像继承人一样期待着我们遗产的到来。

欧秀拉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客厅的火炉边发呆，孩子们在厨房里耍闹，别人都去教堂了，她却在自己灵魂的黑暗处。听到厨房的门铃响，她吃了一惊。孩子们飞快地从走廊上跑过来，露出有趣的惊慌的神色。

“欧秀拉，有人来了。”

“我知道，别傻乎乎的。”她回答，她也吃了一惊，甚至吓了一跳，她几乎不敢走向房门。

伯基站在门外，他的雨衣领竖到耳边。他现在来了，可她的魂不知到哪儿去了。她意识到他身后下雨的黑夜。

“哦，是你啊！”她说。

“我很高兴，你能在家。”他低声说着走进屋子。

“他们都去教堂了。”

他脱下雨衣把它挂起来。孩子们在角落里看着他。

“比利、多拉，你们去把衣服脱掉！”欧秀拉说，“妈妈马上就回来了，如果你们还没有上床，她会不高兴的。”

两个孩子悄悄地离去，好像小天使一样。伯基和欧秀拉进了客厅。火焰在微微燃烧。他注视着他，欣赏着她那光彩照人的美丽和晶莹的双眸。这都使他惊讶。他远远地凝视着，心中不断地赞叹，她在这闪烁的光彩中，变成了一个理想的美人。“你一整天都在干什么？”他问她。

“只是在这儿坐着。”她说。他注视着她。她已发生了变化，和他有了一定的距离，她带着一种光彩，远远地离开他。他们俩在柔和的光线下默默地坐着。他没有足够的勇气离开，他不该来。他有些多余，她心不在焉。接着门外传来了两个孩子害羞的叫声，轻柔中带着激动的胆怯。

“欧秀拉，欧秀拉。”

她站起来，打开门。两个穿睡衣的孩子站在门槛外，眼睛睁得很大，像小天使一样。他们一直特别乖，行动都很听话。“你可以带我们上床睡觉吗？”比利大声地说着悄悄话。“哦，今天晚上你们都是乖孩子。”她轻声说，“你们愿意来和伯基先生说句晚安吗？”

两个孩子光着脚、羞涩地走进来。比利面带笑容，咧着嘴，但在他圆圆的蓝眼睛里却带着一种要当乖孩子的庄严的神情。多拉却像丢了魂的林中小仙女一样不敢上前，两眼透过秀发偷看。“你们愿意和我说晚安吗？”伯基问，声音柔和，好听得出奇。多拉立即跑过去，好像被微风吹起的叶子，而比利却慢慢走上前去，步子缓慢而稳定，同时含蓄地抬起翘着的嘴巴让他亲。欧秀拉看到这个男人丰满微拢的嘴触到了孩子的嘴上，那么轻柔，接着，伯基把手指抬起来，摸摸孩子那圆圆的充满自信的脸颊，带着一种抚爱，没有人说话。比利看起来很像一个小天使，或一个寺僧，伯基却是又高大又严肃的天使，低头看着他。

“你愿意亲一亲吗？”欧秀拉打破沉默对小女孩说。但小女孩却慢慢地向后退，像个不愿意让人碰的小仙女。

“你不愿意向伯基先生道晚安吗？去吧，他在等你。”欧秀拉说，但小女孩还是轻微地向后退了一步。

“傻多拉，这个傻多拉。”欧秀拉说。

伯基觉得小女孩有一种不信任的对抗情绪。他对此不能理解。“那么来吧，”欧秀拉说，“在妈妈回来之前，我送你们上床。”“谁来听我们的祈祷？”比利有些担心地问。

“你喜欢让谁听？”

“你愿意吗？”

“是的。”

“欧秀拉。”

“什么事，比利。”

“‘你喜欢谁’这个‘谁’用‘whom’吗？”

“是的。”

“那，whom 是什么意思？”

“是 who 的宾格。”

一阵陷入思考的沉默，接着是信任的声音：

“是吗？”

伯基一直坐在火边发笑。欧秀拉走过来的时候，他没有动，双臂放在膝盖上。她看着他，他怎么那样一丝不动，好像一个雕像，一个没有生气的宗教偶像那样一动不动。他转头看着她。他脸色苍白而不自然，在闪着仿佛磷火一般的白光。

“你是不是不舒服？”她问，心中却有种朦胧的反感。“我还没想过。”

“你不想就不知道吗？”

他凝视着她，他的眼睛黑而敏锐。他看得出她的反感，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在你没考虑的时候，你难道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否舒服吗？”她坚持地问道。

“并不总是。”他冷冷地回答。

“你不觉得这有罪吗？”

“有罪？”

“是的，我认为这样对自己的身体一点都不了解，甚至连生病都不知道，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但目光有些模糊地看着她说，“不错。”

“既然你身体不舒服，你怎不躺在床上？你的脸色那么难看。”“难看得让人恶心吗？”他讽刺地说。

“是的，很恶心，令人反感。”

“啊，好哇，那可真不幸啊。”

“而且，现在在下雨，今天晚上天气很不好，真的，你这样不珍惜自己的身体，是不能原谅的——一个人如此不注意自己的身体是会受苦的。”

“如此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他机械地重复她的话。他的低语打断了她，她便闭口不语。

家里的人从教堂回来了。先是两个小女孩走进来，然后是母亲和古

德兰，最后是父亲和儿子。

“晚上好，” 布兰哥温说，有些惊讶，“来找我的，是吗？” “不，” 伯基说，“没有什么别的事，天气太糟糕了，我想您不介意我来拜访吧。”

“这天气是让人难受。” 布兰哥温夫人很同意地说。楼上立刻传来孩子们的声音，“妈妈！妈妈！” 她抬起头，对上面说，“我这就来，多伊奇。” 然后她对伯基说，“我想，肖特兰兹那儿没有什么新消息吧？唉！” 她叹了口气。“不，真可怜。我不应该去想这些。”

“我猜你今天到过那里是吧？” 父亲问伯基。

“吉拉尔德过来和我喝过茶，我和他一起去他家，我觉得他们整家子都很激动，有些不正常的样子。”

“我认为他们是些不太会控制自己感情的人。” 古德兰说。“或者控制过头了。” 伯基回答。

“是的，我完全相信。” 古德兰几乎是认真地说，“一两个人是这样的。”

“他们都觉得他们应该在行动上和往常不一样。” 伯基说，“当人们悲伤的时候，他们会尽力挂住脸，不和别人像以前那样交往。” “当然！” 古德兰说。恼怒得满脸通红，“还有什么能比在公共场合悲伤更糟糕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更虚伪的呢？假如说悲伤不是隐私，不藏在心里，那又成了什么？”

“很对。” 他说，“当我在那时看到他们都装出一幅很伤心悲哀的样子，好像他们绝对不允许像平常那样自然的故事时，我都为此而感到丢脸。”

“唉，” 布兰哥温夫人说，她对这种批评感到生气，“要忍受这么大的痛苦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然后她就上楼去看孩子去了。

他就在这儿呆了几分钟就走了。他走后，欧秀拉心里特别恨他。她的大脑似乎都凝成一块很尖锐的仇恨的结。她整个身心似乎都被重重地锤打成仇恨的标枪。她不能想象那是什么，强烈的充满的仇恨把她给占据了，纯粹的仇恨明确而又无法想象，她对此完全没有办法思考，她有些失常。这种状态好像着了魔，自己也被着了魔。好几天她都被这样深深的仇恨所控制。这种仇恨盖住了她以前所有的感觉，好像是把她从这个世界扔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在那儿，她原有的生活一无是处，她总是很迷惘、神志不清，对自己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感觉。

这确实不可理解，很荒谬。她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恨他。她的恨是很抽象的。她只是意识到自己被这疯狂的心理所控制，她对此而感到极大的震惊。他是她的敌人，精致像珠宝，坚硬如钻石，是所有可恨事物中最可恨的。

她想到他的脸，苍白而无瑕，他的眼睛中包含着黑色的不屈服的意志。她自己用手摸了摸前额，想知道自己是否已经疯了，从内心迸发出来的仇恨的火焰使她变成了另一个人一样。

这不是世俗的，她的恨没有什么具体原因，她不想为此而采取什么行动，不想和他有什么联系。她所要的是一种绝对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东西。她的恨好像宝石一样的纯，而他好像是一束充满敌意的光，一道不仅毁了她，而且是拒绝她毁灭她整个世界的光束。她觉得他是一个很

有个性的人，一个奇怪的像宝石一样的东西，它的存在就意味着她的消失。当她听到他又病了以后，她的恨就更加深了几分——如果还能继续加深的话。这使她神魂颠倒，简直不能活下去，但她无法挣脱，她没有办法去逃避那些变态心理，这都是因为仇恨。

第十六章 男人与男人

他心情很平静地躺在床上。他对一切都持有不同的意见，他清楚他生命之舟是如何接近破裂，他明白它的牢固程度以及它的耐久力。但并不把这当回事。命运把你带入死亡也比不情愿地活着好许多倍，不过，最好还是坚持下去，坚持，直到一个人在生命中得到满足为止。

他知道欧秀拉又和他连在一起了，他知道他的生命托付在她身上。但他宁愿去死，也不愿去接受她所给予的爱情。旧的爱情方式好像是一种可怕的枷锁、一种苦役。他不知道自己心目中的爱情是什么。总之，一想到爱情、婚姻、孩子，两人生活在一起，困在可怕的小家庭中，享受所谓的幸福婚姻，他就浑身难受。他需要一种东西，比爱情更加明净、开放、清爽。丈夫和妻子间那种狭隘的缠绵令人讨厌，那些结婚的男女关上门把自己束缚在婚姻之中，尽管他们相爱，而那种方式却让人恶心。这是一个整个的团体，由那些互不信任的夫妻们组成，他们在房间里与外界隔绝，总是成双捉对，没有更进一步的生活，没有更紧密的关系，而且他们之间不允许有公平的关系，这是一个由一对对夫妻组成的万花筒，一对对互不相联、没有任何意义的已婚男女。的确，他恨男女混住更甚于婚姻，而私奔不过是另一种结合罢了，是对合法婚姻的背叛，这就更令人反感。

总之，他恨性，这是多大的一种限制，性使男人成了残缺的一半，女人成了残缺的另一半。他想让自己成为单独的一个整体、女人成为一个单独的整体。他想让性欲回到其它欲望的水平上，成为一种基本的作用，而不是肉欲的满足。他相信出自性欲的婚姻，还需要进一步联系。那时男女各为单独的一个整体、两个纯洁的人，互相为对方提供自由，两人像磁铁的两极一样保持平衡，像两个天使或两个魔鬼。

他认为自由不用受到任何由于结合的需要而出现的压力，也不会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受折磨。欲望和追求应该满足，但不应受任何磨难，就像现在四处有水的世界上，口渴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不需要太劳神就可以得到满足。他希望和欧秀拉在一起能像和自己呆在一起那么自由轻松，那么单一、纯洁、明净，平时两人又可保持平衡、同为两极，他特别恨那种合并占有和混合的爱情。

但对他来讲，女人似乎总是很可怕的，总想抓住你，女人有很大的占有欲，在爱情中显得自高自大。她想占有你、统治你、控制你。她需要得到一切，全归于女人，这个万物之母，万物来源于她，同时万物最终也隶属于她。

他快要气昏了，一想到这个万物之母，想到因为她才产生了一切，她要拥有一切，男人属于女人，因为她生下了他。一位痛苦的母亲，她生下了他。她现在又把他要回去，灵魂、肉体、性欲、肌体以及所有一切。他忽然很怕万物之母，她让人憎恶。

女人这个伟大的母亲又坐在了高高的马上高不可攀。他不是赫米奥恩身上看到这种特征了吗？赫米奥恩谦虚，又愿意帮助人，她一直是一位痛苦的母亲。她在帮助你之后却又用很狡诈的傲气和女人的专横把东西要回去，要回她用痛苦生下的男人。她用自己的痛苦和谦逊把她的儿子用铁链锁住了，让他成为她的囚犯。

还有欧秀拉。欧秀拉也一样——或者相反，她也是生活中一位傲慢的皇后，就像她是一个蜂王，别的蜜蜂都依从于她。他看到黄色的光从她的眼中射出，他知道她身上有女皇一样的傲气，咄咄逼人，不可理解，她并没有觉察到此。她倒愿意跪在地上，给男人叩一个头。但这只有等她控制了一个男人以后，才会那么做，她才会像一个女人对她的婴儿的崇拜儿样，带有一种占有心理去崇拜这个男人。

被女人掌握在手中是件无法忍受的事情。男人总要被看成是女人身上分裂下来的碎块。性是疼痛的伤疤的裂口。男人在真正得到自己的需要或变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之前，必须是女人的附属。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看待自己，男人和女人是一个整体上的碎块呢？这不是真的，我们不是一个整体的残缺的碎块，更准确地说我们是两个东西混合在一块，然后分成单独的纯洁的个体。而性是遗留在我们身上还没有混合、未被解决的东西，而性欲是进一步分离了这种混合物。男人的性欲属于男人，女人的则属于女人，一直到两人清白纯洁如同天使、超越了一般的两性的混合，最后两个单独的个体像两颗星一样形成了一个星座。

在古代性别没有产生之前，我们是混合的，每个人都是混合的。形成单独个体的过程，引起了性别分化，女性走向一边，而男性走向另一边。但即使是在那个时候，两性的分离也是不完全的，我们就是这样进行着循环。现在新的时期就要出现，到时候，我们就各是单独的个体，各自实现自我完善，男人是纯粹的男人，女人是纯粹的女人，男女彻底分开，但就不再会出现爱情的可怕的合并和双方的自我牺牲了，只有纯粹的两极化的双重性，每个人都不会受别人的影响，每个人都是以个体为主要成分，性别则是次要的，他和另外一种性别完全分开，每个人都独立分离，都有自己的原则，男人和女人都一样享受着自己的自由，每个人都承认各自在性方面的完整，互相承认各自不同的特点。

所以伯基在自己病时就一直这么想。有时候他倒喜欢这卧床不起，因为这样他反而能更快更清晰地思考。

在他生病期间，吉拉尔德常来看望他。这两个男人友谊很深，互相担忧。吉拉尔德目光敏锐，眼中神色有些不安，显得焦躁，好像心情很激动，要去做什么事一样。他按照习惯穿着黑色的衣服，庄重、英俊，又不失体统。他的淡黄色的头发很光亮，微微地竖起，像刺眼的光线一样。他面露光彩，神情热切，浑身充满了北方人的活力。

吉拉尔德的确很喜欢伯基，虽然他从来没有完全相信他。伯基是不现实的——聪明、爱幻想，令人神往，但不够现实。吉拉尔德觉得自己的理解力更合理更可靠。伯基给人的感觉很好，但毕竟不能把他看得太认真，不能把他看作是一个有男子汉气概的真正的男人。

“你为什么又病倒了？”他友好地问，拿起了这个病着的男人的手。吉拉尔德总是像个可以保护别人的人似的，用他强壮的身体给别人以庇护。

“我想是因为我的罪。”伯基有些讽刺地笑着说。

“为你的罪，是啊，可能是那样，你需要少造些罪孽，让你的身体好一些。”

“你最好教教我。”

他带着讽刺意味地看着他。

“你的事情怎么样了？”伯基问。

“我的事？”吉拉尔德看着伯基，看到他那严肃而露出热情的目光。

“我不知道事情有什么不同，我看不出有什么，它们没什么可变化的。”

“我猜你的事业一直进行得很顺利，根本就不管灵魂的需要。”“是的，”吉拉尔德说，“至今，就经营来讲，比较顺利，我知道我不能对灵魂发表意见。”

“对。”

“当然你也没期望我这样。”吉拉尔德笑起来。

“不错。除了生意之外，其他事发展得怎么样？”

“其他事情？是什么？我说不上来，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不，你知道，”伯基说，“你情绪低落还是高涨呢？古德兰·布兰哥温怎么样？”

“她怎么样？”吉拉尔德一副迷惑的神情。“嗯，”他又说，“我不知道，我只能跟你说上次我见她时，她打了我一耳光。”“打了你耳光，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真的吗？但是那是什么时候？”

“晚会的那天晚上——迪安娜落水的时候，她在赶牛群上山，我跟在她后面——你记得吗？”

“是的，我记得，但什么使她那么做，你并没有具体地问她是吗？”

“我？没有，我不知为什么，我只对她说，赶那些苏格兰高地的小公牛是很危险的——这是事实，她转过来对我说，‘我想你认为我是怕你和你的小公牛们，是吗！’所以我问她‘为什么’，作为回答，她打了我一耳光。”

伯基很快地笑起来，好像感到很高兴。吉拉尔德看着他不明白为什么。接着也笑了起来，他说，“说真话当时我可没笑，我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这么吃惊过。”

“你没恼火吗？”

“恼火？我想是的，如果她动我第二下的话，我会杀了她。”“哈，”伯基脱口说，“可怜的古德兰，这事过后她可要为她粗鲁而伤心了！”他感到很高兴。

“她会伤心吗？”吉拉尔德这时也很开心地问道。

两个男人都幸灾乐祸地笑着。

“我认为不好，她自我意识太强了。”

“她是自我意识强，是吧？那是什么让她这么做的？因为我很肯定她这样做没有道理、没有原因。”

“我想这只是一时的冲动。”

“是的，但你怎么解释她的这种冲动呢？我一下都没有动她。”伯基摇了摇头。

“我想她身上忽然冒出亚马逊（注：南美一条大河。指有男子气的女子）。”他说。

“嗯，”吉拉尔德回答说，“我倒宁愿奥里诺科（另一大河）在她

身上冒出来。”

他们为这个不怎么样的笑话都笑了起来。吉拉尔德想着古德兰说她还要打最后一下的那句话。但他没有把这事告诉伯基。“你记恨这件事吗？伯基说。

“没有，我根本不记恨它，”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说，“对，我想把这事赶紧过去了，是这样，过后她好像有些难过。”“是吗？从那以后，你们再也没见过吗？”

吉拉尔德脸阴了下来。“是的，”他说，“我们已经——你可以想象那次落水的事发生以后会是怎样？”

“我能理解，这事现在平静下去了吗？”

“我不知道，当然这件事我们很受震动，不过，我认为我妈妈不太介意，我认为她真的不在意，可有多好笑，她平时总是全心放在孩子身上——别的，她都不关心，除了孩子。可现在，她根本不在意，好像只是死了一个佣人。”

“是吗？这让你不高兴了吗？”

“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很大。但我不太难过，真的，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觉得没什么区别，人人都免不了一死，不管死者或活者。我没感到特别伤心，你知道，这只是让我心寒，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你对自己的生与死都不在乎吗？”伯基问。

吉拉尔德注视着他，蓝眼睛就像蓝色的武器。他感到很难受。他心里想的可完全不一样，其实他为自己很担心，甚至是害怕。“哦！”他说，“我不想死，为什么死呢？但我从来不为此而担忧，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你知道我对此没有兴趣。”“死亡的恐惧让我乱了，”伯基说，“不，死亡真不可以算是什么问题，很奇怪，死亡对我没什么意义，只是像明天的来临一样平常。”

吉拉尔德一直在紧盯着他的朋友，两人目光相遇。他们都心领神会。

吉拉尔德眯起他的眼睛。他的脸色很冷静，在他注视伯基时，目光十分锐利却没有什麼目的，视线在空中的某处消失了。“死亡没有什麼大不了的。”他说，用一种很奇怪的冷冷的声音说，“什麼重要呢？”他的表情好像是被别人发现了什麼秘密一样。

“什麼重要呢？”伯基重复说，然后就带着讽刺的味道沉默着。“在我们的精神实质死了以后，在肉体消失以前，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伯基说。

“是的？”吉拉尔德说，“不过，是怎么样的一段路程呢？”他好像在催别人说出来，而他却知道的比伯基多。

“就在神秘的宇宙性退化的斜坡底下，还需经过许多彻底退化的阶段，时间很长，我们在精神死了以后还能在一种慢慢的退化过程之中。”

吉拉尔德在听的时候，他脸上一直显出一种微弱的笑，好像在某些地方，他的伯基知道的多得多，好像他的知识是亲自了解到的，而伯基只是旁观到的，猜测的，并没有说到点子上，尽管已经瞄准了目标，但他不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如果伯基能得到这个秘密，那就让他得到。吉拉尔德并不想帮助他，他将要在最后一刻让人大吃一惊。

“当然，”他奇怪地换了话题，“爸爸觉得很难过，那简直要了他的命，对他来说，世界已经崩溃了。现在他只关心威妮——他应该救她。

他说她应该被送去上学。由于她不愿意，他就不坚持了。当然，她也比较奇怪。我们都生活在混乱之中——我们可以做事——可我们不能如实地活着。这太奇怪了——这是家庭的失误。”

“她不应该被送学校去。”伯基说，心中在想着一种新计划。“她不应该，为什么？”

“她是个很奇怪的孩子——很特别，比你特别，在我看来，特别的孩子永远不能送去上学，只有一般的中等智力的孩子才能被送往学校——我是这样认为。”

“我认为恰恰相反，假如她去学校和别的孩子们相处，反而有可能变得正常。”

“你知道，她不会和别人混合，你从来没有真正地混同别人，是不是？即使在表面上她都不愿意这个样，她很高傲，生来就不愿和别人在一起。如果她生性孤僻，你为什么强迫她与别人交往呢？”

“不，我并不想强迫她做任何事，不过，我认为学校可能对她有好处。”

“学校给了你什么好处吗？”

吉拉尔德眯起了眼睛，很难看。学校对于他曾是一种折磨。但他从来没怀疑过一个人应该受这种折磨，似乎他相信必须用压制和折磨来进行教育。

“我一直都很恨它，但我能看出它是必要的。”他说，“它让我老实了一些——你如果不融于这个社会，却简直活不下去。”

“嘿，”伯基说，“我认为，如果一切你能按部就班地做，那可就没法活了，如果你想打破这些条例，而你却想自己按规矩办事，那可一点好处都没有。威妮有特殊的性格，你们应该给她一个特殊的天地。”

“什么是你特殊的天地。我都快疯了。”

“创造的，不用故意做什么，不削足适履，而是要修改鞋子来适合脚。其实，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个世界，我们两个人组成的天地不就是与其他人无关吗？你并不想和你的妹夫们生活在一起，他只注意特别的死刑，在这些方面，他知道的比伯基多——多很多，这时伯基就有一些可爱，因为伯基在某些方面就和小孩一样，很天真、幼稚。虽然十分聪明，但却极为幼稚。

“但你如果认为我是个很怪的人那你就太庸俗了。”伯基点中要害地说。

“怪人！”吉拉尔德很吃惊地喊了一声，他突然张大嘴说不出话来，好像一骨朵狡猾的蓓蕾开放了花瓣，把内心的秘密泄露了出来，“不——我从未认为你古怪。”他奇怪地看着伯基。伯基弄不清他这种眼光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吉拉尔德继续说，“你身上有种东西，变幻不定——可能你自己明白，我总是弄不清你。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好像失了魂似的。”

吉拉尔德用观察的眼光看着伯基。伯基极为吃惊，他觉得自己是最具有灵魂的，他完全愣住了。吉拉尔德凝视着他，看到他的眼睛特别美丽动人，使人着迷。吉拉尔德深深地被这种青春的美丽紧紧地吸引住了，同时也感到很痛苦，因为他不信任这对眼睛。他以为伯基可以有他——但忘掉他，伯基也并不会难过。吉拉尔德的脑中一直有这个想法。他内

心充满了痛苦的怀疑，意识到年轻人有一种分离的本性就如动物一样。伯基的话虽然很有道理，但有时——应该说是经常——听起来华而不实，可以说是太能说会道了。

另外有一件完全不同的事装在伯基的脑子里，虽然他发现在他面前摆着的一个问题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永久的关系和友谊问题，当然这是需要的——全心全意地爱一个男人——这在他的内心是不可少的，毫无疑问，他一直爱吉拉尔德，可就是不承认。他在床上想着这个问题，而他的朋友坐在旁边也陷入沉思中，各自想着自己的事。

“你知道，古代德国的骑士是怎样发誓结为兄弟的？”他眼中闪烁着快乐的光彩对吉拉尔德说。

“在他们的手臂上划一道小口，互相把血抹在对方的伤口上。”吉拉尔德说。

“是的——然后发誓要互相忠诚，让两个人的血液融为一体——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不过，用不着割破手臂，那太过时了，但我们应该发誓相爱，你我没有保留地完全相爱，不允许我们反悔。”他用明亮的大眼睛来看着吉拉尔德，双眼中露出喜悦，好像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吉拉尔德低头看他，被他深深吸引住了。他处于一种痴迷的依恋中，这倒让他产生了怀疑，对这种沉醉、依恋产生怨恨。

“在以后的任何时期，我们也互相发誓好吗？”伯基恳求着说，“我们发誓要互相支持——互相忠诚——绝对地——永远地——彼此奉献——不再后悔。”

伯基找到字眼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吉拉尔德却没有听，他的脸上荡漾着一种高兴的光彩。他心中很甜美，但他没有表现自己，他控制住了自己。

“找一天，我们应互相发誓。”伯基伸出手来向吉拉尔德说。吉拉尔德只是碰了一下他的手，那是一双可爱的，有生命的手，显得有些害怕。

“等我有了更好的理解再说吧。”他用一种抱歉的声音说。伯基看着他，特别失望。或许他心中产生了一种轻视他的感觉。

“好吧，”他说，“你以后要告诉我你的心事，你明白我的意思？不是那种过于悲伤地表露出你的感情，而是那种不受拘束，不受个人感情左右的结合。”

两个人都沉默着不说话，伯基一直在看着吉拉尔德。他现在看起来好像看到的不是他平时见到的那个肉体的动物的吉拉尔德，那个他平时很喜欢的吉拉尔德，而是最初的他本人，好似命里已注定，寿命有限，当他们两个热烈交谈以后，吉拉尔德受命运控制，这使伯基感到很奇怪，好像吉拉尔德仅属于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活动、一种知识，而命里注定他不能享用全部。但他却认为自己是个全面的人。伯基有了这种奇怪的感觉，轻蔑地、厌倦地。伯基很厌恶吉拉尔德身上的那种不能突破的局限性。吉拉尔德不可能真正地高高兴兴，他总是处于患得患失的矛盾中而不能自拔。他有种障碍，有种偏执狂。

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伯基低声说起来，声音柔和，来缓和气氛：

“你能为威妮找一个很好的家庭教师——找一个特殊的人物？”

“赫米奥恩建议我们应该让古德兰来教她绘画和泥塑。你知道，威妮手巧得让人吃惊，在做粘土方面，赫米奥恩称她为艺术家。”吉拉尔德跟平时一样，精神旺盛。他不经意地谈着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的。但一看到伯基的表情就能想起刚才发生的事。

“真的吗？我一点都不知道——嗯，好，如果古德兰愿意教她，那就最好了——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如果威妮能够成为一名艺术家，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古德兰还可以算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定会帮助威妮的。”

“但就一般规律说，我想她们合不来。”

“可能，但只有艺术家能创造出相互和谐的世界。你能帮威妮弗雷德办这事，那真太棒了。”

“你想她会来吗？”

“我不知道。古德兰是个特别有主见的女人。她做的事绝不能降低她的声誉，她如果做了，也会马上不干了，所以我们不敢肯定她是不是愿意降低身份去做家庭教师，特别是在这个地方。不过，如果可以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威妮弗雷德性格很特别，如果你想让她充分发挥她的性格，这便是最好的安排。她肯定不能适应普通的生活，你自己也受不了学校的情况，她又更好面子，除非她能找到一种表达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不然，无法想象她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你会看到按照命运安排的结果会是怎样，你会知道婚姻有多少保障——看看你自己的母亲就清楚了。”“你觉得母亲不正常吗？”

“不，我认为她只不过是想到更多的东西，或者不想过平凡的生活，因为没有得到，她可能就变得不那么正常了。”“在有了一大堆不正常的孩子后。”吉拉尔德不高兴地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正常。”伯基回答，“你把那些最正常的人找来看看，他们都有一个不正常的自我隐藏在内部。”“有时我觉得活着真遭罪。”吉拉尔德突然无端地发起火来说。“嘿，”伯基说，“是啊，有时候活着就是受罪。也只好这样了——有时候倒也不算受罪——毕竟你也享受了不少生活乐趣。”“没有你想的那么全。”吉拉尔德眼中露出感到不满足而好奇的目光看着他。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想着自己的事。

“我觉不出在中学教课和来教威妮有什么两样。”吉拉尔德说。“一个是为大家服务，一个是为个人服务。现在的贵族、国王和——的贵族，就是公众，是公众。你乐意服务于公众——但做一名家庭教师——”

“我不想做，我不想给任何人服务——”

“是啊，古德兰差不多也是有这样的感觉。”

吉拉尔德想了一会儿，接着说，“无论怎样我父亲不会把她看作是一名家庭佣人，他会把各个细节都注意到，对她表示特别的感激。”

“应该如此。你们全都应该如此。你认为古德兰·布兰哥温是那种你们用钱能雇到的人吗？她在各个方面都和你一样——可能比你更优秀。”“是吗？”吉拉尔德问。

“是的。如果你连去了解这一点的勇气都没有的话，那么她是不合适你的。”

“但是，”吉拉尔德说，“如果我们的地位平等的话，我希望她不做一名教师，依我看教师和我的地位不同。”

“我也是一样的想法，真见鬼，不过，难道因为教别人我就成为教师了吗？或者因为我讲道，我就成为牧师了吗？”吉拉尔德脸上显出了笑。他在这一点上一直感到不安。他不愿意说自己比别人地位高，也不愿说内在的优越性，因为他不认为人生价值的标准是纯粹的生存。人们对社会地位有一种看法他并不同意。现在伯基想让他承认人与人内在的区别，但他并不愿意接受，这与他的原则相背离。他站起来准备走。

“现在我都把我的工作给忘了。”他微笑着说。

“我应该早些提醒你。”伯基嘲笑地说道。

“我就早知道你会这么讲。”吉拉尔德心中不安而表面却笑着说。

“是吗？”

“是的，鲁伯特。我们可不能都像你一样——我们很快就会贫困得陷入困境，等我们富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什么都不管。”“当然，现在你还没有陷入困境吧。”伯基有些讽刺地说。“还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无论如何我们总可以保证温饱。”“而且很心满意足。”伯基加了一句。

吉拉尔德走到床前，低头看着伯基。他裸露着颈部，头发很乱地散盖在很浓的眉毛上，下面的一双眼睛闪着光彩，十分镇定，但也含有讽刺的神色。吉拉尔德强壮有力，此刻，他不想叫伯基的风采给吸引住了，他没有力气动步。

“那么，”伯基说，“再见。”他面带笑容地从被单下伸出双手。

“再见。”吉拉尔德说，紧紧地攥着老朋友温暖的手，“我下次再来看你。你不去磨坊，我特别想念你。”

“过几天，我就去那儿。”伯基说。

两个男人的目光又碰在一块。吉拉尔德的眼睛锐利如鹰，而此刻却充满了热情和他不承认的友爱。伯基看着他，目光好像是从深深的黑暗之中射出来的，但他们目光中也流露出一种热情，这目光好似一股催人入睡的暖流，流过吉拉尔德的头脑。“那么，再见。你不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吗？”

“不用了，谢谢。”

伯基目送着这个穿黑衣服的人走出房间，直到看不见他那发亮的头发才又转过身去睡觉了。

第十七章 工业大亨

在贝德欧弗，欧秀拉和古德兰有一阵子都特别安宁。在这个时期里，欧秀拉已经忘了伯基，他似乎已没有意义，在她的世界里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她有自己朋友、自己的生活和活动。她很高兴地恢复了自己原来的生活，把他抛在了脑后。

古德兰曾经天天都想念着吉拉尔德·克瑞奇，甚至他们在肉体上都有过接触。但现在她却没有任何兴趣去多想他。她心中有一个新的打算，离开这个地方，去尝试一种新的生活。她心中一直有一个警告：不要和吉拉尔德建立什么最终的关系。她觉得最明智的是与他保持一般的朋友关系。

她准备去圣彼得堡。在那儿，她有个朋友，和她一样是雕塑家，这个朋友和一个俄国富翁住在一起。制造宝石是这个富翁的癖好。她被俄国人充满激情、四处游荡的生活所吸引。她不愿去巴黎。巴黎很枯燥，让人厌烦。她愿意去罗马、慕尼黑、维也纳、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在彼得堡和慕尼黑她都有朋友。她已经写了信，询问了有关住房的情况。

她已存了一笔钱。她回家乡来住，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省钱。眼下她已卖掉了几件作品，那些作品在展览中得到了好评。她清楚，如果到伦敦去，就可以出名。但她了解伦敦，她需要的是别的东西。她已存了70镑。这件事别人都不知道。只要收到朋友们的回信，她就离开这儿。她表面看起来很文静，但内心却总是不平静的。

两姐妹偶尔到威利·格林镇的一个农家去买蜂蜜。柯克夫人是一位身材既矮又胖的女人，面色苍白、鼻子很尖。她让她俩进到她的舒适而又过于整洁的厨房。她看起来很狡滑，满嘴的甜言蜜语去掩盖不了她那副恶相。厨房尽管舒适整洁，却让人嗅到一种恶毒女人的气味。

“啊，布兰哥温小姐。”她似在讨好地说，“到家以后有什么感觉？”

古德兰马上觉得特别讨厌她。她是对着她说的。

“我不喜欢。”她有点粗鲁地说。

“你不喜欢。啊，我猜你发现这儿和伦敦没有什么区别。你喜欢气派的大地方。而我们这些人则对威利·格林和贝德欧弗就很满意了。另外，你觉得我们的中学如何？人们都在谈论它。”“我觉得怎么样？”古德兰转头看着她，“你想问，我是不是觉得这所学校很好，是吗？”

“对！你对它怎么看？”

“我觉得它的确是个好学校。”

古德兰表情很冷，让人害怕，她知道一般人都不喜欢这个学校。

“啊，你喜欢。我听了很多这样或那样的说法。能知道学校里人的看法真是不错。但观点是多样的，对不？海克洛斯的那位克瑞奇先生就特别支持学校。哦，真可怜，他可能呆不太久了，在这个人世间，他的身体太糟糕。”

“他的病情严重了吗？”欧秀拉问。

“啊，是啊——自从迪安娜小姐失去以后，他就瘦得不成样子，多可怜啊，他可真是多灾多难。”

“是吗？”古德兰嘲讽地问。

“是的，他真是多灾多难。没有比他更好更有良心的先生了。他的

儿女们都比他差远了。”

“我想他们都像他们的母亲？”欧秀拉说。

“在很多，柯克夫人压低了声音，她是个傲慢而自大的女人，当她去各种晚会时——和她说话，那真是有幸！”那女人脸上的表情狡滑而奇怪。

“她一结婚你就认识她吗？”

“是的，我认识她。我把她的三个孩子带大的。他们太淘气，简直是个小魔鬼——吉拉尔德简直是个恶魔，如果他不是，就没有人是了，一个十足的恶魔，啊，那时他才只有六个月。她尖声说。

“很对。”古德兰说。

“那家伙既任性，又想支配别人——他六个月就开始支使一个保姆，又喝又叫，吵得像个恶魔。他还是个抱在手中的娃娃时，我就经常拧他的屁股，啊，如果当时多拧他一些的话，他现在可能就好了。但他母亲不让人管他，——不——连说他都不行。不骗你。我还记得她经常和克瑞奇先生吵架，每次他都无法忍受，十分暴怒，他就把他们锁在屋子里，用鞭子抽打他们。可此刻她就如一只母老虎一样在门口来回走，脸上全是恶气，让人看了她的脸简直会死。门一打开，她就会举着双手冲进去，——‘你对我的孩子们干了些什么，你这个胆小鬼！’她简直快发疯了。我觉得他也很怕她。他还没动他们，就会被她逼疯。仆人看了这情景会怎么样，看到这些，你也只能自认倒霉，找罪受。”

“没错。”古德兰说。

“用了每个可能的办法，假如你不任着他们把瓶罐在桌子上摔碎，假如你不让他们拴着猫脖子来回跑——那他们就会发了疯地哭闹。于是他们的妈妈就会进来问——‘你怎么啦？你都对他做了些什么？怎么啦宝贝？’说着她就会大发脾气，好像要把你揍扁了一样。不过，她倒没那样对我，只有我才能对付那几个小魔鬼——因为她不想为他们操劳，他们想怎样就怎样，别人不准管。吉拉尔德那时长得很漂亮，他到一岁半时，我就走了，我受不了了。不过，那时他还在襁褓中。我拧过他的屁股，每次我无法对付他时，我就拧他屁股，但我并不为此而内疚。”

古德兰带着恼怒和厌恶离开了。“我拧了他的屁股”这话让她上火，她无法忍受这些。她恨不得掐死那个女人。这话在她的脑中永远不能忘却。她觉得有一天她可有告诉他这件事，看他有什么反应，但她又很厌恶这个想法。

在肖特兰兹，一场毕生的奋斗已到了一个结尾。一家之父已病入膏肓，生命即将告终。他心中十分痛苦，这使他的精神生命全部消失了，头脑中仅剩一点知觉。他越来越神志不清，感到周围的东西渐渐模糊起来。他的身体好像被痛苦全部吞掉了。他清楚痛苦会不断从心中涌出，它们好似藏在身体的黑暗之中。他没有了力气，也不愿意把它找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剧烈的痛苦躲在黑暗之中不停地撕咬着他的五脏六腑，之后就平静下去。每每在它折磨他时，他总是听任它去折磨，而它没有到来时，他不也想去搞清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它躲在黑暗之中，那就不必搞清它吧，因而他也就从不承认有什么痛苦的存在。只有在他的内心深处，凝聚着不为人知的恐惧和秘密，他才承认它对于身体的其它部位像是有点痛，一会儿就会消失，没什么大的影响，甚至还

能给他以刺激。

但是，内心的痛苦却在折磨和榨吸着他的生命，它几乎耗尽了他在内的潜能，使他心中流血，掉入黑暗之中来扼杀他的生命。在这生命的暗夜之中，他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他所经营的事业已不存在，他所关心的社会利益已彻底消失，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甚至他的亲人们跟他也没有关系，他只是模糊地记着他的孩子是谁，这一切已成为过去，对他已不重要。他费了好大的神才搞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他甚至连他的妻子都记不清了，她好像一片黑暗，好像他内心的痛苦。他有一种奇怪的联想，那个笼罩着他的痛苦的黑暗与笼罩着妻子的黑暗是一样的。他的思想意识已完全混乱。现在，妻子和他那可怕的痛苦都是一起对付他的黑暗的秘密力量。他从没同它们比试过，他从没把内心所存在的恐惧赶走。他只知道，有一个黑暗的地方，一种东西不断从那里涌出，不时地撕着他，但他不敢深入进去把那个东西赶到白日之下。他宁愿不管它。他只是模糊地感到他的恐惧就是他的妻子，那个毁了他的人。毁灭他的原因就痛苦，黑暗代表了两者。

他很少见到他的妻子。她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偶尔她来了，头伸得长长的，用平稳的声音问他的身体如何了。他用三十年来养成的习惯回答：“嗯，还是那个样，亲爱的。”可他很怕她。心中虽然很怕，但嘴上却用这句习惯用语来搪塞。

不过，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从来没有放弃过。现在，他快死了，也不放弃自己的想法。他不清楚自己对妻子是什么样的感情，他一辈子的时间总是在说：“可怜的克里斯蒂娜，你有太强的个性。”凭他不挠的意志，他始终对她坚持这种看法。他的敌意变成怜悯，这又成了他的万能的护身武器。尽管她的性格暴躁，但他在心中依然可怜她。

而现在他的怜悯随着生命走向尽头而变得越来越少，恐惧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占领了他的内心。但在他怜悯的外套破裂之前，他就会死去，就像昆虫的壳是在它死的时候破裂一样，这是他最后的思想。别的人会继续活着，生活好像是在地狱中一样，日后需要经受各种各样的苦难。他雇佣了大量的劳动力。他是个大矿主。但是，在他的心中从没有忘记过他应该遵守基督的旨意，应该和他的矿工们关系融洽，而且，他觉得自己不如他们，似乎是贫穷和劳动比起他来更接近上帝。他一直有这么一种一贯不能承认的想法：他的工人们，那些矿工们的手中掌握着救世的工具。要想接近上帝，他得多和他的工人联系，他的生命必须应该向他们靠拢。他的工人们不经意地成了他的偶像，上帝的表现形式。他开始崇拜他们高尚的品德，那是伟大的、富有同情心的，没有意识的。

可她的妻子正好跟他唱反调。她像地狱中的魔王，又奇怪地像一只猛鸟，既有美丽多姿的羽毛，又有鹰的凶猛神态，像被关在笼子中一样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拍打着他那慈善事业的栏杆。由于环境和整个世界联合起来的力量，这个笼子十分坚固，牢不可破。对她来说，他太强大了，他像对待囚犯那样把她关住了，她就这样成了他的囚犯。但他对她却始终有些高昂的情感，他一直十分热烈地爱着她。在这个笼子里，她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她可以顺着自己的意思来。

但是她却几乎要发疯了。他本来就有些野性和高傲自大。她不能忍

受丈夫对待每个人都充满温情的半乞求状的慈善行为。这是一种羞辱。他明白那些穷人们的真正意图，他知道他们来向他诉苦只是想来让他提供些东西。这些人是最坏的。还好，大多数的人都还有自尊心，并不来影响他，乞求什么，他们自力，而不是依靠他家。但贝德欧弗和其它地方都一样，总有些人是无赖、会诉苦、靠寄生过日子。他们像虱子寄生在有生命的东西上一样寄生在别人的施舍上。一股怒火冲向克里斯蒂娜、克瑞奇的头上。她看到两个脸色苍白的的女人，低三下气地穿着恶心的黑衣服而装出一副悲哀走到他们的大门。她特别想放狗出来咬她们，“嘿，瑞普！嘿瑞！兰格！去咬她们。孩子们把狗放出来。可是管家克芬瑟，还有其他仆人都都是克瑞奇先生手下的人。但，当她的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就会扑向那些低三下四的乞讨者，像一只狼。”你们这些人想要什么？这儿没你们的东西，也不关你们的事。把她们赶走，不准让她们进来。”

仆人们只有服从于她。她的眼睛会像鹰一样看着马夫很笨地把那些神情哀伤的人往马路上赶。她们都被赶得像鸡鸭一样到处乱窜。

后来，他们就慢慢地从门卫那儿弄清楚了克瑞奇先生什么时候会不在。他们总是趁他在的时候来。开头几年，克劳瑟总是来轻敲他的门说，“先生，有人想见您。”

“什么名字。”

“格罗科克，先生。”

“他们想要什么？”他用又喜又忧的口气发问。他喜欢听到别人来向他耍些施舍。

“先生，关于一个孩子。”

“带他们到书房，告诉他们以后上午 11 点以后别来。”“你为什么要吃了一半饭就站起来呢？”——让他们滚吧！”他的妻子很暴躁地说。

“哦，可我不能那样做。去听听他们的话又不费什么神！”“今天还会来多少人，你为什么要把大门向他们敞开，不久他们就会把我和孩子挤出去了。”

“你明白，亲爱的，听他们说话根本不损害我们什么利益。如果他们真的有困难——唉，我倒应该去帮他的。”

“你应该召集全世界的老鼠来啃你的骨头！”

“哦，克里斯蒂娜，并不是这么回事，你别那么苛刻好么。”可她却风一样地跑出厨房到了书房里，看到那儿有几个干瘦的乞讨者坐在那儿，一个个像是门诊室里的病人。

“克瑞奇先生不能见你们，在这个时间他不能见你们，你们以为他是属于你们的，你们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来吗？你们滚！这儿什么东西都不会给你们的。”

那些可怜的人很狼狈地站了起来。可是长着黑胡子的克瑞奇先生跟了过来，脸色苍白，一副不赞同的神情说：

“是的，我不喜欢你们来的这么晚。早晨的任何时间我都愿意听你们的诉说，可太晚了，我就没法子了。吉坦斯，又有什么困难了，你的妻子怎么样了？”

“哦，她快完了，克瑞奇先生，她快死了，她——”

克瑞奇夫人有时觉得他丈夫是一只阴险的食尸鸟，是专门靠别人的

灾难为生的。她觉得他好像听到别人的悲惨故事而感到满足。她用一种悲哀同情的满足倾听着，好像世界上没有什么悲惨事他就不可能生存一样，就像没有死人，棺材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一样。

克瑞奇夫人离开了。她离开了这个低三下四的民主世界，缩进了自己的天地。一条可怕的排外的带子拴着她的心，她与外界完全隔离了。他用的是消极对抗，可又是不屈不挠的，好像笼子里的鹰那样对抗。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离这个世界越来越远，她已沉浸于这种模糊之中，几乎没有了意识。她会在房中来回溜达，到周围的野地里去转悠，眼中的光芒十分锐利，可就是什么都看不到。她很少说话，和这个世界不来往，她甚至于没有思想。她慢慢地在这种对抗中憔悴，好像磁铁的负极一样。

她生了好几个孩子。随着时光的消失，她与丈夫在言行上不再对抗了。表面上她根本不去注意他，她屈从于他，无论他在她的身上要什么或者做什么，她都没有反对，就像是一只不高兴屈从于一切的鹰。她和丈夫之间没有什么话好讲。他们互不了解。可他们的关系深而可怕，这是一种属于相互毁灭的关系。而他呢，在表面上是胜者，可内心却越来越空虚，他的生命力在内心中枯竭，就像内出血。她却像笼中的鹰一样被囚禁着但她凶猛的心并没减弱，虽然她的大脑已经没有了功能。

所以在他的力气没有全部消失之前，他最终还会到她的身边，把她放在怀中。她眼中燃着一种可怕的白色的毁灭的目光，这却使他更为激动，欲望也就更加强烈。他一直要等到疲劳到极点才会放过她。然后他又怕她怕得要命。可他总是自己唠叨：他是那样幸福，从他认识她开始，他一直就是全身心地爱着她，爱得自己却憔悴了。并且他认为她纯洁得很，只有他了解的她那性欲的白色的火焰，在他看来是洁白的雪莲。她是一朵绝妙的白雪莲，那便是他所渴望得到的花朵。现在他正把他的所有想法带向死亡。一旦他死了，所有的一切都化为灰烬，只有到了那个时刻，那些想法才会变成真的。只有死亡才能使他的谎言彻底暴露出来。只要死亡尚未降临，她还一直是他的白雪莲。她已被他征服，而她的屈服才是她的忠贞，对于他来讲，是一种像咒语一样，他所永远不能改变的力量在控制着她的贞洁。

她已经放弃了外面的世界，在她的内心她却坚不可摧，一些都不能变的。她只是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像一只闷闷不乐、羽毛凌乱的鹰，既不活动也不思考。她的孩子们，她在年轻时是那么爱他们，可现在却似乎与她无关。她已经失去了一切，孤身一人。只有吉拉尔德还在闪着微光，在她的头脑中留下一点印记。但最近一段时期，自从他做了矿主，他也被遗忘了。而这个作父亲的，在快死的时候，却想从吉拉尔德那儿得到慰藉。原来这父子二人总是在对立，吉拉尔德既轻视又害怕自己的父亲，而且他整个幼年时期和青年时期都远离父亲。作父亲的也是从心里不喜欢这个大儿子，但他从没有流露出什么不满的情绪，所以他也不承认对儿子有偏见。他尽可能不去管吉拉尔德，一切都让儿子自己做主。

但是，自从吉拉尔德回到家乡承担起公司的责任，而且他的行为已经证明他是个很优秀的经理。父亲因为自己对外面的事感到厌烦，便把所有事物都交给了儿子，全都让他处理，而且也变得什么事都依赖这位年轻人。而吉拉尔德心中也有十分强烈的怜悯之情的忠孝之情，可在此

之上却一直有着轻视和一种未曾承认的阴影。因为吉拉尔德反对博爱但又受它的约束，这在他的心中占有很大的位置。尽管他想尽力把它赶出去。因而他对父亲所推崇的那一套是有所保留的接受。不过，他还是相当反对。现在他父亲几乎没有救了，他还是被一种对父亲的怜悯和悲哀之情所征服，尽管心中仍有敌意。

通过怜悯，这位父亲从吉拉尔德那里得到了庇护。可他把父爱却倾注给了威妮弗雷德。她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她也是他唯一给予父爱的一个人。他倾注到她身上的临死者的保护式父爱强烈得令人难以想象。他要永远永远地保护她，用父爱的温情把她紧紧保护起来，如果他能保护她，她就能不受磨难和痛苦。这一辈子他没有什么失误。他一直是那样一种好心肠。他对威妮弗雷德的爱是她最后的一份正当感情。另外还有些事情让他很不安。随着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就再也没有贫穷的人和伤残的人让他施舍、保护了，这一切的一切都将消失，也没有哪个子女要让他担心、给他加一些不必要的负担了。这些在他的生活中已完全消失，他再也不能去执掌权力，这让他感到无事可做。

他内心仍对她的妻子很害怕。当她古怪地坐在房间里，或是伸着脖子悄悄地走过来时，他便会感到心寒。不过，他不管了。但是即便他认为自己一辈子都是正确的，也不可能摆脱心中的恐惧。就是这样，他还能尽力使自己远离恐惧，他绝不会公开露出自己的恐惧，因为死亡会先之而来。

那威妮弗雷德怎么办？如果她能让他放心就好了。自从迪安娜死了，他的病情恶化后，他对威妮弗雷德的忧虑就使他越来越糊涂，好像临死之前偏要有些什么忧虑牵挂不行。

她是个生性奇怪，敏感易怒的孩子。她的头发象父亲的一样黑，性格也是那种默默忍受型的。但她性格孤僻，她的确像迷信所说的那样，是被仙女所偷换的孩子。一点没错，她的感情好像和她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她经常像个最天真活泼的孩子，又蹦又跳充满热情，格外地爱几个人，如父亲。对她自己的小动物也是这样。假如她听到他的小猫利奥被车轧死了。她只是把头一歪，生气地说一句，“是吗？”然后就不再注意了。她只是不喜欢那个告诉他坏消息的人。她希望别人听到坏消息，这好像是她最重要的目的。她躲开好吗，也不愿接近家里的大部分成员。她爱她的爸爸，因为他想让她开心，因为他好像又年轻了，对她的行为不大管。她喜欢吉拉尔德，因为他很沉着。她喜欢那些让她过得快活的人。她天生有着惊人的挑剔能力，她完全是没有什么规矩的人，也是个绝对贵族气的人，因为她只看得起和她同等地位的人而蔑视那些地位比她低下的人，无论他们是亲戚还是普通人或仆人。她经常一个人呆着，不和别人交往，好像生活只是无目的的前行，而且断断续续。

她的父亲可能受一种奇怪的幻觉作用，认为威妮弗雷德的幸福保障，是他生命的寄托。她因为从没跟什么人建立过很深的关系，所以她永远也不会受折磨。假如她今天失去了最亲的人或物，明天她就不会为此而有任何伤感，一切都会在她的记忆中消失得没有踪迹，好像她是故意忘却的。她的思想特别怪，她过于自由，没有规矩，目空一切。她好像是只没有灵魂的鸟，不受约束地自由飞翔。她为一个目标而活动，为了不再烦恼，她用自己没有约束的手扯断了她和别人的关系。她的确目

空一切，所以她自然是她父亲最牵挂的人了。

当克瑞奇先生听说古德兰·布兰哥温可能来教威妮弗雷德绘画和雕塑时，他看到了威妮的一条出路。他相信威妮很有才能。他也见过古德兰，他认为她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她将给孩子指引一个方向，提供恰当的力量。他不想让她成为一个没有目的、没有能力的人。如果他能在死亡之前把孩子托付给某个人的话那他就算放心了。现在这件事有了着落。他就盼着古德兰能来。

当这位父亲越来越接近死亡的时刻，儿子吉拉尔德却愈来愈感到自己没有援助。毕竟是父亲提供给了他的现实世界，父亲活着，他就没必要负什么责。可现在父亲眼看着接近死亡，吉拉尔德有一种还没有做好准备就给推到了一个重要位置的感觉。好像在一个叛乱的船上，没有了船长，只剩下大副的感觉，眼前完全是一片没有条规秩序的状态。他没有现成的秩序和思想来继承。而所有人类的思想似乎都要随着父亲一起消亡。那种力量原是要把整个人类聚集在一起的，把它似乎在随着死亡一起走向尽头。这个整体眼看着就变成完全的崩溃。吉拉尔德发现自己似乎站在一艘即将垮掉的船上，开着一个船架子来回无目的地航行。

他知道，他这一生在尽力解开他生活的框架，想把它弄散。现在，他像一个孩子搞了破坏一样很害怕地发现自己正要去自负责任。过去的日子在死亡。与伯基的谈话以及古德兰的令人心动的身体的诱惑下，他已完全失去了往日引人自豪、比较机械的镇定。有时他感到很恼火，恨伯基、古德兰，一切的一切。他想再从枯燥的保守主义和最愚昧的世俗中得到安慰。他想让自己回到最严格的保守主义之中。但他的这种念头不一会儿就消失了，并不能转化为行动。

在他的童年时期，他很向往原始的状态，荷马时代是他的理想。在那时一个人可以是一大群勇敢者的首领。或者在读《奥赛罗》中过日子。他十分恨自己的生活环境，恨得十分强烈。以至他从没认识地看过贝德欧弗的矿山和山谷。他根本不屑于看肖特兰兹右边广阔黑色矿区，但他却向往威利湖边的田野和树林。在肖特兰兹可以听到矿井里机车的轰隆声和其他噪音。但他从未注意过这些，自从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从不注意那些像煤一样的黑色浪潮，扑向他家地面的工业的海洋。他的世界一片荒芜。在那儿，一个人就可以打猎、骑马和游泳。他对一切权力表示反对。他追求一种原始自由的生活。

后来，他被送到学校了。那可是个要命的地方，他拒绝进入牛津而选择了一所德国大学。他在波恩、柏林、法兰克福度过了一段日子。他对一些地方产生了好奇心。他用一种好奇、客观的眼光去了解周围，就像是一种享乐。接着他就尝试战争，那儿是一个紧紧吸引他一定要去的地方。

结果，他发现每个地方的人几乎都是一样。对他这个客观而又好奇的人来说，那些原始人更加枯燥，比欧洲人更乏味。所以他吸取了所有社会学和改革的观点，但它们从未只限于皮毛，只作为一种精神的消遣。这些思想的目的在于反对目前的秩序。这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反抗。

他最终发现在煤矿上有一种冒险的意味。他的父亲让他在公司里帮忙。他曾被送去学过开采学。但他根本不感兴趣。现在他却猛地抓住了自己的世界。

大工业就像照相一样刻在他的脑中。顿时，这似乎成了现实，而且他成了其中一分子。山谷里修起了矿山铁道，把各矿井连接在一起，一列列短车是载重的，长的空的是货车。每节车厢上都印有白色的缩写字母“C、B公司。”

他在小时候就看见过这些写在车厢上的白色缩写字母，但又好似从来没见过，它们熟悉得以至引不起他的注意力。现在他将看到车厢上缩写着自己公司的名字，也将看到自己的威力。

写着他名字的这么多车厢在全国各地奔驰。他坐火车到伦敦时看到过它们，在多佛他也见过。现在，他的势力已像一张网一样扑着过来。他在贝多欧弗、塞尔比、瓦特莫、莱瑟蕾查看这些属于他的煤矿的小村子，他们都那么脏得可怕。小时他对它们的印象就那么糟糕。现在他却带着一种自豪的心情来看它们。四个新镇子和无数丑陋的工业小屋都依附于他。晚上，他看到矿工们从矿井的路上走过来。成千上万的人都黑乎乎的，嘴唇很红，而身体似乎有些变形。他们都听从于他的意志。每个星期五晚上他慢慢开车到贝多欧弗的山顶牧场。他路过那些拥挤的人们。他们在那儿每星期一次购物消费。他们从属于他，丑陋而又野蛮，然而他们只是他的工具。他是机器的上帝。他们都自觉小心地给他的车让路。

他不在意他们给他让路是否乐意。他不在意别人怎么想他，他的视野顿然打开：他忽然发现了人类纯粹的工具作用。人们都是在谈人文主义，苦难呀，感情啊，这是很荒谬的。个人的感情和苦难根本没有价值。他们只是条件，就像天气一样，重要的是个人的纯粹工具作用，一个人的作用就像把刀子，只要关心它快不快，别的都无所谓。

世界上的每件事都有它的作用，它的好坏就取决于它的作用的好坏。一个好的矿工就是发挥了它的作用，一个经理也是一样。吉拉尔德负起了整个矿的责任，他是个好的经理吗？如果是的话就说明他实现了自身的意义，别的都无足轻重了。

矿井就在那里，都是些旧矿井，它们已被废弃，再没有经济划算的煤层可挖。人们谈论着要关了两个矿井，吉拉尔德就是为这事而来的。

他左右环视。这一带都是矿井，它们都已很破旧，好像一头衰老的狮子，失去了锐气。他又查看了一遍。哼！这些矿井纯粹都是些榆木脑子的拙劣产物，他们一个个都是由训练不足的傻瓜所带来的失败的例子。见鬼去吧。他不在考虑它们而是一心一意地去考虑地下的煤。地下有多少煤呢？

地底下有多少煤。可是旧的开采方法没办法把它们都挖出来。就是这个道理，那得打破陈旧的方法。煤藏在煤矿的深层，尽管煤层不厚。那些不动的物质就躺在煤层里，从来没有人动过，没有人完全按照人的意志来处理。人的意志是决定的因素，它是绝对的，唯一绝对的因素。

他的意志就是要任何事情都服从于他的意志。征服是最重要的，斗争是全部的内容，而胜利的果实是结果而已。吉拉尔德并不为了钱而去管理矿山，从根本上说，他不注意金钱，他既不铺张又不浪费，并且不太在意社会地位。他的愿望是要在和自然环境的搏斗中实现自己。他现在的愿望是从地下开采，要讲究经济效益，而利润只不过是胜利的条件，而胜利本身是在技术中实现的。他很兴奋地站在挑战面前。他成天呆在

矿井中，仔细地查看，认真地试验，向专家请教，在头脑中慢慢地酿成对整体的整套看法，好像将军对自己的作战计划了如指掌一样。

现在就是去彻底打破旧观念的时候了。矿井全部是按照旧的制度、过时的观念来经营的。最初他也只是想从中赚到更多的钱，使矿工发财，要给矿工发足够的工资，改善矿工的工作条件，然后给国家增加财富。吉拉尔德是第三代矿主，前代人给他留下了丰厚的财产，所以他关心的都是人的问题。对他来说，矿山已是向聚集在四周围的成千上万的人提供衣食住行的。他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别的矿工一起给大家提供恩赐，而那些人也的确得到了一些好处。剩下的很穷的人已经很少了。人人都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因为这个矿蕴藏丰富，容易开采。矿工们都没想到自己竟变得富裕起来，都洋溢着喜悦。他们觉得自己富了，觉得自己交了好运。他们感激着以前的矿工和新到的矿主，是他们把矿开掘了出来，让财富流到他们那儿。

但是，人总是永不满足的，矿工也一样。他们慢慢地从感激转到抱怨，他们认为自己收入太少，要求增加工资，为什么矿主的收入一定要超出大家这么多呢？

在吉拉尔德小时候，曾经有过一场纠纷。当时矿主协会因为矿工不愿意降低工资而准备关闭煤矿。这种以关闭煤矿而强迫工人的做法让托马斯·克瑞奇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境中。因为他属于组织和协会，荣誉让他去关闭煤矿来对付大家。这位很有威望的父亲被迫去断绝他儿子们和他的矿工们挣钱的来源。他这个富人，由于太富而很难进入天堂，不得不去压迫穷人，这些穷人离基督却比他近，他们忍受一切而追求完善，他们在自己的劳动中显得更加伟大、高尚，而他却不得不说，“你们既然不工作，那就没有什么所得。”

就是这个被迫接受的斗争状态让他伤了心。他希望能用爱心来办他的工业，哦，他希望爱心是整个煤矿的指导力量，但是，现在，在慈爱的内部，却有一把讽刺的利剑，一把机械需要的利剑。

这真是太伤他的心了。他必须有幻想，但现在幻想破灭了。那些人并不是反对他这个人而是反对所有矿主，这是一场战斗，不论他愿意还是不愿意，他自己在良心上感到自己站在了错误的一边。矿工们斗志高昂，每天都聚集在一起。他们被一种新的宗教冲去，激励着“世界上人人平等”这种思想广泛传来，而且他要让这种思想真正地在物质上实现。这难道不是基督的教导呢？如果一点都不牵扯到物质方面的事，那还有什么意义？”在精神上和人平等。”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怎么会有这么明显的不平等？这是一种在物质上达到平等的宗教信仰。托马斯·克瑞奇找不出答案，出于自己对教义的忠诚，他只承认这种不平等是不正确的。但他不能放弃自己的产品，这种不平等的产物。因此，这些人要斗争，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个世界上最新式的宗教崇拜导致的冲动，一种向往平等的狂热，激励着他们。

到处都是游行的乱哄哄的人群，他们的面容像是在进行圣战般兴奋，要钱的欲望在心里燃烧着。一旦发生了为争取钱财的战斗，又怎能划分要求平等的激情和对钱的贪婪之心呢？而上帝是一部机器，在他那生产的机器大脑里，每个人都要求平等，每个人都是上帝脑中平等的一部分。但托马斯·克瑞奇知道这是错误的。当机器成为上帝时，生产或

工作是在作礼拜。最机械的意识就应该是最纯洁的、最崇高的，是上帝大地球上的代表，而其它的都是次要的，按照机械化的程度而排列。

骚乱暴发了。瓦特莫的一个矿井被放火烧掉了。那个矿井是离树林最远的一个。士兵来了。从肖特兰兹的窗口可以看见不远的地方，天空全是火光。小火车上全都载满了士兵，而它们原来却是用来运送矿工去瓦特莫的。火车载着全是穿红衣服的人开过山谷。过了一会儿，远处传来一阵阵枪声。后来有消息讲，骚乱者已经被驱散。有一个人被打死，而且火已经被扑灭。

那个时候，吉拉尔德还是个孩子。他的心情十分激动。欣喜若狂。他恨不得和军队一块儿向那些人开枪。但是别人不允许他出门，门口有持枪的士兵守立着。吉拉尔德特别兴奋地站在这些士兵身旁，而矿工们则在巷内嘲弄地来回游逛，并且用挖苦的话说，“喂，一个半便士，我们倒想看看你开枪呀！”骂人的话写满了墙上、栅栏上。仆人都都走光了。

在整个骚乱过程中，托马斯·克瑞奇的心被伤透了。他施舍了几百英镑，在很多地方摆满了食物，多得过头。无论是谁都可以得到一个半便士的面包，而且每天都在同一个地点免费提供茶点。孩子们长这么大都从来没有这样的享受过。星期五下午，很多面包被送往学校，还有大桶大桶的牛奶，孩子们一个个放开胃口。又吃又喝，结果呢，却因为吃得太多而病倒了。

后来，事情慢慢地平静下来，矿工们都回到井上去采煤。但是一切并没有恢复到老样子。从那之后，有了一种新的景象，新的观念，就算是在机器内部，也应该是平等的，没有哪部从属于任何另外一个部分，所有一些都很平等。于是人的身上就冒出了那种打破常规的本能。神秘的平等就存在于抽象当中，而不是在实际的拥有和运用当中，这都是行进的过程。

在这实际的运用过程中，一个人、一个部分都必须从属于另一个，这是一个条件。可是那种打破常规的欲望已经膨胀起来了。另外机械的平等的思想为混乱提供了一定的武器，这武器会去实现人的意愿——打破常规的意愿。

吉拉尔德在那时虽然是个孩子，可是他却希望自己是大人，能和矿工作斗争，而他父亲却在两者中间夹着，心都快折磨碎了。他想成为一个很纯的信奉基督的人，想做一个和别人都平等的人，甚至想奉献给穷人自己的全部财产。不过他是个很优秀的工业创办者，他完全明白他必须保留他的财产，保留他的权威。对他来说，这个必要性如同把他的所有财产都奉献出的需要一样神圣，甚至更加神圣，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这个必要性的基础上，这样他就不能因为另一个支配自己感情的理想而行事了，他不得不舍弃这个理想。他为此而痛苦。他想成为一个给别人恩惠和奉献的慈父。矿工对他大吵大嚷，说他是大富翁，拥有成千上万英镑。他们根本不相信他那一套。

吉拉尔德长大以后，就改变了这种形势。他并不在意平等与否，那一套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牺牲思想已经是很陈腐的观念了。他很清楚，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地位和权力才是实在的东西，其它的都是没有价值的。在实际生活中，地位和权威是不可缺少的，而这一简单的道理说明

了它们是很正确的。当然，他只是机器中的一个部分，而不是高的目标，他自己刚好是控制的中心部分，而另外那些人们则是旁边的受他控制的部分，这仅是巧合而已。用不着为了一个中心轮子带动着许多轮子或整个宇宙绕着太阳转而大惊小怪。如果说月亮、地球、土星、木星、金星都有权利和太阳成为一个中心，那简直是胡说八道，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混乱。

并没有很多的麻烦，吉拉尔德便很快得出一个结论，他认为整个民主平等的问题，只是一种愚昧的胡思乱想，因此，他把它放在一边，而最为重要的是这种进行社会大生产的机器。让那机器完美地去工作吧，让它生产出充足的产品，让每一个人都很公正地得到他自己的一份，多或是少完全决定于他所做出的努力是多少，是好还是坏，然后再进行分配。同时也产生恶劣的东西吧。让每个人都去追求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需求，只要不影响别人就可以。

所以，吉拉尔德开始去工作，去把大工业的秩序搞顺。在他的旅行和平时的旅途阅读中，他得到了一个结论：和谐是生活的根本奥秘。但他自己却还不知道什么是和谐。这个词让他感到高兴，他认为自己已经得出了结论。他开始把这种秩序强加给现存的世界，把自己的哲理和思想在实践中得到实现，让那种神秘的词语“和谐”转化成比较实际的用语“组织”。

他一看到这公司，马上便意识到他能做些什么。他与物质进行了一场斗争，我也是属于物质类的土地、煤炭进行了一场斗争。去进攻那些没有生命的地下物质，让他的意志来控制它们，这便是他的唯一想法。必须有结构严密、十分完美的工具，才能和物质进行这样的一场战斗，这是一种能够极为准确和谐地运行的一种机构，能代表一个人的头脑。这个机会残酷地重复运行着，而这又能不可阻遏地实现一个意志。现在，要建立起这个机构随之产生的无情的原则了，他的心中涌起一阵近似宗教的喜悦！他这个人可以把一种完美而神圣的工具插入自己和自己想要去征服的东西之间。他的意志和具有对抗力的地球物质构成对立的双方，在这二者之间，他能建立起一种方式，来真正表达他的意志，能显示他的权威，那是一个巨大而完善的机构，一种体系，一种很有顺序的活动，但也是一种纯粹的、十分机械的、没有休止的重复，也就是一种永恒无限的重复。纯粹完美的机器原理是将所有一切协调成一个复杂的、周而复始的运动，像轮子旋转的重复运动。而他也从其中发现了他自己的永恒和无限，不过，这是一种生产性的旋转，就像宇宙的旋转被称为生产性的旋转一样，这种生产性的重复通过永恒达到无限。这种生产性的永恒重复是上帝的运动。而机器的上帝便是吉拉尔德，而人类的全部生产意愿就是上帝的意志。

他现在有了他终生工作的目标，就是在地球上去扩展一种伟大且完美的体系。这体系中人的意志也就是在运行过程中上帝的意志，它将不可阻挡地永远进行下去，不会有什么阻碍。这一切要从煤矿开始。他已列出了一系列的目录，第一要解决地下那些有抵抗的物质，然后是解决征服物质的工具，其中包括人和金属工具，最后才是他自己的纯粹意志，他自己的头脑。那就需要把很多工具，包括人、动物、动力、爆炸工具等进行神奇的调整，把无数的很微小的东西奇迹一样地组成一体。这时，

一切都会趋于完美，这样就会完全实现了自己最高的意愿，也就完全实施了自己的意愿。难道人类不正是神奇地通过这个和无生命的物质进行比较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吗？难道人类的历史不正是一次次被征服的历史吗？

矿工们被彻底击败了。当他们还在迷恋于人类的平等而且为之努力时，吉拉尔德已经走到了他们的前面，他从实际上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而且还凭着自己的能力开始实现整个人类的意志，他认为如果要完美地去实现人类的意愿，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制定完美、精确的无情工具。从更高的意义上讲，他代表了矿工，不过这只是本质上他代表他们，其实他们落在相当远的后面，根本上，他们跟不上他的脚步，跟不上形势。只知道为他们物质上的平等而争吵。现在的需要已经变成了更大的新的需求了：去实现人类和物质之间机械而完美的协调，把神转化为纯粹的机械装置。

吉拉尔德一进到公司里，旧的体系就发生了毁灭性震动。他整个一生都受到了一种很暴烈的如同恶魔般的折磨。这让他有时候神经都快不正常了。他这种病毒一般的心理状态进入到了公司里，让公司也很快陷入了痛苦之中，他十分严格而无情去检查每一个细节，那里没有任何能够隐瞒的秘密，他逐一检查每一项旧的规定，过问每一个白发的老管理员、老职员和那些行动不便、领取养老金的人，然后他像驱散垃圾一样把他们赶出去。他们简直让整个企业成了一座伤病员的服务医院。他寻找别的办事效率高的人来取代他们。一旦他找到那些效率高的人，他就会把那些老弱病残且没有能力的人换下来。

“这儿有一封信，是莱瑟瑞顿寄来的。真是很让人难过。”他父亲的口气意思不赞同又带有些恳求的，“你不认为你可以再留用那个可怜的人一小段时间吗？我一直觉得他干得还算可以。”“爸爸，我已经找了一个来顶替他的位置，他离开这儿也会比较高兴的，相信我，你应该认为他的补助金已经足够了对吗？”“那个可怜的人并不需要什么补助金，他是因为年老被辞退而难过的，他说自己还可以再干上二十年。”

“我可不想让他那么做，他几乎什么都不懂。”

父亲叹了一口气。他不想去管这事了。他相信，如果这些人继续往下干的话，那整个大矿井都得进行大型的检修，最终从长远利益上看，如果煤矿关闭了，那大家就会都倒霉受害，所以，他对那些自己十分信任的老部下都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他只有重复着吉拉尔德的说法。

就这样，父亲越来越变得没有地位，现实生活的整个框架对他来讲已经破碎了。他曾经按照自己的准则做得很多都是对的，他的处世准则曾是崇高的宗教准则。但是那些准则好像已被在这个世界上抛弃掉，已经被别的准则代替了。他不能理解，只能把自己的处世准则深深埋在心里，闭口不语，那优美的信仰的蜡烛再也照不亮这个世界，但却仍然能够美妙而明亮地燃烧在他灵魂的深处，以及他隐退后的沉默当中。

吉拉尔德比较急地从办事机构入手改革公司的体制，他要提倡并要求节约，以便有可能实现他所必须引入的大变革。“这些寡妇的用煤情况是怎样的？”他问。

“我们一直让那些曾为公司工作过的人的寡妇每隔两个月到公司里来拉走一车煤。”

“以后她们要付钱，公司并不是她们想象的那种慈善机构。”寡妇，这些靠伤感的人道主义而养活的人，他一想到她们就感到特别厌恶，她们简直让他作呕。他们为什么不在他们的丈夫火葬的时候跟着殉葬呢？就好像印度的寡妇在死了丈夫的火葬堆上自焚一样。无论如何，得让她们交煤的成本费。在很多方面他都削减开支，那都是些细微得让人难以感觉到的削减。矿工们必须付他们拉走的煤费，没有一点优惠。他们必须付工具费、工具损耗费、矿工保养费，以及其它一些很细小的服务项目的费用。每个人差不多一星期付一先令的费用。虽然矿工们都在不停地埋怨，但他们还不至于对这个小数目斤斤计较，可是这却给公司省了数百镑的开支。

吉拉尔德掌握了一切事情，接着他就实行大改革，很有经验的工程师被派到各个部门。很快就建起了一个很大的发电厂，既可以提供照明用电，也可以为地下运煤和动力提供能量。这样，每个矿井里都有了电源。从美国来了各式各样的新式机器，都是矿工们所未见过的，比如挖掘机，人们管它叫大铁人，还有其它别的十分不一样的设备，这样就彻底改变了矿井里边的工作程序，一切都不再是矿工用手来进行的了。而且已经废除了用铁镐挖煤的老办法。一切都是按照最为精密准确的方法来经营的。每个部门都被受过教育的有技术的人所控制着，矿工的地位却达到了和机械工具一样的低。他们必须努力工作，比以前更加辛苦努力，这种十分机械化的劳动，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疯狂的劳动。

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屈服了。欢乐已经从他们的生命中消失，随着他们的越来越机械化，他们的希望也就因此而逐渐消失了。可他们还是接受了新的环境，甚至他们从中还得到了更大的满足。起先，他们都十分痛恨吉拉尔德，他们发誓要让他尝尝他们的厉害，要杀了他。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用一种悲惨的满足接受了这些，吉拉尔德成为他们高贵的上帝，他代表了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他父亲已经逐渐被人们遗忘。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秩序也是全新的，虽然它严厉、可怕而且无情，但人们正是在这毁灭的世界中得到了满足，尽管这个机器在逐渐地把他们推向死亡。他们所要的就是这个：人类制造的最高级的最奇妙的超人的东西。他们属于这样一种巨大的超人的体系，而他们也为此而高兴。这种体系既超出了感性又超出了理性，的确是和神一样。虽然他们的感情死了，可是灵魂却得到了满足。不然的话，吉拉尔德就没办法做他想做的事了。他只是在他们面前给予他们想要得到的，让他们加入到这个巨大完善的体系中来。这个体系使生命完全跟从于精确的要求。这也是一种自由，是他们真的想得到的自由。这是毁灭的第一大步骤，是混乱的第一阶段。有机的原则被他用机械的原则给代替了，有机的目标和统一也被毁掉了。它使每个有机的个体都属于机械的意志，这是纯粹的有机分裂和机械结合的过程，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好的混乱状态。

吉拉尔德很满意。他知道了矿工们说恨他，可他们对他们已经不存在什么怨恨了。当傍晚，他们好像潮水一般从他身边涌流而过的时候，他们十分无力地在街上拖着沉重的靴子。他们的肩膀都有些变形了。他们既没有看他，也不同他打招呼，他们就像一条黑灰色的水流，没有感情，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地从他身旁流过。他们除了具有工具的作用以外，没

有什么别的意义和作用。同样，对他们来讲，他除了具有最高仪器的作用以外，也没有别的意义和作用。他们的存在身份是矿工，而他只不过是以领导者的身份而存在就是了。他很佩服他们的质量，但是作为人，他们的存在只是微不足道的偶然现象。这些矿工们也都默默地承受了这个事实。吉拉尔德心中也承认是这样。

他取得了成功。他已经把工业转化为了崭新而又纯粹的很可怕的东西。煤的产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那奇妙而又精密的体系几乎达到了十分完美的强度。他又雇佣了一批采矿和电力工程师。他们的头脑都格外聪颖。雇佣他们并不要花很多钱。雇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花费用比雇一个工人所花的钱多不了太多。他的那些管理人员都是十分难得的人才，可他们的工资和那些他父亲时代时从工人中选拔上来的蠢家伙们的工资比起来，没有太大的分别。他的公司总管一年的酬金是一千二百镑，最少能为公司节约开支五千镑。整个体制是这样的完美，好像都不需要吉拉尔德这个人了。

这个体制是那么完美。有时候——可是，奇怪的恐惧就会在他头脑中产生。他也不知道需要做些什么。这些年来，他一直处于一种到处奔波的恍惚状态之中。他所做的事情好像都成了高尚的，他几乎成了一个神，成了一个又纯洁又高尚的人物。但是现在，他成功了——终于取得成功了。最近有那么一两次，在晚上安静的时候，他独自一人，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会忽然恐惧地弹立起来，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他走到镇子跟前、很长时间地注视着端详着自己的面孔、自己的眼睛，想从中寻找些什么。他感到十分害怕，吓得好像掉了魂。可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怕什么。他看着自己的脸，脸显得十分匀滑而健康，和过去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张脸却很不真实，好像一个假面具，他居然不敢去碰它，真的担心它是个假面具。他的眼睛和从前一样蓝，一样闪着敏锐坚定的目光，但是他却怀疑它们是两个可能相信的蓝色气泡，一下子就会破裂，什么都不留下。他可以从中看到黑乎乎的一片。好像它们只不过是黑暗中的气泡。他特别害怕某一天自己会不行了，瘫倒了，成为一个彻底的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包在黑暗外面的气泡。

但是，他的脑子还是很管用的。他能到处溜达、读书看报，并且思考一些问题。他喜欢读一些描写原始人的书，那些人类学著作和思辨哲学专著。他的思维十分活跃。但是它却像飘在黑暗的气泡，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破裂，让它陷入混乱的状态中去。他心里十分清楚的一点是，他不会死，他会继续活下去，但其中的意义将会离他而去，他的神圣的理性消失得没有痕迹。他觉得很害怕，这是一种没有结果、而内心却十分冷漠的害怕。但他对于这种恐惧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好像他情感的中心正在衰竭。他仍保留着镇定、聪明、健康的特点，即使是在他模糊地带有这种微妙而又不可克服的恐惧心理、感到自己超凡的理性正逐渐分裂，在这个危险的时刻开始毁灭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十分从容地考虑问题。

这是种过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他明白他已经丧失了平静的心情，他希望能很快地达到一个奋斗的目标而从中得到安慰。只有伯基能真正赶走他的恐惧，帮他使生活重新充实起来。但吉拉尔德不可能总是和伯基呆在一起，就像上次去了教堂以后还得回到外面的现实世界中去工作、

去生活一样。外面的世界还是那样存在着，没有任何变化。用几句话是不可能改变一切的。他必须让他自己继续去对付工作的世界和物质的生活，而那也变得越来越困难重重了。有那么巨大的、奇怪的压力在他身上，好像他的内部中间早已是空的，而外面却给予着极大的重压。

他曾经从女人身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在和一帮堕落的女人鬼混了一阵子之后，他就会感到点轻松愉快，把一切都忘掉。但糟糕的一点是，他现在很难对女人产生欲望。他对女人没有什么兴趣。米纳特属于一个特例。她这个女人还有点韵味。但即使是她，对他也产生不了多少作用，不，从这个意义上讲，她对他已经一点作用都没有了。他认为自己的脑子需要有强烈的刺激，这样才能让他重新振奋起来。

第十八章 兔子

古德兰知道去肖特兰兹对自己事关重大，她也明白这相当于她接受了吉拉尔德作她的恋人。尽管很犹豫，她不喜欢那种身份，但她知道自己还是会去，她的态度含糊。在痛苦地回忆扇耳光和亲吻的同时，她对自己说，“那究竟是什么？吻是什么？打耳光又算什么？那仅仅只是一瞬间，很快就消失了。在我出国之前，我可以只去肖特兰兹呆会儿就走，先看看那儿的情况也好，因为她对任何事情都有一种无法满足的好奇心，想看，想知道。她也非常想知道威妮弗雷德是个什么样儿。自从那天夜里听过那孩子在轮船上的呼喊之后，她感到仿佛与这孩子之间有了些神秘的联系。

古德兰在书房里与威妮的父亲说了会儿话，然后，他派人去找他的女儿。他由法国女教师陪着来到书房。

“威妮，这是布兰哥温小姐，她将帮你学习画画和给你的小动物们雕像。”父亲说。

女孩转过脸来，饶有兴趣地看了古德兰一会儿，然后，径自向她走过来，伸出她的手。

威妮弗雷德脸上带着孩子气的隔阂感和冷漠，一种不顾后果的冷淡。

“你好！”孩子连头也不抬地说道。

“你好！”古德兰回答她。

接着威妮便站到了一边。古德兰被介绍给法国女教师。“好天气去散步真不错。”法国女教师爽快地说。

“的确不错。”古德兰说。

威妮弗雷德远远地看着，仿佛很感兴趣。但她还不能确定这个新来的教师到底怎么样。她见过那么多新老师，但没有几个真正接近过她。法国女教师也根本不值得一提，她只是能忍受她，带着微微的轻视平静地接受了她小小的权威，孩子气地冷淡而高傲地服从她。

“那么，威妮弗雷德，”她父亲说，“难道你不高兴布兰哥温小姐来吗？她可以用木头或粘土作小动物和小鸟的雕像，伦敦的报纸上把它们捧上了天。”

威妮弗雷德微微一笑。

“谁告诉你的，爸爸？”她问。

“谁告诉我的？赫米奥恩告诉我的，还有鲁伯特·伯基。”“你认识他们吗？”威妮弗雷德转向古德兰，带着微微的挑战性地问她。

“是的。”古德兰说。

威妮弗雷德稍微调整了一下她自己。她原准备接受古德兰作她的一种佣人，但现在她看出她们是在一种友好的基础上见面。她很高兴她有过多类似佣人的老师，对于他们，她以极好的幽默的方式接受。

古德兰很冷静，她也没有太认真地看待这些事，一个新的场合对她来说很新鲜。然而，威妮弗雷德是一个孤僻，刻薄的孩子。她极不合群。古德兰喜欢她并被激起了小小的兴趣。第一次见面就在这种尴尬而迟缓的气氛中过去了。威妮弗雷德和法国女教师在社交礼节上没有什么大家风范。

然而，很快，她们又在童话般的世界里见面了。除了那些和她一样爱玩爱闹的人之外，威妮不会注意任何人。她只想着玩乐开心，而对那些严肃的人，她只会像对待宠物一般。对待那些人，她嘲弄性地滥用她的宠爱和友谊，而对其他人，她则带着些厌倦了的冷漠来对待。

她有一只北京狗，叫鲁鲁，她很喜欢它。

“让我们来画鲁鲁怎么样？”古德兰说，“看看我们能否画出它的神态好吗？”

“宝贝！”威妮叫着冲向那狗，一边吻着它突出的前额，一边坐在壁炉旁难过，“我的宝贝，你愿意被画像吗？让妈咪给你画像好吗？”说完又高兴地抿嘴笑起来，然后转向古德兰说，“噢，来吧。”

她们拿来了铅笔和纸，一切准备好了。

“最美的，”威妮抱着狗说，“妈咪给你画漂亮的像，你要安静地坐好。”那狗用它那突突的大眼睛极不情愿地看着她，她狂吻着说，“我想知道我的画是个什么样子，一定很难看。”她画画的时候，总是不时地停笔，并时不时地大喊。

“噢，亲爱的，你太美了！”

然后又大笑起来，冲过去拥抱那只狗，带着忏悔，仿佛她正在给它造成某种伤害。它无可奈何地一直呆坐着。它那满是黑色绒毛的脸上显得苍老又有些委屈。她聚精会神地慢慢画着，目不斜视，头歪向一边，静静地坐在那儿。她画完后，对着狗看看她的画，然后既带着对狗的心疼又带着顽皮的惊喜，大叫道，“噢，它们都很美，是吗？”

她拿着画走向小狗，又把画放在狗鼻子下面。小狗懊恼地别过头去，她激动地吻着它那毛绒绒的突出的前额。

“小鲁鲁乖乖，乖乖鲁鲁，来看看鲁鲁的画像，看看妈咪为鲁鲁画的像。”她看着自己的画不停地笑，又亲了一下小狗，然后站起来，严肃地向古德兰走过来，给她看她画的画。

那是一幅奇形怪状的图案，画成的小动物稀奇古怪，那么顽皮，多么可笑。古德兰脸上不禁显出微微一笑。在她身旁，威妮兴奋地笑着说。

“不像它，对吗？它比这更可爱，它是那么美，——鲁鲁，我的宝贝。”然后她飞奔开去，去抱那只懊恼的小狗。它抬头看着她，带着责怪和埋怨，岁月的流逝征服了它。她又飞快地跑回来拿他的画，满意地笑着说，

“看起来不像它，对吗？”

“不，很像。”古德兰回答说。

孩子于是把这画当得宝贝一般，带着它到处显示给别人看，虽然还有点不好意思。

“看！”她把画塞到爸爸手中。“怎么？这不是鲁鲁吗？”他说。听到站在身旁的孩子那几乎不像人声的大笑，他不禁惊奇地低头去看。

吉拉尔德在古德兰刚来肖特兰兹时就外出了。但他回来的第一个早晨就到处找她。这是个阳光明媚、柔和的早晨。他在花园的小路上晃来晃去，欣赏着那些在他离家期间盛开的鲜花。他衣着整洁而合体，胡子剃了，金黄的头发偏分到一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眼里闪动着友善而幽默的目光，那么伪善。他身着黑衣，衣服很合他那营养良好的身体。然而当他漫步花圃，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中时，他却感到一种孤立感、恐

惧感，仿佛他还需要些什么东西。

古德兰快步走过来，没被他发觉。她穿着蓝裙子，一双黄色的羊毛长筒袜，像那些蓝衣少年似的。他惊奇地打量了她一下，她的袜子总让他不舒服——那双浅黄色的长筒袜和那双笨重的黑鞋。刚才在花园里和鲁鲁及法国女教师到处玩耍的威妮这时飞快地向古德兰冲过来，她身着黑白条纹的衣服，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弧线形披开，刚及她的脖子。

“我们要去画俾斯麦，是吗？”她手挽着古德兰的胳膊说。“是的，我们去画俾斯麦，你想去吗？”

“噢，是的——是的，我要去。我特别想去画俾斯麦。他会早上看起来雄壮、很可怕，他几乎像个狮子那么大。”孩子为自己的夸张得意地笑起来，“他是个真正的国王，他真的是。”“再见，小姐！”那法国女人扭动着鞠了个躬。古德兰对此深感厌恶。

“威妮的确想画俾斯麦，噢，一个上午都是俾斯麦，俾斯麦是只兔子，对不对？小姐？”

“是的，是只黑白相间的大兔子，你见过吗？”古德兰用法语流利地说，但她的口音较重。

“没见过，小姐。威妮不让我去看。我总是问他俾斯麦是什么，可她总不说，这个俾斯麦真是个谜。”

“是的，一个神秘的谜。布兰哥温小姐请重说俾斯麦是个谜。”威妮大叫着。

“俾斯麦是个谜，俾斯麦是个谜，俾斯麦的确是个谜。”古德兰像念骂语一般滑稽地说。

“是的，是个谜。”威妮强忍住笑声，假装正经地反复说，非常滑稽古怪。

“它真的是个谜吗？”传来女教师那孤立又带些嘲讽的声音。

“当然是真的。”威妮冷淡而简短地回答。

“可他不是国王，俾斯麦，他不是国王，威妮，不像你说的，他只是个——是个首相。”

“首相是什么？”威妮带着轻蔑的不屑一顾口气说。

“首相是总理，而总理嘛，我认为就是一种法官。”吉拉尔德说着，走上前来和古德兰握手，“你就只给俾斯麦唱赞歌了。”他说。

法国教师等在一边，小心翼翼地鞠躬问好。

“所以她们不让您看俾斯麦对吗，老师？”他说。

“是的，先生。”

“噢，她们太小气了。你将给它做什么，布兰哥温小姐，我想把它送到厨房去，做菜吃。”

“噢，不。”威妮大叫。

“我们要去画它。”古德兰说。

“画画它，再杀了它，把它送去做菜。”他故意挑逗她们说。“噢，不——”威妮一面笑着强调说。

古德兰听出他话中开玩笑的口气，禁不住抬起头来笑望着他的脸。他感到一阵神经放松，他们的目光会意地相遇了。“你觉得肖特兰兹怎么样？”他问。

“噢，很好。”她不动声色地说。

“很高兴你喜欢这儿，你注意到这些花了吗？”

他领着她顺着小路走，她在后面跟着，接着是威妮，法国女教师在最后。他们在一丛带条纹的喇叭花前停了下来。

“它们多了不起呀！”她喊着，完全被它们吸引住了。奇怪她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些花，几乎为之神醉心迷。这使他一阵轻松。她弯下腰去用她那极其纤细的手指尖，轻轻触摸那些花瓣，这使在另一旁看着她的吉拉尔德十分愉快。当她站起来时，她那花朵般美丽的眼睛盯住她。

“它们叫什么？”她问。

“一种牵牛花吧，我猜想。”他回答说，“我并不太了解它们。”

“它们对我来说更陌生。”她说。

他们在一种假装的亲密中站在一起。一次紧张的接触。然而他却爱上了她。

她意识到法国女人就站在不远，像个法国小甲虫注意着、估摸着这边，她带着威妮走了开去，说她们要去找俾斯麦。吉拉尔德看着他们走远，他一直盯着古德兰那藏在衣服里的柔软丰满的身体。她的身体会是多么光洁、柔软、丰满呀，他禁不住满脑子的想入非非。她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美丽动人。他只想去找她而不再想别的。他只应去找她，把他献给她。与此同时，他也敏锐地注意到她整洁利索的身影，她像某种长着细腿的优雅的大甲虫，悠闲地止于高跟鞋上。她那闪光的黑色长裙那么合体，她的漆黑的头发高高地挽起来。但她那得体的举止、完美的形象却是多么可恶，他讨厌她。

但他却也很尊重她。她总是做得无可挑剔。但古德兰还是让他生气。她在全家人都处于哀痛的时候却穿得五颜六色，像只鹦鹉。他注视她，看她走路时抬腿的动作、淡黄的袜子、深蓝的裙子。这些都使他兴奋，他能感觉出她举止中那股挑衅，她向整个世界挑战。她笑一笑，像是听到别人自夸胜利。

古德兰和威妮弗雷德来到有马厩和杂屋的后院，四处静寂无人。克瑞奇先生骑马出去了，马夫刚刚遛完吉拉尔德的马。两个姑娘走向角落的兔笼子，去看那只黑白相间的大兔子。“它看上去多漂亮！噢，快看它在聆听，它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傻？”她痴笑着又加了一句，“噢，我们来画它聆听的样子。快，它这么全神贯注地听一是不是，亲爱的俾斯麦？”

“我们能把它画出来吗？”古德兰说。

“它很壮，真的太雄壮了。”她歪头看着古德兰，一副极不相信的目光打量着她。

“但我们可以试一试，对吗？”

“当然。如果你愿意。但它踢起人来很厉害！”

他们拿出钥匙打开笼子，兔子沿着笼子一下子狂奔起来。“它有时候抓人抓得特别厉害。”威妮弗雷德兴奋地大叫，“噢，看它，是不是很了不起。”兔子绕笼子飞速跑着。“俾斯麦！”孩子更加兴奋地嚷着，“你太吓人了，你这讨厌鬼！”兴奋之中，威妮抬头看了看古德兰，她有点不安。古德兰嘴角挂着不屑的笑容。威妮在无法形容的狂热中发出一些奇怪含混的声音。“现在，它可安静了。”看见那兔子在笼子远远的一角里停下来，她便大叫起来。“我们现在把它弄出来怎么样？”如

兴奋神秘地低声说着，抬头望了望古德兰，然后悄悄地靠近兔笼，“我们现在抓它出来？”她顽皮地自顾自笑了起来。

他们打开门。古德兰把手伸进去抓那只雄壮而好动的兔子。趁它静静蹲着的时候，她抓住了它的长耳朵，它一下子伸开四腿，朝后猛蹬。把它往前拉的时候，有一阵很长的磨擦声，随后，它便被提了起来，大口地喘着气，它的身体像收紧又弹开的弹簧，猛踢猛蹬。它的两只耳朵被抓着。古德兰扭过脸去，伸直了手臂提着这只黑白相间的兔子。它出奇地壮实，所以她所能做的只是紧紧地抓住不放。她简直都快要晕过去了。

“俾斯麦，俾斯麦，你做得太可怕了！”威妮被吓坏了，“快把它放下来，它太野蛮了。”

古德兰站在那儿，被手中兔子巨大的冲击力惊呆了。然而她马上恢复了镇静，一股怒火涌遍全身，她像是暴风雨中的一所小屋般摇晃着，完全失去了控制，她对自己在这场搏斗中没有主张的愚蠢无能感到气愤。她的手腕被这畜牲抓得伤痕累累，她心中一阵憎恶。

正当她想把这只乱抖的兔子压在手臂底下时，吉拉尔德走了过来。他敏锐地意识到她沮丧、温怒的心情。

“你应该让一个男人来替你做这件事。”他快速上前说。“哎呀，它太可怕了。”威妮惊慌地大叫。他伸出他那强壮有力的手，从古德兰手中接过兔子的两只耳朵。

“它惊人的强壮。”她高声喊着，象海鸥似的，声音奇怪又充满愤怒。

兔子在空中缩成一个球，又猛蹬，把自己像弓样弹开，真是像恶魔一般。古德兰看见吉拉尔德身体收紧，眼中一片茫然。“我明白这些老混蛋。”他说。

那长长的凶神般的畜牲，又再次猛蹬，在空中伸展开来，像是要飞起来一样，很像龙之类的东西，然后又缩起来，无法想象的强壮有力。吉拉尔德的身体也随之剧烈摇晃起来，他心里升起一股强烈的怒火，他闪电般疾退了一步，伸出他那只空着的手，像只鹰爪般掐住兔子的脖子，几乎同时，传来兔子那尖利的垂死般的嘶叫，它猛地抽搐了一下，最后挣扎着嘶咬着他的手腕和袖子，它四爪狂舞，肚皮一下子变得煞白，随后，他把它丢到手臂下紧紧地夹住了，兔子缩起来躲闪着。他的脸上现出满意的微笑。“你很难想象一只兔子会有那么大的劲。”他望着古德兰说。她苍白的脸上，一双眼睛犹如黑夜一般乌亮，看起来几乎不是凡人。在一场剧烈的搏斗之后，兔子的嘶叫几乎撕开了她意识的面纱。他注视着她脸上那白色的、带电般闪烁的神情更明显了。“我并不真的喜欢它。”威妮咕噜着，“我并不像喜欢鲁鲁那样喜欢它，它真的很可恶。”

当古德兰恢复镇定后，她脸上又显出了笑容。她只知道自己丢丑了。

“它们叫的时候发出的简直是最可怕的声音，是吗？”她大声说，声音里还带有那种海鸥叫的高音。

“的确可恶。”他说。

“它被拉出来的时候，不该那么傻。”威妮伸出手轻轻摸着兔子说。它躲在吉拉尔德的手臂下，一动不动，好像死了一样。“它没有死，对吗，吉拉尔德？”她问。

“是的，但它该死！”他说。

“是的，它该死。”孩子又开始兴奋起来，大叫说，于是她更自信地碰了碰兔子：“它的心脏跳得快极了，它多有趣啊，真的。”“你想把它放哪么？”吉拉尔德问。

“放到那边有绿草的小天井里吧。”她回答。

古德兰用她奇怪的黑眼睛望着吉拉尔德，带着自卑、恳求的神情，像是要他怜悯的小动物。但她到底与他是平等的，他不知该对她说些什么。他感到了对方阴郁的心思。她像神奇的白色火焰的容器，他有闪电般强大的力量她都想去容纳。他有些不自信，有种恐惧感。

“它伤到你了吗？”他问。

“没有。”她说。

“它是个无知的畜牲。”他转过脸去说道。

他们来到了小天井，四周有墙，一些在草沿墙生长。草坪柔软、整齐，多少年以来它们一直这样像地毯般覆盖着地面。头顶上天空碧蓝。吉拉尔德把兔子放下来，它还是静静地蜷缩着不动。古德兰有些畏惧地望着它。

“它为什么不动？”她大声问。

“它是伪装的。”他说。

她抬头望着他，苍白的脸上泛起一抹苦笑。

“它难道不是个傻瓜吗？”她叫道，“它不是个令人讨厌的傻瓜吗！”

那冷嘲热讽的口气使我不禁为之一颤，古德兰斜视着他，盯着他的眼睛，又显出那种讥讽挖苦的神情。他们俩既是盟友又是仇敌，彼此的怨恨把他们俩神秘地紧紧联系在一起。

“你被抓了几道伤？”他边问边伸出他那又壮又白的前臂，上面被抓了好几道血红的口子。

“太糟糕了。”她被这可怕的情形吓了一跳，“我没受什么伤。”她举起她的手臂，一条又长又深的伤口显露在她那光洁雪白的皮肤上。

“真是魔鬼。”他惊呼道。他似乎很熟悉那光滑雪白的手臂。现在它上面带着伤，他不想去碰它，又忍不住故意去摸它。那条长长的伤口仿佛射穿他的大脑，撕破了他意识的表层，使那没有意识，不假思索的荒谬的灵气从一个未知世界而来，穿过他的大脑。

“它没有伤您太厉害吧？”他关切地问。

“一点也不。”她大声说。

突然间，刚才象一朵花般蜷缩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兔子，又忽地活跃起来，绕着天井一圈圈地跑着，像离膛的子弹，又像流星似地兜着圈子，一圈又一圈，把他们的脑袋紧束缚住。他们惊奇地站在那里，狡黠地笑着。仿佛兔子正中某种邪怪的符咒。它一圈圈地飞奔着，在红墙围起的绿草地上像旋风般转圈。突然它停了下来，在草坪上一蹦一跳，又坐下沉思，鼻子一掀一掀地抖动。思索几分钟后，它睁开眼睛，似看他们，又似未看他们，随后，平静地朝前蹦去，开始兔子那卑微的动作快速地啃起草来。

“它疯了！”古德兰说，“它一定是疯了。”

他笑了。

“问题是，”他说，“什么是疯了，我想，那总不会是兔疯病吧。”

“你不认为它疯了吗？”她问。

“不，那就是兔子本来的作为。”

他脸上带着奇怪的、淡淡的淫猥的笑意。她看着他，心中知道他和她一样不可屈服。这使她感到屈辱，感到愤慨。“上帝保佑我们不是兔子。”她高声尖叫道。

他脸上的笑容又强烈了些。

“不是兔子？”他紧紧盯着她说。

慢慢地她脸上也放松下来，现出一种会意的可恶的笑容。“噢，吉拉尔德。”她用一种既重又慢的男人式语调说，“不是兔子，也不是什么的。”她不经意地望着他说。

他再次觉得她仿佛又扇了他一下，或者说，她又慢慢地最终撕破了他的胸膛。他转了过去。“吃，快吃，我的宝贝！”威妮弗雷德轻柔地逗引着兔子，悄悄地爬过去抚摸它。然而它又从她身边跳开了。“让妈咪来抚顺你的毛吧，宝贝，这毛多神奇呀——”

第十九章 梦幻

伯基病好之后就自个儿跑到法国南部去呆了一段时间。他没有通知任何人，也没有给他们写信。欧秀拉独自一个人，觉得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慢慢流逝，世界仿佛已没有什么希望。在虚无之潮越涨越高的同时，人就像一块渺小的石头。她自己只有自己是真实的——就像洪水冲刷中的一块石头，其余的人都是虚幻的。她很顽强冷漠而又孤单离群。

对这个世界，她除了轻蔑和抗拒性的冷漠之外，就没有什么了，整个世界都滑入一个灰色的、被虚幻意识冲刷的状态之中，她与它没有一点联系、一点接触，她对这情形鄙视又憎恨。在她心底、在她意识深处，她鄙视憎恶人们，那些成人们。她喜欢孩子和动物，对孩子的爱也是出自同情的、冷漠的。只想拥抱他们，保护他们，为他们提供一种生活。这种建立于怜悯和绝望之上的爱正是她的痛苦和束缚所在。她最爱那些像她自己一样孤单的不合群的动物们。她喜爱原野上的牛和马，每一个都是自我独立的，然而都是神奇的，不用受什么讨厌的社会规则的限制。它们不会悲伤，不会感到痛苦，然而这也正是她所深切痛恨的。

她有时也会对人们说好话，使他们高兴，有时甚至几乎是过分恭顺的，但没有人上当，每个人都本能地感到她对人类那种鄙视的嘲笑。她对人类有种深深的怨恨，“人”这个词对她来说是可鄙的，可恶的。

大多数时候，她的思想就处于这种封闭和对外界的一种无意识的鄙视和讥笑的状态中。她认为她在爱，她觉得自己充满了爱意，这是她对自己的看法。但是，她存在的奇异光辉，她神奇的内在活力，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的批判，一种闪亮而纯粹的批判。

但她有时也会屈服，也会软化。她想得到纯洁的爱情，只有纯洁的爱情。而另一种情况，这持续、无尽的批判，也是一种压力，一种痛苦。一种对纯洁爱情的强烈渴望再次攫住了她。

一天晚上，她被这种持续不断的痛苦弄得麻木了。她跑出来。那些早晚要毁灭的人，应该立刻死去。这种思想在她的脑子里已经强化到了极点。这种极点，使她解脱。既然命运会使那些注定要离开的人死亡或

消失，她为什么还要为之烦恼，还要进一步批判呢？她已经获得了自由，她要从别的位置找到新的结合。

欧秀拉动身去威利格林。她朝着磨坊走去，来到了威利湖畔。在一段时间的干涸后，它现在又满了。她又转身穿过树林。夜幕已降临，到处一片漆黑。但她这个总是怕这怕那的人现在却忘记了恐惧。在这远离了一切人的树林中，有一种奇妙的幽静。一个人越是能抛开人自身的缺点，找到一种纯粹幽静的感觉就会越好。对人的理解使她感到害怕、恐惧。

她看见在她右方的树干间有些什么东西，这使她吃了一惊，它像一个动物注视着她、躲避着她。她被强烈地惊住了。而那只是从树丛间升起的明月，但它看上去那么神秘，带着那种苍白的死一般的微笑。但是人们无法躲避她，无论白天或黑夜，人们都无法躲避那张可怕的脸，好像这月亮的脸一样自得、闪着光，满是笑意。她急匆匆地继续走，想躲开这个白色的行星。在她到家之前，她正好可以看见磨坊边的水塘了。

因为有那些狗，她不想从院子中穿过。于是她绕道从山路走，从顶上直冲着水塘向下去。月光还是照到这个空旷无人的场子。全身被月光笼罩使她感到很不舒服。野兔在黑夜里像一道道闪光似窜逃。夜像水晶石般透明，静静的，她甚至可以听到远处传来山羊的咳嗽声。

于是她又突然转向陡峭的绿树掩映的湖边堤岸，那里树木交错盘结。她很高兴走入阴影，免受月亮的干扰。就在那向远处延伸的堤岸的顶上，她站定了，手扶着一棵粗糙的树干，看着湖面银光粼粼，那么幽静。但她却不知什么原因不大喜欢它。它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她听着远处水闸传来哗哗水声。她渴望着能从这夜色中得到些别的什么，她希望有另一个夜晚，没有这么明亮的月光。她能感觉到她的灵魂深处在呐喊，悲切而凄凉。她看到水边有个人影在移动，那应是伯基。他又悄悄地回来了。天知道这和她有无关系。她不加任何评论接受了这一点。她坐在一些赤松树根之前，这里阴暗、朦胧。她倾听远处水闸的流水声，它们像露水滴落般地在黑夜里清晰可闻。那些小岛也漆黑一片，月光若隐若现，芦苇丛也一团乌黑，只有点点反射的微光。一条鱼嗖地跃了上来，湖面一道闪光，这寒夜中的闪光不断地划破漆黑的长夜，使她为之颤动，她希望彻底的黑暗，无声无息，没有一丝的动静。伯基的头发在月光中闪亮，他那又黑又小的身影正慢慢地向这边靠近。他已经走得很近了。但她始终没在意他的存在，而他也不知道她在那儿。她猜想他也很想做些不想让别人看到的事情，而以为现在四周无人。但那又算什么呢？一顶点的私人小事。他做的事情又有什么了不起，会有什么秘密呢？我们大家都是相同的有机体，当所有的事对大家来说都是已知的时候，还能有什么秘密呢？

当他走过时，不小心碰掉了些枯死的花萼，他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道，“你不能走，”他说着，“没路可走，你只能自己退守。”他向水中扔了一个枯死的花萼。

“一首赞美诗——他们撒谎，而你也跟着唱。如果没有谎言的话，也就不需要有真理——那么，人就不需要对任何人发誓。”他静静地站着，看着水面，不停地往里面扔枯花萼。

“赛贝尔——诅咒她，她真该死！人们是嫉妒她吧，除此之外还有

什么？”

欧秀拉听着他那可笑孤独的自言自语，几乎要大笑狂笑起来。他站在那儿凝视水面，接着又蹲下拣起一块石头，咚地扔入了湖中。欧秀拉看到湖面明亮的月光在跳动摇晃，在她眼中，月亮全被扭曲了，那看起来像武器中射出的火花，像乌贼又像发光的水螅，在她面前剧烈跳动。

他的身影站在湖边，观望了一会儿，又蹲下从地上拿起些什么，接着又是几声石头落水的声音，月光在水面上四射，像是砸着了点点明亮危险的火花，水花像白色的鸟在一片混杂中迅速向四处飞散，仿佛与黑夜的浪潮搏斗一般，那些溅远的波光向堤岸涌去，似乎在逃离这黑暗，但黑色的波浪重压过来，在波光下通向湖中心，但在中间，在湖心，未被完全破坏的月亮还在颤抖着，却依然炽亮、耀眼，像一团火焰滚动着，抽搐着，它甚至像没有被打破被干扰一样，它仿佛在盲目地努力，使自己汇聚起来，不顾强烈奇异的剧痛，月亮开始变得更强大，再次显示出自己的身躯——不可侵犯的月亮，一道道细细的光线又重新回聚到再次强大起来的月亮身边，那月亮带着胜利的威风在水面上轻轻晃动。

伯基站着，看着，一动不动，直到水面几乎恢复平静。月亮又重新明朗。然后他又带着极大的满足感去寻找更多的石头。她能感到他内在的固执。一时间那些散开的月光洒到她的脸上，使她眩目，然后几乎是紧接着又一声巨响，炽白的月光被击起，射向空中，亮光飞向四方，黑暗又趁机占领了湖中心，不再有月亮，只有一些光影窜动着，又要聚集在一起；黑暗一晃一晃地侵占在原来月亮所在的中心，让它无法复原，白色月亮的碎片上下跳动，极有节奏，不知应归何处，像被风吹散吹远的花瓣，那么散碎，那么闪亮。

但是，它们又一次聚向中心，盲目、忌妒地寻找它们的归路，若隐若现。然后，在伯基和欧秀拉眼中，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湖水响亮地拍着堤岸。伯基看到月影又无声地聚集起来，像玫瑰的花心，盲目而有力地交错盘结，把那些飞散的碎瓣召唤回来，而那些花瓣也在努力地跳动着归来。

他还没有满足，像个疯子般地继续扔。他又找到了更大的石头一块接一块地向着湖水更白的仿佛燃烧着的月亮扔过去，直到那里除了空洞的声音外再也看不到什么。湖面动荡着，再也没有什么月亮，只有些飞腾的闪亮的水花不时划过黑夜，没有目的，没有意义，一片漆黑与混乱，就像一只万花筒被随意摇动。空洞的黑夜在喧闹中被冲击被摇晃。水闸那边传来尖锐的击水声，远处陌生的地方有点光亮在阴影中痛苦地闪动着，若隐若现，在大小岛上的柳树阴影中忽闪。伯基伫立着，凝听着，心中一阵满足。

欧秀拉有些迷乱，她的思想已经飞散了。她感到自己仿佛掉到地上又像水一般被泼出，泼向大地。她肃然静立于阴影中，一动不动，她累极了。尽管此刻她什么也看不见，但她却仿佛看到那黑暗中跳动着片片光亮，一团光亮神秘地一圈圈地旋转着，舞动着，渐渐聚集一处，它们汇成一个中心，又再次形成了一个整体。慢慢地，所有的碎片又向一起靠拢，起伏着，晃动着，挥舞着，惊慌地退缩着，但仍坚持不懈地寻找归途，前进着又像是想逃离，但仍越晃越近，越是靠近中心，那束光团就越是神秘地变得更大更明亮，随着一条条光线聚拢成束，一个毛茸茸

的、变形的月亮像一朵残碎的玫瑰花，又开始在水面上摇摆了。它再次努力，再次振作，强行从杂乱中恢复过来。毁损的外形渐渐恢复，焦虑的心情慢慢平静，又回到从前，圆满、完美，安静悠闲。伯基在水边茫然地走来走去。欧秀拉害怕他再次向月亮扔石头。她从她坐的地方站起来，向他走去说，

“你能不能再扔石头了？”

“你呆在这儿多久了？”

“我想知道我是否能把月亮从池塘里赶走。”他说。“是的，它真的很讨厌。你为什么要把仇视月亮？它并没有伤害你，对吗？”

“难道这是仇视吗？”他问。

俩人沉默了几分钟。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问。

“今天。”

“你为什么一封信都不写。”

“我找不出什么要写的。”

“为什么你没有东西可写？”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水仙花呢？”

“不知道。”

又是一阵无言的空白。欧秀拉看着水中的月亮，它已经将自己重新聚集起来，并在轻微地颤抖着。

“一个人独处时对你有何好处吗？”她问。

“也许有，我也不清楚。但我的确回顾了不少东西，你做了些什么重要的事呢？”

“没有。我看了看英国，觉得自己已经对它厌倦了。”“为什么厌倦英国？”他惊讶地问道。

“我不知道，就那样厌倦了。”

他们俩走过去坐在阴影里的树根上。在沉默的间隔里，他想起她那美丽的大眼睛，时常闪动慧光，像春天充满了生机。因此他慢慢地、吃力地对她说：

“你有一种金色的光彩，我想让你把它给我。”看起来他好像对此已经思虑很久了。

她吃了一惊，仿佛要立即从他身边逃离，实际上，她很高兴。“什么样的光彩？”她问。

但他又羞涩起来，不再说话。又一次时机溜走了。慢慢地，她心里升起一股无比的遗憾。

“我的生活并不圆满。”她说道。

“是的。”他简单地回答，仿佛不愿听到这话。

“我好像觉得没有人会真正地爱我。”她说。

但他没有回答。

“你难道也认为，”她慢声慢气地说，“我要的只是肉体的需求？这是错误的，我也需要你为我的精神服务。”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仅仅需要肉体方面的满足——但是，我要你给我——给我你的精神——那金色的光彩——你也不明白的那光彩——给我。”

一阵沉默之后，她回答说。

“但我怎么能够这样做，你不爱我？你只想着你自己，你不想为我服务，却只想我为你服务，那太自私自利了。”

他努力地想维持这场谈话，没法得到他想从她那里得到的东西——她精神上的屈服。

“这是不同的。”他说，“这两种服务是绝对不同的。我从另一方面为你服务——不是通过你本身——而是其它方面——我们要真正地融为一体，因为我们本就是一个整体，就好像是个自然现象，而不是需要我们努力去维持的什么东西。

“不，”她想了想说道，“你只以自我为中心——你没有任何热情，你从来没对我产生过什么火花，你真正想要的，只有你自己，你自己的事务，你只想我在那儿为你服务。”

但这话反而使他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那么，好吧！”他说，“什么话都不管用，不论怎样，我们之间，或者是有这种关系，或者根本什么都没有。”

“你甚至根本不爱我。”她叫起来。

“我爱你。”他生气地说，“但我想——”他的意识仿佛又看到了她身上那种如春天般可爱的金色光彩正从她眼中涌出，像从一扇神奇的窗户中涌出一般。他希望在这冷漠和骄傲的世界里，有她陪伴，但告诉她这种冷漠骄傲之中的陪伴有什么好处呢？到底说这些有什么好处呢？这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用言语来打动她，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这正像一只无法捕捉的天堂之鸟，只能任由它自己飞入心房。

“我总是认为，我会被别人爱的——但我一次次地失望。你不爱我，你自己清楚，你不想为我服务，你只要你自己。”他血液里一阵愤怒的颤栗，只是重复道，“你不想为我服务。”所有的幻想顷刻消失。

“不，”他气愤地说，“我不想为你服务，因为没有那么好服务的，你想让我为你服务什么呢？没有，什么也没有，它甚至不是你想要的，那只是女人的本性，我不会给你这女性的虚荣心以一丝一毫的帮助——那是个破洋娃娃。”

“哈！”她嘲弄地大笑起来，“那就是你对我的看法，对吗？那你还居然鲁莽地说你爱我。”

她愤怒地站起来，要回家。

“你要的是极乐的白痴。”她说，又转向他面前，而他依旧坐在树影里，隐约可见。“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谢谢你，你想我属于你，永不批评你，永不为我自己辩解，你只想我成为你的一种什么东西，不，谢谢你！如果你需要，那儿有成批的妇女可以给你这些，有很多妇女愿意躺下，让你从她们身上走过——去找她们吧，如果那就是你需要的——去找她们吧。”

“不，”他充满怒气地蹦出一句，“我希望你放弃你那骄傲的意志，你那可恶的自我坚持，那才是我所希望的，我希望你能绝对地相信自己，能够完全放松你自己。”

“放松我自己。”她嘲讽地重复了一句，“我可以很容易地放松我自己，而正是你不能放松你自己，正是你把自己当作宝贝似的不肯松手，你——你是，旧学校的老师，你——你这个牧师”这一番话中的道理使

他一下怔住了，不得不对她另眼相看。“我不要你像酒神狂欢节那样地放任自己，”他说，“我知道你可以做到那一点，但我讨厌狂欢，不论是酒神节或其它场合，那看起来像是在一个松鼠笼子里打转儿。我希望你别只关心自己，不要在那儿只想着你自己，别太顽固——高兴起来，要自信，对什么都不要太在意。”

“谁固执呢？”她讥笑说，“是谁在那儿固执己见？不是我！”她口气里带着明显的嘲笑和气愤。他不由得沉默了一阵儿。“我明白，”他说，“不管是我们中谁固执，我们都错了，但我们之间没有达成一致，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他们俩静静地坐在湖畔的树荫下，坐在黑暗中，被月光笼罩着，渐渐陶醉了。

慢慢地，平静安宁来到他们之间。她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手上，他们的手在宁静中轻柔地默默地握在一起。

“你真的爱我吗？”她问。

他笑起来。

“我管它叫你的战争叫嚣。”他滑稽地回答说。

“为什么？”她叫起来，感到很可笑，很有趣。

“你的固执，你的战争叫嚣，‘布莱哥温，布莱哥温’一种古老的战争叫嚣，你的是‘你爱我吗？’——要么投降，要么死路一条！”

“不，”她恳求地说，“不是那样的，但我必须清楚你爱我，不是吗？”

“那么，好吧，现在知道了，不要再问了。”“但，你真的爱我？”

“是的，我爱你，我知道，这就是最后的结论，这是结论，为什么还要再罗嗦呢？”

她一阵不语，又惊又喜。

“你确定吗？”她说着慢慢向他靠近。

“很确定——别问了——接受这个事实，就什么都结束了。”她紧紧地幸福地依偎着他。

“什么东西结束了？”她快乐地喃喃道。

“烦恼。”他说。

她又贴近了他些。他紧紧地搂住她，轻轻地温柔地吻着她。一切是那么宁静，那么安详。没有思想，没有欲望和需求，就这样轻轻地搂着她，吻着她，只和她在一起，这么安静地呆在一起，不是一种催眠式宁静，而是充满幸福快乐的宁静，没有任何欲望和固执，如同天堂，只有两个人静静地厮守一起。

她就这样长时间地幸福地依偎着他。他不停地吻着她的头发，她的脸庞，她的耳朵，轻轻地，温柔地，像甘露落下。但是他在她的耳边炽热的呼吸又再次使她心烦意乱，又点燃了她心中原始的毁灭的火焰。她紧紧地贴着他，而他觉得他的血液如水银般在上升。

“但我们需要保持平静，对吗？”他说。

“是的。”她说道。仿佛很依从。

她继续向他越贴越紧。

但一会儿，她又离开他，抬起头来看着他。

“我要回家了。”她说。

“一定要走？——多令人难过。”他回答。

她倚向他，把嘴伸过去等待亲吻。

“你真的难过吗？”她微笑着呢喃。

“是的。”他说，“我多希望我们能永远像刚才那样呆在一起！”

“永远，是吗？”他亲吻着她时，她低声说。然后又激动地粗着嗓子低叫，“吻我！吻我！”说着又紧紧贴住他。他不断地吻她。但他也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愿，但只想要温柔的感情交流，不要别的，不要激情，因此，她很快地站起来，带上帽子，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却感到格外的思慕、渴望。他想，也许他错了，或许他不应该带着他想要什么的愿望去接近她，那究竟只是一种想法呢，还是对那种深切渴望的解释呢？如果是后者，为什么他又总在谈论感觉上的圆满呢？这两者不太一致呀。

突然，他感觉到自己正面临一种局面，那么简单，再简单不过了。一方面，他知道他不再想要感觉方面的体验——一种比日常生活可以给予的更深刻、更黑暗的东西。他记起他常在度假日见到的那些非洲神物，他又回想起一个大约两英尺高的小塑像，刻的是西非的一个细高优美的人物像，用黑木雕成，光亮、雅致，那是个女人，头发像顶西瓜皮似高高挽起。他对她印象深刻，她是他思想的亲密伙伴。她的身子很长很美，脸象甲虫般小巧，脖子上戴着一圈圈铁环似的项圈。他记得，她那被刻画出的惊人的美丽，她那甲虫般玲珑的脸庞，长而优美的身子，但她的腿粗短丑陋，臀部格外突出，那么沉重，与她那异长细细的腰身很不相称。她知道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她有几千年的纯粹的感觉，她背后隐藏了无数种族的知识，她的种族很可能灭绝几千年了。多么神奇。那种感觉和可表达出来的思想的联系被打破，只剩一种体验，一种奇特的感觉。几千年以前，他的这种感情一定也曾存在于那些非洲人中间，那些美好、圣贤、创造的欲望和那种生产的幸福感一定已经消亡了，只剩一种追求知识的强烈愿望，没有灵气的不断发展的知识，被思想捕捉、又结束了思想的知识，无法解释无法理解的知识，就像甲虫所拥有的那种只存在于腐烂世界和冷漠无望中的知识，这就是为什么她的脸看起来像甲虫，这就是为什么埃及人要崇拜球状甲虫形的宝石，就是因为这些存在于消亡和腐烂中的伦理。

在死亡之后，自从灵魂像落叶一般摆脱了无尽的折磨之后，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与生命和希望摆脱了联系，我们从纯粹的躯体中走出来，从创造和自由坠落到长长的非洲式的纯感性理解和体认的过程，仿佛进入了神秘的消亡之中。

他现在意识到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它需要成千上万的时间，在创造精神消亡之后，他意识到有许多神秘事物有待揭开，那感觉的、无思维的、可怕的秘密，远超过对性蕾的崇拜。这些西非人，在他们倒逆的文化中，在性知识上到底已经超越了多远了？很远很远，伯基又再次回想起那尊女人像，那被加长了的太长的躯体、那个令人惊叹、好奇的沉甸甸的臀部，那长长的不自由的脖子，那有甲虫特征的面部，这远远超过任何一种对性的理解，感觉上的、精细的现实，远远超过任何一种对性的研究。这条路，这种非洲式的过程仍需完成。要白种人做这种事太困难了。这些白种人有冰雪聚合成的北极给他们垫底，会去解开冰冷的、

摧毁性的知识之谜，画一样抽象的毁灭之谜，然而西非人被撒哈拉死一般抽象的灼热所控制，便解开了太阳毁灭和太阳光腐败之谜。

这就是所有剩下的吗？难道现在除了脱离幸福、创造性的有机体之外再没有什么了吗？时间已经完结了吗？难道留给我们的只有那些奇怪的，可恶的知识消亡后的剩余了吗？那些跟我们这些来自北边的金发碧眼的人不同的非洲式的知识！

伯基想起了吉拉尔德，他就是这些来自北方的奇怪的、神奇的白色魔鬼中的一个，是在毁灭性的霜冻的神秘中诞生的。难道他注定要从这种知识中消亡吗？在这种冰冻的知识世界里冻结于严寒中吗？他是否是一个使者，一个世界将在冰天雪地里消亡的征兆呢？

伯基觉得有些恐惧，当他一设想到这种猜测时，他觉得累极了。突然间，他那奇异的绷紧的注意力消失了，他无法再集中去想这些神秘的事了。有另外一条路，一条自由之路，一条凌架于爱情和欲望之上的极乐之路，可以进入纯粹单独的自我，它比任何感情上的痛楚更为强烈，一种可以接受的与其他人产生永久关系的义务的自由、骄傲、独立、可爱的境界，可以为爱情的束缚和控制所屈服，却不需要为之丧失自我的骄傲和独立，即使就处于相爱和屈服的时候。

还有另一条路，一条剩下的路，他必须跑着才能赶上。他想到了欧秀拉，她是多么敏感，多么精巧，她有多么好的皮肤，细嫩得仿佛还需再加一层，她相当温柔敏感。他刚才怎么忘了这一点？他必须马上去找她，他要让她嫁给他，他们必须立刻结婚，以便有一个确定的关系，进入一种明确的思想交流。他要立即出去问她，就在现在，没有时间再等了。

他快速地向贝欧多弗跑去，几乎对自己的行为已失去了意识，他看见了位于山坡上的小镇，小镇并不零散仿佛被两边满是工人住宅的直直的、一通到底的街道给围了起来，成为一个巨大的方形，很像他想象中的耶路撒冷，这个小世界对他来说，陌生而透明。

罗莎琳德给他开了门。正像一般年轻女孩那样，她有些吃惊地说，“噢，我要去告诉爸爸。”

说完她就不见了，只剩下伯基一个人在大厅里看一些复制的毕加索的作品，这些画是最近古德兰拿回来的。正当他欣赏一幅对地球有绝妙领悟的画时，威尔·布兰哥温一边翻下他衬衣的袖子，一边走出来。

“噢，”布兰哥温说，“我去穿件外衣。”于是，他也消失了。一会儿之后，他回来了，并打开画室的门说。

“请原谅，我正在棚子里做一点工作。你请进。”

伯基走进去坐下，注视着这个男人，他脸庞红润发亮，眉毛细长，双目明亮，黑黑的剪过的胡子下面，一张宽阔的富于情感的嘴巴。这就是一个人，多奇怪！不管布兰哥温先生以为他自己是什么，在现实的他面前都显得毫无意义。伯基可以看到的只是一个奇怪的不可解释、不成型的组合体，情感、欲望、压抑、传统和机械思想的简单组合，那么无条理、不和谐地堆积成这个优柔寡断、面色红润、快五十岁的男人，和二十岁时一样，他不成熟，没造就，他不是个父亲，他有了有血肉之躯的儿女，却没有把思想传给他们，这种思想不是从任何祖先那里得来，而是从无知世界中得来，一个孩子要么是个神奇的孩子，要么就是没有

造就成型。

“天气不像前几天那么差了。”布兰哥温等了一会儿说。两个人之间没有丝毫的联系。”

“是的，”伯基说，“两天前是满月。”

“噢，那么你是相信月亮能影响天气了。”

“不，我不这样认为，我对此知道的不多。”

“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月亮和天气可能一起变化，但月亮的变化却不会导致天气的变化。”

“是这样吗？”伯基问，“我没听说过。”

一阵停顿后，伯基说，

“我妨碍您了吗？我其实是来看欧秀拉的。她在家吗？”“我想她不在，我相信她去了图书馆，我去看看。”

伯基可以听到他在餐厅里询问。

“是的，”他回来说，“但不会太久的，你有话对她说？”伯基用冷静、清澈的目光看着对面的男人。

“事实上，”他说，“我是想让她嫁给我的。”

这位老人棕黄色的眼睛里有一道光闪了一下。

“噢——？”他看着伯基问，在伯基那冷静、执著的注视下，又垂下眼去，“那么，她在等您吗？”

“不。”伯基说。

“没有？——我从来不知道会有这种事发生。”布兰哥温先生尴尬地笑了。

伯基回视他，自言自语道，“我不明白为什么称之为‘发生’”于是他大声说。

“不，它是来得很突然”这时，他想起了他和欧秀拉的关系，又补充道，“但，我不知道——”

“很突然，不是吗？——嗯！”布兰哥温说着有些困惑和气愤。“从一方面说是，”伯基回答道，“但从另一方面讲又不是。”一阵沉默之后，布兰哥温开口道，

“那么，她自己也高兴？”

“噢，是的。”伯基平静地说。

布兰哥温雄壮的声音中有了一丝颤抖，他回答说，“尽管我不想让她如此的匆匆忙忙，但我也不能等到太迟的时候后悔。”

“噢，不会太迟的。”伯基说，“就这事而言。”

“你这话什么意思？”她父亲问。

“如果一个人后悔结了婚，那么这婚姻就算完了。”伯基说。“你这样认为？”

“是的！”

“哎，也许，那只是你的看法。”

伯基沉默着，自己想到：“也许是这样，布兰哥温，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才需要一番解释。”

“我猜想，”布兰哥温说，“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吗？她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她吗？”伯基暗自思量，想起了他少年时代的行为“是只母猫。”

“我知道她在怎样的环境中长大吗？”他重复问了一句。他似乎在故意激怒布兰哥温先生。

“那么，”他说，“她拥有一个女孩子应有的一切——只要是我们可能的和能够给她的。”

“我相信是这样。”伯基说完停了好一会儿，布兰哥温变得越来越怒不可遏，仅仅是伯基的存在就会使他不由得感到生气。“我想看到她后悔。”他用一种有力的声音说。

“为什么？”伯基说。

这个简单的字眼顿时像一颗子弹在布兰哥温先生的脑袋里炸开了。

“为什么？我不信任你的那些新思想、新做法——像个青蛙似地在海松树脂中跳进跳出，我根本不会喜欢这些做法。”伯基用凝视的无表情的眼睛看着他。这两个男人之间的矛盾正在升级。

“是吗？但我的做法和思维都是新型的吗？”伯基问。“难道不是？”布兰哥温先生站起来，“我并不是单单指你一个人。”他说，我的孩子们是在言行都要以宗教为准的教育中长大的，像我所受的教育一样，我不希望看到他们脱离这些。”接着是一阵危险的沉默。

“还有超越哪些？”伯基问。

那位父亲犹豫了，他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哦？你是什么意思？我想说的只是，我的女儿——”他陷入了沉默，一种无可奈何征服了他，他知道他在一定程度上有离谱。“当然，”伯基说，“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也不想影响任何人。欧秀拉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又一阵沉默，双方彼此都缺乏了解。伯基觉得很乏味。她的父亲不是个思想有条理、首尾一致的人，他只是古老传说的传音筒。年轻人把月光停留在老年人身上，布兰哥温抬起头来，他看见伯基在看他，他的脸上满是不可抑制的气愤、耻辱和强烈的自卑感。

“信仰是一个问题，”他说，“但我宁愿看到我女儿明天死去，也不愿看到她们对第一个来对她们吹口哨的男人唯命是从。”一种奇怪、痛苦的神情出现在伯基眼中。

“就为此？”他说，“我只知道更有可能的是我听命于一个女人，而不是她对我唯命是从。”

又是一阵停顿，那父亲有些困惑了。

“我知道，”他说，“她会自己找快乐的——她常常那样做，我已经为她们尽了力，但那不顶用，她们学会了自娱自乐，如果可能，她们只会除了使自己高兴外，没有别人，但她要考虑她的母亲，还有我呀——”

布兰哥温在想着他自己的心思。

“我对你这样讲吧，我宁愿埋葬她们，也不愿看到她们堕落，就像现在所看到的那种放荡，我宁愿埋葬了她们。”

“说得很对，但是，你看，”伯基慢慢地说道，他十分疲惫，对这个又重新绕回来的话题感到厌倦。“她们既不会给你机会，也不会给我机会去埋葬她们的，因为她们不是被埋葬的对象。”布兰哥温看着他，忽然有些恼火。

“伯基先生，”他说，“我现在不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是，我也不知

道你想得到些什么，但是我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我要尽力照顾她们，那是我的事。”

伯基突然紧皱起眉头，眼睛中显出嘲弄的神色，但身子一动不动。又是一阵子的沉默。

“对于你要娶欧秀拉，我没有反对意见。” 布兰哥温沉默了很久开口说，“这和我没什么关系，她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有我没我都是一个样。”

伯基转过身，向窗外望去，任凭他的意识没有边际地活动，这种谈话到底有什么用处？这样持续下去不会有什么希望。他要坐在那儿直到欧秀拉回来，然后把他想说的话给她讲，然后再走。他不想和她的父亲有什么矛盾冲突，这完全没有必要。他没有必要惹起麻烦冲突。

两个人完全沉默地坐在那儿。伯基几乎忘掉了他是在哪儿。他来这儿是为了向欧秀拉求婚的，那么他就需要等下去，亲口去问问她。对于她可能说的，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他并不去想它。他到这儿来是要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他所记得的唯一的事情。这所房子对他来讲没有任何意义，可是现在，好像一切的一切都是命里注定。他所能看见的只有一件东西，没有其它别的，这时，他和别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问题只有留着让命运和机缘去解决。

终于，他听到了大门的响声。他们看见她走上台阶，夹着一摞书，她的脸色容光焕发，而又若有所思。那种恍惚的神色就说明她并没有注意到现在的情况惹得她父亲很烦恼。她能耐惊人，脸上带有自己所特有的光彩，把现实拒之于门外，在这种光彩中，她好像沐浴了阳光似的光彩照人。

他们听见她走到餐厅里，把她腋下的那一堆书扔在桌子上。“那本《姑娘必读》给我带回来了吗？” 罗莎琳嚷道。“是的，我带来了，但是我忘记了哪本是你想要的。”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的，” 罗莎琳很恼火地叫道，“你要能找对了才怪呢！”

接着他们又听到她们在低声说些什么。

“在哪儿？” 欧秀拉问道。

她的妹妹的声音还是很低。

布莱哥温把门打开，用很响亮的声音说，“欧秀拉！” 她马上就进来了，头上还戴着帽子。

“啊！你好！” 她看见了伯基就喊道，好像是吃了一惊，脸上的神情十分迷惑。他知道，她是知道他在这儿的。因此也奇怪于她的表情。她脸上的神情带着特殊的奇异，容光焕发，仿佛她自己拥有一个光明的完整的世界，而她与现实世界却毫不相容。“我打断你们的谈话了吗？” 她问。

“没有。只不过是沉默打破了吗？” 伯基说。

“哦。” 欧秀拉十分含糊地回答说，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气。他们的在场对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她的心不在这儿，没有注意到他们这种很微妙的轻侮总是让她父亲十分生气。“伯基先生是来找你的，不是来找我的。” 父亲说。“哦，是吗？” 她含糊地嚷道，仿佛这件事与她无关。后来，她定了一下神儿，转向他，脸上神采飞扬，但是仍然装模作样地说，“有什么事很重要吗？”

“我希望是这样。”他讥讽地回答。

“一切迹象表明，他是向你求婚。”父亲说道。

“哦。”欧秀拉说。

“噢。”她父亲嘲弄地学着她的声调说道，“你没有什么别的说了吗？”

她缩了一下，仿佛是被侮辱了一样。

“你来真是向我求婚的？”她问伯基，好像这是在开玩笑。“是的，”他说，“我想我来是向你求婚的。”他好不容易才害羞地说完最后两个字。

“是吗？”她喊道，微露出兴奋的神色。他是为这件事来的，她也感到开心。

“是的，”他回答，“我希望——我希望你能同意嫁给我。”她看着他。他们眼睛里闪着十分混杂的光彩，既想得到她的什么东西，又不想得到。她耸了一下肩，似乎她要暴露在他的眼光之下，似乎这对她讲是一种痛苦。她的脸色暗了下来，阴云笼罩在灵魂之上。她转过身去，她被从自己的光明世界中赶出来，她害怕和别人接触，在这时，和别人接触对她来讲几乎是有所强求了。

“是的。”她含糊地说，神情中流露出疑惑和心不在焉。伯基的心突然收缩了一下，十分痛苦，这一切对于她来讲没有什么。他又做错了。她融自己于自我陶醉的世界之中。对她来讲，他和他的希望只不过是个偶然而已，是强加于她身上的东西。这让她的父亲十分生气，他不能容忍她的这种态度。

“好，你说什么？”他嚷道。

她缩了一下，眼光落在父亲的身上，有些惊恐地说：

“我什么都没说，不是吗？”好像她害怕她会说了什么约束自己的话。

“没说，”她父亲说，十分生气的样子。“你没必要显出像个白痴一样，你有自己的头脑，对吧？”

她充满敌意地向后退，拉开了距离。

“我有自己的头脑，这是什么意思？”她十分懊恼、充满敌意地说。

“你听到了是怎么问你的，是不是？”他父亲吼道。

“为什么我应该回答。”

听到这粗暴的顶撞，父亲气得脸色发青，但什么都没说。“是的，”伯基接过话，要缓和一下气氛，“不必要现在回答，你愿意在什么时候回答都可以。”

她眼中闪着强烈的目光。

“我为什么要说些什么？”她嚷道，“你做这件事完全是你的问题，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你们为什么要欺负我？”

“欺负你？欺负你？”他的父亲嚷着，怒不可遏，“欺负你，可惜不能强迫你有理智有礼貌。欺负你，你需要说话负责，你这头倔强的畜牲！”

她站在客厅的中间进退两难，她的脸上略微闪着光，带了点很凶的样子，她决定进行防卫。伯基抬起头来看她，他也特别生气。

“但是没有人欺负你。”他用一种十分柔和但危险的声音说。“哦，”

她嚷道，“你们俩都想逼我做出回答。”

“这是你的幻觉。”他讥讽地说。

“幻觉，”他父亲说，“一个固执的傻瓜，她就是这个样。”伯基站起身说，“不管怎样，我们暂且不谈这事。”他没等别人回答，便走出了屋子。

“你这个傻瓜——这个傻瓜！”他的声音冲她大喊，充满了刻薄。她离开了房间，上了楼，还一边哼着歌，但她心中却极为烦躁，就好像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战斗。她从窗口看到伯基顺着大路走过去。他是多么恼怒地走出去。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他。他太荒唐了。但她又有些害怕他。她好像是从某种险境中逃离了出来似的。

她父亲坐在楼下觉得十分羞愧、沮丧却又无能为力，在和欧秀拉进行了这个莫名其名的争吵之后，似乎所有的魔鬼都缠到了他身上。他恨她，好像他是专门存在来恨她的，他的心和地狱一样。但是他走开了，想要逃避开自己。他知道自己一定会很绝望地屈服。

欧秀拉紧绷着脸，她决定和他们所有的人作对抗，她向内收缩着，使自己变得坚固如宝石，她进行着自我完善。她既聪明伶俐，自由自在，又无懈可击；有欢乐陪伴，十分镇定。父亲必须学会视而不见她那高兴而又漫不经心的神情，否则，他真会变疯。即使在她满怀敌意时，她脸上的神情也会是悠然自得的。她现在继续保持这个样子，呆上几天，似乎是很自然的坦率。她把身边的所有事情都忘光了。但对那些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她却反应迅速灵敏。哈呀，男人如果想靠近她，可是不太好过的。父亲非常后悔生养了她。他必须学会对她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她却十分沉稳地处于这种对抗状态之中。在和人抵抗的时候是那样的精神焕发，那么明净纯洁，这倒使人们产生了怀疑，让人厌恶。只有她那既十分清楚却又让人反感的声音显露出一些她的真实态度。古德兰是唯一能和她沟通心曲的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姐妹俩显得格外亲密，好像长了一只脑袋。她们感到彼此达成了一种默契，一种超越一切的，强烈而又鲜明的默契，能够互相理解。在一段时间里，两个女儿亲近之极，而且特别高兴又满不在乎。她们的父亲则似乎快要濒临死亡，好像肉体已经毁灭。他十分烦躁，都快疯狂了，想静一下都不能。女儿们仿佛在故意要毁灭他，而他却没有能力与她们对抗。他现在被迫呼吸死亡的空气。他在心中诅咒她们，唯一希望的就是让她们离开。

她们两个依然风采飘扬，把女性天生的美丽全都显示了出来。她们亲密无间，无话不说，互诉衷肠，一点都不隐瞒，甚至连心中那些不好的想法也都互相倾吐。她们都互相用知识来充实自己，从各自的智慧之中互取精美、完善的知识。她们的知识也恰巧能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真是不可思议。

欧秀拉把追求她的男子都当成儿子一样来看待，可怜他们的渴望，又佩服他们的勇气。她就像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儿子一样，既对他们不甚理解，又从他们新奇的举动中得到喜悦。但是古德兰认为，男人是另一个营地的人，她对他们既害怕又轻视，可对他们的行为又过分崇拜。

“当然，”她轻松地说，“伯基身上有一种活力是不寻常的，他身上有一股特别旺盛的生命之泉，他对待事物的方式也令人惊叹。但是生

活是多彩的，可他对很多东西一点都不懂，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有着它们的存在，或者，他对它们不屑一顾。可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那些东西是不可缺少的。在某些方面，他不是很聪明，他对一些小事考虑得太认真。”

“没错。”欧秀拉说，“他太能说教，他简直就是个牧师。”

“正是个牧师，他听不进别人说的话——他根本不听别人的，他自己的声音是那么大。”

“对，啊，他总是压过你的声音。”

“他总是压过你的声音。”古德兰重复地说，“只不过就是凭着他的蛮力，当然，那是没有用的，没有人会被暴力说服，这只会让别人没法和他说话——我认为，和他生活在一起就更加没有可能了。”

“你觉得没人能和他一起生活吗？”欧秀拉问。

“我认为那样生活太枯燥，太让人疲倦，一个人总会被他的声音压倒下去，没有任何选择，一切得用他的方式，他完全控制你，他不能允许有什么意见和他不一样，到那时，他的头脑因为没有了自我批评就会变成榆木疙瘩，不，我认为根本不可能和他一起生活。”

“是的，”欧秀拉含糊地赞许着，她只是一半地同意着古德兰的看法，“让人讨厌的是，”她说，“几乎没有一个男人在和他相处半个月以后，还能让人容忍他。”

“真是太可悲了，”古德兰说，“但，伯基——他有些过于自信了，他绝对不会让你干你想干的。这一点对他来讲可是绝对正确。”“是啊！”欧秀拉说，“你必须去顺从他的意志。”“对极了。还有比这更加可怕的吗？”这显然是正确的，欧秀拉却从内心深处十分反感而不愿接受。

她内心十分激烈地冲突、动荡着。心中又酸又苦，十分烦乱。接着她心中产生了一种对古德兰的反感。她把生活讲得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么丑陋，也没有任何希望。其实，即使伯基真的像古德兰所讲的那样，他身上也还是另外有一些实在的东西存在的。但古德兰想在他下面划上两条横杠，如同一笔旧帐一样一笔勾销。好像他被估了价，付了钱，入了帐一样，就这么了结了。这完全是在说谎，古德兰这种结论，用一句话就可以给一个人，事物下定论、打发掉的做法，绝对是不可相信的。欧秀拉开始对妹妹产生了反感。

一天她们沿着小路散步。她看见一只知更鸟坐在一丛灌木顶的枝条上鸣叫。两人便停下脚步望它。古德兰脸上出现了一种嘲讽的笑意。

“它是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吧？”古德兰笑着问。

“可不是嘛，”欧秀拉嚷道，带有一种讽刺和不高兴，“它不就是一位空中的小劳埃·乔治吗？”

“是啊！多棒的比喻，空中的劳埃·乔治。”古德兰高兴地叫道。

后来，一连好几天，在欧秀拉的眼中，小鸟坚持不懈、固执己见，像一个强壮而矮小的人，站在讲坛上不惜一切，声嘶力竭地扯着嗓子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

但是，即使就是这，也引起了她的反感。几只黄色的响鸭忽然出现在她眼前的小路上。它们的模样看上去那么古怪，一点人性都没有，像是黄色的连枷倒勾，很奇怪地在空中穿过。她禁不住地自言自语说，“叫它们是小劳埃·乔治毕竟是很唐突，其实，我并不了解它们，对于我们

来说，它们是未知的，是未知的力量。如果把它们当作人那就太荒唐了，它们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如果把动物拟人化，那有多么愚蠢啊！古德兰真是不知羞，看不起，拿自己去衡量别的一切，而把其它的一切降低到人类的标准。鲁伯特说的是对的，人类很让人厌烦，竟用自己的形象来描绘宇宙。感谢上帝，宇宙没有人类的属性。”她认为把小鸟比作是小劳埃·乔治毫无疑问是一种亵渎，实际上是扼杀一切生命。对知更鸟来讲，这是在撒谎，是一种诽谤。而她自己也是这样比喻过，但她为自己开脱道：那是受了古德兰的影响。

于是她疏远了古德兰。开始反对她一贯坚持的意见。在精神上又转向伯基。自从他求婚没有成功以来，她就一直没有见到他，因为她不愿让他提出一些需要她接受的问题，所以她也不想见到他。她明白他要她嫁给他意味着什么，模模糊糊地知道，但她没有讲出来。她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爱、哪一种屈服。但她不能够确定这就是她所需要的那一种爱。她并不肯定她所要的就是各自孤立的结合。她需要一种不可言喻的亲密。她想完全地占有他，最终地占有他。啊，那心心相印，亲密无间，想把他一口吞下——啊，就好像喝生命之水一样。她私下里发誓，她愿意像梅瑞迪斯在一首诗中所描绘的那个样子，那种让人作呕的方式，用胸脯来温暖他的脚心。但有一个条件，他，这个她的爱人，必须毫不保留地完全爱她。但她隐约知道，他不会毫无保留地去爱她。他根本不信在这个世界上有毫无保留的自我奉献。他也公开这样讲过。这可以是他的挑战。她已经作好了准备，要得到他，不惜任何代价。因为她相信，在世上有一种对爱的绝对服从，她相信爱是远远超越于个人的，而他却觉得个人比爱情更重要、比一切人际关系都重要。在他以为，一个光明的灵魂只是承认爱情是灵魂自身的存在条件之一，也是它自身保持平衡的条件之一。但是，她认为爱就是一切，男人必须完全服从于她，而作为回报呢？她愿意卑躬屈膝地给他做女仆——无论他自己是否愿意。

第二十章 格斗

伯基求婚失败以后，他气急败坏地离开了贝德欧弗。他感到自己像个傻瓜，整个事情好像个闹剧。但那一点也没有给他很多麻烦。让他生气、感到受愚弄的是，欧秀拉总是喊，“你为什么要威胁我？”并且显出一种十分得意而不经意的样子。他直接来到肖特兰兹。看到吉拉尔德在书房里站在那儿，背对着火炉一动不动。干完了想干的活，现在已经没事情可做了。吉拉尔德觉得十分空虚。虽然，他可以驾车出去，可以进城，但他没有心情开车出去，也没有心情进城去，也没有心情去访问瑟尔比一家，他感到十分懒惰。他在那儿呆着一动不动，就好像没有动力的机器。

对于吉拉尔德来说，这是特别痛苦的。因为他从来也不清楚什么叫疲倦，总是一点都不停地干啊干，从来也不会不知道干什么。现在，慢慢地所有的一切都在心里停止不干了，任何别的事都不愿干了。他心中的某个东西已经死去了。他现在无法对任何建议做出什么反应，他思忖着，寻找着尽量能把自己从虚无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办法，好来解除这种来自空虚的压力。只有三件事可以让他有欲望，让他生活下去，一是喝酒、吸毒，二是伯基的安慰，三是女人。此时，没有人和他一起共饮、也没有女人，而且他知道伯基已经出外了，因此，无事可干，只有在这里忍受着空虚。

当他看到伯基时，他的脸忽然露出了光彩，露出了迷人的微笑。

“啊，天、鲁伯特！”他说，“我刚刚做出结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有个好的伙伴而不致寂寞更为重要了。”

他抬起头看着对方。他眼中的微笑让人吃惊，这是一种纯粹的欣慰的光彩，他的脸却是苍白的，甚至有些憔悴。“我觉得你是指中意的女人吧？”伯基挖苦地说。

“当然了。作为选择，当然是选择女人。如果得不到，换个有趣的男人也可以。”他笑着说。伯基靠着火坐下。

“你一直在干什么？”他问。

“我？什么也没干！刚才我感觉不太好。什么事都放在一边，我既不能工作，也不能玩、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年老的一个标志。”“你是指你感到厌烦了吗？”

“厌烦，我不知道，我不能很专心，我觉得魔鬼就在我身上，要么就要快死了。”

伯基抬起眼朝上盯着他的眼睛。

“你应该试着摔东西。”他说。

吉拉尔德笑了。

“可能。”他说，“只要有值得摔的东西就可以。”“太对了！”伯基说，语气十分柔和。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感到了彼此的存在。

“一个人必须等待。”伯基说。

“噢，天，等待！我们要等待些什么？”

“有一个老约翰尼说过，对付厌倦有三种办法，睡觉、喝酒、旅游。”

“都没有用的。”吉拉尔德说，“在睡觉时你会做梦，在喝酒时你会诅咒，旅游的时候，你会对行李员叫嚷。不，工作和爱情才是两种办

法，你不工作时就应该恋爱。”

“就像那样吧。”伯基说。

“给我个目标呢，”吉拉尔德说，“爱的可能性太多了，反而就不可以选择了。”

“是吗？那然后呢？”

“那就去死。”吉拉尔德说。

“你是应该去死的。”伯基说。

“我可看不出为什么。”吉拉尔德回答。他从口袋里把手抽出来，去拿烟。他的精神比较紧张，有些神经质。他用灯点着了烟，身体向前，悠然地抽起烟了。虽然他独自一人，但还是穿得十分整齐，好像平常去参加晚宴一样。

“除了这两个办法之外，还有第三个办法。”伯基说，“工作、爱情，还有打架。你忘了打架这一条。”

“我是忘了。”吉拉尔德说，“你会拳击吗？”

“不，我想不会。”伯基说。

“啊！”吉拉尔德抬起头，慢慢地往空中吐烟圈。

“为什么？”伯基说。

“没什么，我想咱们可以打上一架呢。可能你说的对，我需要摔点什么东西，这倒是个好建议。”

“所以你认为也可以打我两下子？”伯基问。

“你，噢——也许吧——！当然是用一种友好的方式。”“太好了！”伯基有些尖刻地说。

吉拉尔德靠着壁炉坐在那儿，他俯视伯基。他的眼中闪着恐惧，就好像雄性的马眼，眼中充着血。过度紧张，还经常恐惧地回头张望。

“我觉得，如果我不注意自己，我会干出些愚蠢的事情。”他说。

“为什么不做呢？”伯基冷冷地说。

吉拉尔德很不耐烦地听着，继续低头看着伯基，就像要从他身上寻找些什么。

“我曾经学过日本式摔跤。”伯基说，“当时我在海德堡曾和一个日本人住在同一个屋子里。他教我些日本式摔跤，不过，我可不太行。”

“你学过！”吉拉尔德大声说道，“这可是件我所从未见过、从未做过的事，你指的是柔道吧，我想。”

“是的，但我并不擅长这个——它们并没使我感到太大兴趣。”“你不感兴趣，我可有兴趣。开始是怎么样的？”

“如果你想看，我会尽力表演给你看。”伯基说。

“真的吗？”在吉拉尔德绷紧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古怪的笑容，他说，“我很想看看。”“那么我们就来玩玩柔道吧，只不过你那浆硬的衬衣不适合玩这个。”

“那么我就脱掉它，好好地玩。稍等一下。”他按铃把管家叫了出来。

“拿两块三明治和一瓶苏打水。”他对这个男人讲，“今晚，别来打扰我，也别让别人来打扰我。”

管家走了。吉拉尔德转向伯基，眼中闪着光彩。

“你以前和那个日本人摔过跤吗？”他说，“你们脱光衣服吗？”

“有的时候。”

“是吗？那他的水平怎么样？”

“我不是裁判。我认为他很棒，他动作很快，爆发力也极强，主要的一个问题是，那些日本人，他们的身体当中好像有一股很奇怪的力量，他们的握力不像人的握力——像是水蛭一样——”吉拉尔德点点头。

“我应该想象到他们就是这样。”他说，“看着他们就让人产生厌恶。”

“既让人厌恶又吸引人。他们在还没有发功时，面色苍白、让人讨厌，一旦他们激动起来，就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一种奇特的生物电——象鳝鱼一样。”

“嗯——是啊——很有可能。”

管家把盘子端过来，放在桌子上。

“别再进来了。”吉拉尔德说。

门关上了。

“那好吧。”吉拉尔德说，“我们脱掉衣服，就开始吧，还是先喝一杯？”

“我，我不想要。”

“我也不想喝。”

吉拉尔德把门插上了。挪开了家具，房间很宽敞，铺着地毯。接着他很快脱掉了衣服，等着伯基。伯基的皮肤很白，身体很单薄。走到他跟前，伯基的身体显得不像人的身体，倒更像是看不见的鬼的身影。虽然吉拉尔德对于他的存在很清楚，但并没有真正地看到他，而吉拉尔德本人则明显易见地像一个纯粹的最终的材料。

“现在开始。”伯基说，“我要给你见识见识我所学到的东西、我记住的东西。你让我这么抓着你——”然后，他的手几乎抱住了吉拉尔德赤裸的身体。一会儿，他已经把吉拉尔德抱起来了，放在一边膝盖上、头冲地。他放开手后，吉拉尔德跳了起来，两眼发亮。

“太好了！”他说，“再来一遍。”

接着两个人就开始打起架来。他们一点都不一样，伯基高高瘦瘦，骨架细小匀称。吉拉尔德却要重得多，厚实得多，他四肢发达，肌肉健壮，体型优美。他站在那儿，似乎将自己身体的重量很好地移放在地面上。而伯基自己则好像把重量放在了腰部。吉拉尔德浑身是劲，但显得有点机械。他爆发力很强，让人难以抵抗。而伯基的力量是不可测的。他的身体灵活、飘逸，虽然还没碰到对方，但会突然地把对方抓住、透过皮肤的表层，直抓到吉拉尔德的内在之处。

他们停下来，讨论一下方法。然后他练习擒拿、相互摸索适合各自的节奏，而达到了肉体上的互相理解。接着他们再进行一场格斗，他们几乎使自己的雪白的身体非常紧密地挤靠在一起，仿佛是想融为一体。伯基有一种巨大而又微妙的力量，会用一种不可捉摸的力量压迫对手，像符咒一样地压在对手身上。过了一会儿，吉拉尔德会用白晃晃的、重量级的叫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很快地使自己挣脱出来。

于是两个男人就挤靠一起，摔着跤，身体越靠越紧。两个人的身体都十分洁白而清晰。但是吉拉尔德身上接触的部位发红发亮，而伯基身上却一直保持着白皙紧张。他似乎通过了吉拉尔德强壮庞大的身体，把

自己的身子和吉拉尔德的身子合为一体，想暗暗地征服它。他似乎有一种先见，像一种十分机敏的巫术，能够掌握吉拉尔德肌肉的每一个动作，将它转换，让它反过来对吉拉尔德的四肢和身体上起作用。似乎伯基的整个肉体的智慧都施加到了吉拉尔德身上，就好像他那优秀的提炼过的能量进入了这个更加完美的肉体上，像是一种神奇力量撒下了一张大网，通过肌肉进到了吉拉尔德肉体的内部。

他们就这样动作迅猛地摔扭着，很有兴致，全神贯注，最终达到了一种没有意识的忘我的境地，两个白色的人体紧紧缠在一起。在书房十分暗淡的光线下，几只手脚非常奇怪地扭在一起，就象是章鱼的触手。一团白色的肉体在由发黄的旧书组成的四壁之间滚打着，时不时传来急的呼吸声，或者好象叹气的声音，然后就是听到铺有很厚的地毯的地板上的不断的碰撞声，还有肌肉从别人控制中挣脱出来的声音。白色的肉体互相扭在一起，无声地扭着，看不见人头，只是看到十分紧张快速的四肢、白净结实的后背。两个身体缠在一起，随着搏斗的变化，吉拉尔德头发光亮但散乱的头会露出来一会儿。伯基那棕色的十分模糊的脑袋也会偶尔抬起，眼睛睁得很大，十分可怕，可是什么也看不见。

终于，吉拉尔德仰躺在地毯上，精疲力尽。他胸脯起伏，在喘粗气，同时伯基跪在他身旁，身体压在他身上，几乎没有知觉。伯基更加力竭，也急促地喘着粗气，几乎不能呼吸了。地面似乎是斜的、摇晃着，头脑中一片黑暗。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没有意识地俯身对着吉拉尔德，而吉拉尔德却没有注意到。然后，他的意识恢复了一半，意识到只有世界在古怪地倾斜着、滑动着，一切一切都滑向黑暗之中，而他也在没有休止地向遥远的地方滑动，滑动。

他又恢复了知觉，突然听到一阵很急的敲门声，会有什么事发生了？在屋子里回荡的像大锤子的敲击声是怎么一回事？他不知道。接着，他慢慢地明白了。那是他的心在咚咚地跳，但那又有些不太可能。声音是来自外面的，不，是他身体内部发出的、是他的心脏发出的。心脏绷得紧紧的，有着那么重的负担。接着，便有了一阵阵的疼痛。他想知道吉拉尔德是否听到了。他不知道自己是站着，还是躺着，还是摔倒了。

当他意识到自己倒在了吉拉尔德身上的时候，他觉得十分奇怪又很惊讶。于是他坐了起来，用手撑着。等心跳慢慢平静下来，疼痛减轻了一些。但这伤害太大了，把他的知觉又夺走了。而吉拉尔德的知觉比伯基还要模糊。他们俩昏昏沉沉地等待着，不知在这种没有意识的状态中过了多久。

“当然，”吉拉尔德喘着大气说，“我并没有必要对你太粗鲁——我需要控制——我的力量——”

伯基听到他的话，好像自己的灵魂已不在身体内部，站在自己的身后听着。他的肉体处于一种力量耗竭而产生的朦胧状态。他精神恍惚地听着。他的肉体作不出任何回答，只有他自己知道心在慢慢地平静。现在，他的精神和肉体分离，精神在肉体之外来感知事物。在肉体内部只有血液在无知无觉地流动。“我本来可以摔倒——用武力——”吉拉尔德气喘嘘嘘地说，“不过，你可把我打得够受。”

“是的，”伯基说，从喉咙底下强压出点儿话，“你比我好得多——你可以把我打倒，很容易地。”

然后他又放松下来，心脏又在剧烈地跳动着，血液在奔流。“这很让我吃惊。”吉拉尔德又喘粗气地说，“你居然力气那么大，简直不可想象。”

“就那么一阵子。”伯基说。

他仍旧那么听着，好像自己的灵魂也在不远的地方听着。不过，他的灵魂在往前靠。体内奔流的血液在平静下去，让他的理智慢慢地恢复。他意识到了自己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对方的身上，他吓了一跳，因为他以为自己已把身体缩了回来。他振作起精神，坐起来。但是他的意识仍然恍惚，很不清楚。他伸出手想把自己稳定下来。他的手碰到了那只放在地上的手。吉拉尔德的手十分暖和，突然间握住了伯基的手。他们俩个精疲力尽，呼吸都不均匀。一只手紧紧地握着另一只手。伯基反应十分灵敏，很快也握住了吉拉尔德的另一只手。吉拉尔德只是突然地握了一下对方的手。

不过，正常的意识在慢慢地恢复，好像潮水一样慢慢地回来。伯基差不多能够比较自然地呼吸了。吉拉尔德的手慢慢地抽回来。伯基大脑昏沉，他慢慢站起来，走向桌子。他倒了一杯苏打威士忌。吉拉尔德也走过来喝了一杯。“是真的打了一架，是吧？”伯基眼睛模糊地望着吉拉尔德说。“天啊，是真的，”吉拉尔德说。他看着另外一个人单薄的身躯，又加了一句，“对你来讲，这太过了是吧？”

“不，人应该摔打摔打，让身体互相摔扭，这会令人更加理智。”
“你这样想！”

“是的，你呢？”

“是这样。”吉拉尔德说。

在他们的回答之间有一段长长的沉默。刚才的摔跤对他们的意义十分深刻，同时还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我们在思想上精神上都十分亲密，所以在肉体上也应多少有所亲密，这样就更加亲密了。”

“是的。”吉拉尔德说。他高兴地笑了，又说，“对我来说，可是摔得够呛。”他很麻利地伸出胳膊。

“是啊，”伯基说，“我不知道人为什么总要为自己辩解。”“不知道。”

两个男人开始穿衣服。

“我认为你很美。”伯基对吉拉尔德说，“那是很让人欣赏的，人应该欣赏主所给予的东西。”

“你觉得我美——你指是什么？肉体？”吉拉尔德问，眼中闪着光。

“是的，你有一种北方人的美，好像在雪上所折射的光……还很匀称，体型很优美，是的，那就是让人欣赏的，我们应该欣赏一切事物。”

吉拉尔德的喉中发出了笑声说：

“当然，那只是看待问题的一种方式。我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好多了。这样看当然对我有好处，这是你所想要的‘兄弟深情’吗？”“或许是吧，你认为这有用吗？”

“不知道。”吉拉尔德笑着说。

“无论如何，人会感到更加自由，更加坦诚——那是我们所向往的。”

“当然。”吉拉尔德说。他们到了火炉旁边。手中拿着大玻璃瓶和玻璃杯。

“上床以前我总是吃一点东西。”吉拉尔德说，“这样睡得好一点儿。”

“我不会睡得那么好。”伯基说。

“不会？你那个吗？我们可不一样。我要穿睡衣去了。”伯基一个人呆着，望着炉火。他的思想到了欧秀拉身上，她好像又回到了他的意识中。吉拉尔德走下楼来，身上穿着一件宽条纹的厚绸衣服，底色是绿的、带有黑条，很有光彩。

“你真好看。”伯基看着吉拉尔德的长睡衣说。

“这是布哈拉的土耳其长睡衣。”吉拉尔德说，“我很喜欢它。”

“我也喜欢。”

伯基沉默地想着，吉拉尔德对衣饰过分讲究、太奢华了。他穿丝的袜子、丝的内衣，裤子的背带也是丝的，衬衫用做工考究的饰纽。让人不可理解。这是他们俩之间一个不同的地方。伯基从来对仪表不太在意，不刻意去修饰。

“当然，”吉拉尔德也像是在思忖一样地说道，“你真是不可思议，你的力气竟然是那么大，别人想象不到，实在让人惊讶。”伯基大笑起来。他正在看着吉拉尔德优美的身体穿着那富丽的长袍，显得十分白净、雅致。他想着他们俩之间的差异，可能就像是男人和女人相差的那么远，当然，这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而此刻真正占据伯基身心的是欧秀拉这个女人。吉拉尔德开始变得暗淡，慢慢消失了。

“你知道吗？”他突然说，“我今晚去找过欧秀拉·布兰哥温，向她求婚。”

他看到了吉拉尔德脸上疑惑的神色。

“求过婚了？”

“是的，几乎是很正式的——先向他父亲说，这是应该的——虽然那是碰巧——那可并不是闹着玩的。”

吉拉尔德只是很疑惑地看着他，好像并没有领会其中的意思。”

“你不是指你已经一本正经地去见过她父亲、让他答应你们的婚事了吧？”

“是的，”伯基说，“我已经对他说了。”

“天！那你事先对她讲过了吗？”

“没有，只字未提。我是忽然想到，就去她那儿向她求婚，刚好她不在，而她的父亲在那儿——于是我就先请求他了。”“请求他让你娶她女儿？”吉拉尔德概括说。

“是的，就是这样。”

“但你却没有对她说过？”

“没有，后来她才回来，于是，我就向她说了。”

“当面说的？那么她怎么回答？你订婚了吗？”

“没有——她只是说她不想被迫作出回答。”

“她说什么？”

“她说她不愿在别人的威胁下做出回答。”

“‘她不愿在别人的威胁下做出回答’？为什么？他说这个是什么

意思？”

伯基耸耸肩，“说不上来。”他回答，“我猜是她在那个时候不愿被别人打扰吧？”

“但这是吗？那你怎么办？”

“我从她家出来，就来这儿了。”

“你直接就到这儿了？”

“是的。”

吉拉尔德瞪着大眼，露出了惊喜的神情，他都不能相信。“不过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完全真的。”

“是么？”

他向后一仰，靠在椅子背上，心中感到又高兴又有趣。“啊，太好了。”他说，“所以你来这儿和你的好天使摔跤了？是吗？”

“是吗？”伯基说。

“嗯，看起来是这样的。你不正是这么干的吗？”

伯基不明白吉拉尔德话中的意思。“然后该怎么办？”吉拉尔德问，“这么说，你准备把这事公开化了？”

“我想是的。我曾发誓让他们见鬼去吧，但我又觉得应该过一段时间再向她求婚。”

吉拉尔德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也就是你十分喜欢她啦？”他说。

“我想——我爱她。”伯基说，脸上的神色十分坚定。吉拉尔德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神采，就像这件事发生了来特意让他高兴的一样。后来，他脸上的神情变得比较严肃，慢慢地点了点头。

“你知道，”他说，“我总是很相信爱情——真正的爱情，可是现在去哪儿才能找到呢？”

“不知道。”伯基说。

“十分罕见。”吉拉尔德说。停了一会儿，“我就从没有体验过——从没有体验过我应该称为爱情的东西。我追求几个女人——其中几个我很喜欢，但我从未感受到爱情。我认为，我对任何女人的爱都比不上我对你的爱——那不是爱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明白，我敢肯定，你从来没爱上过一个女人。”“你觉得是吗？你认为我会爱上一个女人吗？你明白我的意思？”他用手按着胸，紧握着拳头，好像是在掏着什么东西，“我的意思是——是——我说不出那是什么，但我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呢？”伯基问。

“你看，我没办法用语言表达出来。无论如何，我指某种持久的东西，某种永远不变的东西。”

他的眼睛发着亮光，他显得很迷惑。

“你觉得我会从女人那儿体验到这种感觉吗？”他很焦急地问。伯基看着他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他说“我说不上来。”

吉拉尔德一直在高度集中着精力，好像在等着决定他命运的东西。现在他朝后一下子靠在椅背上。

“不。”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和你不一样。”伯基说，“我不能告诉你你的生活。”“不能。”吉拉尔德说，“我也不能。可我告诉你——现在我开始怀疑了。”

“怀疑你会爱上个女人？”

“嗯——是的——那个你把它称为爱情的东西。”

“你怀疑了？”

“是的——我开始怀疑了。”

沉默了好一会儿。

“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伯基说，“不可能只有一条生活道路。”

“是的，我也这么想，他注意，我不在乎爱会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并不在乎是什么样——只要我不感到——”他停了一下，想表达出自己的意思——脸上却有一种很迷惘的神情——“只要我体验到我已生活过——我就不在乎了——但我想体验那种——”“希望得到满足的滋味？”伯基接着他说下去。

“嗯，可能是吧。满足的感觉。我用的词和你的一样。”“都是一样的。”

第二十一章 门槛

古德兰离家到了伦敦，和一个朋友一起举行了一次小型画展，又到处转了一阵子，为离开贝德欧弗做准备。无论怎样，她都不会去自由自在地漫游了。她收到了威妮弗雷德·克瑞奇的一封信，还带有她的习作。

“父亲去了伦敦，去检查身体，这使他很累。他们说你必须得好好休息，所以他差不多都在床上呆着。他给我买了一只上了彩釉的陶瓷鸚鵡，那是德累斯顿的产品，还有一个在耕地的人，两只老鼠爬在烟囱上，也都是上了彩釉的，两只老鼠是哥本哈根产的，它们是最好的，但是老鼠的色彩不够亮，要不然的话，可就太好了。它们的尾巴又长又细。那些陶制品每一个都是光彩照人，几乎和玻璃一样，当然那是因为上了釉。但我并不喜欢釉。吉拉尔德最喜欢那个在耕地的人。他穿着的裤子给划破了，还赶着一头牛，我看啊是个德国农民，它整个都是由灰白色组成。白色的衬衣，灰色的裤子，但是特别干净光亮。伯基先生最喜欢那个女孩，她站在客厅里的山楂花下，有只小羊羔在她旁边，女孩的裙子上画有黄色的水仙花，他那个够傻的。因为小羊羔不是真的，而且她也是傻乎乎的。

“亲爱的布兰哥温小姐，你会很快回来吗？这儿的人都很想念你。在信里我附了一张父亲坐在床上的画。他说希望你不会不要我们。哦，亲爱的布兰哥温小姐，我相信你是不会那样做的。回来吧，画画雪貂，它们可是世界上最可爱、最高尚的宝贝，我们可以用冬青木来雕刻他们，用绿叶子做为背景，哦，让我们一起来干吧，因为，它们是最美丽的。”

“父亲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画室。吉拉尔德说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把马厩改成一个不错的画室，只需要开几扇窗户在屋顶的斜面上就可以了，非常简单。那样你就可以呆在这儿整天地工作了。我们还可以住在画室里，像是两个真正的艺术家，就像大门里的那幅画上的人，手里拿着仿佛长把平底锅一样的东西，在墙上到处都挂上画。我真渴望自由，渴望过一种艺术家那样的自由生活。因为他完全生活在自己创作的世界之中……。”

古德兰从信中看到了这家人的主要愿望，吉拉尔德想让她附属于肖特兰兹，他把威妮弗雷德当作是借口。这位父亲只是为了他的孩子着想，他把古德兰看成是他女儿的救星。古德兰很佩服他敏锐的判断力，而且那个那个孩子又真是不同寻常。古德兰觉得特别满足，假如她能有个画室，她真想在肖特兰兹住下去。她已经很讨厌中学生活。她希望得到自由。如果能够给她提供一个画室，她可以自由自在地继续着自己的工作，就可以很平静地等待事物的变化。她对威妮弗雷德的确比较感兴趣，很愿意来了解这个女孩子。

古德兰回到肖兰兹那天，节日气氛十分浓，那全是因为威妮弗雷德的原因。

“你应该做一束花好在布兰哥温小姐到时献给她。”吉拉尔德笑着对他妹妹说。

“啊，不可以。”威妮弗雷德说，“那可太傻了！”

“根本不傻，那是很吸引人的一种平常的礼节。”

“噢，那太傻了，”威妮弗雷德反对说。话语中显出她那个年龄的

姑娘所特有的羞怯。但这倒不是个坏主意，她倒很想按照他说的去做。她一会儿跑到温室，一会儿又跑到暖房，十分急切地看着花茎上的花。她看得时间越长，她就越想得到一束花、越被心里想象的礼仪所着迷。她变得十分羞涩，而且有些不安，几乎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她无法把这一想法从她脑子里逐散，仿佛有种东西在激励着她，但是她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做。接着，她又一次下意识地走向玻璃，看到那一盆盆盛开的玫瑰花，少女一般的仙客来和一簇簇白色的爬山虎，真是太美了。噢，它们真是太美了，啊它们那如同仙境中的姿态！假如她有这样一束花、在明天把它献给古德兰那该多好啊！她的激动的心情和犹豫不决，几乎让她病倒了。

最终，她悄悄地溜到了她爸爸身边。

“爸爸——”她说。

“什么事，亲爱的？”

她想说，却又收回去了，眼泪几乎要流出来。父亲看着她，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柔情，一种十分强烈的爱把他的心都弄碎了。“你想对我说什么？亲爱的？”

“爸爸，”她眼中又露出了一丝笑意，“布兰哥温小姐来的时候，我想送她一束花，那是不是有些傻？”

病着的父亲望着女儿明亮而又善解人意的眼睛，心中燃着爱的火焰。

“不，亲爱的，那一点都不傻，人们迎接女王就用这种方式。”在威妮弗雷德看来，这并不能让她十分放心。她有点怀疑，女王本身就是一副傻相。但她还是特别想体会一下这种有浪漫色彩的场面。

“那么，我可以这样做？”她问。

“给布兰哥温小姐一束花？当然了，宝贝。告诉威尔逊，我说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孩子微微笑了一下，不自禁地，因为想到了自己明天的迎接方式。

“但是我明天才给呢。”她说。

“那就明天吧，小宝贝，亲我一下——”

威妮弗雷德默默地吻了吻生病的父亲，然后十分轻快地走出房间。她又到温室和暖房转了一圈。用一种傲慢专横而简明的方式通知花匠她所想要的花，告诉他她想选哪些。

“你想要这些花来做什么用？”威尔逊问。

“我想要它们。”她说她希望佣人不要问什么问题。

“你已经说过好几遍了，但你要它们要做什么用？是装饰？还是送人？还是干些什么别的用？”

“我要拿它们来做礼物。”

“作礼物！谁要来——波特兰公爵夫人？”“不是。”

“啊，不是她——嗯，如果你把提到的花都扎到一块儿，就会成为一个少有的花展。”

“对，我就是需要一个少有的花展。”

“是吗？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第二天早晨，威妮弗雷德穿一身白色的天鹅绒礼服，手里握着一束十分鲜艳的花朵，在教室里焦急地等着。她的眼睛始终盯着车道。这天

上午，天上下着雨。在她的鼻子周围温室中培植的花朵散发着一种奇特的芬芳。对她来讲，那束花似乎是一座小火堆，她心中也燃起了一种十分新奇的火焰。这种淡淡的浪漫的气氛，让她觉得很激动。

终于她看到古德兰来了。她跑下楼去告诉父亲和吉拉尔德。他们一边笑着她那焦急而又郑重的样子，一边跟在她后面走进了大厅。男仆赶紧到门口去接过古德兰的雨伞、雨衣，欢迎的人们都停下脚步，等着客人先进门厅。

由于下雨，古德兰的脸很红，头发被吹成了一缕缕很蓬松的卷发，好像一朵在雨中盛开的花，花蕊清晰，好像射出一道道阳光。吉拉尔德看到她是那么美，那么深不可测，不自主地在精神上缩了一下。她身着一件淡蓝色的外套，脚上穿着深红色的长筒袜。

威妮弗雷德默默地走向她，神色奇怪而庄严。

“我们真高兴您能回来，”她说，“这是给您的鲜花。”她向古德兰献上花束。

“给我的？”古德兰说。她有那么一会儿给呆住了。然后一道红晕泛上她的脸颊，好像在那一刻被喜悦的火花照花了眼。之后，她抬起那双有些奇怪而又燃烧着的眼睛看了看这位父亲，然后又看了看吉拉尔德。吉拉尔德的心又缩了一下，好像不能忍受她辛辣的没有掩饰的目光。他难以忍受她所流露出来的神情，他扭过脸去，但却觉得无法躲避她。他的身体在她的注视下扭曲着。古德兰把脸埋在了花簇里。

“多美啊！”她低沉的声音从花束中传来。但她突然迸发出感情，弯下腰，吻了一下威妮弗雷德。

克瑞奇先生走向前，伸出一只手来。

“我还担心你想离开我们呢。”他开玩笑地说。

古德兰仰望着他，那容光焕发的脸上露出了淘气的难以形容的表情。

“是吗？”她回答，“不，我不想呆在伦敦。”

她的话暗指她很高兴回到肖特兰兹来。她的语调热情，还有点安慰的意味。

“那好哇。”父亲微笑着说，“你看，在我们这儿，你有多受欢迎哩。”

古德兰只是动着她那热情、羞涩的黑色大眼睛。她不自觉地陶醉于自己的力量。

“看起来你好像带着胜利的果实回来了。”克瑞奇拉着她的手继续说道。

“不，”她变得奇怪地说，“我来这儿之前可真没干什么事。”“噢，好了，好了，我们可不想听这些谦虚的话了。吉拉尔德，我们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她的文章，是不是？”

“你干得确实不错。”吉拉尔德握了握她的手说，“画卖掉了吗？”

“没卖完。”她说，“卖得不多。”

“那也够可以。”他说。

她不太明白他话的意思。但这种接待方式让她心情很好。她被这种为她专门举行的略带点恭维意思的欢迎仪式而陶醉。“威妮弗雷德，”父亲说，“拿双鞋给布兰哥温小姐换上。你最好快点换一下。”

古德兰出去，手里还拿那束花。

“真是了不得的姑娘。”她出去了以后，父亲对吉拉尔德说。“是的。”吉拉尔德简明地回答说，就好像他不想听这个评论。克瑞奇先生想让古德兰陪他坐半个小时。他经常脸色很糟糕。很没有精神，元气都耗尽了。他一旦有了精神，他希望能让别人知道他还是以前的那个他、身心十分健康，正若北斗，虽然并不属于外面的世界，但在他健旺的生活中仍处于最佳状态。古德兰在他的身边，让他有理由有这种想法。他如果跟她在一起，就会觉得十分精神，精力也十分充沛。自由自在地度过宝贵的半小时，好像比以前过得还快。

她去他那儿时，他正支撑在书房里，脸色十分黄、目光暗淡，像是没有了视力。他下巴上的胡子显得灰白。仿佛是从一个尸体的腊黄的肉体中长出来的一样。但他周围的气氛却生机勃勃，十分活泼、欢快。古德兰也让自己置身其中。在她看来，他只是个平常人，只是他那可怕的长相不知不觉地在她心灵中留下了可怕的印象。她明白，虽然他看起来很开心。但他的眼中却露出掩盖不住的空洞，那只是死人的眼睛。

“啊，这是布兰哥温小姐吧，”男仆通报她进来的时候，他突然精神好起来，对男仆说，“托马斯，替布兰哥温小姐摆把椅子在这儿——对，就这儿。”他高兴地看着她那柔嫩清新的脸。它让他想到了生命，“啊，来杯雪梨酒吧，再来一小片蛋糕，托马斯……”

“不了，不了，谢谢。”古德兰说。就在她说的同时，她的心忽然沉了下去。这个病人看起来会被她的拒绝推到死亡的边上。她应该顺从地而不违背他的意思。顿时，她的脸上露出了有点淘气的笑容。

“我不太喜欢雪梨酒，”她说，“但是对其它的什么酒我都差不多喜欢。”

病人立刻抓住了这根救命的稻草。

“不喜欢雪梨酒！不喜欢，来点别的！别的什么？托马斯，还有什么酒？”

“葡萄牙红葡萄酒——库拉索酒——”

“我要库拉索酒——”古德兰很信赖地看着病人说。“当然，那么，托马斯，就来杯库拉索酒——再要点蛋糕还是饼干？”

“饼干。”古德兰说。她什么都不想要，但她很明智。“好的。”他一直等到小酒杯和饼干在她面前摆好，他才心满意足。“你已经听说这个计划了吗？”他说，有点激动。“把马厩改成威妮弗雷德的画室？”

“还没呢！”古德兰故作惊讶地叫道。

“哦……我还以为威妮在信中跟你说了呢。”

“哦，是说过——当然，但我想那可能只是她自己的一个小想法。”古德兰宽容地让人不可捉摸地笑了笑。病人也笑了，情绪很不错。

“噢，那不是她自己的主意，是一个真正的计划，在马厩的屋顶下有一个很好的房间——有斜坡式的椽木，我们准备把它改成画室。”

“太好了。”古德兰叫了起来，特别激动。她一想到椽木，就为之心动。

“你觉得那还可以吗？好，就这样做吧。”

“那可就让威妮弗雷德高兴坏了。当然啦，她需要认认真真地干，那就是她所要的。一个人总需要一个自己的工作室，要不然永远成不了

专职人员！”

“是吗？是的，当然，我希望你和威妮弗雷德共同享用那个画室。”

“真谢谢您了。”

古德兰已经早知道了这些，但必须显出惊喜、感激、羞怯的样子。

“当然了，我最希望的是，你能放弃你在中学的工作，充分地利用起这个画室，在那儿工作——时间多少，都按你自己喜欢的来。”

他用黑暗空洞的眼睛看着古德兰，她好像充满感激地回视他。即将死去的人用语居然这样完整流畅，就好像回声一样从他快死的口中传来。

“对于你的报酬——教育委员会给你多少，我就给你多少，千万不要不好意思，我可不想让你有所损失。”

“噢，”古德兰说，“只要能在画室中工作，我就能有足够的钱，真的。”

“好。”他说，特别高兴自己在做施恩者。“一切都会很好地安排的。你不介意在这儿打发日子吧。”

“如果能在画室中工作，”古德兰说，“我没有别的要求。”

“真的吗？”

他感到十分高兴。但他已经很累了。她看得出他已隐约感到了死亡的痛苦。他那暗淡空虚的眼光中会露出这种痛苦的折磨，死亡的过程还没有结束。她轻轻地站起身说：

“可能您要睡了，我得去找找威妮弗雷德。”

她走了出去，告诉护士她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儿。一天过一天，病人的细胞在不断减少，死亡的过程越来越接近尾声，接近连结人成为一个整体的最后一个结合点。但是这一点还比较牢固，不太容易解散，垂死者的意志还愿不屈服。也许他已死了大部分，但所剩的那一点依然如前一样在最后的崩溃到来之前，凭意志把自己聚集成一个整体，不让他溃散。但是，能由他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小，最终会缩成一点而消失。

要坚持着活下去，他就需要和人们保持联系，每一根救命的稻草都不可以放过。威妮弗雷德、管家、护士、古德兰，这些人都是他生命的最后源泉。父亲在场时，吉拉尔德总是神情十分紧张，除了威妮弗雷德，家里别的孩子都一样，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他们看着父亲，所看见的只有死亡。仿佛某种潜意识的憎恶抓住了他们的心，他们看不见父亲那张熟悉的脸，听不见父亲那熟悉的声音，看见、听见的只是死亡，对死亡的憎恶给他们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在父亲面前，吉拉尔德简直不可呼吸，他必须马上出去。所以，在儿子在场时，父亲也无法忍受。那会使将死的人的灵魂感到厌烦。

画室基本已准备好，古德兰和威妮弗雷德搬了进去。她们俩对房间的布局和齐全的设备十分满意，现在她们几乎不用进大房子了。她们俩在画室里用餐，在那儿平安地住着。大房子已经变得越发可怕。两个穿白衣的护士悄没声地四处走动，好像是死神的使者。父亲还是抱病卧床。在屋子里，兄弟姐妹、孩子们都压底声音来来去去。

威妮弗雷德是经常去看望父亲的一个。每天早晨，吃过早餐，她都要去父亲的房间，那个时候，他在靠着床梳洗。她总是要和他呆上半个小时。

“爸爸，你好点了吗？”她总是这么问。

而他总是回答：

“是的，我想我好一点了，宝贝。”她十分疼爱他，保护似地用两只手握住他的手。他感到是那么温暖亲切。

午饭时，像是一个规矩，她又跑了进来，告诉他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而到了晚上，拉上窗帘以后，他的房间十分温暖舒服。她就很长时间地陪他。古德兰回家了，威妮弗雷在房子里很孤单，她就最喜欢跟父亲呆在一起。他们有时认真谈话，有时闲聊。他总显得很有精力，像是他来回走那样。于是以孩子的一种十分敏感的本能，威妮弗雷德尽量不说那些让他痛苦的事，装着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她下意识地不去注意父亲的病，而显得快乐高兴。但是在内心，她和一般成人一样明白而且可能会更加明白。

父亲和她在一起时也装出没有什么问题的样子。但她走了以后，他就又恢复了旧态，痛苦地忍受肉体的折磨。但也有高兴的时候，虽然随着气力的衰竭，他的注意力也越来越弱。护士不得已会赶威妮弗雷德走，以免他太疲倦。

他从不承认自己即将要死去。他知道是那样，他明白末日快来了。不过，他甚至对自己都不承认。他憎恨这个事实，恨得厉害，他不能忍受死亡把自己征服了。他有着坚强的意志，对他来说，死亡是不存在的。不过，有时，他很想大声喊叫、哀号、哭诉。他本想对吉拉尔德诉说，好吓一吓儿子。吉拉尔德本能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就躺入了自己的小天地里，这种活不了死不成的样子是他最厌烦的。人死，就死得干脆些，像罗马人一样。人死时应该跟活着时一样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父亲的这种死，好像有一条大蟒蛇紧紧地缠住，使他颤抖。大蟒蛇缠着父亲，而儿子似乎已被卷入进去。他一直在抵挡着，从某种奇特的意义上说，他是父亲的中心力量。即将死去的人最后一次要求见古德兰时，脸色是死白的，但是他必须要见什么人，在他神志还算清醒时，他必须和活人的世界保持一点联系，不然就不得不接受现实。幸运的是，约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是神志不清，眼睛昏花。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模糊地回忆往事，可算是对以前生活的再次的经历。但在很多时候，直到最后的时刻，他心里都很明白现在发生的是件什么事，他很清楚死神已降临在他身上，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会求救于外来的帮助，不管是谁的帮助，因为他很明白他正在经受的死亡是超出一般死亡的，是不能忍受，他不会去承认它。

古德兰被他的容貌给惊住了，还有他那暗淡无光而又不屈不挠的眼睛。

“嗯，”他用十分微弱的声音说，“你和威妮弗雷德过得挺好吧？”

“噢，很好。”古德兰回答说。

在谈话中出现了一阵短暂却如死一般的沉寂，仿佛在病人的脑中呈现的想法是些垂死的混乱中飘浮不定、不可捉摸的稻草。“画室合适吗？”他说。

“好极了，再没有比那更漂亮更完美的了。”古德兰说。她等待着他的另一个问题。

“你认为威妮弗雷德有没有雕塑的天赋？”

真是奇怪，他的话是那么空洞，没有任何意义。

“我肯定她有天赋。有那么一天，她会有所成就的。”“啊，那她的生命就不会完全地虚渡过去了。你觉得呢？”古德兰觉得十分惊讶。

“当然不会。”她轻柔地嚷道。

“好，好。”

古德兰又在等他开腔。

“你发现了生活愉快、很值得活下去吧？”他问。脸上露出一股很可怜的微笑。古德兰却有些不忍看。

“是的，”她微笑着——她会见机撒谎的——“我相信我会过得很愉快。”“好的，快乐的性格是很难得的。”

古德兰笑了一下，尽管她的内心已感到烦腻，人非要这样死？一面让生命被迫而逝，一面还要谈笑自如。至到最后的时刻？难道就没有别的方式？人非要经历种种的恐怖，表现出了十分坚韧的意志，一直到意志战胜了恐怖吗？人必须得这样，这是唯一的方式。她极为赞许要死的人的自制能力和镇静。但她对死亡深恶痛绝。让她高兴的是，日常世界是完美的，没有必要不着边际地去想别的事。

“你在这儿很好吧？——有什么还需要我们做的？——在你那方面没有什么不满意吗？”

“只有一点：您对我太好了！”古德兰说。

“啊，问题还是在你这儿，”他说。他感到了一点得意，因为这话表明，他依然是那样强壮、那样有力量。但是物极必反，他的胸口开始有一种恶心的感觉。

古德兰走开了，到了威妮弗雷德身边。法国女教师已经辞职而去了。古德兰在肖特兰兹呆了很长时间。另外又有一位家庭教师，接着给威妮弗雷德上课。但是她不住在这儿，她还要回学校去上课。

一天，古德兰准备和威妮弗雷德、吉拉尔德还有伯基开车进城。天特别黑，还下着大雨。威妮弗雷德和古德兰已经收拾好，在门口等着。威妮弗雷德十分沉静，但古德兰没有察觉到。突然，威妮弗雷德很冷漠地说：

“布兰哥温小姐，你认为我父亲会死吗？”

古德兰吃了一惊。

“不知道。”她回答。

“你真的不知道？”

“没有人敢肯定。当然，他有可能会死的。”

孩子慢慢地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她问：

“但你觉得他会死吗？”

这好像课堂上的提问，一个劲地追问着，要逼迫成年人来回答似的。孩子眼睛瞪得大大的，那神情很有些胜利的感觉，就好像是个魔鬼。

“我认为他会死吗？”古德兰重复，“是的，我这样认为。”但是威妮弗雷德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她。

“他病得很厉害。”古德兰说。

威妮弗雷德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疑虑重重的样子。“我可不相信他会死。”孩子坚持说，有些讥讽的味道，然后她走到了街上。古德兰看着她孤独的背影，她的心猛缩了一下。威妮弗雷德正在很认真地玩着

水。完全跟什么都没说过一样。“我已造了一个堤坝。”她的话穿过潮湿的空气传来。吉拉尔德从后面的门厅来到门口。

“她不愿相信也好。”他说。

古德兰看了他一眼，两人的目光相遇一起，互相交换了理解而又讥讽的眼神。

“也好。”古德兰说。

他又看了看她，在她的眼中似乎有一股燃烧的火焰。“既然罗马肯定要被烧掉，为什么不在烈火前跳舞呢？你说？”他说。

她吃了一惊。但是她振作起来回答说，“啊，当然了，跳舞要比衰号好。”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他们心中都感觉到了一种很强的愿望，那就是要求摆脱约束，抛开一切，痛痛快快无拘无束玩一次。古德兰心中涌起了一股很奇怪的激情。她感到自己很强壮，感到她的手是那么有力，好像她可以劈开这个世界。她回忆起了古代罗马人的放荡，她的情绪变得高涨起来。她明白自己需要这个——或者什么类似的东西：假如心中被压抑着的东西一旦开了头，是多么惬意啊，她很需要它。她有些颤抖，因为有个男人就站在她的身后。她内心涌上的欲念被这人男人所牵动。她和他一同分享这种不可表达的狂热。有那么一段时间，她脑中就会有这种想法。到后来变得特别清楚完整，到后来，她就把这个念头排除脑外说道：

“我们最好跟威妮去大门口仆人房间吧——我们可以在那儿上车。”

“好吧。”他答应着，和她一起走过去。

他们看见威妮弗雷德在仆人的房间里欣赏着一窝纯种的小白狗。小女孩抬起头，斜视着古德兰和吉拉尔德，眼里露出一一种非常难看的视而不见的眼光。她不想见他们。

“看！”她叫道，“三条刚刚出世的小狗。马歇尔说，这条小狗最纯。特别可爱，是吗？但不像它母亲那么优秀。”她转过身去摸着她身边的白色优种猛犬，它局促不安地站着。

“我最亲爱的克瑞奇夫人，”她说，“你就像降临在人间的天使一般，天使——天使——你难道不觉得她是美好得足以上天堂的吗？古德兰？他们会去天堂，是吧？而且特别是我亲爱的克瑞奇夫人。马歇尔太太！”

“哎，威妮弗雷德小姐。”那个妇人边答应边来到了门口。“噢，如果这个小狗长得很完美的话，请一定叫它威妮弗雷德夫人。告诉马歇尔，叫它威妮弗雷德夫人！”

“我会告诉他的——但我恐怕那是一条雄狗。”

“啊，那可不行，”汽车声从门外传进来。“鲁伯特来了。”孩子跑向大门口。

伯基开着他的车在大门口停了下来。

“我们准备好了。”威妮弗雷德喊道，“我想坐在前面和你在一起，引擎会温暖我的手脚。”

伯基把她扶上车，让古德兰和吉拉尔德坐在一起。

“鲁伯特。有什么新闻吗？”吉拉尔德在车开上小道时说。“新闻！”

鲁伯特叫道。

“是的。”吉拉尔德看着坐在他旁边的古德兰。他眯着眼睛笑着说：

“我想知道我是否应该祝贺他，但我没法从他口中得到确切消息。”

古德兰的脸变得很红。

“祝贺他什么？”她问。

“他终于向我说了有关订婚的消息。”

古德兰的脸色变成了深红色。

“你指的是和欧秀拉？”她有些挑战性地问：

“是，是那儿回事吧？”

“我想还没有决定下来。”古德兰冷漠地说。

“是么鲁伯特，还没有什么进展吗？”

“哪方面？婚姻方面吗？没有。”

“那是怎么回事？”古德兰喊。

伯基很快地回头看了一眼，眼中冒着怒火。

“为什么？”他反问，“古德兰你怎么看的？”

“哼！”她嚷道。既然他们开了头，她也就不客气了。“我认为她不太想订婚。她是只小鸟，喜欢树林。”古德兰的嗓子特别清脆。这就让鲁伯特想起她父亲的嗓音，十分有力而洪亮。“那我呢？”伯基说。他的脸上露出玩世不恭又很坚定的神色。“我需要有种保证，有着约束力。对于爱，我并不怎么很急切，尤其是没有约束的爱。”

他们都感到很有趣。为什么要公开宣布这一点？吉拉尔德沉默了好一阵子，似乎暗地里感到很有意思。

“爱情还不能让你感到满足吗？”他喊着。

“不够。”伯基喊道。

“啊，那可是自以为清高。”吉拉尔德说。这时候汽车正路过一条很泥的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吉拉尔德转向古德兰问。

他的这种做法似乎暗示出他们俩之间有层亲密的关系。这差不多是一种公开的侮辱，让古德兰更加生气。在她看来，吉拉尔德是在故意侮辱她，故意侵犯她的隐私。

“是什么？”她说，用很尖锐的声音喊道，“别问我——我对最终的婚姻甚至比这低一些的婚姻都一点不懂。”

“只是很变通的没有保障的婚姻！”吉拉尔德回答，“只不过就是这样——到处都一样，我对婚姻以及最终的程度一点都不懂，这些就像一只大蜜蜂在鲁伯特的帽子里大声地叫着。”“好极了！但那只是他的问题。他所需要的不是女人本身，而是让自己的理想得到满足。把这投入到现实中去，那就不怎么行得通了。”

“行不通！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女人身上寻找女人，就像是一头在门口的公牛。然后他略有所悟，你觉得爱情是一张入场券是吗？”“当然，只要有效——只是没办法让它永远都有效。”古德兰尖锐的声音压过了他的声音。

“结婚与否，最终的或暂时的，或者反正是逢场作戏而已……找到什么样的爱，就要什么样的爱吧。”

“你喜欢或是不喜欢。”她重复说，“婚姻是个社会的安排，我是

这样认为，这和爱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她，她似乎感到他在毫无顾忌地吻着自己。这使她的脸涨红起来，但心里却十分坚定。

“你觉得鲁伯特是不是有点晕了头。”吉拉尔德问。

她眼中闪烁的目光露出了赞许。

“对于女人来说，是这样的。”她说，“我认为，世界上确有终生热恋的事……或许吧，但是这和婚姻没有关系，如果两个人相爱，祝愿他们幸福，假如不相爱，哎，那就分手。”“是的，”吉拉尔德说，“这正是我认为是的。鲁伯特怎么样？”“我猜不出来——也没有别的人知道。他好似认为，如果结婚的话，就可以通过婚姻到另外一个天堂，或是别的什么地方——根本没有办法搞清。”

“没错。可谁需要另一个天堂？事实上，鲁伯特特别希望安全——把自己绑在杆子上。”

“是的，在我看来，他在这方面又错了。”古德兰说，“我相信，情妇要比妻子更加忠诚——只因为她是她自己的主人，不——他说她相信一个男人和妻子比别的性质的组合更好——但是好在哪儿，并没有什么解释。夫妇俩可以互相了解，无论善良的一面，还是邪恶的一面，特别是后者，夫妇俩都十分了解，可以一起越过天堂、地狱——到达——消失在那里了——什么地方也达不到。”“他说可以进伊甸园。”吉拉尔德笑着说。

古德兰耸了耸肩膀，“我带你入天堂。”她用法语说。“可别是伊斯兰教的天堂。”吉拉尔德说。伯基一动不动地坐着，开着车，对他们所讲的没有任何感觉。古德兰就坐在他身后，她在对他的分析中得到某种讥讽的快乐。

“他说，”她加了一句，用讥讽的神情说，“在婚姻中可以找到永恒的平衡。如果你接受这种结合，而又想保持种独立，别试着融为一体。”

“这引不起我的兴趣。”吉拉尔德说。

“是这样。”古德兰说。

“我相信爱。真正纵情地去爱，需要的是去做。”

“我也这样觉得。”她说。

“鲁伯特也一样——”他总是突然在喊。

“不，”古德兰说，“他不会把自己献给别人，你对他不能肯定，问题就在这儿，我认为。”

“可他想结婚！结婚，还想进……”

“伊甸园！”古德兰讥讽地说。

伯基开着车，心中感到恐惧，仿佛有人想砍断他的脖子。但他无所谓地耸了耸肩。天开始下雨了。他把车停住了，跳下车，拉起了车篷。

第二十二章 女人与女人

他们进了城，留下吉拉尔德一人在火车站，古德兰和威妮弗雷德要去和伯基一起喝茶。伯基曾约了欧秀拉来喝茶。但是，到了下午，第一个出现的却是赫米奥恩。伯基还没有回来，所以她去了客厅，看看书、读读报纸，然后，弹了会儿钢琴。后来，欧秀拉来了，她有些吃惊，也有些不高兴看到赫米奥恩在这里。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赫米奥恩的音讯了。

“在这儿见到你，真是没想到。”她说。

“是的，”赫米奥恩说，“我一直远在艾克斯——”“噢，是休养吗？”

“是的。”

两个女人互相看着对方。欧秀拉一点都不喜欢赫米奥恩那种既严肃又看不起人的神情。她脸上很快有了一种如同马一样的愚昧无知的自尊表情。“她有着一张马脸。”欧秀拉心里暗暗说道，“好像马一样带着眼罩来回地张望。”的确，赫米奥恩就像月亮一样，仿佛只有一副面孔、而没有别的一面。她始终是在现存意识狭窄的世界里走动，而对她来讲，这就是世界的全部。她没有什么在黑暗中存在，就像月亮那样，她的另一半已经消失。且只剩下理智而没有情感。她不明白水草中的黄鼠狼那种自发的游动和奔跑是怎么一回事。她必须每时每刻地开动脑筋。对于赫米奥恩的片面性，欧秀拉不能忍受。她只感觉赫米奥恩冷漠而又超然，好像把她看得一钱不值。赫米奥恩沉思着、沉思着，一直思考得自己头昏脑胀、体力不支了，脸色也变得灰白。她费了好大的神力得出了一个并不能让人信服的结论。她很善于在别的女人面前——那些只是被她看作陪衬的女人面前，把费了很大神而得出的结论像珠宝一样地佩戴着。这种珠宝给了她无可争议的荣耀，让她处于一个高人一头的地位。在精神上，她对欧秀拉类的女人善于屈尊俯视，这种人在她眼里只是感情用事的一群人而已。可怜的赫米奥恩，这种让人痛心的自信居然成了她的拥有，竟然成为她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东西。在这个方面她必须自信，因为只有上帝知道，她在别的方面感到是那么孤单，那么的渺小。在精神生活中，她是最好的。她还想把自己融入大众之中，但是在她心灵的最深处隐藏着一股对于世俗世界的厌恶的情绪。她不相信自己什么都能做，她不相信有什么内心的生活，那是一种骗人的把戏，并不是真实的。她也不想信有什么精神世界，那是装腔作势。没有办法，她只有崇拜金钱、肉体和魔鬼。至少这些不是假的。她就像一个没有信仰的牧师咀嚼着陈旧教义，被迫去重复自己并不认为神圣的宗教。但是她走投无路，她就像一棵临死的树上的叶子，除了为了古老的信念而奋斗，为陈旧的信仰去奉献，像一个去传播被亵渎了的教义的圣洁牧师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古老的真理已经不合时宜。她是正在枯竭的古老的智慧之树上的一片叶子，因为即使她心灵深处被玩世不恭、愤世疾俗的情绪所占据，她对于古老的真理也还是十分忠贞的。

“我很高兴见到你。”她声音低沉地对欧秀拉说，好像是在诅咒。

“你和鲁伯特已成了很好的朋友了吧？”

“哦，是的。”欧秀拉说，“他总是在我身后转悠。”

赫米奥恩停顿了一下才又开口，她看得十分清楚，那个女人是在自吹，真庸俗！

“是吗？”她慢慢说，神情十分自若。“你们要结婚了吗？”

那问题问得那么平静，和缓，那么直率，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欧秀拉觉得十分惊讶，并且有点被她所吸引，那就像是恶作剧式的态度让她开心。赫米奥恩身上有种不掩饰的令人愉快的讽刺意味。

“嗯，”欧秀拉回答说，“我很想，但，我还没决定。”

赫米奥恩镇静地慢慢打量着她。她看出那又是在自我吹嘘。她可真羡慕欧秀拉那种没有意识的自信的口气，甚至有些羡慕她的那种庸俗。

“你为什么还没有决定呢？”她用她那唱歌的声调问。她或许，甚至觉得这种交谈的方式十分自在，“你并没有真心地爱上他？”听到她这番有些没礼貌的问题，欧秀拉的脸稍微一红。但她并不能随便生气。赫米奥恩却显得十分平静，头脑十分清醒。她那么清醒，真是够了不起的。

“他说，他需要的并不是爱。”她回答说。

“那么是什么呢？”赫米奥恩的声音十分平淡和缓。“他想让我跟她结婚，完全接受他。”

赫米奥恩沉默了一会儿。作一种沉思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欧秀拉。

“是么，”她终于没有任何表情地说。然后，她站起身来，“你不要什么？不要婚姻？”

“是的——我不要——并不是真不要结婚，我并不想像他坚持的那样顺从他，他想要我放弃我的一切——我认为我做不到。”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然后赫米奥恩才回答：

“如果你不愿意就算了。”又是一阵停顿。忽然一个奇怪的念头从赫米奥恩心里蹦出来。让她浑身发抖。啊，如果他要求她属于他，做他的奴仆那该多好啊！她心中充满了愿望，禁不住地打颤。

“你看，我不能……”

“确切一点说，到底是什么——”

两人一起开了口，又一起收住了。后来赫米奥恩认为自己有先发言的权利，便接着说下去，但露出疲倦的口气：“他让你服从他什么？”

“他说，他让我不动感情地去接受他，而且是最终地——我真不太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他想给自己身上那属于魔鬼的一半——并不是属于人的那一部分——找一个肉体上的伴侣，看他今天说这明天说那，——他总是很自相矛盾。”

“总想着自己，想着自己不喜欢的地方。”赫米奥恩悠然地说。“是的，”欧秀拉大声说，“就好像只有他自己值得高兴，而别人却是无关紧要的一样，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很快地，她又开始退缩。

“他坚持让我接受一些在他身上没有人知道的一些东西。”她接着说，“他要我把他当作——当作‘绝对’来接受——可我认为，他好象什么也不奉献。他并不是要真正的亲密——他不要——他拒绝了。他不想让人去思考，真的，他甚至不让我有感情——他憎恶感情。”

然后，又一阵子长时间的沉默。赫米奥恩心中感到十分痛苦。啊，他为什么不对她提这个要求呢？他迫使她去思考，迫使她去认识——然后又因为这个而厌弃她。

“他想让我不要自我。”欧秀拉接着说下去，“不许我有自己的任何特征。”

“那他为什么不和一个奴婢结婚？”赫米奥恩用她那唱歌似的柔和的声音说，“如果他是想要这个的话。”她脸上的表情既讽刺又开心。

“是的，”欧秀拉含糊地说，“毕竟，讨厌的是他并不想要一个女奴，不想要一个奴婢。”赫米奥恩倒有可能成为他的奴婢——她身上有一种想拜倒在男人面前的可怕的欲念——这需要是个她所崇拜的男人，把她也当成一个宝贝。可是他却不需要奴婢。他需要女人，需要从他那儿接受某种东西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因此，可以从他那儿得到最终的现实，最终的一种生活经验，最终的让人难以忍受的肉体生活的滋味。

假如她那样做了，他会承认她的存在吗？他会通过她的一切来承认她的存在吗？或者只是利用她做工具，用她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但又不承认她？这就是别的男人所经常做的。他们只想表现出自己不愿意承认她的存在，把她的一切变成虚无，就像赫米奥恩现在违背了自己女性的气质一样。赫米奥恩简直就像个男人，她只信一些男人的事情，她违背了自己身上女人的特点。而伯基呢？他会承认还是否认她呢？

“是的。”赫米奥恩说。两个女人都在各自的沉思中解脱出来。“那是个错误——我认为那会是个错误——”

“是和他结婚这事吗？”欧秀拉问。

“是的，”赫米奥恩慢慢地说，“我认为你需要的是一个有军人气派和坚强意志的男人——”赫米奥恩伸出她的手，很有力地攥起了拳头。“你应该找的是一个像古代英雄的男人——当他走向战场的时候，你需要站在他背后，你要看着他的力量，听着他的吼声——你要的是一个十分健壮的男人，有着坚强意志、充足的精力，但并不是十分敏感的男人……”停顿了一下，好像是阿波罗神的女预言家所做的宣言一样，接着这个女人又用狂热而疲乏的语调说，“你也看到了鲁伯特并不是那样的男人，他不是，他的身体并不很健康而是比较弱，他需要多加关心，他生性易变而且对自己没有信心——那就需要最大的耐心和理解来帮助他——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而且我是认为你没有那么大的耐心，你将不得不准备着受苦——很可悲的，我说不上来，你得付出多大的痛苦代价才能使他得到幸福。有时候他过得是极为丰富的精神生活——那么地神奇，随之，他又走到了另外的一个极端——我说不出我和他一起做过多少事——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我真是太了解他了，真是很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觉得我应当说出来，我认为如果你要和他结婚，那就是个极大的不幸——对你来讲，比对他更不幸。”赫米奥恩又陷入了沉思，“他是那么不定性，那么易变——他刚刚还是那么疲倦，可马上就又冲动起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他的冲动是怎么一个样子，我都无法告诉你那种冲动所带来的痛苦——今天他赞成我所喜欢的——不长时间以后，他变成了全力以赴地去攻击，他的态度总是十分不一，总是反复无常，总是从好变坏，从坏变好，没有什么事能比这更让人受不了的了——”

“是啊，”欧秀拉谦逊地说道，“你一定曾大受其害。”

赫米奥恩脸上露出了一种超然的光彩，她攥着手，像是受了神的启示。

“你必须甘心去承受痛苦——愿意时时刻刻，年年月月为他去承受痛苦——假如你准备帮助他，如果他准备认真地对待一切。”

“我可不愿意时时刻刻、年年月月地承受痛苦。”欧秀拉说，“我不想，我会感到特别羞愧的，我觉得，如果不高兴地去生活，就是一种堕落。”

赫米奥恩停着没说话，长时间地端详着她。

“是吗？”她最终开口。在她听来，这段话是欧秀拉和自己之间的观念差距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赫米奥恩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最大的现实便是痛苦。当然，她也有自己的幸福观念。“是的。”她说，“一个人应该幸福的。”可她没有意志把话说完。

“是啊，”赫米奥恩没有精神地说，“我所能感觉的是，至少，急急忙忙结婚将会是一个极大的灾难，简直是个大的灾难。你们不能不结婚而同居吗？在某个地方住在一起而不是结婚。我真的感到，婚姻对于你们俩是个致命的东西，我认为危害对你比对他更大些——我想到了他的健康。”

“当然了，”欧秀拉说，“我并不在意结婚——这对我并不是特别重要的——是他想结婚。”

“那只不过是他一时的想法。”赫米奥恩用她那疲乏的声音得出一个结论，带着一种只有年轻人才能知道的绝对的正确性。中间稍有停顿，后来，欧秀拉迟缓地开口，有种挑战的味道在里头。

“你认为我只是一个有生理作用的女人，是吗？”

“不，真的不。”赫米奥恩说，“不，真不是，但我认为，你很年轻，很有朝气——那只是年龄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经历的问题——也是个家族的问题。鲁伯特是个老派的人，他是在古老的家族中长大的——而你却是那么年轻，你属于年轻的没有生活经验的那一类人。”

“我是吗？”欧秀拉说，“可我认为，在某方面他特别幼稚。”“是的，可能——在很多方面很孩子气，但是——”

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欧秀拉心中充满了怨恨，又有些绝望。“那可不是真的”她心中对自己说、无言地对着情敌说，“那不是真的、那是你需要一个身体强壮总爱欺侮人的男人，并不是我需要。是你想要一个不敏感的男人，不是我想要。你根本就不了解鲁伯特，从没有真正地了解过他，尽管你们相处了那么长时间。你并没有给他一个女人的爱，你给了她的只是一个理想的爱，那就是他讨厌你的原因。对于这个，你还不知道。你只知道死的东西。每一人帮厨的女佣都会对他有所了解，而你却不知道，你所认识的其实只不过是僵死的东西，一点用处都没有。你是那么虚假不老实，你怎会知道些什么呢？你整天在谈论爱情，有什么益处呢？你是个一点都不真实的女妖怪，你既然不能相信，你怎么可能了解呢？你并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女人特点，那么你那点自负的肤浅的小聪明又有什么用处呢？

两个女人生气地坐在那儿，默默地对立着。赫米奥恩觉得自己受了伤害。自己所有的好心，全部的忠告，只换来了别人十分俗气的敌对情绪。但那个时候，欧秀拉还不能理解，永远也不可能理解。她怎么也不可能比那些易嫉妒和不可让人理会的普通女人好一些，这种女人富有女人情感、女性的魅力，只有一点儿女性的理解能力，但没有头脑。赫米

奥恩早已认定，如果一个人没有头脑话，和她讲道理也没有用处——对于无知的人，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至于鲁伯特——他现在对女性味十足、健康却自私的女人感兴趣——他只不过是为一时的兴趣——没有什么办法。这完全是种很傻的易变的表现。一阵很猛烈的动摇，最终就会因此而倒塌，他会粉碎而最终死亡，没有办法可以拯救他，这种动物的欲望和精神的真理之间相互作用激烈而没有目标，这将会在他的心中继续作用下去，一直到他被撕成两半，一直到在生活中一点意义没有地消失掉，这没有任何好处——在生命的最后舞台上，他也是没有秩序，没有头脑、缺少男子汉气派，不能够成为女人的目标。

她们俩就这么坐着，直到伯基回来，看到她们在一起，就感到了这其中的敌对气氛，一种激烈的不可克服的对抗。他咬了一下嘴唇，装出了一副十分坦诚的样子。

“你好，赫米奥恩，你又来了，感觉怎么样啊？”

“噢，好多了。你怎么样——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噢——我相信古德兰和威妮弗雷德·克瑞奇马上会来喝茶，至少，她们说她们要来，我们应该有一个茶会。欧秀拉你坐哪辆车来的？”

看到他要同时地安抚俩女人，实在太让人生气。两个女人都盯着他。赫米奥恩对他有着强烈的不满和恼怒，又为他感到遗憾。而欧秀拉却显得很不耐烦。他有点紧张，表面上却做出很快活的样子。无休止地进行着没有意思的对话。欧秀拉对于他闲聊的方式感到很惊讶和气愤。他是那么有经验，比得上基督教圣徒中的任何一个。她的态度马上变得僵硬起来。根本不屑于回答他的话。在她看来，一切都变得那么虚伪、卑鄙。而古德兰却还没有来。“我认为我得到佛罗伦萨过冬。”赫米奥恩最终说道。“是吗？”他回答说，“可是那儿会很冷。”

“是的。但我和帕拉斯特拉住在一块，会比较舒服些。”“你怎么去佛罗伦萨？”

“还没有决定。”赫米奥恩慢慢地说，然后，又慢慢地抬起头来，盯着他，“巴恩斯正在创办一所美术学校，奥兰德斯准备对意大利的国策作一系列的讲座……”

“都是些无聊的东西。”他说。

“不，我并不这样认为。”赫米奥恩说。

“那你欣赏的是哪个？”

“他们两个我都欣赏。巴恩斯具有开创精神，而我又对意大利感兴趣，她正在恢复着自己的民族意识。”

“那，我希望她所恢复的不是民族意识，”伯基说，“特别是这仅指一种工商意识的时候。我憎恶意大利，我恨意大利的狂妄的民族精神——我认为巴恩斯并不是个行家。”

赫米奥恩沉默了一会儿。一种敌意的状态。但是她毕竟又把伯基唤到了自己的身边。她的影响有多微妙啊，好像在专门刺激他发怒，一下子就让他的注意力完全到了她的身上。他此时是属于她的。

“不，”她说，“你错了。”这时一种紧张的感觉突然占据了她的。像是受了神喻的女预言家，他继续说道，“亚历山大给我写信说，这个国家的人民都充满激情，全部的年轻人、小伙子、姑娘们都是这个样——”她一直在用意大利语说。她一想到意大利，就会用意大利语来思考。

他稍微有些反感地听着她狂热地说着。

“即使是这样，我还是不喜欢这个国家。他们的爱国主义只是工业主义罢了——我憎恶工业主义和那种十分肤浅的嫉妒心理。”“我觉得，你错了——我认为，你错了——”赫米奥恩说，“我认为现代的意大利的激情纯粹是自发的、十分美好的，因为那是一种激情因为意大利——”

“你很清楚意大利吗？”欧秀拉问赫米奥恩。赫米奥恩并不喜欢像这样地被人打断，但她还是很温柔地说：

“是的，很清楚。我少年时代曾和我母亲在那儿住过几年，我母亲就是在佛罗伦萨去世的。”

“噢。”

接着一阵子沉默。欧秀拉感到很难受，伯基也觉得很难受，不过，赫米奥恩显得不太经意，很平静的一副样子。伯基脸色十分苍白，眼睛红红的，好像是在发烧，他神经有些过分紧张。欧秀拉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感到特别痛苦，仿佛头上套着很紧的枷锁。

伯基把铃敲响要茶。他们在等古德兰了。门开的时候，有一只小猫跟了进来。

“小猫，小猫，”赫米奥恩用她那缓慢做作而又唱歌似的声调叫道。小猫扭头看看她，然后用他的缓慢而稳健的脚步走到了她的身边。

“来，到这儿来。”赫米奥恩用意大利语说道，古怪的语调中带着安慰和保护，就好像她永远都是长辈，带着一种母性的忧越感，“来和姑妈说早安，还记得我，还记得我吗？——真不记得了，小家伙？真的不记得我了吗？真的？”她抚摸着它的头，动作很慢，带着讽刺的意味。

“它也懂意大利语？”欧秀拉说。她根本就不懂这种语言。

“是的，”赫米奥恩终于说道，“他的妈妈是只意大利猫，她是在佛罗伦萨的废纸篮中出生的，那是鲁伯特生日的早晨。猫便成了他的礼物。”

茶送进来了。伯基给她们倒茶。很奇怪，他和赫米奥恩的关系是那么亲密神圣。欧秀拉感到自己只是个旁观者。茶杯和古老的银器居然是联接赫米奥恩和伯基的东西。那好像属于一个很久远的年代，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同居，而欧秀拉还是一个外来人。在他们有过旧情的背景下，她就好似一个暴发户。她的习惯并不是他们的习惯、他们的标准不是她的标准，但是，他们的习惯和标准已经确立起来，他们已得到了时间的认可和支持。他和她在一起，赫米奥恩和伯基，是同属于旧的传统的人们，同属于一样的枯竭衰落了的文化。但她，欧秀拉则是个插入者。他们总是让她有着这样一种感觉。

赫米奥恩在茶杯里加了一点奶油。她故意在伯基房间里摆出一副主人的姿态，来使欧秀拉几乎发疯、并让她感到泄气。她的举动中有一种命里注定的感觉，显出仿佛这是不可避免的。赫米奥恩提起猫，把奶油放在它面前。猫用它的前爪抓住桌沿，低下它那有风度的头吃了起来。

“它一定明白意大利语。”赫米奥恩唱歌的语调用意大利语说，“它并没有忘记它的语言，那是它的母语。”

她缓缓地用她那长长的白手指抓起猫的头，不让她吃，把它放在她的控制之下。她总是这样，显出自己控制别人的喜悦，特别是控制雄性的动物。它很宽容地眨着眼睛，但表情中却带有一种雄性动物的厌烦，

抿着胡须，赫米奥恩短促而又含糊地笑了。“瞧，它是多么神气多么勇敢的小家伙。”

她用一种十分生动的画面把猫描绘出来了，态度显得十分奇特和镇静。她真的有一种静静的不动声色的感染力，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

小猫拒绝看她，完全地避开了她的手指，又吃了起来，它把鼻子凑向奶油，十分稳当，仍然在一点一点地舔。“这对它没有好处，如果教它在桌上吃饭。”伯基说。“是啊。”赫米奥恩很随和地说。

接着，她低头看着猫，又开始用她习惯了的既嘲讽又有些幽默的声音说，“你学起做坏事了，做坏事——”

她用食指慢慢地抬起了米诺的下巴。这只小猫以它那宽容的神情四下望了一下，装做什么也没看见，收了收尾巴，开始用爪子洗起脸来。赫米奥恩从喉咙中发出了满意地低笑。“漂亮的少年。”她说。

这只猫又向前去，把他那优雅的白爪放在茶托的边上，赫米奥恩又是灵活又缓慢地把茶托放在地上。这种仔细小心的动作让欧秀拉想起了古德兰。

“不，不准把脚放在盘子里，爸爸会不高兴的，一只有修养的公猫不会这么粗鲁的。”

她又用手指抓住了猫的柔软的爪子。她的声音中带有一种欺负弱者的怪异却有些幽默的语气。

欧秀拉被撇在了一边。她现在真的想离开了，一切看起来都不怎么好。赫米奥恩永久地确立了自己的位置。欧秀拉自己则好像只是一阵子突然出现，甚至好像根本没出现过。

“我要走了。”她突然说。

伯基几乎有些害怕地看着她——他十分害怕她生气。“没必要这么急着走啊。”他说。

“不，”她回答，“我得走了。”她转向赫米奥恩，接着向她伸过手去说，“再见。”

“再见。”赫米奥恩握着她的手，犹如唱歌一样地说，“你真要现在就走吗？”

“是的，我认为我应该走了。”欧秀拉神情坚定地说，避开了赫米奥恩的目光。

“你认为你应该走了……”

但欧秀拉把手抽回来，转向伯基，很快地用几乎是嘲弄的口气说了一声，“再见。”还没等他来得及给她开门，她已经开了门。她一出门，便十分愤怒的沿着马路跑去。很奇怪，赫米奥恩的存在竟让她那么盲目地冲动、愤怒和暴躁。欧秀拉明白自己不像别的女人那样显得没有教养、粗鲁、浮夸。她只是在路上跑着，只恐自己再回去，去当面讽刺那两个被自己甩在身后的男女，因为他们惹怒了她。

第二十三章 野外的夜晚

第二天，伯基去找欧秀拉。这天刚巧学校放了半天假，他在上午快过去的时候来到学校里，问欧秀拉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开车出去。虽然她同意了，但却紧绷着脸，没有什么表情。他的情绪因此也不高。

整个下午的天气还可以，但有些沉闷。他开着汽车，她坐在他旁边，但脸色却十分不佳。当她这样像一面墙一样对着他时，他的心就会收缩。

他的生命好像在被缩减。他很少会在乎其它什么事。那时，在他看来，无论欧秀拉、赫米奥恩或其他人是不存在的，都已无所谓。为什么会对他有影响呢？为什么要争取和谐美满的生活？为什么不像流浪汉小说描述的那个样子去自由地流浪，而去经受种种意外新奇呢？为什么不？为什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烦人呢？为什么要认真地对待他们女人或者男人呢？为什么要结成正式的关系呢？为什么不可以随便些，四处游荡，来得到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呢？

但是他命里注定着要去追求严肃的生活。

“看，”他说，“我买了什么？”汽车沿着一条宽阔的白色的道路奔驰。道路两旁是树叶十分凋零的树木。

他递给她一个小纸包，她接下纸包，打开了它。

“多可爱呀！”她叫道。

她仔细地看这礼物。

“多么可爱啊！”她又叫了起来，“你为什么要送这些给我？”她特别讽刺地问他。

他的脸上有些恼怒的表情。他微微地耸了耸肩。

“我想这么做。”他冷冷地说。“但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偏要说出些理由吗？”他问。

有一阵子沉默。她认真的看着纸包中的几枚戒指。

“我觉得它们很漂亮。”她说，“特别是这个简直漂亮极了。”她说。

这是一枚圆圆的乳白色戒指，上面镶着几颗小宝石。

“你最喜欢这个？”他问。

“我想是这样。”

“我喜欢蓝宝石。”他说。

“这个？”

这是枚玫瑰花型的漂亮的蓝宝石和其它小宝石嵌成的戒指。“是的。”她说，“多可爱啊。”她在灯光下拿着它：“是的，可能这是最好的。”

“蓝色的？”他说

“是，多棒！”

他突然来了个急转弯，给一个农场车让路。车从路边斜着开过去。他是个粗心的驾驶员，但反应却敏捷。欧秀拉却吓了一大跳。总是这样，他有股一往无前的劲头，使她很惊慌。她突然想也许他会出事故，而让她丧命黄泉。顿时，她怕得像个雕像。“你这么开车不危险吗？”她问他，

“不，不危险。”他说。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你难道喜欢那枚

黄色的戒指吗？”

这是颗方型的黄宝石镶在钢框中制成的戒指，做工很好。“喜欢。”她说，“我喜欢。你为什么买这么些戒指？”“我想要，它们是旧的。”

“你为自己买的？”

“不是，我带这些戒指不合适。”

“那你为什么要买呢？”

“我买这些是给你的。”

“但是为什么？你理所应当把它们给赫米奥恩！你是属于她的。”他没有回答。她手上还拿着戒指，想在手上试试，但是某种情绪阻止了她这样做。另外，她还担心她的手指是否太粗了，想着这些戒指万一除了小指外其它手指都套不进去，她都快羞死了。他们默默地开上了一条没人的小路。

坐在汽车上，她有些心情激动，她几乎忘记了他的存在。“我们到哪儿了？”她忽然问。

“离沃克索帕不远了。”

“准备到哪儿去？”

“随便哪儿都行。”

她打开手看着戒指，三个镶着宝石的圆圈在她手中。这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快乐。她想试一下，只是偷偷地试了一下。她不想让他看到。那样他就不会知道她的手指头太粗而戴不上。但无论怎样他还是看到了。她不想让他看的时候，他总是看到，这是他的另一个可恨之处——注意观察。

只有那个乳白色带细圈的戒指她才可以戴上。她有些迷信，不，这不太吉利，她不想接受这个戒指来作为信物。“你看！”她伸出半张开的手说，“别的我都戴不上。”他看着她那灵敏的手上带着的那枚闪亮的红宝石戒指说，“不错。”

“但是，乳白色是不吉利的，是吧？”她思索着说。“不，我更喜欢不吉利的东西，‘运气’这个词太俗了，谁需要运气所带来的东西，我不要。”

“可为什么？”

她有愿望想看看其它那些戒指戴在她手上是什么样。她把它们戴在了小指上。

“它们可以再做大一点儿。”他说。

“是的。”她有些疑惑地回答。然后她叹了口气，她知道，接受了这个戒指就是指接受了一种信物。但是命运更胜她一筹，她又看到了这些宝石，它们是那样中她的意不是一种装饰或财富，而是一种崇高的美。

“我很高兴你买了它们。”她说。有些不情愿地把她的手温柔地挎着他的胳膊。

他笑了笑。想让她亲近自己。但是在他灵魂深处却十分恼怒、冷漠，他知道她对他有种激情，但是这并不是最终的乐趣。只有当一个人超出自我，摆脱个性，在感情冷漠的时候才能达到感情的深处。但是欧秀拉仍然处于个人感情的水平——自我意识总是那么强，让人讨厌。他已接受了她，但他自己却从没有如此地被人接受过。他接受了她那里所有的黑暗和羞耻的根源，像魔鬼在大笑着神秘的沉沦。他耸着肩笑了，接受了。

他终于接受了这种属于她生命的沉沦，而她呢？什么时候才能超越自我，而最终在本质上接受他呢？

她现在变得十分高兴。汽车在行驶。下午的天气那么温和、朦胧。她十分兴奋地谈论着分析着人和他们的动机，她谈到古德兰和吉拉尔德。他含含糊糊地应答着。他对人的性格并不是特别地感兴趣，因为人都是各不相同的。不过他说，现在人都被固定在某个特定的范围内，只存在两种思想、两种行动的大潮流，和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反应，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但他们都是依几个大的规律而行事。从实质上说，这种反应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不时地按照几种主要的规律做这样或那样的事。可是一旦那些规律，那些主要的原则被人发现了，人们就不会感兴趣和神秘了。他们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同一问题的变化形式，谁都超不出那特定的条件。

欧秀拉不同意——对她来讲，人仍然是个需要探索的东西。不过可能不如她说服自己相信的那样值得探索。可能现在有些什么机械的东西让她感兴趣，也有可能她的这种兴趣是不会有好处的。她的分析的确把对象肢解了。她的内心有一部分是毫不在乎人和人的特性的。甚至想要毁掉它们。她好像马上碰到了沉默的潜意识，立刻就不言语了。此时，她完全转向了伯基。

“在夜色中回家应该有意思吧。”她说，“我们可以晚一点喝茶好吗？——晚餐时喝茶，那就最好了。”

“我答应过要在肖特兰兹吃晚饭。”他说。

“但是——没关系——你可以有明天去。”

“赫米奥恩在那儿。”他用一种不安的语气说，“她两天以后就要走了，我想该和她告别，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欧秀拉退了一步，特别生气而不说话。他紧皱着眉头，他的眼睛中开始闪着愤怒的目光。

“你不介意是吧？”他生气地问。

“不介意。我为什么，为什么要介意呢？”她嘲笑着没有礼貌地说。

“这是我问自己的问题。”他说，“你为什么要介意，可你看起来是介意的。”他恼怒地皱着眉头。

“我向你保证我不介意。一点儿也不在意你去你所属于的地方——那就是想让你做的。”

“啊！你这个傻瓜。”他叫道，“去你的什么‘去你所属于的地方吧’我和赫米奥恩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假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她对于你比对于我的重要性要大得多，因为你可以彻底反对她，你成了她的对立面，也就成了她的对手。”

“哼，对立面！”欧秀拉大声叫，“我知道你的诡计，我可不会上你的措辞的当，你是属于赫米奥恩的，你那让别人难受的自我夸耀只合你自己的口味。好，你如果要去，就去，我不会责备。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俩的关系就此了结了。”

他满面通红，十分愤怒，把车子停住。他们就这个样子在乡间小路当中坐着，谁也不服谁。眼看着两人就要吵起来，根本没有注意他们各自的荒唐样子。

“如果你不是傻瓜，只要你不是个傻瓜。”他苦涩而又失望地喊道，

“你要明白，即使是一个人做了什么错事，他们也可能是正派人，我和赫米奥恩谈了几年的恋爱，这的确是我的一个错误这是死亡一般的经历，毕竟你还是有点人的面子。可你，一提到赫米奥恩，你就要妒嫉，来刺伤我的心。”

“我妒嫉——妒嫉，你如果那样想你就错了，我根本就不妒忌赫米奥恩。对我来说，她什么都不是，不值得妒忌。”欧秀拉的手指发出“啪”声，“不，是你，你这个骗子，是你想回去，像狗一样回去吃呕出来的东西，这也正是赫米奥恩所欣赏而我所憎恨的。我憎恨谎话，憎恨虚伪，憎恨死亡，但你却要这些，你没有办法不要，你无可奈何，你屈服于那种陈旧的如死一般的生活方式，那就回去吧，别到我这儿，因为我跟这没关系。”

在这种强烈的感情冲动下，她下车走向一片灌木丛，没有意识地摘了几个鲜艳的粉红色的浆果，其中几个已经裂开，黄色的籽仁露了出来。

“啊，你这个傻瓜！”他既痛苦又轻蔑地说。

“是的，我是个傻瓜。感谢上帝，我太傻了，傻得要去相信你的聪明，感谢上帝，去你的女人那儿吧，到她们那儿去吧，她们和你都是一路货色——你总是让她们排长队地跟着你——你总很愿意这样。去你的精神新娘那儿去吧——可别来我这儿，因为我什么都没有，谢谢你，你一点都不满意是吧？你的精神新娘不是能给你想要的东西是吗？她们对你来讲，正缺少世俗的肉体上的感觉对不对？所以你就来我这儿，而把她们安署在背后。你和我结婚为了平常的使用，而你却继续用背后的精神新娘来充实灵魂。我可看明白你的诡计了。”她的全身忽然升上一股怒火，她在路上疯狂地跺着脚。他退缩了，害怕她会打他。“我并不是精神要求很强烈，并不像赫米奥恩那样只知道精神生活——”她紧皱着双眉，眼睛似老虎眼一样地冒着火。“去她那儿吧，这就是我想说的，去她那儿吧，去啊，她是有精神的，有精神的，她，她是个卑劣的功名主义者，她是重视精神吗？她所关心的是什么？她的精神是什么？”她好象被愤怒所燃烧，一直烧到她的脸上。他后退了一步。“我告诉你，这是肮脏的，卑鄙的，不是别的，而是肮脏的。你想要的就是这种肮脏的东西，你所渴求的也正是它。精神上的她欺软怕硬，自以为是很有利欲感，难道那就是精神！她是一个骂街的泼妇、骂街的泼妇，只想着追求物质利益，都是那么卑鄙，你能叫做社会激情的东西最后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社会激情——她有什么社会激情！把它给我看看！在哪儿？她想要的是眼前的渺小的权利，她要的是一种幻觉，以为自己是个女伟人，这正是她所需要的一切，在她灵魂深处，她是个很普通的魔鬼一样的异教徒，那才是她的真相，别的都是装出来的——可是你却喜欢那种装出来的东西，那是你的品味，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下面藏有肮脏的东西。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让人恶心的性生活——还有她的？我知道，你要的就是那种让人恶心的东西。你这个骗子，那就去干吗，干吧，你这个骗子。”

她转过身去，有些神经质地扯下几根枝条，用颤抖的手把它们都别在胸前的外衣上。

他默默地看着她，一股柔情慑住了他。当他看到她那么颤抖、又十分敏感的手的时候。恼怒和冷漠也同时充满心中。“这是堕落的表现。”

他冷冷地说。

“是的，的确是堕落。”她说，“我比你对此有更深的感觉。”“既然你想降低自己，”他说。她脸上又露出了恼怒的神情，眼中露着怒火。

“你！”她叫道，“你，你这个玷污真理的人，你这个出卖纯洁的骗子、你那真理和纯洁都叫人恶心！散发着你食用的垃圾的臭味！你是个食尸兽，一个食尸鬼，你是那么肮脏下流——你自己明白，你的纯洁、坦率和善心——是的，谢谢，我们都体会到了。你是个卑鄙的死鬼，让人厌恶，你就是那个德性，猥琐，堕落，你！还想要爱情，你可以说你不需要爱情，不，你只需要你自己，肮脏和死亡——那就是你所要的，你是那么堕落，那么想要死亡，还有——”

“有辆自行车骑过来了。”他说。在她的大声叫骂中，他痛苦不堪。她往路上扫了一眼。

“我不在乎！”她喊道。

但她还是沉默了。骑车人已经听到了大声争吵的声音，路过的时候好奇地看了他们俩一眼，又看了一眼停在路边的汽车。“下午好！”他高兴地打着招呼。

“下午好！”伯基冷漠地回答说。

他们俩一直都保持沉默，直到骑车人骑远了。

伯基的脸展开了一点。他知道，她说的基本上都是对的，他知道自己不太正常，一方面追求精神上的东西，另一方面，不知道为什么又十分堕落。但她又能好得了多少？谁又能更好些呢？“可能你说的撒谎、臭味还有一切都很有道理。”他说，“但是赫米奥恩在精神上所表现出来的亲密的方式并不比你妒忌的亲密方式更加差劲。人应该讲礼貌，即使是在对手面前也应该是这样，这是为了自己好。赫米奥恩是我的敌人——到死都是这样，这也就是我对她敬而远之的原因。”

“你！你的你的敌人，还有你的敬而远之，你为自己描绘的够多体面了啊，但是除了你自己以外，谁都不会上你的当。我妒忌！我！我之所以这样说，”她愤怒地讲，“是因为事实就是那样。知道么，因为你就是你，一个十分卑鄙虚伪的骗子，一个十足的伪君子。这就是我要说的。你听明白了。”

“很感谢！”他补上一句，做了个讥讽的鬼脸。

“是的，”她叫道，“如果你心中还能有一点儿正经的话，你应该感谢。”

“但是一点正经都没有。”他回敬道。

“没有，”她嚷。“你没一点正经，所以你可以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我们在一块一点好处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所以你现在可以走了，我再也不想和你一起走了，离开我这儿。”“你甚至不知道你在哪儿。”他说。

“啊，别操心，我肯定我会没事的，我的钱包中还有十个先令，无论你把我带到了哪个地方，这些钱足以让我回去了。”她有些犹豫，戒指还在她的指头上，两枚在小指上，一枚在中指上。她还有些犹豫不决。

“很好，”他说，“只有傻瓜才回不去。”

“没错。”

她还有些犹豫，接着她脸上露出了难看恶意的神情。她从手上摘下

戒指，向他扔过去，一只打在他脸上，另外两只打在他上衣上，最后落在泥中。

“还你的戒指。”她说，“去用它们给自己买个女人吧——可以买到的女人到处都有，她们会很高兴地和你一起分享那种肮脏的精神……或接受你那肮脏的肉体，把你的肮脏的精神留给赫米奥恩吧。”

说完她没有目的地沿着小路走去。他站着没动，看着她十分生气的跺着脚走了。她忽然狠狠地扯着细树枝，她的身影越来越小，似乎很快就会走出他的视线。他的心中掠过一层阴影。只有一个小小的意识在他心里涌出。

他感到特别疲惫和虚弱，但他也有所轻松，他离开他原来的位置，走过去坐在路边上。毫无疑问，欧秀拉是对的。是真的。正如她所说的，他知道他的精神生活是伴随着某种腐败的进程。同时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喜悦。的确是在自我毁灭中有一种让他很激动的东西——特别是从精神上所表现出来的。但接着他明白了——他明白了，而且以前就已明白。欧秀拉的情感上的亲近，情感上的肉体上的亲近，不正是和赫米奥恩那种抽象的精神上的亲近相同地危险吗？结合、结合、这可怕的两个人的结合，所有的男人女人都坚持地追求它，无论是在精神结合方面，还是在情感肉体的结合方面，这不都让人恶心、让人伤透脑筋吗？赫米奥恩把自己看作是最完美的思想，所有的男人都应该附属于它；而欧秀拉则是个完美的子宫，分娩的盆子，所有的男人都应该进到其中！这两个人都够可怕，为什么她们不能保持独立，限制于自身呢？为什么要有一种可以控制一切的可怕样子呢？为什么有这样讨厌的霸道呢？一个人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完全抛弃自己，但不可能长期地抛弃自身。

他不能忍受看着这些戒指躺在泥泞中。他把它们捡起来，没有意识地擦着。它们是美丽的、现实的象征，象征着幸福，让人感到十分温暖、舒服。但他把手弄得特别脏。

他的头脑中一片黑暗，那个女人死结一般的意识，现在已被打碎、不再存在，黑暗射向他的躯体和四肢。但他的心中有点着急，他希望她能回来，他轻轻地均匀地呼吸，像个婴儿，很天真地呼吸着，没有任何责任感。

她在往回走。他看到她在树下缓缓地朝自己走过来。他没有动，也没有再看她。她好象是睡着了，很安静，全身放松。

她来到他面前，低着头。

“看我给你采来了什么花？”她说，若有所思地拿着一簇紫红色的风铃花递到他眼底。他看到一簇色彩鲜艳的风铃，好象是树丛里的枝条，还看到了她的双手，皮肤柔嫩而灵巧。“真美。”他说，面带着微笑抬头看着她，同时去接过花。一切又都变得十分简单，复杂的东西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但他却很想放声大哭一场，只不过是太疲倦了，也很厌烦动感情。后来他心中激起了一种对她的情感。他站起来，双眼凝视着她的脸。她的脸是那样清新，哦，多么精细，闪着惊奇和害怕。他张开胳膊搂住了她，她把脸埋在他的肩膀上。

他站在路上静静地拥着她，心中是那样平静，纯朴的平静。他终于得到宁静。充满着紧张气氛的可恶的旧世界终于消失了，他的心又变得强壮而安宁起来。

她抬头看着他，她眼中现在闪烁的黄色光亮是那么柔和、温顺，他们之间那么平和。他一次又一次地轻轻吻她。她的眼里露出笑意。

“我骂过你吗？”她问。

他也笑了。她的手是那么柔软，听从他的抚摸。

“没关系。”他说，“这是为了好处着想。”他又无数次地柔柔地吻她。

“是吗？”她说。

“当然。”他回答，“等着，我会用我的办法回敬你的。”她忽然大笑了起来，嗓子里咽了一下，然后一下子搂住了他。“你是我的，亲爱的，是吗？”她低嚷道，抱得更紧了。“是的。”他轻轻地说。

他的声音那么轻柔，又那么坚决。她却显得十分静，就象听从于命运的支配，是的，她默默答应——但是，事情在她未默许之前就答应了。他在默默地吻她，一遍又一遍，充满了温柔、安宁和幸福，那几乎让她的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亲爱的，”她叫道，抬起脸来看他露出了又惊喜又有点疑虑的神色。这所有的都是真的吗？但是他的眼睛美丽而温柔，还带有一种激动之后的平静和舒坦。他正微笑地看着她。她把脸靠在他的肩上，不让他看到，因为他可以一下子看透她在想什么。她知道他爱她，但是她又有点害怕，她自己正呆在一种很奇怪的情境中，四周围是一种新的天堂，她希望他很热烈，因为在热情中，她感到很舒服，如在家一样。但这一切都十分安静而脆弱，这种安静倒比暴力更加让人害怕。

她又很快地抬头。

“你爱我吗？”她急急而冲动地问。

“是的，”他回答。没有注意她冲动的感情而只注意到了她平静的身体。

她知道这是真的。她脱身起来。

“你应该这样。”她转过头来看着路上说，“你找到了戒指吗？”

“是的。”

“在哪儿？”

“在我的口袋里。”

她把手伸入他的口袋，把它们拿了出来。

她感到心绪纷飞。

“我们走吗？”她说。

“好。”他回答。于是他们便个又上了汽车，身后剩下的是值得回忆的战场。

他们在下午的旷野上驱车前行。这是一种让人心情舒畅的感觉。他的头脑中都是这种充满了甜蜜的感受，全身的生命之流仿佛有了新的来源。他感到自己正从子宫颈中诞生出来。“你高兴吗？”她问他，一种古怪而又兴奋的语气。

“高兴。”他说。

“我也是。”她忽然狂喜地喊到，用一只手搂住正在驾驶汽车的伯基，紧贴着他的身体。

“别再开了。”她说，“我不想让你总是在有些事情做。”“好。”他说，“我们马上就结束这个小小的旅行，然后，我们就自由了。”

“我们会的，亲爱的，我们会的。”她兴奋地喊。在他转向她时吻了他一下。

他继续开着车。头脑却出奇地清醒，好像是刚刚醒过来，好像是浑身都复苏了，整个身子都醒了过来，一切都刚醒，像是一个才出生的动物，一个刚脱离蛋壳的小鸟，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薄暮中，他们驶下了一个长长的山坡。欧秀拉忽然从右边的山谷里看到了索斯维尔大教堂的轮廓。

“我们到这儿啦？”她兴奋地喊。

大教堂那阴暗、忧郁、丑陋的轮廓被刚刚降临的夜色给盖住了。他们开车进了城。商店橱窗里的东西被黄色的车灯照得跟广告牌一样通亮。

“我爸爸带着妈妈来过这里。”她说，“在他们刚刚认识的时候，他喜欢这儿，这个大教堂，你喜欢吗？”

“喜欢。它看起来像是石英晶体，高高耸立在黑暗的峡谷中。我们到‘撒拉逊首领’旅店去吃茶吧。”

他们下车的时候，刚好6点，听到了大教堂里的圆号正在吹一首赞美诗音乐：

“今晚荣耀归于上帝

感激光明降于人间……

欧秀拉感到这支曲子是从很远的看不见的天空中传到黄昏的小城里来的，听上去隐约渺茫，像从几个世纪之前传来的一样。它们听起来是那么遥远。她站在旅馆古老的院子里，闻到稻草、马厩和汽油的味道。抬起头可以看到刚刚出现在天空中的星星。这一切到底是什么？这不是真实的世界，这是童年时代梦想的天地，这种情景引发了一系列回忆，世界变成了虚无的，而她本人是个超越时空的怪物。

他们俩并排在小屋里坐着，靠着火。

“是真的吗？”她说，露出不肯定的神色。

“什么？”

“一切，一切都是真的吗？”

“最好的就是真的。”他做了个鬼脸对她说。

“是吗？”她说又露出不肯定的笑容。

她看着他。他看起来是那么地与她分离。她的内心睁开一双新眼睛。她看到了从另外一个世界里来的很怪的生灵。她好像是着了魔了一样，一切东西都变了形。她又想起了古老的很有魅力的一本书——《创世纪》。书中的那些上帝的儿子们看到了美丽的动人的女儿们。而伯基就是上帝的一个儿子，一个从另一个世界来的生灵，在俯视着她，并发现她长得十分貌美。

他在炉子前面的地毯上站着，看着她，端详着她的脸，她的脸仰着，如一朵花，一朵美丽的鲜花，花瓣上的露水在清晨里微微地闪着光。他微笑着，好像世界上没有语言。各有各心中那默默开放着的花朵。他们微笑，都为对方的存在、纯粹的存在而感到高兴。不用思考，甚至不需要了解。但他的眼睛又有些讥讽地眯了起来。

她被他十分神奇的迷住了，好似着了魔。她跪在他面前的地毯上，抱着他的腰，脸埋入他的大腿之间，多么充实，她的整个身体都沉入了

这种天堂一样的充实之中。

“我们都深爱着对方。”她愉快地说。

“那更进一步。”他回答，双眼平静地低头看着她。

她那敏感的手指不知不觉地沿着他的大腿在移动，追踪着某种神秘的生命之流，她发现了某种东西，一种比生命更加神奇的东西，在那儿，腹部下面，大腿的尽头，他的生命在很神奇地运动着。在大腿上面有着他的一种十分神奇的存在形式——他的生命的本质。在这儿，她真的发现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好象创世开始一样，不是个男人，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它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

这是最终的轻松。她以前有过情人，她懂得什么是激情，但这既不是爱情，也不是激情，这是人的女儿回到了上帝的儿子的身边，回到了上帝的神奇而又没有成人的儿子身边。

他在她面前。她抬头望着他，两手搂着他的大腿，脸上闪烁着金光。他低头看着她，眼睛上面那闪亮的额头上像是戴了王冠，她十分美丽，就像一朵盛开的鲜花开在他的膝盖上。她是一朵天堂之花，超越于女人，是那样优雅美丽的花。但他感到身上有点不自然，他不喜欢她跪着这种样子和她的神情，一点都不喜欢。

这也都是她想要来到的，她找到创世时候的上帝的一个儿子，而他突然发现了最初的人和最美的女儿中的一个。

她的手顺着他的腰和大腿的线条来回摸着，摸到后面，一股炙热的火从他的身上传过了她的全身。他所发出的这股电流一般的激情之流完全是由于她的原因。然后她将此吸入自己的体内，于是一条新的线路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来。一股感情的新电流从两人身体的阴暗的两极中释放出来，成了一个很完备的电路。那黑暗的电从他身上传到她身上，把两人都湮没了，使他们陶醉在宁静满足之中。

“亲爱的。”她答到、仰脸看着他，眼睛和嘴巴都十分动情地张着。

“亲爱的。”他回答着、俯下身去吻她，不停地吻她。

她把手紧紧地放在他那丰满浑圆的腰部，她似乎碰到了在他身体阴暗处的那个神秘的部位。她在他底下似乎是昏过去了一样，而他压在她身上也一样如同昏了过去。对他们俩人来说，这真是完美的逃脱方式。同时而来的是最不能让人忍受的体内的活动，人体的最黑暗最神秘最奇异的生命之流好似洪水发溢一样从腰的前后滚滚而来，传遍了全身，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快感。

奇特的暗流没过她，波涛汹涌，带走了她的思想，顺着她的脊背流淌下去，途经膝盖，从脚底穿走而去。那种奇特的暗流冲走了一切，让她的内部彻底更新。此后，她的心情平静了一阵儿，她觉得十分舒坦，浑身畅快，接着她十分平静而又愉快地站了起来，冲着他微笑。他站在她面前，脸上微微发亮。她的心儿几乎停止了跳动。他站在那儿，奇异而又完美的身体像似有一种奇异的源泉，就如创世的时候上帝的儿子们的身体，有种奇怪的源泉在他的身体中，那样神秘、有力。她从来没想到过，那是那么地让人满足。噢，让人得到了那么绝对的神秘的肉体的陶醉。以前，她认为没有什么源泉能比男人的性的源泉更为深奥了，而现在，从他那颤动的身体中，从他那神奇的腹部和大腿当中，从比男人性源泉更加神秘的地方，涌出了一股不可形容的暗流和珍贵的东西。

他们很高兴，可以忘掉了一切。他们俩欢笑着去享用他们准备好的饭。餐桌上摆有馅饼，是鹿肉的，一块很大的火腿、鸡蛋、水芹，还有红甜菜、欧楂、苹果酱，还有茶。

“多丰盛！”她高兴地嚷道，“你瞧瞧，多有气派！需要我来倒点茶吗？”

她本来在干像倒茶之类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感到特别紧张和不安的，但今天，她忘了，她很舒服、自如，完全忘却了自己局促的情绪。茶壶倒起来很顺手，茶水从高而细的壶嘴中注下来，她眼中充满微笑地把茶递给他。她终于学会了十分镇定。“一切都是我们的。”她对他说。

“一切。”他回答。

她轻轻地发出了一声奇怪的叫声，声音中含着胜利的微笑。“我真高兴！”她用一种不可言喻的轻松的口气说。“我也是，”他说，“但我在想，我们最好能脱掉我们的责任，越快越好”

“我们必须马上把工作抛在一边。”

她脸上的神色越来越显出她有了一种新的领悟。

“当然，”她说，“就这样。”

“我们应当离开这儿，”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尽快离开。”隔着桌子她望着他。

“但是去哪儿？”她说。

“我不知道，”他说，“我们只要随意地游荡吧！”她又有所询问地看了他一眼。

“我倒是很愿意去磨坊。”她说。

“那儿离旧的事物太近了，摆脱不了。”

他的声音居然是那么温柔，没有忧虑。她觉得自己浑身的血液又沸腾了。但是她向往着山谷，荒凉的花园以及一份宁静。她也有着追求壮丽的愿望——贵族的奢侈和显赫。漫游好似让她感到不安分，没有得到满足感。

“你想到哪儿，游荡呢？”她问。

“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我遇见你就是为了我们一起去走向遥远的地方。”“可是到哪儿呢？”她有些忧虑地说，“可是毕竟只有这么一个世界，再走，也走不出这个世界啊！”

“但是，”他说，“我还是希望你一起走——没有具体的地方，只是随便地游荡，要到的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人就应漫游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地方，走向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她仍在思索着。

“你看，亲爱的，”她说，“我恐怕，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就不得不接受现在眼前的世界，因为没有别的。”

“不，还有别的。”他说，“有那样的地方——我们可以自由的地方——在那儿人们不必穿多少衣服——甚至什么都不穿——在那儿，可以看到一些经历了风风雨雨而又安分守己的人——在那儿，你可以显出你的自然的面貌，而不需要担忧——。在那个地方——只有一两个人。”

“但是在哪儿——”她叹了口气说。

“某个地方——任何地方，让我们漫游，那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漫游。”

“好的”。她说，一想到要外出旅游，就禁不住地格外兴奋。“自

由自在地，”他说，“自由自在地到一个自由地方，只有很少的个别其他人！”

“是的，”她思索地回答，那个“其他人”让她觉得失望。当然，那并不是个确定的地方。他说，“而是一种你我之间和别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关系——完善的关系——那样我们在一起就会非常自由。”

“是的，亲爱的，”她说，“是你和我，就是你和我，不是吗？”她伸开她的双臂，他走过来弯下腰，吻吻她的脸，她的手臂，又紧紧地搂住了他。她的手平平地压在他的肩膀上，慢慢地滑动，到了他的背下，又沿着背部下移，动作中有种很奇怪的节奏，可是在一直慢慢向下移动，然后比较神秘地贴在他的腰上、紧贴在他的下腹上，一种占有了某种永恒而珍贵的物体的感觉侵袭了她，这种感觉让她昏眩，就像是神奇而又必然要降临的死亡一样，她拥有了他，完完全全地，却又让人难以忍受，竟然让她的灵魂脱离了躯体，但其实，她只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手很紧地贴着他的身体、失去了知觉。

他又很温柔地吻了吻她。

“我们再也不分开。”他柔声说道，而她却没说什么，只是把她的手指紧压着他身上那股黑暗的源泉。

当他们俩都从昏眩中醒来时，她决定写信辞掉工作。她要这么做。

他们按铃让侍者拿来没有地址的信纸。侍者擦干净了桌子。“那么，现在，”他说，“你先来写，写上你的家庭地址，日期——然后是市政厅教育局长——先生——嗯——我不清楚确切情况会是怎样——我猜想用不了一个月就可以解脱掉——无论怎样，先生——‘我请求您允许我辞去威利格林中学教师的职务，您如果能尽快答应我辞职，我就不需要在一个月时间来等候通知，我将感激不尽’这样就可以了，写好了吗？让我看看，把你的名字欧秀拉·布兰哥温签上，好！现在轮到我写了，我得给他们三个月时间来处理这件事，但是我可以找借口说身体不适，我可以安排好应付过去。”

他坐下来写了他的正式辞职报告。

“现在，”他说着封口了信封，写好了地址，“我们一起去寄出去好吗？我知道杰基收到信以后一定会说，‘这可太巧了！’我们需要不需要他这样讲呢？”

“我无所谓。”她说。

“无所谓？！”他说着陷入了思考。

“这没有什么关系，是吧？”她说。

“不，”他回答，“不能让他们对我们产生什么想法，我在这儿寄你的，以后再寄我的，我不该让他们对我产生什么看法。”他看她，眼神十分专注奇怪，似乎有些无情。

“对，你是对的。”她说。

她仰起脸对着他。她的脸很舒展、闪着光彩。好象他可以直接进入到她的光彩的源泉之中。他的脸似乎显得有点烦乱。“我们走吧。”他说。“随便。”她回答说。

很快，他们就开出了小镇，顺着乡村不平的小路奔去。欧秀拉靠着他，紧紧地贴着他那温暖的身体，看着车前模糊的黑夜中快速映出来的东西。有时，他们看到一条很宽的大路，两旁是大片大片的草地，小虫

子在绿色的光亮中来回飞，有时她又看到树林耸得很高，过一会儿，她看到了草莓丛，一会儿她看到院墙和谷仓的墙角。

“你要去肖特兰兹吃晚饭吗？”她突然又问他，他吃了一惊。“天啊！”他说，“肖特兰兹！再也不会去了，不去那儿，而且也太晚了。”

“那我们去哪儿——去大磨坊？”

“如果你喜欢的话，这么好的夜晚，到哪儿都有些可惜，可惜的是，我们不能够停在这么好的夜色中，这些美好的夜色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好得多。”

她坐在那儿思索着。汽车在颠簸着前行。她知道自己不可能离开他了，这夜色笼罩着他们，把他们聚在一起，黑暗是没有办法被冲破的，而且她对他那黑暗而又温柔的腰十分十分了解。非常不可理解，她的这个认识是不可避免的，那完全是命运的巧妙之处，那就是人所向往的命运，也是需要去接受的命运。他十分安静地坐在那儿，好像是埃及的法老。他感到自己的像坐在一个神奇的椅子上，好像是真正的埃及雕像、和那些雕像一样真实，而且充满着微妙的力量，嘴角上带有一种模楞两可的微笑。他知道灌注了自己背部、腰和大腿的那股神奇的力量是什么，它是那样完善，从而使他坐着不能动弹，脸色让人捉摸不透，笑容似是无意识的。他也知道，另外一个重要的头脑，也就是很深奥的头脑的清醒代表着什么。在黑暗中，他从这个源泉中获得了一种很纯的不可想象的控制力，得到了一股充满了魔力和神秘的力量，它们像电流一样。

这么美好的宁静让人不忍心开口讲话，只能完完全全坐在那儿。这种宁静的意义十分微妙，充满着可爱的不可思议的知性和力量，这种力量在超越时空地控制他，使他像是坐得极安稳的、有着极大能量的埃及人一样。那些埃及人在生机勃勃但不可思议的宁静中永远地这么坐着。

“我们不必回家去了。”他说，“这车的车座可以放下做床，我们可以把帐篷支开。

她既高兴又害怕。她紧紧地靠住他。

“那家里人怎么办？”她说。

“拍个电报回去。”

都没有再说什么，他们只是默默地向前行驶。但他下意識地在把车开向某个地方，因为他有一种能达到自己目的的本能。他的胳膊，他的胸脯、头脑，都像希腊人那样丰满健壮、充满了力量，却不像埃及人那样手臂笨拙，头脑封闭，整日昏昏沉沉。虽然他在黑暗中那专注的样子有些像法老，但他的智慧仍然在迸发着火花。

他们两个到了路边的一个小村子。汽车缓缓地行驶。他们看到一个邮局，他们把车子停下来。

“那我给你父亲去拍个电报，”他说，“告诉他说我们在城里过夜好吗？”

“好。”她回答说。她不想劳累自己去动脑子。

她看着他进了邮局，那也是个小卖店。他是那么奇特，即使是在公共场所，他都还是那样朦胧和不可捉摸，他好像就是充满宁静、生气的化身。他是那么微妙却又难觉察到。他在那儿，她看着他，心情十分奇特而又高兴。他看到了那个从未暴露自己身份的人。他看起来很严肃、神秘，但又很真实。他的这种模糊、微妙而又无法解释的特点使他彻底

地摆脱了束缚，恢复了自己的本质。她自己处于黑暗中，在宁静中实现自我的完美。他出来后，把几包东西扔在车后面。

“有些面包、奶酪、葡萄干、苹果还有巧克力。”他说，声音中好像带着微笑，这是因为他的身上带着股宁静的力量。她很想摸摸他。相互交谈、注视着对方都是没有用的。看看就能够了解他这个吗？太荒谬、可笑了。她必须在很深的黑暗和宁静中，通过触摸才可以了解他。她必须轻柔地、不带思考地和他结合在一起，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深刻的了解。

很快，他们又继续驶进了黑暗。她没有问他们要去哪儿，她不在乎。她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而头脑中却是空的。她坐在他旁边，像是星星十分安稳地悬在空中一样，显得安静之极。但是她的脑中还是闪着一种模模糊糊的希冀，她想摸摸他，用她那十分真实的手指去触摸真实的他、不用思考地触摸他那有活力的真实的身体、触摸他的大腿和腰部，这就是缠在她心中的希冀。

而他也带着着了魔的不能摆脱的心情在等待着，等待着她和自己互相了解。在黑暗中，他对她又有了了解，有了一种很深的认识。现在，她就要认识他了，他也要解脱了，他会像埃及人一样，在夜晚中自由自在，让身体处于一种神秘的静止状态，在悬浮的空中平衡而坚定不变，他们俩将互相提供给对方这种星星一般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自由。

她看到他们行驶在树林当中，古老的大树底下是一些将枯的黑色的灌木，在远处，那些树干上长着一块块木瘤，她幽灵一样的在发着光，就像年老的牧师。蕨类植物让人难以置信地神秘地蔓延着。夜色漆黑，暗云低垂。汽车在慢慢地前行。

“我们现在在哪儿？”她小声问。

“舍伍德森林。”

很明显，他知道这个地方。他慢慢地开着车，一边察看着。后来，他们开到了树林中一条绿色的小路上，车子小心地拐了个弯，开进了橡树林里，沿着绿色的小路往前行。绿色小路通到一小片草地上。在斜斜的山坡下流出一条泉水。车停在了那里。

“我们就是在这儿吧，”他说，“关上灯。”

他接着把灯关上了。在这纯然的夜色里，黑暗的树影像是在晚上活动的鸟兽。他在草地上铺了条毯子。他们俩十分安静地坐在那儿，保持着沉默，什么都不去想。林中传来了很轻的声响，但并没有打扰他俩，也不可能打扰，整个世界受着某种奇怪的约束，一种很新奇的神秘笼罩着一切。他们俩很快地脱掉衣服，他把她搂了过来，摸着她，抚摸着她那从未暴露过的柔软的肉体。他的手指抚摸着她那被黑暗所包围的赤裸的肉体，就好像是寂静的手指触摸着寂静。神秘夜晚的肉体紧挨着神秘夜晚的肉体。这是男人和女人的黑夜，用眼睛是看不到的，心灵也无从知晓，只能透过触摸才能知道对方是另一个生命。

她对他有一种欲念，她触摸着，在无言的触摸中得到不可言喻的巨大的感情的交流，一种十分微妙的交流在黑暗微妙无声的触摸中获得了。这是很神秘的实体，没法知道它存在的本质，这个有生命的东西只能存留于大脑之外而无法进入大脑的意识。大脑不能认识这个黑暗、寂静而微妙的实体、这个实际上存在的东西。她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而他的欲望也一样得到满足，因为她对于他，就像他对于她，但这是神秘的，

可以触摸的，但又十分遥远的另一个自我的完善。

他们在车篷底下过了寒冷的一夜。醒来之后，太阳已高高地在空中了。他们互相看着对方，大笑起来，然后他们互相别开眼光，心中藏着阴晦和秘密。后来他们吻着，记起了昨天晚上快乐的事情，多么妙啊！这是黑暗天地给人类的遗产。他们竟不敢提到这么深刻的感受，而要把这种感受和知识藏在心底。

第二十四章 爱情与死亡

托马斯·克瑞奇的生命在慢慢逝去，慢得可怕。这个生命之缕如此之细却并没有断裂，这对谁来讲，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病人躺在那儿，特别虚弱，已经力竭，只能依靠慢慢地抿几口吗啡和酒来苟延残喘。他神智不清——一线知觉连结着死亡的黑暗和白天的光明。但是他的意志并没有崩溃。他是统一的、完整的，只是他需要周围绝对安静。

现在，除了护士以外的任何人出现在他的眼前，对他来讲都是一种压力和痛苦。每天早晨吉拉尔德走进这屋子，总是希望他父亲已与世长辞了，但他总是看到那张相同的半明半暗的脸，前额呈现腊黄色，上面垂有一缕很可怕的黑发，一双让人害怕的半睁开的眼睛，它们正在分离出黑暗，留下一点点视角。

而且每当那双半睁半闭的眼睛转向吉拉尔德的时候，他总是感到有股突然发出的十分强烈的厌恶感回荡在他身体的内部，发出巨大的声响，这种厌恶感一直在威胁着他，让他的心都要碎了，快要让他发疯了。

而且，每天早晨，儿子站在那里，身板挺得很直，朝气蓬勃，白净的脸上闪烁着光彩。当他奇怪而有精神的身体走过来时，父亲就产生了一种极度的厌烦感。他不能忍受和吉拉尔德蓝眼睛里的神秘却卑鄙的目光相遇。这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在分别的时候，父子俩就会互视对方，然后分开。

有着很长一段时间，吉拉尔德都保持着绝对的镇静。他很害怕自己会崩溃。他不得不呆下来，看着事情的发展，坚强的他看着父亲走向生命的边缘。但是现在，父亲的情况让他心急火燎。吉拉尔德每天都十分畏缩地走来，就好像达摩克里斯的剑顶着他的脖子，没有什么逃脱的办法——他和父亲的关系最密切，他必须给父亲送老，可是他父亲的意志并没有放松，也没有对死亡低头。如果这种意志和肉体死亡之后屈服了，那么当死到来时它就会断裂。儿子的意志也从没屈服过，他十分坚强地不受任何影响，不受这种死亡和奄奄一息的过程的影响。

这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他能受得了眼见着父亲慢慢地解体、毫不屈服地消失在死亡中吗？在有着无穷权力的死神面前，他竟然能够一点也不畏缩，就好像是一个印第安人受到刑罚一样。吉拉尔德将经受整个慢慢的死亡过程而不感到丝毫的恐惧，甚至可以说他是胜利了。在某种程度上讲，他需要这种死亡，甚至是加速了这种死亡，这仿佛是他自己在和死亡搏斗。即使是他害怕的时候也要这样，他仍然要和死亡搏斗、他一定要战胜死亡。

但是在这种严峻考验的压力下面，吉拉尔德已经失去了他与外面日常生活的联系，这在以前对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事，现在变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工作、娱乐全都被放置到了一边。他多多少少有些机械地继续着他的工作，而这种行动全都是无所谓的，真正的行动是他心中这场与死神的可怕的交战，而且他自己的意志必须获得胜利，不管出现什么，他也不会低头屈服或求助于别人。死亡不需要别人的评点。

但是当这场交战继续进行的时候，他的一切都被摧毁，而且正继续被毁，生命就像一个空空的贝壳，包围着他，像大海一样发出呼啸，震耳欲聋。在表面上他好像参与了这场喧闹的斗争，而实际内心中这个空

壳却全是黑暗与死亡的可怕的空间。他知道他应该得到支援，要不然的话，他的内心会在他灵魂的巨大黑洞中崩溃。他的意志支持着他的外部生活和头脑。他的外部生活和头脑没有屈服也没有变化，但是这压力却太大了，他得找些东西来维持其平衡，必须有些东西和他一起进入这空洞的世界，去填补起来，让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得到平衡。日复一日，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像一个充满了黑暗的气泡，知觉的光环在他周围晃荡，还有外部世界、外部生活的压力在它上面大声咆哮。

在这种绝望中他很本能地想到古德兰——他把一切都丢了，只希望和她建立起一种关系，他愿意跟着她到画室里去，离她近一些，和她交谈。他愿意在这个房间里随便站会，无目的的动动工具，摸摸粘土、看看她刚塑好的雕像——它们的形状都很奇特——他看着它们，却没有真地去看。她也感到他总是在跟着她，如死亡般的一步不离。她避开他，但她知道他总是在一点点地向她靠近。

“我说，”一天晚上，他用一种奇怪的不加思考又不太肯定的语气对她说，“你今天晚上在这里吃晚饭好吗？我希望你这样。”她稍微一惊，他对她说话，就像一个男人恳求另一个男人。“家里人会等我回家。”她说。

“哦，他们不会介意，对吧？”他说，“如果你能留下来，我会特别高兴。”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答应了。

“我在晚饭后必须马上走。”她说。

那是个又黑又冷的晚上，客厅里没有生火，他们坐在书房里。他在那儿坐着，几乎不说话，心不在焉，威妮弗雷德也很少说话。当吉拉尔德打起精神时便露出笑容，对她显得很大方又有风度，接着他又陷入长长的思考当中，但他自己却对此没有意识。她被他深深地吸引住了。他看起来是那样入神。对他那带有奇怪表情的沉默，她不能理解，感到纳闷儿，她为此而心动，并且开始有种崇敬感。

但是他很善良。他在饭桌上给她挑最好吃的。他为晚饭特地准备了一瓶有些甜润的金黄色的酒。她知道自己受到了尊敬，几乎成为饭桌上不可缺少的人。

就在他们在书房里喝咖啡的时候，有一阵很轻的敲门声传了过来。他一惊，叫道，“进来。”他的某种颤抖使他发出颤抖的尖音。古德兰听到以后也感到不安。白衣护士走了进来，像影子一样没有动静，护士长得很好，但是奇怪的是，她却显得十分扭捏而没有自信。

“医生想跟你谈谈，克瑞奇先生。”她用一种十分低沉极为谨慎的声音说。

“医生！”他说，惊讶地跳了起来，“他在哪儿？”“他在餐厅里。”

“告诉他我这就来。”

他喝完他的咖啡，跟着护士出来，可护士已如影子一般不见了。

“这是哪个护士？”古德兰问题。

“英格利丝小姐，我最喜欢她了。”威妮弗雷德说道。过了一会儿，吉拉尔德回来了，完全沉入他自己的思考当中，脸上有一种轻微的醉酒以后才出现的紧张、不清醒的神情。他没有讲医生叫他干什么？而只是手背在后面站在火炉前，脸色比较开朗，似乎很高兴的样子。其实他不

在思考，而只是内心中很犹豫，思绪万千。

“我现在必须走了，去看妈妈。”威妮弗雷德说，“在爸爸睡觉以前也去看看他。”

她向他俩道了晚安。

古德兰也起身准备走。

“你现在别走，好吗？”吉拉尔德迅速瞥了一眼说道，“现在还早呢，你走的时候，我会送你的。坐下，别太急了。”古德兰坐了下来，好像他一样心不在焉。她为他的意志所控制。她感到很迷惑，感觉到他显得很奇怪而陌生。他站在那儿出神，一句话也不说。他在想什么？他留住了她——她心里明白，他不会让她走，她谦逊顺从地看着他。

“医生对你说了什么新情况吗？”终于，她十分温柔地开口道。她声音中包含的同情触动了她。他很不在乎，冷漠地扬了扬眉毛：

“没有——没有什么新情况。”他回答道，就像这是个十分随便而不重要的问题。

“医生说脉搏十分弱，而且断断续续的，这没什么大事，你知道的。”

他低头看着她。她的眼睛是那么黑，那么温柔，那么明亮，一种受惊的神情，让他觉得十分激动。

“不，”终于她道，“我不懂这些事情。”

“不懂就算了。”他说，“我说，你不希望来支烟？来一支！”他很快地拿出烟盒给她点上烟，然后又重新靠着壁炉站在她面前。“不，”他说，“在我父亲的病重以前，我们家里人很少生病。”他看似沉思了一下，用那双十分传神的蓝眼睛低头看着她。她觉得十分害怕。他继续说道，“你瞧，这是件你意想不到的事——直到它发生了——你才意识到它的存在——一直就存在着——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得了这种不治之症的可能性和这种慢慢死亡一直都是存在的。”

他有些不自在地在大理石炉旁动着脚，嘴里叼了支烟，抬头看着天花板。

“我知道，”古德兰低声说道，“是很可怕的。”

他抽着烟，不知道古德兰在说些什么，接着他从嘴里拿出烟，露出牙齿，用舌尖塞到牙缝里剔出了牙缝里的一点烟丝。接着又转到另外一边，似乎这房间里就只有他一个人，又陷入了沉思之中。

“我不知道这到底对一个人会有多大影响，”他说着又低头看着她，她的眼睛十分黑，但充满了知识，也正在看着他的双眼。他看到她这样的表情，又把脸转到了一边。“但是我绝对不是原来的我。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指，原来的我一点都不存在了，一个人好似在拼命地抓着一个空洞——而同时他自己也是个空洞——所以，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不，”她低声说。一阵激动紧张、又很愉快，又好似痛苦，“那该怎么办呢？”她补充了一句。

他转过来，在巨大的大理石炉子上弹去烟灰。房间里的火炉壁没带任何栅栏，十分空。

“我敢肯定，我不知道。”他回答说，“但我认为一个人必须得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不是因为他想要找，而是因为他不得不找，不然的话，他就完了。所有的一切，包括他自己都处于马上要崩溃的时

候，所以他就必须用手支撑着一切——嗯，这显然是一种不能持续的现象，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支撑着房顶，他是受不了的，他明白，他迟早都会放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就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否则就会有全部崩溃的现象——当然，这是就我个人来讲”

他时不时在炉边移动着脚，脚跟踩碎了一块煤渣，发出了吱吱的响声，他低头看着它。古德兰这才意识到壁炉那美丽的、古色古香的大理石边框、边框上模糊的雕像凸出在壁面上，看上去像四周都陷在了里边。她觉得自己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命运的摆布、被禁止在很可怕的陷井中。

“但可以做些什么呢？”她很谦卑地说，“如果我能帮些什么忙的话，你应该来找我，我不知道怎么才可以来帮助你。”他用讥讽的眼光来低头看着她。

“我并不想要你来帮助。”他有些恼怒地说，因为一切都是没有用的，我只想要怜悯，你明白吗？我只需要有人能和我心灵相通，和谐地交谈，这样可以放松紧张的神经，真是很奇怪，没有人。有鲁伯特·伯基在，但他没有同情心，他只想命令别人怎样，这一点用处都没有。”

她陷入一个很奇怪的陷井。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这个时候传来一阵轻轻的开门声。吉拉尔德吓了一跳，脸上露出了愤怒的神情。而他这一惊，让古德兰大吃一惊。接着他十分机敏、十分礼貌地走上前去，装出一种殷勤的样子。“啊，妈妈！”他说，“您下来了，太好了。您好吗？”这位年长的妇女，穿着一件紫色的宽松又笨重的睡衣，默默地走了过来。她如平常一样显得有些笨拙。儿子走到他的眼前，帮她拿过一把椅子说，“您认识布兰哥温小姐，对吗？”母亲十分平淡地瞟了古德兰一眼。

“是的，”她说。然后慢慢地在儿子拿过来的椅子上坐下来。抬着那双奇怪的忘我草似的蓝眼睛看着她的儿子。

“我来是要问问你父亲的情况。”她用她那十分快却又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不知道你有朋友在这儿。”“不知道吗？威妮弗雷德没有告诉你吗？布兰哥温和我们在一起，增加了不少乐趣。”克瑞奇夫人慢慢转向古德兰，视而不见地看着她。“我恐怕这对她并不是件很高兴的事。”接着她又转向儿子说，“威妮弗雷德告诉我，医生对你说了有关你父亲的情况。怎么样了？”

“只是脉搏比较弱，很长时间都摸不到，所以——可能熬不过今夜了。”吉拉尔德回答说。

克瑞奇夫人一点表情没有地坐在那儿，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她的身体好似一块东西一样地鼓在椅子上，金色的头发松松垮垮地垂在耳边。但是她的皮肤很细，洁净，它们被忘却了。交叉着的双手漂亮而有内在的力量。大量的能量在这无声而庞大的身躯中消退。

她抬起头来看着儿子。他站在她身边，显得敏捷、英俊，他的眼睛特别蓝，比忘我草还要蓝。她似乎对吉拉尔德很有信心，有一种做母亲的盲目信赖。

“你好吗？”她用平静得出奇的低声问，好像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够听见她，“你不会变得紧张吗？不要让这事把你弄得神经质了。”

在这最后的话中的奇特要求让吉拉尔德吃了一惊。

“我想不会，妈妈。”他回答，冷漠更胜于轻松，“总需要有人看

着这件事结束，你说对吗？”

“必须得有人这样吗？必须有人吗？”她母亲急促地问道：“你为什么自己要承担这个呢？你所有干的只是看着这件事结束，这事，它会自己过去的，不需要你。”

“不，我不是觉得我能做些什么，”他回答说，“只是这事必然要对我们产生影响。你明白吗？”

“你喜欢受到影响——是吗？这可真能让你发疯。你应该能做些重要的事情，你没有必要停留在家中。你为什么不开呢？”母亲说。

这些话很明显是经过长时间思考的。这让古德兰感到很惊奇。“我并不认为现在离开有什么好处，妈妈。”他十分冷漠地说。“你注意，”他母亲说，“你要留意自己——那是你自己的事。你太能操心了——你关心关心你自己，否则你就会陷入困境之中，这就是你要发生的事情，你现在歇斯底里，你总是这样。”“我现在一切都好。妈妈，我向你保证，不用为我而担心。”“让死者自己去埋葬自己吧，别去把你自己和他们埋葬在一起，这就是我所要告诉你的，我很了解你。”

他没有回答，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母亲很静地坐在那儿，她的那双漂亮、白净的手没有戴戒指和任何饰物，紧紧抓住扶手椅的圆头。

“你不能做这个。”她几乎痛苦地说，“你没有力量，你像一只猫那样弱，真好——总是这样——这位姑娘要住在这儿吗？”“不，”吉拉尔德说，“她今晚上回去。”

“那她最好坐马车，她需要走得很远吗？”

“只是到贝德欧弗。”

“噢”。年长的女人从未看古德兰，但她似乎知道她的存在。“你总是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吉拉尔德。”他母亲边说边有些困难地站了起来。

“妈妈，你要走吗？”他有礼貌地问。

“是的，我要上楼去啦。”说着，她转身向古德兰说了声“晚安。”接着她慢慢走向门口，就像是不太习惯走路。在门口她含蓄地向他抬了一下脸，他吻了吻她。

“别再跟着我走了。”她用低得难以听见的声音说，“我不要你再走远了。”

他向她道了晚安，看着她走到楼梯上，慢慢地走上去，然后才关上大门，回到古德兰身边。古德兰站起来也要走。“我的母亲很奇怪。”他说。

“是的。”古德兰回答。

“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是的。”古德兰说。

然后他们俩都沉默了。

“你想要走了？”他问，“稍等一会，我去找一匹马——”“不用。”古德兰说：“我想走回去。”

他答应过要陪她走过那一里长的寂静的路，她就需要这个。“你完全可以坐马车回去。”他说。

“我倒宁愿走回去。”她坚决地说，又加重了些强调。“你想走路？那我和你一起走。你知道你的东西在哪儿吗？我把靴子穿上。”

他戴上帽子，穿上晚礼服，外面加了件大衣。两人走进了夜色中。

“我们抽支烟吧？”他说着在一个门廊的避风处停了下来，“你也来一支吧。”

就这样，他们俩吸着烟，在夜色中走上了黑压压的车道，穿过斜坡、草地，两边是修剪得很整齐的树篱。

他想用胳膊搂住她。如果他可以一边走一边搂着她，他就可以保持平衡。因为现在他觉得自己是一架天平，它的一头掉入了无底的空洞，他必须恢复某种平衡，可以完全恢复的希望就在眼前。

他只是在想着自己而忽视了她。他轻轻地搂住了她的腰，把她拽了过来。她感到自己被抓住了，她的心理晕乎乎的。但是，他的手臂是那么有力，在这强壮有力的紧紧搂抱中，她退缩了。在暴风雨般的黑暗之中，他们就这么走着。她被他那么紧地搂着，几乎要晕过去。看起来他可以让他和自己在双方行走中保持着完全的平衡。因为忽然，他觉得不受什么约束了，完美了，强壮有力又富有英雄气概。

他把手放在嘴边取掉烟，将一个闪着亮光的红点扔到了不被注意的丛林当中，这样他可以自由自在地保持平衡了。“这样好一些。”他表情欢快地说。

他那惊喜的语调当中对她来讲就像是有甜甜的毒药。她对他居然是那么重要吗？她回味着他的话。

“你高兴吗？”她有些渴望地问。

“高兴多了。”他同样欢快地回答说，“都有点飘飘然了。”她依偎着他。他感到她全身软乎乎的，是那么温暖，她成为他身体的一个可爱的组成部分。她的温暖十分奇特地充满了他的身躯。“我真高兴能够帮助你。”她说。

“是的。”他回答，“假如你不能，就没有人能够了。”“那是真的吗？”她自言自语地说，感到特别激动和欢快。他们走着，他把她越搂越紧，几乎要离开地面。他是那么强壮、结实，并且不可抗拒。她顺着黑暗的、呼呼刮风的山坡走着，飘飘忽忽的，两个人的动作是那么和谐。远处的贝德欧弗的盏盏黄色灯光在闪闪发亮。很多灯分布在另一面山坡上。但是，他和她正走在绝对的与世隔绝的黑暗世界中。

“但是你喜欢我到底到什么程度？”她的声音传了过来，几乎有些抱怨，“你知道，你并不清楚，也不明白。”

“多大程度！”他的声音兴奋中带有痛苦，“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你的一切。”他对自己的宣布也吃了一大惊，的确，他这样向她表露真情、也就等于放弃了对自己的所有防卫。他喜欢她的一切——她就是一切。

“但我不能相信，”她轻声说，惊奇地全身发抖。她是在怀疑和狂喜中颤抖，这正是她想听的话，就是这句话！然而她听到了，听到了他那颤抖的声音中所流露的真情。她不能相信，她不能相信——她不相信。但是，现在她相信了，她胜利了，感到了特别的高兴。

“为什么不信？”他说，“你为什么不相信？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就像我们现在站在这儿一样——”他依然满脑子她地站在那儿。“我只对我们站在这块地方关心，其它任何地方，甚至天堂我都不在乎，我不关心自己的存在与否，而是只关心你的存在，我愿一千次地出卖自己的

灵魂——但我却不能忍受你不在我的身边，我不能忍受独自一人，我的大脑会破裂的，是真的。”他一下子把她拉到怀中。

“不，”她有些害怕地嘟哝道。但那正是她所需要的，可她为什么这么缺乏勇气呢？

他们又开始了奇特的散步，他们对此是那样的陌生——但他们又是那样惊人的不可想象地接近，这简直像是疯了。不过，这却又正是她所想得到的，是她一直想要的。他们下了山，来到一座方形拱桥，拱桥上有一条煤矿的铁路，古德兰知道，拱桥的两旁是方形的石墙。一边长有青苔，慢慢地往下滴着水，一边却是很干燥的。他曾经在这儿站着，聆听着火车在枕木上轧过的隆隆声。她知道，下雨天，在这黑暗而又寂静的桥下，矿工们和他们的恋人们约会在黑暗中，所以，她也想和她的恋人这个桥下，在桥下的看不见的黑暗中接受她的亲吻。走到桥下，她渐渐地放慢了脚步。

到了桥下，他们停了下来，他把她紧紧地抱在了胸前，他那绷紧的身体在颤抖，气喘吁吁，不能控制自己，他把她紧紧压在胸前。

啊，这是可怕的，却又是完美的。在这桥下矿工们紧紧压住他们的恋人，紧靠自己的胸前，而现在，命运却把她推到了他的怀中。和矿工的拥抱相比，他的拥抱更加有力，也更加可怕。和矿工们的爱情相比，他的爱情更加专一，更加优雅。她感到自己在他的手臂和身体颤抖的有力的紧压下，都快要昏死过去，要死过去了。接着，他却又不自觉地颤抖地松下来了，变成了慢慢地起伏。他松了下来，便拉过她一起背靠墙地站着。

她几乎没有了知觉。矿工们也是这样靠着墙，拉着他们的心上人亲吻——就如她现在被吻一样。但是他们的亲吻有他这么有力吗？还有这又短又扎人的胡子——矿工们不会有这样的胡子。

矿工的心上人也会像她一样，把她们的头无力地靠在他们的肩头，然后从黑漆漆的拱桥下看着远山上的一片片黄色的灯光，或朝另一个方向望着那轮廓模糊的树木和在矿区堆木场的楼房。

他的胳膊紧紧地搂着她。他看起来要把她融入自己的身体中，包括她的温暖、她的轻柔、她的可爱。他十分贪婪地陶醉在她的肉体当中。他把她抱离开地面，就像要倒水似的要把她倒入他的体内。

“这要比一切都值得。”他的声音奇怪而透人心肺。

于是她放松了，她似融化了，注入了他的身体，好像她是无限温暖、珍贵的液体，充满了他的血管，使他心醉。他的手臂搂着她的脖子，吻着她的脸，让她几乎全部悬空着，而她整个身体都软软地进入了他的身躯。他似乎是一个结实而强壮的杯子，承受着她生命之酒，所以她那悬空的身体一动不动地压着他的身子，融化于他的亲吻中，融化于他的四肢和骨骼，好像他是一块软铁，慢慢地充满了她那如电的生命。

她看起来头脑已晕晕乎乎的，慢慢地失去了意识，她已不再存在，她的一切都融化了，变成了流体，流入了他的身体内。她静静地躺在那儿，沉沉地在他的体内睡着，好似闪电睡在纯洁柔软的云彩之中，所以，她不再存在，进入了他的体内，而他变成完美的人。

当她再次睁开眼睛，看到了远处的一片灯光。真是奇怪，世界好似还存在着。她正站在桥底下，把头歪在吉拉尔德胸前。吉拉尔德——他

是谁？是一位不错的冒险家，是一个她敬佩却又陌生的人。

她抬起头，在黑暗中看到他的脸在她的上面，轮廓十分鲜明，一张真正的男子的脸。似乎有一道昏暗的光、一道白色的光从他的身上发出来，好似他是个天外来客。虽然她的内心中对他这个样子十分害怕，但她却如夏娃偷吃智慧树的果子一样，凑上前去，亲吻着他，用格外纤细、精致、美丽的探索的手来抚摸着他的脸、他的五官。他是那样完美、那样陌生——啊，多危险！她的灵魂十分激动，她对此十分清楚。这是一张男人的脸，这是个在发光的禁果。她吻着他，用手抚摸着他的脸，他的眼睛，他的鼻子、眉毛、耳朵、脖子，想了解他，得到他，他是那样结实，那么匀称，那么让人开心，而又不可思议，这既让人奇怪，又让人十分的清楚——他真是一个明摆着对手。然而，他却闪烁着神秘的白光，她想要抚摸他，抚摸他，抚摸他，直到她用手摸遍了他的全身，直到她把一切都记住了。啊，如果她知道了他所珍贵的一切，她就可以满足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消除她对他的这种了解，因为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他是那样可靠又危险。

“你太美了！”她的喉咙中发出低声。

他很是吃了一惊，有点紧张。但是她认为他在发抖，她不知不觉地压向他。他坚持不住了。她用手抓住他，把他那深不可测、比死亡更进一步的欲望激起了，他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但是她这时很明白，事情到这里就足够了。在他那看不见的流光闪电的冲击中，她的灵魂一下子被摧毁了。她知道了，这种知觉就是死亡，让她恢复了过来。他还能有什么秘密呢？怎么去了解呢？啊！他还有许许多多秘密，还要用她那双纤细的充满智慧的手在他那充满了活力、发散着光芒的身体中得到收获。她的手渴望着知识，又贪婪着知识，不过现在已经足够了。她的心中已承受了足够的东西，过多了就会过快地塞满了她的心，她就会崩溃，这样心里就会胀过了头，现在已足够了，暂时已足够了。今后还有很多日子，那时候她的手就会像小鸡一样，在他那神秘而又柔软的身体上啄食，直到吃饱为止。

不过，他也很乐意受到压制、抑制，因为渴望比拥有更好。最终的结局和深深的渴望一样可怕。

他们向着镇里走去，向着那一群灯火连成的线走去。路灯沿着黑暗的山谷公路延伸。他们最后终于到了车道的尽头。“不要再走远了。”她说。

“你不希望我再送你了吗？”他好像卸了重担一样地说。他不想和她再走到大道上，他的心在赤裸裸地燃烧。

“对，别送了——晚安！”她伸出手，然后，他抓住她的手，用嘴唇接触了那危险有力的手指。

“晚安。”他说，“明天见。”

然后他们分开了，他浑身都是力量，渴望力量重新回到家。但是，第二天她没有来，她送来个便条说她感冒了在家里呆着。这是一种折磨，但是他在内心深处拥有了一种忍耐力。他很简单地回了个条，告诉她他有多难过，因为没有看见她。第三天，他呆在家里——看起来去办公室也没有用处。他的父亲活不出这个星期了，所以他想呆在家里，他一直很不安。吉拉尔德坐在他父亲房间靠窗的一张椅子上。外面是一片灰蒙

蒙的冬天的景象。父亲躺在床上，脸色灰白。白衣护士静静地进来，穿得很整洁高雅，甚至是很美丽。房间中有一股科隆香水的味道。护士走出了房间。吉拉尔德一个人面对窗外冬天的景色在陪伴着死神。

“丹莱矿井中还有水吗？”一个微弱的声音从床那儿传来，口气坚定却又不满意，这个垂死的人正在问威利湖是不是在向一个矿井漏水。

“还有些——我们需要抽尽湖中的水。”吉拉尔德说。“是吗？”虚弱的声音消失了，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脸色灰白的病人双目紧闭地躺在床上，好像早已死去。吉拉尔德扭过头去，觉得自己的心都萎缩了。如果再这么下去，他的这颗心就会死去。

忽然他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他转过身看到他父亲眼睛睁得大大的，两个眼珠紧张地一个劲儿地转动。吉拉尔德惊得跳了起来，呆呆站在那儿。

“水——”一个可怕的声音从他父亲的嗓子中好不容易地挤了出来，那双可怕而恐怖的眼珠在疯狂地打着转，无力地求救着，毫无感觉和目的地扫了吉拉尔德一眼，接着这个充满了痛苦的病人脸上涌上了一团污血，紧张的身体一松，头一下子歪到了一边儿，落在枕头上。

吉拉尔德不能动地站在那儿，他的灵魂在回想着这个可怕的镜头，他想动一下，但却不能，他不能动弹他的四肢，大脑也像脉搏一样猛跳不已。

白衣护士轻轻地走了进来，她看了一眼吉拉尔德，又看了看床上。

“啊！”她轻轻地喊了一声，接着她很快地跑向死者，“啊——”，她弯身在床前，发出这一声十分悲哀痛苦而又微弱的声音，接着她恢复了平静，转过身去拿毛巾和海绵。她在十分仔细地擦拭着死人的脸，不停地呢喃，用几乎哭泣的低声说，“可怜的克瑞奇先生——可怜的克瑞奇先生——啊，可怜的克瑞奇先生！”“他死了吗？”吉拉尔德用十分刺耳的声音问道。

“是的，他已经死了。”护士用低哀的声音回答，她抬起头来看着吉拉尔德。这位年轻漂亮的护士全身在发抖。他的脸上现出一种很奇怪的微笑，同时也消失了恐怖的神色。他转身走出了房间。

他准备去告诉他的母亲。在上楼梯的时候，他碰到了弟弟，贝兹尔。

“贝兹尔，——爸爸，他死了。”他说，差一点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几乎要让一种潜意识，一种可怕的狂喜流露出来。“什么？”贝兹尔变得脸色苍白。

吉拉尔德点了点头，然后他去了母亲房间。

她穿着紫色风衣，坐在那儿缝补，慢慢地做着。她抬头看着吉拉尔德，蓝蓝的眼睛并不显得害怕。

“爸爸死了。”他说。

“他死了！谁说的？”

“你知道的。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她放下她的针线活，慢慢地站了起来。

“你准备去看他吗？”他问。

“是的。”她说。

孩子们都已经在床前排成了一排。

“噢，妈妈！”女儿们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大喊道，失声痛哭。母亲

走上前去，死者很安详地躺在那儿，好像是安然入睡了，是那么安详，是那么平和，就好像是一个小伙子深深地入睡了。他的身子还有些暖意。她站在那儿很悲伤地默哀一样地看了死者一会儿。

终于，她开口了，痛苦地，仿佛对着空中的看不见的见证人说，“你去了。”她低头哀悼了几分钟，又说道，“漂亮！就好像生活从没有碰过你一样——从没有碰过你——但愿我不是这样子——我希望我死时是符合我的年纪的——漂亮、漂亮。”她俯身对他说着，“你看起来只有十几岁，你的脸上刚长出胡子来——一个漂亮的人，漂亮——”，接着她失声哭诉道，“你们死的时候，没有人会像这样，不许再像这样了。”这是一种很奇怪而又疯狂的命令。她的孩子们下意识地互相变得更加亲密了。她脸颊通红，看起来古怪而又可怕，“怨我吗？如果你们喜欢就怨我吧。他躺在那儿像一个十几岁的人，脸上刚长出胡子，如果你们喜欢就怪罪于我吧，但是你们谁也不知道，”她沉默了，随之，空气也变得沉默紧张了起来，“假如我早知道我的孩子们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我就会把他们扼杀在摇篮中，我会的——”

“不，妈妈，”吉拉尔德用一种怪异而又清晰明亮的声音在他身后说，“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会怪罪您。”

她转过身来，看着他的眼睛，然后，她抬起手做了一个很绝望的手势。

“祈祷，”她十分坚决地说，“为了你们自己向上帝祈祷，因为你们是无法得到你们的父母的帮助的。”

“噢，妈妈！”女儿近似疯狂地喊着。

但是她却转过身走了，然后他们一个个地都离开了。当古德兰听说克瑞奇先生死了的消息时，她觉得有些惭愧。她一直在逃避吉拉尔德，免得让他以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她。但现在，他面临着很多困难，但她却十分冷漠，不关心。第二天，她像往常一样到威妮弗雷德那儿去。威妮弗雷德很高兴见到她，很高兴和她一块到画室里去。这个小女孩哭过了，心里很害怕，曾经一个人呆在那儿，以避免再遇到别的不幸的难过事。她和古德兰与平常一样，到了与外界隔绝的画室里工作，这好像是不可估量的幸福，一个绝对自由的世界。古德兰一直呆到比较晚。她和威妮弗雷德叫人把饭送到画室。在那儿她们两个很自在地吃着晚饭，而别人都在屋子里。

晚饭之后，吉拉尔德来了。这个大画室中充满了各种东西的影子和咖啡的香味。古德兰和威妮弗雷德在房间一头的火炉旁摆放了一张小桌子，桌上有一盏灯照着。她们拥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这两个姑娘被可爱的影子围在中间，横梁木的影子罩在她们头上，地上有凳子和画具的影子。

“你们在这儿够舒服的。”吉拉尔德说着走向她们。在房间里有一个低矮的砖制壁炉，火很旺，地上铺着蓝色的土耳其地毯，蓝白色的桌布铺在一张橡木桌子上。古德兰用一只旧的铜咖啡壶在煮咖啡。威妮弗雷德正用一个平底锅在热牛奶。“你已喝过咖啡了吗？”古德兰说。“我已喝过了，但我还想跟你一起再喝点。”他回答说。“那么你只有用玻璃杯喝了，这里只有两个咖啡杯。”威妮弗雷德说。

“对我来说，都一样。”他说着拿了把椅子加入到姑娘们迷人的圈

子里。她们是多么幸福，和她们在一起，是多么舒服，多么迷人啊！

他整天奔忙着的丧事的外面世界顿时消失了，他很快便感到了这里的魅力和魔力。

她们的东西都十分精致，两个式样奇怪而可爱的杯子，上面镀着赤金，一个有很多红点的黑色小咖啡壶。奇特的咖啡壶十分稳当地喷着酒精火焰，几乎看不出来。这种色彩多样的生活气氛显得十分神奇。在这儿，吉拉尔德都完全忘记了他自己。他们坐了下来，古德兰很小心地倒着咖啡。

“你要牛奶吗？”她平静地问，却又很紧张地拿着那个带红点的黑咖啡壶。她总是这样能够完全控制自己，又特别的神经质。“不，我不要。”他回答说。

于是，她很谦恭地把小咖啡杯放在他眼前，然后她自己拿着笨大的杯子。她好像是要侍候他。

“为什么你不给我玻璃杯——对你来讲，那太难看了。”他说，他宁可自己用那个大杯子，不愿看着她吃亏。但是他保持沉默，心中却在为他们之间的差别和自我贬低的行为而感到高兴。“你很会理家。”他说。

“是的，我们真有些不懂得去招待客人。”威妮弗雷德说。“你们不知道？那么我是个来打扰你们的人吗？”

忽然他感到自己这一套传统的丧服不适合这里，他是个不受欢迎的外人。

古德兰十分安静，她并没有想要去与他说话。在这种情况下，沉默是最好的——或者随便说两句，最好把正经事放到一边去。于是他们十分轻松愉快地谈话，直到他们听到下面有人牵着马出门，还喊着，“倒一下，倒一下。”把马倒到那辆准备把古德兰送回家的马车辕中。于是她放下手中的东西和吉拉尔德握了握手，并没有看他的眼睛，接着就走了。

丧礼是让人哀痛的。在此之后，女儿们都到茶桌上不停地说——“他是我们的好父亲——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或者说——“我们再难找到像父亲一样的人了。”

吉拉尔德默认了这一切，这是正确的传统的态度。只要世界存在，他就相信传统，认为一切都应该这样。但只威妮弗雷德十分憎恶这一切，她把自己藏在画室里痛哭不已，企盼着古德兰到来。

很幸运的是每个人都走了。克雷奇一家人从来不长时间呆在家里。在晚饭时候，只剩下吉拉尔德一个人，甚至连威妮弗雷德也和她姐姐劳拉一起去伦敦住些日子。

但是，当吉拉尔德真正地一个人在家里呆着，他却不能忍受。一天天过去了，在所有的时间里他都像一个被链条挂在悬崖边的人，无论怎样挣扎努力，他却怎么也回不到平安稳定的地面上来，他被悬挂在半空中，渐渐地衰弱。不管他想什么，总是想到深渊——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工作还是娱乐，所有所有都呈现给他一样的深不可测的空洞，而他就挂在那儿。他的心在转动，在慢慢地枯萎，没有办法挣脱，手没有地方抓，他必须挂在看不到的物质生活的链子上，在深渊边上慢慢地消失。

起先，他很平静，还能够保持平静、希望困难会过去，希望能够经受住这个严酷的惩罚地让自己返回现实世界中来。但是危机并没有办法离去，又一个新的危机压向了他。

第三个夜晚降临了。他心中充满了恐惧，再也无法忍受这么一个夜晚了，又是一个夜晚来临！他又要被生活的链条挂在无底深渊的边上。他不能忍受，再也不能忍受了，他特别害怕，他再也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掉到这个无底的深渊中，他就再也不能上来了，假如摔下去的话，他就完了。他得向后退，去找人帮助他，他再也不相信他个人的力量了。

晚饭后，他面对着自己即将忍受的极大空虚，他转过身去，把靴子穿上，大衣披上，信步走入了黑暗之中。

外面十分黑而且有雾。他穿过小树林，摇摇晃晃地找着去磨坊的路。但伯基不在。好吧——他还有一半的喜悦。他转身上了山。在荒凉的山上瞎摸索，结果在黑暗中迷了路。真是让人心烦，他要到哪儿去无所谓，他继续乱摸着前进，终于他又上了一条小路，他的意识完全是黑暗的，接着他又走进了一个树林，只是机械地向前走，没有任何感觉，也没有思想，深一脚浅一脚地迈出了树林。他摸索着找着篱笆，又离开了小路，顺着那边的矮篱笆走着，直到找到出口。

最后他到了大路上。但是在迷糊的黑暗中摸索，他被彻底弄糊涂了。但是他必须决定自己前进的方向。就这么来回走着，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他得选择好一个前进的方向。他静静地站在路上，在这乌黑的晚上，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儿，这是一种很怪的感觉。他静静地站了一会。然后他听到了脚步声，接着看到一小簇摇摇晃晃的亮光。他马上走向前去，那是个矿工。

“你可以告诉我，”他说，“这条路通到哪儿？”“这条路——啊，通向沃特茂。”

“沃特茂！哦，真谢谢你，那就好了，我还认为我走错了。晚安！”

“晚安！”矿工大声地说道。

吉拉尔德猜出了他现在在哪儿，至少，等他到沃特茂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了。他很高兴能在一条大路上好像在睡梦中一样向前走。

那是沃特茂镇吗——是的，有国王的头像——那是高大的城门。他几乎是跑下了陡峭的山坡，绕过山路，经过小学来到了威利格林教堂。这是教堂的墓地！他猛地停了下来。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已经爬过了墙到了坟堆之中。即使在黑暗中，他也能看见在脚底下有一簇簇白花，这就是坟墓。他弯下腰去。花朵十分潮湿而且很凉。菊花和晚玉香发出一种腐烂的气味，像是死亡的味道。脚下的泥土陷了进去，泥土冰冷、很粘，也很可怕，他感到厌烦就走来了。

在这黑暗当中，在看不见的新建的坟旁，那儿曾是中心地段，对于对他来讲，却没有任何意义。他感到心中好像被粘上了冰冷而肮脏的泥巴。

那么要到哪儿去呢？——回家？永不！回家一点用处都没有，那是最为难受的地方了，决不可以回家。到哪儿呢？忽然他心中作出了一个很危险的决定，像是个不可更改的主意，那便是古德兰——她一定很安然地呆在家中。但是他可以去她家，到她那儿去——他可以去她那儿，今晚他可以先去找她，然后再回家。即使有生命危险，他也准备一搏了。

他出发，穿过了田野，直直地奔向贝德欧弗。四周围是那么黑，没有人可以看见他。他的脚又湿又冷，因为粘着泥巴变得特别重。但他坚定不移地向前走着，像一阵风，直直地走下去，好像是向着他的命运。他的意识中出现了一条很大的沟，他知道这时他在温施奥帕哈姆雷特的村庄里，但却一点都不知道是怎么到这里的。接着他到了贝德欧弗路的明亮的大街上，如梦游一般。他听到了人声、响亮的关门声和开门声以及黑暗中人们说话的声音。纳尔逊酒店刚刚关门，酒客正往回走。最好还是问问她住在哪儿——因为他根本不认识小巷。

“你能告诉我萨默塞特大路怎么走吗？”他向一个走路摇晃的人问。

“什么在哪儿？”走得不稳的矿工回答说。

“萨默塞特大路！”

“萨——？——我听说过这个地方，但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它在哪儿，你想找谁？”

“布兰哥温先生——威廉·布兰哥温。”

“威廉·布兰哥温？”

“他在威利格林中学教书——他的两个女儿也在那儿教书。”“噢——布兰哥温，我现在知道了。当然了，威廉·布兰哥温，是的，是的，他还有两个女儿也在那儿当老师，除了他自己以外，嘿是，是的——就是他——怎么，我知道不知道他住在哪儿，我可以用姓名打赌，那个地方叫什么？”

“萨默塞特大路。”吉拉尔德很耐心地重复着。他知道自己的矿工是什么样子的。

“萨默塞特大路，对，就是。”矿工说，摇晃着胳膊象是要抓住什么一样。“萨默塞特，——嘿，要了我的命我也说不上它在哪儿，是的，我知道这个地方，我敢肯定，我知道——”他不稳当地转过身，指着黑乎乎的几乎没有人的路说，“走那边——向左——那边——第一个拐弯路过威塞姆斯商店。”“我知道了。”吉拉尔德说。

“哪，你往前走下去，路过船工们住的地方——然后就是那个叫什么萨默塞特的大路——靠右边的岔口一共有三幢房子，我相信不超过三幢，我几乎能肯定——他们在最后一幢——你明白吗？”

“太谢谢你了。”吉拉尔德说，“晚安！”

然后他走开了。那个带醉意的人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吉拉尔德走过很多关灯的商店和房子，屋里的大多数人家都已睡觉了。他转向了一条死胡同，路的一端消失在黑暗中。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他慢下了脚步，不知道该怎么走进去，要是天黑大门关上了该怎么办呢？

不过大门没有关。他看到了一个亮着灯的窗户，听到了说话声，接着呀地关上了门。他的耳朵很快听出伯基的声音，他的敏锐的眼睛认出了伯基和身着淡色衣服的欧秀拉站在花园小路的台阶上，然后，欧秀拉迈下台阶，搂着伯基的胳膊沿着花园的路走过来。

吉拉尔德穿过小路躲在黑暗之中。他们散着步路过他身边，开心地聊着天。伯基的声音很低，而欧秀拉的声音却响亮而明晰。吉拉尔德快速地走向屋子。

靠着大窗户的百叶窗已经拉上了。他往左边的路上看过去，左边的

门还开着，大厅的灯光十分柔和。他悄悄地快步走上了这条路。抬头看着大厅，只见墙壁上挂有很多图画，还有几只鹿角。旁边是楼梯，楼梯旁边有一扇半开着的餐厅门。

吉拉尔德十分镇定地迈进了大厅，踏上了彩色的瓷砖地板。他很快地走过去，探望了一下一间很舒适的大房间，看到了父亲在火炉旁的一张椅子上睡着了，他的头向后斜靠着大榆木壁炉架。脸红红的，好像是缩短了鼻孔向上，嘴巴微微下垂，只要有一点声响就能把他惊醒。

吉拉尔德站了一会儿，犹豫着。他看了一眼身后那条黑黑的小道，他又犹豫起来，然后，他迅速上了楼梯，他感到自己竟这样机敏，都有些神了，他似乎让自己的意志传遍了这座快要入睡的房子。

他上了楼。他在那儿又感到很紧张、害怕。楼上也有一扇和楼下相对应的门，那有可能是母亲的房间，他能听到她在不停地移动，大概她在等待丈夫的到来。他看了看这黑黑的走廊。

接着，他用手轻轻地摸着墙，很小心地往前移动着脚步。这里有一扇门，微微地开着，房间里只是黑黑的，空空的，那这就是洗澡间。他能闻到香皂和热气的味道。在头上还有一间卧室——柔和的呼吸声从那里传来，那就是她。

他很小心地拧着门把，把门推开了一条缝，门轻轻地“吱呀”一声，接着他又推开了一点儿——又一点儿，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仿佛让自己的全身都静止下来，让自己不存在了。

他进入了房间里，床上的人还是在轻轻地呼吸着。房间里很暗，他摸着一步步向前移。他摸到了床，听见了床上的呼吸声。他靠近了床，弯着腰，睁大了眼睛，好像是要看床上到底是什么东西。接着他靠近了床上人的脸，忽然，他看到了一个男孩子的很圆很黑的脑袋，他很害怕。

他镇静过来，转过身，看见门半开着，一注光线暗淡地射进来。他快速地退出房间，关上门，但没有关紧，接着，他迅速穿过楼道。在楼梯口，他又犹豫了。现在逃走还可以来得及。

真是不可想象。他还坚持着他的想法。他好似影子一样地穿过她父母的房门，爬到了第二层楼梯上，他的体重使楼梯发出吱吱的声音，这可真烦人，啊，要是楼下她母亲的房门打开看到他，他可就倒霉了，就没救了。他依然控制着自己，没有动弹。

他还没有完全上完楼梯，就听到了一阵很快的跑步声。大门关上了，并且上了锁。他听到了欧秀拉的声响，然后是父亲的迷迷糊糊地感叹的声音。他很快地上到了三楼。

这儿也有一扇门半开，一个房间空着。他象是瞎子一样用手指尖摸索着前进，心中却很是担心欧秀拉会上到楼上来。他又看见了一个房间。他用自己那特殊的不同寻常的感官在门口听着。有人在床上翻来覆去。那就是她。

这次，他就像一个只有触觉的人轻轻地转动门把。吱呀一声，他停了下来，床上发出了睡衣的声音。他的心又停止了跳动。接着他又拧了一下把手，轻轻地推开了门，门发出了吱吱的响声。“欧秀拉？”传来古德兰惊怕的声音。他很快打开门走进去，再把门关上。

“是你吗？欧秀拉？”古德兰十分吃惊地问。他听见她坐在了床上，马上就要准备尖叫。

“不，是我。”他说，摸索着向她的方向移去，“是我，吉拉尔德。”

她惊呆了，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她又很惊慌、很震惊，完全吓呆了。

“吉拉尔德？”她重复着，迷惑而又惊愕。他来到床边。他的乱摸着的手正好触到她温暖的胸脯，她缩了一下。

“让我点个火。”她说着跳下了床。

他完全一动不动地站着。他听到她摸到火柴盒。他听到了她点火时手指的声音。之后，他看到她擦亮了火柴，点亮了蜡烛。房间里马上亮了起来，但蜡烛的火马上又垂下去，火头变成了昏暗的小火点，接着又重新燃亮了起来。

她看着他。他正站在床边上。他的帽子压得很低，盖住了眉毛。他的黑大衣的扣子一直下巴底下，脸上泛着亮光，显得很奇特。在她看着他的时候，她明白，他是个神秘的人。根本无法回避。她知道眼前的一切是命运所做的安排。但她却必须向他挑战。

“你怎么上来的？”她问。

“我从楼梯上来的——门是开着的。”

她看着他。“我还没有关门。”他说。她轻轻地走过去，把她的房门轻轻地关上，上了锁，然后她转了回来。

她今晚特别漂亮，一双吃惊的眼睛，绯红的双颊，头发披在背上，长长的十分美丽的白色睡衣拖到了脚上。

她发现他的靴子上全是泥巴，甚至裤子上也粘了不少，不知道他这一路留没留下脚印？他站在她的卧室中，站在她有些凌乱的床边，样子十分怪。

“你为什么来这儿？”她问，几乎有些恼怒。

“我想这样。”他回答。

这，她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是命运的安排。

“你怎么这样浑身是泥呢？”她愤愤却又温柔地说。

他低头看了看他的脚。

“我在黑暗中走路。”他回答，但却感到有些得意，停了一会儿。

他站在被子掀开的床的那一边，她在另一边。他甚至没有抬高一点他的帽子。

“你想让我做什么？”她挑战的口气说。

他看着旁边，没有回答。也就是他那轮廓十分鲜明而又奇特的脸上有一种很神奇的美和吸引力，她才没叫他走。而且，他的确是太美了，太神秘了，她完全被他脸上那纯粹的美吸引住了，使她为之倾倒。

“你想让我做什么？”她用很硬的语气重复道。

他摘下帽子，用一种好像是刚从梦中醒来的动作，他走向她，却不能触摸她，因为她穿着睡衣，光着脚，而他却浑身是泥，湿乎乎的。她的眼睁得大大地十分惊奇地看着他，又问着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我来这儿——因为我必须来。”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问？”她有些怀疑而惊奇地看着他，“我必须问。”她说。

他微微地摇摇头。

“没有答案。”他回答，有一种奇怪的茫然。

他身上有一种奇特如神的单纯、天真、坦率，让她想到了年轻的赫耳墨斯。

“但为什么你要到我这儿？”她坚持问。

“因为——命中注定的，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你，那也就没有我。”

她站在那里，眼睛瞪得大大的，疯狂而又害怕地望着他，而他一直在盯着她，好像被固定在某个超脱的位置上。她叹了口气。她输了，她别无选择。

“你不愿脱下你的靴子吗？”她说，“它们一定很湿了。”他摘下帽子，放在一把椅子上，解开了大衣的扣子，抬着他的下巴，把脖子上的扣子松开，脱下了大衣。他那很漂亮的短发给弄乱了。他的一头金发很迷人，像麦子一样。

他很快地脱掉外衣，松开了黑色的领带，解开了他衬衫前的饰纽，每个饰纽上都镶有珍珠。她听着，观看着，希望没有人听到这浆过的衬衣发出的声响，这很像手枪的声音。他来是为了表白自己的。她让他把自己搂到怀中，紧紧地拥抱她。他在她身上找到了无限的安慰，发泄出所有被压制的黑暗和腐蚀的死亡，他又变得完整起来，那是很让人惊讶的，十分神奇的，简直是个奇迹，这是他生命中有定数的奇迹。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他都有些迷了心窍，而她却很顺服地接受他，好像是一个器皿，充满了他那痛苦的死亡。她没有力量在这重要的时刻反抗，她被那可怕的如同死亡一样激烈的磨擦堵住了，她感觉到了巨痛，但她很顺从又带有喜悦地接受了这一切。

当他更加靠近她，把自己更深地插入她那温暖的怀抱，一种美妙的创造性的热浪进入了他的血管中，又重新给了他生命。他感到自己在溶解，在她生命活力的浴盆中休息，她像是她胸中的那颗心，又是一颗不可征服的太阳，他越来越深地进入了这光明与创造性的力量之中，他的所有血管——那些曾经被残害、割裂的血管随着生命的进入，就像是被太阳万能的光线所照耀，最后又慢慢恢复了，他的血液，看似已退缩在死亡里，又开始重新涌来，源源不断，十分有力，而且那么美妙。

他感到他的四肢开始变得有活力、有弹性了，他的身体获得一种未知的力量，他又重新是个男子汉了，强壮、丰满，他又成了个孩子，得到了这无限安抚、恢复，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她呢，她是生命的巨大浴盆。他十分崇拜她，她是母亲，是一切生命的物质。他，既是孩子又是男子汉，吸取了她的力量，又变成了一个整体。他的整个外壳几乎已死去，但是她身体中那股神秘而又温柔的电流，传遍了他的全身，传遍了他萎缩的大脑，好像是能治病的淋疤液，又如柔软的生命之流，让他变得完善，好象第二次在子宫中孕育。

他的大脑受了伤害，萎缩了，组织也好似受了破坏。他并不知道他受的伤害有多大，他的组织，大脑中的组织所遭受的死亡的腐蚀性血液的伤害有多大。现在，随着她身体里的生命之流慢慢地注入他的身体内，他明白了自己受伤害的严重性，就好像是一棵树，受了霜冻，内部结构破裂了。

他把他坚硬的头埋在她的乳房之间，用手紧紧地挤压着她的乳房。而她则有些微抖地用双手把他的头紧抱在胸前。他躺在那儿，灵魂飞出了大脑。她却头脑清醒地躺在那儿，那可爱的饱含活力的温暖充满了他的身体，好像是在子宫里得到了充分的睡眠。啊，如果她能给予他充足的生命之流，他就会完全恢复。他有些害怕她会在还没有完成以前拒绝

他。他就象个婴儿在等待哺乳，依偎在她的胸前，那样的话，她就不能把他推开去，而且他的萎缩了、破裂了的组织变得好起来，变得柔韧而富有弹性，萌动起新的生命。他感激万分，像对待上帝一样，或者在母亲怀中的婴儿一样，充满了感激。当他感到自己愈合了、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说不出的睡意，身上袭进一种疲乏之后恢复的睡意，当他感觉到此时，他是那么地感动和狂喜。

但是古德兰躺在那儿十分清醒，原来的她被彻底毁灭了。她一动不动地张大眼睛看着黑暗。她的神志很清醒，而他却沉沉地睡着了，胳膊还搂着她。

她好像是在倾听波浪拍打岸堤的声音，忧郁的海浪，带着命运的节奏，在慢慢地破碎，声音很单调，就如永恒一样。命运的缓慢而郁闷的海浪无尽地撕碎着，控制着她的生命。她睁大眼睛看着黑暗的空间，她可以看得那么远，一直到永远——但她其实什么都看不见，她沉醉在自己的意识当中——可是她又意识到了什么呢？

当她躺在那里注视着永恒的时候，一种十分疑惑的想法在她的脑中出现。她对所有一切都知道得很清楚。在这种情绪过去之后，她觉得十分不安。她那么长时间地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后来，她动了动，她意识到了自己——她想看着他，想了解他。

但是，她不敢点灯，因为她知道这样会把他弄醒的，她不想打扰他完美的梦，从她这里所得到的梦。

她把自己轻轻地脱离出来，稍稍地坐起来看他。她感到房间里好似有盏很暗的灯。她正好能够辨清楚他的特征。他睡得那么沉，在黑暗之中，她仿佛可以把他看得很清楚。但是，他又是在那么远的地方，在另一个世界中。啊，她几乎要痛苦地叫出声来。他是那么遥远、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完善。她看着他，好象在看着一块鹅卵石，躺在黑暗但清澈的水底。她被撇在一边，很痛苦地感觉着这一切，而他却在深深的水底，没有了任何感觉，相隔那么远，闪着朦胧的光。他是那么美丽，那么遥远，那么完善。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在一起了。啊，这可恶的、残忍的距离将会永远地隔在他们俩之间。

没有别的可做，只能静静地躺在那儿，忍受着。在她胸中泛起了一股对他的柔情，但同时她心中又有一种妒忌的感觉。为什么他要躺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么完美，不受任何打扰，而她自己却在受着折磨，不能睡觉，像是被遗弃在黑暗之中。

她意识清醒地躺在那儿，思想十分集中，处于一种让人感到疲乏的过度忧虑之中。教堂的钟声在报着时间，她听起来好像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得很快。她可以清楚地辨别出钟所敲打出的时间，虽然她是在一种高度紧张状态之中。而他却睡着了，好像时间还停留在原有的位置上，一点都没变，没有前进。

她太疲倦了，精疲力竭了。但她必须保持这种很活跃，很激烈的思维状态，她想到了所有的事情——她的童年时代，她的少女时代，一切被人忘却了的往事，所有自己不理解的事情，也不被人知的力量，和自己有关的，和家里人有关的，和朋友、情人、熟人以及每个人有关的事，仿佛她从无尽的黑暗之中找到了一根在闪光的知识的绳子，拽呀，拽呀，努力想把它从无尽的往事之中拽出来，但是仍然是拽不到头，它是没有

穷尽的。她必须拽着这闪光的意识绳，这根绳子从没有意识、没有根底的深处向上拽，直到很累，没有了力气、浑身发痛，精疲力尽，即将崩溃为止。但是她还是不能如愿。啊，如果她能叫醒他就好了。她极端烦躁地翻来覆去。什么时候才可以叫醒他让他走呢？什么时候才能叫醒他？她再次陷入了无尽的自我意识深处。

但是，离她该唤醒他的时刻越来越近，这好象是一种放松。在外面的夜空中，教堂的钟敲了四下。感谢上帝，夜晚马上就要过去了。五点钟，他就必须走了。那个时候，她就不必再经受折磨了。她可以轻松点，回到自己原有的位置上去。现在她被迫和自己的沉睡进行抵抗，就像一把磨得很快刀在抵抗着磨石。在和他并排躺着的身上，她发现了某种奇怪的东西。

最后一个小时也是最长的，但终于过去了。她的心很安慰地跳着——是的，那正是教堂的钟声，慢而有力地撞击着——终于，这永恒的一夜过去了。她等待着，抓住每次缓慢而又决定命运的振动，“三——四——五！”到了，一切都结束了。她身上的重物掉了下来。

她抬起身，低头看了看他，然后又吻了他一下。她并不愿把他叫醒。几分钟之后，她又吻了他一下，但是他丝毫不受影响。“亲爱的，你睡得真够沉的！真是不好意思把你叫醒。”她想着又让他睡了一会儿。但是他必须走了——他真的必须走了。

她十分温柔地用双手捧起他的脸。他的眼睛睁开了，还是一动不动，注视着她。她的心脏要停止跳动了，为了逃避掉黑暗中他那双眼睛，她弯腰、吻了吻他，轻轻地说：

“亲爱的，你必须走了。”

但她却很害怕，心里很难受。

他搂住了她。她的心都沉下去了。

“但是亲爱的，你必须得走了，太晚了。”“几点了？”他问。

很奇怪，他的声音使她颤抖了一下。她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五点多了。”她说。

但是，他只是用手臂搂住她。她的心在折磨中哭泣。她没有屈服。

“你真的需要走了。”她说。

“再呆一会儿。”他说。

她静静地躺着，依偎着他，但却没有屈服。

“再呆一会儿吧。”他回答说，把她搂得更加紧了。“走吧。”她说，还是没有屈服：“我恐怕你不能久呆了。”她语气中有一种冷漠，使他不由地放开了她。她脱开身站起来，把蜡烛点上。这样，事情就结束了。

他起了床，浑身躁热，充满欲望。然而他感到一点羞愧，是因为要在她面前穿衣裤，还有当她在某种程度上反对他的时候，他感到自己过于暴露了。这种心理很难理解。他很快地穿好了衣服，没有带假领和领带。他仍然感到充实、完整，也很完善——但她觉得看到男人穿衣服是件很丢人的事情。滑稽的衬衣，可笑的裤子、背带，但又有一种想法让她解脱了。

“这很像一个工人起床去上班。”古德兰想，而我也像个工人的妻子。但一种好像厌恶的疼痛到了她心中——一种对他的厌恶。他把假领

和领带塞到大衣口袋。然后，他坐下来穿上他的靴子。靴子是湿的，他的袜子和裤脚也一样。但他本人却很干燥而温暖。

“可能你应该下楼再穿靴子。”

他没有回答，马上脱掉靴子，手提着它们站在那儿。她已经穿好了拖鞋，披上了一件很宽松的睡衣。她已准备好了。她看着他，他正在那里站着等待着，黑色上衣一直扣到下巴底下。他的帽沿压得很低，手里拿着靴子。突然，她心中几乎是很可恨的迷恋又恢复了起来。它没有完全消失。他的神情也是很热烈，圆睁的眼睛里充满了新鲜事物，它是那样完美。她觉得自己老了，衰老了。她步子十分沉重地走过去，让他来吻她，他很快地吻了她一下。她希望他能够用他那温暖的手臂热烈而毫无表情地来迷住他，控制她，征服她。那对她讲是个负担，让她十分忿恨，却没有办法解脱。当她看着那个男人的眉毛，十分小巧优美的鼻子和极冷漠的蓝眼睛的时候，她知道自己并没有满足激情，或者永远不会满足。只是现在她很累，心中有一种十分厌恶的疼痛。她希望他快离开。

他们很快下了楼，似乎他们发出的声响十分之大。她包着鲜绿色的围巾，举着蜡烛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她心中特别害怕，唯恐吵醒其他人。他似乎并不在意，他不在意现在有谁知道。她特别憎恨这点。人总是越小心越好，人必须得保护自己。她领着他到了厨房，那儿干净整齐。女仆都是这个样子，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他抬头看了看钟——五点二十二！接着他坐在把椅子上穿靴子。她等待着，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她只希望他快点穿好，她太神经质了！

他站起来——她弄开后门的插销、往外张望了一下。外面是阴冷的黑夜。天还没亮，一弯月亮挂在模糊的天空上。她很高兴，自己不必要送他出去。

“那再见了。”他低语道。

“我送你到大门。”她说。

接着，她又匆忙地走到前面，让他注意台阶。到了大门口，她站在台阶上面，而他站在她下面。

“再见！”她低声说。

他有礼节性地吻了她一下，然后就转身走了。

她听见了他那有力的脚步声十分清晰地顺着路面踏过去。她感到很痛苦。啊，那种怪的步子是多么无情啊！

她关上了大门，然后悄悄地回去。她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一切都没有问题。她十分自由而又舒服地呼吸着，心上终于落掉了一块心事。她在床上蜷缩着，躺在他身体所压出的印迹中，享受着他留下的温暖。她感到很激动，精疲力尽，却又十分满意。很快她就睡着了。吉拉尔德在快要天亮的阴冷的黑夜中快步前进。他没遇到任何人，他的头脑十分静，也没有任何忧虑，像一弯静止的清水。他的身体十分充实温暖。他心满意足地大踏步走向肖特兰兹。

第二十五章 结婚与否

布兰哥温家准备搬离贝德欧弗。父亲这个时候住在镇里。伯基已经领取了结婚证书。但是欧秀拉一拖再拖，她无法确定个准确时间，因为她仍在犹豫，她的一个月内离开中学的决定只剩一个星期了。圣诞节马上就要就到。

吉拉尔德在等待着欧秀拉和伯基的婚礼，这对他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

“咱们俩来个礼炮双鸣吧！”一天他对伯基说。

“谁来第二炮呢？”伯基问。

“我和古德兰。”吉拉尔德说，眼光毫无畏惧。

伯基盯着他，仿佛吃了一惊。

“正经的——还是开玩笑？”他问。

“哦，很正经——可以吗？古德兰和我可以与你们同行吗？”“当然可以，我不知道你们俩已发展到这种程度。”“什么程度，”吉拉尔德看着对方笑起来，“是啊，我的事已经成功了。”

“剩下的只是把它放在广阔的社会基础上，达到崇高的道德目标。”伯基说。

“是这样，从广度、深度和高度上达到目标。”吉拉尔德笑道。“哦，当然，”伯基说，“这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一步。”吉拉尔德很近地注视着他。

“你为什么不够热情些？”他问，“我认为你在婚姻方面头脑不大通。”伯基耸了耸肩。

“一个人可能会出现鼻子不开窍的时候，因为鼻子有很多种，狮子型的，还有——”吉拉尔德大笑。

“所以，婚姻也是多样的，有狮子型的，还有——”他说。“正是。”

“假如我结婚，那么你认为我的婚姻是狮子型的吗？”他歪着头试探地问。

伯基也笑了。

“我怎么会知道你的婚姻会是什么样的？不要把你的婚姻和我的相比，用这些逼我。”

吉拉尔德沉思了一会儿，“不过，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他说。

“是关于合法婚姻——还是一般结婚？你为什么想听我的意见，我没有任何想法，我对法定婚姻没有兴趣，这不过是个怎么做比较方便的问题。”

吉拉尔德还是很近地注视着他。

“远不止这个问题，我认为，”他严肃地说，“当然，可能你会对婚姻道德感到厌烦，但就个人而言，真正的婚姻的确是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

“你是指，找一个女人去登记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如果从此以后要和她一起生活的话，我确是这样认为的。”吉拉尔德说，“因为从某方面讲，这是不可改变的。”“是的，我同意。”伯基说。

“无论一个人怎么看待合法婚姻，但从个人的情况看来，一个进入结婚的状态中是有决定意义的——”

“我相信是这样。”伯基说，“在某些方面。”

“那问题就在一个人该不该结婚。”吉拉尔德说。

伯基眯着两眼盯着他，露出了很感兴趣的神情。

“你很像培根大人，吉拉尔德。”他说，“你争论起来像个大律师——或者像哈姆雷特说的‘生存还是毁灭’那些话的样子，我如果是你就一定不结婚。别问我，去问问古德兰吧，你又不是想和我结婚，你说呢？”

吉拉尔德没注意听这段话的后半部分。“是的，应该冷静地考虑一下，这是很重要的大事，一个人到了岔口要选择走哪条路，婚姻也算是一条路——”

“那另外一条呢？”伯基急促地问道。

吉拉尔德抬起头看着伯基，神情异常，十分激动。伯基不能够理解他。

“我说不来，”他回答，“如果我知道它……”他有些不安地动着双脚。

“你的意思是如果你知道另外一种选择的话。”伯基问，“既然你不知道，那结婚就是你一个较好的选择。”

吉拉尔德目光中显出了不安。

“一个人有时候确实会觉得婚姻是较好的办法。”他承认说。“那就不要结婚，我告诉你。”伯基继续说，“就像我以前说的那样，对于这种婚姻的古老的看法，让我生厌！和这个相比，双方的利己主义都不能算什么，这是彼此都同意的一种猎取行动。整个世界都是一对一对的人，每一对都在自己的小范围里关注着自己的利益，锁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这是在这个世界上最让人憎恨的事情。”

“我很同意。”吉拉尔德说，“婚姻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但正像我所说的，另一种选择是什么呢？”吉拉尔德说。

“一个人应该放弃这个想要一个家的本能，——那不是本能，是一种懦弱的人的一种行为。人是决不应该有家庭的。”“我十分同意你的看法。”吉拉尔德说，“但是别无选择。”“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出路——我相信，在男女之间有一种永久性的组合，三心二意只能消耗自己的精力，但男女之间十分牢固而又持久的关系还不是最后的定局——当然不是。”“十分正确。”吉拉尔德说。

“实际上，”伯基说，“因为男女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崇高的排外的基础之上的，那就是所有这种保守、卑鄙、自私和残缺不全的原因。”

“是的，我同意你的想法。”吉拉尔德说。

“你得把恋爱和婚姻的理想从它那被人推崇的地位上拉下来。我们需要更加宽广的东西，——我相信有另外一种在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完美的关系——这是对婚姻的一种补充。”

“我从没看出他们是如何相一致的。”吉拉尔德说。

“并不是完全一样——而是同等的重要，同样地有创造性，同样地神圣，如果你同意这样说的话。”

吉拉尔德急促不安地动了动——“你知道，我并不能感受到这些。”他说，“当然啦，任何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性爱从来就不同，能像男人和

男人之间的那么强烈。自然本能并不能提供这个基础。”

“嗯，当然，我想是的，而且我认为我们只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我们自己的东西才能够幸福，你已经不得不忘掉婚姻的排外性，你必须承认这种不被许可的男人和男人之间的爱，这就会给每个人很大的自由，无论在男人中还是女人中，每个人都能有的一种巨大力量。”

“我知道，”吉拉尔德说，“我相信这些，可是我不能感觉到，你明白吗？”他把手搭在伯基的肩上，用一种不赞成的眼光，好像他赢了一样地微笑。

他已经准备走向死亡。因为婚姻对于他来说，就像是死亡，他愿意在婚姻中给自己判刑，变成个囚犯被禁在地下，在没有阳光的世界中生活，但可以有绝对隐蔽的行动。对于这一切他都愿意接受。婚姻就是能够把他们封住的封条。他愿意这样被封在地下世界里，像是一个被打进了地狱并且永远都要在那儿生存的幽灵。但他却不会和任何其它人有什么关系，他没有这种能力，婚姻并不能让他来接受古德兰的束缚，但却让他受到了现存世界的束缚。虽然他对早已既定的秩序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想法，但是，他还是要接受它，不过，他就要退到地下的世界里去生活，这就是他所要做的。

另一个办法就是要接受鲁伯特提出的建议，先和一个男人建立起绝对的信任和一种爱的约定，然后再和女人建立起这种关系。如果他能和一个人建立起这种关系的话，他以后一定会同另一个女人建立起这种关系，不光只是在法定的婚姻中，而且还在绝对神秘的婚姻中建立起这样的关系。

但是，他不能接受这种建议。他自己有一种东西十分麻木，这可能是因为他天生意志薄弱，也可能是因为一种退化或萎缩的现象。但很可能是意志薄弱，因为他很奇怪地对鲁伯特的建议感到愉快。但更高兴于拒绝这种建议而不受拘束。

第二十六章 一把椅子

每周星期一下午在城里的旧货市场上都要有一个旧货交易会。这天下午，欧秀拉和伯基随意散步到这儿。他们一直在谈论着家具。他们想看看在这个鹅卵石街面上的废旧物中有没有他们所喜欢的零星家具。

这个旧货市场不太大，只是一块光秃秃的花岗岩铺成的场地。经常在墙脚下摆着几个水果摊。这是这个城比较贫穷的地方。街道的一边是很破旧的房屋，还有一个袜子厂，在街道的头上，是一堵开有很多椭圆窗户的墙，在另一边，有一排小店，道路是用石板铺就的，一座顶上有钟楼的红砖砌成的公共浴室，这便是这儿最好的纪念塔一样的建筑物。

过路的行人一个个显得行动笨拙，破衣褴衫的，空气中也夹杂着一种十分难闻恶心的气味，这些都让人感到，这儿是一个贫民区，它们由一条条极肮脏的街道交叉而成，偶尔一辆棕黄色的大电车很笨拙地从袜子厂后面拐出来。

欧秀拉发现自己置身于旧货市场中——到处堆满了旧的床上用品、一堆堆的废铁、大量破烂磁器和一包包难以想象的衣服——和平民百姓擦肩而过，她不由得感到浑身难受。她和伯基无可奈何地在两边堆满了锈迹斑斑的货物的窄小街道上穿过。他在看着货物，而她却在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她有些激动地看着一个年轻的孕妇。孕妇正在翻弄一个床垫，并让她身后的一个青年人也来看。这个年轻的孕妇看起来比较性急而好动，却又神秘秘。但是那个年轻的男人却显得很不愿，在躲闪着什么。因为她就要有一个孩子了，所以他必须和她结婚。

当他们在摸床垫的时候，年轻女人向那个坐在货场当中的小凳子上的老人问价钱，他告诉了她，接着她又转向了那个年轻男子，那年轻男子显得有些羞愧和不安，他把脸转向了一边，但身体并没有动，然后嘴里嘟哝了两句。那个女子又回转身来灵巧地摸着床垫，她有些着急了，心中在暗暗盘算，然后和那个脏兮兮的老头讲价钱。在这期间，青年男子就站在旁边，一句话都不说，十分羞愧，但很顺从。

“看！”伯基说，“那儿有一把很漂亮的椅子。”

“漂亮！”欧秀拉说，“喔真太漂亮了！”

这是一把用普通木头做成的带扶手的椅子。可能是白桦木的。但是放在很脏的石头上显得那么精巧别致，几乎让人激动地掉下眼泪。这是张方形的大椅子，有着很纤细和漂亮的线条，在椅背上有四根很短的木棍，这让欧秀拉想起了竖琴的弦。“这曾经是，”伯基说，“镀金的——有一个藤坐垫子，后来有人给钉上了木头的坐垫。你看，这儿有一点衬在镀金那一层下面的红颜色。除了木头给磨出了本来的颜色之外，别的地方都是黑色的，这是一个有很多线条的完整的统一体，但是很显然这个木制的坐垫放错了，它毁坏了椅子的完美、漂亮和统一，而只有藤垫能够反映出这种漂亮和统一。尽管这样，我还是喜欢这把椅子。”“是的，”欧秀拉说，“我也是这样。”

“多少钱？”伯基问那个男人。

“十先令。”

“你们可以给送到家中吗？”

这椅子就这么被买下了。

“真是太漂亮、太精致了，它几乎让我心碎。”伯基叹了口气说。

他们两个在破烂堆里往前行。“我可爱的祖国——在以前就是制作一把椅子，它也能表现自己。”

“那你觉得现在她不能了吗？”欧秀拉问。在他说这种话时，她总有些恼怒。

“是的，现在不会了，当我看到那清晰、美丽的椅子的时候，我想到了英国、甚至是简·奥斯汀时期的英国——就是在那个时代，她也有十分活跃的思想暴露，在暴露中得到一种很纯粹的幸福。可现在，我们只能在这堆垃圾中找到旧思想的只言片语，现在，我们身上没有创造性，而只有十分污浊的机械性。“这并不是真的，”欧秀拉叫道，“你为什么总是对过去大加赞赏，又总是贬低现在呢？说实话我并不十分看重简·奥斯汀的时代，它太注意物质利益了，如果你喜欢的话——”

“它可以只注意物质利益，”伯基说，“因为它还有着力量注重其它的方面。但我们却都不能，我们是利己主义的——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我们都是没有能力注重其它的方面的，我们只能产生利己主义、机械主义——利己主义的核心。”

欧秀拉被他所说的搞得一言不发，心中极为上火，她没有注意听这些，她对这些话极为反感。

“我憎恨你的那些过去，它让我觉得恶心。”她大声地说，“尽管说这张椅子很漂亮，但我觉得甚至恨那张椅子了，这不是我所要的那种美，我希望这把旧椅子在完成了它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就被打破，不必要留到现在，来向我们显示它可爱的过去，这个可爱的过去让我感到很恶心。”

“可恶的现在更是让我感到恶心。”他说。

“是的。真是这样，我憎恨它的现在，但是我并不想用它的过去来代替它的现在。我不想要那张旧椅子。”

他一时间特别生气，接着他抬头看了看公共浴室塔顶上面明亮的天空。他好像是忍下了这股恼怒，张开嘴吧笑了笑。“好吧，那我们就不买它了，对于它我也觉得讨厌，无论怎样，人总不能一直生活在美好的过去当中。”

“是的，”她大声喊，“我不想要旧东西。”

“事实是，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东西。”他回答，“我憎恨那些我自己想要房子和家具的想法。”

这让她一下子惊呆了。接着她回答说：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一个人总需要有个地方住。”“不是某个地方，其它地方，”他说，“一个人应该是生活在任何地方——而不是某个确定的地方。我不想要一个确定的地方。一旦你有了房间，就安置上配套的家具，接着你便想逃脱开去。现在，我在磨坊的房子十分完整，可是我特别想把它仍入海底。这是一种固定的环境的一个很可怕的独裁。在那儿，每个家具就是个界牌。”

她紧紧地挽住他的胳膊，两人走出了市场。

“可是，我们准备做什么？”她说，“我们不管怎样都得生活，而

且我希望在我的周围有美好的事物，甚至希望能有种很自然的美丽的风景。”

“在房子中，家具上、服装上，你永远都会看到这种美丽。房子家具服装，它们全部都是旧的，很庸俗的世界和让人厌烦的人类社会的言词。如果你有幢都德式房子、有着古老的、漂亮的家具，这说明你的眼前总闪着过去，令人感到很害怕。如果你有一幢波利亚特为你而建的房子，完美而又现代化，在你的眼前也会有另外一种东西存在着，也是特别可怕的。这些都是财产、财产，威胁着你，使你普通化。你需要象罗丹、迈考尔、安吉娄，在你的雕刻上留下一块没有雕完的原来的石头，你应该让自己周围的环境成为一个大体的不确定的范围，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不会受到限制、压抑，永远不会受到外来的控制。

她站在路中间，陷入了沉思。

“那么，我们将不会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一块完整的地方——永远没有家？”她说。

“祈祷上帝，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不要家的好。”他回答说。“可以只有一个世界啊！”她反抗说。

他摊开两手，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而同时呢，我们要避免拥有我们的财产。”他说。“可你刚刚买了一把椅子。”她说。

“我可告诉那个人我不想要了。”他回答说。

她又沉思了一阵，然后她的脸上很奇怪地微微抽搐了一下。“是的，”她说，“我们不要它。我讨厌旧的东西。”“新东西也是一样。”他说。

他们顺着原路走回去。

在那儿——在很多家具前，那对年轻人还站在那儿。那个快要有孩子的妇女比较清秀，但身材矮胖，那个瘦长脸的男子有中等身材，也有些吸引人。帽子底下的一头黑发倒向一边，耷拉到眉稍。他站在那儿，态度冷漠，仿佛受了诅咒一样。“我们把椅子给他们吧。”欧秀拉低声说，“看，他们准备建立个家庭。”

“我不愿意帮助、怂恿他们这样做。”他不高兴地说。但他马上对那个冷漠而躲闪的青年男子起了同情心，但他讨厌那个动作迅速，有生殖能力的女人。

“噢，我觉得，”欧秀拉说，“刚好对他们合适——没有什么别的东西适合他们了。”

“那好吧，你去给他们，我站在这儿看着。”伯基说。欧秀拉有些不舒服地走向那两个年轻人，他们正在商量买一个脸盆架——更准确地讲，那个女人在大声争论而男子却像囚犯一样十分惊讶而胆怯地看着这个东西。

“我们买了一把椅子，”欧秀拉说，“我们不想要了，你们愿意要吗？如果你们愿要的话，我们会很高兴。”

这对年轻人转过头来看她，并不相信她是在和他们说话。“你们喜欢吗？”欧秀拉又重复了一遍，“椅子真的特别漂亮——但是——但是——”她微笑着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对年轻人只是木讷地盯着她，然后又交换了一下有意味的目光，决定该怎么做。那个男子古怪地躲躲闪闪，好像他可以使自己如老鼠一般地躲起来似的。

“我们想把椅子送给你们。”欧秀拉解释说。

现在，她感到很困惑，甚至有些害怕他们。那个青年男子引起她的兴趣，他很文静却缺少头脑，简直就不是个成年男子，而在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个极为单纯，举止还不坏的小镇青年。他总是缩头缩脑，行动十分麻利，让人不可捉摸。他眼睛上的睫毛又黑又长，显得很漂亮，而他那呆呆的眼睛中却没有主意，只有一种可怕的内在的主观念头。他的黑眉毛和脸部的线条显得十分美丽，对于这个女人来讲，他是个既可怕又很棒的情人。他那两条穿着不太合身的裤子的腿，大概是比较灵活而且有力。他有着一只沉默的黑猫的灵活、安静、滑顺的特点。

欧秀拉用一种妩媚的眼光来端详着这个男人。那个胖女人怒不可遏地看着她。过了一会儿欧秀拉就又忘了他。

“你们想要这把椅子吗？”她说。

这个男子斜视着她，带着赞赏的目光，但神情却显得冷淡而高傲。那个女人把身体挺直显出一副卖水果的小贩的神态，她不清楚欧秀拉到底是要干什么，因此显得特别警惕，露出敌意。伯基走了过来，看到欧秀拉的狼狈和难堪，有些幸灾乐祸地微笑着。“有什么事——嗯——”他微笑着说。他的眼睑微垂着，摆出一种对这两个市民的讥刺、嘲弄的神色。

那个男人的头略低着、歪向一边，指着欧秀拉说，“她要干什么？”嘴角带着一种嘲弄的热情，还露出一丝很奇怪的微笑。伯基抬起他疲惫而又略带讽刺意味的眼睛看着他。

“给你们一把椅子——那把——上面贴着标签的。”他指着椅子说。

那个男人看了看所指的椅子，两个人都彼此敌视对方，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一种很奇特的敌对。

“先生，她把椅子给我们，是为了想得到什么？”他这种不太注意语气的话，让欧秀拉觉得是受了侮辱。

“我只是想可能你们会喜欢——那是把很漂亮的椅子，我们买下了它，但是不想要了，你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它，别害怕。”伯基带着一种苦笑说。

那个男人抬头看了看他，一半敌意，一半理解。

“如果你们只是刚刚买下，为什么你们自己又不要了呢？”那个女人冷冷地问他们，“这难道对你们来说不够好吗？是不是现在你们很仔细地看了一下——看到里边有什么东西就害怕了，我敢肯定是这么回事儿。”

她又羡慕又妒忌地看着欧秀拉。

“我们还从来没想到这个，”伯基说，“整把椅子的木头倒是有些太细了点儿。”

“你看，是这么回事。”欧秀拉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目光，“我们正准备结婚，所以想买些家具，可刚才我们俩又决定不要家具了，我们要去国外。”

这个矮胖的头发乱糟糟的小镇女人有些欣赏地看着欧秀拉嫩滑的脸部皮肤。她们互相欣赏着。那个青年人站在旁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他紧闭着宽大的嘴，嘴唇上的黑胡子长得很奇怪，使人产生别的联想，他缺少感情，心不在焉，就像只是黑夜里的幽灵、

贫民窟中的鬼影。

“这把椅子给老年人挺合适的。”小镇姑娘转向她的男人说。他没有看她，他的脸的下半部露出了笑容。他把头一歪，做了个很奇怪的同意的姿势。他的昏暗的目光不眨眼地注视着一切。“你们改变主意了，但却付出了代价！”他说，声音低沉得不可想象。

“这一次只是十先令。”伯基说。

那个男人抬头看着她，脸上的神情十分诡秘，一种将信将疑的笑容就在他脸上。

“半英镑，很便宜！”他说，“不像是离婚的样子。”“我们还没有结婚。”伯基说。

“没有，我们也没有。”那个女人大声喊道“但是我们要在星期六结婚。”

她带着一种决定性的有保护感的目光看着那个男人，既盛气凌人，又很温柔体贴。他的脸阴沉沉的，咧开嘴笑了一笑，把脸转向了一边，她已经得到了他，可上帝，那他又如何！他身上反映出一种奇怪的遮掩的骄傲和诚恳。

“祝你们好运！”伯基说。

“也祝你们！”年轻女人说。然后有些试探性地问道，“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伯基转过头去看看欧秀拉。

“这得由女士来决定了。”他回答，“她什么时候准备好，我们什么时候去登记。”

欧秀拉笑了，脸上却罩着迷惘和怅然。

“不要着急。”年轻男人意味深长地咧开嘴笑着说。“别那么着急结婚。”年轻女人说，“死还早着呢——你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婚姻。”

年轻男人扭过头去，似乎那击中了他的要害。

“越长越好，我们希望。”伯基说。

“是这样的，先生。”年轻男人有些羡慕地说，“尽情享受吧，别用鞭子去催赶死驴。”

“除非它是在装死。”女人说着看着她的男人，眼光中又有温柔和善又有些权威。

“啊，这是有区别的。”他讥讽地说。

“那这把椅子怎么样？”伯基说。

“那好，给我们吧。”女人说。

他们走向卖主，那位英俊而又麻利的青年站在一边。

“就是它。”伯基说，“你们把它拿走吧，或者可以换一下送货地点。”

“噢，弗雷德，可以拿的，让他为这个家做点他可以做的事吧。”

“这把椅子还可以使。”弗雷德这从卖主手中拿过椅子边带有种冷冷的幽默说。

他的动作很漂亮，但还是带有种丧气、躲闪的感觉。

“这把为作母亲的而准备的舒适的椅子，”他说，“需要个坐垫。”然后他把椅子放在市场的石头路上。

“你不认为它很漂亮吗？”欧秀拉笑着问。

“是的，我是这样觉得。”年青女人说道。

“在椅子上坐一下，你就想要它了。”男人讲。

欧秀拉马上坐在了市场中间的椅子上。

“舒服极了，只是稍微有点硬——你试试！”她让那个男人试试坐一下。但他很粗陋、尴尬地转向一边，很机敏的眼睛往上瞥了她一眼，神情奇怪，意味深长，像是一条十分灵活机敏很有生机的猫。

“别抬举他。”年轻女人说，“他从不习惯坐带扶手的椅子。”那个男人扭过身子咧着嘴说，“只要有腿就可以了。”两对年轻人分了手，年轻女人向他们道谢。“谢谢你们的椅子——我们将一直使用它，直到坏了为止。”“我们会把它作为一种装饰品。”年轻男子说。

“再见——再见！”欧秀拉和伯基分别说。

“祝你们好运气！”男人说，他看了伯基一眼，但又转过脸去回避伯基的眼光。

两对人各走各的路。欧秀拉挽着伯基的胳膊，走了一阵子，他们回头看了一眼，看到那年轻男子在比较丰满的女人身边走着，他的裤子拖到了脚跟，样子躲躲闪闪。他正拿着那把十分单薄的旧椅子，却显出一副他被某种很奇怪的扭怩压垮了的形象。他用胳膊撑着椅子背，那只四方形的慢慢细下来的椅腿很危险地在人行道的花岗岩石路上来回晃荡，但是他的身上却体现着一种不屈服的意味，好像一只机敏的富于生气的老鼠。他有种奇怪而内在的美，同时也是让人讨厌的美。

“他们真够奇怪的。”欧秀拉说。

“人类的孩子们，”他说，“他们让我想起了耶稣的话，‘谦卑者将继承地球’。”

“但他们并不谦卑。”欧秀拉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他们是这样。”

他们在等电车。欧秀拉坐在车的顶层向外望着小城。黄昏已经到来，十分拥挤的房屋轮廓开始模糊起来。

“他们将会继承地球吗？”她说。

“是的——他们。”

“那，我们准备怎么办呢？”她问，“我们不像他们——是吗？——我们不是谦卑者吧？”

“不是，我们得生活在他们留下的缝隙中。”

“多可怕啊！”欧秀拉嚷道，“我可不希望生活在缝隙中。”“别担心，他们是人的孩子，他们喜欢市场和街头，这样就会留给我们许多缝隙。”

“整个世界。”她说。

“哦，不——是些空间。”

电车慢慢地爬上了山坡，在冬天的昏暗中，一排排简陋的房子竖在那儿，很有一种残酷的、有棱角的地狱的样子。他们在那儿坐着，远处的天边被染成了一种愤怒的火红色，整个天空十分阴冷，显得有些渺小、拥挤，就像是到了世界末日。“我不在乎，到了那个时候。”欧秀拉看着周围让人厌恶的一切说道。

“不要紧。”他用手握住了她的手，“一个人不需要别的什么，自己走自己的路，在我的世界里阳光灿烂，到处都是广阔的天地。”“是

吗？我亲爱的。”她大叫道。在电车上紧紧地靠着他。所有的乘客都看着他们两个人。

“我们将要在这个世界上漫游，要在远于这个世界的地方观看这个世界。”

接着是一阵沉默。他的脸如金子般在闪闪发光，而她却在一边思考。

“我不想继承地球，”她说，“我不想继承任何东西。”他双手握住了她的手。

“我也不想继承它。”

她紧紧地攥住了他的手指。

“我们不在乎任何事情。”她说。

他静静坐在那儿笑。

“我们要是结婚了，一切就都办妥了。”她补充道。他又笑了。

“这是摆脱一切的一种办法。”她说。

他补充说，“也是一种接受整个世界的办法。”

“这是另外一个完整的世界。”她开心地说。

“可能还有吉拉尔德——和古德兰——”他说。

“可能有——有——”她说，“你知道，这不用我们担心。我们的确也不能改变他们，对吗？”

“是的。”他说，“一个人没有权力这么做——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意图也不能。”

“你试着想强迫他们吗？”她问。

“有可能，”他说，“如果这事与他无关，我又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得到自由呢？”

停了一会儿，她说，“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能让他快乐，他需要自己去获得。”

“我知道，”他说，“但我们想让别人和我们在一起，对吗？”“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她问。

“我不知道。”他有些不自在地说，“一个人有对更加深一层的友谊的追求。”

“但是，为什么？”她坚持道，“你为什么追求别人，为什么你需要他们？”

这正好击中了他的要害，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难道只有我们两个会一起生活？”他有些紧张地问。“是的——你还想要什么？如果任何其他人想和我们一道，那就随他们好了，但为什么你偏要去追他们呢？”

他的面部表情十分紧张和不满。

“你想，”他说，“我经常想象着和别的一些人生活在一起，我们快乐生活——和别人自由自在交往。”

她思索了片刻。

“是的，人需要这么做，但是肯定会有人和我们在一起的，你不可以按照你的意愿来做事，你总认为你可以强迫鲜花盛开，只要人们想爱我们就可以爱上我们——你不可能让他们这样。”“我知道，”他说，“难道我们就一点措施也不采取吗？难道一个人必须像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那样地生活着——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生物吗？”

“你已经得到了我。”她说，“为什么你还需要其他人呢？我为什么偏要让人们和你意见一致呢？你为什么就不能是单独的你，如你平时所讲的呢？——你要试着威胁吉拉尔德——就像你要吓唬赫米奥恩一样——你应该学会自己一人独处——你这人太可怕了，你已经有了我，但是你还要别人也来同样爱你，你确实想威胁别人来爱你——而且你甚至并不需要他们的爱。

他脸上充满了迷惑。

“我是这样吗？”他说，“这是我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难题，我知道我要和你有一种完善无缺的关系，我们几乎已经得到了——我们确实已有了这种关系——但除此以外，我是不是还想和吉拉尔德建立一种真正的友谊关系呢？我是不是想和他有一种最终差不多是脱俗的关系呢？——一种我和他之间的终极关系呢？——我到底是想不想呢？”

她用一种奇异的闪亮的目光盯着他看了好久。但她什么也没说。

第二十七章 搬迁

当天晚上，欧秀拉回到家里，十分兴奋，情绪很高，这却让全家人都很烦。在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回到家里。上了一天的课，加上回家时又累了一路，搞得他精疲力尽的。古德兰在看书，母亲坐在那儿没说话。

欧秀拉忽然兴高采烈地跟大家讲，“我和鲁伯特准备明天结婚。”

父亲十分冷淡地转过头来。

“你要干什么？”他问。

“明天结婚。”古德兰重复了一遍。

“是真的吗？”母亲也加了一句。

欧秀拉只是微微一笑，没做什么回答。

“‘明天结婚！’你在说些什么？”父亲十分严厉地嚷道。“是的”，欧秀拉说，“这怎么不行了？”她的这句口语总会引起他的暴怒。“一切都已准备好了，就差到结婚登记处去登记了……”

欧秀拉好象是既漫不经心又很含糊地说。

屋子里紧接着是一阵沉默。

“欧秀拉，这件事是真的吗？”古德兰问。

“是不是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一直对这件事保密？”母亲用一种十分超然的语气说。

“没有，这事你们全都知道。”欧秀拉说。

“谁知道？”父亲严厉地问道，“谁知道这事，你的‘你们全知道’指的是谁知道？”他又莫名其妙地发起火来。立刻，欧秀拉又和他顶起嘴来，冷冷地说，“你们当然知道，我们是打算结婚的。”又是一阵很可怕的寂静。“我们知道你们马上结婚，是不是，那完全是以前的事情！可是现在谁不清楚你啊，你这个不怎么样的女人！”

“爸爸！”古德兰脸色很白地大声反对。又过了一会儿，她仿佛是要提醒姐姐讲话要讲究方式，有些冷漠却又带点温柔地问道，“欧秀拉，做出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唐突？”

“不，这并不唐突。”欧秀拉还带着她那种惹人烦的好心情说。“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都在求我答应他——他早都已经准备好了结婚证明和其它一切——只是我——那时候我还不能决定下来。现在，我已想好了——还有什么不同意？”

“当然没有，”古德兰冷漠地责备道，“你当然有这么做的自由。”

“‘我已经想好了’——就只有你自己，是不是这样？‘我那时还决定不下’！”父亲十分生气地学着她的口吻说，“你心中只有自己才了不起，是吗？”

她突然挺直身体，把头抬起，眼中迸出了愤怒。

“我自己可以管自己，”她有些委屈、伤心地说，“我不用你们管。你们只是想欺负我——从来不关心我的幸福。”父亲的身体往前靠了一下，眼睛注视着她，脸绷得很紧，好象是绷紧了弓。

“欧秀拉，你看看你都讲了些什么？还不快住口。”母亲说。欧秀拉眼中充满怒火地回过身说，“不，我偏要讲。”她嚷了起来，“我决不会默默地等别人来欺侮我，我哪天结婚又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除了我自己以外这关谁的事！”父亲怒容满面，憋着一股劲，像只

猫见了老鼠，准备要一下子扑过去一样。

“不关谁的事？”他边吼边向她挪近，她躲了开去。“是的，这事怎么可能和别人有关？”她一边后退，一边嘴硬。“你所做的一切——你将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都跟我们没有关系？”他的声音很奇怪，好象是在哭诉。

母亲和古德兰愣了一下，后退了一步。

“是的。”欧秀拉有些犹豫地说。父亲十分靠近她，“你只不过是想要——”

她明白再讲下去很危险就停了口。父亲浑身上下都鼓足了劲。“要干什么？”他紧跟着问。

“想要欺负我！”她嘟哝了一句。可是还没等她说完，一个巴掌已经打到她的脸上，一下子把她打到了门口。

“爸爸，”古德兰大声喊着，“你怎么可以这么做！”他站着没有动弹。欧秀拉也刚从惊愕中清醒过来，一只手抓着门的把手，慢慢地把身子挺直。她好象也一时间不知道该干什么。

“就是这样的。”她眼中含着泪，不服气地抬起头，果断地讲，“你的爱是指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欺负加上拒绝——只有这么些——”

他再次握紧了拳头向她靠近，脚步非常紧张，一脸愤怒的样子。她忽地跑出了屋子，上了楼。

他对着门口站了一会儿，接着，好似一下败下阵来的公鸡转过身回到壁炉旁边的座位上。

古德兰脸色苍白。最终，母亲打破了让人难堪的沉默，冷漠而愤然地说：

“唉，你啊，就别管那么多了！”

接着跟下来的又是沉默，各人心中想着不同的心事。忽然之间，门开了，欧秀拉穿着一袭大衣，头上戴着帽子，手中拎着一个皮箱，出现在门口。

“再见，”她说，但口气中还带着让人生气的欢乐和一丝喜悦，“我走了。”

接着门被关上了，她打开外屋门的声音和她很快穿过院子的脚步声跟着传了进来。然后，大门哐地一声关上了，她那轻快的脚步声也消失了。屋子里则只剩下一片沉寂。

欧秀拉飞快地走着，什么也不顾地奔向车站。火车已经开走了。她应该到前面的中心站。她在黑夜之中边走边哭，哭得十分伤心，一种说不出的孩子般的痛楚充满她的心里。她走了一路，哭了一路，到了火车上以后还不停地哭。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她不知道她在哪儿，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一味地哭着。她完全陷入了绝望的悲痛之中，怎么也无法减轻那可怕的孩子般的绝望的悲哀。

但是，当她和伯基的女房东在门口打招呼的时候，声音里又带有平时的欢乐，掩饰了自己的悲哀。

“晚上好！伯基先生在家吗？我可以见他吗？”

“是的，他在，他在书房里。”

欧秀拉很快地从女房东身边走了过去。他的门已经开了，刚才他听

到了她的声音。

“你好吗？”他有些惊奇地打着招呼，因为他看到她手中拎着一个皮箱，脸上还有泪痕。她平时哭的时候，从来都没有任何痕迹，并不像小孩一样。

“我是不是有些丢人。”她有些哆嗦地说。

“不，——到底是为什么？快进来。”他从她手中接过皮箱走进了书房。

一到屋里——马上，她的嘴唇开始抖动，像一个小孩子想起了自己的委屈，泪水一下子又涌上来了。

“出什么事了？”他把她搂在怀中问道。她在他的怀中不停地抽搐。他紧紧地搂着她，等着她的回答。

“出什么事？”等她稍微有所平静，他又问，但她只是很痛苦地把头埋在他的肩上，像一个孩子一样地说不出话来。“到底怎么回事？”他又问了一遍。

她突然放开他，定了定神，把眼泪擦干，走过去坐在了椅子上。

“父亲他打我。”她说道，泪眼中闪着光，弯着腰坐在那儿，好象一只小鸟把羽毛竖了起来。

“为什么？”他说。

她看着别的地方，不愿回答。她那细小的鼻孔和抖动着的嘴唇之间有一点微微的红色，很让人心疼。

“为什么？”他用他那奇怪，却和蔼得让人心动的声音说。她扭过头去看他，却很倔强。“因为我对他们说我就明天就结婚，他就欺负我。”

“他为什么要欺负你？”

她的嘴巴又开始动了动。她又想起刚才的情景来，眼泪随之涌出。

“因为我说他们根本不关心我——他的确什么也不管，这把他给刺痛了，特别是对他那专横的心——”她边说边哭，嘴巴也因此往两边咧，一副孩子的样子。这几乎要把他给逗笑了。但是这并不是孩子气，这是个致命的冲突，一个很深的创伤。“这也不完全正确。”他说，“即使是这样，你也不应该那样讲。”“这是真的——是真的。”她抽泣着，“我不要让他借口说爱我而来欺负我——这不叫爱——他根本不关心我，他怎么能——不，他不能。”

他沉默地坐着，他被她弄糊涂了。

“如果你没让他生气，他就不可能这样对你。”伯基回答说。“可是我曾爱过他，曾爱过他。”她哭着，“我一直都爱着他，可是，他却一直这样对我，他——”

“那就是完全相反的爱。”他说，“别介意——一切都会好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她哭着说，“这件事很严重很严重。”

“为什么？”

“我以后再也不会见他了——”

“这只是暂时的——不要哭，你迟早都要和他分开的，这是必然的——别哭了。”

他走过去吻着她那娇好柔软的长发，轻轻地抚摸着那满含泪水的脸。

“不要哭了。”他重复说，“别再哭了。”

他把她的头紧紧地抱在怀里，静静地紧紧地抱着。

最后她平静下来了，然后她抬起头，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带有一些恐惧。

“你不想要我了吗？”她问。

“要你？”他的眼神黑暗而呆滞，让她十分迷惑。“你不希望我来这里吗？”她问道。现在又开始为没地方留她担心焦急起来。

“不，”他说，“我只是不希望发生这一场冲突——这可够不好的——但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她默默地看着他，他看起来好似很麻木。

“那我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她觉得有些丢人地问。他想了一下，说：

“就和我住在一起，我们今天结婚和明天结婚没有什么不同。”“可以的。”

“我会告诉瓦莉夫人的。”他说，“别担心。”

他坐在那儿看着她。她可以感觉到他那暗淡呆滞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她。这让她有点不安。她下意识地吧额头前的头发往后撩了撩。

“我看起来很难看吧？”她说。

接着她又擤了一下鼻子。

他的眼中露出了一阵笑意。

“不”，他说，“感谢上帝。”

接着他走向她，把她搂在怀里，像抱着什么心爱的东西，她显得那么柔弱，让他都不忍心再去看她，只是紧紧地把她藏在怀里。现在，她已被泪水洗得十分洁净、新鲜、娇嫩，就像一朵刚刚绽放的花朵，这花朵在心灵的光芒照射下，显得十分完美。他真的不忍心去看她，只能闭上眼睛藏她入怀。她身上有一种十分完美的坦诚，那是上帝赐给她的透明、纯洁，宛如一颗星星，一朵鲜艳的花朵正在开放，青春的神圣与纯洁，她是那么新鲜、纯洁，光彩照人，而他却那么陈旧，忧心重重。她的心灵也是那么清新，一尘不染，闪耀着灵性。而他的心则是黑暗郁闷的，只有一丝生命的希望，好象一粒种子。但是这仅有的一粒生命的种子正适合种在那完美的青春的世界之中。

“我爱你。”他边吻她边低语道，因为有美好的希望而有些微微的颤抖。她好象是一个重新获得生命的人，充满了美好青春的活力和希望，而这是远远超出了死亡的。

她不能了解这句话对他来说含义有多么深，就这么几个字，却包含着他的多么深的情意。好象个孩子一样，只是要求证明，只是要求表达，甚至是有些过分的表白。因为在她看来，一切都还是那么不肯定。

但是她绝对不能理解他把她装入自己心中的时候的感激之情。他曾经面临死亡，几乎要从生命的山顶滑入死亡的深谷，与祖先们共处一起。她绝对不能够理解，当他觉得自己仍然活着，还要和她结合时那种不可想象的激动，他崇拜她，就像老年人崇拜年青人，他以她为骄傲，因为他心中那颗希望的种子，让他的青春和她一样拥有活力。作为她的伴侣，他丝毫不悔，和她结合意味着他生命的复活。

所有这些她都不明白。她只想得到关心、宠爱。他们之间有一个可

以用语言来沟通、缩小的静静的差距。他怎么才能向她描述她那种内在的美，这种美并不在于她的外表和色彩，而是一种不同一般的金黄色带着光芒的美。他怎么才能讲得清楚她的美是来自什么？他说，“你的鼻子很美，你的下巴很可爱。”但是这听起来很像谎言，而且会令她失望，甚至当他真情地低语说，“我爱你我爱你。”这也不是他的真实感受。他对她的情感，并不是一个“爱”字就能表达清楚的。这种情感恰是一种超出自我，脱离自己之后的愉悦。当他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他，而变成了一个崭新的不被别人知晓的他时，他怎么可以说“我”呢？这个“我”是过去时态的了，是一个死了的字眼。

在新的不可形容的快乐当中，智慧被一种安宁的感觉取代了。我和你都消失了，只有一个第三者存在，一个没法说清楚的奇迹，这奇迹并不是作为自己一个人而存在，而是作为我和她在一起的一个完美结合而存在，一个新的神奇的结合体。既然你我都不再存在，那怎么可以讲“我爱你”呢？我们俩互相融为一体，变成了一个新的实体。在这个实体当中，只有宁静存在，因为没有什么需要回答的，一切都是完美统一的语言，只是两个不同部分之间的交流，但是在完美的统一体当中，只有快乐的完美的宁静。

他们第二天合法地正式结婚了。按照他说的，她给父母写了信。她的母亲回了信，而父亲没有。

她没有回学校去。她和伯基住在他的房子里，有时住在磨坊。伯基去哪儿，她也去哪儿。除了古德兰和吉拉尔德以外，她谁都不见。她还是感到有些陌生和迷惑，但心情已开始好多了。一天下午，在磨坊很暖和的书房里，吉拉尔德和她聊天，鲁伯特还没回来。

“你幸福吗？”吉拉尔德笑眯眯地问着她。

“很幸福！”她大声说，因为兴奋，声音有些颤抖。

“是的，可以看得出来。”

“是吗？”欧秀拉吃惊地问。

他抬起头来看她，露出十分坦诚的笑。

“是的，十分明显。”

她很高兴。她想了一下问道；

“你可以看出鲁伯特也很幸福吗？”

他低下了眼皮，扭过头去。

“哦，是的。”他说。

“真的吗？”

“是的。”

他一下安静下来，好象他不愿意提及伯基的事，他看起来有些难过。她对此十分敏感，于是就问一些他愿意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你不感到幸福呢？”她说，“你可能也会一样地幸福。”他停了一会儿。

“和古德兰在一起？”他问。

“是的。”她大声说，眼睛眨了眨。但是他们的谈话当中有一种不自然和强调的意味，就像他们在表达一种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希望一样。

“你认为古德兰将会嫁给我，而且我们会很幸福？”他说。“是的，我敢肯定。”她大声说。

她的眼中闪着喜悦，但是在内心深处，她却不太轻松，她知道那只是她所坚持的说法。“噢，我特别高兴。”她又加了一句。

他微笑着。

“什么事让你高兴？”他说。

“为了她。”她回答说，“我敢肯定你们——你是很适合她的男人。”

“你真这么认为？”他说，“那你想她会同意这样的想法吗？”“噢，是的。”她马上十分肯定地说。接着她又稍微考虑了一下，不安地说，“可是古德兰并不是那么单纯，是吗？在五分之内不可能了解到她这个人，是不是？这一方面，她可不像我。”她向他笑笑，神情有些迷惑、特别，但又很坦然。

“你认为她不像你？”吉拉尔德问道。

她皱起了眉头。

“噢，在很多方面——但是我从不知道，对于新生事物她会怎么做？”

“你不知道，”吉拉尔德说。他沉默了几分钟，然后他很小心地挪了几步，“无论如何，我原是准备叫她在圣诞节的时候和我一起出去玩的。”他很小心的说道。

“和你一起出去？你是指出去一段时间？”

“她喜欢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他说着挥了挥手，表示不想再谈论此事。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

“当然，她也许还会匆匆地结婚呢，这个你明白。”

“是的。”吉拉尔德笑了笑说，“我明白，但是万一她不愿意——你觉得她会同意和我一起到国外住几天，或者半个月？”“好，我去问问她。”欧秀拉说。

“你认为我们大家可以不可以一起去？”

“我们大家？”欧秀拉的脸又露出了笑容，“那将会很有意思，你觉得呢？”

“会很有趣。”他说，

“然后，你就可以清楚了。”欧秀拉说。

“清楚什么？”“清楚事情的进展，我认为最好在结婚之前度蜜月——你不觉得吗？”

她对这个好主意很高兴，他笑了。

“在某些时候是这样的，但愿我这次也能这样。”

“你能这样！”欧秀拉大叫了起来，然后又有些忧虑地说，“是的，可能你是对的，一个人应该学会让自己开心。”过了一会儿，伯基进来了。欧秀拉告诉他刚才他们在谈论什么。

“古德兰？”伯基说道，“她是个天生做情妇的人，就像吉拉尔德天生是做情夫的一样——风流公子。如果真的像人们所讲的，女人要么做妻子，要么做情妇，那么，古德兰便是做情妇。”“那么男人不是情夫，就是丈夫！”欧秀拉说道，“但为什么不能都做到呢？”

“这是互相排斥的。”他笑着说。

“那么我想做一个情妇。”欧秀拉大声说。

“不，你不会的。”他说。

“不，我就要。”她哭丧着脸。

他笑着吻吻她。

过了两天，欧秀拉准备到贝德欧弗去取一些在家里的用品。他们已经搬了家，人都离开了。古德兰现在在威利·格林。自从结婚以后，欧秀拉从来没见过父母，因为这个，她哭了。但是和他们重新和好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先不管有没有好处，她是不能去见他们的。她的东西都还在原来的地方。她已经和古德兰说好了哪一天下午一起去处理这些东西。

一个冬日下午，他们都到那座老房子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窗户黑乎乎的，窗帘已经取下去了。这老房子让人感到很害怕。那空空荡荡的走廊，让两个姑娘的心中升起了一阵寒意。“我觉得要是我自己是绝对不敢进来的。”欧秀拉说，“真够吓人的。”

“欧秀拉，”古德兰大声说，“真是不可想象，你以前住在这儿，却没有感到害怕，真是不敢相信，我曾经在这里居住却没有被吓过。”

她们看了看空空的大饭厅。以前，她们对饭厅的感觉，是十分宽敞。但是现在看起来，它还不如监狱可爱，窗户光秃秃的，上面什么都没有。地毯也不见了，在浅色的地板周围有一圈磨得发亮的边。墙纸褪了色，上面现出一块块的深色，那是原来放家具或挂画的地方。那个墙壁让人有一种干瘪好象要坠落一样的感觉，地板也岌岌可危，颜色四周深，中间浅，好象是给涂上了一层色，没有给人一点亲切感。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索然无味。墙纸也干巴巴的，整个房子就如一个空盒子。她们站在何处？在地面上呢？还是站在半空中的纸盒子里？壁炉里留下一些烧焦的和半焦的纸片。

“真是不能想象我们曾经住在这里！”欧秀拉说。

“真是这样，”古德兰也喊出来，“太可怕了，在这种屋子里住下去谁知道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讨厌！”欧秀拉说，“真让人讨厌。”

欧秀拉在炉子里看到一本时装杂志的封面，已经被烧糊了，已根本看不出上面那些身着时装的女模特了。

她们到了客厅。这里又是空空的，没有重量、没有物质的地方，给人一种空荡荡的好象被关在纸盒子中的感觉。相比之下，厨房里倒是还有些东西，因为还有炉子在那儿，地板也是用红砖铺的，尽管也冷清可怕。

两姐妹沿着吱吱响的楼梯上了楼，每踩一级心里都会跳一下。他们走过空荡的走廊，到了欧秀拉的房子。她的东西靠墙放着。一只箱子、一只针线篮，几本书，几件宽松的衣服，还有一个放帽子的盒子，这些东西，很孤单地放在满是灰尘的空处。“让人高兴的一看，对吗？”欧秀拉低着头，看着她那些被遗弃的财产说道。

“很高兴。”古德兰说。

姐妹俩很快把东西搬到前门口。她们来回搬了好几趟。楼梯发出阵阵空洞的响声，好象整个房子都回荡着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响声。从远处听，这种房子传出一阵阵让人恶心的震动声，在搬最后几样东西的时候，她们几乎是逃出来的。

天很冷，她们又回到屋里。他们上了楼，到原来父母的卧室，等着

伯基开车过来。那卧室的窗子正冲着大路，顺着乡村田间看去，太阳正在西落，已经看不见了光芒，只剩下红的和黑的晚霞。她们坐在窗台边等着。两个人都面向屋里，已经空无一人的屋子，静得让人害怕。

“真的！”欧秀拉说，“这屋子真没法让人喜欢，是吗？”古德兰慢慢地用眼扫了一遍这屋子。

“不能。”她回答说。

“当我想起他们的生活——父母的生活，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婚姻，还有我们这些孩子——你愿意不愿意过这种生活？”“我不愿意，欧秀拉。”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没意义——他们两个人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他们没有相遇，没有结婚，没有生活在一起——这一切对他们都无所谓，是吗？”

“当然，——这很难讲。”古德兰说。

“是啊，但如果我一旦认为我的生活如他们一样，庸庸碌碌”她抓着古德兰的胳膊说，“我会逃走。”

古德兰沉默了一阵。

“其实，一个人很难想象日常的生活是怎样的——一个人很难想象。”古德兰回答，“和你在一起，欧秀拉，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和伯基在一起，是不会很庸碌的，他和一般人不一样。但是和普通人在一起，他们眼皮底下只有一点点世界，你简直不能与他们结婚，也许有千百万的女人会要这种婚姻，也不会再想别的，但是我一想到和这种人在一起生活，便会感到害怕。一个人必须生活得自在，这是最重要的，必须自由自在，一个人也可以失去别的一切，但必须是自由的——人不能像平奇贝克街七号或者萨默塞特大道——或者肖特兰兹一样总是呆在某一个地方没有变动。没有一个男人能够做得十全十美——没有一个男人！一个人需要结婚，必须得找个自由的骑士，找个志趣相投的人、找一个无忧无虑的冒险家，要么就不要结婚，要找这么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啊，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啊，多可爱的名字，无忧无虑的冒险家。”欧秀拉说，“比一个幸运的士兵要好听多了。”

“难道不是吗？”古德兰说，“我要和一个无忧无虑的冒险家一起漫游世界，一个安乐的家，一份家业，这些算什么呢——你想想看，欧秀拉。”

“我明白，”欧秀拉说，“我们曾经拥有过一个家——对我来讲，那就足够了。”

“完全够了。”古德兰说。

“西边的一座小灰屋。”欧秀拉有些嘲讽地引用了书上的一句话。

“这听起来也很灰色。”古德兰冷冷地说。

他们的谈话被一阵汽车喇叭声打断了。伯基来了。欧秀拉马上高兴起来，不再被什么西边的小灰屋之类的问题所困扰。对这心情的变化连她自己都感到很吃惊。

楼下传来了皮鞋的咯吱声。

“你们好。”他打招呼说，屋子里回响着他的声音。欧秀拉暗自一笑：他也被这屋子的样子给惊了一跳。

“你好，我们在这儿。”她冲着楼下打招呼道，接着就传来了他匆匆地上楼的声音。

“这里简直可以隐居幽灵。”他说。

“这个屋子里可没有幽灵——因为这儿没有什么有名的人住过，只有有名的人住过的地方，才会有幽灵。”古德兰说。“我想是这样的，你们是在为过去而感伤吗？”

“是的。”古德兰冷淡地说。

欧秀拉笑了。

“不是为过去感伤，而是不高兴于过去的存在。”她说。“噢。”他松了一口气。

他坐了一会儿，欧秀拉在心里想到，在他身上有一种闪光的朝气蓬勃的东西，这让整个屋子的空空荡荡都消失了。“古德兰说她不能忍受嫁给一个人被塞到这么个屋子里。”欧秀拉有所暗指地说——他们都知道那是指吉拉尔德。

他沉默了几分钟。

“嗯，”他说，“如果事先知道不能忍受，那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完全正确。”古德兰说。

“为什么每个女人都认为她们的生活目的就是得到一个丈夫、一座在西边的小灰屋呢？为什么这是生活的目的？为什么？”欧秀拉说。

“这将会获得那帮愚蠢的人的尊敬。”伯基用法语说道。“不过，你没有这么做，就不必要去看重那帮愚蠢的家伙。”欧秀拉笑着说。

“爸爸那样的蠢人？”

“还有妈妈那样的。”古德兰也用法语讽刺地加了一句。“还有邻居那样的。”欧秀拉用法语说。

他们都大笑起来，然后站起身。天开始变黑了。他们把东西搬到车上，古德兰把空房子的门锁上，伯基打亮车灯，大家都兴奋，好象是要出去旅行。

“你在古尔森商店门口停一下好吗？我得把钥匙放在那里。”古德兰说。

“可以。”伯基说道，然后他们就出发了。

车在大街上停了下来。商店刚刚亮起灯。最后一批矿工沿着人行道路过他们的车边回家去。他们那满是灰尘的身影时隐时显地在幽暗的暮色中挪动，脚步踩在人行道上，发出杂沓刺耳的响声。

一出商店，上了车。古德兰和伯基、欧秀拉乘车一起沿着暮色中的模糊可见的下坡公路飞奔而去。她心中多么开心啊！而此时，生活又显得多么有刺激性。忽然她羡慕起欧秀拉。对欧秀拉来讲，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没有任何阻碍，无忧无虑，似乎不仅是现实世界的一切，还包括过去的一切以及将来的一切，她都不需要担忧，啊，如果她自己能够这样，该有多棒啊！

除了一些很兴奋的时候，她心中总感到很空虚，总有些不敢肯定。现在，吉拉尔德对她疯狂的爱，使她终于觉得空虚的心中有了一点填补。好在生活总的来说，还是充实的，但是和欧秀拉比起来，她就会感到嫉妒，感到不满意——而且永远不会满意。现在，她缺少什么？是婚姻——是婚姻所带来的神奇的稳定感。无论她嘴上怎么讲，她的确需要它。

她一直在撒谎。直到现在，那传统的婚姻观念都是正确的——婚姻和家庭，可一想到这些，她就瘪起嘴，她想到了吉拉尔德和肖特兰兹——这就是结婚和拥有一个家！啊，算了吧！他对她来讲十分重要——但是——！可能她注定了不能结婚。她是个被生活抛弃的人，一个没有根的飘忽不定的生命，不，不——这不可能，她突然想起了满是玫瑰花的新房，她穿着漂亮的长裙，一个年轻潇洒的男子穿着晚礼服，在灯火中挽着她的胳膊，吻她一下。她把想象中的情景取名为“家”，这可足够了皇家学院的水平了。

“一起去喝茶吧——去吧！”他们快到威利·格林的住处时，欧秀拉邀请说。

“十分感谢——但我必须回去了。”古德兰说。她十分想和欧秀拉、伯基一起去，对她来讲，这才是真正的生活，但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不让她去。

“来吧——是的，那会很高兴的。”欧秀拉恳求说。“我真抱歉——我很想去——可是不行——真不行。”她急忙地下了车，身体微微有些发抖。

“真的不行吗？”欧秀拉很遗憾地说。

“不，真的不行。”古德兰忧郁丧气的声音从黑暗中传过。“你没事吧？”伯基问。

“没事。”古德兰讲，“晚安。”

“晚安。”他们说。

“任何时候只要你想来，就来吧，我们将会很高兴。”伯基说。“十分感谢。”古德兰声音有些怪地说，其中隐含着孤独和委屈。这让伯基感到很纳闷。她转过身往屋子里走，他们便驾着车走了。她突然又转过身来，看见汽车在远处消失。她顺着小路往那陌生的家走去，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

在她家的客厅里，有一座盒式的钟表，表面嵌着一张十分丰满红润、浓妆艳抹的脸，一双眼睛在斜视着，当钟摆来回摆动时，这双眼便变换着很可笑的样子，那棕红色的滑润的眼睛不停地向她挤着眼。她站着看了一阵儿，直到一股很疯狂的厌恶之感袭上心头，她才自嘲地对自己一笑。钟还在摆动着，那双眼睛还是时不时地挤弄着。啊，她是那么开心！在这一生中最有活力、最应充满幸福的时候，她竟是那么地不幸！她往桌子上扫了一眼，桌子上放着醋栗酱和那总是放了太多苏打的面饼。无论如何，醋栗酱还可以，并不是每天都能吃到的。

那是晚上，她总在想着去磨坊，但她还是制止了自己的这种欲望，她到了第二天下午才去，只有欧秀拉一个人在，她感到很高兴。那天的气氛十分亲切，她们一直很有兴致地交谈着。“在这儿，你不感到很幸福吗？”古德兰瞥了一眼镜中的自己明亮的双眼，对姐姐说。她一直在羡慕，几乎有些妒忌那种在欧秀拉和伯基之间不同寻常的充实感。

“看这房间装饰得多漂亮。”她大声地赞美说，“看这地毯，质地多棒，颜色多漂亮，这种冷色调。”

在她看来，一切都是完美的。

“欧秀拉，”她终于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声音中带有一种犹豫，又显得漫不经心，“你知道吉拉尔德曾经建议我们在圣诞节一起出去旅

游吗？”

“是的，他和鲁伯特谈起过。”

古德兰的双颊马上就泛上了红晕，好长时间没说出话来，仿佛感到有些吃惊，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难道你不觉得，”她终于说道，“天气太冷了吗？”欧秀拉笑了笑。

“我喜欢他这个建议。”她说道。

古德兰沉默了，很明显，尽管她对吉拉尔德随意向伯基透露这种建议的做法很生气，但还是被这个建议深深地吸引住了。“我觉得，在吉拉尔德身上有一种很可贵的直率。”欧秀拉说，“直率得没有顾忌，我觉得这很可爱。”

古德兰好长时间没有说话。吉拉尔德很冒昧地侵犯了她的自由，她依然还在生气。

“鲁伯特是怎么说的——你知道吗？”她问道。

“他说那将是再开心不过的事了。”欧秀拉说。

古德兰又低下了头去，一声不吭。

“你不认为是这样吗？”欧秀拉说，有些试探性地。她总是摸不准在古德兰身上到底有几条防线。

古德兰吃力的抬起头来，侧向一边。

“我觉得正如你说的那样，也许很快活。”她回答，“可是你难道不认为他这样随便和鲁伯待说这件事是不能让人原谅的吗？——鲁伯特毕竟是——你明白我的意思，欧秀拉——他们就好象两个男人想一起出去郊游，准备把他们随便弄到的小东西带去玩玩，哼，这是不能让人忍受的，决不能的。”她用了“东西”这个词。

她的眼睛十分锐利，她的柔和的脸也涨红而满面怒气。欧秀拉看着很害怕，这害怕的主要原因是她想到古德兰只不过是普通的女子而已，真是个小“东西”！但是她没有勇气这样想下去——至少现在还没有。

“噢，不，”她大叫道，舌头有些打结，“噢，——不，不像那样的——噢不！——不，我认为吉拉尔德和伯基之间的友谊是十分美好的，他们只是很直率而已——他们之间什么都谈，就像亲兄弟一样。”

古德兰的脸更加红了。她不能忍受吉拉尔德在她背后谈论她——即使是对伯基也不行。

“但你认为，如果是亲兄弟就可以互相说出这一类的秘密吗？”她非常愤怒地说。

“噢，是的，”欧秀拉说，“他们之间的谈话应该是毫无保留的，不，吉拉尔德最让我感到吃惊的一点就是——他有多么直率，他从来不绕弯子。你知道，这需要多大的气魄。很多男人说话喜欢转弯抹角，他们才是懦夫。”

但是古德兰依旧是生气，默不作声。她所要求的是对她的行踪保持绝对的秘密。“你不想去吗？”欧秀拉问，“去吧，大家在一起玩肯定很开心的！我很喜欢吉拉尔德身上的某些东西——他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可爱，他是个自由自在的人，真的，古德兰。”

古德兰还是在生气，阴沉着脸，不说话。最后她开口说道：“你们

知道他准备去哪儿吗？”她问。

“是的——去蒂罗尔。他在德国读书的时候，他经常去那儿——那是个学生们都爱去的地方。地方不太大，但很有野味，很可爱，冬天去最好。”

古德兰的脸又冒上了一阵怒火——“他们什么都知道。”“是的，”她大声说，“离因斯布鲁克大约有四十公里，对吗？”“这我可不清楚——但是一定很可爱，你不觉得吗？高高的山，厚厚的雪。”

“非常可爱！”古德兰讥讽道。

欧秀拉有些尴尬。

“当然啦，”她说，“我想吉拉尔德和伯基讲这件事，进行商量，这样就可以避免看起来像是在带一个‘小家伙’出远门的嫌疑了。”“我知道，当然，”古德兰说，“他的确经常和那种人交往。”“是吗？”欧秀拉说，“为什么，我怎么知道？”

“我知道切尔西那地方一个模特儿的一些情况。”古德兰冷冷地说。

现在是欧秀拉沉默了。

“嗯，那么，”她最后说，脸上露出一种难以捉摸的笑，“我希望他和她一起玩得开心。”这句话让古德兰更加闷闷不乐了。

第二十八章 古德兰在蓬帕杜尔咖啡厅

快到圣诞节了。他们四个人在为这次旅行做着准备。伯基和欧秀拉在准备些东西，以便远行。虽然他们还没有决定去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古德兰最喜欢旅游，所以她特别开心。

古德兰和吉拉尔德一切准备好，去因斯布鲁克，路过伦敦和巴黎。他们会在因斯布鲁克和欧秀拉、伯基两个人见面。在伦敦，他们停在那儿玩了一个晚上，先到音乐厅去听音乐，然后去蓬帕杜尔咖啡厅。

古德兰不喜欢这家咖啡厅，可是又经常到这里，就如她所认识的艺术家们一样。她很讨厌这儿的气氛：你争我夺，争风吃醋，而且都很做作，可是每次到城里，她都一定到这里，好象她偏要回到这个分裂严重却又节奏很慢的小流当中去一样。她只是想去看看。

她和吉拉尔德坐在一块儿，一边吸着饮料，一边闷闷地打量着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她不对任何人打招呼，而那些青年人却常笑嘻嘻地向她点头。对于这些，她根本不理，只是很自在坐在那儿，脸颊绯红，目光郁闷，没有任何表情地看着他们，就像在动物园里看那些被关起来的低人一等的猴子一样。谁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她感到又生气又讨厌。她血管中的血液在互相碰撞。但是她必须坐在那里看着，等着。时不时地会有一两个人过来跟她说话。在咖啡厅的每一个角落的人们都向她投来神秘的似乎是开玩笑的目光。男人们抬头看她，女人们从帽檐底下来看她。

以前的那些人还在。卡莱恩带着学生和女朋友坐在他经常坐的角落里。哈利戴、利比德涅柯夫和普森——他们全都在那儿。古德兰看了眼吉拉尔德。只见他把目光停在哈利戴和他身边那群人身上。呆了一会儿，他们意识到了——向他点了点头，他也点了下头。那些人低语了一阵子。吉拉尔德看着他们，眼中闪着光芒。那些人在催着米纳特，象是要让她做点什么事。

终于，她站了起来。她身上穿着绿色的镶有淡色边饰的样子很怪的衣服。她比以前瘦了，两眼更加分开，其它还是老样子。吉拉尔德自己很有神地看着她走来。她向他伸出了纤细的手。“你好吗？”她打着招呼说。

他和她握了握手，但没有动身。让她只是靠着桌子站在他身旁。她很冷漠地向古德兰点了点头。她已经和古德兰见过好多次面了，也听到别人谈起过她，但是从来没有和她说过话。“很好。”吉拉尔德说，“你呢？”

“哦，我也不错。武伯特现在如何？”

“你是在说鲁伯特？他也很好。”

“那当然。我并不是问这个——他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哦，是的——他结婚了。”

米纳特眼中闪着很耀眼的光芒。

“啊，也就是说他到底是结婚了。什么时候结的？”“一两周以前。”

“真的，可他只字未提，也没写封信。”

“没有。”

“不写信，你不觉得这太有些不够意思了吗？”

她最后一句话的口吻充满了挑衅性，这感觉象是她故意地当着古德兰说的。

“我想是他不愿意写信。”吉拉尔德说。

“但为什么他不愿意呢？”米纳特还在继续追问着。吉拉尔德没有回答。但是这个头发很短、小巧玲珑的漂亮姑娘却还站在吉拉尔德身边，嘲弄地咄咄问道：

“你要在伦敦呆很长时间吗？”她问。

“不，明天就走。”

“明天？你要不要和朱利叶斯说几句话？”

“今天晚上就不去了。”“那好吧，我会跟他讲的。”她又用怪怪的语调说，“你看起来感觉很好。”

“是的。我自我感觉良好。”吉拉尔德十分悠然地回答，眼睛中却有种无所谓的神色。

“你玩得开心吗？”这句话十分平淡，感情冷淡，可这对吉拉尔德讲，却好似击中要害。

“是的。”他没有变脸色地说。

“你不过来和我们聊聊，我可深表遗憾。你对朋友可有点不够意思。”

“你不可以这样说！”他回了一句。

她向他们两个点点头以示再见，缓缓回到了原来那帮人中间去。古德兰看看她那怪异的走路姿势——身子挺得直直地扭着腰。接着他们很清晰地听到了她那平淡的声音。

“他不愿意过来——他有别的约会。”一阵笑声、低语声、嘲笑声传过来。

“她是你的朋友吗？”古德兰十分平静地看着吉拉尔德问。“我和伯基一起在哈利戴家里住过。”他说，迎着她那缓慢而冷静的目光。她知道米纳特是他的一个情妇——他也清楚古德兰了解这个。

古德兰回过头把服务员叫过来，她想要一杯冰鸡尾酒，这让吉拉尔德觉得很有趣——他不知道这是出了什么事。哈利戴那帮人都有些喝醉了，他们开始找事。他们在大声谈论着伯基，讥讽他，特别是在取笑他的婚姻。

“哦，别让我想起伯基。”哈利戴尖叫着说，“你真让我恶心，他象耶稣一样坏，主啊，我怎么样才能得救啊！”

他醉哄哄地笑了一阵子。

“你记得吗？”俄国人很快的声音传了过来，他以前寄的那些信上说什么“欲望是神圣的——！”

“噢，是啊！”哈利戴大叫说，“噢，这是多么美妙啊，我口袋里就有一封，肯定有一封。”

他从他随身带的一个小本子中拿出很多各式各样的纸，一边说，“我肯定我有——呃，噢，天啊！”

吉拉尔德和古德兰一直在注意着这一切。

“噢，是的，是多么完美啊——呃，——简直太妙了。别让我笑了，米纳特，一笑，我就会打嗝——呃。”接着又是大家一阵傻笑。

“他在这信里写了些什么？”米纳特上前问道。她的金黄的头发垂

在额前。她的小巧而又标致的头，不知为什么不怎么合适，特别是在把耳朵露出来的时候。

“等一下——嘿，等一下！不，我不给你，我会把它大声念出来，我给你们选几段棒的念——呃，天啊，如果我喝水的话，你们觉得我会停止打嗝吗？呃，哦，真是没有办法。”“这封信是关于光明和黑暗的融合以及怎么沉沦的吗？”马克西姆用了那快速而又清楚的声音问。

“我觉得是。”米纳特回答说。

“噢，是吗？我差不多忘了——呃——好象是这封。”哈利戴一边说一边打开信。“呃——噢，是这样的，多么奇妙啊！这是其中最棒的一封信，所有的种族都是一样的——”他象是牧师在读经书一样，用有节奏的缓慢的声音念道，“就是毁灭的愿望战胜了其它一切欲望，对于个人来讲，这种欲望就是自我毁灭的欲望——呃——”他停了下来，抬头看着大家。

“我希望他能先做到自我毁灭。”那个俄国男人很快的声音说。哈利戴哈哈地笑着，稍稍把头向后仰了一下。

“他身上没有什么可以毁灭的了。”米纳特说，“他已经够瘦的了。”

“啊，还真不错，我喜欢读这封信，我相信能治好我的打嗝。”哈利戴尖叫说，“让我往下念吧，‘这是一种让自身不断退化——退化到原始状态——的欲望，通过沉沦回到原始的基本状态去——！’噢，但是我确实认为这话很精彩，几乎要超越了圣经——”

“是的，沉沦之流。”俄国青年讲，“我记得这个词。”“噢，他总是谈着什么沉沦，”米纳特说，“他自己一定是沉沦了，所以在他脑子中总是这么想着。”

“完全正确。”俄国人说。

“让我接着读下去。噢，这是绝对美妙的一段。请仔细听了。‘在这巨大的衰退中，在生命之躯退到原始状态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知识和超越在知识之外的敏锐感觉的快感。’我真感到这话太荒谬了，但又十分绝妙，噢，难道你们不认为这样吗？——他们差不多要和耶稣一样好了——朱利叶斯，如果你想和米纳特一起分享这种复原的狂喜，你必须做到结束为止，当然，当然，当这个积极的沉沦过程所带着的污泥之花，在你身上或其它的什么地方应该还有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力和与最高的信念相连的东西，一起达到超越并且完成，——或多或少地完成。’我一直怀疑那些污泥之花到底是什么，米纳特，你就是一朵污泥之花。”

“谢谢，——那你是什么？”

“啊，我是，当然啊，按信上说的，我们都是污泥之花——污泥上的——呃！花朵！——这太绝妙了，伯基把地狱当成了圣地——把这个咖啡厅神化了——呃！”

“继续说下去，”马克西姆说，“下面说什么，这真是太有意思了。”

“我觉得这样写真是不知廉耻。”米纳特说。

“是——是的，我也这样认为。”俄国人说，“他是个自大狂，这是一种宗教的狂热分子，他认为他是人类的救世主——接着读。”

“‘毫无疑问’”哈利戴朗诵道，“‘毫无疑问上帝和仁慈终身都会伴随着我。’”他停下来笑了一会儿，然后又重新开始，象一个牧师开始吟诵，“‘不然，在我们身上这种欲望会到一个终点——永远地分

裂下去——一种分裂的激情——一切的一切——我们自己，把我们一部分一部分地分裂下去——寻找欢乐只是为了毁灭——把性作为一种媒介以回到原来的状态——把男女分成两大部分，从他们极为复杂化的结合之中还原出来——回到那些古老的状态中去、回到感觉的野蛮的原始状态，总是追求在某种极端的黑暗里，没有思想、没有边际的感觉中所丢失的自我——只用毁灭的火来燃烧自己。生活在让自己被大火彻底毁掉希望中——这种欲望总有一天会结束——。”

“我想走了。”古德兰对吉拉尔德说，同时招呼着服务员。她眼睛中闪着光，脸颊特别红。在哈利戴读伯基的信的时候，那种牧师吟诵般的清晰的声音，逐字逐句的读着，十分奇怪地在她身上发生了一种作用，让她怒火中烧，简直是要气疯了。她站起来。这时吉拉尔德正在付账。她向哈利戴一群人的桌子走过去。他们每个人都抬着头看她。

“打扰一下。”她说，“你们所读的那封信是真的吗？”“噢，是的。”哈利戴说，“十分真实。”

“可以看看吗？”

他好象受到催眠术的作用一样傻乎乎地笑着把信给了她。“谢谢。”她说。

然后她转过身，拿着信走出了咖啡厅。她穿过了一张张桌子，大踏步地走出了那灯火辉煌的大厅。过了好长一会儿，别的人才反应过来。

接着从哈利戴他们的桌子那里发出了一阵叫声。忽然其中一个人“呸”了一声，接着，一阵子的“呸”声从那个角落里发了出来。大家都冲着古德兰的背影讥笑了起来。她穿着很时髦的墨绿色和灰色相间的衣服，她的帽子是鲜绿色的，很象昆虫的翅膀，帽檐是深绿色的，垂下来的部分是银灰色。她的墨绿色的上衣分外光彩夺目，领子上带着银灰色的毛，领口也带了一块长长的毛皮，下摆上有深灰色的天鹅绒装饰，袜子和皮鞋都是银灰色的。她很缓慢地、潇洒地向着门口走去。一举手、一投足都显得派头十足，很时髦。门口的服务员很恭敬地把门打开，冲她点点头，又很快地跑到马路上去叫出租车。一辆车的前灯射出的两柱强烈的光好象是两只大眼睛，向她奔驰而来。

吉拉尔德很莫名其妙地看着她，在一片嘲笑声中。因为他没有注意她刚才做了什么。他听到了米纳特的声音说：“去把那东西从她那儿拿过来，我可从没有听说过这事。去从她那儿拿回来，告诉吉拉尔德·克瑞奇——他在那儿呢——让他去把那拿回来。”

古德兰站在车旁边，服务员已帮她打开了车门。

“到旅馆去吗？”她问刚刚跟上来的吉拉尔德。

“随你。”他回答。

“好！”她说，然后转向司机，“巴顿街，瓦格斯塔夫旅馆。”司机点了一下头，把计程器上的牌子按了下来。

古德兰上了车，显出一种穿着时髦、看低一切的女人所特有的那种冷漠的态度。而那过分激动的感情好象冰块一样冰住了她的心。吉拉尔德在她之后上了车。

“你已忘了服务员。”她微微一点头，冷漠地讲。吉拉尔德给了侍者一先令小费。那个人行了个礼，车子就发动了。“他们刚才在哄笑什么？”吉拉尔德问。他有些疑惑不解。“我把伯基的信给拿了过来。”

她说。然后他看到了手中那封给弄皱了的信。

他的眼睛突然闪过一丝满意之花。

“啊，”他说，“太棒了——一群蠢货！”

“我真想把他们杀了！”她十分激动地喊着，“疯狗——他们简直是一群疯狗。鲁伯特也够傻的，干嘛要给他们写这种信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出卖给这么一帮无知的家伙，真不能让人忍受。”吉拉尔德惊讶于她那非同寻常的激动。

她没有办法再在伦敦住下去了。他们第二天一早就从查林クロス坐火车走，当火车路过伦敦桥的时候，她从巨大的铁梁之间看到了泰晤士河。她大叫道：

“我认为我再也不会来看这可恶的城市了——我不能忍受再回到这里来。”

第二十九章 欧洲大陆

在临走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欧秀拉一直处于一种不真实的悬浮状态中。她不是她自己了——她不是任何东西，她是一种马上、马上就要来临的什么事物。但是这事物尚未到来。她去看她的父母。那是一个非常尴尬，令人难过的会面，不象是一个团圆，而更象一种对分离的证明。他们彼此不了解，谈话漫无边际。仿佛对这种使他们分离的命运无动于衷。直至她上了从多佛到奥斯坦德的船后，她才真正清醒过来。她迷迷糊糊地跟着伯基来到伦敦。伦敦也是一片模糊。乘火车来多佛，也是晕沉沉的。一切都象在睡梦里。

现在，她站在船尾，一片漆黑包围着她。夜晚的海风吹拂着，她感到了海的悸动。她眺望着那边英国海岸上闪烁着点点微弱的灯光。那灯光又不象是那边海岸上的，在浓浓的、生动的夜色中一闪一闪，越来越小。她觉得她的灵魂开始骚动，象是从一场沉睡中苏醒了过来。

“让我们往前走，好吗？”伯基问。他想到船的突出的那部分的顶上。于是他们走过去，看那些不知是从哪里发出的微弱的点点亮光。它们来自那叫做英格兰的遥远的地方。然后，他们又转过脸来，面向着前方深邃的黑暗。

他们又径直走向微微摇晃的船头。在一片完全的黑暗中，伯基发现了一个相对内凹的地方，一大捆绳子卷在那儿。这里离船头非常近。前面就是深不可测的夜空。他们就在这里坐下，紧裹在一起，彼此拥抱着对方，向着对方越贴越紧，直到完全融入对方，而成为一个整体。周围是那么冷，黑暗笼罩着他们。一个船员沿着甲板走过来，他的身影溶在黑暗中看不大清楚。直到走近，他们才看出了他的脸模糊的轮廓。他觉察到了他们的存在，于是停下来，有些不确定——于是又弯下腰来。在他的脸离他们很近了，他才看出他们的脸。他象个幽灵般一下子溜走了。他们看着他离开了，没吱声。

他们似乎已溶入这深深的黑暗之中了。没有天空、没有地狱，只有那扯不开的黑暗。他们俩就象一颗未张开的生命的种子，轻柔地睡梦般地落入那无底的黑色空间。

他们忘记了他们在什么地方，忘记了身前身后的一切。只是他们内心有一种意识，一种对穿越这黑暗的一条轨道的意识。船首在破浪前行。在静寂的黑夜里，带着微弱的破浪声。看不见，无所知，只是一个劲地朝前开。

在欧秀拉的意识里，那未知世界的感觉胜过了一切。在这浓浓的黑暗中，那未知的未实现的天堂之梦在她心中闪烁，她的内心里充满了这种神奇的光芒，象黑夜般甜蜜的金光，象白天般温暖的幸福。这种世上没有的光芒只从那未知的天堂上照耀下来，照着她的去向。一种离群索居的喜悦涌上来。想着想着，她突然仰起脸来向着他。他轻轻地用唇吻着。她的脸，海一般的明净，那么冰冷，那么清新。他象是在吻着一朵盛开的浪花。

但他却不知道她沉浸于幻想之中的狂喜。对他来说，这次旅行的奇景是极为壮观的。他想落入那无限黑暗的港湾，如同流星从星球间的裂缝中坠落一般。世界被撕成两半。而他就象一颗无光的星星穿越那无可

名状的云隙。那遥远的不可及的东西，他不希冀，他已被这轨迹征服了。

迷迷糊糊中，他躺在那儿紧搂着欧秀拉。他的脸，紧贴着她那柔软、娇嫩的头发。在海风和浓浓的黑夜的气息中，他吸着她头发的馨香。此刻，他的内心一片平静，顺从地沉浸在未知世界中。这是他内心第一次感到彻底绝对的宁静，在这次远离世俗的旅行之中。

这时甲板上传来一阵骚动。他们惊醒过来，站了起来。夜里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冻得僵硬、蜷缩。然而，天堂之光照耀着她的心灵，而他的心则沉浸在无法言表的寂静的黑暗中。这就是一切。他们站起来，向前看。黑暗深处低低地闪烁着几点光亮。又回到了尘世。这不是她心中的幸福，也不是他内心的静谧。这是个幻想的不真实的现实世界，又不完全是那个古老的世界。因为他们心中的幸福和宁静还在延续。

世间所有事中最奇异的，便是这种夜间登陆，象是从冥河降落到寥落的地下世界。这片空旷的被黑暗笼罩的空地，凸凹不平，若明若暗，到处都只有荒凉。欧秀拉远远看到那个巨大的苍白而奇异的字母“奥斯坦德”立于黑暗之中。每个人都匆匆忙忙象昆虫般忙碌地穿梭于黑暗的夜色中。搬运工们在用那不象英语的英语大声喊叫着，运送着重重的袋子。当他们跑开时，他们那无色的衬衫看上去象鬼魂似的。欧秀拉和很多其他待检旅客一起站在那又长又低的包着锌皮的栏杆外，一直到那边宽阔空荡的黑暗处全都站满了观望的人群和打开待检的袋子。与此同时，在围栏的另一边面色苍白、满脸胡须的官员们戴着高高的帽子，翻检着袋子里的衣物，然后匆匆地划上一个粉笔记号。

检查完了。伯基抓着手提袋和欧秀拉一起向前走去。搬运工跟在他们后面。他们穿过一个大出口，站在空旷的夜幕里——噢，这里是火车站台。在黑暗的夜空中仍不时传来令人心烦的喧杂声。火车之间的阴影里，一些幽灵般的人影来回窜动。

“科隆—柏林”欧秀拉看清了挂在那边火车上的牌子。“我们到了。”伯基说。欧秀拉看到她这边写着“爱尔萨斯—洛斯密根—卢森堡·梅兹—巴塞尔”

“这就是了，巴塞尔。”

搬运工走过来。

“去巴塞尔——二等车厢？——在那边。”于是他爬上了高高的火车。他们俩跟在后面。车厢里已有一些座位占了人，但还有很多是空的。行李安置好后，他们付了小费给搬运工。“还有多久火车能开？”伯基看了看表，冲着搬运工问。“大约半个小时。”说着，这个穿蓝衬衫的搬运工就不见了。他那么丑陋，也不懂礼貌。

“来，”伯基说，“这儿很冷，我们吃点东西。”

站台上有个卖咖啡的货车。他们喝了点滚热的咖啡，又吃了夹着火腿的面包卷。欧秀拉大咬了一口，差点弄歪她的下巴。他们俩在高高的车厢旁坐着。所有景象都是那么奇怪，格外的凄凉，象是个地下世界，灰色、灰色、尘灰色，到处都灰蒙蒙的，孤寂落寞，互相隔绝——灰暗、空芜的无人知晓的地方。

最后，他们的火车终于穿入沉沉夜幕。黑暗中，欧秀拉分辨出了那平坦的田野、那潮湿平坦、荒芜、黑暗的欧洲大陆。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很快又停了下来——布鲁格！然后火车又继续在黑暗中穿行。沉睡的农

场，细瘦的白杨，和那毫无人迹的高速公路在他们两侧一闪而过。她垂头丧气地坐着，和伯基手拉着手。而他则面色苍白，一动不动，像个鬼魂，时而瞥一眼窗外，时而又闭上眼睛，然后又忽地睁开，双目如外面的夜色一般黑亮。

黑暗中几处亮光闪过——根特车站到了！又有几个鬼影似的旅客下了车。——车铃响起来，火车又驶入黑暗。欧秀拉看到一个男人拿着一盏灯从铁路旁的农场走出来，走向漆黑的农舍。她想起了马什农场，在考思塞那熟悉的古老的乡村生活。老天！童年对她来说已是多么遥远呀！而她还要再继续走多远呢？人的一生无法用里程来计量。她刚忆起小时候在考思塞，在马什农场那亲切的乡村环境，她就记起了那个叫泰莉的仆人。她常常给她的面包上抹上黄油，撒上红糖。那个古老的卧室里，有爷爷的一只表，表面的数字上画着两朵玫瑰装在小篮子里——现在，她却和伯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一起走向未知的世界。记忆的断层是多么巨大，她象失去了自我，那个曾经在考思塞的教堂院子里玩耍的女孩已经成为历史，已不再是现在的她。

他们到达了布鲁塞尔——有半个小时的早餐时间，他们下了车。车站上那个巨大的钟显示出六点。他们在小卖店里喝了点咖啡，吃了些加蜜的面包卷。这店里几乎没人，很空荡，很脏。凄凉的空间。但她却得以用热水洗了脸和手，用梳子梳了梳头发——这还不错。

不一会儿，他们又上了车，继续向前驶去，黎明将至，天空开始灰白。车厢里还有几个人，一个高个、面色红润的比利时商人，蓄着长长的褐色胡子，正用蹩脚的法语与人交谈。欧秀拉太累了，不愿继续听下去。

看起来，火车正渐渐从黑暗驶入微亮中，又缓缓驶入白天。噢，这旅途多沉闷乏味啊。路旁的树木微弱得象影子一般显现出来，接着又是一个白色的形状奇怪的房子，那是怎么回事？然后她又看到一个村庄——一路上，总有一排排的房子闪过。

她乘车穿过的还是一个陈旧的世界，冬天般沉重、乏味。窗外是一片片耕地和牧场，一排排光秃秃的树木，一溜溜矮灌木、赤裸的农庄和工场。没有一块新的世界。

她看着伯基的脸，那样苍白、平静而永恒，过于永恒不变。她在毯子下乞求状地用她的手指勾住了他的手指。他的手指稍稍有所反应。他的眼睛回视她。他的眼睛是那么的黑，就好象黑夜一样深沉，就象来自一个很遥远的世界。哦，如果他就是那个世界该有多好啊，如果那个世界就是他该有多好啊！他愿他能将另外一个世界带来，那将是他们自己的共同世界。那些比利时人走了。火车继续开着，过了卢森堡，过了阿尔萨斯——过了洛林，又驶过了梅斯。但她却好象根本没有看到。她什么也没看见，因为她没有用心去观看。

最终，他们到了巴塞尔，找到了一家旅馆。这些都好象是游荡于梦幻中。她一直没怎么清醒过来。大清早，火车还没有开车，他们出了车站。她看到了街道、河流、来到了一座桥上。但这些都没有意义。她记住了一些商店——一家挂满了照片，一家堆满了天鹅绒和貂皮。但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都没有。她一直都觉得有些不安，直到她又上了火车之后，她才平静下来。只要是他们在往前行驶，她就觉得很

满意。他们到了苏黎世，不一会儿，便顺着山脚，奔驰在厚厚的雪上了。终于，她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这儿现在是另外一个世界。

因斯布鲁克特别地美。在深深的白雪中，而且又是在晚上，他们坐在一个敞着篷的雪橇上在雪地里前行。相比之下，火车就有些过于闷热了。旅馆的大厅中灯火通明，给人一种到了家的感觉。他们走进大厅后，都开心地笑了。这个地方使人感觉十分满意，生意很红火。

“你知道克瑞奇先生和妇人——到了没有——是英国人——从巴黎来的？” 德基用德语问。

服务员反应了一会儿，正准备回答，这时欧秀拉忽然看到古德兰慢慢地从楼梯上下来，身上穿着那件镶有裘皮满身珠光宝气的衣服。

“古德兰！古德兰！”她喊道，使劲向楼梯那边招手。古德兰从楼梯扶手向下俯视。忽然，她原来那不紧不慢、傲视一切的姿态一下子消失了踪影，她眼睛亮了起来，叫着：“真是你——欧秀拉！”她喊着便朝正向楼上跑来的欧秀拉跑过去。她们在楼梯拐角的地方相遇，姐妹俩互相亲吻着、笑着、叫着，激动得话都说不完整。

“但是，”古德兰有些委屈地说，“我们以为你们是明天到呢？我们原准备去车站接你们。”

“不，我们今天就来了！”欧秀拉嚷道，“这儿很可爱，是不是？”“可爱极了。”古德兰说，“吉拉尔德刚出去买些东西。欧秀拉你累坏了吧？”

“不，不是很累，但我看起来有点憔悴，是吗？”

“不，你不憔悴。你的气色相当棒，我喜欢你这个皮帽子。”一边说她一边上下打量了欧秀拉一番。欧秀拉穿着一件宽大柔软的衣服，衣领是浅灰色毛皮的，又长又软，头上戴的帽子也是一样的颜色。

“你呢？”欧秀拉说，“你知道你看上去象什么吗？”古德兰却显出不在意、没感觉的样子。

“你喜欢吗？”她问。

“很好！”欧秀拉大声道，但口气中带有一种高大。

“上楼去谈，或者下楼来。”德基说。因为这两姐妹站在从楼下到二楼拐弯的地方。古德兰的手搂着欧秀拉的肩膀，正好把别人的路给挡了。楼下大厅里的人，从门口的服务员到穿黑衣服有点胖的犹太人都在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

这两个年轻的女人慢慢走上楼去。德基和服务员跟在她们后面。

“住二楼吗？”古德兰回过头来问道。

“三楼，太太。请上电梯吧。”服务员说道，同时抢先在两位女士之前到了电梯旁边。但她们只顾着自己说话，没有特别注意到他的殷勤，一直朝通往三楼的楼梯走去。服务员十分失望，没有办法，只好跟上去。

两姐妹此次见面所有的快乐程度让人感到有些奇怪，就好象她俩是被流放之后，异地重逢，要把两种力量团结在一起，对付整个世界。德基在旁边看着她们，有些疑惑不解。

等她们洗完澡，换好衣服，吉拉尔德进来了。他看起来精神甚好，象是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一样闪光发亮。

“去和吉拉尔德抽支烟吧，”欧秀拉说，“我想和古德兰谈谈。”接着两姐妹坐在古德兰的卧室里，谈论起服装和旅途上的经历。古德兰

对欧秀拉讲了在咖啡厅由伯基的那封信所引起的风波。欧秀拉为此而有些不安。

“那封信在哪儿？”她问。

“我保留了它。”古德兰说。

“可以把信给我吗？”她说。

但古德兰沉默了几分钟才回答说：

“你真的想要吗？欧秀拉？”

“我想看一下。”欧秀拉说。

“当然可以。”古德说。

直到这时，她还是不能对欧秀拉讲，她想把那封信保留起来做为一个纪念或是一个象征。但是欧秀拉似乎知道了，而且不太高兴，所以她们的话题就有所转变。

“你在巴黎都干什么了？”欧秀拉问。

“噢，”古德兰很简明地说——“只是些很平常的事情。我们有一天晚上在范妮·巴思家里开了一个特别开心的晚会。”“是吗？你和吉拉尔德都在那儿吗？还有谁，给我说说看。”“嗯，”古德兰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讲。你知道，范妮爱那个叫比利·麦克法兰的画家，爱得都有些发疯了，那天他也在那儿——所以范妮拿出了她的所有东西，特别大方，真够可以的。当然大家都醉了——但是比较文雅，可不像伦敦那些不怎样的人。事实上，参加这个晚会的都是些有地位的人，所以，晚会也与众不同，有一个罗马尼亚人，很不错，他醉得太厉害了，爬到了屋子里那个高高的梯子上，做了一番很有水平的讲演——

lavie, c' est une affaire d' a' mesimpèriales (生活就是最崇高的爱情)。声音特别好听，他长得也很好看。但是在他结束之前，忽然用罗马尼亚语说起来，谁都搞不懂他说些什么。他把杯子扔到地上摔碎了，宣布说：以上帝的名义，他十分开心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上帝啊，活着简直是个奇迹。”欧秀拉就是这个样子的。欧秀拉却十分虚伪地笑了。

“那吉拉尔德在他们中间的表现怎么样？”

“吉拉尔德！哦，我敢肯定，他象一棵阳光下的蒲公英，一旦兴起，就会完全放纵、开心，我都说不出在这儿的当女人当中谁的腰他不曾搂过，真的，他看起来收取女人就象是一个农夫过年抢买东西，但却没有一个女人拒绝他，真是太让人难以相信了。你可以理解吗？”

欧秀拉考虑了一下，眼中闪着光。

“是的，”她说，“我能理解。他是那么一个贪得无厌的人。”

“贪得无厌的家伙，我应该想到这个！”古德兰声明说，“但是，这是对的，欧秀拉，屋内的女人都心甘情愿作她的俘虏——甚至连一直真心爱着比利·麦克法兰的范妮·巴思，好象也被他迷住了。后来，你知道吗？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屋子里的女人，对于他，与其说我是我自己，倒不如说，我就是维多利亚女王，我一下子变成了一整屋的女人，这太让人奇怪了，天啊，那个时候，我真是好象遇到了一个君王。”

古德兰的眼睛在闪闪发亮，她双颊很热，看上去有些奇怪，带有一种嘲弄的味道。欧秀拉被她吸引住了，但同时心里也有些不安。

他们需要准备吃饭了。古德兰下楼来，穿着夺目的礼服。这件礼服

用鲜绿色的丝绸和金色的薄纱交织而成，她的外面套一件绿色天鹅绒的背心，头上有一条形状别致的黑白相间的带子。她是那么漂亮，光彩照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她面色红润，精神饱满，很洒脱的样子。伯基看了她们一眼，脸上既有笑意又含恶意。欧秀拉觉得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她们的餐桌上似乎有什么奇怪的魔力，让人眼花缭乱。他们头顶的灯也好似比别处的亮。

“难道你不喜欢这个地方？”古德兰说，“雪难道不是很美丽的吗？你没注意到，它让一切都有了生机，它真的很让人感到超凡脱俗，并不是人力可以达到的。”

“的确是这样，”欧秀拉大声说，“离英国那么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哦，当然。”古德兰大声叫道，“一个人在英国没有这种感受！原因特别简单，在那儿总有种被压迫感，让人的情绪不免低沉。在英国，无论怎样都不能把你搞得富起来，我绝对相信这一点。”然后她又转向她正在吃的饭。很明显，她的神情有些焦躁不安。

“十分正确。”吉拉尔德说，“在英国，感受是绝对不一样的。可能这是因为在英国大家都不愿意这个样子——似乎狂欢就象将燃烧的蜡烛靠近药库近旁似的，人们很害怕，如果大家都尽情地欢乐，恐怕会闹出乱子。”

“噢，天哪！”古德兰嚷道，“但那不是很棒吗？我指英国如果象焰火表演一样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欧秀拉说，“他们都太潮湿，火药是会受潮的。”

“我不敢肯定。”吉拉尔德说。

“我也是，”伯基说，“如果英国人真的开始欢闹的话，你就会捂着耳朵逃走的。”

“他们绝不会的。”欧秀拉说。

“我们可以等着瞧。”他回答。

“那简直太妙了，”古德兰说，“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内心充满了喜悦，我都不能够相信，我这样到了别的国土上，居然会感到十会欣喜，我对自己说，——一个新的生命在这里踏上了人生。”“别对可怜的英国太刻薄了。”吉拉尔德说，“虽然我们诅咒她，但我们依然爱她。”

在欧秀拉看来，这些话中有些不经意的嘲弄的意味。

“我们可能会，”伯基说，“但是这是种极为不舒服的爱，就好像是爱一个年老的为不治之症缠身的父亲或母亲，因为那是没有希望的。”

古德兰睁着一双圆圆的黑眼睛看着他。

“你认为是没有希望了？”她用她特有的神情问道。

但是伯基并没有回答，他并不愿意来回答这个问题。

“有哪一个英国的愿望实现了？天知道，希望是个伟大的东西，而实际上是个无法实现的事情，是一种不现实的事物的集中体现，如果没有英国人，希望说不定会成为现实。”

“你觉得英国将从地球上消失吗？”古德兰接着问道，很奇怪，她很想听听他的回答，可能她是在询问她自己的命运。她的黑黑的大眼睛望着伯基，似乎能从他身上知道今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就象预测仪一样。

他脸色苍白。随后，他十分不情愿地回答，

“ 嗯——什么在他的前面，除了消失以外，他们必须从他们的英国味十足的特别标记下面消失。 ”

古德兰的眼睛睁得更加圆了地看着他，好象进入了一种睡眠状态。

“ 消失？这是什么意思？ ”——她坚持道。

“ 是啊，你是指内部换换？ ” 吉拉尔德插进来说。

“ 我什么别的意思都没有，为什么偏要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 ” 伯基说，“ 我是个英国人，我为此而付出过代价，我不能谈论英国，只能谈论一下我自己。 ”

“ 是的， ” 古德兰不慌不忙地说，“ 你十分喜欢英国，十分喜爱，鲁伯特。 ”

“ 而且，离开了它。 ” 他回答。

“ 不是，这是暂时的，你会回来的。 ” 吉拉尔德很严肃正经地说。

“ 他们说，人要死了，虱子就会爬开。 ” 伯基说。他的心中有一股苦涩的味道，“ 所以，我离开了英国。 ”

“ 噢，可是你还会回来的。 ” 古德兰带着嘲讽的微笑说。“ 只能如此啦。 ” 他回答道。

“ 他不是对他的祖国生气了吧？ ” 吉拉尔德感到很滑稽，他大笑着说。

“ 啊，一个爱国者。 ” 古德兰带着一种近乎冷笑的口气说。伯基等不再说什么了。

古德兰静静地看了他几秒钟，随后转过身去，她想占卜的愿望结束了。她感到自己已经完全地玩世不恭了。她望着吉拉尔德，他看起来就象是一块神奇的镭。她感到这块致命的放射性物质可以使她消亡，也可以使她理解一切。当她把她自己毁了时，她将如何处理自己呢？因为如果精神、实体是可以摧毁的话，还有物质是不可摧毁的。

他看起来光彩照人。那一刻，她完全被吸引住了、迷惑了，她伸出她美丽的胳膊，袖口上带着绿色的翻毛，她那纤细的艺术家的手指，抚摸着他的下巴。

“ 那么，现在你在想什么？ ” 她问，脸上带着奇异的、洞悉一切的笑容。

“ 什么？ ” 他回答说，眼睛里一下子涌上了惊奇。

“ 你的思想。 ”

吉拉尔德看起来象渐渐醒过来一般。

“ 我认为我什么都没想。 ” 他说。

“ 是真的？ ” 她说，声音里带着阴森森的笑意。

在伯基看来，她已经用她的抚摸把吉拉尔德杀了。

“ 不过， ” 古德兰说，“ 还是让我们为大英帝国干杯吧！来，干杯，为大英帝国。 ” 她的声音里仿佛带着无尽的绝望。吉拉尔德大笑起来，给大家倒满了酒。

“ 我想，鲁伯特的意思是， ” 他说，“ 作为一个民族，所有的英国人应该消亡，以便独立的个体便可以存在了，而且—— ” “ 作为超民族的—— ” 古德兰插了进来，带着微笑的嘲弄作了鬼脸，举起了酒杯。第二天，他们抵达了位于这条山谷铁路末端的那个小火车站——呼汉豪森。到处都被雪覆盖着，象一个极漂亮的白色的雪的摇篮，崭新、冰冷。

两边是黑色的峭壁、银白的雪花飘向蓝色天空。

当他们走出火车，踏上光露的站台时，只有雪花在四周和头顶上飘飘洒洒。古德兰蜷缩起来，仿佛一直冻到心里。“上帝，杰瑞，”她叫着他的昵名便很突然亲昵地转向吉拉尔德，“这下你可做到了。”

“什么？”

她微微做了个手势，意指两边雪的世界。

“看哪！”

她仿佛都不敢再继续走了，他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走在山腹地区，从两边的山上，雪纷纷落下，使人在这实实在在的天堂的山谷里显得那么微弱渺小，一切都是那么光华照人，那样永恒，那样悄无声息。

“这使人感到如此的渺小、孤独！”欧秀拉转过身去，手抓着伯基的胳膊说道。

“来到这儿你没有后悔，对吧？”吉拉尔德对古德兰说。她看来有些疑惑。他们走出了两边被雪包围的车站。“啊，”吉拉尔德兴奋地嗅着空气说道，“太棒了！那是我们的雪橇，我们再走一会儿，然后就赶到大路去。”

古德兰看上去还是有些困惑，听他说到这些便把沉重的大衣扔到雪橇上去，然后，他们便上路了。突然，她仰起头，开始在雪路上滑了起来，并把她的帽子拉到耳朵上，遮住了它，她的明快的蓝色的外套在风中飘起来，她那看来厚厚的紫色的长筒袜在洁白的雪地里那样耀眼。吉拉尔德望着她，她仿佛在奔向她的命运，而把他远远地落在后面。他待她跑了一大段距离之后，放松了一下筋骨，也跟着她跑起来。

到处都是深深的沉寂的雪。粗大的冰柱从泰罗利农舍的房檐上垂挂下来。农舍已被雪埋到窗台了。农妇们穿着厚长裙，裹着披肩，脚穿雪地靴子。他们都转过身来，看着那个以惊人速度滑行的柔弱却又意志坚强的女孩，她身后那个男人尽管想追上她，却有些力不从心。

他们滑过那个百叶窗和阳台都被漆过的小酒店，又经过几幢半没于雪中的农舍，还有桥边那家完全被雪封住的沉寂的锯木厂。那有顶篷的桥横跨隐蔽的小溪。从那冰冻的小溪上，他们滑入了一大片远未被踏过的雪地，周围一片静悄悄的。一望无垠的洁白世界使他们欣喜若狂，但如此的静寂又使人心悸、令人发慌，好象心周围全被冷气包着。

“绝妙的地方，这一切！”古德兰说着，带着奇怪的意味深长的目光盯着吉拉尔德的眼睛。他的心颤了一下。

“的确不错。”他说。

仿佛一股可怕的电流涌遍他的四肢，他的肌肉有些超负荷了。他的双手因充满力量而坚硬起来。他们沿着雪路快速滑行着。路两边不时可以看到萎缩的树枝垂下来。他和她分开行走，仿佛是力量巨大的对立的两极。但彼此又觉得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冲破生活的栅栏，进入禁地，再从那儿回来。

伯基和欧秀拉也在雪地里滑行着。他安置了行李，并试了试雪橇。欧秀拉既兴奋又快乐。但她时不时地就会转过身来抓住伯基的胳膊，以确认他的存在。

“我可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她说，“这里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他们继续向前，走进了一片铺满雪的草地，这时他们被一阵雪橇的铃声吸引住了，那声音打破了四周的平静。他们又走了大约一里路，才在那个粉红色的半没雪中的神庙旁极陡的上坡路上碰上古德兰和吉拉尔德。

然后，他们又一道滑入一条山沟，那里四周都是黑色岩石的夹壁，还有一条被雪覆盖的冰冻的小河，头上是蔚蓝的天空。他们穿过一座落满雪的桥，几个人兴奋地在桥头上乱打乱敲。随后，他们再次穿越雪地，开始继续慢慢向上滑。旁边有马队迅速跑过，那驾车人经过他们的时候，甩着他那长长的鞭子，口里还大声吆喝着，“驾——驾——”，很是粗野。两面的峭壁缓缓朝后退，直到他们走出来，来到了一面斜坡，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雪。他们缓缓地上啊上啊，穿过下午那影子般阴冷的寒光，四面高山围绕一片静寂，不时在他们眼前出现的耀眼闪亮的雪坡又一一退去。

他们终于来到了一块居于高位的巴掌大小的雪原。还有最后的几座雪峰象是一朵盛开的玫瑰的点点花心般伫立着。在那边空无人迹的天堂似的山谷里有一座褐色木墙，白色厚房顶的农舍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凄凉地深陷于雪地中，简直象个梦。它看起来象是从那山坡上滚下来的一块石头，不过是一块象房屋形状的石块，被半埋在雪中。人可以住在那里，而不被四周可怕苍白寂静凛冽的寒风压垮的话，那简直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他们这几个新来者跟着一个女佣走上光秃秃的木楼梯。古德兰和吉拉尔德要了第一间卧室。不一会儿，他们便发现只剩下他们两个在这个空荡荡的却又很小很封闭的房间里。这屋里的地板、墙壁、房顶、门等全部是用同样的松木建造的，且涂了相同的金黄色的青油，一片暖色调。有一扇窗户正对着入口处，但是很低，因为屋顶是向下倾斜式的，在倾斜的天花板下有一张桌子，上面有洗手盆和水灌。对面还有一张放有镜子的桌子，门两边各有一张床，上面堆着一堆蓝色镶边枕头，高高的。

这就是全部设施。没有壁橱，没有一点生活奢侈品。在这里他们俩就象被封闭在一个黄色木质的细胞中，只有两张镶蓝边的床。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便大笑起来，为这种与世隔离感的逼近而感到恐惧。

有人敲了门把行李送进来，是个壮实小伙子，颧骨扁平，面色苍白，金黄色蜷曲的胡须，古德兰看着他一声不吭地放下行李，又沉重地走了出去。

“这里还不算太简陋吧？”吉拉尔德问。

这卧室里不是很暖和。古德兰有些轻微的颤抖。

“很不错。”她接口道，“瞧这木头漆的颜色，很美，我们就象住在一个坚果壳里。”

他站在那里望着她，手摸着他那剪得短短的胡须，身子微微向后倾斜。他那锐利热烈的眼睛毫不掩饰地盯着她，这种持续的热情控制了他，象是死亡即将来临。

她走过去在窗边蹲了下来，好奇地望着外面。

“噢，可这里——！”她几乎是痛苦、不情愿地叫了起来。

窗外，一条闭锁的山谷展示在天底下，一面巨大的满是雪和黑色岩石的山坡，在那尽头，一堵白墙仿佛是大山的肚脐，两座山峰在夕阳的

余辉中闪亮。笔直的前方，雪的摇篮，静静地荡漾在两边巨大的峭壁间，在那峭壁的底部有一簇簇的松树，象头发一样。这雪的摇篮一直延伸到那遥远的与世隔绝的世界尽头，在那里有雪山挡住了去路。山峰挺立，高耸入云，这里是世界的中心，是世界的纽结点和肚脐，是天地相接之处，不可接近、无法通过。

古德兰的心里涌上一阵奇异的快感。她静静地蹲在窗前，双手捧着脸颊，恍恍惚惚。她终于到达了，到达了她的世界。她的旅程在这里结束，她终于可以在雪地的肚脐上水晶般地安家落户。所有的旅行都已经过去了。

吉拉尔德弯下腰拥着她，从她的肩上向外看去。他已经感到了自己的孤独。她走了，她已经彻底离开了，他心里冒着冷气。他看着那闭锁的山谷，那莽莽的积雪和苍穹下的山峰，没有任何出路。可怕的宁静。冰冷、炫目的白色的世界紧裹着他，而她依然蹲在窗前，仿佛面对着一个影子，一座神庙。

“喜欢吗？”他的声音遥远而陌生，至少，她还能意识到他的存在。但她只是在他的注视下，稍稍转动了一下她那柔和美丽的脸颊。他知道她眼中有泪水，为她的宗教而流泪。她自己的泪水就是那宗教，使他的存在不再重要。突然地，他把手放在她下巴下，把她的脸抬起来对着他。她那布满泪水的蓝色大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心灵受到了震撼。她怯怯生生地有点恐惧地透过泪水望着他，而他那双蓝色的眼睛则充满了热情，小小的瞳孔，在她的注视下显得有点不自然。她的双唇微启，困难地喘息着。

一阵激情涌上来，一下子就象铜钟那样强烈、响亮，不可阻挡地敲着。当他俯视着她柔美的脸颊时，他的双腿夹紧了，如铜钟般镇定。她的嘴张开着，双眼满含反抗地大睁着。他手捏着她的下巴，有一种说不出的柔和和光滑。他的感觉如隆冬般强烈，他的手像是有生命的金属，不可战胜，不折不挠。他的心脏如像他体内的悬钟般猛敲着。

他把她拉到怀里。她如此柔顺和顺从，丝毫没有反抗，但突然，她那泪水尚未干的双眼困惑、无助地睁开。他强壮得不可思议，坚不可摧，象是注入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他拉起她，紧紧地贴住他。她的柔和温顺，她的完全松懈下来的体重全部依在他那超负荷的钢铁般的四肢上。要是他没这么强壮的话，他那沉重的欲望几乎可以毁了他。她强烈地挣扎着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他心中一股火窜上来，他又一下子钢铁般坚定地把她搂了过来。他宁愿摧毁她，也不愿被拒绝。但是，他体内那过于旺盛的精力使她难于忍受，她再次挣脱出来，软软放松地躺在一边，有点兴奋地喘着气。对他来说，她是如此甜美，使他纵情享受无上的幸福。他宁愿去忍受无际的折磨，也不愿放过一秒钟这种极乐的享受。

“上帝，”他对她说。他的脸因为拉长而显得很奇怪，有些扭曲，“接下来是什么呢？”

她安安静静地躺着，睁着一双宁静的顽童似的黑亮的大眼睛望着他，她迷惑了，不知如何是好。

“我会永远爱你。”他望着她说。

但她没有听见，她躺在那儿，像对一个什么她永远无法理解的东西

似的看着他，像一个孩子看着一个大人，永远无法明白，只有服从。

他吻着她，吻着她的眼睑，使她无法继续看下去，他现在想得到些什么，一些理解，一个信号，或是她的承认。但她只是安详地躺着，孩童般的，很遥远，仿佛一个被征服却无法理解的孩童，只感到迷失。他又吻了吻她，便放弃了。

“或许我们该去楼下喝点咖啡、吃点点心？”他问。窗外，落日的余晖已变成灰蓝色。她闭了闭眼睛，驱走了脑中那单调的死亡的幻想，然后又睁开来，重新面对这日常世界。“好的。”她简短的回答，集中了一下她的意识，然后，再次走向窗户。蓝色的夜晚已经降临在窗外雪的摇篮和那巨大的斜坡。但是那耸入天际的峰巅却是玫瑰色的，象花蕊似的闪烁、炫目，盛开在天堂的顶端，超乎一切，迷人而又遥不可及。

古德兰看着所有这些可爱之处。她知道它们的美丽是不朽的。在夕阳蓝色的斜晖中，玫瑰色的花蕊，积雪发出的火花，她可以看得见，感觉得到，却无法溶于其中，她被拒绝，被排斥，她的灵魂也被阻挡在外。

她伤感地又望了一眼窗外，才转过身来，梳理头发。他已打开了行李，看着她，等她。她知道他在看她，这使她有些局促，潜意识中有点不安和躁动。

他们一起走下楼。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奇怪的表情，而且眼睛放光。他们看见伯基和欧秀拉在一个角落的长桌旁坐着等他们。

“他们在一起看起来如此的简单而又协调。”古德兰嫉妒地想着。她羡慕他们之间那种出于自然童稚的满足，这是她无法得到的。在她看来，他们就象小孩子。

“嘿，这么好的点心。”欧秀拉贪婪地叫道，“太棒了！”“不错。”古德兰说，“我们也来点咖啡和点心吧！”她对侍者加了一句。

然后她便挨着吉拉尔德坐在长椅上。伯基望着他们，感到一种温柔的心痛。

“我认为这地方真不错，吉拉尔德。”他说，“棒极了，太妙了，简直没治，还有其它所有的德文形容词都用得上。”

吉拉尔德露出一丝微笑。

“我喜欢这儿。”他说道。

用刨光白木制成的桌子，布满了餐厅的三面，就象在小酒馆那样。伯基和欧秀拉背靠着墙面，吉拉尔德和古德兰则挨着他们坐在角落里靠着火炉。这里的地方还算大，有一个小酒吧，就象个乡村小酒店，但却更简单，设备更少，且都是用漆过的松木制成的，房顶、四壁、地板，仅有的家具就是桌子和椅子，环绕着餐厅的三面，还有一个大大的绿色的炉子，一个小柜台，入口在第四边墙上，窗户是双层的，没有任何窗帘。现在已是傍晚了。咖啡端来了——滚热且味浓——还有一块蛋糕。

“哗，一整块点心！”欧秀拉大喊，“他们给你的比我的多，我要吃你的。”

周围还有其他人，大约共有十个。伯基很快便知道了，他们是两个艺术家，三个学生，一对夫妇，一个教授带着两个女儿——都是德国人。而他们这新来的英国人，坐得高高的，可以俯视一切。那些德国人站在门口向里探头望了望，对那侍者说了几句话，便又离开了。还没到吃饭

的时间，所以他们没有进餐厅，只是来这儿换双鞋去参加联谊会。

这些英国人可以听到不时传来的齐特拉琴的演奏声，钢琴的弹奏声，还伴随着阵阵的笑声，吵闹和歌声。四周有些轻微的声音的震动。由于整个房子是木制的，因此，它象是一个容纳了各种声音在里面的大鼓。但是不但没有使噪音更大而是使其减弱了一些，因而那些齐特拉琴声听起来如此微弱，象是一把小提琴不知藏在什么地方轻轻地演奏，而且钢琴听起来也是小型的，好似一架古式小钢琴。

当他们喝完咖啡时，老板走进来。他是个泰罗人，身材魁梧，颧骨扁平，有一张苍白的麻子脸和浓密的胡子。

“你们愿意不愿意参加联谊会，去结识结识其他的女士和先生？”他弯下腰来，笑容可掬地问道，露出一口大白牙。他那蓝色的眼睛把这几个人扫视了一圈——他不太有把握与这几个英国人打招呼。由于不会说英语，他感到不太自在，而且他也不知道可否用他的法语一试。

“我们要不要去联谊会，认识其他的客人呢？”吉拉尔德大笑着重复道。

一阵小小的犹豫。

“我想，我们最好——最好打破这僵局吧！”伯基说。两位女士站了起来，脸红红的。于是那身材魁梧，长着象甲虫一般黑黑皮肤的旅店老板在前面带路，把他们带向那喧闹的地方，他打开门，把四位客人让进游艺厅。房间里一下静了下来，大家都感到有些尴尬。他们四个觉得所有的面孔都在朝他们这边看。这时老板对着一个矮小的看起来精力充沛的长着络腮胡子的人欠腰低声说了几句：

“教授，请允许我介绍——”

教授的反应很快，马上便神采奕奕地微笑着向四位客人一弯腰，仿佛立即与他们成了朋友。

“各位女士、先生可否参加我们的联谊？”他的语气充满活力，却又温和可亲地问了一句。

四个英国人笑了，他们有些不安地在房间中央转了一圈。吉拉尔德作为他们的发言人，表示他们将十分乐意参加这里的聚会。古德兰和欧秀拉兴奋地笑着，觉得所有男人的目光都投向她俩，而她们则高傲地抬着头谁也不看。

教授一一介绍了在场的人，当他们弯腰致意时，却不时地搞错对象。除了那一队夫妇外，所有德国人都在场。教授的两个女儿，皮肤白净，身材高挑、健壮，身着朴素的深蓝色衬衣和裙子，脖子长而结实，眼睛清澈湛蓝，头发精心地梳起来束在脑后。她们弯了腰，便红了脸退了回去。那三个学生都深深鞠了一躬，很谦逊，大约要表现他们良好的修养，给客人留下好印象；然后是一个瘦瘦的，皮肤黝黑，眼睛鼓鼓的男人，看起来象个小孩，他微微欠欠身；他的同伴，一个头很大、很年轻的男人，衣着入时，把腰弯得很低，脸一下红到耳根。

“刚才，勒尔克先生正在用科隆方言给我们朗读。”教授说。“他一定原谅我们打断了他，”吉拉尔德说，“我们愿意继续聆听。”

立刻就有一阵鞠躬让座的喧哗。古德兰和欧秀拉，还有吉拉尔德和伯基靠墙坐于沙发中。这间房也和其它一样，用刷过的柚木镶嵌而成。有一架钢琴，几把椅子、沙发和一些放了书和杂志的桌子。除了那个蓝

色的火炉之外，这间房子里再无其它装饰品。但却很典雅、舒适。

勒尔克是个小个儿，长着一副小孩子身材。他那圆圆的脑袋，看上去对事物很敏感。一双突出、锐利的眼睛象耗子。他迅速地把客人们瞟了一眼，便又显出那副自负的样子。

“请继续您的朗读。”教授笑着说，但口气却很有权威性。勒尔克弓身坐在钢琴凳上，眨着眼睛没有答话。

“我们很荣幸，”欧秀拉想了几分钟，才准备好用德语说了这句话。

这时，刚才没有答话的那个小个子男人突然走向一边，面对着他刚才的听众，冲口便开始朗读起来，接上他刚才停止的地方，用一种控制得极好的声音，模仿一个科隆妇女和铁路工的吵骂。他身材单薄、且没成形，象个男孩子，但他的声音却很成熟，带着讥讽的音调，声音的波动很轻柔，力度恰到好处，显示了他深厚的理解力。

古德兰对他的科隆方言一句也听不懂，但她却着了魔般地看着他。他一定是位艺术家，任何其他人都不会有如此的适应力和个性。那些德国人听着他那滑稽的科隆方言的词语和词组，不禁一个个都笑弯了腰，在兴奋之中时而又很尊敬地瞟一眼这四位“选民”——英国客人。古德兰和欧秀拉也禁不住笑了起来。整个房间都荡漾着大笑声。教授的两个女儿的蓝蓝的大眼睛笑出了眼泪，双颊兴奋得发红。他们的父亲也呲牙咧嘴地大笑着。三个学生则把头埋在膝间，笑得直不起腰来。欧秀拉惊讶地看着四周，她的笑声不停愿地从嘴里冒出来。她看着古德兰，古德兰看着她，两姐妹不由地同时爆发出一阵大笑，完全不理睬周围。勒尔克用他那凸凸的眼睛很快地瞟了她俩一眼。伯基也在不情愿地呵呵笑着，而吉拉尔德则笔直地坐在那儿，脸上因兴奋而发光。又是一阵狂野的大笑，教授的女儿们笑得全身直抖，而教授则笑得发不出声来，脸涨得通红，脖子上青筋毕露，三个学生喊着一些乱七八糟的句了，但不时被笑声打断。突然之间，艺术的朗读戛然而止，笑声小了很多。欧秀拉和古德兰在擦眼泪，教授还在大叫着：“没治了，太棒了——”

“绝妙极了！”笑得筋疲力尽的两个女儿无力地回应着。“我们听不懂！”欧秀拉嚷了一句。

“噢，遗憾！遗憾！”教授说。“你们听不懂？”学生冲口对她们喊道，“噢，这太遗憾了，亲爱的夫人，你瞧——”

这些新来的客人象新掺入的成分，和这帮德国人搅和到了一起，整个房间活跃了起来。吉拉尔德身处得心应手的环境之中，兴奋地畅所欲言，他的脸上有种奇特的兴致勃勃的表情。还有伯基，最后也开口讲话，他很羞怯，拘谨，虽然精神很集中。欧秀拉被大家劝动去唱“安妮·劳拉”，教授这样称它。大家怀着极度的尊敬安静了下来，她一生中从来没这么被人捧过。古德兰凭着记忆，用钢琴给她伴奏。

欧秀拉有一副清脆的好嗓子，但她常常由于缺乏自信而把事情弄得很糟，而这天晚上，她感到很自信，无拘无束。伯基安稳地坐在阴影里，而她则相反，在前面大放异彩，那些德国人使她的感受好极了，仿佛自己一无缺点，她太自信了，以至于有些放肆，她觉得她的声音冲出喉咙时，她就象一只空中飞舞的小鸟，飞翔在歌曲中，完全陶醉了。小鸟的翅膀在风中滑翔、玩耍，她的歌声中加入了些伤感，令观众听得如痴如醉。她太高兴了，充满了对自己情感和能力的自信，自顾自地唱着，撩

动着每个人包括自己的心弦。她在极力的自我表现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同时，也使德国人心满意足。

最后，德国人都满怀崇敬，被她那委婉动听的歌声打动了，他们交口称赞她柔美感人的嗓音，几乎无法用语言表达。“太棒了！绝了！她唱的苏格兰民歌好听极了，曲调高雅，噢，伟大的夫人，她太了不起了，简直是个艺术家。”

她兴致飞扬，光彩焕发，象朝阳中的一朵鲜花。她感觉到伯基在看她，仿佛妒忌她似的。她胸膛起伏，血液奔涌，她如同太阳在云端上露出笑脸般快活。看起来每个人都很崇拜她，情绪激昂，太棒了！

吃过饭后，她想出外走走，看看周围的世界，她的伙伴们都极力地劝阻她——因为外面太冷了。但她说，只是出去看看。于是他们四个裹得严严实实的走出来，四周雪色暗淡，看不出它的广阔，仿佛是个妖魔之地。星光下的影子很奇怪。外面的确很冷，冷气似乎是恶作剧般有意地钻入她的鼻孔，简直让她不敢相信。

但这一切都是神奇的。一派虚幻的、静寂的、若明若暗的、不真实的雪景。她与有形世界之间无形的交谈，她和星星之间的交流，她可以看见有颗流星正在滑落，那样奇妙，奇妙得令她想大喊。

四周都是雪的摇篮，脚下都是坚实的雪。雪的冷气透过鞋帮直穿进来。这宁静的夜晚！她想象着她可以听到星星的耳语。她清晰地想象着行星流动的声音，仿佛近在耳边，而她自己则象个小鸟般遨游在星体之间。

她紧紧地贴着伯基。她突然意识到她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她不知道他的思想发展到哪儿了。

“亲爱的！”她停下来望着他。

他脸色苍白，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在星光下闪烁。他看见她柔美的脸庞，那么近地抬向他，禁不住地吻住了她。“什么？”他问。

“你爱我吗？”她问。

“非常爱。”他静静地回答。

她又贴近了些。

“不是非常。”她抱怨说。

“比非常还爱。”他几乎难过地说。

“如果我是你的全部，会不会使你难过？”她急切地问。他搂紧了她，亲吻着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不，但我却觉得象个乞讨者——象个穷光蛋。”她沉默不语，开始抬头看星星，然后又吻了他。

“不要作乞丐。”她急切地恳求说：“爱并不使你耻辱。”“感觉象个穷光蛋很耻辱，不是吗？”他回答。

“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她问。而他只是站在冷冷的寒气中紧紧地把她搂紧在怀里。那看不见的寒气正涌上山顶。“如果没有你，我就无法忍受这个寒气永远不散的地方，我无法忍受，这里会使我的生命冻结。”她又突然吻了他一下。

“你讨厌这里吗？”她疑惑地猜想着问。

“如果我无法与你靠近，如果你不在这里，我会憎恨这里，我会无法忍受这里。”他回答。

“但这儿的人很好。”她说。

“我的意思是我不能忍受这雪，这静，这里的寒冷，一切都被冻结了，永恒不变。”他说。

她猜想着，然后她便明白了他的意思，情不自禁地依偎在他怀里。

“是的，我们能这么温暖地在一起真太好了。”她说。然后他们开始动身返回。他们看见在寂静的雪夜里那旅馆的灯光格外引人注目，但在这山谷中部却显得十分渺小，象是一颗黄色的草莓、又象是一缕阳光，细小、橙黄，闪烁在一片雪的黑暗中，身后是高山的阴影，鬼怪般遮住了星星。

他们走近了他们的家。他们看见一个男人从漆黑的门里走出来，手里提着灯笼，摇摇晃晃发出黄色的光，照着他一双黑色的鞋，正走进雪地里，那矮小阴暗的身影走在雪中。他打开了一扇小屋的门，冰冷的空气中传来一般牛呀、猪呀热乎乎的酸臭气。他们瞥见那漆黑的牛棚里有两头牛犊。小屋的门又被关上了，一丝光也不漏。这再次使欧秀拉想起家乡马什农场，她的童年以及布鲁塞尔之行，而且很奇怪，她还想起了安东·斯克里奔斯基。噢，天啊，谁能忍受总是回忆旧时光？她能忍受，回忆逝去的一切。她看了看周围，寂静的冰冷的星光下这雪的世界，这是一个天国，象一盏魔灯照出的景致。马什、考思塞、伊尔克斯，一一出现在这普照的魔灯之下，还有一个不真实的欧秀拉的影子，整个一出超现实的皮影戏。一切是那么虚幻，象魔灯之影，但又不是漫无边际。她希望不曾有过去，她想只和伯基在一起，从天堂沿着斜坡，一下滑到这个地方，不要再在童年艰涩的回忆中跋涉，回忆她的成长，让所有的一切都过去吧，她觉得记忆象是给她开了个恶作剧式的玩笑。为什么她要有“记忆”，这是什么伦理吗？为什么不可以来个洗礼，开始新的生活，让往事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和伯基在一起，她才在这高山雪原的星光下重新回到了尘世。她和她的父母、她的祖先到底有何相干呢？她知道她现在已脱胎换骨，不再是父母所生，她没有母亲，没有父亲，跟以前没有任何联系。她只是她自己，洁白纯净，只是伯基的一部分，在那个她未曾存在过的现实中，未曾存在过的宇宙中，她和伯基的结合体共同奏出一串动人心肺的音符。

甚至古德兰也是个独立的整体，独立、自主，与欧秀拉，一个处于新的现实中的欧秀拉毫无瓜葛，那旧的阴暗的世界，那过去的一切，统统都滚开吧，她从此感到无拘无束，她已经在一个新的环境中走出来。

古德兰和吉拉尔德也没有进来。他们顺着旅馆那条笔直的山谷向前去，而不是象欧秀拉和伯基走向右边的一座小山坡。古德兰被一股奇异的欲望驱使着，她想滑呀滑呀，一直到雪谷的尽头，然后还想去爬雪村的山，一直爬上山巅，那山峰有如花蕊般伫立于这冰冷神秘的世界之脐的腹地。她感觉到在那茫茫白雪覆盖的山顶，在那神秘的世界之脐处，在重峦叠嶂的群山间，在这包罗万物的生命之腹地，是她最理想的世界。只要她自己能够到达那里，进入那永恒的、包容一切的雪脐，进入那不朽的雪山中，她便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那永恒、无限的静寂中，只作她自己，那时她将成为一个沉睡的、永远冻结的世界的中心。

他们又走回了旅馆，重新回到联谊会上。她极其好奇地想知道现在正在干什么。周围的男人使她警觉，也勾起了她的好奇心，这对她来说

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品味。他们在她面前都毕恭毕敬，但又如此的生气勃勃。

晚会始终热情洋溢。大家一起跳舞，跳踢踏舞，和一种拍手的泰罗舞，兴奋之至。大家还把自己的舞伴抛向空中。德国人都跳得棒极了。他们大部分是慕尼黑人。吉拉尔德也跳得很不错，墙角堆放着三把齐特拉琴，这是一个如此和谐又如此混乱的场面，教授拉欧秀拉去跳舞，两人一边拍掌，一边踏脚。教授以惊人的力量和热情把欧秀拉甩得高高的。高潮到来时，连伯基也变得很男子汉气，拉着教授那一位年轻、高挑的女儿起舞。她兴奋得简直发疯了。所有的人都在跳舞，整个气氛，热烈而活跃。

古德兰兴奋地看着周围。木质地板被男人们的靴子跟踩得咚咚直响，拍掌声和齐特拉琴声，吵得空气直颤，吊灯的四周弥漫着一圈金黄的尘灰。

这时音乐突然停了。勒尔克和那几个学生飞快地冲出去买饮料，顿时一片兴奋的大呼小叫。掀酒桶盖的声音夹杂在一片“祝您健康”的互贺声中。顷刻间勒尔克开始出现在各处，像个小侏儒，时而给女士献饮料，时而又与男士开个令人费解、有些过分的玩笑，令那些侍者很惊诧，很摸不着头脑。

他很想和古德兰一起跳舞，从他第一眼看到她起，他就想跟她扯上点联系。她也本能地感到这一点，但是内心的一股不悦使他无法举步，而他则认为他并不喜欢她。

“能请您跳个舞吗？尊贵的小姐。”那个身材魁梧、头发金黄的勒尔克的同伴邀请道。在古德兰看来，他太柔、太谦逊了，不合她的口味。但她想跳舞。这个黄头发，名叫雷特纳的小伙子还是蛮英俊的，尽管有时局促，有些过于谦逊，但他毕竟掩饰了自己的不安。她接受了他作为舞伴。

齐特拉琴又再次奏起，大家便开始跳舞。吉拉尔德拉着教授的一个女儿，笑着在前面打头儿。欧秀拉和其中的一个学生跳，伯基和教授的另一女儿跳。教授与克莱默夫人在一起，而剩下的男人则全部凑到一起，带着和与女士跳舞一样的热情。

由于古德兰和那个身体柔弱、长相不错的男子在跳，他的同伴勒尔克显得更加气愤与恼怒，索性就装作忽视古德兰的存在。这使她很生气。她假装和教授跳舞来掩饰自己。教授壮得如一头公牛一般，劲也特别大。挑剔一点说，她无法忍受他，但她又乐于泡在舞场中，被教授野蛮有力地抛向空中。教授也乐此不疲。他那双蓝色的大眼睛带着一股强烈的火焰，奇怪地盯着古德兰。她讨厌他用这种老于世故、又带着兽性的目光看着她，但她又崇拜他的力量。

房间里充满了兴奋和野兽般激昂的气氛。勒尔克想跟古德兰说话，却又像隔着一堵荆棘墙，不敢靠近。他对她那年轻的可爱的伙伴，那个身无分文的雷特纳感到嫉妒，简直到了一种极可笑的地步。他只不过是他的下级。他尖酸刻薄地嘲笑这小伙子使得雷特纳面红耳赤，但又愤愤地无可奈何。

吉拉尔德的舞已经跳得相当棒了，他又再次和教授的小女儿跳舞。她几乎乐得发疯。因为在她看来，吉拉尔德是如此潇洒，如此出众。他

有力地揽着她，仿佛她只是一只战栗的小鸟，一个不知所措的小生灵，扑闪着翅膀，脸涨得通红。这使他高兴。当他必须把她抛入空中时，她缩作一团，在他手中颤抖着。最后，她对他竟充满了如此崇敬的爱慕，说话几乎语无伦次。

伯基在和欧秀拉跳舞。他的眼中跳动着两簇火焰，他仿佛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狡黠、闪烁而又带着嘲讽，简直让人无法忍受。欧秀拉感到困惑又害怕，在她眼前这一切如梦一般清晰。她可以看到他眼中的嘲弄和讥讽。他冷漠地野兽一般向她伸过手去，动作敏捷。他那双奇异的手，快速而无法躲避地伸向她胸脯下的关键部位，然后带着那种冷嘲热讽的冲动毫不费力地牵着她满场子飞，使用着他那黑色的魔法，弄得胆颤心惊、又惧又怕。这一刻，她对他厌恶极了。她要打破这魔法。但在她形成反抗之前，她又退缩了，因害怕而屈服。他任何时候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可以从他那精神集中，带着微笑的眼中看出这一点。这是他的事。她不再干预。

当只有他们俩人在阴暗中时，她感到他那种奇怪的猥琐向她袭来。她战栗着，反抗着，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怎么了？”她恐惧地问。

但他那可恶的、陌生的脸散发的光彩照耀在她脸上时，她又不禁迷上了他。她本能地想到剧烈地反抗他，从这种野蛮的咒语中解脱出来。但她却又如此迷恋这张脸。她想屈服，也想知道他到底要对她做什么！他是那么迷人，同时又那么可恶。他脸上闪烁着讥讽，闪烁着嘲笑。她从他那眯起的眼中看着她，看得她想逃，想躲，躲到一个他看不见的地方，细细地观察他。

“你为什么要这样？”她再次发问，带着一种强硬的口气面对着他。他看着她的眼睛。他眼中那跳动的火苗直射向她，然后，他有些不屑地垂下眼帘，又忽地张开，仍带着同样的嘲讽。于是她又放弃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他的那种放肆，既可恶又迷人。但他应对自己负责任，她倒要看着他会怎么样。他们该怎样就应怎样。当她睡觉的时候她意识到了这一点。使一个人得到满足的东西为什么要去拒绝呢？什么是堕落？——谁在乎呢？堕落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另一种真实。他是如此放荡，如此不知羞耻。该是崇高、高尚的男人却变得如此，是不是很可怕？她辗转于她的思想和记忆之中。接着她又想——怎么这么兽性十足呢？——这么兽性十足。这矛盾的两个方面——这太丢面子了！她眨了眨眼睛——但是毕竟，这为什么又不可以呢？她又觉得比较高兴，为什么不要兽性呢？为什么不要这么一次经历呢？她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她也有兽性，如果真能感觉到羞耻的滋味也不是件坏事。如果那样，就没有什么羞耻的事情她没有经历了——她是不知羞耻，但她是她自己，为什么不呢？

她是自由的，当她知道了一切之后，任何黑暗、羞耻的事物都无法阻挡她。

她一直观察着联谊会中的吉拉尔德，忽然她想到：

他可以博得任何一个他遇到的女人的欢心——这是他的本性，对他来说，一夫一妻制是荒唐的——他自然地乱交女友，这本就是他的属性。

她不情愿地这样想着，这想法使她有些震惊。她仿佛看见墙上有些

新的“危险”、“危险”。但这确实是真的，似乎有个声音在清晰地对她说话，这使她一时深信不疑。

“这确实是真的。”她再次对自己说。

她知道她一直都相信这一点。她心里很清楚。但是她必须保密——几乎对自己都在保密。她必须绝对保密，只有她自己知道。可她自己也几乎不承认。

她心里发誓要与他抗争。一个人必须战胜另一个。会是哪个呢？她的灵魂给她的心里注入钢铁般的力量，她几乎要对自己的自信感到好笑。这唤起了她对自己的一种深切的半是轻蔑的同情与温柔。她太残酷了。

每个人都早早地退下场来。教授和勒尔克去那个小休息室喝酒。他们一起目送着古德兰顺着楼梯走上楼梯的过道。“她可长得真不错。”教授说。

“是啊。”勒尔克简短地回答。

吉拉尔德带着奇特的步伐，大踏步地穿过卧室走向窗户，蹲下来看着窗外，而后又站起来转向古德兰。他锐利的目光中带着深不可测的笑容。他对她来说，的确够高的。她看见他眉宇间灰白的眉毛在闪光。

“你觉得晚会怎么样？”他说。

他似乎在无意识地潜在地大笑。她看着他，在她看来，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现象，一种生物，贪婪的生物。“我很喜欢。”她回答。

“楼下的人你喜欢哪个？”他居高临下地向她发着光彩，他那硬挺而发亮的头发都竖了起来。

“我最喜欢哪个？”她重复道，仿佛想回答他的问题却又无法集中精神，“噢，我知道，我对他们不太了解，很难说。你又最喜欢哪个呢？”

“噢，无所谓——对他们我无所谓喜欢还是不喜欢，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只想知道你的看法。”

“但是为什么？”她说着脸变得很苍白。他眼中那无意识的深不可测的笑容更加强了。

“我想知道。”他说。

她转向一边，想打破这咒语。她觉得他似乎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一种力量强加于她。

“可是，我无法告诉你。”她说。

她走向镜子，把头发上的发夹拿下来。她每天晚上都要在镜子前呆上几分钟，梳理她乌黑美丽的头发，这是她生活中的一项不可免去的仪式。

他跟过去，站在她身后。她正忙着低下头把发卡一个一个取下来，并把她的头发甩开来。当她抬起头来，她从镜子里看见他站在身后，仿佛并无意识地在看着她，一双漂亮的眼睛像是在笑却又不像是真笑。

她有些惊诧。她用了很大的勇气才继续梳理她的头发，象没有一样。她要尽力装出她很轻松的样子。她和他在一起她远不是放松的。她敲着脑袋努力找点话题跟他说。

“你明天有何打算？”她故作轻松地问，但她的内心却在剧烈地跳动，她的眼睛因紧张而发亮。她觉得他一定能够看出来。但她知道，他一定看不见，就象一只狼在窥视着她，这仿佛是他与她之间的一场特殊

的搏斗，在她的普通的意识与他的狡黠的、厚颜无耻的意识之间。

“我不知道。”他回答，“你想做什么呢？”

他空洞地回答。他的思想在开小差。

“噢，”她带着轻描淡写的反抗说，“我准备好去做任何事情，任何对我来说不错的事情。我这样想。”

同时她对自己说，“天呐，为什么我这么紧张——你这个笨蛋，干嘛这么紧张，如果他看出来，我就全完了——你知道你就全完了，如果他看出你处于一个多么可笑的境地。”

她不禁笑了一下，仿佛这是个孩子的把戏，但同时她的心却在下沉，几乎要晕过去。她可以通过镜子看到他，他就站在她身后，高大的身躯弯腰俯视着她，皮肤白得吓人。她迅速地瞥了一眼他在镜中的形象，避免让他知道她在看他。他不知道她能从镜子中看到他，他只是在无意识地目光炯炯地看着她那放开来的头发。她在紧张用力地梳着它。她偏过头去几乎疯狂地梳啊梳啊。她永远无法转过来面对他。在她的一生中，她永远做不到。想到这一点，她几乎无法支撑自己，要晕倒在地了：无助而绝望。她意识到他可怕的身躯正向她逼来，她能感到他那坚硬、健壮的胸脯不折不扣地压向她的后背，她觉得几乎无法容忍下来而马上要晕倒在他脚下，让他肆意来摧毁她。

这一想法激发了她的灵感和智慧，她不敢转过身去——他在她身后静静地、不可摧毁地站立着，她集中了她全身的力量，用她那剩下的一点点控制力，用圆润、洪亮的声音，不动声色地说：“噢，你是否愿意看看后面的那个包，给我那个——”说到这里她的语气一下弱了下来，“我的什么？我的什么呢？”她无声地对自己喊。

但他已经转过身去拿，很惊诧于她居然让他看她的包，她从来都把它带着的。她脸刹白地转过身来，她的眼中闪着狡黠和不可抑制的兴奋。她看着他躬身去拿包，很不经意地打开那个系得松松的皮带。

“你的什么？”他问。

“噢一个小珐琅质盒子——黄色的——上面有只鸭子在啄胸毛。”

她走向他，伸过她漂亮白嫩的手臂，熟练地翻了翻里面的东西，然后，把这个制作精美的盒子打开。

“这就是，你瞧！”她把盒子拿到他眼前，又很快拿开了。现在他开始迷惑了。他留下来把她的包系好，而她则迅速梳好睡觉的发式，坐在一边解鞋带，她不再背对着他。他迷惑不解，又有些垂头丧气，但这是无意识的。她现在可以驾驭他了。她知道他刚才没有看清她可怕的惊慌。她的心脏还在剧烈地跳动着，傻瓜，她真是个傻瓜，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噢，感谢上帝没有让吉拉尔德看出这一切，感谢上帝，他什么也没看到。

她慢慢坐下去解鞋带，而他也开始脱衣服。感谢上帝，危机过去了。她觉得几乎开始喜欢他，开始爱上他了。

“噢，吉拉尔德，”她带着爱意和挑逗大笑着，“噢，你跟教授的女儿开了那么多有趣的玩笑呀——你不觉得吗？”“什么玩笑？”他问，向下里看了看。

“她是不是爱上你了？——噢，亲爱的，她难道不是爱上你了吗？”古德兰用她那开心妩媚的语气说。

“我可不这样想。”他说。

“不这样想，”她追问着，“那姑娘已经为你倾倒了，被你迷疯了，她觉得你如此伟大——噢，太伟大了，超过了她所见到的任何男人——真的，这难道不有趣吗？”“为什么有趣呢？有什么滑稽的？”他问。

“为什么？看你，一点点地迷倒了那姑娘，”她说，几乎打破了他那男人的自负，“真的，吉拉尔德，噢，可怜的姑娘。”“我对她什么也没做。”他说。

“噢，那简直太丢人了，那姑娘被你那么轻易地抛起来。”“那是在跳舒巴拉登舞呢！”他咧嘴笑着说。

“哈——哈——哈——。”古德兰大笑。

她的冷嘲热讽在他的身体里引起了一阵奇特的反应。他肌肉直颤。当他睡觉时，他蜷缩在床里，想汇聚自己的力量，但却无能为力。

古德兰却睡得很好，一种带着胜利感的睡眠。但突然，她几乎惊醒过来，黎明的曙光从低矮的窗口照进这矮小的房间，她抬起头，顺着窗外的山谷看过去，雪地，带粉红色的太阳半露出山坡底部的松林，一个微小的身影在一片朦胧的空间移动。她瞥了一眼他的手表，已经七点了，他还在死死地睡着。但她却一下子跳过来，有点感到害怕——这个坚实的、如金属般的清醒的她躺在那儿看着他。

他因疲劳和失败而睡得很死。她由衷地对他起了一股敬意。直到现在，她仍然害怕他。她躺着，想象着他到底是什么，他在这个世界上到底代表了什么。他有一个坚强独立的意志。她想起他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在那些矿工之间发动了一场革命。她知道不管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艰难的困境，他都会克服它。如果他有了什么想法，他一定会实现它。他有把混乱变得有条不紊的天才，只要他掌握了形势，他一定能作出结果。

一时间，她的思想被扯出好远。吉拉尔德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和意志来对付这个世界，他理应当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存在于现代工业中的问题。她知道他可以完成他所希望的巨变。他可以重新改造工业结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她知道他可以做到这一点，作为处理这些问题的工具，他是伟大的。她从来没见过任何的男子有他这种潜力。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她却清楚。他只需要被别人催促着去做，他需要别人把任务交到他手上，因为他自己无意识去做这些事。她可以做到这些。她嫁给他，将使他能够作为保守党代表进入议会。他将可以清理劳工问题和工业问题中的纠纷。他如此无畏，如此精通，他知道生活中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像几何问题那样轻易地解决，而他可以除了想解决这些问题之外不会去关心任何事，包括他自己，他是个简单的人，真的。

她的心剧烈跳动。她浮想联翩、憧憬着未来。他可以成为和平环境中的拿破仑或俾斯麦，而她是背后支持他的女人。她曾读过俾斯麦的书信集，非常感人。而吉拉尔德比俾斯麦还要无拘无束，还要无畏。

但甚至在她于幻想中遨游，沐浴在生活美妙的充满了希望的阳光中时，异样的感觉还是摄住了她。她心里渐渐泛起一阵可怕的嘲弄，像一阵风吹过来一样，所有的想象都反过来变成了讥笑，所有的事情到头来都是一种讽刺。当她意识到这些愿望和想像是多么滑稽可笑时，她更体会到了这种无法忍受的现实之痛苦。

她躺着，看着他。他还睡着。他的确很漂亮，是件精美的乐器。在她的意识中，他是一个纯粹的非人间的几乎是超人的乐器。他的这种音乐性如此强烈地感染了她，以至于她希望自己是上帝，可以把他当工具使用。

与此同时的一瞬，又冒出一个可笑的问题：“用他来干什么呢？”她想起了那些矿工的妻子，想起了他们家中的油地毡和镶花窗帘，以及他们的女儿穿着的系带高筒靴，她想起了矿工监工的妻子和女儿们，他们的网球聚会，他们之间对于社会地位的你争我夺。这就是肖特兰兹毫无意义的贫贱之分，是克瑞奇家族的一群乌合之众。在伦敦，有众议院，有着广泛的社交界，噢，天哪！

尽管古德兰很年轻，她还是接触过英国社会跳动的脉搏。她没有任何出人头地的想法。她出于一种刻薄年轻人的愤世嫉俗的心理，认为在社会中高人一等只不过是把一副假面换成另外一副，其好处就像是一个便士的伪币兑成了两个先令的伪币，而整个货币制度都是假的。当然这个玩世不恭的姑娘也深切地明白，在一个伪币通行的社会中，一个假的英镑总强于一个假的四分之一便士。但是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她都鄙视。

她开始嘲笑自己的异想天开。其实这些梦想可以很轻易地实现。但她内心却很清楚她对自己的讥笑。吉拉尔德从一个陈旧的世界中创造了一个高工资的工业界，这可和她有何关系？她在意什么？陈旧的观念抑或是一个迅速发展、蓬勃繁荣、组织有序的工业，不过都是些伪币。然而外表上她却很在乎——外表才是关键，内心里的事只不过是个拙劣的玩笑。

在她眼里，所有的事本质上都是个尖刻的讽刺。她靠着吉拉尔德，心里同情地说。

“噢，亲爱的，亲爱的，这游戏对他来说也一样不值的——你很不错，真的——但你为什么要被安排去演出这么一出幼稚的戏呢？”

她几乎因对他的同情和怜爱而心碎。但同时，她又作了副鬼脸，讥笑自己未发表的演说，噢，多滑稽。她想起了巴内尔和凯瑟琳·奥塞尔。巴内尔，说到底，谁把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当回事，管他是什么呢！谁看重英国的政治？谁能够？真的，谁有一丁点儿关心那个缝缝补补的旧宪法？谁在乎我们民族的信仰胜过我们民族的礼貌？哈，这些旧礼服，统统是些旧礼服。那就是事实。吉拉尔德，我年轻的英雄，无论如何，我们有自己的事，别再搅和那锅陈旧的汤了。你是优秀的，我的吉尔拉德，无所顾忌的。确有美好的瞬间，给我信心，我需要这个。他睁开了眼睛看着她。她向他报以嘲讽的美丽的微笑，同时也含着使人激动的喜悦。他的脸上反射出她的微笑，他便也毫无意识地笑了一下。

看到他脸上的笑容，使她内心感到无比喜悦，那是她传给他的。她想起那是婴儿般无邪的微笑，这使她也更加光彩焕发。“你做到了。”她说。

“什么？”他困惑地问道。

“给我信心。”

接着她俯下身去狂热地吻着他，使他一时不知所措。虽然他打算问她为什么他给了她信心，但他还是没有问。她吻他，使她很高兴，她似乎在抚摸他的心窝，寻找他的兴奋点。他想让她触到他身体的兴奋点，

那是他希望得的。

外面有人在用粗犷的，无所顾忌的大嗓门唱着。

“请给我开门，请给我们开门，
你这个骄傲的人，
给我生火，
雨水已经把我淋湿。”

古德兰明白这首歌会伴她到永远，这首用粗犷、嘹亮的嗓音唱出的连嘲带讽的歌。这首歌代表了她一个最伟大的瞬间。显示了她在焦急的满足中，那种至高无上的疼痛。这歌声将一直萦绕她一生。

去驾驶雪橇。

第一天就在这剧烈的体力活动中狂热地度过了。坐雪橇、滑雪，以惊人的超越生命的速度在白雪中穿行，带着人们的灵魂进入一种超人的境界，进入速度、重量、永恒和冰雪的抽象世界中。吉拉尔德双目开始变得冷漠而奇怪。当他乘雪橇滑过时，他看上去更像某种有力的无可奈何的叹息，而不是一个男人。他那富有弹性的肌肉变成一个完美高耸的弧形。他身体如飞，无思想、无灵魂，滑过一道绝美的力的曲线。

很幸运，第二天下雪。他们只好都呆在屋里，否则，伯基说，他们将失去他们的功能，象那些奇怪的、不为人知的雪地生物般只会大喊大叫。

下午，欧秀拉和勒尔克坐在休息室里聊天。勒尔克近来看上去不太高兴，但是他还是很谈笑风生的，像平常一样充满了幽默。但欧秀拉还在以为他为什么事而生气呢。他的同伙，那个高高的白净英俊的小伙子也闲得无聊，走来走回，却不知该去哪儿，他受着极大的压抑而在极力反抗。

勒尔克几乎没和古德兰说过话，而他的同伴却相反，总在对她大献殷勤，几乎恭敬得过了头。古德兰想和勒尔克说话。他是个雕塑家。她想听听他对艺术的见解。而且他的个性吸引了她。他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使她好奇，一副老气横秋的长相引起了她的兴趣，除此之外，还有他那种神秘的孤独——只自行其是而不和任何别的人接触，这在她心目中竖起了一个艺术家的形象。他很能聊，很爱搞恶作剧，而且很会讲笑话，时常很机智，时而又显得一般。她可以透过他褐色的侏儒之眼，看到一处黑暗、呆滞的目光，很是痛苦，隐藏于他的喜笑怒骂的背后。

他的外形使她很感兴趣——一副男孩子的身材，几乎像是个街头流浪儿。他没有费心去隐瞒这一点。他总是穿着一套连短裤的羊毛衫。他的胸很窄，但他没有试图隐瞒这点儿。这就是他作为一个德国人的不同之处，他从不任何人面前讨好，只坚守自己的原则，完全出乎他自己的本性。

雷特纳，他的同伴，是个运动员，有着健壮的四肢和一双蓝色的眼睛，很英俊。勒尔克有时也去滑雪橇滑雪，但他并不太热衷于此。观看雷特纳的体操表演时，他的两个细小的鼻孔——那种街头流浪儿典型的鼻孔——就会不停地掀动，以示不屑。很显然，这两个一起旅行，并曾相当亲密共处男人之间现在到了彼此厌烦的地步。雷特纳憎恨勒尔克是出于一种受到伤害，愤慨却又无奈的憎恶，而勒尔克却总是对雷特纳显出了不屑与嘲讽。这两个人很快就会分道扬镳的。

他们已经很少在一起了。雷特纳总是恭恭敬敬地与这位交往，与那位交朋友，而勒尔克则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出门他总是戴一顶西佛兰式帽子，褐色平绒，帽身紧紧的帽子，两边有两块平绒盖到耳部，因此他看上去像耷拉着耳朵的兔子，或是北欧神话中好作恶作剧的侏儒。他的脸色黑里透红，干燥发亮的皮肤，随着表情的变化而一皱一皱的。他有一双慑人眼睛——褐色、凸鼓，象个兔子，又象童话中的侏儒，或是一个迷失者，闪着一种奇怪、迟钝、堕落却又博学多识的眼光，一种敏捷神奇的火花。每当古德兰想和他搭讪，他总是逃避责任般躲开，用他那观察力敏锐的眼睛瞪着她却从不和她扯上任何联系。他使她感觉到他讨厌她那慢腾腾的法语和甚至更慢的德语。至于他那差劲的英语，他则从不笨拙地使用它。尽管如此，他还是听懂她们说的大部分。而古德兰一气之下便不理他了。这天下午，正当他和欧秀拉坐在休息室中聊天时，古德兰走了进来。他那一头长得不错的黑头发细细地盖在他那饱满、看起来很敏感的脑袋上。这使她想起了蝙蝠。尽管他两鬓的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古德兰看着他正慢慢地不情愿地说着什么心里话，有些犹豫、吞吐地倾诉心声。她走过去，坐在姐姐旁边。他看了一眼她，又把目光移开，仿佛对她毫不在意。但实际上，她却引起了她深深的兴趣。

“你瞧多有意思，古德兰！”欧秀拉转向妹妹说，“勒尔克先生正为科隆的一家工厂雕刻一根柱子的中楣，是临街的外面那根柱子。”

她看了看他，看了看他那双细长、褐色、神经质的手，像是一双虎爪，而非人手。

“什么材料？”古德兰用英语问。

“什么材料？”欧秀拉用德语重复。

“花岗岩。”他回答道。

这几乎立刻变成了两个手艺人之间的一系列简洁的问话与答话。

“是什么样的雕刻？”古德兰问。

“高凸浮雕。”

“多高呢？”

当古德兰知道他在为科隆一家大型花岗岩工厂雕刻柱子中楣时，立刻引起了她的兴趣。她从他那儿得到很多有关柱子图案的情况。雕的是一幅集市的场面，农民和工匠们在纵酒狂欢，个个醉醺醺的，身着现代滑稽可笑的服装。有的在傻乎乎地围着柱子转圈，有的对着演出目瞪口呆，有的在拥抱亲吻，或是几个人凑在一起跌跌撞撞，还有的在荡秋千，或是对靶射击。一片混乱热闹。

两个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技艺讨论，使古德兰很受感染。“哇，有这样一个工厂，太棒了。”欧秀拉喊道，“整个建筑如何？漂亮吗？”

“噢，是的。”他回答，“中楣只是整个建筑的一小部分。是的，这是个庞大的工程。”

而后他好像又生分起来，耸了耸肩继续说：

“建筑和雕塑必须相辅相成，单纯的雕塑时代就象壁画一样已经过去了。事实上，雕刻始终都是建筑概念中的一部分。既然教堂都成了博物馆。既然这是个工业社会，那么就让我们把工业变成我们的艺术，把我们的厂区变成巴特农神殿吧！”欧秀拉陷入沉思。

“我猜想，”古德兰说，“我们的大工厂都将不会那么丑陋了对吗？”

突然间，他活跃起来。

“没错。”他大叫，“没错！不仅我们的工厂不会那么丑陋。而且，它们的丑陋会从根本上毁了整个工厂的，最终它是有害的，他们会因此受到惩罚，这也会使工业走上末路的。他们会想，这工作本身丑陋，然而，机器和劳动本身是极其美丽的，使人发狂，可当人们因劳动在他们感觉中变得如此不可忍受而不再工作时，人类文明便也走到了尽头，劳动使人们感到恶心，他们宁可挨饿，到那时，我们将全看到锤子只是被用来砸碎东西，我们会看到这一点。然而话说回来，——我们有机会建设美丽的工厂，美丽的厂房——我们还有机会。”

古德兰只能理解一小部分他的话。她简直要恼火地大叫起来。“他说什么？”她问欧秀拉。欧秀拉简明扼要地给她翻译了一遍。勒尔克看着古德兰的脸，等着她的结论。

“那么你认为，”古德兰说，“艺术应为工业服务？”“艺术应该诠释工业，就象艺术曾被用来解释宗教。”他说。“你的作品解释了工业吗？”她问他。

“当然。当一个男人坐在这样一个集市中时，他会做什么？他在完成他的劳动，另一面，——机器驱动了他，而不是他驱动了机器。他享受着体内的机械性运转的快乐。”

“但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了么？——只有机械性的工作？”古德兰说。

“除了工作什么也没有。”他重复着，倾心向前，两只漆黑的眼中跳动着两点烛火。“是的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只有为机器服务，享受机器运动的快乐，就那么回事。你从未因饥饿而工作过，否则你就会知道，上帝是怎样控制我们的。”

古德兰颤抖了一下，脸红了起来，她不知为什么几乎要热泪盈眶了。

“是的，我的确不曾因饥饿而工作。”她回答道，“但我确实工作过。”

“工作？工作？”他问道，“你做过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

他本能地发出一连串的意大利语和法语的混杂语，无意地对她说了一通外语。

“你从未像世人那样工作过。”他尖刻地对她说。

“我，”她说，“我曾那样工作过，而且现在我在为我每月的饭食而工作。”

他停下来，直直地盯着她，然后完全地放弃了这个话题。她在他眼中显得很无聊。

“但你曾像世人那样工作过吗？”欧秀拉问他。

他吃惊地望着她。

“是的。”他向她吼道，“我知道三天没有吃地躺在床上的滋味。”

古德兰瞪大了眼睛望着他，像把骨髓抽出骨头一般，使他坦露无遗。他的天性使他不能坦露心声，但她那大大的严厉的眼睛却似乎打开了他们血管的阀门，使他犹豫着说了出来：“我父亲是个不喜欢工作的人，我们没有母亲。我们住在奥地利，在奥地利的波兰移民区。我们是如何生活的呢？哈——总有办法，大部分时间与其它三个家庭共处一屋，各

占一个角落，厕所在房中间——一只平底锅，一个木盖儿——哈！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可能还有个女人跟我父亲在一起。他是个不受约束的人，以他自立的生活方式生活——在镇上见人就同人家打架，虽然他个子很小。那是个驻有联防部队的镇子。他不愿为任何人工作，他压根儿抵触工作，不愿工作。”“那么你们那时是怎么生活的？”欧秀拉问。

他看了看她，然后突然转向古德兰。

“你听明白了吗？”他问。

“够明白了。”她回答。

四目汇聚了一会儿，然后他又转开看着别处，不再讲下去。“你又是如何成为一个雕刻家的呢？”欧秀拉问。“我如何成为一个雕刻家——”他顿了一下，“听我说——”他调整了一下姿势，开始用法语讲，“当我比较大了些的时候，我曾去市场偷东西，而后我开始去工作——往还没有焙干的粘土瓶上贴标签，那是家陶瓶制造厂。在那儿我开始做模型，有一天，我做了足够多了，我躺在阳光下没有去工作，然后我徒步去慕尼黑，后来又走去意大利——乞讨，乞讨所有的一切。”“意大利人对我很好——他们是好人，正直的人，从伯赞到罗马的每天晚上，我有吃的，有地方睡，也许是张草编床和一些农民挤在一起，我全心全意地喜欢意大利人民。”

“听我说，是这样的——我一年挣一千镑，或可能挣到两千——”他低头看着地面，他的声音由强到弱，转入了沉默。古德兰看着他那光洁、发亮的薄薄的皮肤，它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在两鬓处向上紧绷着，她又转向他那细软的头发和嘴上的那蓬刷子般的胡子。在他那好动的棱角分明的嘴周围剪得短短的。

“你多大年龄？”她问。

他抬起头，一双凸出的精灵般的眼睛惊恐地望着她。“多大了？”他重复了一遍，犹豫起来，显然这是他的一项忌讳。

“你多大了？”他反问了一句，没有回答。

“我二十六岁。”她答道。

“二十六岁。”他重复道，盯着她的眼睛。停顿了一下，然后说：

“吉拉尔德先生多大？”

“谁？”古德兰问。“你的丈夫。”欧秀拉带着一种嘲讽说。

“我没有丈夫。”古德兰用英语说完，又用德语说：“他三十岁。”

但是勒尔克紧紧地盯着她，用他那狡黠、怀疑一切的眼睛。古德兰身上的某种东西与他如此地一致。他的确很像没有灵魂的小精灵，在人类中找到了一个同伴。但他却因他的发现而痛苦。她也为他感到神奇，仿佛某种奇特的生命，一只兔子或者蝙蝠，或者一只褐色的海豹，突然开口讲话般神奇。但同时，她也知道，他对她的生活行为有着惊人的理解力，尽管他是无意识的。他不知道如何他就能用他那饱满、突出的眼睛窥视她，看透她，看到她的秘密。他只想让她作她自己——他完全了解她，这是出于下意识的可怕的认识，而没有任何幻想和念头。

对古德兰来说，勒尔克是世界上最实际的人。任何其他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幻想，他们一定有些幻想，有他们的过去与将来，但勒尔克却极其淡泊宁静，既不怀念过去，又不懂憬将来，完全不存在一点幻想。

他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自欺欺人，他什么都不在乎，不为任何事烦心。他从不试图去委屈求全。他作为一个纯粹的独立的意志而自在淡泊现实，所关心的只有他的工作。很奇怪的是，他早年的贫穷与低贱如此吸引着她。那些绅士们，那些经过学校和大学正统教育的人们对她来说，都索然寡味。她心上涌起一阵对这个土孩子强烈的同情，他那生命的根蒂似乎是无法超越的。

欧秀拉被勒尔克吸引住了。他使姐妹俩都对他佩服之至，但在某些时候，他在欧秀拉面前却显得无比的粗俗、拙劣、虚伪。伯基和吉拉尔德都不喜欢他。吉拉尔德不屑于理睬他，而伯基则对他反感极了。

“为什么女人们会觉得那个小不点那么有吸引力呢？”吉拉尔德问。

“只有上帝知道。”伯基回答，“除非他对她们使用了什么手段取悦她们、控制了她们。”

吉拉尔德惊奇地抬起头。“他追求她们？”他问道。

“噢，是的。”伯基回答道，“他是个卑鄙的家伙，像个罪犯一样活着，女人们像空气流向真空一样涌向他。”

“很滑稽，她们居然会涌向他。”吉拉尔德说道。

“也很令人恼火。”伯基说，“但他却因厌恶和同情使她们迷住了他，他是黑暗中的一只猥琐的小怪物。”

吉拉尔德静静地站着，陷入了沉思。

“女人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呢？”他问。

伯基耸了耸肩。

“天知道。”他说，“在我看来是被拒绝的满足感，她们好像是顺着一条黑暗可怕的隧道向下爬，不爬到底不罢休。”吉拉尔德向外望去，外面一片白雪茫茫，什么也看不清。可怕的苍茫！

“那么，尽头在哪里呢？”他问。

伯基摇着头。

“我没达到那种境界，我不知道，去问勒尔克吧，他已经快到了，他比你我已经遥遥领先了。”

“是的，但在哪方面领先呢？”吉拉尔德生气地说。伯基叹了口气，两个眉头打成了结。

“领先在对社会的憎恨。”他说，“他像只耗子般生活在腐败的河水中，河水一面流入深不见底的井里，他确实在我们之前，他恨极了理想，恨得咬牙切齿，但这仍然主宰了他。我猜想他是个犹太人，或是有部分犹太血统。”

“可能。”吉拉尔德说。

“他是个令人痛苦的否定者，一直咬到生活的根部。”“但为什么任何人都很在意他呢？”吉拉尔德喊。

“因为他们也憎恨理想，在他们灵魂深处，他们想去阴沟里看看，而他就是一只在前带路的魔鼠！”

吉拉尔德仍然站在那里望着窗外茫茫的雪雾。

“我不明白你的话，真的。”他用一种平淡而无可奈何的口气，“那听起来像种古怪的欲望。”“我猜你也有同样的想法，”伯基说，“只是你想很快地跳下去，那么狂热，而他则顺流而退，顺着阴沟的水流。”

与此同时，古德兰和欧秀拉在等待着下一个跟勒尔克说话的机会。男人们在旁边时你挑起话头也是白搭，那种时候，很难跟这个孤立的小个子雕塑家聊起来，他非得单独地跟她们在一起不可。而且他总是希望欧秀拉在家，因为她可以把他的意思传达给古德兰。

“你除了建筑雕刻艺术之外不作别的什么吗？”一天晚上古德兰问他。

“以前做过，”他回答说，“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除了给别人画像——我从未搞过肖像，而别的——”

“别的是什么？”古德兰问。

他停顿了一下，站起来走出屋去，然后马上就回来了。拿来了一小卷纸，并把它递给了她。她打开纸卷，是照相版制成的一个小型雕像的复制品，底下有勒尔克的签名。

“那是我很早期一幅作品，不呆板。”他说，“比较通俗。”雕像刻的是一个裸身少女坐在一匹裸马上。小小的，制作精美。那少女年轻柔弱，像颗嫩芽。她侧身坐在马上，脸埋在手中，仿佛害羞，又似伤心，还带着些放纵。她那短短的头发，一定是淡黄色的，一缕缕地披散到前额，几乎盖住了她半个手。她四肢柔嫩、纤细。她的双腿还未发育完全，正处于少女向成人发展的过渡时期，而且孩子气地耷拉在马腹一侧，可怜兮兮地把一只脚搭在另一只脚上，躲躲闪闪地，但却无处可躲，她很暴露地裸身坐在裸马背上。

那马稳稳地站着，但作出欲要飞奔的姿势。这是匹骏美的高头大马，身体因蓄满了力量而坚硬，马的脖子可怕地拱起来，像把镰刀，马腹紧收着、肌肉硬梆梆地充满力量。

古德兰脸色变得苍白，两眼黑暗下来，仿佛感到羞耻。她抬起头来，象奴隶般哀怨地盯着勒尔克。他瞥了她一眼，头一阵微颤。

“这塑像多大？”她问，声音空洞。极力装出没有受到影响和感染。

“多大？”他反问，再次瞟了她一眼：“没有底座，这么高——”他用手比划着，“带底座，这么高——”

他定定望着她，一边快速地比划着，一边露出鄙夷、唐突的轻视之色。使她仿佛缩小了一圈。

“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她向后昂了昂头，带着一种被刺伤的冷漠看着他。

他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她，那种优越感毫不动摇。

“青铜——绿色的青铜。”

“绿色的青铜！”古德兰重复道，冷冷地接受着他的挑战。她想象着那女孩修长纤细、不成熟的四肢，用青铜塑成，光滑而冰冷。

“是，很美。”她低语道，带着暗暗的敬意抬头看他。他闭了闭眼睛，目光带着胜利感转向一边。

“为什么？”欧秀拉说，“你把马塑得这么硬梆梆的，像块石头一样。”

“硬？”他重复了一句，口气中充满了戒备。

“是的，瞧，它多么笨重，傻乎乎的，还那么凶蛮，马是很敏感的，灵巧而通人性，真的。”

他耸起肩，不屑地一摊手，明确地表示她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是

个不懂礼貌的不值得重视的人物。

“你知道吗？”他的口气带着侮辱性的耐心和屈尊俯就之感，“那匹马只是一种形式，是整个形式中的一部分，是件艺术品的一部分，一种形式，它不是一匹友好的，你可以喂它一块糖的塑像，你明白吗——而是一件艺术品的一部分，它与那件艺术品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了点儿的联系。”

欧秀拉从高深的艺术到普通的业余爱好都受到了如此侮辱，不禁气得满脸通红。她抬起头来，激动地反驳说：

“可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一匹马的塑像。”

他又耸肩。

“随你怎么说——它当然不是一头牛的塑像。”这时古德兰红着脸兴冲冲地插进来，急于想避开这些话题，不让欧秀拉再傻里傻气地坚持下去。

“你说，这匹马的塑像，是什么意思？”她冲她姐姐嚷道，“你所说的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想让你自己脑中的马的印象被别人画出来；而这是另一个概念，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称它为马或不是马，随你所愿，我也可以有同样的权利说你所想的马不是马，而是你虚构出来的东西。”

欧秀拉犹豫了，退缩了，然后又接着说：

“但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种马的概念呢？”她说，“我知道这是他的想法，我知道这不是自己的写照，真的——”

勒尔克气得直哼哼。

“我自己的写照！”他冷笑着重复道，“你知道吗，亲爱的小姐，那只是一件艺术品，一件艺术品，不是什么东西的写照，不是任何东西，除了它自己，它与任何东西都没有联系，它和日常世界的这个那个没有关系，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瓜葛，完全没有，它们是存在于不同星球上的完全不同的事物，想把其中一个译成另一个是糟糕和愚蠢的，是混淆黑白，到处制造混乱，你明白了吗？你不能弄混纯艺术天地和相对实际的事物，你不可以那样做。”“完全正确。”古德兰发出一种惊喜的叫声，“这两件事物是完全不同的，永不可混，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和我的艺术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在这个世界中，我的艺术是在另一个世界中。”

她的脸因兴奋而发红、简直变了一个人。勒尔克木呆呆地坐在那儿，像头困兽，快速地掠了她一眼，偷偷地。然后喃喃低语道：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在这一大通抒发之后，欧秀拉哑口无言了。她气愤极了，简直想在他们每人身上捅一个大窟窿。

“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所有的你们这些高谈阔论。”她干巴巴地回答说，“这匹马是你自己，固执、愚笨、残暴的写照，那女孩是一个你曾经爱过、折磨过然后又遗弃了的女孩。”他抬起头来，带着嘲弄的冷笑看着她。他甚至不想费神去反驳她的批判。古德兰在气哼哼地嘲讽中沉默了。欧秀拉是个如此令人不可忍受的门外汉，连天使都不敢去的地方，她都敢冲。可话说回来——傻瓜总应受点照顾。不管人们乐意不乐意。但欧秀拉仍在坚持。

“至于你的艺术天地和你的现实世界，”她说：“你必须分清楚，因为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什么的时候，你会无法忍受的，你无法忍受看到你自己是个多么顽固，强硬而又野蛮的真实人，因而你说，‘这是个艺术世界’，艺术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就这样——但你已经迷失得太远，无法认清这一点。”

她面色苍白，颤抖着，浑身处于紧张状态。古德兰和勒尔克僵僵地坐着，很不喜欢她，还有在谈话一开始就在旁边的吉拉尔德——也带着反对和不赞成的目光看着她。他觉得她太不自重了，她竟把粗俗与人类艺术至高的神秘感混在一起。他和两个艺术家站到了一起。他们三个都希望她走开。但她还是默默地坐在一边，手绞着手绢。她的灵魂在哭泣，剧烈地抽搐着。

别的人都静静地保持沉默，等待着欧秀拉的这一出表演过去。然后，古德兰带着冷漠而随意的语气，仿佛继续一个很随意的谈话说：

“那女孩是个模特儿吗？”

“不，她不是个模特儿而是个学习艺术的学生。”

“一个学艺术的学生。”古德兰重复了一句。

现在情况是多么明了！她可以看到那个学艺术的女孩尚未发育成熟，那么年轻，带着致命的轻浮：她那个剪得短短的淡黄的直发，垂到了她的脖颈，并由于太多太厚微微向内卷；而勒尔克是个如此卓越如此优秀的雕塑家。那个或许由于出身不错，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感到能做他的情妇是多么幸运。噢，她多么了解这千古不变的麻木无情啊。德累斯顿，巴黎或者伦敦，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她都明白。

“她现在在哪里？”欧秀拉问。

勒尔克一耸肩显示了他的不屑与冷漠。

“那已经是三年以前了。”他说，“她现在已经二十三岁了，已不再合适了。”！

吉拉尔德拿起了那张画端详着。这画也同样吸引了他。他看见底坐上写着画名叫《戈迪瓦夫人》

“但这不是戈迪瓦夫人啊。”他很富幽默感地说，“戈迪瓦夫人是某位伯爵的妻子，人到中年，披一头长发。”

“一位伯爵夫人！”古德兰口气中透着嘲弄。

“怎么？”他说，“不是这样吗？——我一直以为传说中是这么说的。”

“是的，亲爱的吉拉尔德，我相信你很了解这个传说。”她在笑话他，带着嘲讽和揶揄，又不失礼貌。

“说实话，我更想看夫人的脸而不是头发。”他也同样笑着回了一句。

“那还用说。”古德兰戏弄他。

欧秀拉站起来走开了，留下他们三个人在一起。

古德兰从吉拉尔德手里接过画，又仔细地看了起来。“当然，”她又开始嘲弄，“你是理解你那学艺术的学生。”他扬了扬眉头，自豪地耸了一下肩。

“这个小女孩吗？”吉拉尔德指着画片问。

古德兰端坐着，图画摊在膝盖上。她抬起头来直视吉拉尔德，那目

光仿佛要刺瞎他的眼睛。

“他难道不理解这个女孩吗！”她嘲弄地开玩笑说，“你只看着那双脚，它们多么可爱啊，多么美丽，多么纤细——噢，它们的确很棒，很吸引人，真的。”

她慢慢抬起眼，目带炽火，直视勒尔克，那份热烈的赞赏注满了他的心胸。他似乎陡然长高了许多，对她更多了些尊重。吉拉尔德还在审视塑像的那双脚，它们彼此半搭着，羞羞答答地，还有些害怕。他看了很久，完全被迷住了，然后几乎是忍痛割爱般把画拿开，一种失落感涌上来。

“她名叫什么？”古德兰问勒尔克。

“马奈特·马·威克。”勒尔克回忆着说，“是的，她漂亮，很清秀——但有时也很烦人，她是个调皮鬼——没有一刻能安静——除非我使劲掴她一巴掌，打得她哭起来，然后她才能老实地坐几分钟。”他在考虑他的作品，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只是他的工作。

“你真的打她了吗？”古德兰冷冷地问。

他瞥了她一眼，读懂了她眼神中的挑战。

“是的，我是那么做的。”他若无其事地说，“我这辈子从未那么重地揍过其他人。我必须，必须那样做——那是我唯一可以做我的雕塑的方法。”

古德兰那双大大的带着阴郁的眼睛瞪了他一会儿，她几乎在琢磨他的内心，然后沉默地低下头去。

“你为什么要把戈迪瓦夫人雕刻得如此年轻？”吉拉尔德问，“她那么小，而且还坐在马上——那么大一匹马——这么一个孩子。”

勒尔克的脸色抽搐了一下。

“是的，”他说，“我不希望她能再大些或再老些，她十六、七、八时最美丽的时候，再往后，她对我来说，就没有用处了。”一阵沉默。

“为什么没有了？”吉拉尔德问。

勒尔克耸了耸肩。

“我发现她不再有趣——不再美丽——对我和我的工作没有什么好处。”

“你的意思是女人过了二十岁就不再美丽了吗？”吉拉尔德问。“对我来说是这样，二十岁之前，她们年龄娇小、纤细、柔嫩，那之后，不论她是什么样的，对我都不再有了吸引力，米洛的维纳斯是个布尔乔亚，她们都是布尔乔亚。”

“你一点都不喜欢过了二十岁的女人？”吉拉尔德问。“她们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对我的艺术也没有用。”勒尔克不耐烦地重复着，“我觉得她们不美丽。”

“你是个享乐主义者。”吉拉尔德说着，讽刺地大笑起来。“那么男人又如何呢？”古德兰突然开口问。

“噢，是的。他们在任何年纪都是好的。”勒尔克回答说，“男人应该强壮，有力——他老或年轻都不要紧，只要他们有那副体格，一种粗野、笨重的体形。”

欧秀拉独自走入外面纯净新鲜的雪地中。但那耀眼的白雪似乎刺伤了她。她感觉到那冰冷几乎使她窒息。她大脑麻木发呆。突然，她想走

开，一个奇迹般的念头——她即将走入另一个世界——冒了出来。在这永恒的冰雪中，她感到那么绝望，永不可摆脱。

突然，仿佛奇迹一般，她记起在远方乌黑的沃土在她脚下延伸，一直向南伸展到一片黑色的土地，那里长满了黑色的桔树、柏树和灰色的橄榄树。栎树的簇簇针叶，指向蓝天，撒下满地浓荫，奇迹中的奇迹——这死一般的沉寂，冰冻的雪顶世界并不是世界的全部！一个人可以离开它，与它脱离联系，你可以走开。她想立刻实现她的梦想，她几乎想立刻与这个冰雪世界脱离关系。这个可怕的静止、冰雪筑成的山脊。她想去看黑色的沃土，去闻闻大地的芳香，去看看那坚韧的冬菜，感受那阳光，触摸那待吐的花蕾。

她愉快地走回旅馆，充满了希望。伯基正躺在床上看书。“鲁伯特，”她脱口而出，“我想离开这儿。”

他慢慢地抬起头来。

“是吗？”他温和地反问。

她坐在他身边。双臂环着他的脖子。他如此不慌不忙，使她很吃惊。

“你不想吗？”她困惑地问。

“我没想过。”他说，“但我想我也会的。”

她猛地坐直了身体。

“我恨这儿。”她说，“我恨这雪，那么不自然，它反射在每个人身上的光线都那么不自然，可怕地耀眼，使每个人都有一种不自然的感觉。”

他平静地躺着，大笑着，思索着。

“那么，”他说，“我可以离开这——我们可以明天就走。我们明天去维罗纳，去作罗密欧与朱利叶，坐在圆形剧场里看戏——好吗？”

突然，她困惑、害羞地把脸埋在他肩上。伯基还跟没事人似地躺着。

“好的，”她温柔地如释重负般地说，她觉得她的灵魂仿佛长出新的翅膀，现在他如此洒脱。“我会喜欢罗密欧与朱利叶，”他说，“我亲爱的。”

“在维罗纳那可怕的寒风中，”他说，“穿过阿尔卑斯山，我们可以闻到雪的气息。”

她坐起来望着他。

“你喜欢去吗？”她困惑地问。

他的眼睛眯起来，笑出了声，她的脸靠着他的脖子，紧贴着哀求道：

“别笑我，别笑我嘛！”

“为什么，怎么了？”他笑着双臂搂住了她。

“因为我不喜欢被别人嘲笑。”她低声细语。

他吻着她那头光滑、散发着芳香的秀发，还在不停地笑着。“你爱我吗？”她一本正经地细声道。

“爱。”他笑着回答。

突然她抬起头，把嘴唇送过去让他吻。她的嘴唇紧绷着，颤栗着，热烈如火，而他则柔软、深切，细敏，他们久久地互吻着，然后一阵悲哀爬上心头。

“你的嘴唇如此坚硬。”他微微不满地说。

“而你的很柔软很舒服。”她愉快地说。

“你为什么老是咬着嘴唇？”他不无遗憾地问。

“别在意。”她快速地说，“这是我的习惯。”

她知道他喜欢她，她确信这点，但她却无法放松自己，不能忍受让他如此怀疑她，然而她因被爱而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想法。她知道，当她委身于他时，她虽快乐却总也不免有几分伤感。她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去跟随他，但她无法控制自己，不敢赤裸裸地走向他，把心毫无保留地交给他。她或栖身于他，或抓住他，从他身上寻找欢乐。她很喜欢他，但他们从来未在同一时刻达到完善的结合，总有一个人步子跟不上。虽然如此，她还是很高兴地处于幻想之中，光彩闪烁，自由、充满生机和活力。而在此刻，他则安静、温柔而有耐心。

他们开始为第二天的出行作准备。他们先去古德兰的房间，而她和吉拉尔德已经穿上晚上室内便服。

“古德兰，”欧秀拉说，“我想我们明天会离开这儿，我无法再忍受这里的雪了，这使我的皮肤和心灵受到了伤害。”“这真的使你的心灵到了伤害吗？”古德兰惊讶地问，“我可以想象这雪会伤害你的皮肤，——太可怕了，但我想对心灵却有净化作用。”

“不，对我不是这样，它只是伤害了我。”欧秀拉说。“真的呀！”古德兰叫。

房间里一阵沉默。欧秀拉和伯基可以觉察到古德兰和吉拉尔德为他们的离开而松了口气。

“你们要去南方？”吉拉尔德的口气中带着一丝不安。“是的。”伯基沉着地转过身去。近来这两个男人之间有些奇怪而无法说清的敌意。伯基总的来说，处于恍惚、冷漠的状态。自从到了异国以来，他一直漂流在昏暗、流畅的水面上，不闻不问，很有耐心。而另一方面，吉拉尔德则紧张、感情炽热、性子急躁：两个男人彼此抑制。

古德兰和吉拉尔德对于两个人的离去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为他们准备一切，就像对待两个小孩一般。古德兰拿着三双色长筒袜走到欧秀拉的卧室，随手扔在床上，她对袜子的讲究是出了名的。这几双是厚真丝袜，一双菊蓝、一双粉红、一双菊蓝、一双灰的。它们是在巴黎买的。灰色的那双是手织的，看不出针脚、很重。欧秀拉高兴极了，她知道古德兰能给她这样一些好东西，心里一定是很爱她的。

“我不能拿走你的这些东西，古德兰。”她惊讶，“我不能把它们从你身边夺走，这是你的宝贝。”

“是我的宝贝！”古德兰依依不舍地看着自己的宝贝，“它们是不是招人喜爱？”

“是啊，你应该留着它们。”欧秀拉说。

“我不需要了。我另外还有三双。我把它们送给你——我希望你拥有它们，这是你的，放这儿——”

她的双手激动地颤抖着，把三双袜子塞到欧秀拉的枕头下。“谁得到这些可爱的长筒袜都会感到莫大的荣幸与快乐。”“是的。”古德兰回答，“最大的快乐！”

她坐进椅子中，显然她是来和欧秀拉道别的。欧秀拉因为不知她想得到什么，便静静地等待着。

“你觉得吗，欧秀拉，”古德兰疑惑地问，“你有要永远地离开，

不再回来的那种感觉？”

“噢，我们会回来。”欧秀拉说，“火车旅行不是个问题。”“是，我知道。可从感觉上，可以这样说，你们都要远离我们了。”

欧秀拉颤了一下。

“我一点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些什么，”她说，“我只知道我们要去某个地方。”

古德兰等着她往下说。

“你们高兴这样做吗？”她问。

“我相信我会很高兴的。”欧秀拉回答。

但是，古德兰更加注意到了她姐姐脸色无意识流露出的兴奋，而不是她口气中的不确定。

“但你难道不认为你仍然想要保持和这个旧世界的联系吗？——爸爸，还有我们其他人，也就是说，英国和整个这个意识空间——你难道不认为要创建一个新世界，你会需要这些吗？”欧秀拉沉默不语，极力地什么都不想。

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天空蓝蓝的。微风绕于群峰之间，风中飘扬着雪花，象把宝剑般锋利。吉拉尔德带着男人的成熟走出来。今天早上，古德兰与他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但他们俩自己却不知不觉都带了副平底雪橇出了门，留下欧秀拉和伯基在后面。古德兰身着猩红和品蓝——一件猩红滑雪衫和帽子，品蓝色裙子和长袜，由吉拉尔德陪伴着兴奋地在雪中滑行。吉拉尔德身着白色和灰色，在前面拉着雪橇。他们跑得远远地去爬陡峭的雪坡，身影越来越小。

古德兰自己仿佛已完全融进白色的雪野中，她成了一个纯净的，没有思维的水晶石。当她顶着风爬上坡顶向四下望去时，她看见一山一山的岩石和白雪，耸立在碧蓝的天宇下。在她看来，她正处身在长满丛丛鲜花的园中，而她正以她的心灵来采摘它们，她几乎无法分心去注意吉拉尔德。

当他们从陡峭的山坡疾滑下时，她紧紧抓住吉拉尔德。她觉得刀的意志正在经受磨刀石的磨砺，如火焰般锋利的磨刀石，两边的雪飞溅，像是磨刀石四射的火星。四面的白雪越来越快地飞奔，白色的山地如火焰般迎面扑来。她如一个小球冲进火海一般冲入了这白花花的世界中，似乎要被溶解了。坡底有个大转弯。他们仿佛旋转着落到地面，结束了他们的运动。

他们停下来休息一阵。但当她站起来时，她却没能站住，她发一声奇怪的叫声，便转过来倒向吉拉尔德。她的头耷拉在他的胸前，晕在他怀中，她整个瘫倒在他身上，一时失去了知觉。“怎么了？”他问，“是不是玩得太累了？”

但她什么也听不见。

当她苏醒过来时，她站起来向四周看了一下，很奇怪，她面无血色，眼睛却异常光彩照人地圆睁着。

“怎么回事？”他又问，“你很难受吗？”

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望着他，仿佛经历了一种彻底的改变，接着便兴奋地大笑起来。

“不”她大叫着，带着胜利的喜悦，“这是我生命中最完美的一刻。”

她望着他，发出那种着了魔般的笑声，肆无忌惮又令人迷惑，像一把利刃刺入他心脏。然而，她却不在乎，甚至根本没有注意。然后他们又一次爬上斜坡，又再次迎着白色的火焰冲下来，相当精彩。古德兰大笑着向下冲，身上挂满了雪水晶。吉拉尔德玩得棒极了。他觉得自己可以如此娴熟地驾着这平底橇，穿上云霄，直入天宫。驾雪橇对他来说，仿佛是一种力量的发泄，他只需动动胳膊。这一切都像是本身固有的天性。他们继续探索了其它斜坡，以寻找一个更佳的雪场。他觉得一定还有比现在更好的地方。终于，他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个很长很陡的滑坡，经过一块巨石的根部，一直冲入山脚的那片树林。他知道，这里很危险，但同时他知道，路，他强烈希望用他的手指。“我想，”终于他不情愿地说，“鲁伯特是对的——一个人需要一个新环境，从旧的世界中摆脱出来。”

古德兰望着她姐姐，目不转眼，不为所动。

“一个人需要一个新环境这个我没意见。”她说，“但我认为新的世界应是旧世界的发展，若是只和另一个躲起来，把自己与世隔绝，则根本不是找到了一个新世界，而是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幻想中，保护自己。”

欧秀拉望着窗外，她的思想中开始进行搏斗。她很害怕，很害怕语言的力量，因为她知道，常常是三言两语就能使她相信她本来根本不相信的东西。

“也许，”她说，带着对任何人，包括对她自己的不信任说，“但是，”她又加了一句，“我也相信，如果一个人那么在意旧的世界，那他就不会得到任何新的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甚至，与旧环境搏击，你也是属于它的。我知道，人常常会一时兴起要终止旧世界，就去反抗它，但那是没有用的。”古德兰沉思着。

“是的，”她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一个人是在旧环境中，他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你要脱离它，难道不是个幻想吗？毕竟，无论是阿布鲁兹的一间农舍或者其它的叫什么的都不是个新世界，不是！对付这世界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彻底看透它。”欧秀拉目光转向一边。她实在很怕这种争论。

“但那儿总有一些别的什么，不是吗？”她说，“从你心灵深处看透世界，到你行动上的看破红尘，还有很长的间隔，而且当人的心里看破红尘时，他已经是另一个人了。”

“一个人能从心里看破红尘吗？”古德兰说，“如果你的意思是你可以看到将来会发生的什么事情的话，我不同意，我真的不敢苟同，无论如何，你不可能立刻飞向另一个星球，只因为你可以看透这个星球。”

欧秀拉忽然挺直起身体。

“是的，”她说，“是的——大家都明的！人与这个世界没有联系了，一个人有另外一种自我，属于另一个星球而不是这一个——你只有跳出这个星球。”

古德兰怔了一会儿，一种感到好笑甚至是嘲弄的微笑显在她脸上。

“如果你发现你在那个新空间，你会做些什么？”她讥讽地嚷道，“想必那里的主要思想和这里的也差不到哪里去。你超越一般人，但你仍然无法摆脱这样的事实——比如爱是伟大的——天上和人间都一

样。”

“不，”欧秀拉说，“不是这样的，爱是如此渺小、庸俗，我相信在某个没有人类的地方，爱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相信，在某个未知的环境中，我们才能完善自己，而这新东西不仅仅是爱，不仅仅是些世俗的东西。”

古德兰目不斜视，专注地看着欧秀拉，她一方面很佩服她姐姐，另一方面又对她的想法感到好笑。她猛地别过脸去，冷冷地、声音干涩地说，“我现在还无法超越爱。”

欧秀拉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因为你从未爱过，因而你无法超越爱。”

古德兰站起来，走向欧秀拉，双手环着她的脖子说：“去寻找你的新世界吧，亲爱的。”她的声音里有种假惺惺的慈爱，“无论如何，去寻找鲁伯特的圣岛会是次很愉快的旅行。”她的双臂围在欧秀拉的脖子上。她的手指抚摸了好一会儿欧秀拉的脸颊，而欧秀拉对此感到极不舒服。古德兰的保护人形象很伤欧秀拉的自尊心，因为这意味着侮辱。古德兰感觉到了欧秀拉的反感，便讪讪地退开了。她翻开了枕头把袜子拿出来。“哈——哈——”她声音空洞地大笑了，“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新世界，旧世界——！”她们又开始聊起一些熟悉的日常话题。

吉拉尔德和伯基在前面走，他们去等来拉他们的雪橇，送两位客人离开的雪橇。

“你们还要在这儿呆多久？”伯基瞥了一眼吉拉尔德那异常红润、毫无表情的脸说。

“噢，还没法说。”吉拉尔德回答，“直到我们对它厌烦了为止。”

“你不怕雪会先化了吗？”伯基问，吉拉尔德大笑。

“它会融化吗？”他说。

“那么你们一切都还不错，是吗？”伯基说。

吉拉尔德翻了翻眼。

“还不错？”他说，“我从来不知道这样一般的话是什么意思。还不错，不太好，它们听起来不是差不多吗？”

“是啊，我也这样想——什么时候回家去？”伯基问。“噢，不知道，我们也许永远不回去。我从不思前想后。”吉拉尔德说。

“也许希望不存在的事物。”伯基说。

吉拉尔德望着远方，一双眼睛细小而深不可测，象只老鹰。“不，会有结果的。古德兰仿佛是我的归宿，我不太确定——但她看来如此温柔，她的皮肤光洁如丝，双臂丰满而柔软，它使我的意识萎缩在某种程度上，它使我的思想精髓燃烧。”他快走了几步，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象原始宗教中可怕的面具，“它毁掉你的灵魂之眼。”他说，“使你无法看得清，然而你还是愿意瞎，愿意被毁坏，而不愿是什么别的不同的结果。”

他说话的时候精神涣散，连续却空洞，然而，一种幻想忽然支撑起他，他那带着复仇之火的可怕的眼睛望着伯基说：“你知道，当和一个女人在一起时，最痛苦的是什么吗？她那么美，那么出色，你觉得她是如此完美，她如抽丝般地折磨你，她每抽一下，你都觉得热辣辣的，哈，那就是最高境界。你自己要摧毁自己就能摧毁自己，然而”——他在雪地上停下来，猛地松开紧攥的手。“什么都不存在了，你的脑袋被撕成

碎片了，并且”——他向四周看了看，作了个奇怪可笑的动作，“这是个很奇妙的经历，一种至关重要的东西，然后，你剧烈抖动像过了电一般。”他沉默了，继续向前走，象是在吹牛，又象是一个男人异常真实的体会。

“当然，”他继续说，“我不想自己不曾有过这种体会，这是一种完美的经历。况且她是个伟大的女人。但我却有些恨她——真奇怪——”

伯基望着他，望着他那张很奇怪的、有些无意识的脸。吉拉尔德说话的时候总是面无表情。

“但你现在已经经历的够多了吗？”伯基说，“你有你的经历了。为什么还要不忘旧伤呢？”

“噢，我不知道。”吉拉尔德说，“那还没完呢。”

两个人继续前行。

“我爱过你，和古德兰一样，请您记住。”伯基苦涩地说。吉拉尔德奇怪而深深地看着他。

“是吗？”他冷冷地反问道，“还是你自认为你爱过。”他几乎不负责任地问。

雪橇来了，古德兰走下来。大家互相道别。他们所有的人都想彼此分开。伯基上了雪橇。雪橇走远了，剩下吉拉尔德和古德兰站在雪地里挥着手。伯基的心里被什么东西冻住了一般，看着他们孤零零地站在雪地中越变越小，越来越孤立。

第三十章 雪封

欧秀拉和伯基走了以后，古德兰认为自己可以自由自在地和吉拉尔德抗争了。随着他们俩的关系日渐随便，他似乎越来越压制了她。刚开始，她还能控制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办事，但是不久，他就不顾她那女性特别的表达方式了，根本不注意她应有的各种想法和秘密，他开始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从不考虑她的想法。

他们俩之间出现了一种不能缓和的矛盾，这让他们俩都很担忧。她开始在外面寻找快乐，而他还是独自一人。

欧秀拉走了以后，古德兰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有什么牵挂，也不受什么影响。她一个人到自己的卧室，蹲在窗前透过窗户远望那一颗颗闪亮的星星，对面群山的轮廓依稀可辨，那就是中心。她有一种十分奇怪而回避不了的感觉，好像她处于这个现存世界的轴心上，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的东西。过了一会儿，吉拉尔德开门进来了。她早知道，过一会儿他就会进来的。她难得自己能呆一会儿，他却象严寒一样控制着她，简直让她窒息。

“你独自一人在黑暗中呆着吗？”他说。她从他的口气中听得出他的不满，他不满足于她的这种自我封闭。可是她心情却很平静，觉得命运注定是这样的，所以她并不计较他的态度。“请你把蜡烛点亮好吗？”她说。

他并没有回答，而在黑暗之中走到了她的身后。

“看，”她说，“看天上那颗可爱的星星，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他在她身边蹲下来，透过低矮的窗口向外眺望。

“不知道。”他说，“它很亮。”“它多美啊！你看到了吗？它是怎么放射出不同颜色的光的？它闪烁着多么美丽的光芒啊。”

他们俩都沉默下来。她默默地把手放在他的膝上，握住了他的手。

“你想念欧秀拉吗？”他问。

“不，一点也不，”她说。接着她用很慢的语气问，“你究竟爱我到一种什么程度？”

他的态度忽然有些僵硬。

“你认为我爱你到什么样的程度？”他反问她。

“我不知道。”她回答。

“不过，你是怎么想的？”他问。

两人沉默了一阵。终于在黑暗中，她用生硬，冷漠的嗓音说：“肯定不爱我。”她冷冷地说，几乎都有些无礼。

听到她的话，他的心马上都凉了下去。

“为什么说我不爱你呢？”他问，好似很佩服她的这种直率的责备，但同时他对此产生了怨恨。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爱我——我一直对你那么好。你刚才找我的时候，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好像很害怕我。”她的心在怦怦地跳，让她有些喘不过气来。可是她内心却十分坚强。

“我什么时候害怕过你了？”他问。

“你第一次来找我时，让我起了怜悯之心，不过那可不是爱情。”

他一听到她讲“那不是爱情”，气得简直要发疯了。“你为什么总

是说个没完没了，老谈什么决没有爱情？”他被她气得话都说不清了。

“那你认为爱不爱我？”她问。

他默不作声，心中燃烧着怒火。

“你认为自己没法爱我，是不是？”她几乎带着讥讽的口气重复说。

“我不清楚，你所谓的‘爱’是什么？”他说道。“不，你明白，你心里很明白，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是不是？”“没有。”他出于一种一点都不掩饰的诚实和固执很干脆地说。“而且你永远都不会爱我。”她很果断地说，“不是吗？”在她身上有一种如同魔鬼般的郁闷，叫人难以忍受。

“对。”他说。

“那么，”她问，“你对我的什么地方不满意呢？”

他闷不出声，心里既漠然又发怵，既生气又绝望，“我恨不得把她杀了。”他在心中低声重复说，“我恨不得把她杀了——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自由了。”

他似乎只有用死亡才能摆脱古德兰的束缚。

“你为什么要折磨我？”他说。

她迅速地用胳膊圈住了他的脖子。

“啊，我并不想折磨你。”她很心疼地说，好像在抚慰一个小孩子，那种十分自大的口吻让他的血液都快要凝固，让他的心彻底凉透了。她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显出一种胜利了的怜悯却是没有任何真情。这种怜悯最深的目的是出于对他的恨，出于对他的总是控制住她的力量的惧怕。她一直都在抵抗着这个力量。“告诉我你爱我。”她恳求道，“说你永远都爱我——你不要说——你不要说吗？”

不过，这只是在嘴上这样讲，她的心已完全脱离了他。她内心对他完全都冷了，没有任何感情。这只不过是她那十分自傲的意志在向她作出强烈的要求。

“你不想说你爱我吗？”她哄着他，说，“说啊，即使不是真的也可以啊——说啊，吉拉尔德说啊！”

“我永远都爱你。”他重复了她所讲的话，心中却痛苦万分，这句话简直是强挤出来的。

她很快地吻了他一下。

“我没想到你真这样讲了。”她善意讥讽道。

他如被人打败了一样地站在那里。

“你应该多爱我一些，少打扰我一点。”她用一半傲气一半娇嗔的口气说。他的脑中似乎翻涌着一股黑暗的巨浪，巨大的黑浪，在他的脑中不停地翻滚而过。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从本质上失去了什么价值，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

“你的意思是指不需要我？”他说。

“你那么固执，那么不通情理，那么没修养，那么粗鲁，你想让我屈服于你——你只可能浪费我的身心——我觉得这很可怕。”“我让你觉得可怕？”他重复了一遍她的话。

“就是这样。既然欧秀拉已去了，我可以有自己的一个房间吗？你可以说你需要一个梳妆间。”

“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离开这里，

走得远远的。”他一字一句地说。

“是的，这个不用你提醒我。”她回答，“你也可以这么做，随时都可以走，不用来告诉我。”

他的头脑中又开始翻涌那黑色的巨浪。他几乎要挺不住了，他觉得精疲力尽，眼看就会摔到地板上。他很快脱下衣服，钻入被窝，好像一个忽然间醉倒的人一样躺着，那里黑色的巨浪一会儿高起，一会儿落下，他好像置身于令人头晕的黑色海面之上。他就如此地在很奇怪的头昏状态中静静躺着，一点点意识都没有。过了一会儿，她从自己的床上下来，来到他的床上。他背对着她，身体紧绷着，几乎没有感觉。

她抱着他那让人害怕的无意识的身体，把脸贴在他那厚实的肩膀上。

“吉拉尔德。”她轻轻地叫道，“吉拉尔德。”

不见他任何反应。她抱着他，胸脯紧紧地压在他的肩上，隔着他的睡衣吻着他的肩，十分惊讶于他那硬硬地没有知觉的身体。她感到十分疑惑，却偏要对方注意自己。这只是她的意志一个劲地让她和他说话。

“吉拉尔德，我亲爱的。”她伏在他的身上吻着他的耳朵，轻声地说。

她那温和的呼吸有节奏地在他身边吹动着，这好像让他紧绷着的身体放松了。她能感觉到他身体在慢慢地松弛。那令人害怕的不自然的身体放松下来了。她的手紧紧抓住他的胳膊，他的肌肉开始抽动。

热血重新在他的身体中奔流，他的胳膊变得放松了。“转过身来看着我。”她轻声地说，口气虽绝望却带着坚决和胜利。

就这样，他又退了一步。他的全身温暖而富有韧性起来。他转过身来把她搂在怀里。他觉得她的身体在轻柔地贴紧他。这是多么让人舒服的身体！他不禁双手有力地把她抱紧。她在他的怀中没有任何气力，好像被压碎了一般。他的头脑这个时候十分坚硬仿佛如宝石一般不可战胜，什么也不能阻挡他的随心所欲。她难以忍受他的激情是那样强烈、那样可怕，不是每个人都能具有的。简直是折磨到了一种极限。她觉得这会要她的命，她正在死去。

“天啊，我的天啊，”他在他的怀中十分痛苦地嚷着，叫着。她觉得他的生命已逐渐死去。当他亲吻她抚慰她的时候，她才慢慢地缓过来，仿佛她刚才真的精疲力竭，快要死去了一样。“我是不是要死了，我要死了吗？”她心里在说。

在这个深夜中，在他的身上，得不到任何回答。

但是，第二天，她那没有被摧残的心仍然是完好的，充满了敌意。她没有离开。她一直要在这里呆到过完假期，其它什么也不想。他几乎没有给她一点清静的时间，而总是像个影子一样地跟随着她，也像一个死神一样地笼罩着她，总是对她讲，“你该怎么样，你不该怎么样。”有时候他显得很强大，而她却几乎变得十分渺小，像一阵没有强度的微风贴近地面悄悄吹过。有时，她显得十分强大，而他却似乎并不存在。他们俩永远都是这样地交换位置，这一个的毁灭证明着另外一个人的存在，而这一个人的存在便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消亡。

“最终，”她自言自语说，“我会离开他的。”

“我会摆脱她的。”内心痛苦的时候，他对自己讲。他准备挣脱开

这个束缚。他甚至都已经做好了准备要离开，不管她的死活，走出就算了。但是，现在他却第一次感到了犹豫。

“我到哪儿去呢？”他自己问自己说。

“你能不能做到自我充实？”他又自己回答说，心里又有了一点自豪。

“能自我充实？”他又说了一遍。

他看起来以为古德兰自身很充实，不和外面交往接触，就像是被关在笼子里。在他那平静而镇定的内心，理智让他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承认她这样自己欣赏自己，自成一体，别无他求是正确的。他既认识到又承认了这样很有道理。现在只需要他自己做出最后的努力，让自己也一样得到自我完善，他知道他只需要一次意志上的转变，就可以做到依靠自己，变成像一块石头一样的自我封闭、自我完善而不受干扰的独立的东西。

这种想法很让他害怕，心中很乱。因为，无论他在精神上怎么强烈地不让自己受什么打扰，自我进行完善，可是他心中总缺少这样做的愿望。他觉得，如果要生存，他就非得完全地摆脱古德兰。如果她不愿意受到打扰，那我就离开她，不对她提出任何要求，不和她发生任何关系。

但是，不对她有任何要求，他就得十分空虚，在这种空虚中独自一人。一想到这个问题，他的头脑中便会出现一片空白，这是一种虚无的状态。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他就必须要屈服、拜倒在她的脚下，或者最终，他也可以把她杀了，也可以他变得冷漠无情，十分放荡。但是，他生来就很严肃，既不那么活泼，又不是很狡猾，很难做到玩世不恭，逍遥而又放荡。

他的内心被撕开了一朵很奇怪的伤口，就像祭品被开了刀，献给上帝一样，他这样被开了膛献给古德兰，他应该怎样愈合这伤口呢？这是他灵魂上奇怪而又敏感的伤口，通过这个伤口，他就像一条开放的花暴露在天空下面。这个灵魂的伤口，把他交付给了他的另外一个自我，他的补充物，一个未知的自我。这个伤口揭开了他的秘密，让他像一朵绽放的花朵暴露在天空之下，让他成为破缺不完整的受制于别人的先天不足者，这倒让他有了一种很残忍的快乐。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要遗弃它呢？既然缺口已被打开，好似种子一样在发芽，生机勃勃地在成长，在吸收着未知的营养，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自我封闭，好像一个关在壳中的不成熟的东西一样与外界隔绝呢？

他要保持他那种自我追求的不完整的幸福，即使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受着她的折磨。一个很奇怪的固执的念头占据了他，无论她说什么、做什么，他都不再离开她，一种奇怪而要命的渴望驱使他对她紧追不舍，她是决定他命运的力量，虽然她轻视，拒绝和反对他，可是他还是不愿意和她分开，因为接近她，他不仅可以感觉到自身毁灭的秘密，而且可以感觉到自己内心的生长和发展，意识到自己的缺陷，得到一种希望的魅力。

她折磨着他那敞开的心扉，即使是在他求助于她的时候也是一样，同时，她也在折磨她自己，这可能是因为她的意志更加坚强。她很害怕地仿佛感到他在掰开她心灵的花瓣，像一个没有礼貌而又固执的家伙，要去把它撕开，像一个小孩一样在撕扯着苍蝇的翅膀、要掰开花蕾看一

下花里面是什么，他在撕着她的心灵，在摧毁她的生命，他要毁掉她的一切，就像掰开还没有成熟的花蕾一样。

她可能会在梦中，在她成为纯洁的小精灵的时候，将内心向他开放，开放一些时间，但是，现在她不能受到任何侵犯和污辱，她牢牢地封闭着。

落日的时候，他们一起爬上高高的山坡，去看夕阳。他们俩人站在寒冷的微风中，远眺着金黄色的太阳在赤红的西天慢慢地落下，一直到消失。东边的一座座山峰和一条条山脊被照成鲜艳的玫瑰色，在紫红色天空映衬下显得更加光亮夺目。它们就像永远开放的花朵。这简直是个奇迹，下面是黑中带蓝的阴影，上面的半空中飘着红色的云彩，就像红色的画幅。

对她来讲，那是多么美丽，简直是一个梦幻世界。她想集中那一座座闪着光彩的永恒的山峰于怀中，然后溘然而死。他看到了这些，觉得很美丽，但是内心却没有被激起什么激情，只不过是掠过一层痛苦的感觉而已，他希望这些山峰都灰蒙蒙的让人恶心，这样的话，她就无法从它们那里得到支持的力量。她为什么会在欣赏落日的光辉的时候，这么不注意两个人的共同愿望呢？她为什么把他撇在一边，让他站在那儿，任凭那冰冷的寒风如死神般的穿透他的心呢？而她自己却陶醉在染有玫瑰红的白雪覆盖的山峰景色之中呢？

“落日的余晖有什么好看的？”他说，“你为什么对它那么推崇？难道它对你的意义就那么大吗？”

她受了伤害，心中十分愤怒，禁不住退后一步。

“走开”，她大叫道，“别来打扰我。它是那么美丽，那么美丽！”她用一种奇怪的像唱歌的声音说着，“这是我一辈子见到的最美的景象，别想插入我和它之间。你走你的，你在这儿根本不合适——”

他往后站了站，让她如一个雕塑一样地站在那儿，心中溶入那神秘的闪光的东西。玫瑰红的色彩已经在消褪，大颗的星星已在空中闪着光。他静静地坐待着。他情愿抛弃一切，也不愿放弃心中的渴望。

“那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景色。”她用冷冷的话语扭过头去对他说，“我感到特别惊讶，你居然想毁掉它，如果你自己不能欣赏，为什么不让我看？”可是事实上，他已经毁了这个景色。那可恨的打扰让她没有办法再沉浸在这美好的景色中了。

“总有一天，”他轻轻地说，抬起头来看着她，“我会在你站着看的时候把你这个人也毁了，因为你是一个大骗子。”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用了一种柔和带着肉欲的口气。她感到有些害怕，但仍然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啊，”她说，“我根本不害怕你的威胁。”

她拒绝把身体交给他。她绝对不让他进入她的房间，可是他却很有耐心地等待着。这是因为他对她如此地渴望。

“最终，”他满怀肉欲地自语，“到了一定程度，我会把她处理掉。”想到这里，他的四肢开始有所震颤，就像他在情欲极其亢奋地接近她的时候，由于欲望过于强烈而震颤一样。

她现在和勒尔克保持一种很奇怪的关系。她有些居心叵测，对此，吉拉尔德十分清楚。但是他凭着强制的耐心和不愿与她作对的心理而不

去注意这件事。他在这种心理状态中发现了自我。她对那个妒恨的人表现出十分友好的态度，这种态度却让他浑身颤抖。这是一种很奇怪的间歇性的颤抖。

滑雪是他所喜爱的运动，而她却对此没有任何兴趣。所以只有他去滑雪的时候才不去陪伴她，而这个时候，他好似驶过了生命，进入了那遥远的世界。当他离开以后，她经常和那个矮个子的德国雕塑家去交谈。他俩在艺术上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他们俩在艺术方面有相同的见解。他很讨厌麦斯特·罗里克（南斯拉夫雕塑家），对未来派艺术家感到不满。他很欣赏西部非洲的木雕，也很欣赏阿兹台人的艺术以及墨西哥和中美洲的艺术。他喜欢奇特的风格。他对那种十分稀奇古怪的机械性运动会感到欣喜之至。古德兰和勒尔克在玩着一种很奇怪的游戏。两个人眉目传情，互相之间都得到许多启发，仿佛他们两个都对生活有些十分深刻的洞察，只有他们俩进入了那个世上别的人所不敢认识的极可怕的奥秘的中心。他们两人用一种暗示的方法进行交谈，那是让人很难理解的。埃及人或者墨西哥人那种很微妙的淫欲却让他们十分激动。他们整个的谈话就是一种很微妙的互相启发。他们俩的谈话就是以这样暗示的方式来进行。言行中十分微妙的神情或手势都会给他们带来慰藉。可是吉拉尔德却无法忍受这一切，尽管他并不能理解其中的全部的含义。他无法用自己的语言去解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思想沟通，他的语言显得太粗俗。

早期艺术的联想给他们俩带来了慰藉，感觉的内部的奥秘也让他们赞叹不已。对于他们来讲，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就是现实和幻想的关系。

“当然，”古德兰说，“生活并不真的很重要——一个人的艺术才是最为中心的东西，一个人在生活中的事 *peu de rapport*（法语：无关紧要）没有什么大的意义。”

“是的，完全正确。”雕塑家接着说，“一个人在艺术上所做的事就是他生命的精华。而在生活中所做的事则只是这些不懂艺术的人大惊小怪的小玩意就是了。”

说起来很奇怪，古德兰在这种谈话中很受鼓励，十分自得。她觉得自己永远确定下来了。只要她是一位艺术家，吉拉尔德就自然地显得不重要了。爱情在他的生活中只是一种短暂的东西。她想到了克娄巴特拉（埃及古代女王）——克娄巴特拉一定是位艺术家。她从一个男人身上吸取了精华，她去掉了外壳，获得了最深的感觉。她还想起了玛丽·斯图亚特（苏格兰女王），还有大雷切尔（《圣经》里雅各的妻子，约瑟的母亲），她和几个情人一起看完戏以后，累得精疲力尽。这几位便是公开的爱情的实例。但毕竟，情人只是一种燃料罢了。通过它的燃烧，你可以得到那种十分微妙的知识，得到一种女性的艺术，纯洁的艺术，理解美的全部知识。

一天晚上，吉拉尔德和勒尔克进行了一场辩论，主要是针对意大利和加里波第。这位英国人处于一种很奇怪而特别易怒的精神状态。而这位德国人也显得格外激动。这场论辩是一场唇枪舌剑的斗争，也意味着两个男人在精神上的冲突。古德兰可以看得出吉拉尔德身上始终有一种很傲慢的英国人对外国人的蔑视。虽然吉拉尔德全身发颤，两眼发亮，满脸涨得通红，可是他的言语很粗暴，显出一种轻蔑无礼的态度。古德

兰看到这些，心中马上升起怒火，而勒尔克像是受了侮辱，十分激动。吉拉尔德很武断的话象锤子似的迎头打下，不管那个德国人怎么说，都被他认为是废话。

最后，勒尔克转向古德兰，他无奈而带有讽刺意味地举起两手，双肩讽刺地一耸。表示不值得一争，样子又感人又带有种孩子气。

“您看看，夫人——”他用德语讲。

“请不要称我是夫人。”古德兰用法语大声叫道，她的两只眼睛好像要冒火，脸颊绯红，看上去象个实实在在的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她的声音大得吓人，把房间里其他人都吓了大跳。

“请不要叫我克瑞奇夫人。”她大声喊着。

这些日子里，这个称谓特别是从勒尔克口中说出来，对她来说，简直是一种不能忍受的耻辱和压抑。两个男人都很吃惊地看着她。吉拉尔德的脸变得煞白。

“我应该称呼你什么呢？”勒尔克温和地问道，口气中带着嘲讽。

“Sagen Sie nur nicht das（德语：别这样叫我）”她喃喃地说，脸就变得通红，“最起码，别那样叫我。”她从勒尔克的脸上那若有所悟的神情中看得出他已经理解了。她不是克瑞奇夫人！因——而——，一个很深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我应该称呼您小姐吗？”他颇有用意地用法语问。

“我还没有结婚。”她用一种很骄傲的口气讲。

她的心跳得很厉害，像一只被困在笼中的小鸟。她知道她已经很残酷地伤害了一个人。可是她没有控制自己。吉拉尔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他脸色苍白而镇静，好像一个雕像。他没有注意她，也没有注意勒尔克，或者其他什么人。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脸上的神色依旧很平静，没有变化。勒尔克却在这个时候却蹲下来，低着的头往上抬着看。古德兰尽力想说些什么，来缓和这样紧张的气氛。她强装出笑容，特意而几乎是嘲弄地看了一眼吉拉尔德。

“说真话是最好的。”她对他做个鬼脸说。

而这时她又进入了他的控制当中，因为她给了他一次打击，因为她已毁了他，而且她也搞不清楚他怎么来承受她的打击。她注视着他，并且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对勒尔克却失去了兴趣。吉拉尔德终于站了起来，用一种很从容很镇定的步态走到教授的身边。两个人谈论起歌德。

她对吉拉尔德今天所表现出来的纯朴特别感兴趣，好像他既没有生气，也没有什么厌恶之感，而是一副天真纯朴的样子。的确很可爱。有时他脸上所显出的这种明确疏远的神色反而更加吸引了她。

她等待着，整个傍晚却感到很烦乱。她觉得他会逃避她或者会露出这种迹象。但是，他却如和屋里别人的说话那样十分自然地但又不带感情色彩地跟她说话。他的心中很平静，好像灵魂已经超然离去。

她走向他的房间，心中特别热烈地爱着他。他是那么英俊，而且让人难以接近。他亲吻着她，他是她的情人。她在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快感。可是他的神色却没有完全恢复，仍然显得很疏远、自然却无意识。她想和他谈话。可是他所表现的那种无意识的纯真、可爱的样子使她把话咽了进去。她觉得内心很痛苦，一片黑暗。到了早晨，他却用带有厌恶的

眼光来看她。那双眼睛中的恐惧和憎恨在加深。她又恢复到原来的态度。但是他还是没有力量来和她作对。

勒尔克这个时候正在等待着她。这个矮小的艺术家，一直处于一种自我封闭，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中。现在终于觉得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有可取之处的姑娘。他一直很不安地等着和她说话。十分费心地想和她接近。她的存在让他热血沸腾，心潮汹涌。他故意地向她靠近，好像在她的身边有种神奇的力量在吸引着他。

至于那个吉拉尔德，勒尔克根本不把他放在心上。吉拉尔德是个外行。勒尔克只是很生气于他的财富、傲慢和漂亮的外表。不过，所有这些财富啦、外表啦，值得夸耀的社会地位啦，都是外来因素。一旦谈及和古德兰这样的女人建立关系问题的时候，那么勒尔克就有一种方法和力量，它们是吉拉尔德做梦都想不到的。

吉拉尔德怎么能够希望来满足古德兰这种性格的女人呢？难道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而且有专横的意志和体力就能帮助他吗？勒尔克知道一种高出这些东西的秘密方法，最有权威的力量就是这种灵活而能够经常转化的力量，不是那种只知盲目向前的力量。他勒尔克就很明白这个。而吉拉尔德则十分莽撞，象个小牛犊一样。他，勒尔克所能达到的深度并不是吉拉尔德所能估量的。吉拉尔德被甩在了后面，好像在一座神秘寺庙的接待室中所被遗忘的申请求职者，这寺庙就是眼前这个女人。可是，他勒尔克难道不能够进入这室内的黑暗当中，从里边找出这个女人的精神所在，并且与缠在生命中心的蟒蛇作搏斗吗？

一个女人到底想要些什么？难道只是需要社会影响并且在社会上和在人类的团体中实现愿望吗？甚至需要爱情与美德的统一吗？她需要美德吗？只有傻子才会认为古德兰是那种人。这只不过是旁观者的看法而已。只要进入其中，进入到其灵魂之中，就会闻到一种刺鼻的腐烂的气息。就会感到一股深深的黑暗，就会感到一种活跃、敏锐和尖刻的意识。在这种意识当中，世界是畸形而又十分可怕的。

然后呢？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纯粹盲目的激情现在能够让她满足吗？不能。只有高度的意识在分裂的进程中所产生的微妙的刺激才能使她满意。这是在无数的难以分辨的刺激中一个不屈的意志反作用于她的不屈的意志。在她心灵最黑暗的地方最后进行很细微的分析与分解，而那外部的样子，那独立的人却是完整的、不变的，甚至显出一种十分伤感的样子。

但是，在两个活生生的人之间，在世界上任何两个人之间，那纯粹感觉的体验范围是很有限的，那在感觉上的反应，一旦在一方面达到高潮也就到了尽头，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只能一再周而复始地重复，或者两个人都分开，或者一个人的意志屈服于另外一个人的意志，以死亡为终结。

吉拉尔德已经渗透到古德兰灵魂的深处，对于她来讲，他是现存世界中最有决定性的例子，是现存人类世界中最极端的代表，在他身上，她把这个世界看了个清楚，从而已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厌恶之情，因为她对他已经有了一个最终的了解，她像亚历山大（指古希腊后期征服小亚西亚的亚历山大皇帝）一样去追求新的天地。不过，周围却没有什麼新的事物，没有别人，只有一些活的东西，像勒尔克那样瘦小的生物。对

她来讲，现实世界已经不行了，只有个人内心的黑暗，自我之中的感觉，那种难分难解，朦胧的宗教一般神秘的想法，那如同恶魔一样处于分解之中的神秘的摩擦，让生命至关重要的有机体的分离。

所有这一切都存在于古德兰的潜意识中，而不是在大脑中认识到了，她明白下一步该做什么——她也知道离开吉拉尔德以后她该选择的方向。她有些害怕吉拉尔德会杀了她。她可不想被别人杀害。一条细线仍然把她和他连接在一起。不应该用她的死来弄断这根线。在她死以前，她要走得更加遥远，去获得一种更加深远、更加细致的感受，去体会一下那种难以想象的微妙的滋味。

对于最后的一系列细微的感觉，吉拉尔德没有能力让她感觉到。吉拉尔德没法触及她灵魂的深处。但是在他粗鲁的进攻所无法达到的地方，勒尔克用他那爬虫一样的理解力却可以巧妙地达到。至少，现在应该是吉拉尔德把位置让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了，给那个独立着的东西、那个最终的艺术家的。她知道勒尔克在他自己灵魂的深处已经与一切断绝了联系。对他来讲，天堂不存在，人间不存在，当然地狱就更不存在。他不和任何人联系，不属于任何人。他独自一人，因为和别人分离，他便成了一个独立的人。

但是，在吉拉尔德的灵魂之中，却存在着对他人，对整个世俗世界的依附，这也就是他的局限性。他是受到限制的，最终仍然会受到。那种善意、正直和最终目的统一等等需要的控制。那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死亡过程当中一种完全的细微的感受，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保持完好的意志，而他是做不到这些的，这也是他的局限之处。

因为古德兰否认她和吉拉尔德之间的婚姻，勒尔克马上就觉得有些自傲。这位艺术家像只飞翔的鸟，等待着时机便会降落下来。他并不向古德兰发起猛烈的追求，他决不会不看准时机的。他凭借着那在灵魂的黑暗之处的可靠的本能继续地保持着和她的联系，这是一种神秘微妙却又能感觉到的联系。

两天以后，他和她谈话，继续商讨着艺术、人生。从这些商讨中他们两人都得到了很大的快乐，他们赞颂着已经逝去的东西，对过去所达到的完美的成熟现出一种惋惜的、孩子一样的兴趣。他们特别钟爱于十八世纪后期，也就是歌德、雪莱和莫扎特的时代。

他们谈论着过去和过去的名人，以此作为消遣和快乐，好像这是在下棋或是玩木偶戏。那些大人物一个个地变成了他们手中的玩物，而他们俩人则是上帝，来控制、操纵着他们，让他们显露出来。至于未来，他们俩人从来不谈，最多也不过是开玩笑地描绘出一幅因为造成某种可笑的灾难而让世界毁灭的景象、虚幻的景象。比如某一个人发明一种有巨大威力的炸药，把地球炸成了两半，朝两个方向飞去，两个半球上的人们极恐慌之至；或者地球上的人分成两派，各自认为自己这一方面才是完善无缺的，另外一方则是错误荒谬的，应当被消灭掉。或者勒尔克会想象出一个情景：地球变冷了，到处冰雪覆盖，只有白色的生物，像北极熊啦、白狐狸啦，还有那可怕的白雪鸟，这种动物才能在这冰雪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除了这些故事以外，他们从来不讨论未来，他们主要从两个大的话题中得到乐趣，一个是虚幻世界的毁灭，一个是控制木偶一样谈论那伤

感而美妙的过去，重新树立起歌德在魏玛时代的世界，或者重现席勒时的贫困和忠贞的爱情，或者重现那个一味胡吹的让·雅克（海地国王），重现在费内的伏尔泰，或是在朗诵自己诗歌的弗里德里希大帝（普鲁士国王）。

他们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对文学、对雕塑、对绘画，进行讨论，以谈论弗拉克，富塞里、费尔巴哈、伯克朴等等作为消遣。他们俩觉得要重新温习这些艺术大师的生活，那得需要一辈子的时间。但他们还是喜欢沉浸于谈论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中。

他们俩用混合的语言进行谈论，双方主要是用法语，可是他的每句话要么以结巴英语结束，要么以德语收尾，而她呢，则是想到什么语言就用什么语言来结束。她对这种谈话特别感到开心。这种交谈的表达方式稀奇古怪，各种各样的双关语，还有很多含糊却有饱含暗示的词语随时涌出。用三种不同色彩的语言谈话让古德兰浑身产生了一种兴奋的感觉。

他们俩在整个谈话过程当中，犹豫不定，一直在绕圈子。没有说明白他们心中如火的激情。他想表达出他的激情，但又有点不太情愿。她也想说，但又怕说得过早，就无限期地推迟着。因为她对吉拉尔德仍然有一种恻隐之心，和他仍然有些瓜葛。最为重要的是，她不能够忘掉过去他俩的缠绵。由于那些曾经发生的事，她感到自己被一条无形的绳索永远地和他绑在了一起——因为那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因为那天晚上他第一次走进她的房间，当时他带着那样大的激情，还因为……

慢慢地吉拉尔德对勒尔克产生了很厌恶的情绪。他根本不把这个人放在眼里，根本就轻视他。可是当他觉得古德兰的血管中已经渗入了那个家伙的影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感到古德兰的血管中已经有了勒尔克的存在，感到勒尔克的影响在她的全身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吉拉尔德就是因为这个气得要发疯。“你为什么要和那个混蛋那么亲热？”他问道，心中的确是搞不明白，因为他自己是一个顶呱呱的男子汉，他看不出在勒尔克的身上有什么非常重要或吸引人的东西。吉拉尔德希望能从勒尔克身上找到英俊或高人一筹的东西，好来解释他会赢得一个女人的好感的原因。但是，在他身上连这类东西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只有好像虫子一样的让人恶心的形象。

古德兰的脸涨得很红。对于这种攻击她是永远都不可以原谅的。

“你是什么意思？”她回答说，“天啊，真感谢上帝我没有嫁给你。”

她那轻蔑的嘲笑的口气刺痛了他。他一时间气得讲不出话来，很快他就镇定下来。

“告诉我，只要你告诉我，”他很生气地坚持道——“告诉我他的哪一点迷住了你？”

“我没有被他迷住。”她说，显得十分冷漠和坦然。“不，你被他迷住了，你被他那条干瘪的毒蛇给迷住了。就像一只惊呆的小鸟，眼见就要掉入他口中。”

她看着他，气得脸色发青。“我不想让你来对我说这说那。”她说。

“你想不想无所谓。”他回答说，“这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你就要掉下去，拜倒在那个小子脚下。我并不想阻拦你——去吧，去掉吧，亲吻他的脚趾吧，不过，我只想弄清楚是什么这样迷住了你——是

什么？”

她紧闭着嘴，心中大怒。

“你怎么敢来对我这么大发脾气？”她大嚷道，“你怎么敢，你这个小土豆，你竟欺侮我。你有什么权力这样对我，你有没有想过？”

他脸色发白、泛着光。她知道自己在他的控制中，这已从他的眼光中看出了——这条恶狼。因为她在他的掌握之中，她就对他十分怨恨，她觉得很奇怪，她的这股仇恨的力量怎么就没有杀了他。她已在心中把眼前的这个他杀死了，完全抹去了。“这不是一个权力问题，”吉拉尔德说，接着坐在了椅子上。她注视着他身体的变化，她看到他那弯曲的身体好似入了魔一样地在机械地运动着。她对他的恨夹杂着一种极度的轻蔑。“这并不是一个我对你有什么权力的问题——我尽管对你有着某种权力，记住，——我想知道，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会对那个地位低下的雕塑匠那么有好感，是什么让你像一个很可怜的小爬虫一样地拜倒在他的面前，我想知道你所追求的是什么？”她靠着窗户站着、倾听着，接着，她转过身来。

“是吗？”她说，口气很自在，声音却十分锐利，“你想知道他身上有什么吗？因为他能理解一个女人，因为，他一点都不笨。就是因为这个。”

一种古怪、狰狞如野兽一样的笑容露在了他的脸上。“但是那又是如何理解的呢？”他说，“一只跳蚤的理解，一只嘴巴尖尖的跳蚤，你为什么要可怜兮兮地趴在地上，乞求着跳蚤的理解呢？”

古德兰的脑中显出布莱克对一只跳蚤的灵魂的描述。她想把这放在勒尔克身上。布莱克也是个小丑，但是有必要先来回答吉拉尔德。

“你不认为一只跳蚤的理解要比一个傻瓜的理解更有意思些吗？”她问。“一个傻瓜！”他重复一遍。

“一个傻瓜，一个自以为是的傻瓜——一个 Dummkopf（德语：笨蛋）。”她说。

“你是指我是个傻瓜？”他说，“哼！我宁愿作一个傻瓜，也不愿意作楼下的那只跳蚤。”

她盯着他。她对他身上的一种呆板、盲目和傻乎乎的神情感到讨厌，心里有一种压抑感。

“你最后的那句话彻底地露出了你的真面目。”她说。他坐在那里，有些迷惑。

“我应该马上离开了。”他说。

她转向他。

“记住！”她说，“我和你以后完全各不相干——绝对地，你安排你自己的事，我做我的。”

他在深深地回味这句话。

“你是指从现在开始，我们俩成为陌生人了吗？”他问道。她犹豫了一下，脸涨得通红。他在给她设圈套，趁着她没有什么准备时，让她回答，她转身对着他。

“陌生人，”她说，“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想离开我，那么，我希望你能明白，你有绝对的自由那么做，一点都不用替我考虑。”

她的话有一种她仍然需要他，仍然依靠他的感觉，尽管这种意味那

么微小，但是那还是足以激起他心中的激情。他坐在那儿，觉得自己身体有点儿奇怪，那火热而又熔化的热流不自觉地流遍了他全身的血管。在它的束缚中，他的心在呻吟。但是他还挺喜欢这种热流，他两眼放着光地看着她，心中在等待着什么。她马上就明白了，不禁打了个冷颤。他怎么还用这样明亮热烈而又期待的目光来看着她呢？他们俩之间说过的话，还不足以让他们各奔东西永远不再相见吗？可是，他却心潮澎湃地在期待着她。

那让她感到迷惑。她把头转向一边说：

“我会随时告诉你，如果我改变了什么主意的话。”说完这些，她走出了房间。

他忧虑地坐着，十分失望地蜷缩成一团，这种心情好像在慢慢地抹去他的知觉。可他那种没有意识的忍耐力却在减弱。他一动不动地坐了很长时间，没有思想、没有感觉。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下楼去和一个学生下棋去了。他神情很开朗，带有一种让古德兰特别不安的表情，十分自在，这让她对他既害怕又厌恶。

就在这以后，勒尔克开始问起她个人情况了。他以前从来没有和她谈过个人的问题。

“你的确是没有结婚，是吗？”他问。

她双眼注视着他。

“肯定没有。”她一字一句地说。勒尔克笑了，他的脸让那一条条皱纹弄得样子很怪。他的前额有一缕头发。她注意到他的皮肤。他的手和手腕很洁净，有些棕红色，他的手指头很细长，似乎很擅长抓到什么东西。他看上去很像一只蜂鸟，是那么洁净，呈棕红色，让人觉得很奇怪。

“很好！”他说。

他要想进一步说下去的话，还需要一点勇气。

“伯基夫人是你的姐姐吗？”他问。

“是的。”

“她结婚了吗？”

“她结婚了。”

“那么，你的父母都还在吗？”

“是的，”古德兰说，“都还在。”

她又把自己的情况简洁明了地告诉他。他一直很好奇地注视着她。

“噢，这样！”他稍微有点惊讶地大声说，“那位克瑞奇先生很有钱吗？”

“是的，他很富有，他是个煤矿主。”

“你和他的友谊持续了多长时间了？”

“好几个月了。”

一阵沉默。

“是的，我很奇怪。”终于他开口说道，“英国人，我认为他们都很——冷漠。等你离开这儿时，你想做什么？”

“我想做什么？”她重复说。“是的，你不能再回去教书，不能——”他耸了耸肩——“那是不可能的，把那留给只懂得这一行的 Canaille（法语：下等人）去做吧。而你，就你的能力而言——你知道，你是个

十分出色的女人 eine seltsame Frau（德语：一个不同凡响的女子）。为什么要否认呢？——干嘛要对此提出疑问呢？你是个很特别的女子，你为什么要去跟那些普通人一样，过普通的生活呢？”

古德兰坐在那儿看着自己的手，脸红了。她很高兴他这么说，这么坦率地讲她是个出众的女子。他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奉承她——他生来都不带有偏见，很有主见。他这么说，和他说一件艺术品是与众不同的一样是一个道理。因为他明白那是事实。听到他这么讲，她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别的人都热衷于按照一种规矩，一种模式来办事，在英国，作一个平凡的人是一种时尚，而现在她的所为是非凡的，这对她来讲是一种慰藉，从此以后，她就不再为为了世俗的一些规矩而感到烦恼了。”“你知道，”她说，“我一分钱都没有。”

“哼，钱！”他大声说，耸起肩，“一个人长大了，到处都会有钱让他来用，只有小孩子才会缺钱花。别总考虑钱的问题——那还不是伸手即来的事吗？”

“是吗？”她说着就笑了。

“总是这样的，如果你向吉拉尔德要的话，他就会给你一笔——”

她的脸一下子就胀得通红。

“我会向别人去要，”她有些困难地说，“——但决不是他。”勒尔克很紧地盯着她。

“很好。”他说，“那就是向别人要呢。只要别回英国，别回那个学校，不，那可是太愚蠢了。”

又是一阵停顿。他有些害怕直接地提出要求让她跟他走，他甚至不太肯定自己是不是需要她，而她呢，也很害怕他提出这个要求，他很吝惜自我隔绝的状态，即使是让他和别人共同享用一天他的生活。他也感到特别舍不得。

“我知道的其它地方只有巴黎。”她说，“我不能忍受那个地方。”

她睁着她那大大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勒尔克，他低下头去，躲开她的目光。

“不，别去巴黎。”他说，“在那里不是推崇爱情，就是信仰什么新主义或者寻找什么新的救世主。一个人每天总是这样。还不如去骑旋转的木马，到德累斯顿吧。那儿有我的一个雕塑室——我可以给你工作——嗯，那是十分容易的，我还没有看过你的任何作品，但是我很相信你，来德累斯顿吧——那是个生活起来比较舒服的城市，在那儿生活，你会很满意的，那儿什么东西都有，只是没有巴黎的愚昧和慕尼黑的渺小。”

他坐着，冷漠地看着她。最让她喜欢的就是，他像对自己一样纯真而坦诚地和她说话。他是一个艺术方面的同行，首先是她的同伴。”

“不要去巴黎，”他继续说道，“那个地方让人恶心。呸——爱情，我憎恶它。爱情，爱情——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我都憎恨它，女人和爱情，那是最无聊的。”他大嚷道。

她有些生气。但这也是她自己的感觉。男人和爱情——也是最没有意思的。

“我的想法也一样。”她说。

“一种乏味的事。”他又说了一遍，“我戴这顶帽子和那顶帽子都

无所谓，爱情也是一样的。我戴某一顶帽子，只是为了方便，同样也是为了方便而需要爱情，我告诉你，夫人——”然后他的身体靠近她，接着很奇怪地挥了挥手，好像把什么扔在一边，“小姐，别在意——我告诉你，我愿意放弃一切，所有一切，包括你的所有的爱，来结成一种精神上的小小的伴侣关系——”他的眼睛眨了眨，向她发出一种隐秘而阴险的目光，“你理解吗？”他问道，露出一丝笑容，“只要那个女人能够理解，不管她是一百岁还是一千岁我都不在乎——对我来讲都是一样。”他双眼很快地一眨。

古德兰又很恼火了，那么，他不觉得她长得很漂亮吗？她忍俊不禁地笑了。

“我还需要等八十年才能达到你的要求。”她说，“我长得很难看，是不是。”

他用一个艺术家的敏锐的拥有鉴赏力和判断力的眼光打量着她。“你长得很漂亮。”他说，“我为此而感到高兴。不过，这可不是原因——不是这个。”他大声说。他那种强调的语气让她心中很高兴，“而是因为你有一种智慧，一种理解力——而我呢？我又小又弱，很不足道，哦，可别要求变得英俊、强壮，那就是我，”——他很奇怪地把手指放在嘴上——“就是这么个我在寻觅我的情人，就是这个我在期待着你做我的情人，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特别的智慧成双成对——你能理解吗？”

“是的。”她说，“我理解。”

“至于另外一个，那个爱情——”他把手一甩，好像要把很讨厌的东西扔掉一样——“不太重要，那不重要，我今天晚上喝不喝白葡萄酒，有什么关系吗？这无关紧要，所以这种爱情，这种 *baiser*（法语：接吻）也是这样，有或没有，今天，明天或永远没有，都是一样，无所谓的一一和喝不喝葡萄酒一样。”他说完以后，头很奇怪地低下去；表示强烈的否定。古德兰在很认真地盯着他，她脸色很苍白。

忽然，她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的确是这样。”她热烈地大声叫道，“我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理解才是最为重要的。”

他抬起头来看着她，几乎是带着惊慌躲闪的神情，接着，他有些不太高兴地点点头，她放开了他的手，但是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们很沉默地坐着。

他忽然抬起头，用他那自大的预言家的眼光看着她，说，“你知道吗？你的命运将会和我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一直到——”他猛地又停住了，做了个鬼脸。

“一直到什么时候？”她问道，脸上没有血色，嘴唇也发白，她对这种不祥的预言极为敏感。可他只是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

吉拉尔德直到夜色降临的时候才回来。他没有在四点钟赶回来和她一起喝午茶。雪正好厚得可以滑雪。他自己一个人，套着滑雪板在白雪覆盖的山坡上滑了很长的路。他爬到了山上，爬得特别高，能看见五英里之外的山顶的关口，可以看见“圣母小屋”——一家座落在关口顶峰的小旅馆，半埋在积雪之中。还能看见远处深谷的对面是一片昏暗的松林，可以从那条路回家。可是一想到家他就直恶心，甚至发抖。他可以

从那儿滑下去，至关口下面那一条古老的帝国大路上，不过，为什么要到大路上去呢？一想到要回到这个现实世界中，他就浑身不舒服。他需要永远在这雪中呆着。他独自一个人是多么开心，独自一个人在高高的山上如飞一般地滑雪，掠过覆盖着的发着光彩的雪层下的黑色岩石，飞向远方。

但是他感到心中有一种象冰一样的东西在冻结，身上那坚持了很多天的奇特的忍耐力和单纯的气质正在慢慢地消失。他又要成为那可怕的激情的痛苦的牺牲品了。

所以，他十分不情愿地下了山，向在两座山峰交界处的山谷中的房子滑过去。他看到了房子里灯光昏暗，便停下不前，希望自己进去不要看到那些人，听到那些吵闹的声音，感觉人群当中那种混杂味。他的心灵是紧闭的，好像心脏是在真空管当中，或者纯净的冰壳之中。

就在那时他看到了古德兰，心中猛地愣了一下。她显得气质不凡，雍容华贵。此刻她正冲着那个德国人在笑。他心中突然有种欲望，想杀掉她。他心里想，杀了她该是一种多么大的肉欲上的满足啊。整个晚上，他一直心不在焉，总在想着积雪和激情。他的脑中一直在想着要能掐死她该是一种多么大的肉欲上的满足啊，把她生命的火花一颗颗地掐灭，掐得她永远动弹不得，软软的，松松地在他的双手中软肉一般地躺着，完全死了。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永远而且最终占有她，那将是多么大的肉欲的满足啊！

古德兰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像平时一样平静而温和。他那种亲切的样子反而让她对他产生了冷酷的心。

她来到他的房间，他已脱掉外衣。她没有注意他看着她的时候所露出那种完全因为憎恨而引起的奇异而又兴奋的目光。她站在门边，一只手放在身后。

“我一直在考虑，吉拉尔德，”她说，冷漠的语气中带着无礼，“我不应该回英国。”

“哦，”他说，“那你要去哪儿？”

但是她没有理会他的问题。她要把自己的话很有条理地讲出来，她必须把已经想好的话说出来。

“我看不出回去有什么意义。”她接着说，“你和我之间的关系已经结束了——”

她停下来，等着他开口说话。但是他什么也没说。他心中在想，“结束，是吗？我想一定是结束了。但是还没有结束，别忘了还没完。我们一定要用某种方式来最后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有一种结局，一种最终的解决措施。”

他心中这样自语道。但是，他嘴上却什么也没说。

“过去的都已过去了。”她接着讲，“我不后悔任何事情，我希望你也不后悔。”

她等着他说话。

“噢，我不后悔任何事情。”他很随和地说。

“那太好了。”她说，“那太好了，我们都毫不后悔了，就是该这样。”

她停了下来，整理思路。

“我们的尝试失败了。”她说，“不过，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再试试。”

他的心中隐约地又冒上了怒火。她好像是在故意地逗他，惹他发火。她干什么要这么做呢？

“什么样的尝试啊？”他问。

“做情人的尝试，”她回答说，略微有些不好意思，但是好像她并不把讲这事当成什么重要的事。

“我们俩成为情人已经失败了吗？”他大声地又说了一遍。他内心中自言自语地说：“我必须马上杀了她。现在只有一件事我需要做，那就是杀了她。”一种一定要把她置于死地的欲望完全占领了他的整个心灵。而她对此却一点都没有察觉。“不是吗？”她问道，“你认为这难道是一种成功吗？”这个无礼的问题所包含的侮辱又让他全身的血液都胀了起来。

“在我们的关系当中，也有一些成功的成分，”他回答讲，“结果——这，这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但是，在他说出最后那句话时，他停了停，甚至在他讲这句话之前，他都不清楚他要讲什么，他知道那是决不能成功的。“不，”她回答说，“你不会爱！”

“你能吗？”他问道。

她的那双圆圆的黑眼睛好像两个幽幽的月亮在看着他。

“我不能爱你。”她毫不掩饰地对他讲出了真情。

他的头脑中扫过十分夺目的闪光，他浑身却在震颤。他的心中燃有一团烈火。他的意识已经进入到他的手腕上，到了手中。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欲望，那就是要杀她而不能够自制的欲望。他的手攥得紧紧地，只有当手在她的脖子上合拢的时候，他才会满足。然而，还没等他转过身子对着她，她的脸上有一种顿时醒悟的十分狡猾的表情，一眨眼她已经跑到了门外，她快如闪电地冲入了自己的房间时，把自己反锁在屋中。她心中特别害怕，但却很有信心。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在悬崖的边缘上打着颤抖。可是，她对自己的立足之地却有一种十分奇特的自信心。她知道她的聪明智慧会战胜他的。

她站在房间里，十分激动地不停地打颤，她明白自己最终可以战胜他，她可以凭借自己清醒、聪明的头脑。但是现在，她也清楚这是一场非常严峻的搏斗。一不注意，就有可能死在他的手上，她有一种既紧张又兴奋的病态的情绪，这就是一个人面临着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的危险，而并不向下看，不承认害怕的时候所具有的那种感觉。

“我后天就要离开这儿，”她自言自语道。

她只是不想让吉拉尔德认为她是害怕他，认为因为她怕他才逃走了。可是她一点都不怕他。她知道，逃避开他的人身侵犯只是她的一种防卫措施。不过，她甚至都不害怕他的人身侵犯。她想要向他证明这一点。一旦她证明了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她都不会害怕他，一旦她向他证明了这一点以后，她就远远地离开他，永远地。可是同时她也明白他们俩之间的斗争虽然是很可怕的，但并没有什么决定意义。她想建立起自信心，虽然她会遇到很多的威胁与困难，她都是不会被吓倒的。他既不能够吓倒她，也不能够控制她，更不能够对她使用任何权利。她

要一直地坚持下去，直到她证明了这一点。一旦这一点被证明了，她就永远地摆脱开他了。

但是，她还没有向他或者向自己证明这一点呢，这就是之所以她仍然没有脱离和他的关系的原因。她受控于他，她不能够超越他而生活，她在床上坐着，身上裹着被子，脑子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思前想后，一直这样呆了几个小时，却好像什么思路都没有。

“看起来他并不是真正地爱我，”她自言自语地说，“他不是，他希望他所遇到的每个女人都爱上他，他甚至并不知道他在这么做，但是，那就是他，在每个女人面前，他都要展示出他那男性的魅力来，表现出他极大的欲望，他希望每一个女人都能知道，和他相爱，那将是最美妙的事。他故意地不去搭理女人，这是他用的一种小把戏，他可从来不会不去注意女人的。他本应该是一只小公鸡，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可以在五十只母鸡——他的部下面前耍一耍威风。但是，真的，我的确对他这位唐璜没有了兴趣。我若扮演起女唐璜会超过他的唐璜无数倍，他很让我厌烦，你知道，他的男子汉的气概很让我厌烦，再没有比这更加愚蠢的了。他生来就那么傻，这么自以为是。真是这样，这些男人自以为是地不可救药了。这真是让人感到很可笑——这些神气的家伙们。

“他们都差不多一样。看着伯基，他们浑身上下除了有自负的骨头和肉，还有什么？的确，只有他们那滑稽的局限性和内部的空虚才会让他们这么自以为了不起。

“至于勒尔克，他的内心却比吉拉尔德要充实千百倍，吉拉尔德受了那么大的局限性，他已经到了头。他只会古老的石磨上永远地磨下去。其实，根本没有任何谷粒在两个磨石之间，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磨了，可见他依旧在磨啊磨——提着同样的东西，相信着同样的事情，做着相同的事情——噢，我的天啊，就这样下去的话，连石头的耐性也会最终被磨光的。

“我并不是崇拜勒尔克，可无论如何，也是个十分自由的人，他不会死死地坚持着自己男性的自负。他并没有安分守己地在磨那古老的石磨。哦，天啊！我一想到吉拉尔德，我一想到他的工作——那些在贝德欧佛的办公室，还有那些矿井——我的心中就直恶心。我和那些有什么关系！——他还自以为可以成为一个女人的情人呢！一个人还不如去找一个很自满的电线杆当情人更好呢。这些男人，靠着他们的永久的工作——他们那上帝的永久的石磨，连续不断地空磨着！太让人厌烦了。我怎么会看上他呢！

“至少在德累斯顿，一个人可以把所有这一切都抛于脑后，可以找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去做。如果去看看艺术体操的表演，看着法国的歌剧和戏剧，是满让人高兴的，去感觉一下德国艺术家的生活也会十分开心。而勒尔克是一名艺术家，一个自由的人。在那儿一个人可以避免那么多很可怕的、让人生厌的重复，看不见那些很俗气的言行的重复，这可是件最重要的事。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在德累斯顿找到永远的灵药，我不能这样自己骗自己。我知道那是不大可能的事。但是我可以离开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熟人、自己的这个和自己的那个。我将把自己安置于那些没有自己的财产、没有自己的家和仆人的人当中去，安置于那些没有名气和地位，没有身份、并不属于哪个范围的人当中去。哦！上帝

啊！这种复杂的人使一个人的脑子如钟表一般地在不停地运转，机械，单调，没有任何意义。我是多么憎恨生活啊！我是多么憎恨啊！我是多么地恨象吉拉尔德这样的人！他们一点花样都不会改变。

“肖特兰兹！——天啊！想想看要住在那儿，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再一个星期。

“不，我不愿去想这件事——那让人太受不了——”

然后，她忽然停下来不去想了，很害怕。她不能再忍受下去了。

她想到了日子一天接一天，这样如此机械地永远地交替下去。她不禁地心咚咚直跳，心中感到十分忧虑，时间滴答滴答的可怕的束缚钟表时针的快速转动，这个时间的永远的重复——噢，天啊！这所有都是那么可怕，而且没有任何逃避的办法，不可能逃避。

她几乎是希望吉拉尔德现在能够和她在一起，把她从那可怕的想法当中拯救出去。噢！她是受了多大的折磨啊！孤独地躺在那儿，面对那可怕的时钟，听着它那没有休止的滴答声，她是受了多么大的折磨啊！整个生命，她的整个生命都融入其中，滴答，滴答，滴答，接下来的便是钟表的敲响，然后又是滴答，滴答，指针也随着移动。

吉拉尔德不能把她从其中解救出来。他，他的身体，他的行动，他的生命——也是一样地在滴答作响，同样在顺着钟面作着移动，做着可怕的机械运动。他的亲吻，他的拥抱也是一样的，她可以看到在这其中的滴答、滴答声。

哈——哈——她对自己大笑着。其实，她心中感到特别害怕，想用笑声把恐惧赶走。哈——哈——，这可真让人发疯！是真的！是真的！

后来，她脑子转动了一下就想到了自己，她怀疑，如果一大早爬起来看到自己的头发变白了，会不会感到惊异。她已感到头发一直在变白，因为承受不了那沉重的思想负担，可是她的头发仍然和以前一样呈出棕红色，她还是依旧，有一副健康的形象。

也许她还是很健康的，也许只因为她的健康的身体，她才能够面对客观事实。如果她有点病，她可能会产生一些幻觉和想象力。既然这样，她就没有办法逃避，她必须要亲自看到并且明白这些事情而不能逃避。她只能面对着生命的钟面。她转过身去，就像在火车站一样回身看看书摊，她仍然通过后背看到那个钟，仍然会看到那张总是洁白的大钟的表面。她再努力地去翻书页或是做小塑像都是没有用的。她知道自己并没心思去看书，她没有去真正地工作，而是在看着指针在那个钟面上十分机械而单调地永远地运动着。她从来没有真正地生活过，而只是在观察。实际上，她自己就像一只小时钟，对着巨大的永恒的时钟——她就是这个样子，就象高贵面对无耻，或者无耻面对高贵。

这种场景让她很高兴。难道她的脸不就像一个钟面吗？——又圆又白，没有什么表情？她本来起床以后会去照镜子，可是一想到自己的脸就如一个十二个小时的钟面，她就感到极度害怕，赶紧去想点别的事情。

噢！为什么没有人给她温暖？为什么没有人拥她入怀？把她紧紧地搂在胸前，给她以安宁，纯洁的，深深的能够恢复健康的安宁呢？噢！为什么没有人搂抱着她，使她觉得安全，舒服，让她沉入梦乡呢。她是那么渴望能在别人怀中甜甜酣睡。她总是在没有人保护她的情况下睡觉。没有人保护她，没有安全感，心事重重地睡觉，哦，她怎么能够忍

受住这无尽的重负，这种永久的负荷呢。

吉拉尔德！他能把她搂在怀中，保护着她睡觉吗？哈？他自己还需要别人帮他睡眠呢——可怜的吉拉尔德，这个也就是她所需要的，也许他的激情，他对她的从来不满意的情欲的秘密之所在就是她让他入睡。让他来得到安息。这又怎么样呢？她是他的妈妈吗？她希望要一个孩子吗？她每晚需要给这个情人喂奶。她讨厌他，她很讨厌他。他的心变得十分硬了。这个夜里哭喊的婴儿便是这个唐璜。

哦，但是她是多么憎恶这个在夜里又哭又叫的婴儿啊！她会很高兴地把它弄死。她会如海蒂·莎勒尔一般把它给闷死，埋掉。海蒂·莎勒尔的婴儿一定是在半夜里又哭又闹的——毫无疑问，亚瑟·多尼托恩的婴儿亦是如此。哈哈——这个世界上的亚瑟·多尼托恩们，这些吉拉尔德们。白天，他们显得一股男子汉的气派，而晚上他们则是啼哭不停的婴儿。让他们变成机器吧。就让他们去变吧，让他们变成工具，纯粹的机器，纯粹的意志。好像时钟一样在旋转。永恒地重复着运转下去吧。让他们就这个样子，让他们全身都沉浸于工作当中，完全成为大机器的组成部分，迷糊着，永远地重复着。让吉拉尔德去管理他的公司去吧。那样的话，他便可以感到很满足，就象是一辆单轮小车一天到晚在一块木条上来回地转——那东西她见过。

那单轮车——只有一个蹩脚的轮子——那个公司。然后还有双轮手拉车，四轮货车，八轮辅助机车，十六轮卷扬机，以此类推。一个矿工就负责上千个轮子，一个电工负责着三千多个轮子，一个井下负责人管着两万多个轮子。一个总管则负责十万个永远在转动的轮子。而吉拉尔德则拥有上百万个轮子、齿轮，以及轮轴。

可怜的吉拉尔德。他竟是由这么多的小轮子组成的！他要比一块十分精密的钟表还要错综复杂。可是，天啊！这是多么没意思啊！多么无聊啊；老天啊！苍天在上！一块极为精密的手表——一只甲壳虫——只要一想到这些，她就厌恶地连灵魂都要昏过去了。有这么多的轮子要来数，要来想，要来计算！足够了！足够了——人们来应付复杂的事物的能力总是要有一定限度的——也可能没有限度。

同时，吉拉尔德坐在自己的房间中看书。古德兰走了以后，他的欲望受到了阻碍，呆呆地在床边坐了将近一个小时。他的头脑中不时冒出一阵阵的想法。可是，他坐在那里没有动，他的头低在胸前，呆坐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来，意识到自己该上床了。他觉得很冷。很快他便在黑暗中躺下了。

但是，黑暗是他所最不能忍受的。这凝聚的黑暗迎面向他逼近，真快让他疯了。所以他起来把灯点上，他坐了一会儿，直视着前方，愣愣地。他根本没想过古德兰，他什么东西都没有想，一片空白。

后来，他忽然到楼下去拿一本书，每每当他不能够入睡的时候，他对黑夜的来临总感到惊慌害怕。他明白，他没法忍受这么整夜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整夜吓得不敢看手表的情况。所以，他坐在床边看了好几个

英国作家乔治·爱略特小说《亚当·比德》当中的女主人公，她受了多尼托恩的引诱，怀孕分娩，在十分绝望中弄死了自己的婴儿。

小时的书，像一个雕像一样。他的头脑十分敏捷，阅读速度很快，可是他却什么都没有理解。在这种僵硬的没有意识的状态中，他整个晚上都在读，直到第二天清晨。因为精神上的疲乏和厌恶，主要是对自己的厌恶，他睡了两小时。

然后，他起床了，觉得浑身都是力量。古德兰几乎没有跟他说话。只是在喝咖啡的时候对他讲。

“我明天就要走了。”

“为了面子，我们俩一起出发，等到了因斯布鲁克再分开，怎么样？”他问。

“也可以。”她说。

她在喝咖啡的时候说出了这个“也可以，”在说话的时候她的吸气声令他觉得很恶心，他马上站起身走了。

他去为明天的出发做了些准备工作和安排。接着，他带上吃的，就去开始他这天的滑雪了。他对维尔特说，也许他会登到山顶上的“圣母小屋”旅馆，也许到下面的村子去。

对于古德兰来讲，这一天就好像是春天一样地满是希望。她觉得自己很快就要摆脱束缚了。一股新的生命的泉水在她的身上升腾。她很自在地准备着行李，浏览一本本的书，把每一件衣服都试穿一下，对镜子照照，这些都让她心情舒畅。她感到她即将获得新生。她象一个孩子一样开心，她那温柔而丰满的身体，那愉快的神情，让每个人都认为她魅力十足，楚楚动人。但是，在这一切的下面却隐藏着可怕的死亡。

她并不想让每一件事都成为现实。她忽然有一种希望，明天的旅途过程中会出现一个让人意外的事情，从而把她推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去。因此，虽然她想和勒尔克一起最后去一趟雪地，但他并不很想认真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一件正经事。

而勒尔克并不是个很严肃的人。他那顶鹅绒帽子让他看起来圆圆的像一只栗子。他那棕色的鹅绒帽边在他的耳朵上忽闪着，一缕稀稀的黑头发很顽皮地在他那又圆又黑的淘气的眼睛上飘拂。那张小脸上闪亮而透明的红棕色的皮肤皱巴巴的，一副怪样。他看起来如一个奇怪的小大人，又像一只蝙蝠。但是他的身上穿着一套带绿色的衣服，显得既矮又小，形状很奇怪，显得很特别。他为两个人带上了雪橇。他们两人十分艰难地走在耀眼的雪坡上，白雪很强烈地映着他们俩冻得都几乎已麻木的脸。他们在一起的玩笑和妙语都说不完。他们可以根据很多种语言胡编乱造。一路上总在笑着，对于那些胡编的东西，他们都还认为不错。他俩格外高兴，一路上都充满了多样的幽默和胡编的瞎话。他们的心中在做出充分的反应的同时，也迸发着火花。他们在尽情地玩着一个纯粹的游戏。他俩想把两人的关系保持在一种游戏的水平上，这是个多么美好的游戏。

勒尔克并不十分看重滑雪橇。他并不象吉拉尔德那样对滑雪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激情，勒尔克把雪橇一推，让它像一片飘在空中的叶子，疯狂地滑下去。在一个转弯的地方，他俩翻倒在厚厚的雪上，他们一直等到自己从白得厉害的雪上爬起来，身上一点损伤都没有，才开始开怀大笑起来，像是淘气王一样互相挖苦嘲笑。她知道如果心情好的话。他会像是在地狱中漫游一样地说一些嘲讽的笑话，她很欣赏这些。这好像

让人从现实的烦恼中摆脱出来。超脱了很多想不到的乏味的生活。

两个人自由自在，痛痛快快，没有烦恼，不管时间地一直玩到太阳西下。后来那小小的雪橇忽然一转，不动弹了。“等一下！”他忽然说道，接着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个大的保温瓶，一包饼干，和一瓶烈酒。

“嘿！勒尔克，”她喊起来，这主意太妙了！真让人 *comble de joie*（法语：高兴之极）“什么酒？”

他看看酒，脸上露出了笑容。

“Heidelbeer（德语：越橘）”他说。

“是雪中的越橘作成的，你难道没有看到它好象是从雪中给提炼出来的吗？你能——，”她在瓶口闻了几下——“你能闻得出越橘的味道吗？太香了！好像真是能够从雪里闻得出那股香味一样。”她在地上轻轻地跺着脚。他伏下身子，吹了一声口哨，又把耳朵贴在雪上。这时他那双往上看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哈！哈！”她大笑着，她的情绪高了起来，因为他用那种奇怪的办法来取笑她的荒唐的语言。他总是拿她开玩笑，讥讽她。可是他对她用荒唐的话取笑的方式却更加让她觉得荒唐可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除了大笑和觉得很自在以外，还能有什么感觉呢？

她能感觉到，他们两人那如银铃一般的笑声回响在那冰凉的静止的暮色中，在这银色的世界中，远离开世俗，尽情地大闹，是多么美妙的事啊！

她喝了一口热咖啡，咖啡的香气飘散在他们的周围。就好像蜜蜂萦绕在鲜花的周围。在这冰雪世界中，她品着越橘酒，嚼着又冷又甜的奶油饼干，所有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妙，在这静静的雪国中，在这四周的暮霭中，所有的东西，吃起来，喝起来，闻起来，听起来，都是那样的完美。

“你准备明天走吗？”终于，他开口讲话了。

“是的。”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这时暮色好似在它那宁静的、正在关闭的苍茫中升得越来越高，升到了眼前的那无际的天空中。“Wohin（德语：去哪儿）？”

这是一个问题——去哪儿？Wohin这个词是多么可爱，她从不想到得到答案。让它永远这样响下去吧。

“我不知道，”她微笑地看着他说道。

他看到了她的笑容。

“一点都不知道？”他说。

“一点都不知道。”她重复了一遍。

又是一阵沉默，他好像兔子在吃草一样特别快地嚼着饼干。“但是，”他笑着说道，“你要买到那儿去的火车票呢？”“哦，天啊！”她大叫起来，“还需要买火车票啊。”这是个打击，她好像看到了自己在火车站的售票口在买票。过了一会儿，她有了种能让自己宽慰的，她十分自由地呼吸。“但是，一个人不必要去。”她大声说。

“当然不必要。”他说。

“我是说，一个人不用偏要去票上写的地方。”

这一下让他心动了。一个人可以买票，为的是不到票上所写的地方

去。这人可在中间下车，这样就不用去原来的要去的地方。他从其中知道了一个道理。这可是个不错的主意。

“那就买一张去伦敦的票吧，”他说，反正你不会到那儿去。”“对。”她回答说。

他往镀锡的罐中又倒了些咖啡。

“你不会告诉我。你想去哪儿吗？”他问她道。

“是真的，”她说，“我真不知道，这得由风往哪个方向吹来决定。”

他略显疑惑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噘起嘴，好似风神一样地吹着雪屑。”

“风往德国的方向吹。”他说。

“我想是的。”她笑道。

忽然，他们发现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模糊的白色人影，是吉拉尔德。古德兰的心十分惊恐地怦怦跳着，这是发自内心的惊恐。她站起了身。

“他们告诉我你在哪儿，”吉拉尔德说，那声音好像是一种判决，从茫茫的夜幕中传了过来。

“天啊！你来这儿简直像个幽灵。”勒尔克惊奇地说道。吉拉尔德没有回答。对他们两个人来讲，他的出现是那么奇怪，好像个幽灵。

勒尔克晃了晃暖瓶，接着又把瓶子倒过来对着雪地。就只看到滴出几滴棕色的水珠。

“没有了！”他说。

在吉拉尔德看来，这个德国人那瘦小而又奇怪的身体，是那么清晰可辨，好像是在望远镜中看一样，他特别讨厌这个身材矮小的人，他希望能有人把他干掉。

勒尔克接着又摇着饼干盒子。

“还有些饼干。”他说。

他坐在雪橇上，伸出手把盒子递给古德兰，她随便摸了一下。拿出一块，他原意还想给吉拉尔德，可是吉拉尔德脸上显出一副不愿意接受的神情，勒尔克只好把盒子放在一边，然后他拿起小瓶子，对着亮光。

“还有一点酒。”他自言自语说。

忽然，他十分殷勤地举起瓶子，身体用一种很古怪的姿势靠向古德兰，嘴中用德语低声说道：

“小姐，干杯——”

接着听到“啪”的一声，瓶子被打飞了，勒尔克吓得身子向后一缩。三个人都站在那儿，浑身颤抖，神色紧张。勒尔克转过身来对着吉拉尔德，那闪着光的脸上现出了一副凶狠的神色。

“干得好！”他讽刺地，忿忿地说，“你真是够厉害。”刚落下话音，他又十分滑稽地坐在雪地上。因为吉拉尔德一拳打在他脑袋的一侧，但是，勒尔克马上重振精神，站起来，浑身颤抖。他两眼紧紧地注视着对方，他的身子十分软弱，而且不稳，但两眼中却露出凶狠，讥讽的眼光。

“Vive le heros, vive (法语：英雄万岁)——”但只见他身子又一缩，因为吉拉尔德的拳头再次如黑色的闪电般地打到了他头的另一侧，把他像根烂稻草一样地打到一边去。但是，古德兰上了前来，她提

起拳头，向下猛地一击，十分有力地打在了吉拉尔的脸和胸口上。

一股巨大的震惊好像是空气爆炸了一样，强烈地冲击着他，他的灵魂惊异地大大地敞开了，感到一阵阵心痛。然后，他的灵魂又笑了。他回转身，伸出他那强有力的双手。终于，他要去摘取他所渴望的果子啦，他终于可以满足自己欲望了。他把古德兰的脖子掐在双手之中，这双手强壮而有力，她的脖子却是那样柔软，柔软得可爱，而且他也能感觉到她身体内那十分脆弱的生命之弦，他要把这根弦掐断，把它掐断，他能做到的。这是多么开心的事。终于，他得到了这么大的快乐！终于得到了这么强烈的满足！一种纯粹的满足感充满了他的灵魂。他看到她的脸上慢慢露出了没有知觉的神情，看到她的眼睛向上翻，她是那么难看！这是多大的快感，多么大的满足啊！这多么美好，嗨！多么美好啊！终于，这是上天所赐给的喜悦。他并没有意识到她的反抗和挣扎。在这样的拥抱中，这种挣扎就是她能引起对方情欲的一种挣扎。挣扎得越强烈，就越能让人感到强烈的快感，直到出现高潮以后，才转成低落，她的挣扎被制服了，她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柔软，越来越没有力气。

勒尔克从雪地上慢慢地爬起来，头昏眼花头痛得都站不起来。只有双眼还有些知觉。

“先生，”他说，用着那微弱的又惊又怒的嗓音：“你还不赶紧住手——”

吉拉尔的心头马上掠过一阵厌恶，格外恶心的感觉。这阵子恶心，这种想呕吐的感觉浸入到他的灵魂深处。啊，他在做些什么，他要让自己做到怎样才行！好似他格外地为她担心，所以才要杀死她，亲手结束她的性命。

一种虚弱感，一种可怕的松弛感，一种缓解充满他的身体，他全身软弱无力。他不自觉地伸开双手，古德兰无力地跪倒在地上。他需要看看吗？需要知道她怎么样了么？

他被一股可怕的虚弱感给攫住了。他全身的关节都变成了和水一样的。他好像在风中一样，呼呼悠悠，随风而动。

“我不想那样的，是真的。”这是他灵魂的最后忏悔。这时，他摇摇晃晃地爬上山坡，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精疲力竭，思想也若有若无，一点思路都没有。”我已经受够了——我需要睡觉。我已经受够了。”他觉得特别恶心，想呕吐，身体垮了。

他虚弱得很，可是却不想休息，他想一直这么走下去，一直走到尽头，永不停歇，一直到底，这是他所唯一有的全部的欲望。所以，他飘飘荡荡，没有感知，没有力气，什么都不考虑，只要能够坚持走下去就可以。

神秘怪异的暮色的光辉散射在天空中，这是一种红里带蓝的光线。寒冷也随着蓝色的黄昏落在了雪山上，在背后下面的峡谷当中，在那大片的雪层上，隐约可以看见两个很小的身影，古德兰好像一个死人一样跪在那里，勒尔克支撑着坐在她的旁边，就是这些。

吉拉尔一步一步踉跄地走向雪坡，在那蓝灰色的暮色当中，他不停地爬着，尽管精疲力尽，还是没有知觉地爬着。左边有黑黑的悬崖峭壁，还有大块大块滚落的山石，还有一条条雪带，堆积在峭岩上面和周围。一条条雪带模糊地镶嵌在黑黑的岩石中，而这一切却很静寂无声。

一点声音都没有。

让他觉得困难的是，一弯皎洁的月亮在他的左前方发射着光芒。那个让人感到痛苦的亮东西一直悬在那里，不断地放着光芒，没有什么可以逃离它的办法。他渴望着到达终点。——他已经完全受够了，不过，他还没倒下。

他咬紧牙关向上爬，有时还必须得爬过积雪已被风吹光的岩石。在这种大岩石上，他会觉得十分害怕，只怕会掉落下去，在这高耸着的山顶上，一阵阵的刺骨的寒风刮过，几乎要把他吹倒，可是，这里还不是终点，他还必须要继续向前走。他心中那股极大的厌恶感不允许他停下前行的脚步。

他成功地翻过了一条山脊，他可以看到前面隐约出现了另一个更高的山影，一座要比一座高。越向前，越高。他知道自己正顺着山路爬向山的顶峰，那儿是“圣母小屋”旅馆，到了背面，就是下坡路了。但是他的意识并没有完全地清醒过来，他只是想继续向前走，只要能走，就走下去。向前移动着，不断前进，一直走到结束为止。他已经完全不能够找清方向了。只凭着他还留有的本能，他的脚在寻找着滑雪板留下的印迹前行。

他在积雪覆盖的山坡上摔了一跤，这让他吓了一跳。他手中空空的，没有铁头的登山杖。不过，在他完全休息了以后，又开始在那透有一点亮光的夜色中前进了。天气太冷了，人都要被冻麻木了，他处于两个山脊之间塌陷的凹地中。所以他忽然转了个身子，他应该选择爬上另一座山岭，还是应该选择沿着洼地走下去？他那生命之弦已被拉扯得越来越细了！也许，他应该爬到山岭上去。积雪坚实而且纯洁，他就向前走着，雪中立着一个东西。他带着一种很朦胧的好奇心走过去。

这是一个半埋在积雪中的十字架。顶端的一块倾斜的罩子底下露出了一个很小的耶稣的受难像，他转过身走开去。有人想谋害他。他真害怕被别人谋害。但是，这种恐怖感却游离到了他的身体的外部，就像他自己的灵魂在身体外部一样。

但是，他为什么要害怕呢？这件事是注定了要发生的事情。他将要被别人谋杀，他惊慌失措地看着周围，看着厚厚的雪地，看到头顶上那晃动的苍白的斜坡的阴影，他注定是要被谋杀，他能感觉出来，现在，死神正在慢慢地向他逼近，这是无法逃避的。

耶稣，主啊！难道这是注定要发生的吗？——主啊！他能感觉到死神的双手正从天上降落下来。他知道他将被谋杀。他模糊地向前走着，两只手高高地举着，好像要摸清楚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等待着自己不能够移动脚步的时刻。等待着生命停止的时刻，但是生命还没有停止。

他已经来到这满是覆雪的空荡的山谷中，四周全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小路通向山顶，可是他没有知觉地无目的地走着。忽然，他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上，随着这一跤，他的灵魂崩溃了。立刻之间，他安息了。

第三十一章 尾声

第二天晨，当人们把尸体运回家中时，古德兰正把自己关在屋里。透过窗子，她看到人们抬着一个很沉重的东西，踩着雪过来。她坐在那儿不动，等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一会儿，就传来了敲门声。她打开门，一个女人站在那儿，十分虔诚地轻声说道：

“太太，他们找到他了！”

“他死了吗？”

“是的，——几个小时以前。”

古德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应该说什么？该有什么感觉？她该做些什么？他们期望她做些什么？她如丢了魂一般，呆呆地。“谢谢你。”她说。然后便把房门关上了。于是那个女人很生气地走开了。没有一句话，没有一滴眼泪——啊！古德兰太冷酷了。她是个冷酷的女人。

古德兰坐在她的房间里。她脸发灰，神情木然。她要去做些什么呢？她不能又哭又闹的，她不能改变自己。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不见任何人，唯一的想法就是逃开具体的事情。她只是起草了一份电报，通知了欧秀拉和伯基。

但是，在下午的时候，她忽然去找了勒尔克。她很恐惧地看了一下那通往吉拉尔德房间的门，无论怎样她都不想再进入那个房间了。

她发现勒尔克一个人坐在那儿，她径直走到了他的跟前。“这不是真的，是吗？”她说。

他抬起头来看她。一种苦笑掠过他的脸，他耸了耸肩。“真的？”他重复说。

“我们没有杀他？”她问。

他不喜欢她对他的那种态度。他很奇怪地耸了耸肩。“事情已经发生了。”他说。她看着他。他完全崩溃了，神情沮丧地坐在那儿，和她一样感到空虚而没有意义。天啊，这是个没有任何意义的悲剧，没有意义，毫无意义。

她回到房间等着欧秀拉和伯基。她想离开这个地方，只想离开这个地方。她的思想感觉完全是一片空白。她必须从中逃离出来。

一天过去了。第二天她听到了狗拉雪橇的声音。当她看到了欧秀拉和伯基走下雪橇，不禁抖了一下。

欧秀拉径直向她走过来。

“古德兰。”她叫着，眼泪禁不住向下流。她一把抱住了妹妹。古德兰把脸埋在欧秀拉的肩上。但是还逃避不了那如魔鬼一般的讥讽的笑声。她的心一阵子颤抖。

“哈，”她想到，“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但是她却不能哭出来，看到她那冷漠灰白而没有表情的脸，欧秀拉的泪也止住了。在几分钟之内，姐妹俩互相都没有说话。“又被拉到这里来，是不是很讨厌。”古德兰终于说道。欧秀拉有些疑惑地抬起头来。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她说。

“把你们给叫来，我真觉得自己很不像话。”古德兰说，“但是，我不能见人。这真让我受不了。”

“是啊。”欧秀拉说道。心中却有些寒意。

伯基敲门进来了。他的脸十分苍白而无表情。她知道他都已明白了。他向她伸出手说道：

“无论怎样，这次旅行算是结束了。”

古德兰有些害怕地看着他。

他们三人之间出现了一阵沉默，没有什么可说的。最后，欧秀拉低声问道。

“你看到他了吗？”

他用一种生硬、冷漠的目光回头看了她一眼，不想费神去回答。

“你看到他了吗？”她重复道。

“看到了。”他冷冷地说。

然后他又看着古德兰。

“你做过什么事吗？”他说。

“什么都没有。”她回答说，“什么都没做。”

她一哆嗦，什么话都不愿说。

“勒尔克说，当你们坐在鲁德尔班山脚下的雪橇上的时候，吉拉尔德走向你们，你们进行了一番争吵，然后，吉拉尔德就走了。你们都说了些什么？我最好能知道。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向警方说明情况。”

古德兰抬起头来看着他，脸色十分灰白，像个十分幼稚的小孩，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根本就没有争吵，”她说，“他把勒尔克打昏在地，掐得我也喘不过气来，在此之后，他便走了。”

她又在心里说。

“一个三角恋爱的具体实例！”她冷漠地把脸转过去，因为她知道这是吉拉尔德和她之间的争执，第三者的插入只不过是一个偶然——可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偶然，可仍然是一种偶然，就让别人去把它当成一种三角恋爱或者三者之间的仇恨吧，对于他们来讲，这样可能好理解一些。

伯基走了。他的态度冰冷而漠然。但是她知道他会为她而作出些努力，让她很平安地脱身开来。她带着一种很不屑的神情暗中一笑。既然他那么擅长去照顾别人，那就让他去做吧。伯基又去看吉拉尔德。他曾经爱过他。但是现在看到他那没有生命的尸体躺在那里，感到很恶心。一个没有任何气息，僵挺在那里的尸体。伯基的内脏几乎要被冻成了冰块。他只有站在那里，看着眼前这具尸体，它曾经是吉拉尔德。

那是一具冻僵了的男尸。伯基想起了他曾在雪地里见到过的冻僵了的兔子。他捡起它时，那兔子已僵成一块木板一样。而眼前的尸体是吉拉尔德，僵硬地也像一块木板。身体蜷缩着，像是在睡觉。但是那种很可怕的僵硬却是很明显的，这使伯基心中十分害怕。这间屋子需要增加温度，这样尸体才能软得下来。如果要把四肢给拉直了的话，那么它们就像玻璃或者木头一样被弄断。他伸出手去碰碰那张死去的脸，他的心被锐利而又笨重的冰块擦伤的痛口刺痛了。他好像感到自己也被冻僵了，五脏六腑全被冻僵了。在那亚麻色的胡子底下，在那没有了呼吸的鼻孔下面，一个生命已被冻成一块冰。这便是吉拉尔德。

他又去摸了摸尸体上那尖锐而又几乎发着光的黄头发。他的头发也如冰一样地冷，就好像是一根根的毒针。伯基的心开始封冻了。他曾经

爱过吉拉尔德。现在，他看着那张匀称而又颜色奇怪的脸，脸上有一个又小巧又直的鼻子和充满男子汉气的脸颊。他看到它冻得仿佛滑溜溜的鹅卵石一般——然而，他曾爱过这张脸，人该怎样想、怎样看待这些呢？他的大脑开始冻结，他的血液如冰水一般，那么冰冷。外来的寒冷，重重地毫不留情地滞结了他的双臂，而他的心里，他的体内则有更沉重的冷气在凝结。

他走向雪坡，去看看死亡发生地。终于，他来到通道附近那悬崖和斜坡间的巨大的凹地。这一天很阴暗，已经是连续第三天这样阴沉和岑寂了。一切都雪白、冰冷、苍茫，除了那些像裸露的树根一样凸起来的大岩石外，还有一些像一张张裸露的面孔。远处有一道坡从山顶斜斜地延伸下来，上面有黑色的岩石层。

这里像一个浅壶，平躺在山巅的岩石和白雪中。在这个壶中，吉拉尔德永远地睡着了。远远的山脚下，那些向导们正在将铁桩子砸入雪壁，这样，他们可以将绳子绑在身上，然后顺着绳子在雪壁上攀登，一直爬到山顶，坦露于蓝天下的山顶。在那儿，群石掩映着马里恩休特旅馆。四周，尖尖的雪峰明晃晃地直刺蓝天。

也许，吉拉尔德会发现这根绳子，他也许是顺着绳子把自己拉到山顶，他也许听到了马里恩休特旅馆的狗叫声，可以顺声找个避难的地方。他也许会继续走，从南边那面很陡很陡的斜坡上下到那长满松树的山谷，直到那条通往意大利的宽阔的大马路。

也许有这种可能！然后呢？那条大马路！去南边，去意大利？再后来呢？——这是否是条出路？——不过又转回来了。伯基高高地站在刺骨的寒风中，看着雪峰和那条通向南边的大路。去南边，去意大利有什么好处吗？顺着那条古老的大——道——一直——南——去。

他转过了身，要是再不停止这种猜想的话，他的心就会碎了。最好还是停止猜想吧，不论创造人和世界的神秘力量是什么，它在一定的意义上都是超人的力量，有它自己的终端，人类无法用其标准来判断。还是把这留给那博大的富于创造力的超人力量吧，人类还是与其自身搏斗为好，而不要与宇宙搏斗。

“上帝不能没有人类”。这是法国一位伟大的宗教牧师的话——但这确实是假的。上帝可以没有人类，没有鱼龙和柱牙象，上帝照样存在。这些东西不能作适应环境的进化，因而上帝，这个造物之神，将它们抛弃了。同样的方法，上帝也可以这样抛弃人类，如果他也不能及时地进行创造性的演变和进化，上帝将创造出另一种优异的生命来代替人类，就像马取代了柱牙象一般。

想到这些，伯基像是得到了解脱。如果人类走入死胡同，且耗尽了它的所有能量，那么造物之神会毫不迟疑地造出另外一种更加美好更加优秀更加可爱的种类继续体现创造与发展：这游戏永不会结束，神奇的创造永远无法琢磨，永不失败，永不枯竭，直到永远，各种物种来了又去，一个品种灭绝了，另一个会随着代之而起，不是一样美好，就是更美的，简直是惊人的奇迹，如泉源一般，永不枯竭，也永远无法寻觅。它是无限的，它可以创造奇迹，创造全新的种族和物种，在它创造的时间里，它创造新的意识形态，新的肉体形式以及新的存在方式。作为这么多创造的可能性中的一种，人类是微不足道的，人类的脉搏能随着创

造之神跳动，这就是最棒的，最完美的，是人类还是非人类，这根本不重要，完美的脉搏跳动在无法描述的生命体中，一种充满奇迹，尚未出世的生命。

伯基又走进屋里去看吉拉尔德。他走进房子，坐在床上。死亡，只有死亡和冰冷。

“伟大的凯撒死了，变成了泥巴。

去填补墙洞，抵御风寒。”

吉拉尔德静静地没有一点反应，一个奇怪、僵硬、冰冷的物质——什么都没有啦，吉拉尔德已不复存在。

伯基十分疲惫地走出去处理一天的事务。他悄无声息地处理一切，毫无怨言、不满、谩骂、悲伤和故作姿态——都太晚了，最好还是安安静静地、耐心、隐忍地接受这一切。

他晚上再次走进这屋子时，看着烛光中的吉拉尔德，也许由于他心灵的饥饿，他的心猛地一收，蜡烛从手中滑落，随着一声奇怪的哽咽，泪水哗地涌了出来，这阵突如其来的感情喷发使他跌坐在椅子中，随后进来的欧秀拉被吓得脸色发白，踉跄退了几步。伯基的脑袋耷拉着，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哭声奇怪而可怖。

“我不想这样——我不想这样。”他哭着自语道。欧秀拉此刻所想到的就是德国皇帝说过的一句话：“我不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她恐惧地看着伯基。

然后他静了下来，但仍然把头埋得低低头的，掩住他的脸，悄悄地用手背抹着眼角，然后猛地抬起头来，直直地望着欧秀拉，一对黑亮的眼睛，几乎是带着仇恨。

“他应该爱过我。”他说，“我曾把自己奉献给他。”她惊呆了，面色苍白，嘴唇木木地回答：

“这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会有的。”他说，“会有不同的。”

然后他便忘记了她的存在，转过去看吉拉尔德，头昂得高高的，就像一个受到侮辱的人，骄傲而冷漠地扬着头。他望着那张冰冷、木然，岩石般坚硬的脸，四周的气氛却很凝滞，象枝冰箭穿透整个房间，冰冷、沉寂、坚实！伯基记起吉拉尔德是怎样地紧握他的手，激情地瞬间抓住了那最后的爱情，仅握了一秒钟便又松开，永远地松开了。如果吉拉尔德一直紧握住那爱情的话，死亡也并不是件紧要的事情，那些已死去的或垂死的人们，仍然可以爱，仍然可以相信他们没有死，他们仍然活在那些爱他们的人心中，吉拉尔德可以说始终活在伯基的心灵深处，至死不灭，他可以在所有他的朋友心中继续存在很久。

但现在他死了，像粘土、像青色的破碎了的冰块。伯基望着吉拉尔德那发青的手指，那堆无生气的肉体，他想起他曾见过的一匹死马、一堆公马的令人恶心的死肉，他也记起那张他曾爱过的英俊的脸，那人已死去，却仍怀着献身于那神秘的力量的信心，那张死去的脸如此美丽，任何人都不会认为它冰冷、沉默、木然，想到它，任何人都会对那神秘力量更具信心，任何人都会因为一种更新、更深的对生命的信任而感到热乎乎的。

而吉拉尔德！对一切都否认的人！他自己的心脏冰冷、冻结，再也

不能跳动了。他的父亲曾看起来满怀信心，如果他看了这张面色可怖、冰冷、木然的物质，也会心肠寸断。伯基看了又看。欧秀拉站在一边看着这个活生生的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死去的人冻结的脸，两张脸都静静地没有一点儿移动，烛光在冷森森的空气中，在这紧张的沉默里摇曳着。

“你看够了吧？”她说。

他站起来。

“这对我来说实在是莫名的遗憾。”他说。

“什么——因为他死了？”她问。

他们四目相对，他沉默不语。

“你使我很不解。”她说。

他笑着吻了吻她。

“如果我死了，”他说，“你会知道我没有离开你。”“我呢？”她大叫。

“你也没有离开我。”他说，“因而，就是死亡，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绝望的。”

她抓住他的手。

“但你要为吉拉尔德而感到绝望吗？”她说。

“是的。”他回答。

他们离开了这里。吉拉尔德被运回了英国入葬。伯基和欧秀拉与吉拉尔德的一个弟弟陪着一起回去。是克瑞奇兄弟姐妹们坚持要把吉拉尔德葬在英国的。伯基想把这死去者葬在阿尔卑斯山，就用这雪。但他家里都不同意，坚持要运回去。

古德兰去了德累斯顿。她写信给欧秀拉，没有提她的具体情况。欧秀拉和伯基在磨坊的房子里住了一两星期，两个人都非常平静。

“你需要吉拉尔德。”一天晚上她问。

“是的。”他说。

“有我还不够吗？”她问。

“不。”他说，“从女人方面说，有你就够了，你就是我所有的女人。但我还需要一位男性朋友，像你我的关系一样永恒。”“为什么你有我还不够呢？”她说，“我有你就很满足了，我除了你不需要任何人，为什么你却不同呢？”

“有了你，我可以一生没有其他人，没有其他的亲密关系而过得很好，但要使之完美，使我真正地快乐，我还想得到与一个男人永恒的结合，这是另外一种爱。”他说。

“我不相信。”她说，“你这是固执己见，一种理论、一种谬论。”“那么——”他说。

“你不能拥有两种爱情，你为什么可以如此！”

“看起来我的确不能。”他说，“可这是我的愿望。”

“你不可以有它，因为这是错误的，不可能的。”她说。

“我不相信。”他回答。

